蜀山劍俠傳

漓江出版社

紫云三妖

還珠樓主著

邵邱 凌建 標點





還珠樓主著

蜀山劍俠傳

紫云三妖



·蜀山劍俠傳之六·
紫雲三妖

還珠樓主 著

鄒邱 凌建 標點

*

灕江出版社出版

（廣西桂林市鐵西小區）

廣西新華書店發行

廣州紅旗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5.625 插頁 2 字數 275,8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數：1—50000 册

ISBN 7-5407-0375-X/I.283

定價：5.20元

内容提要

本辑为《风云双侠》后辑约22万字。

华山魔君色中饿鬼史南溪是毒龙尊者门徒，趁峨嵋师长外出采药仅留男女弟子镇山守洞之际，勾结阴阳面子吴凤，勾魂姹女李四姑、香雾真人冯吾等一干淫孽，妄图用五都风雷烈火阵攻陷峨嵋仙府凝碧岩，夺宝掳人、奸淫受用。峨嵋掌门妙一真人之女齐灵云指挥同门齐战群魔，斩妖旗破魔阵，诛杀淫妖荡女，赶走来犯魔头。其妹齐霞儿又杀恶鲧取宝鼎，同门司徒平与秦氏姊妹在紫玲谷护其母天狐宝相夫人坐化飞升，终因秦寒萼与司徒平夙缘未了，儿女情长，功亏一篑，伤了天狐元神。林林总总，事事皆奇。

贵州举子周云从赴考遇难，得醉道人搭救，收入门下。在天蜈岭中了文蛛之毒并丢失书童小三儿。遇笑和尚与黑孩儿尉迟火，幸得解救。按醉道人所授口诀剑法，在家同与好友商风子坐功苦练，突获醉道人谕旨，赶往凝仙岩参加峨嵋派的开山盛典。途经苗岭，助苗酋里仡猪剑斩妖道尤太真之徒。为避强敌，夜走野骡岭，被熊骡所生之受兽围困，幸得小三儿与长臂金猱母女搭救。小三儿已娶金猱为妻，洞府中主仆结为兄弟。尤太真为炼玄阴元阳迷神灵剑，擒获金猱母女，欲取生魂。云从风子奋力相救，飞锏伤妖，无意中得了照地宝镜，杀死尤太真。

黄石洞飞叉真人黎半风受妖妇许飞娘蛊惑，潜入峨嵋后山密炼因意入窍摄心铃，以为峨嵋斗剑之用。窥见宝镜，飞叉行劫，重伤二侠，幸得神雕佛奴与仙猿袁星赶到，与元敬大师同救二侠。随后佛奴又振翅扇塌冰峰，峨嵋三英之一余英男收服米明娘，取回达摩老祖所遗南明离火剑。

峨嵋三英之一余英男得神雕佛奴相助，从冰峰下取回装有南明离火剑之石匣。此剑经达摩老祖十九次祭炼，专镇邪魔。石匣有神泥封固，唯有紫云宫天一真水与九天元阳尺同时使用，方能开启。峨嵋掌教遂派金蝉、石生、周轻云、李英琼等人前往紫云宫取水开匣。

紫云宫为孪生姊妹方初凤、二凤、三凤盘踞。方氏之父方良原为天台山隐士，为避仇人，入海捕鱼。后率众人飘洋过海，把一个荒岛建成了公平乐土，安乐王国。无意中救了千年老蚌，喜得孪生三女。后被手下奸人俞利谋杀，三女亦被抛入海中。幸得老蚌相救，带往海底，在当年地母修道仙居紫云宫抚养。老蚌坐化，三女长成，上海岛上杀死俞利，报了父仇。救下镖女冬秀，同回紫云。初凤得了地母所遗地阙金章及众多法宝，收服鱼人金须奴及海底龙蛟，每日坐功修炼。三凤、冬秀不耐寂寞，离宫出走。二凤与金须奴外出寻找，巧遇嵩山二老，同赴月儿岛，取宝修身。回宫后金须奴服真水换形，二凤仗义守卫，三凤嫉妒，打开坛门，二人本性迷失，翻身投燕，失了元真。没奈何，初凤只得命二人结为夫妻，共修金章。

初凤练功走火入魔，人性尽失，又受妖妇许飞娘蛊惑，遂成妖孽。修筑神沙甬道，施魔法将石生之母禁制为奴，企图置峨嵋弟子于死地。金蝉石生误打误撞，连破十七魔阵后被困于神沙之中。幸得女神婴易静与轻云、英琼诸人接应，方得逃脱。

万妙仙姑妖妇许飞娘，借祝寿为名，带了淫尼李玉玉等人援手紫云宫，元阴摄神，险破金蝉三世童身，夺得峨嵋弟子趁紫云三妖寿筵之机，大破紫云宫，诛妖灭魔，取回天一真水，石生母子相会。归途中李英琼剑斩金线神姥蒲妙妙，救出神雕佛奴，并得其父李宁指引，入幻波池中取回圣姑所留法宝，飞归峨嵋。

还珠楼主所著《蜀山剑侠传》为中国武侠小说之高峰，煌煌数百万言，故事相联又独立成篇。读者既可从头至尾一气观阅，亦可择其所爱随取随看。为便阅读，今经专家整理为各自独立之系列故事，分册出版，以飨读者。

出版说明

中国近代小说，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生活，表达了各个阶级、阶层人民的不同思想和要求，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社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中国近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桥梁，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小说出版很少。资料的缺乏，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并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为了适应文学研究工作、大专院校文科教学工作以及广大社会青年学习和文学创作借鉴的需要，特选择《蜀山剑侠传》一书，经邵邱、凌建先生标点並分为各自独立的篇章，分册编辑出版。

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集怪异与神奇于一身的武侠小说，也是近代中国最畅销的武侠小说。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已在报上连载并出版单行本。后作者移居南方，陆续依次一集一集地写，一直出到五十五集。此书当时极为畅销，每次印刷都达数十万册仍供不应求。抗战后便没有再版。

“蜀山”即四川峨嵋山。在这山上修炼出来的峨嵋派剑侠是正派，此外便是异派。异派有正邪之分，正的一流是峨嵋派的同盟军；邪的则为非作歹，专门与峨嵋派作对。峨嵋派以掌教人妙一真人齐漱溟夫妇及其门徒“三英二云”即李英琼、余英男、严人英、齐灵云、周轻云四女一男最为杰出。李英琼是峨嵋掌教心目中的继承人，她随父避难到四川。其父李宁与好友周淳（周轻云的父亲），隐居峨嵋山。

曾败在周淳手下的洪山八魔来报仇，双方约在成都的开元寺决一胜负。五台派妖妇许飞娘是峨嵋的死对头，煽动别人来上阵交锋。峨嵋剑仙帮助周淳，洪山八魔也约请了不少能人异士，经过激烈搏斗，邪派失败，怨毒越积越深。李英琼凭着胆勇重创了连峨嵋掌教都不敢轻视的僵尸，抢到了能使冻死的人起死回生的“万年温玉”。还与前辈剑仙一起诛杀了形象丑恶、性格专横、残忍阴险，喜欢吃活人心和血的绿袍老祖及乌头婆、鸠盘婆、万载寒蚿等邪派恶人。

《蜀山剑侠传》故事的基础，是仙佛妖魔鬼怪鸟兽鱼虫混合而成的混沌世界。书中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走，人可化兽，天可隐灭无迹，陆可沉落无形。道行高深的妖魔更能修到元神离开肉身，独成一体，甚至可以有第二元神直至第九元神，如遇劫难，九个元神中只要逃出一丝一缕，仍然可以重行修练。风霜水雪冰，日月星气云，金木水火土，雷电声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摄，炼成各种凶杀利器，相生相克，藏可纳之于怀，发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议。这比一般的武侠小说中所写“飞剑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那种剑侠，其神奇的色彩，要浓重许多倍了。故事本身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不论是谁，一册在手就非得看下去不可！因此，它曾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之一。正由于此，今天才有着重新整理出版的价值和意义。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心存故国　浮海乘槎
祸种明珠　奸人窃位

话说那紫云宫三个首脑，原是孪生姊妹三人，乃元初一个遗民之女。其人名唤方良，自宋亡以后，便隐居天台山中。此时人尚年轻，只为仇人陷害，官家查拿甚紧，带了妻室逃到广东沿海一带，买了一只打渔船，随着许多别的渔船入海采参。他夫妻都会一些武功身体强健，知识更比一般渔人要高出好多倍，渔人遇事每多向他求教，渐渐众心归附无形中成了众渔人的首脑。他见渔船众多，渔人都是些精强力壮的小伙子，便想利用他们成一点事业，省得受那官中的恶气。先同众人订了规律，等到一切顺手全都听他调度才和众人说道："我们冒涉风涛出生入死，费尽许多血汗只为混这一口苦饭。除了各人一只小船，谁也没有田产家业。拿我们近几年所去过的所在说，海里头有的是乐土，何苦在这里受那些贪官污吏的恶气！何不大家联成一气择一个风和日朗的日子，各人带了必用的东西以及米粮蔬菜的种子，渡到海中无人居住的岛屿中去男耕女织各立基业，做一个化外之人。一不受官气，二不缴渔税，快快活活过那舒服日子，岂不是

好！”

一席话把众人说动，各自听了他的吩咐暗中准备，日子一到一同漂洋渡海。走了好几十天也未遇见风浪，安安稳稳到达他理想中的乐土。那地方虽是一个荒岛，却是物产众多四时如春，嘉木奇草珍禽异兽遍地都是。众人到了以后，便各按职司齐心努力开发起来，伐木为房煮海水为盐，男耕女织各尽其事。好在有的是地利与天时，只你有力气就行，不消数年居然殷富，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你有的我也有，纵有财货也无用处，有方良作首领，订的规矩又公平，虽因人少不能地尽其利，却能人尽其力。做事和娱乐有一定的时期，互为劝励谁也不许偷懒谁也不愿无故偷懒，收成设有公仓，计口授粮量人给物，一切俱是公的。闲时更由方良授以书字，或携酒肉分班渔猎，因此人无争心只有乐趣。犯了过错也由方良当众公平处断，大家日子过得极其安乐。方良给那岛取了个名字，叫做安乐岛。

光阴易过，不觉在岛中一住十年。年时一久人也添多，未免老少程度不齐，方良又择了两个聪明帮手相助。这日无事独自闲步海滨，站在一片高可参天的椰林底下迎着海面吹来的和风，望见碧地无涯金波粼粼。海滩上波涛澎湃，打到礁石上面激起千寻浪花飞舞而下，映着斜日金光闪耀，真是雄伟壮阔奇丽无比。方良看了一会海景，暗想如今渔民经这十年生聚教训，如说在这里做了一个海外之王，不返故乡还可，如说心存故国想要匡复，仅是岛中数百死士还是梦想。又想起自己年华老大雄心莫遂，来日苦短膝下犹虚，不禁百感交集出起神来。正在望洋兴叹，忽听身后椰林中一片喧哗，步履奔腾欢呼而来。回头一看，原来是众渔民家的小孩，放了学前往海边来玩，各人都是赤着上下身，只穿了一

条本岛天产的麻布短裤。这些儿童从海边玩耍，方良原已看惯，因为正想心事，自己只一现身，那些儿童都要上前招呼见礼，懒得麻烦，便将身往椰林中一退，寻了一块石头坐下，似出神非出神的呆呆望着前面林外海滩中群儿在浅浪中欢呼跳掷，倒也有趣。待了一会海潮忽然减退，忽见这群儿童齐往无水处奔去似在搜寻什么东西，你抢我夺乱作一堆。方良当时也没做理会，见海风平和晴天万里，上下一碧，不由勾起酒兴，想回家去约了老伴，带些酒粮到海边来赏落日。

方良的家在林外不远，慢慢踱了出来，走没几步便被几个小孩看见，一声呼唤：方爹在那儿！大家都奔了过来见礼。方良见群儿手上各拿几片蚌壳，蚌肉业已挖去，大小不一色彩甚是鲜明，便问要这东西作什？就中有一个年长的孩子便越众上前答道："这些蛤蚌也不知那里来的多得出奇，海滩上只潮一退遍地都是，拾也拾不完。我们见它好看，将肉挖了带回家去玩耍，各人已然积了不少了。"方良闻言，见他手上也拿着一只大的蚌的壳，虽已被他掰开，肉还未挖去，鲜血淋淋尚在颤动，不禁起了恻隐之心。当下止了回家之想，将众儿童唤在一起说道："众子侄们既在读书，应知上天有好生之德。海中诸物似这蚌蛤等类，除了它天生的一副坚甲用以自卫外不会害人，我们何苦去伤害它的性命？这东西离水即死，从今以后不可再去伤它。当你们下学之后，我在离海岸两三丈处设下数十根浮标，下面用木盘托住，一头系在海滩木桩上面，标顶上有一绳圈。我教你们学文学武之外，教给你们打暗器之法。过大的由你们送他入海，只你们手能拿得起打得出的，以年岁力气大小为远近。照打飞镖暗器之法，往浮标上绳圈中打去，过些日子手法练准，再由

我变了法来考你们，谁打得最远最准的有奖。既比这个顽得有趣又不伤生，还可学习本领，岂不是好！”

方良在这安乐岛上仿佛众中之王，这些儿童自然是惟命是从，何况玩法又新鲜。由此每当潮退之际，总是方良率领这群孩子前往海滩以蚌为戏。那些小的便用扫帚扫入海中，日子一多，也不知救了多少生命。转眼二三年，方妻梁氏原是多年不育，有一天随了方良往海滨看群儿戏浪击蚌甚是快乐，不由触动心事正在伤感，忽见十几个年长一点的孩子，欢天喜地捧着一个大蚌壳跑到方良夫妻跟前，齐声喊道："老爹老娘，快看这大蚌壳。”那大蚌壳厚有数寸大有丈许，五色具光绚丽夺目，甚是希奇，蚌壳微微张合时露彩光。夫妻二人看了一阵正要命群儿送入海中，忽听身后说道："这老蚌腹内必有宝珠，何不将它剖开取出一看。”方良回首一望，正是自己一个得力助手俞利，原是一个渔民之子，父母双亡，自幼随在众渔民船上打混，随方良浮海时年才十二三岁。方良因见他天资聪明生相奇伟，无事时便教他读书习武。

俞利人聪明，无论是文是武一学便会，加上人又机警沉著，胆识均优，岛中事烦，一切均系草创，无形中便成了方良惟一的大帮手。只是他的主见却与方良不同，他常劝方良说："凡事平均，暂时人少又都同共患难情如兄弟，虽不是好也不会启什争端。但是年代一久人口添多，人的智力秉赋各有高下万难一样。智力多的人，一般的事别人费十成心力他只费一成，枉见有本领享受仍和众人一样，决不甘愿，便成心偷懒。人情喜逸恶劳，智力低的人见他如此，势必相继学他榜样，可是做出来的事又不如他。结果必使能者不尽其能，自甘暴弃，不能者无人领率学为懒放。大家墨守成规有

退无进，只图目前饭饱衣温，一遇意外大家束手。古人一成一旅可致中兴，既然众心归服，何不订下规章自立为王，作一海外天子。先将岛中已有良田美业按人口多寡分配，作为各人私产，余者生地收为公有。明修赏罚，督众分耕。挑选奇材异能子弟，投以职司，人民以智能的高下，定他所得厚薄。一方派人回国招来游民树立大计，多么是好。如还照现在公业公仓规矩计口授食计用授物，愚者固得其所，智能之士有何意趣？无怀葛天之民，只是不识不知的野人世界。如果人无争竞向上之心，从盘古到现在依然还是茹毛饮血，那会想到衣冠文物之盛？一有争竞向上之心，便须以智力而分高下。均富均贫之道，由乱反治草创之时固可，时日一多万行不通。趁老爹现在德隆望重，及身而为，时机再好不过。”

方良闻言想了想，也觉其言未为无理，只是事体太大，一个办不得法立时把安乐变为忧患。自己已是烈士暮年精力不够，渔民多系愚鲁，子弟中经自己苦心教练虽不乏优秀之子，毕竟年纪幼小的居多，血气未定不堪一用，当下没有赞同。后来又经俞利连说几次，方良不耐烦答道：“要办你异日自己去办，一则我老头子已无此神力，二则好容易受了千辛万苦才有目前这点安乐，身后之事谁能逆料。反正我在一天，我便愿大家随我快活一天，这样彼此无拘无束有吃有穿有玩，岂不比做皇帝还强得多？”俞利见话不投机，从此也不再向方良提起。只是一味认真做事，凡方良该办的事无不抢在头里代为布置教导。尤其是尊老惜幼，与一班少年同辈更是情投意合。休说方良见他替自己分心又赞又爱，连全岛老小无不钦佩，除了方良就以他言为重。这日原也同了几个少年朋友办完了应办之事，海旁闲游，看见方良夫妻正要各自上前行礼。未及张口忽然看见这大蚌，不禁心中一动。一听

方良要命群儿送入海去，连忙出声拦阻。一面与方良夫妻见礼，直说那蚌腹之中藏有夜明珠丢了可惜。方良回首答道：“我教这群孩子用蚌壳代暗器的原意，无非为了爱惜生灵。休说这大老蚌定是百年以上之物，好容易长到这大，杀了有伤天和，而且此端一开，以后海滩上只一有大的出现，大家便免不了剖腹取珠。大蚌不常有，一个得了众人看了眼红，势必不论大小只稍形象长得希奇，便去剖取。先则多杀生命，继则肇起争端弄出不祥之事。别人如此我尚拦阻，此风岂可自我而开。我等丰衣食足终年安乐，一起贪念便萌祸机。你如今已是身为领率，此事万万不可！”这一席话，说得俞利哑口无言，梁氏人甚机警，见俞利满脸通红两眼暗含凶光，知道近年来方良从不轻易说他，全岛的人平日对他极其恭敬，一旦当着多人数说恐扫了他的颜面不好意思，便对方良道：“这蚌也大得出奇，说不定蚌腹内果有宝珠也未可知？我们纵不伤他，拔开壳来看看开开眼界有何不可？”方良仍恐伤了那蚌原本不肯，猛觉梁氏脚点了他一下忽然醒悟，仰头对俞利道：“其实希世奇珍原也难得看看无妨，只是不可伤它。我如仍和你一样年纪，休说为了别人，恐怕是自己就非得到不可了。”

俞利闻言左右望了两个同伴一眼，见并未在意，面色才略转了转答道：“老爹的话原是，利儿并无贪心，只想这蚌腹内十九藏有希世奇珍，天赐与老爹的宝物弃之可惜罢了！既是老爹不要，所说乃是正理，弄将开来看看有无开开眼界，仍送入海便了。”说罢便取了一把渔叉走向蚌侧，方良喊仔细看伤了它，俞利叉尖已然插入蚌壳合口之内。方良以为那蚌轻重必定受伤，方在后悔不该答应，猛听俞利哎呀一声，一道白光闪过，双手丢叉跌倒在地。原来俞利叉刚插入

蚌口，忽从蚌口中射起一片水箭疾如电掣冷气森人竟将俞利打倒。俞利同来的两个同伴，一名蓝佬盖一名刘银，都是少年好奇，原也持叉准备相助下手，一见俞利吃了老蚌的亏心中气愤，双双将叉同往蚌口之内插进，叉尖才插进去，只见蚌身似乎微微动了一动，又是数十百股水箭喷起将二人一起打倒。前后三柄叉同被蚌口咬住，和俞利一般晕倒地下不省人事。

方良夫妻大惊连忙喝住众人不可动手，一言甫毕，蚌口内三股渔叉同时落地。方良知是神物，一看三人只是闭住了气业渐苏醒，忙命人将俞利、蓝、刘三人先抬了回去，恐又误伤别人，便对梁氏道："此物如非通灵，适才群儿戏弄以及我夫妻看了好一会怎无异状，单伤俞利等三人？我等既不贪宝，留它终是祸患。别人送它入海恐有不妥，还是我二人亲自下手送了它，再回去料理那三人吧！"梁氏点了点头，和方良一同抄向蚌的两侧一边一个抬起，觉得分量甚轻，迥非适才群儿抬动神气，越发惊异。行到海滨方良说道："白龙鱼服良贾深藏，以后宜自敛抑，勿再随潮而来致蹈危机。须知别人却不似我呢！"说罢双双将蚌举起往海中抛去。那蚌才一落水，便疾如星流悠然游去，眨眼工夫已游出十丈远近。梁氏笑道："也不知究竟蚌腹内有宝珠没有，却几乎伤了三人。"说罢方要转身，忽见那蚌倏地旋转身朝着海边。两片大壳才一张开，便见一道长虹般的银光直冲霄汉。立时海下大放光明，射得满天云层无限碧浪，都成五彩，斜日红霞俱都减色，蔚成奇观绚丽无俦。方良夫妻方在惊奇，蚌口三张三合之间，蚌口中那道银光忽从天际直落下来射向梁氏身上。这时正是夏暑斜阳海岸独有余熱，梁氏被那金光一照立觉遍身清凉周身轻快。强光耀目中，仿佛看见蚌腹内有一

妙龄女子朝着自己礼拜，转眼工夫，又见疾云奔骤海风大作，波涛壁立如山翻飞激荡，那道银光，忽然从天际直坠波心不知去向。方良知要变天，连忙领了群儿赶将回来。还未回到村中，暴雨已自倾盆降下，约有个把时辰方才停歇。且喜俞、蓝、刘三人，俱都相次醒转，周身乃是寒战不止，调治数日方才痊愈。蓝、刘二人，素来尊敬方良，并未怎样不愿意。俞利因吃了老蚌的大亏，方良竟不代他报仇，仍自送入海去，又闻蚌腹珠光许多异状，好不悔恨痛惜。那梁氏早年习武受了内伤，原有血经之症，自从被蚌腹珠光一照夙病全去，不久便有身孕。

俞利为人本有野心，先次还以为自己比方良年轻得多熬也熬过他去，再加方良是众人恩主，也不敢轻易背反谋逆。及至有了放蚌的事，因羞成愤由怨望而起了叛心。方良却一丝也不知道，转因年华老大壮志难酬，妻室又有了身孕，不由恬退思静起来。好在岛事已有几个年少能手管理，乐得退下来过些晚年的舒服岁月。每日只在碧海青天风清月白之中啸傲，颐养天和渐渐把手边的事，都付托俞利和几个少年能手去办。这一来更趁了俞利的心愿，表面上做得自是格外恭谨勤慎，骨子里却在结纳党羽暗自图谋以前所说的大计。利用各手下同党少年，先去游说各人的父母，说是群龙无首以后岛务没有改善。口头仍拿方良作题目，加以拥戴。等方良坚决推辞，好轮到他手里，这一套说词编得甚是圆到有理。众人本因爱戴方良，见他近两年不大问事心中着急，又加上人丁添多，年轻的人出生不久便享安乐，不知以前创业艰苦，又不知一班老人因共患难彼此同心相亲相让。再加上俞利暗中操纵，争论时起。有两次竟为细事闹出人命仇杀，人情偏爱怙过，被杀的家人不肯自己人白死，杀人者又无先例

制裁。虽经方良出来集众公断一命抵上一命，却因此仇恨愈深怨言四起，迥非以前和平安乐气象。

虽然身外之物死后不能带去，人心总愿物为己有。譬如一件宝物存放族共场所，爱的人尽可每日前往玩赏，岂非同自有一样。却偏要巧取豪夺，用尽心机到手才休，甚而以身相殉，极少放得开的。众人衣食自公没有高下，先尚觉着省心，日久便觉无味。这一来都觉俞利所说有理，既然故土不归，以后人口日繁，势须有一君王订下法令俾众遵守。除目前公分固有产业外，以后悉凭智力以为所获多寡，以有争谋进取福利，以法令约束赏罚。筹议既妥众心同一，便公推俞利等几个少年首要率领全岛老幼去向方良请求。俞利却又推说以前受过方良坚拒，改推旁人为首。方良先因梁氏有了身孕，夫妻均甚心喜，谁知梁氏肚子只管大得出奇却是密云不雨，连过三年不曾生养，脉象又是极平安的喜脉，心中不解相对愁烦。这日早起正要出门，忽听门外人声喧哗，开门一看，全岛的人已将居屋围住，老幼男女跪成一片，只几个为首少年躬身走去。方良何等心灵，一见俞利跪在众人身后，加上连日风闻，十成心自猜了八九，当下忙喊：诸位兄弟姐妹子侄辈请起，有话只管从长计较。言还未了，那几个为首少年已上前说明来意。方良非众人起立不肯答话，众人又非方良答话不肯起来。僵持了有好一会方良只得笑了笑，命那几个少年且退，将俞利唤至面前当众说道："我蒙众人抬爱，岂敢坚辞？只当愚夫妇年老多病精力就衰，草创国家此事何等重大！自维薄质，实难胜任，若待不从，诸位弟兄姐妹子侄必然不应。我想此事发源俞利，他为人饶有雄才大略足称开国君主。我现在举他暂做本岛之主，我仍从旁赞助，一可共成大业，又免我老年人多受辛苦，岂非两全其

美？”一言甫毕，俞利一班少年同党早欢呼起来。众老人本为俞利所惑无甚主见，各自面面相觑说不出所以然来。俞利还自故作谦逊，方良笑道：“既然众心归附于你，也容不得你谦逊。一切法令规章想已拟妥，何不取来当众宣读。”俞利虽然得意忘形毕竟不无内愧，忸怩说道：“事属草创，何曾准备一切。只有昔日想劝老爹为全岛之王，曾草拟了一点方略，不过是謇贡刍荛如何能用？此后虽承全岛叔伯兄弟姐妹抬举，诸事还须得老爹教训呢。”方良道：“我目前已无远志，自问能力才智均不如你，但求温饱悠闲大家安乐于愿足矣！你心愿已达，可趁热锅炒熟饭急速前去赶办吧！”俞利听方良当众说才智能力俱不如他倒也心喜，及至听到末后两句，不禁脸上一红。当时因为方良再三说自已早晨刚起不耐烦嚣，事既议定催大家随了俞利速去筹办，便自散去。

众人退后梁氏对方良道：“自从那年放那老蚌，我便看出这厮貌似忠诚内怀奸诈，你看今日行迳，本岛从此多事了。”方良道：“也是我近年恬退一时疏忽，才有此事。凡事无主不行，他只不该预存私心帝制自为罢了。其实也未可厚非，不能说他不对。不过这一带孑遗之民，经我带了他们们全家老弱涉险风涛出死入生惨淡经营，方有今日。他如能好好做去谋大家安乐，我定助他成功。此时暂作袖手看他行为如何？如一逞性胡为，我仍有死生他的力量。只要同享安乐，谁做岛主俱是一样，管他则甚？”

不料俞利早料得方良不会以他为然，网罗密布，方良夫妻对语竟被他室外预伏的走狗听去。像方良夫妻所说尽是善善恶恶之言，并没有与他为难的主见，若换稍有天良的人听了，应如何自勉自励力谋善政将全岛治理得比前人还好，

才是远大有为之主。偏生俞利狼子野心，闻言反倒心怀不忿，认方良为他眼中之钉，此人不去，终久不能为所欲为，只是一时无法下手罢了！他原饶有机智，订先时所治岛之策，无不力求暂时人民方便，引用却尽是一些平时纲罗的党羽。岛民既将公产分为己有个个欢喜，只是人心终是不死。俞利升任岛主的第一日，一干长老便在集议中请求全岛的人，应该生生世世感念方良。本人在世不说，他夫妻老年无子，现在梁氏有孕，如有子孙应永久加以优遇。俞利明知梁氏久孕不育必然难产，为买人心，就位第一道谕旨，首先除分给方良优厚的田业外，并订岛律，此后方氏子孙，可以凭其能力随意开辟全岛的公家土地，这种空头人情，果然人心大悦。方良几番推谢不允，只得量田而耕自给自足。全岛长老听了，都亲率子弟去为服役。方良无法，只好任之。俞利见民心如此，越发嫉恨，心还为方良年老虽然讨厌，耗到他死便可任性而为。谁知上天不从人愿，梁氏怀孕到了三年零六个月上，正值俞利登位的下半年，竟自一胎产生三女。梁氏年孕难产虽然不久便自死去，偏那三个女孩，因为全岛人民大半归附方良，怀孕既久，生时又有祥光之瑞，一下地都口齿齐全，可以不乳而食，因此博得全岛欢腾，都说是仙女临凡，将来必为全岛之福。俞利闻言又背了他子孙万世之业的打算，大是不安。想起自己生有二子，如能将三女娶了过来，不但方良不足为患，越发固了自己的地位和人民的信仰。谁知派了人去和方良求亲，竟遭方良婉言拒绝。这一来更是添了俞利的嫉恨，昼夜图谋必欲去之为快。他知道方良悼亡情深，近来又厌烦嚣移居僻地，每月朔望必亲赴梁氏墓地祭奠，便想了一条毒计，利用岛民迷信鬼神心理，使心腹散布流言，说方良所生实是仙女，乃妻梁氏业已成仙。风清

月白之夜，常在他墓前显形，并说方良开门不出，乃是受了他妻子度化，所以每月朔望都去参拜。现正静中修道，迟早也要仙去。这一番话甚合心理，一传十十传百，不消几日便传遍了全岛。

方良自爱妻一死，心痛老伴怜惜爱女，老怀甚是无聊。情知俞利翼爪牙已丰，自己也没此精神去制他，率性退将下来决计杜门却扫抚养遗孤，以终天年。那般聪明人竟未料到祸变之来，就在指顾。那俞利见流言中人已深，这才派了几个有本事的得力心腹，乘方良往方氏墓上祭扫之时，埋伏在侧，等方良祭毕回家之时，一个冷不防刀剑齐下，将他刺死，连地上沾血的土铲起，一同放入预置的大麻袋之中。再派了几名同党将方氏三个女婴也去抱来，另用一个麻袋装好，缒上几块大石抛入海里。再给方家屋中，留下一封别岛氏的书信，作为方良业已带了三女仙去的语气，自己却故作不知。过有三五日装作请方良商议国事，特意请了两位年老陪著，同往方家，一同看了桌上的书信，故意悲哭了一阵，又命人到处寻找，胡乱了好几天才罢。方良死后，俞利便渐渐作威作福起来。方良新居原在那岛的极远僻处，因为好静不愿和人交往。众人尊敬他，除代耕织外无事也不敢前往求见。家中所用两名自动前往的下人，本是俞利暗派的羽党，自然更要添附会之言。加上种种风传，都以为他父女真个仙去，有的便倡议给他夫妻父女立庙奉祀。这种用死人买人心的事，俞利自是乐得成全。

不消多日居然盖了一座庙宇。庙成之日众人民请岛主前去上香，俞利猛想起唇齿相亲还有被咬之时，那共事的九个同党不除，也难免不将此事泄露出去。故意派了那行使密谋的九个同党一点神庙中的职司，又故意预先嘱咐他们做出些

奉事不虔的神气。那九个同党俱是愚人只知惟命是从，也不知岛主是何用意，依言做了，众岛民看在眼中自是不快。到了晚间，俞利赐了九人一桌酒宴，夜半无人之际，亲去将九人灌醉一一刺死，放起一把火，连尸体全部烧化以为灭口之计。岛民因有日间之事，火起时正在深夜无人亲见。俞利又说夜间曾梦神人点化，说九人日间不敬侮慢神人，故将他们烧死示儆，岛民益发深信不疑。

且说方良尸身与三个女婴被俞利手下几个同党装在麻袋以内，缒上大石抛入海内以后，那三个女婴方良在日按落胎先后谕长幼取了初凤、二凤、三凤三个名字，俱都聪明非常，落海不久正在袋中挣扎，忽然一阵急浪漩来，眼前一亮连灌了几口海水便自不省人事。及至醒来睁开小眼一看，四壁通明霞光潋艳耀眼生花，面前站定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给了三女许多从未见过的食物。三女虽然年纪才止二岁，因为生具异禀仙根已有一点知识，知道父亲业已被害，那里肯进食，不由悲泣起来。那少女将三女一同抱在怀内温言劝慰道："你父亲已被仇人害死，此地紫云宫乃是我近年潜修之所，你姊妹三人可在此随我修炼。待等长大传了道法再去与你父亲报仇。此时哭啼有何用处？"三女闻言便止住了悲泣，从此便由那少女抚养教导。

光阴易过，一晃便在宫中住了十年。渐渐知道紫云宫深居海底地窍之中与世隔绝，教她们的人便是当年方良所放的那个老蚌，少女乃是老蚌的元胎。因为那蚌精已有数千年道行，那日该遭地劫，存心乘了潮水逃到海滩之上，被俞利看出蚌中藏珠，如非方良力救送入海内，几乎坏了道行。这日海底闲游，看见落下两个麻袋，珠光照处看出是方良的尸身和三个女婴。老蚌因受方良大恩时思报答，曾在海面上看见

方良领了三女在海滩边上游玩故此认得。忙张大口将两个麻袋一齐衔回海底，元胎幻化人形，打开一看，方良流血过多又受海水浸泡业已无术回生，只得将他尸首埋在宫内，救转三女抚养到十岁。老蚌功行圆满不久飞升，便对三女说道：“我不久便要和你姊妹三人永别，此时你姊妹三人如出没洪波，经我这十年传授未始不可与海中鳞介争那一日之短长。如求长生不老，虽然生俱仙根终难不某而得。这座紫云宫原是我那年被海中孽龟追急，一时无奈打算掘通地窍藏躲，不料无心发现这个洞天福地，只可惜我福薄道浅，为求上乘功果尚须转劫一世，不能在此久住。近年常见后宫金庭中心玉柱时生五彩祥光。这宫中仙景并非天然，以前必有金仙在此修炼，玉柱之中，难免不藏有奇珍异宝，只是我用尽机谋无法取出。我去之后你们无人保护，须得好好潜修少出门户，轮流守护后宫金庭中那根玉柱。机缘来时也许能将至宝得在手内。我的躯壳蜕化在后宫玉池之中，也须为我好好守护，以待他年归来。要报父仇一不可心急，二不可妄杀，待等两年之后将我所传的那一点防身法术练成之后再去，以防失闪。”三女因老蚌抚育恩深无殊慈母，闻言自是悲伤不舍。老蚌凄然道：“我本不愿离别，只是介类秉赋太差，我好容易练到今日地步，如不经过此一关，休说飞升紫极游翔云表，连海岸之上都不能游行自在。连日静中参悟，深觉你们前程无量，报了父仇之后便有奇遇。我超劫重来还许是你姊妹三人的弟子，但愿所料不差，重逢之期决然不远。”说罢她领了三女去到宫后面金庭玉柱之间仔细看过，又再三嘱咐了一阵，才领到玉池旁边说道：“我的母体现在池中心深处玉台之上，后日午刻便要和你姊妹三人分手。此时且让你们看看我的原形相。”随说将手往池中一招，立时池中珠飞玉涌像

开了花一般，一点银光闪过，浮起一个两三丈大小的蚌壳，才到水面壳便大开，正当中盘膝坐定一个妙龄少女与老蚌日常幻形一无二样。蚌口边缘尽是些龙眼大小的明珠 银霜耀目不计其数，回头再找老蚌已然不知去向。一会工夫蚌壳沉了下去，老蚌依然幻成蚌壳中的少女在身后现身说道："那便是我原来形体，我走之后你们如思念太甚，仅可下到水底观看。只是壳中有许多明珠俱能辟水照夜，千万不可妄动。我此去如果不堕魔劫，异日重逢便可取来相赠。此时若动彼此无益。"三女毕竟年幼，闻言只有悲痛口中应允。那紫云宫虽然广大华丽，因为三女从小受老蚌教养，不让去的地方不能去，平日只在一两个地方泅泳盘桓。这次离别在即，老蚌指点完了金庭玉柱和蜕骨之所又带她们遍游全宫，才知那宫深有百里，上下共有六十三层，到处都是珠宫贝阙金殿瑶阶琼林玉树异草奇葩。不但景物奇丽，一切都似经过人工布置，休说三女看了惊奇，连老蚌自已也测不透那宫的来历，以前是那位仙人住过？游了一两天才行游遍，老蚌也到了解化之期，便领了三女同往玉池旁分手。行前又对三女言道："宫外入口里许有一紫玉牌坊，上镌'紫云宫'三字，连同宫中景致一切用物，我算计必有仙人 在 此 住 过被我无意闯入，你姊妹三人如无仙缘决难在此生长成人。可惜我除了修炼多年炼成元胎略解一点防身之术外无什本领，并不能传授尔等仙法。倘如宫中主人万一回来，千万不可远拗而以主人自居，须要苦苦婉求收录，就此遇上仙缘也说不定。宫中近来时见宝气蒸腾，蕴藏的异宝奇珍定不在少。除了守护金庭中那根玉柱外，别处也皆随时留意，以防宝物到时遁走。好在你们十年中不曾动过火食，宫中异果宫外海藻俱可充饥，如无大事无须出游。我的能力有限封闭不严，谨防你们年幼识

浅无心中出入被外人看破露了形迹，担当不了。报仇之事切不可急，须俟你们照我吐纳功夫练足一十二年方可随意在海中来往。大仇一报急速回宫，如你们仙缘早遇，道法修成，可在闽浙沿海渔民户之中寻找踪迹，将我度到此间。我虽因元胎生得美秀，屡遭海中妖孽抢夺几陷不测。此去投入除双目与常人有异外形貌必然与现在相似，仍不愿将她变丑，不难一望而知。如宫中至宝久不出现，你们不遇仙缘，再如我的元灵不昧　至迟三四十年我必投了仙师学成道法回宫看望你们，就便传授，只须谨慎潜修终有相逢之日。”一面谈说又将三女抱在怀中亲热了一阵，算计时辰已到，都别了三女投入池底。三女自是心中悲苦，正要跟踪入水观看，前日所见大蚌又浮上来，只是蚌壳紧闭。三女方喊得一声“恩娘”，只见蚌壳微露一缝，一道银光细如游丝从蚌口中飞将出来慢腾腾往外飞翔。三女知道那便是老蚌元神，连忙追出哀呼时那银光也好似有些舍不得忽又飞回，围住三女绕了几转，倏地声如裂帛响了一下，疾如电射星驰往宫外飞去。三女那里追赶得上，回看玉池，蚌壳业已沉入水底。下水看了看，停在石台上面和生了根一般纹丝不动，急得痛哭了好些日子才罢。

由此三女便照老蚌所传的炼气调元之法在紫云宫中修炼，虽说无什法力，一则那宫深闭地底外人不能擅入，二则三女生来好静，又谨守老蚌之戒一步也不外出。宫中百物皆有，无殊另一天地，倒也安闲无事。只是金庭中玉柱下所藏的宝物，始终没有出现。三女心痛父仇算计时日将到，因方良被害时年纪幼小，自来宫中十余年不曾到过人世，平日老蚌虽提起方良放生之事，并没有断定主谋之人是否俞利，所幸只要擒到一个不难问出根由。但是安乐岛上面从未去过，

三女也不知自己能力究竟大小，知道岛上人多，恐怕不是对手。商量了一阵决计暗中前往行事，心目中还记得当时行凶的几个仇人模样。到了动身那日，三女先往方良埋骨处与老蚌遗蜕藏放之所各自痛哭祝告了一场，各人持了一只海虾的前爪当著兵刃，照老蚌传受离了紫云宫，钻出地窍穿浪冲波直往海中泅去。水行无阻，转眼到了安乐海岸，藏在礁石底下探头往上一看，海滩上面正在乌烟瘴气乱做一堆。

第　二　回

极穷途　三凤初涉险
凌弱质　二龙首伏辜

原来方良死后，这十二年的工夫一般老成死病残疾零落殆尽，俞利去了眼中之钉，益发一意孤行恣情纵欲无恶不作。所有岛中少具姿色的妇女俱都纳充下陈，又在海边造了一所迎凉殿，供夏日淫乐消暑之用。后来率性招亡纳叛，勾结许多海盗进犯沿海诸省，声势浩大。地方官几次追剿，都因海天辽阔洪波无际，俞利党羽慓悍迅捷出没无踪没奈他何。日子一多渐渐传到元主耳内那里容得，便下密旨派了大将准备大举征伐，俞利仍是每日恒舞酣歌醉生梦死一些也没放在心上。三女报仇之日正是俞利生辰，当时夏秋之交天气甚热，俞利带了许多妃嫔、姬妾和手下一干羽党在迎凉殿上置酒高会，强迫着中原掳来的许多美女赤身舞蹈以为笑乐。三女在紫云宫内赤身惯了不甚觉意，一旦看见岛上人民俱都衣冠整齐，不由起了羞恶之心，恨不能也弄件衣服穿穿才好。正在凝神遐想，暗中察辨仇人面貌，无奈人数太多，那殿在海边高坡之上相隔又远，虽然看出了几个，不敢离水冒昧上去。待了一会，忽见数人押了一个绝色少女由坡那边转

了过来直奔殿上，为首一人正是当年自己家中所用的奸仆。方良被害后，便是他和一名同党亲手将三女放入麻袋抛下海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三凤比较心急，当时便想穿上海岸动手。初凤、二凤恐众寡不敌，忙将三凤拉住，再看那少女两手虽然被绑仍是一味强挣乱骂，已是力竭声嘶花容散乱。怎奈众寡不敌，眼看快被众人拥到殿阶底下。俞利哈哈大笑迎了下来，还未走到那少女面前，不知怎的一来那少女忽然绑绳挣断，一个燕飞云式从殿阶上纵起一丈多高，一路横冲竖撞飞也似直往海边跑来。这时海岸上人声如潮，齐喊不要让她跑了。沿海滩上人数虽多，怎奈那少女情急拼命存了必死之志，再加本来又会武功，纵有阻拦去路的都禁不起她一阵乱抓乱推，不一会工夫便被她逃离海边不远，后面追的人也自快临切近。为首一个正是那三女适才认出的那个仇人，一个紧紧追赶口中还喊道："海潮将至，恐会将大王的美女淹死，你们还不快预备船去！"且赶且喊相隔少女仅只两三丈远近，忽然看见地下横着一条套索，顺手捞起紧跑几步，扬手一抡将放出去。

那少女眼看逃到海边正要一头窜了下去寻个自尽，不料后面套索飞来当头罩下拦腰围住，拽顿之间一个立足不稳便自绊倒。为首追赶的人见鱼已入网，好不心喜，心想海边礁石粗砺，不要伤了她的嫩皮细肉使岛主减兴！便停了拖曳，趁着少女在地上挣扎站立不起之际往前便扑，准备好生生擒回去献功。那少女倒地所在离海不过数尺光景，正是三女潜身的一块礁石上面。为首那人刚刚跑到少女面前，仍听海边呼的一声水响，因为一心擒人先时并未在意。正要用手中余索去捆住少女的双手，猛见一条白影箭也似疾从礁石下面窜了上来。还未及看清是什么东西左腿上早着了一下，疼痛入

骨，几乎翻身栽倒。刚喊得一声“有贼”，回手去取身背的刀时，下面又是两条白影飞到，猛觉腰间一阵奇痛，身子业已被人夹起跳下水去。

这为首的人便是蓝佬盖的兄弟蓝二龙，当时俞利害死方良将所有同谋的人全部都设计除去灭口，只有蓝二龙因为乃兄是俞利膀臂功劳最大，害死同党的计谋又是他兄长所献。俞利深知他兄弟二人不致背叛，不但饶了他还格外加以重用。蓝二龙仗着俞利宠信无恶不作，气焰逼人，这次众人见少女被他用索套住，知他脾气乖张不愿别人分功，便都停了脚步免他嫉视。忽见他刚要动手将女子擒回，从海边礁石底下像白塔一般冲起手执一根奇形长钳寸丝不挂人鱼也似的三个少女，三个少女为首一个才一到，手起处便将他刺得几乎跌倒，连手都未容还。后面两个少女也自疾如电飞赶到，一个拦腰将他夹起。另一个从地上扯去倒地女子身上绳索，也是一把抱起同时窜入海内。这一干人看在眼里清清楚楚，一则相隔不近，那二个赤身女子身材俱都不高，又那般上下神速，疑心是海中妖怪。只管齐声呐喊：“蓝将军被海怪擒去了，赶快救呀！”大半不敢上前。俞利在殿阶上一见大怒，忙喝：“你们都是废物，还不下水去追？”安乐岛上生长的人全都习于游泳，有那素来胆大的迫于俞利威势仗着人多势众也都随众人入水。岛上纵是水性精通，那还赶得上初凤姊妹三人？自幼生长海底天赋异禀，又经老蚌十年教练，一下水早逃出老远。容到俞利手下岛人到了海中，洪波浩淼一碧茫茫，只见鱼虾来往，那里还有三女踪迹可寻？空自在海中胡乱泅泳了一阵一无所有，只得上来覆命，说人被妖怪擒去。休说擒捉连影子都看不见丝毫！俞利好好一个生辰，原准备乘着早秋晴和海岸风物清丽，在别殿上会开无遮大肆淫

乐。不想祸生眉睫，无端失去一名得力党羽和一个心爱美人好不扫兴。只得迁怒当时在侧的几十个侍卫，怪他们未将美人拦住以致闯出这般乱子。一个又命人准备弓箭标枪等妖怪再来时杀死消根。当日虽闹了个不欢而散，他并未料到自己恶贯满盈一二日内便要伏诛惨死，仍自满心打算设下埋伏擒妖报仇的主意不提。

三女当中三凤最是性急不过，起初看见仇人已恨不得冲上岸去生食其肉。初凤、二凤，因见岸上人多各持器械身材又比自己高大不敢造次，再三劝阻三凤，想在傍晚时分找一僻处上岸，跟定仇人身后，等他走了单再行下手。正在商议之间，偏巧蓝二龙押着的那个少女解脱绑索往海岸逃走，看看身临海岸。蓝二龙当年受了俞利秘命，假献殷勤为方良服役，三女都被他抱过一年多。一晃十年音容并未怎变，认得逼真，又加那被迫少女花容无主情急觅死神气，三凤首先忍耐不住，身子往上一起便冲上海岸，刚给了仇人一虾爪，初凤、二凤恐妹子有失也同时冲上，一个擒了蓝二龙，一个就地抱起那少女跳入海内，穿浪冲波瞬息百里。二凤在前因尚有当时动手的杀父仇人没有认出，又加那少女不会水性，几口海水便淹了个半死。蓝二龙生长岛国精通水性，怎耐脖颈被人连肩夹住动转不得，也灌了一个足饱失去知觉。回宫路远恐怕淹死无法拷问，便招呼一声浮上海面。将所擒的人高举过顶，顺海岸无人之处游去。一会到了一个丛林密布的海滩旁边一同跳上岸去，三女先将少女头朝上控了一阵吐出许多海水救醒转来，那蓝二龙也自回生，一眼看见面前站定三个赤身少女，各人手持一根长虾爪般长叉指着自己，看去甚是眼熟，不禁失声道："你们不是初凤姊妹？"一言甫毕猛的想起前事，立即住口，心中一动暗道不好，适才吃过苦

头，身带兵刃不知何时失去？自知不敌。恰好坐处碎石甚多，当时急于逃生，随手抓起一块盌大石卵劈面朝左侧站立初风脸上打出，就势出其不意翻身站起，一个纵步便往森林之内跑去。跑出还没有半里多路，忽听一阵怪风起自林内，耳听林中树叶惊飞呼呼作响，猛的抬头一看，从林中窜出一条龙头虎面，蛇身四翼的怪物昂着头高有丈许，大可合抱长短没有看清，虎口开张白牙如霜，红舌吞吐正从前面林心泥路中蜿蜒出来。蓝二龙一见吓了个亡魂皆冒，欲待择路逃避，忽然脑后风生，知道不妙忙一偏高，肩头上早中了一石块，同时腰腹上一阵奇痛又中了两叉，立时骨断筋折再也支持不住，倒于就地。接着身子被人夹起，跑出老远才行放下，也没听见后身怪物追来，落地一看，三女和那少女俱都在面前怒目相视。身受重伤落在敌人手内万无活理，便将双目紧闭任凭处置一言不发。过没一会，便听三女互相说话一片啁嘈吡嘶之音，内中听得懂的，只有“爹爹岛上二龙”等话，愈知道三个赤身少女，定是方良之女无疑。正在寻思腿上奇痛刺骨，又着了一叉。睁眼一看，三女正怒目指着自己似在问话。二龙知道说了实话必死，但盼三女落水时年幼不认出自己，还有几希之望便一味拿话支吾。三女越朝着他问二龙越摇头装作不解，表示自己不是。恼得三女不住用那虾爪朝他身上乱叉，虽然疼得满地打滚仍然一味不说。

原来三女少时虽然生具灵性一二岁时便通人言，毕竟落水时年纪太幼，到了紫云宫内与老蚌一处就是十余年。姊妹间彼此说话俱是天籁，另有一种音节。时日一久，连小时所会的言语俱都变易。除几句当年常用之言外，余者尽是舌音意造。三女见二龙所说依稀解得，自己所说二龙却是不解，问不出所以然来，好生忿急。三只海虾长爪，只管向二龙手

脚上刺去暴跳不已。似这样闹了一阵，还是那被救的少女心灵，这一会工夫，已看出三女是人非怪，对自己企无恶意。虽然言语不通，料知与擒自己的仇人必有一种因果。又看出二龙神态诡诈必有隐情，便逡巡上前相劝道：三位恩姊所问之事，这厮必不肯说。且请少歇，从旁看住他以防他又逃走，由小妹代替拷问，或者能问个水落石出也未可知。三女原来聪明绝顶，闻言虽不全解已识得言中之意，便由初凤将手中虾爪递给那个少女，姊妹三人三面将二龙围定，由那少女前去拷问。少女持叉在手便指着二龙喝问道："你这贼子，到了今日已是恶贯满盈，我虽不知道这三位恩姊跟你有何仇恨？就拿我说，举家大小全丧在你们这一干贼子之手，临了还要用强逼我嫁与俞贼。我情急投海你还不容，苦苦追赶。若非遇见三位恩姊，岂不二次又入罗网！我和你仇恨比海还深，今日就算三位恩姊放了你，我宁愿一死也不能容你活命。适才听你初见三位恩姊说话神气，分明以前熟识。她们问你话，也许你真是不懂，但是以前经过之事必然深知。莫如你说将出来，虽然仍是不能饶你一死却少受许多零罪碎剐。"说时三女原是不着寸丝站在二龙身侧，又都生得秾纤合度骨肉停匀，真是貌比花娇身同玉润，再加胸乳椒发腰同柳细，自腹以下柔发疏秀隐现丹痕一线，粉弯雪股宛如粉滴脂凝趁上些未干的水珠儿，越显得似琼葩着露琪草含烟，天仙化人备诸美妙。三女素常赤身惯了，纵当生人也不觉意。可笑蓝二龙死在眼前犹有荡心奇艳，三女一停手，便睁着一双贼眼不住在三女身上打转，身上痛楚立时全忘，连对方的问话全没听清说的都是什么！三女见他贼眼灼灼，只疑他又在伺隙想逃，只管加紧防备并没觉出别的。那少女见他问话不答，又看出种种不堪神气，不禁怒火上升喝道："狗贼，

死在临头还敢放肆！”说罢起手中虾爪便朝二龙双目刺去，二龙正涉遐想，猛听一声娇叱对面一虾爪刺来，连忙将头一偏已是不及，双目早刺瞎了一个，立疼彻心肺晕死过去。少女便对三女说道：“这贼忒已可恶，这般问他想必不招。莫非将他吊在树上，慢慢给他受点罪就会招了，再行处死，以为如何？”三女闻言点了点头，急切间找不到绳索，便去寻了一根刺藤，削去旁枝从二龙腿缝中穿过，再用一根将他捆好吊在一株大椰树上面。

这时蓝二龙业已悠悠醒转，被那些带刺的藤穿皮刺肉倒吊在那里，上衣已被人剥去。少女捡了半截刺藤，直朝那伤皮不着肉的所在打去起落之间，滚是血丝带起。一任二龙素来强悍，也是禁受不住。除了原受的伤处作痛外，周身都是芒刺钻肉锥骨，净痛还好受，最难过的是那些痛里含有毒质，一会工夫发作起来，立时伤处浮肿，奇痛之中杂以奇痒，似有万虫钻吮骨髓无计抓挠。蓝二龙这时方知刑罚厉害，虽是活色生春佳丽当前，也顾不得再加赏鉴。先是破口大骂只求速死，继则哀声干嚎啼笑皆非，不住悲声求一了断，真是苦楚万分求死不得，眼里都快迸出火来。那少女见他先时怒骂，反倒停手不打，只一味来回抽那穿肉刺藤，口里笑着说：“昨晚我被擒时再三哀求你留我清白抛下海去或者给我一刀，你却执意不肯，要将我作今日送命贼的寿礼供他作践。谁知天网恢恢转瞬间反主为客，你现在想死那得能够？你只说三位恩姊所问的事，我便给你一个痛快，否则你就甘心忍受吧！”蓝二龙急汗如膏，周身奇痛酸痒不知如何是好！他起初并非忠于俞利不肯泄漏机密，只为心还想活，又为奇艳所眩三女所说俱未听清。及至刺瞎一目晕死转醒知道生望已绝只求速死，一味乱骂。直到受了无量苦痛，才将

对方言语听明，他那里还熬忍得住？慌不择的说道：“女神仙，女祖宗！我说，我说！什么我都说！你只先放了我，说完早给我一个痛快！”少女不慌不忙的答道：“放你下来，那有这样便宜。待会把话说完，想死不难。我只问你，你既认得我三位恩姊，她们叫什么名字？为何要擒你到此？快说！”蓝二龙只求速死，那还顾得别的？便将俞利昔日阴谋、三女来历一一说出。那少女本不知道就里，因话探话追根盘问，一会工夫问了个清清楚楚。三女原通人言只不能说，闻言已知大意。得知老父被害经过自是悲愤填膺，连少女听见俞利这般阴狠惨毒同仇敌忾，不是气得星眸欲裂。容二龙把话说完，三女正要将他裂体分尸，他已毒气攻心痛嘶力竭。少女方说：“这厮万恶！三位恩姊不可便宜了他，且等将贼人擒来再行处死！”一言甫毕忽听椰林深处一片奔腾践踏树折木断之声，转眼间狂风大作走石飞沙，来势甚是急骤。三女深居海底，初历尘世一切俱未见过那知轻重？

那少女名叫冬秀，自幼随父保镖久走江湖，一见风头便知有猛兽毒虫之类来袭。因见适才追赶二龙所遇那双首四翼的虎面怪物，被三凤用虾爪一击便即退去，疑心三女会什么法术。虽知来的东西凶恶并不十分害怕，一面喊恩姊留神，有野东西来了，一面奔近三女跟前，将手中虾爪还了初凤准备退步。蓝二龙昏惘中，已听出啸声是安乐岛极北方的一种恶兽长脚野狮，性极残忍纵跃如飞。自知残息苟延决难免死。不但不害怕，反盼狮群到来将三女吃了代他报仇泄忿。就在这各人转念之际，那狮群已从椰林内咆哮奔腾而出。为首一个高有七尺，从头至尾长约一丈。一冲而出，首先发现椰树上吊着二龙在那里随风摆荡，吼一声纵扑上去。只一下，便连人带刺藤扯断下来。那二龙刚惨叫得一声，那狮的

钢爪已陷入肉内疼得晕死过去。同时后面狮群也自赶到，在前面的几个也跟着抢扑上来，一阵乱抓乱吼乱嚼此抢彼夺。顷刻之间嚼吃精光，仅剩了一滩人血和一些残肢碎骨。三女看得呆了反倒忘了走动，冬秀见三女神态十分镇静，越以为伏狮有术，胆气一壮，她却不知狮的习性，原是人如静静站在那里，狮极少首先发动，等你稍一动身必定飞扑上来。适才二龙如非是吊在树上随风摇动也不致遽膏残吻，所以山中猎人遇上狮子多是诈死，等它走开再行逃走。否则除非将狮子打死，决难逃命。那狮群约有百十来个，一个蓝二龙怎够支配？好些通没有到嘴。眼望前面还立着四个女子，一个个竖起长尾钻前窜后，就在相隔三女立处两丈远近的椰林内外出入打转，也不上前。三女先时原是童心未退，一时看出了神。后来又因那狮子吃了活人以后，并未上前相扑。一个个长发披拂，体态威猛雄壮只在面前打转，甚是好看，越看越觉得有趣，忘了危机反倒姊妹三人议论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不大会工夫，冬秀见狮群越转越快，虽见三女随便谈笑好似不在心上，毕竟有些心怯，又以为三女见群狮爪裂二龙代报了仇不愿伤它，便悄声说道：“仇人已死了一个，还有贼人俞利尚在岛中，大仇未报。我虽知三位恩姊大名，还没知道住居何处。多少话俱要商量请教，这里狮子太多说话不便，何不同到府上一谈呢？”三凤闻言，想起二龙和那些杀父仇人虽死主谋尚在，忙喊道：“姊姊，我们老看这东西则甚？快寻仇人去吧！”说罢首先起步。那狮子当四人开口说话之际本已越转越急，跃跃欲扑。一见有人动转那里容得！纷纷狂吼一声，一起朝四女头上扑来。冬秀在三女身后虽有三女壮胆，这般声势也自心惊，飞也似拔头便跑。逃出没有几步，猛听异声起自前面，抬头一

看，正是适在追赶二龙在森林内所遇的那个虎面龙头蛇身四翼的怪物，正从对面蜿蜒而来，不由吓得魂飞胆落想要逃走，无奈自从昨日船上遭难，已是一日夜未进饮食，加上全家被害身子就要被仇人汙辱，呼天无灵欲死无计直直悲哭一整夜，晨间拚命挣脱绑绳赴海求死，已是力尽神疲，又在水中淹死过去一阵，适才林间拷问二龙，随着三女奔波无非绝处逢生，大仇得报心豪气壮精神顿涨。及至二龙死于群狮爪牙之下，一时勇气也就随以俱消，饥疲亦随以俱来，那还当得住这般大惊恐！立时觉得软筋麻难于步履。侧走没有几步便被石头绊倒不能起立，奇险中还未忘了三女忧危，自分不膏狮吻，亦难免不为怪物所伤，反倒定神往侧面一看。耳听林中一片骚扰，剩下几十条狮的后影，往前面林中退去，转眼全部没入林内不见。再看初凤手中持的一只虾爪已然折断，正和二凤双双扶了三凤朝自己身旁走来。三凤臂血淋漓神态痛楚，好似受了重伤一般。冬秀心中诧异三女用什么法儿狮群退得这快？方在沈思，猛一眼又看那双头虎面怪物，不知何时迳自避开四女行歇之处，怪首高昂口里发出异声，从别处绕向狮群逃走的椰林之内而去。这才恍然大悟，那怪物并不伤人，却是狮的克星。见三凤受了伤，本想迎上前去慰问，只是精力两疲再也支持不起，只得问道："三位恩姐，受伤了么？"说时三凤业已走近身来。一看三凤面白如纸，右臂鲜血直流，臂已折断，只皮肉还连着不由又惊又痛。

冬秀见初凤、二凤姐妹受伤，虽然面带忧苦却无什主意，便就着初凤一同站起身来说道："这位恩姐右臂已断，须先将她血止住才好。快请一位恩姐去将仇人留下的破衣通取过来，先将伤处扎好再行设法调治。"初凤经冬秀一阵口说

手比，便跑过去将狮爪下残留的破衣拾了些来。冬秀惊魂乍定，气已略缓，觉得稍好，激于义气不顾饥疲，接了初凤手中破衣将比较血少乾净一些的撕成许多长条，一面又将自己上衣脱下撕去一只衫袖，将三凤断臂包上外，用布条扎好。这才在椰树下面席地坐下谈话问答。初凤见她疲乏神气，问起手式已是二日一夜未进饮食。本想同她先行回宫进些饭食，略有歇息再寻俞利报仇，又因适才她在海中差点没有被水淹死，说话又不全通，正要打发二凤回宫，取些海藻果子来与她吃。冬秀忽然一眼望见离身不远内石侧面有大半个椰壳。这时冬秀已饿得头昏眼花语言无力，便请二凤给取过来一看，椰心已被风日吹乾尘蒙甚厚。实在饿得难受，便用手将上面一层撕去将附壳处抓下，放在口内一尝，虽然坚韧却是入口甘芳。一面咀嚼，暗想当时夏秋之交，这里从无人踪，除了果熟自落下便是雀鸟啄食。椰林这多树顶上难免不有存留，只是树身太高无法上去，便和三女说了。三女见她吞食残椰自己想到，除三凤流血过多仍坐地上歇息外，初凤、二凤闻言，便自起身同往椰林中跑去。搜寻了一阵，居然在椰林深处寻着了十多个大椰子，虽然过时汁水不多，越更甜香无比。冬秀固是尽量吃了个饱，三女也跟着尝了些。冬秀吃完剩有六个，初凤对三凤道："恩母行时原命我们谨慎出入，报完仇便即回宫不可耽延，常在宫中出入，加上冬秀妹妹水里不惯。留在这里，报完仇回去她又没有吃的，海藻虽可采来她吃，不知惯不惯。适才找遍椰林才只这十几个椰子，若给她一人吃大约可食两天，足可将事办完，再打回宫主意。如今三妹受了伤，报仇的事由我和你同去，留她二人在此便了。"三凤性傲闻言自是不肯，冬秀见她姊妹三人争论，语音轻急，虽不能全懂也猜有一半。知她三人为了自己

碍难，便道："妹子虎口余生，能保清白之躯已是万幸，此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这里狮群太多，适才大恩姊曾说才一照面便将手中虾爪折断。三恩姊虽然仗着二恩姊手快，将伤她的一只大狮抓起甩开，仍是断了一条左臂。如今狮群虽被妖物赶走，难保不去而复来。妹子能力有限三恩姊又带伤，现在这样大是不妥。我们四人既同患难，死活应在一起。妹子虽无大用，一则常见生人，二则昨晚被困一意求死，颇留神贼窟路径。他新丧羽翼，必防我们再去。我们无兵器，如由原路前往难免不受暗算。闻说此海陆地甚少，此地想必能与贼窟相通。其如我们由陆路绕将过去给他一个出其不意，将俞利杀了与伯父报仇，比较安稳多。"三女闻言，俱都点头称善。二凤便下海去捞了许多海藻海丝上来，姐妹三人分着吃了。那海藻附生在深海底的岩石之间其形如带，近根一段白腻如脂，入口又脆。冬秀见三女，吃得甚香，也折了一段来吃，入口甘滑另有一股清辛之味甚是可口，不觉又吃了两片。

三女因彼此身世可怜，冬秀更是零丁无依，几次表示愿相随同回紫云宫潜修不作还乡之想。只为宫中没有尘世间之食物，深海中水的压力又太大，怕她下去时节禁受不住，想着为难。今见她能食海藻，吃的可以不愁，只须能将她带回宫去便可永远同聚，甚是可喜。大家吃完歇息一阵，冬秀见时已过午商量上路，见虾爪只剩了一根，虽然坚锐却是质脆易折，便请三女折了几根树枝干去了枝叶当作兵器，以防再遇兽侵袭。算计适才来的方向，穿越林莽向俞利所居处走去。陆行反没有水行来得迅速，经行之路又是安乐岛北面近海处的荒地，荆榛未辟，狮虎蛇蟒到处都是。四女经过了许多险阻艰难，还仗着冬秀灵警善于趋避，不与狮蟒之类直接相搏

走有两个时辰，才望见前面隐隐有了人烟，以为快要到达，不料刚穿越了一片极难走的森林险径，忽然沼泽前横，地下浮泥松软，人踏上去便即入泥里不能自拔，二凤在前几乎陷身在内。前路难通，一直绕到海边依然不能飞渡。最后仍由初凤、二凤举着冬秀，由海边踏浪泅了过去，绕有好儿里路才得登岸。

冬秀一眼看到前面岩脚下孤立着一所石屋，背山面海小溪旁横，颇据形胜。忙请三女藏过一边声说道："这里既有房屋，想必离贼窟不远，招呼给贼党看见有了防备，我们人少难保不吃他亏。且待小妹前去探个明白，再作计较。如果室中人少，我一比手式，恩姐们即速奔来接应，只须擒住一人，便可问出贼窟路径了。"三女依言隐身礁石之后，冬秀一路蛇行鹭伏，刚快走近石室，看出石墙破损室顶坍落，不似有人居住神气。正想近前观看，忽见后面三凤奔来，三凤竟不及与冬秀说话，飞也似往室中纵去。冬秀连忙跟了进去一看，室中木榻尘封一应阵设俱全，只是无一人迹。再看三女已经伏身木榻之上痛哭起来，忙问何故，才知三女初上岸时，便觉那地形非常眼熟，及至冬秀往石屋奔去，猛想起那石屋正是儿时随着乃父方良避地隐居卧游之所，触景伤怀，不禁悲从中来。没等冬秀打手势，便自奔往室中去。冬秀问出前因，见三女悲泣不已忙劝慰道："此时报仇事大悲哭何益，这里虽是恩姐们旧居，毕竟彼时年纪太小，事隔十多年人地已生。万一有贼党就在附近，露了形迹岂非不妙？恩姐们先前我见俱是赤身无衣，去到人前终觉不便。只是急切间无处可得，本想到了贼窟先弄儿身衣服穿了再行下手。看这室内，好似老伯被害之后并无什么人来过，衣履或者尚有存留，何妨止住悲怀先寻点衣履穿了。附近如无贼党，正好借

这石室作一退身隐藏之所，如有贼党也可另打主意。”

三女闻言渐渐止住悲泣，分别寻找衣履。那石室共是四间，自方良被害后只俞利假装查看来过一次。一则地势太已隐僻，二则岛民为俞利所惑以为方良父女仙去，谁也不敢前来动他遗物。俞利自是只会做假布置神庙，那会留心到此？一任其年久坍塌，房舍虽坏，东西尚都存在。四女寻了一阵，除寻出方母梁氏遗留的许多衣服外，还寻出好些方良在世时所用的兵刃暗器，便将树干丢了不用，由冬秀草草教给用法。这时天已黄昏海滨月上，冬秀见室中旧存粱肉虽已腐朽，炉灶用具依然完好无缺。各方观察都可看出附近不见得有什居人。适才所见炊烟尚在远处，只心还不甚大放，便请三女暂在室中躲避，由她前去探看贼党动静。

冬秀出室先走到小山顶上一看，远处海滩上一带屋舍林立炊烟四起，人物看不甚真。有时顺风吹来一阵乐歌之声甚是热闹，路径也依稀辨出了个大概。计算俞利虽遭了拂意之事，仍在纵饮作乐庆贺生辰。因为相隔不近，便回来对三女说道：“这里我已仔细看过，大概周围数里并无人家，如为稳当计，有这般现成隐身之所，正好拿这里作退身之步，等到明早探明了路径再行下手。不然便是乘今晚俞利寿辰贼党大醉，夜深熟睡疏於防范之际去将俞贼劫了来。不过是三位恩姊俱都长於水行，去时第一要看清何处近海，以防形势不佳时节，好即速往水里逃走，千万不可轻敌冒险。大仇一报即便归去才是。”三女都是报仇心切，恨不能立时下手，便用了第二条主意。商量停妥，因为时间还早，冬秀见室中灯火油蜡俱全，先将窗户用一些破布塞好，找到火石将灯点起，以备烧些热水来吃。无心中又发现一大瓶刀伤药，瓶外注着用法，冬秀正为三凤断臂发愁，打开瓶塞一看竟是扑鼻

清香，知道药性未退，心中大喜。连带取了盛水器具，在屋外小溪中取了清泉进来，又寻了新布，请三凤将断臂间所包的布解下。狮爪有毒又将一只臂膀断去，受海中盐水一浸，一任三凤天生异质也是禁受不住。再加血污将布凝结，揭时更是费事疼痛非凡，恼得三凤性起，恨不得将那只断臂连肩斩去免得零碎苦痛。还算冬秀再三温言劝慰，先用清水将伤处湿了，轻轻揭下绑的破布，重取清泉棉花将伤处洗净蘸干，将伤药敷上，外用净布包好。那药原是方良在日秘方配制神效非常，一经上好包扎停当便觉清凉入骨，适才痛苦若失。药力原有生肌续断之功，只可惜用得迟了，先时匆匆包扎没将骨断处对准，又耽误了这多时候，不能接续还原。后来伤处虽痊终久成了残疾，直到三女成道，方能运转自如。这一来倒便宜了冬秀，只为给三凤治伤这点恩情，三凤感激非常成了生死之交，以致引出许多奇遇修成散仙，此是后话不提。

冬秀和初凤、二凤见三凤上药之后立时止痛，自是大家欢喜。二凤又要往海中去取海藻准备半夜的粮食，冬秀忍不住说道："恩姊水中见物如同白昼，我想海中必有鱼虾之类，何妨挑那小的捉些来，由妹子就这现成炉灶煮熟了吃。一则三位恩姊没食过人间熟物，二则鱼汤最能活血于三恩姊伤处有益。"二凤闻言点了点头往外走去，不多一会，两臂夹了十几条一二尺长的鲜鱼进来。冬秀一看，竟有十分之九不认识。便挑那似乎见过的取了三条，寻了刀去往溪边洗剥干净，拿回室内，寻些旧存的盐料做一锅煮了。一会煮熟，三女初食人间烟火之物，虽然作料不全也觉味美异常，三凤更是爱吃无比，连鱼汤全都喝净，三女又各吃了些海藻才罢。冬秀见三女如此爱吃熟东西，暗想贼窟中食物必定齐

全，少时前往得便偷取些来也好让恩人吃了喜欢。她只一心打算博取三女欢心，却不想烟火之物与修道之人不宜，后来三女竟因口腹之欲不能驻颜，几乎误了道基，便是如此。大家吃完坐定之后，彼此坐下互谈，冬秀又教她的恩人语言。三女本是绝顶聪明一学便会，虽只不多时间，已然学了不少，彼此说话大半能懂，无须再加手势了。

挨到星光已交午夜，算计乘夜出发走到贼窟也只丑寅之交，夜深人静正可下手。大家结束停当，定好步骤，由冬秀指挥全局，迳往贼窟而去。这时岛地已经俞利开辟多半，除适才四人经过的那一片沮沃沼泽浮泥松陷是个天然鸿沟无法通行外，余下道路都是四通八达，至多不过有些小山溪径，走起来并不费事，再加月明如水海风生凉，比起来时行路无殊天渊之别。四女离了方良旧居，走不上七八里路便有了人家田亩。虽然时在深夜人俱入睡，冬秀终因人少势孤深入仇敌重地不敢大意，几次低声嘱咐三女，潜踪前进。快要到达，忽然走入歧路，等到发觉，已然错走下去有三四里地，只得回头照日里所探方向前进。

冬秀因昨日被擒无心中经过俞利所居的宫殿，默记了一些道路，后来从看守的岛妇口中得知俞利寝宫有好几处，有时因为天热便宿在临海滨的别殿上，不知准在何处。原打算先擒到一个岛民问明虚实下手。无奈经过的些人家，俱是十来户集居房舍相连，门宇又低，恐怕打草惊蛇不敢轻易妄动。

第　三　回

报大仇　群凶授首
恋红尘　一女私心

话说冬秀正在寻思能遇见一个落单人家才好，忽见前面山角下相连之处有一片广场，丰碑林立，靠山一面孤立着一所庙宇，庙侧两面俱是椰林。由高望下，正殿上还有一盏大光灯，静沉沉的梵音无声，看神气好似人俱睡熟。冬秀见庙墙不高，左近极大一片地方四居无人，暗想前行不远，想已快近俞贼巢穴，人家越多，更难下手，何不翻墙入庙捉住庙中僧道拷问。便低声和三女说了，行近庙墙，正要一同纵身进庙，月光之下猛见小山口外奔来一个人影，便想等他入庙时节，纵上去捉个现成。四人刚打算走近庙门旁埋伏等候，谁知那人并不进庙，奔到庙左侧椰林前面只一闪便即不见。四女先并未见林内有人家，这时定睛往林中一看，密阴深处竟还有一所矮屋，另一面却是空无所有。四外观察清楚，知道庙中人众，便绕路往那矮屋掩去。那矮屋共是三间，屋外还晾着一副鱼网，像是岛中渔民所居。四人刚行近右窗下面，便听屋内有人说话，冬秀忙和三女打个手式，伏身窗外一听，

只听一个年老的说道："当初方老爹没有成仙，你我大家公吃公用公快活日子过得多好。偏偏这个狗崽要举什么岛王，闹得如今苦到这般田地，稍有点气力的人，便要日里随他到海上做强盗，夜晚给他轮班守夜。好了落个苦日子，不好便是个死。方老爹心中真狠，自己抛下我们去成仙，还把三个仙女带去。我们苦到这样，大家天天求他显些灵给狗崽一个报应，仍照从前一样那有多好。"年轻的一个道："阿爸不用埋怨了，如今大家都上了他的当，势力业已长成有什法子想？除了他手下的几个狗党，全岛的人谁又不恨呢？也是活该，昨晚抢了海船上一个美女，蓝二龙那狗崽原准备给他今日上寿的，不曾想那女子有烈性，上殿时节挣脱绑绳就往海边跑。眼看追上，忽然从海边冲起三个妖怪将那美女和蓝二龙一齐都捉了去。有些人说那妖怪有两个长得和方老娘一般无二，说不定便是方老爹看不过眼去，派了那三个仙女来给我们除害。如果这话不差，狗崽就该背时了。"

冬秀一听室中父子口气，对于俞利已是怨恨入骨，知道方良恩德在人，正可利用这个机会使三女现身出去，对室中人说了实话。顺手便罢，不顺手时，室中也只父子二人，不难以力挟制，便不往下听去，悄悄拉了三女一把，同往僻静之处商量停妥。因三女说话常人不易全懂，便令三女伏身门外听暗号再闯进去。自己走到矮屋门前，轻轻用手弹了两下，便听室中年轻的一个答话道："老三下值了么，我阿爸今日打得好肥鱼，来这里喝一杯罢！"说罢呀的一声室门开放，冬秀便随门影里闯了进去。入内一看，室中点著一盏油灯，沿桌边坐著一个老者，桌上陈著大盘冷鱼，正在举杯待饮。那年轻的岛民跟著追了进来，见是一个女子已甚惊异，定睛一看认出是日里逃走的美女，便喝问道："你不是早晨被海

怪捉去的美人么？岛王为你气了一天，你是怎生从海怪手里逃出，到此则甚？快说明白。如若回心转意不愿寻死，我便领你去见岛王，少不得有你好处，我也沾一点光！”说时眼望那门，意思是防备来人逃遁。冬秀喝道：“你口里胡说些什么？我日里因不肯失身匪人，赴海求死。眼看被蓝二龙这狗贼追上，谁想方老爹所生三位仙女，因全岛人民公忿俞利这个狗贼无恶不作日常求告，奉了你们方老爹之命，前来代你们除害。行至海边正遇我在遭难，才将我救去。如今蓝二龙已伏仙诛，三位仙女因从小成仙离岛日久，恐来时岛民不知，受了俞贼挟逼与她抗拒，又不知俞贼今晚住处误伤好人，特地命我前来打探俞贼今晚宿处。方才我们行经窗外，知你父子深明大义心念故主，故此叩门询问，那有什么海怪？”

这一席话正与日间传说相联，老岛民已经深信不疑，闻言停杯起立便要答话。年轻的一个因处积威暴虐之下还有一些顾虑，忙抢先答道：“你说的话我们未始不信，只是岛王近年手下招了许多能人，如你没有三公主帮忙想到他宫中行刺，凭你一个年轻女子定遭毒手。那时问起根由，定然连累我们父子。除去俞狗崽是全岛的公意，只是他防备得严，无人敢去下手。你如使我父子见上三位公主一面，休说指路，叫我父子死都去！”冬秀闻言道：“足见你们还有人心。”一面便朝门外低唤道：“三位仙姊请进吧！”说罢便听叩门之声，岛民忙将门一开，将三凤姊妹放了进来。老岛民原见这三女小孩时模样，又有两次先入之言，一见便即断定不差，首先奔了过去，跪了下去叩头不已，口里直喊公主救救我们。那年轻的一个见老的认出，也慌不迭的随著跪倒。冬秀笑道：“你们无须如此，起来讲话。天已不早，我们还办正

事呢。”岛民父子这才恭敬起立，让三女榻上坐定，重又跪禀道：“我名蓝老铁，他是我儿子蓝佬石，俱受过方老爹仙爷大恩。三位公主如有用我父子之处，万死不辞。”

初凤便照预定朝冬秀指了指，冬秀答道：“三位公主别无用你父子之处，只要即刻告知我们俞利住处。如胆大时便领我们前去，也无须你父子相助动手，自有除他之法。”岛民父子闻言心中大喜，老的一个忙跪答道：“那俞利狗崽自从方老爹成了仙后无人再以制他，勾了手下一干党羽，胡作非为。先只还役使岛民给他建造宫殿，选那长得好的岛中姊妹，去做他的什么妃子，强派众人给他纳粮。后来越闹越不像话，竟违了方老爹在时所定条章不与中国胡儿相通的话，擅自逼人造了海船，飘洋前往闽粤等地采办金珠歌妓和好吃好玩的东西，拿全岛人民的血汗供他糟践享受。意还不足，近年又招纳了一干海盗，专在海上劫掠商船，害死的人不知多少，大家皆恨到极处，没奈他何。谁稍有一点抗拒，不是无缘无故不知下落，便被他逼著同去作海盗，到了洋里将人抛下水去喂鱼，回来只说遇见官兵战死，还假作慈悲发下些抚恤的钱。他也知全岛人民，十有八九恨他入骨。除挑选心腹作护卫以防不测外，又将所居宫殿建造得十分高固。我儿子便因小的年老性直，受不得他手下爪牙的气，假意对他忠心，费不少做作才补了一名近身的护卫。因为他对方老爹全是一番假恭敬，神庙中并无僧道，人民再三求说，才派了小的一人在庙外林中居住。明著每日管理庙中灯油香火，暗中却要为他打听人民求告的言语有无怨望。小的因为不肯作孽，连月没有给他告密，听说还要换人呢！适才听小的儿子说，他今晚正和一个姓牛的妖妇住在海滨别殿上，如要下手最好再候一会，赶天快明以前去。”

那岛民的儿子便接道："那妖妇原是夫妇两个，岛上自这两个狗男女来，方才坏得不可收拾。那男妖道叫秦礼，惯会邪法呼风唤雨遣将驱神，出海打劫的船便是此人率领。连蓝二龙那般势，只得做个副手。女妖道更是又淫贱又狠毒，岛中少男长女也不知被她糟掉多少。听说新近在海中三门岛得了一部天书，要和俞贼妖道一同修炼。今早三位公主抢去蓝二龙救走这位大姑时，正赶妖道海上有事未回，妖妇又去什么仙山采那血灵芝来与俞贼上寿，俱都不在岛上。妖道回来听说尚有几日，妖妇已在午后回转，得知海边出了海怪。可笑她那知三位公主的仙法，还说是什么鱼精。在海边闹神闹鬼的行了好半天法，说是已布下天罗地网，不论什么妖怪来都要送死。如今三位公主不是好好上来？可见她也没有真本领，不过哄哄俞利这狗贼罢了！这妖道夫妇原与狗崽不分彼此，同在一处淫乐。那狗崽元配的妻子，也因不甘被妖道污辱寻了自尽。此时前去，正是他们淫乐高会之际。平日就护卫森严，何况今日又是狗崽的生日？照例每晚淫乐到天快明以前，服了妖道的药入睡，那时他几十个亲近的护卫，跟著累了一天，从不全睡也都疲乏已极，除了两个率领上值的死党外，余下便是与小人一般的外侍卫。虽未必全叛狗崽，只要经小人一说明三位公主奉了方老爹之命前来除害，也决不会起反抗的。"冬秀抢答道："三位公主的意思，是不愿惊动众人耳目。既然俞贼在天明前就寝，那你就算准时刻领了我们前去。说明俞贼睡处的方向路径，我们自会行事。事前不可妄告一人，等到除了俞贼之后我们已走，宣示与否任凭于你便了。"

岛民父子又跪求方老爹以后降福大家常时显灵，最好能留一位公主在岛中主持，使大家重过安乐日子。冬秀招呼他

父子起立，用话诳道：“这事我们不敢擅自作主，须等除了俞贼覆命之后，才能禀明方老爹定夺呢？”正说之间，蓝佬石猛想起三位公主进屋这些时连茶水也未孝敬一杯，父子二人忙将桌子残肴撤去，从新摆上杯箸说道：“小的只顾禀话，也忘了整备酒食。如今离天明还有一会，家中没什可敬。昨日打得鲜鱼做了鱼冻，还有些烧肉和隔年陈酒，待小的父子整理出来，与公主大姑权当接风。吃完该是时候就起身吧！”

冬秀因想三女尝点人间之物，也不客套，便代三女允了。岛民父子益发大喜，老少同奔隔室，先端了两大盘鱼冻和烧肉及一葫芦酒出来请四女饮用，另外泡了两大碗冷饭，又去开了一个大西瓜，用木盘盛好捧上，东西不多，已是将一个小方桌堆满。还在东寻西问，恨不得把家中所有全拿出来献上才趁心意，三女见其意甚诚，甚是感动。冬秀便叫他父子一处同吃，他们再三不敢也就罢了。三女原惟冬秀之言是从，不懂客套。再加初食人间有调和的东西，比起适才盐水白煮鲜鱼又强得多。三凤更是连夸味美不置，不一会先将酒饭鱼肉吃净，又将西瓜吃了，吃得甚是高兴。蓝佬石因家中剩饭不多，煮又不及，每人只吃得半碗，甚是歉然！再三说三位公主和大姑以后如想吃人间之物，只管前来，千万赏光不要客气。初凤、二凤还不怎样，三凤口馋，当时未说却记在心里。冬秀命蓝佬石出看星光，归报已离天明不远。重又问了一回路径形势，便由岛民父子在前引路，往海滨别殿的后墙外进发。出了小山口不远，绕著坡道弯弯曲曲走有五六里路，折向海边，便是俞利避暑的别殿。相去还有半里，望见那别殿建置在海滨山坡上面，周围大有百亩，四面都是花园，只当中一丛高大宫室巍然独峙。除朝海一面的凉殿突出

宫外，四围都有宫墙围起。宫墙里靠墙一面点著许多鲸油明壳亮灯，大如栲栳，用两三丈长的木杆挂著，每隔几步便有一个。明壳上绘满花彩，远望高低错落，灿如锦星。围著宫墙外面，到处都竖立著大有数丈的木伞，伞下面都有人在那里坐卧，那所宫殿却是黑沉沉蹲踞在月光灯影之下，通没一丝光影透出。好似殿中人，俱已熟睡神气，却不时听得一种细吹细唱的乐歌之声随风吹送。

冬秀与三女随了蓝氏父子正行之间，眼看离那宫墙后身只有十丈远近，忽见蓝老铁把手向后连摆，停了下来。冬秀便照预定暗号，忙拉三女躲向一边，俯伏在地。这时蓝佬石已快步奔向前去，一会回头招手。蓝老铁引了四女，重复前进一看。原来众人因正路上防卫太多，改从山坡上扒行下来。谁知这隐僻处的防卫也不在少，沿途尽是一些小木伞低藏凹处，每伞下面俱有四人，拿着兵器在那里防守。所幸岛民良懦素来无警，除内宫一些死党为讨好俞利故示忠诚有许多做作外，宫外这些防守的人日子一长见无什事人多是奉行故事，一过午夜，有的倚背假眠、有的席地而卧，俱已沉沉睡去。蓝氏父子终恐惊醒防守的人不便，仗着佬石有腰牌口号，总是由他在前探路，看出无警再回首招呼众人过去。不多一会一同走到后墙，先择了一处隐僻树林藏好，重商下手之策。蓝佬石悄声说道："我在宫中当护卫只有半年多，先只说各路口上俱都有人防守，却未料到这种隐僻难走的宫墙后面也隐有埋伏。且喜人都睡熟，没被他们看见。现在宫殿里面奏细乐，这些狗男女定然还多没睡熟。小的看还是稍等一等，等他们睡了再同进去下手，要省事得多。"

冬秀知他胆怯，悄问殿上怎无亮光？蓝佬石道："狗崽又贪凉爽又怕风寒，除日里会人时都是在殿上外，夜间淫乐

却在地底下一层。殿上所有隔扇都用布幔遮蔽，以防外人窥探。地室里却是灯光如昼，外边那看得见。小的因为日前虽补上了他的近身护卫，每晚只在上层宫殿随班上值，地室却未去过。日前听得人说，下通地室是三条道路，除正殿宝座后面台阶是条正路外，只知有一条直通海口，那里还备得有船，另有铁闸开闭出入，不知是什用处？地方在三位公主日里上来的礁石的前面暗礁上面。近来狗崽因海水日涨，说那洞已然无什用处，正和蓝二龙密计另开一条道路呢！另外一条不知在什么所在。通海这条须要绕向前面，一则绕走不便，二则有那铁闸关闭也无法进入。我们只能从正殿进去，殿上共有狗崽子下二十四名护卫卫，殿外更不知有多少？他每晚临与妖妇同睡以前，必令许多赤身美女奏这细乐，直到他二人睡熟方才退去。如照往日，此时早已睡熟，今日想是因狗崽生日，妖妇又不知给了他什么烂药吃，这般精神。”正说之间乐声忽止，东方依稀有了明意。冬秀见再不下手，少时天明人起更费手脚，便对蓝氏父子道：“你二人身家性命都在岛上，事情如有失手岂不连累了你？好在我们虚实尽得，无须你们指引。天已不早，我等自会越墙行事，你二人不必跟去了。”

蓝氏父子坚持不肯，本想再待一会进去。因见冬秀和三女心急，又看出有点疑他胆怯，便不再说。探头往墙内看了看并无动静，回身一打手势一同越墙入内。宫中防守之人虽多，一则蓝氏父子也是岛中有名的好身手，二则俞利寿辰人们累了一天，都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故，放心假寐的居多，更因蓝氏父子情势熟悉善于趋避，不多一会，便到殿上。蓝佬石知道殿门此时紧闭推不进去，一路鹭伏鹤行，挨着殿上隔扇轻推，偏巧殿上留值的几位侍卫因为天气太热嫌闭在殿中

气闷，背了人偷偷虚开了一扇漏风，后来忘了关上。蓝佬石正愁无法入内，无心中推到这一扇，见是虚掩，心中大喜。知道里面还隔有一层布幔，先探头进去隐在幔中偷眼往前一看，见殿中灯烛尚未全灭，除通俞利行乐的地室入口处，有两人在那里带着倦意持戟倚壁防守外，余下一二十个护卫俱都抱着兵刃蜷卧在地，有的尚似在聚头低语。知道这般进去，只被一二人发现便将全数惊醒。正想不出好主意，猛觉身后有人拉了一下衣袖，他回头一看见是冬秀等四人，刚要悄问何故，又见冬秀朝外连指。转身回头一看，前殿侧木伞下面的人，不知何时俱都起身往殿阶上奔走。刚暗道得一声不好，忽见那些外侍卫走近殿阶便即止步坐了下来，纷纷交头接耳，似在议论什么，知道踪迹未被看破，心中略定。猛的又听殿中答哨两声，再一回身，冬秀和三女俱都不在。忙探头二次往殿中一看，殿上睡熟的人仍然未醒，只那把守地室门户的两个持戟武士业已双双跌倒。冬秀和三女正相率往地穴中走去，再一看自己的父亲，已然不知去向。蓝佬石暗想老父年迈，痛恨俞贼入骨，今晚本不愿他同来冒险。一则仗着仙女壮胆，二则知道老人家脾气，不敢拦他高兴，一时疏忽带了同来。适才回身时节，只见仙女她们四人，如非在自己未见时随了三位公主入内，便是遭了毒手。他想到这里情急关心，便也撩开布幔往殿中纵去。却没料到隔扇底下，正睡着两个内殿护卫，佬石下地时，恰巧一只脚踹在一个的腿上，立时惊醒叫唤起来。佬石方要动手将那人打倒，不想那人一嚷，所有殿中已睡和半睡的二十多个护卫大半惊醒。所幸俞利平日防备虽严，岛中却从没出过一回事，故众人平顺日子过得惯了，俱都不以为意，反问那人乱些什么？

佬石看见人多不敢下手，猛的心生一计，便哄首先警觉

的二人道："我因贪立一些功劳，适才下值没有回家送往海边，守候日里抢去岛主美人的海怪动静。等了一夜，适才看见她在海岸近处探身出游。我想入宫与岛王仙姑送信，因殿门推不开才越窗而入，不想误踹在你的脚上，将诸位惊醒，待我到地殿中去报信吧！"其实佬石原是内殿中人，这种俞利的内殿侍卫共有四十八人，轮班上值昼夜不定。因俱认为是精通武艺的心腹，当值时只要凑足二十四人之数，除另外四个头子外，余下并不限定谁是谁替，私下尽可通融。佬石如不说出由外入内，众人睡梦昏昏之际，大家都以为是昼夜常见熟人。上灯时最先惊醒的二人，已认明是自家人。那两名把守地穴的执戟武士，因为四女入殿时，初凤姊妹三人在前身手异常慓疾，一到穴口便一人一个将他弄死，倒卧在宝座后面，有屏风挡住人一时看不见，或者不致引人疑虑，候到他们二次就睡蓝佬石再入穴接应四女，业已成功归去，也不会发生异日一段美中不足之事。自以为想法甚妙，却不料反因此露了马脚。先听话的二人倒未怎么在意，偏偏旁边不远的地上，还惊醒了一个头目，这人便是俞利的死党。先见是蓝佬石误踹人脚将人吵醒，也未在意，及听他说了那一番话，猛想起今夜当值时他曾说老父有病不能当值，告退回去，怎的又往海边，去等个海怪？再说那里牛仙姑曾再三嘱咐，环海一带设了天罗地网不准人近前，近前便难脱身，他是怎能前去？越想疑窦越多。见他说完便要往宝座后地穴那一面跑，忙喝道："佬石过来我问你话，大家也都过来。"说罢，暗将左侧睡的两人踢了一脚。佬石回身一看是俞利的死党起身相唤，知他难惹多诈，未免有点虚情，又见众人大半注视自己，齐往那人身侧走近，知道不去其势不行，只得强作镇静走了过去。方想仍用那一套假言敷衍，身才近前那

头目便喝道："你们急速分出一大半人来将没醒的唤起，连岛王地宫和各窗户口一齐把住，我要盘问这厮。"佬石心知不妙正待解说，那头目已冷笑道："你这该死的狗崽，你凭什么敢私往岛王地宫惹事？岛王虽补你做近身侍卫，你有入宫的号牌么？"佬石以为他见自己越级巴结差使有了醋意，心才略定便强辩打脱身主意道："我因无心中看见海怪出现，一时喜极忘形忘了规矩，请你不要见怪！现在由你去报信领赏如何？我回家去就是了。"说罢便想往适才进来的隔扇下面奔去，还没有走出几步，身后左右诸人早得了那头目暗示一拥齐上。佬石见众人进来，正要加紧逃出殿去，忽见一人从屏风后奔出，高叫道："快莫放他逃走，把守地宫口的两位武士被人陷害死了，殿里恐怕还有别的刺客，快快鸣钟报警呀！"说时左右前后的人全都惊醒，向佬石包围迎截上去。佬石知道踪迹败露，除了盼望三女成功出来解围便无活路，又惦记着老父不知去向，立时把心一横，一不作二不休！来时因腰间只带了二尺多长的一把短刀，殿上诸侍卫各持长枪大刀知难抵敌，就在这一瞬间，一眼瞥到殿角大钟架前面用来撞钟约八尺来长杵形的一根镔铁钟锤，正有两名护卫想要奔进前去击动。这钟一鸣，立时殿外的岛兵全部闻声齐集，势更不了。猛的灵机一动并不思索，脚底下一垫劲便往钟架前飞纵过去。这殿本有数亩地面宽广，那钟架立在殿的西角，两面靠立着墙并无出路。一则佬石身轻力健，本领在众护卫中也算数一数二，二则都只防他逃走，万没想到他存心下拚死之心，会往钟架前纵来。偏偏事有凑巧，那钟锤悬平在钟架前不远的一根梁上，佬石情急力猛纵得太高，刚纵到钟锤跟前，用力使足平生之力往那系锤的两根索上砍去，足还没有落地，那准备奔过来打钟的两名护卫已自赶

到。见佬石在头上飞起，以为有了便宜，当先一个举手中枪往上便刺。当时只顾刺人，没防备到钟锤的一头被佬石用刀砍断掉了下来势疾锤沉，正打在那人的前心上面！哨的一声，立时口吐鲜血直往后倒跌开去。另一个护卫使的也是长枪，正站在死的一个身后，原本跟着想举枪上刺，被先一个的尸体往怀中一撞，恰巧枪正端起想让不及，扑刺一声扎了个对穿而过。后来这人一见误伤了同伴未免吃了一惊，再加枪尖陷入死人骨缝以内不易拔出，略一迟顿，佬石眼明手快业已飘然落地，早认出这两人俱是俞利手下的贴身死党，平时鱼肉同类无恶不作，便乘他惊慌失措之际迎面一刀砍去。也是这人恶贯满盈，正用力一拔枪，枪未拔出，一见佬石刀到竟会忘了撒手丢枪先行让过，反举左手往上抵挡，等到刀临臂上转念明白已是不及。热天俱著的单衣，如何能挡得住利刀！被佬石一刀正砍在手腕上面连筋砍断，仅剩下一些残皮和下半截衣袖连住没有整个落掉，这才撒手丢枪。想逃时，佬石更不怠慢，底下一腿，就势一横刀背朝这人腹间扎去，扑刺叭哒连声，两具死尸连这人手中兵刃全都倒落地上。佬石复一纵身又是一刀，将另一头系钟锤的索一齐砍落，刚将钟锤持在手中只觉稍为重些，也还将就使用。

这原是转瞬间事，未容佬石迈步上前，适才那个头目也率了众人赶到。佬石估量单手持锤太重，便趁那头目冷不防将手中那把短刀迎面飞去。岛中诸人自幼就从方良学习暗器，个个能发能避，偏偏又吃了人多的亏，那头目带了众人一窝蜂上来，原以为可将佬石堵在殿角便于擒拿，不妨一刀飞来，头目在前，一见刀到忙将头一低，虽然让了过去，后面的人却未看见，内中一个死党又被那刀斜砍在脸上翻身栽倒。这时殿上一片喊杀之声，佬石也抡开那柄杵形钟锤，似

疯狂了一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众人平时虽然俱会武艺，无奈多半是俞利近身死党，不作海上生涯。一则没有经过征仗，二则一经入选之后，大都养尊处优作威作福，武功多半荒废。那经得起佬石平日既受老父之诫朝夕苦练，又在情急拼命之际锤沉力猛，纵然众寡悬殊殿门已闭，不易冲出也不能持久，可是众护卫已带伤了好几个。那头目原因断定刺客只佬石一人，此时便入宫报警或邀人集众，既不是面子又不好捏词报功，及见佬石似凶神附体一般，众人越斗越畏怯不前，连自己也几乎招了一下重的，钟锤已失无法集众，正在怒骂督饬众人上前之际，猛听殿门外有多人连声撞动，暗骂自己，外面现有许多帮手，怎的这般糊涂。便任众人和佬石相持，自己纵上前去将殿门钢闩一拔，立时铁杵落地，一声鼓噪，殿外面二百多名岛兵，似已预知有警，各持器械齐拥进来。佬石一见敌人势盛，三女还未出穴，吉凶不定，心中一慌招式便乱，看看有些支持不住，忽见敌人方面一阵大乱，有人高喊自己名字，好似父亲老铁的声音，抽空偷看一眼，果然不差，老铁手执双刀，正率来的岛兵在追杀殿上原来的护卫呢！

这一来佬石立时精神大振喜出望外，转眼间岛兵拥到面前，帮著自己与敌人争斗起来。那头目开门时节，本想回身率了外来援兵杀上前去，仍盼仗著声势，由自己手内将佬石擒倒转转面子。一听身后大乱，一回头便看出众心离叛，大吃一惊，知道乱子不小不敢恋战，迳自溜入地穴，先将通俞利寝宫的道路开了消息，由一座钢墙封闭，以防变兵侵入。再由另一通道走向空墙外面主营之中，唤醒主将报警，一面命人传信岛中各死党，前来平乱。他那知俞利恶贯满盈，转眼伏诛遭报。还以为自己机智神奇运筹若定，一些也不惊醒

俞利就将大乱削平，少时升殿报了奇功，怕不平步登天立时便补了蓝二龙的缺。岛中规矩，那护卫头目虽只二三等的小将，因是俞利最亲信的死党，紧急之时可以便宜行事，等他二次由地道回殿，那些岛将一听别殿有警，一方面全岛传警各自带了现有兵将杀入宫来，人数也不下数百。蓝老铁父子正率领了平日与老辈结纳的二百余名把守宫垣的一干兵将，将殿上侍卫擒杀殆尽，忽然在外露营的几名岛将又带了岛兵杀入，双方正待交手，蓝老铁便率众冲至殿阶高叫道："诸位子侄们，还不快把三位公主显灵之事说出。我们杀的是狗崽和他手下的几十个贼党，尽伤自己人则甚？"一言甫毕，众人本俱同居一岛无不相熟，非亲即友，蓝氏父子这一面的人，便各自唤了对面自己亲近人的名字高叫道："日里捉去蓝二龙的不是海怪，乃是方老爷所生的三位仙女。因见俞利狗崽他手下这群贼党无法无天，害得我们大家吃苦受罪，却便宜他几十个狗崽快活，方老爷特命三位公主下凡来救我们。先将二龙捉去审问明白杀了除害，又命三位公主今晨到来，说与蓝老铁叔叔命他父子引路。现在已到地宫去捉俞狗崽和妖妇去了，少时便要出来，你们还不快把你们的贼官捉了，叫三位公主少时升殿发落么？"这一番话一说，人人果然停步不前，互相交头接耳起来。那后面统兵诸死党一见这般光景，不禁大怒喝道："这老狗崽反叛胡喷，这方老爷父女成仙业已十多年，那有下凡的道理！你们单听他的妖言惑众，再不上前动手，少时惊动岛王，请牛仙姑施展仙法还不将这群狗崽捉住千刀万剐，那时大家都是死罪！"喊了几声见众人仍是逗留不进，恼得一个为首死党性起，近身的被他接连用刀砍翻了好几个。一面口中喝道："他说仙女显灵，你们亲眼看见么？再不随我杀上前去，我们几个人便先

你将这些不听号令的人杀死，看你们值也不值。”

众人虽然心思方良，久已想叛俞利，一则外营人多，事先未经老铁说好，二则日里虽有种种传说附会，到底还没有人亲眼目睹蓝二龙被三个海里窜上来的三个赤身美女捉去。此时听对面叛兵呐喊了一阵，细看三位仙女终是不见出来，后面俞利死党却又逼得太紧，送命就在目前！积威之下，此时谁也没想到对这几个统兵死党倒戈相向，心里一顾虑，都打了暂时还是上前动手，等到亲眼见了三位公主再作计较的主意。当下便吼一声冲上前去，这工夫一耽搁，四外俞利的死党俱都得了传报，纷纷带了岛兵前来应援。老铁父子先看几句话就乱了敌人的军心，甚是高兴及至停了一会，敌人受了几个主将威逼，就要杀上前来，知道众人为势所迫并无斗志。只要杀了几个为首主将立时瓦解，先还不甚著忙。不曾想四外岛兵杀声动地也如潮水一般拥到，明知此时三女一现身便即无事，偏偏三女和冬秀一个不见。后来敌人眼看与先来的会合，相次杀到阶前，连自己这一面的岛兵也在那里交头接耳面带忧疑，这才着起急来。势已至此，只得身先士卒，硬着头皮迎上前去。双方正待接触，老铁毕竟老谋深算，猛的心生急智大声喝骂蓝佬石道：“小畜生，只管呆在这里则甚？还不快到地宫内去将三位公主请了出来，把抗命的人杀他一个不留！”这几句话一出口，前面敌人又显出欲前又却的神气，那几个俞利手下死党见前面的人又在观望，后面援兵被前面人阻住不得上前，不由暴跳如雷。各举兵刃，一边喝骂众人一边便越众抢上前去，准备厮杀。老铁知道缓兵之计决难久持，这几个为首敌人个个俱是岛中能手，如等他杀到面前，稍一抵敌不住众心便即溃散。正在焦急，忽见最前面敌人分涌处，一个身材高大的首将，手持一股三

环链子烈焰叉，飞步从人丛里抢到阶前大喝一声："胆大狗崽，竟敢反叛岛王！"言还未了，哗啷一声，手中链子一抖早一叉朝阶上老铁当胸打到。老铁知道这人是俞利手下数一数二的心腹勇将名唤郎飞，武艺精通力猛如虎，所使一柄三环链子叉，又长又重，单凭手中兵刃，休说抵敌连近身都不得能够，连忙将身后一纵退避过去，郎飞就势往阶上纵来。老铁这一面的岛兵，起初敌人声势虽大还不怎样畏惧，一见他也得信赶来，知道此人性如烈火残忍凶暴，那里还敢迎敌？吓得纷纷往殿上倒退。前面岛兵虽一再被老铁拿话唬住，一则始终没有三女出来，渐渐由信生疑，二则后面几个主将连杀带打催逼得紧，一见郎飞一到，只一照面便将变兵吓退，立刻换了一番心理，齐声呐喊也跟着杀上前去。这面老铁刚将敌人的叉避过，猛听对阵中喊杀声四起，自己这面不俟与敌人交手已露出溃败形势，知道自己再若稍为怯战立时瓦解，当下把心一横，才大喝一声："方老爹有灵有应，快显神通呀！"一面喊脚一点地，用足平生之力连人带枪纵起空中，直往殿阶中腰的郎飞分心刺去。也是真巧，那殿阶由上到下高有一丈七八，郎飞素来得理不让人，身刚奔到阶前，头一叉抖出手，见老铁不敢迎敌，紧跟着就势一变招式，由飞龙探爪化成长虹吸水，仗着力猛叉沉向殿上岛兵横扫过去，岛兵又都吓得纷纷倒退，不由起了轻敌之心，那把这二三百个变兵放在心上。满打算凭自己一个人，就可赶尽杀绝，少时去向俞利请功，当下一纵身就上有丈许多高，脚未立定三次叉又出手。因为出手太疾，殿上岛兵不及避让，早有两个被他扫倒。那叉尖横扫在第二人身上，势子未免略缓了缓，内中有一个岛兵人极愚蠢，武艺虽然平常，却有一把好气力。原与那打倒的两个同伙并排站在一处，郎飞叉

到，一害怕想往后退，没想到身后人身拥挤退不下去，略一延缓之间，郎飞的叉头业已扫到面前，猛的急中生智就势往横里一纵顺手抄住叉头，死命往上便拉再也不肯撒手，身后两个岛兵也看出便宜，抢上前来相助。郎飞叉柄原有护手套住手腕上面，见叉头被人接住，用力往怀里一抖，三个岛兵纷纷跌倒在地，郎飞原是一勇之夫，心神一分没有贯注全局，冷不防老铁在他叉头刚要被岛兵接去时凭空飞起，没有容他二次用力回曳一杆精铁铸就的长枪业已由上而下刺到胸前。郎飞一手被叉的护手套住撒不开来，叉在人手脱身不得，猛见老铁的枪刺到胸前，心里一慌，不由自主举右手叉柄便想隔架。不曾想对面三个岛兵俱都死命紧持叉头和他对扯，吃他一抖跌趴地上并未松手。他这里用叉柄去挡老铁的枪尖，被那持叉头的三个岛兵，死命用力往怀里一扯，郎飞匆忙慌乱中顾此失彼，就在敌人枪尖寒光耀眼之际，觉着手上猛的一动，身子便不由自主的朝前一扑，口里刚喊的一声："不好！"老铁一柄尺许长的枪尖，业已到了胸前。两下都是急劲无法躲闪，容到郎飞想用左手去拦抢敌人枪头时已自不及，蒲刺一声枪尖透胸而入。双方全是迎撞之势力猛势疾，老铁枪尖竟是透穿郎飞背脊，连枪身都随尖没入尺许。郎飞那里禁受得住，负痛一着，急暴雷也似大喝一声，一只左手便朝枪杆上打去。老铁情急拼命，无心刺中敌人要害，脚落阶沿刚得站稳，正要将枪拔出，吃郎飞这一掌，力量何止千斤，枪杆立时打折。老铁虎口都被震开，再也把握不住，连忙撒手将枪丢去。知郎飞力猛如虎手脚厉害，恐他还有绝招，连忙纵过一旁时，耳边郎飞狂吼一声，已把上面三个岛兵拉倒，斜躺在阶沿上面，带着胸前半段长枪死于非命。

下面为首几个脓包主将先见郎飞得胜，一面打骂手下，

早已越众向前，各率一些心腹岛兵蜂拥而至。刚赶上台阶，郎飞已自身死倒地，各自心里一惊，脚下虽然停住，还在催促别人上前，当时便是一阵大乱。老铁见郎飞身死，心中大喜。殿上那些岛民见敌人中最厉害的已被老铁刺死，不由军心大振，退后的也都折转身来朝前喊杀。老铁因仍寡不敌众，一面约住众人对方如不杀上殿来，不可动手，仍照前一样齐声呐喊说："三位公主已到，正在地宫擒住俞利这狗崽和妖妇审问。如念方老爷在时的恩德和现在成仙后的法力，可急速投降，以免同受诛戮，玉石俱焚。"下面几个为首主将见郎飞身死，虽然心中胆寒，声势少挫，及见老铁并未追杀下来，势子一缓，毕竟还欺着敌人势孤力薄，不住口的喝骂催众上前。这几人手下也各有一些有本领的死党，这时也都相继到阶前，彼此略一观望，一声呐喊便往殿阶上杀去。老铁业已另外取了一件兵刃，挺身立在阶前约束进退，见这番敌人势众，来的又都是岛中精锐，知道无可避免，只得严阵以待，眼看接触，老铁方自惊慌，忽听身后一隐大乱，耳后似有人喊道："大家闪开，公主来了！"刚一回身，便见数十条明光耀眼的东西从头上越过朝下面敌人打去，敌人方面挨着的，便纷纷受伤倒地。定睛一看，身后岛兵纷纷往两旁闪退，佬石胁下夹着适才去与俞利同党报信的几个护卫头目，已捆得像馄饨一般，独自当先在前领路，身后紧跟着冬秀和三凤姊妹。老铁不由大喜，朝下高声大喝道："三位公主已然出来，你们还不快些丢了手中兵器跪下投降，要等死么？"言还未了，佬石、冬秀已引了三女来到殿阶前面。老铁这才看清初凤一手夹还着俞利，业已半死，二凤手上却提着那妖妇的首级，知道大功告成，越发喜出望外。见三女还待往殿阶下面走去，恐怕多伤无辜，忙朝佬石使了个眼色，

再向三女跪禀道："狗崽已诛，除了几十个他的狗党外，余者俱是为他势力所逼，只要他们悔悟投降，请三位公主不要究他既往吧！"说罢就初凤手中接过俞利，又命佬石也同二凤手里要过妖妇的首级，一同举起，正要朝下宣示德威，猛见敌人丛中一阵嘈杂喧哗乱做一团。

原来三女在地宫中杀了妖妇。捉了俞利，看见宫中许多兵器件件精奇寒光耀眼，不由爱不忍释。各人夹了一把，准备带回海底玩弄，及至佬石擒了头目入宫报警，出来接应老铁时，三凤单手夹着十来件长枪刀矛之类与冬秀二人紧随佬石身后，一出殿门便见下面敌人喊杀连天，声势浩大，三凤一着急，首先放下所夹兵刃，取了两杆长枪朝下掷去，便有两个敌人应声而倒，初凤、二凤也跟着学样。这一来，殿下面的岛兵，连死带伤便倒了一大片。先声夺人本已有些胆寒，又听老铁在那里高声呼喊"三位公主出来"。为首几个主将，先还以为老铁又使故智，只管督促手下往上冲锋没有在意。谁知老铁喊声未了。转眼工夫三女果然出现。俞利和妖妇一个就擒一个授首，蠢的几个还在晕头转向高声喊杀，稍为聪明一点的，早已脚底明白回身便想往人丛里逃走。这些岛兵平日心目中，早深印下方良的影子。有那见过三女幼年时相貌的，将耳闻目睹凑和在一齐，又见老铁父子的先后宣示，存下先入之见，深信是仙女临凡，而不消说。就是那些没见过的幼年岛兵，因为日里三女擒走蓝二龙，抢去美女，种种传说，又加三女出现时的威势，早已人心不摇自动。再加上有好些全家感激方家恩德和平日所闻方良仙去的奇迹。处于俞利和他一干爪牙淫威挟持之下的岛兵，一旦见三女真个个现身，俞利、妖妇被擒伏诛，立刻转变过来。早不等上面吩咐，先自不约而同的高喊道："三位公主真个奉

了方老爷之命，来捉岛王，搭救我们。怪罪的只是几个为首的狗党与我们无干，还不跪下求恩么？”这几个一领头，余人也都相继随声附和，纷纷丢了兵刃跪倒乞恩，叩头不止。那几个先开步逃走的主将，在人丛里走没几步，早吃一些眼明手快贪功取巧的岛兵一挤奔上，分别按倒，擒至阶前献上。同时那不知死活，还在喊杀的几个死党，也吃了身旁的岛兵打倒。除了一些其恶未彰，自知或能幸免，转变得快先行跪降的外，是想逃走的一个也不曾漏网。

冬秀见事已大定，当时因海底波涛险恶，三女仅止生具异禀神力善于水居，并非什么仙神之类，未免存了一点自顾的私心，略一寻思便向三女道：“三位恩姊如今大仇已报，照来时所说原应归去才对。只是元恶虽去，余孽尚未伏辜，岛中人民俱是老伯的旧日袍泽，听老铁父子所说，虽然为俞贼淫威挟制，一心仍是怀念故主。所以三位恩姊一出，立即倒戈归顺。此时一走，岛中群龙无首，必定纷乱，倘又为俞贼奸党所挟，岂非又入水火，违了老伯在时爱护人民厚意。三位恩姊能在此更好，否则亦经暂为岛民之主，先将俞贼与他手下党羽宣示罪状明正典刑，等到选出公正岛王再行归去也还不迟。”初凤一心记着老蚌别时一言，报仇之后便即回宫，红尘不可久居自误仙缘，方在摇头不允，三凤初经繁华，见了尘世上许多饭食服用无不鲜奇，首先就活了心，二凤也自踌躇不决。姊妹三人只管争论不休，难决去留。冬秀乘机朝老铁父子使了个眼色，老铁父子正想攀留三女，正合心意，先高声说了一遍，便率上众人跪下哭求起来。这时全岛人民俱都得了三个公主降凡信息，个个喜出望外，扶老携幼全数齐集宫墙内外。听老铁父子在殿上说了挽留三女做岛主的话，连殿阶下许多投降的岛兵一齐跪倒，哭喊之声震动

天地。

三女原本绝顶聪明，这一日夜工夫，对于人事语言已然明白大半，见殿前左右同宫墙内外的人民全都跪满号哭挽留，有的竟以死相挟，如不应允便全数蹈海寻死，不由也有些感动。初凤先还不允，架不住二凤、三凤、冬秀三人再三劝说，知道此时不便强违众意。暗想俞利被擒尚未伏辜，母墓未扫，反正得把这些事办完再走，何不暂时假意应允。等俞利正法，祭完母墓，再逼着我两个妹子偷偷回转海底岂非两全？当下便朝冬秀连说带比，表了暂留之意。冬秀大喜喝道："公主已有允意，尔等暂止悲号，听我代为宣示。"一经传布三女有了允意，立时宫殿内外欢听雷动。冬秀又命众岛民起立，推举几十个长老和岛兵，拿了岛中平素所用的刑具上殿来帮同会审俞利。不一会，由全岛人民中选了二十余个年高有德的长老，先上殿阶去见三女。冬秀知道这些人俱与方良同时共过患难，未来前早悄声嘱咐三女见时以礼相待，三位知旨。等这些老人上来，便盈盈拜了下去，老人们自是谦逊不遑。冬秀又吩咐将俞利平素所用的宝座抬至阶前，请三女居中坐定。另给这些长老也看了坐位，一面命佬石去准备香案和方良夫妇的灵位。众岛民认为三女已是仙人，还这般知礼敬老，益发心喜爱戴，感极涕零。

一会老铁将执刑服役的武士选好，拿了刑具上阶，分侍两旁。佬石也将香案灵位设好，冬秀请三女上香叩祝，全岛人民自是相随跪叩不迭。冬秀为使岛民亲眼目睹三女手刃大仇，行礼之后，便命人在海岸边竖立一长一短两个高竿，将香案灵位抬去放在高竿下面。人多手快，真是令出风行立时办妥。这才命老铁父子先将妖妇首级，挂在短的一根高竿上

示众，然后再率两名岛兵押过俞利。那俞利在地穴中业已身受重伤，先只认作逃走的美女勾了党羽前来报仇，乘他熟睡不备杀了妖妇将他擒走。一心还在痴想，以为全岛爪牙密布能手众多，只当时不被敌人刺死，一出地穴便不愁没人搭救。及至被三女挟着出了地穴，渐渐听出三女来头甚大是仙人降凡，已觉不妙，后来更听出敌人正是方良之女，全岛人民业已倒戈相向手下党羽大半被擒，知道决无活理。暗骂自己当年那些党羽误事，没有将三女也和方良一样杀死之后再行抛入海内，以致留下祸根。正在悔恨胡思乱想，一听冬秀传话吩咐带他，自己胆寒。再一眼看到所取来的刑具俱是自己平时用来处置异己的非刑，狠毒异常，知道漫说求生绝望，连想求个速死，也未得能够，越发吓了个胆落魂飞。惊急中想起敌人性暴，适才地穴中被擒时，略为挣拒便吃她一刀，几乎连肩斫落。事已至此，只好还是用言语激怒敌人求个速死以免多受荼毒。俞利主意打定，刚一张口想骂，谁知冬秀恨他入骨已防到这一着，手里解下一把枪缨在旁相候，容他骂还没有两句，早纵到他的身旁将那一把枪缨整个给他嘴里填塞进去。俞利口张不开，瞪着两只怪眼一句也喊不出，只有任人宰割。

那冬秀更是毒辣，且先不收拾俞利。又命老铁父子将台阶下一干余党，押了上来，共是二十七个。冬秀先问明老铁这些人的恶行罪状，分别首从，挑出了六个为恶最甚的人，朝着下面全岛人民宣布了罪状，众无异词，再把二十一名从恶定了监禁，暂行押在牢内，听候次日发落。然后把这六个首恶，押跪在俞利身旁，指着在地宫中取来的那一堆刑具问道："我随我父母自幼生长江湖，后来长大才洗手与人保镖。虽然闯荡江湖已有多年，像这般奇怪的刑具，也倒有好

些个我没见识过。你们既是俞贼手下爪牙，想必知道用处。如今三位公主命我代她审判，也不杀你们，只先将你六人试一试你们平时用的新鲜玩意，一人一件，熬得过我便放你，死活各凭天命如何。”这六人到了此时，平日威风早已化为乌有，知道倔强更难活命。偏偏冬秀挑出来的那六样刑具，俱是当时俞利与手下死党处置异己费尽心思想出来的非刑。虽不见得件件要命，无不狠恶非常，任是铁打铜浇也难禁受。这种零碎的受宰割，还不如速死痛快。一听报应临头，昔日施之于人者，今日便要轮到自己身受，怎不魂惊胆落？六人中有两个浓包的，早已哀声求饶，稍为刚强一点的几个，也是不住哀求赐一速死。冬秀笑骂道：“我已问明蓝二龙，三位公主的几个仇人枉为俞利害人，临了还是被俞贼杀了灭口，只剩止他一人，已为三位公主昨日擒往海底仙府之内正法，你们这伙余孽虽然作恶多端，并非三位公主的仇人，我只是代全岛人民除害。少时试完了刑，便用一条小船将你们送往海内，死活看你们各人的造化。只可惜害我全家的那一些余党，尚在海上打劫未归。少不得事完之后，我仍要请三位公主大显神通将他们一网打净。你们想想平时害过多少人，作过多少恶，不要你们狗命还不更宜？前昨两日我落在你们手中也曾苦求过，你们理么？”说罢便命老铁父子率了岛兵将那六件刑法拿起，每人一件，试用起来。那刑法原分刺、痒、酸、麻、痛、胀六种，一经试用，由于得他啼笑杂呈神号鬼哭，和那待死的猪羊一般喧起了一片极难听的哀声。不消半个时辰，那六个人禁受不住全都晕死过去。冬秀便命抬过一旁由他们自醒。这才分别轻重，一件件选出来与俞利挨次受用。

第　四　回

莽莽红尘　重新乐土
茫茫碧海　再踏洪波

话说那俞利平时以新刑施诸异己引为乐事，今日见了这般惨状，心情自与往日不同，触目心惊，正在揣测仇敌要用那一件来对付自己，猛听二次将他押过，不由吓了个魂飞天外。冬秀先由三女数骂了一顿，然后指着他道："这一次该轮到你了！"说罢便下位去，命老铁父子相助，自己亲身动手，由轻而重，把六件非刑全给俞利试遍。每晕死一回便用凉水喷醒过来，略容他缓一缓气再行动手。只治得俞利哭一会，笑一会，疼、痒、酸、麻全都躬亲尝试，死去还魂了四五次才行试完，已是奄奄一息。三女不知冬秀心意是一方拿仇人泄忿出气，一方是想藉此留住三女，使她身受众人爱戴，好在岛中常住。见日色偏西天已不早，昨晚吃了烟火食后，兀自觉出腹中有些饥饿，便催冬秀即速将俞利处死。冬秀看出三女心意，自己忙了大半日也觉有些腹饥，便悄声的告诉老铁吩咐别殿执事准备上等酒食。然后回身走向三女身侧悄声说道："小妹岂不知三位恩姊急于回转仙府？无奈十多年杀父之仇与全岛人民公愤，不能就此便宜了他。二则岛

上人民尽都是当初老伯在日带来，方登乐土便遇恶贼为虐。心念故主之恩沦肌浃髓，此时如走必然逼出许多人命，老伯在天之灵也是不安！适才我将俞贼的嘴堵住，一则防他和蓝二龙那狗贼一般求死恶骂，二则还是防他说出老伯归天是为他阴谋害死。好在全岛的人当老伯仙去，当时下手的奸党，除俞贼外全数伏辜决无泄露。正可惜此时机，选一贤明岛主使众人重享安乐，以符老伯在日之志。三位恩姊纵不乐居红尘，也应体念老伯遗志权留些日，等岛主举出再行回转仙府。岛上人民不论尊卑因为有了这场事，俱以为有仙人在暗中福善祸恶，谁也不敢为非作歹。把这一岛造成永久的世外桃源，岂不为老伯积下了无量功德？”言还未了，三凤抢答道：“我们还得到母亲墓上行祭，今天反正是回去不成，只不过我们想到海中弄点东西吃。要你先把俞贼杀了，打发众人走去才好下去罢了！”冬秀笑道：“杀俞贼须三位恩姊下手，那极容易。若说遣散众人，这些岛民心思不用问，定是怕三位恩姊暗中回转仙府。就令他们散开，也必有许多人昼夜守防攀留，不等过些日子，看出三位恩姊俱都没有走的意思，才好想法回去。如今他们相信，全数走开，那有这般容易。至于吃的，三位恩姊也应该略为享受人间之味，我已令人办去了。”

初凤因二凤、三凤俱有留岛之意，闻言自是不愿，一心只记准老蚌别时之言，不过知道冬秀也是一番好意，并且当日回宫已是不及，打算明日祭墓之后再暗劝两个妹子一次。如若不听决计独自先回，以防万一宫中宝物出现失了良机。主意打定，当时也不说破。冬秀见初凤并无话说，自己私愿十有九可望如意，暗自心喜不置。这时俞利几经非刑炮制死而复苏，嘴又被人堵住，遍体都是鳞伤，已疼得肌肉乱颤，

透不过气来。冬秀亲到俞利身前仔细看了看，见他气息仅属奄奄待毙，知已离死不远，便对俞利道："若非三位公主再三催促将你正法，我还想给你多受点罪，方消我杀父之仇。虽然便宜你速死，只是你一人须抵不了多少命债。待我先斫你几刀，再请三位公主行刑。我和你的仇恨不消说了，这是三位公主的事儿，你也知道。如今这般治你，不冤枉吧！"俞利闻言，已听出冬秀心存异念，想利用方良仙去之说，来治理全岛人民。并且看出三女虽因报杀父之仇要他的命，并没有像冬秀这般狠毒，也无据岛为王之心，想给她揭穿偏又张不开口，只急得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仇人红得似要冒出火来。冬秀知他怒急笑骂道："你这狗贼还不服吗？待我给你将嘴里塞的东西拔了出来，让你换口气如何？"俞利不知是计还在打主意，反正免不了惨死，只一能张口便给她喊破，至不济也恶骂她几句。谁想冬秀更毒，一面说，早放下手中刀，从一件刑具上摘下一只钩子，俞利绑倒在地也没看见。等到冬秀扯去口中枪缨，正张口伸舌想吐去满口碎麻再骂时，冬秀左手扯枪缨，一见他吐了口气，舌头方伸出，早就势右手一勾将他舌头勾住，往外用力一扯，顺手抄起地下的刀齐嘴唇一割，俞利的半截舌头便自割断，顺口角鲜血直流。疼得只在喉咙里哼了两哼，连声音都未得急喊出来，手足微一挣扎又自晕死。冬秀亲自接过老铁手中冷水喷了两口，俞利方得二次回生。一见冬秀含笑站在面前，低头望着自己满脸俱是喜容，自是恨逾切骨，怎奈身落人手别无计较，便暗中拼死般提起气力，含着满口鲜血朝冬秀脸上喷去。俞利虽是垂死之人，平时内外武功俱有很深根底，何况又是情急拼命作困兽之斗，不顾伤处疼痛，将周身所剩一点余力运足气功用在这一口血上。冬秀武功本来平常，在那得

意忘形之际，以为仇人还不是一任自己随意宰割，万没防到他会有此绝技，见俞利死又还魂，因见殿阶旁诸长老见俞利受刑惨状，先时还不怎样，末后一次，有几个竟将眼看向别处大有不忍之意，不便再多加荼毒，满想再给他二下便去请三女下位动手。猛见俞利口张处眼前红光一闪，冬秀料知不妙，想避已自不及，竟打了个满脸开花，立时觉着脸上似无数钉刺肉一股奇痛非常，幸而眼闭得快，少慢一些怕不打瞎才怪。吃了大亏不由毒火中烧，也无心注到旁观的人如何？扯起衣角略一展拭面上血痕，窜上前去避开正面，用刀朝俞利口中一阵乱割却不往下扎去，转眼工夫，将俞利一张嘴割了个乱七八糟，连上下唇带门牙全部弄碎，又给他腿背上不致命的所在扎补了几刀。俞利又是死去回魂了两三次，冬秀也觉力乏才住了手回身去请三女。

当时冬秀尽忙着收拾俞利和如何利用时机去做岛中女王，虽然脸上疼痛未消并没在意，反是三女因冬秀聪明巴结善体人意身世又极可怜惺惺相惜，对她已无殊骨肉。起初冬秀用刀在俞利头、脸、腿、臂上连割带削流了一地的鲜血，殿侧列坐的诸长老都目视旁处，后来竟自以袖障面，二凤、三凤还不怎样，初凤却觉冬秀报仇稍过。及见冬秀一回身满脸俱是血痕，先又听冬秀后退时嗳呀连声知道受伤不轻，二凤、三凤同仇敌忾自不消说，连初凤也大怒起来，当下同时立起走向俞利身侧。冬秀道："这狠贼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小妹死父之仇已略报一二，三位恩姊不可便宜了他。反正他也活不了两个时辰，给他一顿乱刀砍死，再将他一颗狠心取出来敬神吧！"三女闻言，果然取了三把快刀一齐下手，俞利十年为恶，一旦遭报。当冬秀住手时，已是十层死了九层，仅止知觉未断，那还禁得起这一顿板刀面，几下便自断

气，冬秀恨犹未消，帮着三女一连乱砍。三女力猛手沉，不一会砍成一堆血肉，才将首级割下，从烂肠破肚之中用刀尖将一颗心挑了出来，命老铁将首级持去挂在长竿之上示众，贼心用来祭灵。余下贼党，等候明日扫墓之后再行发落。

分派已毕，佬石已命宫中厨房将酒食备好设在偏殿之中，冬秀传命众人散去，众人那里肯散。有那在宫墙外面挤不进来的人民，因隔得太远没有看清公主的容貌，还想请求到殿阶下面瞻仰。冬秀儿经命老铁父子向众申说，天已不早，公主此行打算久留终须想见，大家可以回去各安生理，此时正在进膳无须如此急急，众人方才散了大半。那些岛兵便由老铁父子率领各自归队，除恶行素着者外，余人概行豁免。初凤姊妹虽然入世不深，见冬秀处理井井有条也都佩服赞不绝口。初凤在席间笑对冬秀道："我姊妹三人因受恩母遗命，不回海底难免误却仙缘，况且岛上之事一概不知，也难治理。我看姊姊是个干才，何妨便代我们作此岛中之主，一则省得姊姊水中上下不便，二则也符岛人之望，岂非一举两得？"冬秀笑答道："漫说我无此德能，昨为俘虏今为岛为主难以服众，纵然三位恩姊错爱，如今贼首妖妇虽死，还有妖道和一些馀党未归。适才在地宫中擒俞贼时妖妇已然惊醒，如非三恩姊下手得快出其不意将她刺死，那满宫中的无情毒火转眼烧到了如何抵挡？后来虽断她是个障眼法儿，妖道是她丈夫想必比她厉害。三位恩姊如不在此，留下妹子一人孤掌难鸣，到时岂不也和俞利一般，妖道回来坠入水火之中么？"

初凤闻言沉思了一会，便问二凤、三凤两人怎样？二女俱附和冬秀的主张，三凤更是坚决，初凤好生忧急。少时用完酒宴，冬季因地宫血迹污秽，便命老铁父子将宫中许多妇

女全数放出，本岛有家的还家，无家的等到明日令行择配。只留下四名服侍的宫女，另率人将宫中几具贼党尸首抬出掩埋，打扫干净听用。当晚便请三女离了别殿宿在王宫之内，出殿时节岛民闻言，齐集别殿宫墙外面夹道欢呼，一路上香花礼拜灯烛辉煌，自有一番欢乐气象。及至到了王宫起居别殿之中，又更华丽非常，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起居饮食无不精美。

第　五　回

重返珠宫　一女无心居乐土
言探弱水　仙源怅望阻归程

话说人情抵喜新厌旧，海底紫云宫虽是仙宫，一则三女在那里生息多年，过惯了不以为奇。二则彼时仙书未得，还有许多灵域与区未曾开辟。三则人间繁富尚系初来，三女不能辟谷，海底仙药犹未发现，每日只吃异果海藻，衣服更谈不上。一旦尝了人间滋味，又穿了极美观的衣服，未免觉得人间也是一样有趣，除初凤质厚心坚外，馀人俱有乐不思蜀之想。初凤一再提前事，二凤、三凤虽不曾公然反抗均主暂留。初凤见劝说不听，便对二女道："你们既愿在这里，明日祭墓之后我只好独自回去，紫云宫中异宝不现诀不再来。冬秀姊姊不能涉水相随，下去须吃许多苦头，你二人须记取恩母之言，红尘不是久恋之乡，务要早回，以免惹些烦恼自误仙根。"二女不假思索满口应允。冬秀劝了一阵，见初凤执意不从只好由她。因二凤、三凤愿留已是喜出望外，便不深劝。

四女在宫外宿了一宵，次日一早起身。宫墙外面已是万头钻动人山人海，冬秀安心显示岛上风光，早命老铁父子准

备旧日俞利所用仪仗，前呼后拥往方母墓地而去。因为方母葬处地势偏僻，俞利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岛民又只知往方良夫妇庙中敬献，方良死后无人修理，墓地上丛草怒生蓬蒿没膝，三女自免不了哭奠一场。冬秀知三女对于世俗之事不甚通晓，仍然代三女传令，吩咐如何修葺。祭墓之后，又往昨晚所去的庙中祭奠方良。三女想起父亲死时惨状，不由放声悲哭起来。冬秀恐岛民看出破绽，再三劝慰才罢。祭毕出来，初凤当时便要告别，冬秀道："大恩姊当众回宫，恐为岛民所阻，不如晚间无人悄悄动身的好。"初凤道："你们只不想随我回去便了，如想走时何人拦阻得住？你可对他们说我姊妹三人已选你为岛王，留下二妹三妹暂时相助。我宫中无人照料即须回转，他们如相拦我自有道理。"

冬秀沉思了一会，知她去志已决无法挽留，只得在庙前山坡上，略改几句意思向众晓喻道："三位公主原奉方老爹一命来为你们除害，事完便要回去，是我再三挽留。如今大公主急须回转海底仙府向方老爹覆命，留下二三两位公主与我为全岛之主，命我代向全岛人民告辞，异日如有机缘仍要前来看望。"

岛民因昨日三女已允暂留岛上不归，先以为初凤覆命之后仍要回来还不怎样，及至听到末两句，听出初凤一时不会再来不觉骚动起来，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没等冬秀把话说完，便自一唱百和齐声哭喊，请大公主也留岛中为王不要回去。冬秀见众喧哗哭留，正在大声开导，忽见初凤和二凤、三凤说了几句走向自己身前，刚刚道得几句："姊姊好自珍重，除了妖道馀党之后，须代我催二妹三妹即速回去，便不枉你我交好一场。"说罢脚一顿处平空纵起一二十丈，朝下面众人头上飞越而过，接连在人丛中几个起落便自奔到海

边。冬秀连忙同了二凤、三凤赶到时，初凤已然纵身入海，脚踏洪波同著岸上岛民含笑举了举手，便自没人波心不见。岛民见大公主已去，挽留不及，一面朝海跪送，又恐二三两位公主也步大公主的后尘，纷纷朝著二凤三凤跪倒哭求不止。冬秀知岛众不放心，忙拉了二凤、三凤回转。岛众见二三公主真个不走，才改啼为笑欢呼起来。

二凤、三凤当日同了冬秀回宫，第二日冬秀命老铁用几只小舟将俞利手下数十个残羽放入舟内，各给数日粮食，逐出岛外任他漂洋浮海，死生各凭天命。一面问了岛中旧日规章，重行改定去恶从善，使岛民得以安居乐业。因知妖道厉害，如等他回来胜负莫测，仗著二凤、三凤精通水性，冬秀想好一条计策，派佬石选了几十名精干武士，驾了岛中兵船，请二凤、三凤随了前去，暗藏舱中，由投降的俞利心腹大官中再选一可靠之人充作头目，假说俞利寿日酒后误食毒果，看见危险，妖妇因岛中出了妖怪不能分身，接他急速回去，有要事商量。等他到派去的船上，由二凤、三凤下手将他刺死。再传俞利之命，说从妖妇口中探出妖道谋为不轨，只杀他一人，命妖道船中所有馀党全数回岛听候使命，等这些馀党回到岛中，再行分别首从发落，以便一网打尽。佬石领命，便同了二凤、三凤自去不提。

事也真巧，冬秀如晚一天派人事便无济，那妖道原本定在俞利生日那天赶回庆祝，偏巧在海里遇上一阵极大的飓风连刮了三日，妖道本领原是平常，本人虽能御风而行，却不能连那两隻船也带了走。仅仗著一点妖法将船保住，躲入一个岛湾里面避了三天，等到海里风势略定，俞利、妖妇业已就戮了。因为俞利寿日已过，这次出门从洋船上打劫了不少玩好珍奇之物另外还有两个美女，满心高兴，打算把那两个

女子真阴采去先自已拔了个头筹，再回岛送与俞利享受。归途中只管同了盗船中两个为首之人尽情作乐，一丝也不作忙。这一面二凤、三凤随了佬石到了船上，见茫茫大海无边无岸，走了半日还看不见船影子，一赌气跳入海中，先想赶往前面探看。无心中推著船底走了一段，觉出并不费什大劲。前行了一阵仍不见盗船影踪，姊妹二人嫌船行太慢，便回身推舟而行。

这同去的人原是俞利旧部，虽说为三凤姊妹的恩威所服，毕竟同是在岛中生息长大，盗船中人大半亲故，有几个胆大情长一点的，因知出海行劫的这一伙余党大半首恶，妖道平时作威作福，不把人放在眼里，死活自不去管他，余人这次要回岛去决无幸理。未免动了临难相顾之心，各自打算到时与各人的亲故暗透一个消息，好让他们打主意逃生。及见二凤、三凤下水以后，船便快一阵慢一阵，末后竟似弩箭脱弦一般冲风破浪往前飞驶，顷刻之间驶出老远。这隻兵船俞利新制不久，能容二三百人又长又大，比起妖道乘在洋里行劫之船，还大两倍。众人见二凤三凤下水便没上来，不知她姊妹三个幼食老蚌精液生就神力，在底下推舟而行，以为是使什仙法。妖道平时呼风行船还没她们快，个个惊奇不置，不由有些胆怯起来。

又行了一阵，佬石在舵楼上用镜筒渐渐望著远方船影，恐二凤姊妹还要前进迎上盗船，出水时被妖道看破动手费事。船行疾如奔马，反无法命人打招呼，正在为难，恰巧二凤姊妹推得有些力乏，哗的一声带起一股白浪自动窜上船来。佬石立在前面已见船影出没，恐是盗船，请二凤姊妹藏入舱底。二凤姊妹眼力极强，闻言定睛往前面一看，果然相隔里许开外洪波中有一隻船，随著浪头的高下隐现，船桅上

竖著一杆三角带穗的旗，正与岛中之旗相似。佬石知是那盗船无疑，一面请二凤姊妹藏好，一面忙作准备。两下相隔半里，便照旧规放起两声相遇的火花信号。

妖道正在船上淫乐，闻报前面有本岛的船驶来，知道岛中两隻大兵船业已随著自己出海，新船要等自己回岛之后，才行定日试新，怎便驶出海来？便猜岛中必有事故，忙命水手对准来船迎上前去。佬石因新降之人不甚放心，再四重申前令告诫众人？两位公主现在舟中，稍有二心定杀不宥。容到船临切近，除那头目外，暗禁众人不可到对船上去，自己却装作供从，紧随那头目身侧，以防万一泄了机密。众人中纵有生心，一则害怕二位公主，二则佬石精干防闲甚紧，暂时俱是无计可施。佬石监视著那头目，说俞利误服毒果昏迷不醒，岛中无人主持，偏巧岛岸边又闹海怪，现奉牛仙姑之命，用新制好的兵船前来接他一人回去搭救岛主，至于那只盗船，最好仍命他在海上打劫无须驶回。

妖道对于俞利原未安着什么好心，几次想将俞利害死自立为主。反是妖妇嫌妖道貌丑贪着俞利，说此时害死俞利恐岛民不服时机未至，再三拦阻，妖道有些惧内，便耽搁下来。此时一听俞利中毒，不但没有起疑，反以为是妖道弄的手脚接他回去篡位。因盗船上多半是俞利手下死党，恐同回误事，故此止住他们，不消几句话便自哄信。依了妖道本心，当时恨不得驾了妖风赶回，一则那头目说仙姑有话，新船务要带回。一则也舍不得那只大船，恐人看破失去。反正那里离岛已不甚远，见原乘两船中俞利的党羽已在窃窃私语，知已动疑，满心高兴，也不去理他们竟自随了头目老铁纵过新船。海上浪大，两船相并本甚费事，妖道过船，这边船钩一松便自分开。妖道想起还有那抢来的两名美女，二次

纵又将过去，一手一个夹纵过来，盗船上人见他什么都是倚势独吞，又闻俞利中毒之言可疑，个个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妖道也是运数该终，过船之后越想越得意，不等人相劝，便命将酒宴排好，命那头目作陪两美女行酒左拥右抱快活起来。他这里淫乐方酣，舱中二凤姊妹早等得又烦又闷，三凤更是心急，不等招呼，拿了一柄快刀便自走出，二凤恐有失闪连忙跟出。妖道醉眼模糊方在得趣，忽见侧面隔舱内闪出一个绝美女子，一些也没在意，回身指着那头目笑道："你来时在海上得了彩头却不先对我说，此时才放她走出。"一面说着开怀抱中女子，便打算起身搂抱三凤。

说时迟，那时快，三凤早纵到席前举刀当头就砍。妖道眼看一亮，寒风劈面而至，方知不好，膝盖一抬，整个席面飞起朝三凤打去，口里刚说得"大胆"两字正准备行使妖法，没防到二凤乘妖道回头与那头目说话之际，早从三凤身后窜到妖道身后，手起快刀一声娇叱朝妖道头颈挥去。妖道防前不顾后，往后一退正迎在刀上，猛觉项间一凉恰似冰霜过颈，连"嗳呀"都未喊出，一颗头颅便自滴溜溜离腔飞起直撞天花板上，"吧答"的两声咕噜一滚，落在船板上。颈腔里的鲜血也顺着妖道毙身倒处，泉涌般喷了出来。

妖道一死佬石便命将船头掉回去追两只盗船间，偏巧两只盗船正疑妖道夫妇闹鬼，并未疑到旁处，俱打算暗自跟在大船后面回岛看得详细，并未远走。反是见大船回头来追，以为怒了妖道，有些害怕，可又不敢公然违抗，见了大船上旗命勉强停住。因妖道平日手段凶辣，未免怀着鬼胎，及至船临切近，听说妖道伏诛大称心意，一些也没费事便随了大船回转。那些与盗船上有些亲故关系的几个，因为老石监察甚严，谁也不敢暗中递个消息，见他们俱都中了道儿，

只不迭的叫苦。那里离岛原只大半日路程，去时正当顺风大起，无须女子下手推行照样走得甚快。事已大定，佬石早请二女换了湿衣在中舱坐定，监着两只盗船在前行走。盗船中人虽然远远望见后船中舱坐的二女，因洋里不比江河、二船虽同时开行前后相隔也有半里远近，观望不清，俱以为大船来时在洋里得的彩头，没有在意。船行到了黄昏时分便抵岛上，冬秀早将人埋伏停当，船一扰岸等人上齐，一声号令全都拿下。当时将二女接回宫去，将盗船上劫来的两名美女交给执事女官，问明来历择配，其余一干余党则押在牢内。

当日无话。第二日冬秀同了二凤、三凤升殿，召集岛中父老询明了这些余党的罪恶，有好几个本应处死，因第一次处治那些首恶也曾网开一面，特意定两种刑罚由他们自认一条：第一种是和处置上处余党一般，收去各人兵刃，酌给一些食粮，载入小舟任其漂洋浮海自回中土，各寻生路。第二种削去双足，仍任他在岛中生活，只另划出一个地方与他们居住，非经三年五载之后，确系看出有悔过自新的诚念，不能随意行动。这伙人平间家业俱在岛中抛舍不开，再加海中风狂浪大鲨鲸之类又多，仅凭一叶小舟要想平安回转中土，简直是万一之想，自然异口同声甘受那削足之刑，不愿离去。冬秀原是想袭那岛王之位，知道全岛并无外人大抵非亲即故，想以仁德收服人心，又恐这伙人狼子野心久而生变，明知他们知道孤舟浮海九死一生，料到他们愿留不愿走，才想了这两个办法。一经请求便即答应，吩咐老铁父子监督执刑。

这间俞利党羽已算是一网打净，岛众归心，二凤、三凤只知享福玩耍，一切事儿俱由冬秀去处理，由此冬秀隐然成了岛中之王。她因岛民崇拜方氏父女之心牢不可破，自知

根基不厚，除一意整理岛政外，对于二凤、三凤刻意交欢，用尽办法使其贪恋红尘不愿归去。日子一久，二凤、三凤渐渐变了气质，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概。自古从善政之后为善政难，从稗政之后为善政易，岛民受俞利十多年的荼毒，稍为苏息已万分感激，何况冬秀也真有些手腕恩威并用面面皆到，加以有二凤、三凤的关系，愈发怀德畏威连冬秀也奉如神明了。冬秀和二凤、三凤在安乐岛上一住三年，真可称得起政通人和百废俱举，她以一个弱女子随了老亲远涉洋海，无端遇盗遭逢惨变全家被杀，自身还成了俎上之肉，眼看就受匪人的摧残蹂躏，彼间之心但能求得一死保全清白，已是万幸，救星天降，不但重庆更生手戮大仇，还作了岛中之王，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满想留住二凤姊妹，仗她们德威励精图治，把全岛整理成一个世外乐国自身永久的基业。偏偏聚散无常事有前定，那二凤、三凤先间初涉人世，对于一切服饰玩好贪恋颇深年间一久渐渐习惯自然，不以为奇。第三年上，不由想起家来。冬秀本因二凤姊妹虽然应允留岛，却是无论如何诱导劝进不肯即那王位，对于岛事更是从不过问。再知她姊妹三人情感甚好，行间再三叮嘱并说她姊妹三人既救冬秀一场，她又是凡人不能深投海底，率性好人做到底，由二凤、三凤留在岛中助她些时。等过了三年五载二凤、三凤纵不思归，初凤也要出海来接。现在三凤自己已去留之计尚未打定，二凤已提议过好几次了等语。

冬秀一听越发忧急起来，人心本是活动，二凤姊妹此时尚未成道又在年轻性情偏浮，起初相留，固是连胞姊相劝都不肯听，此时想去又岂是冬秀所能留住？一任冬秀每日跪在二女面前哭求也本无用，最终只允再留一月。冬秀明知自从初凤走后，从未来过，此时二凤、三凤要暂留岛中尚且坚持

不许，此时二女回去，岂能准其再来？平时听二女说紫云宫里，只没有人世间的服食玩好，若论宫中景致，岛上风光岂能比其万一！再加宫中所生的瑶草奇葩仙果异卉，那一样也是人间所无。二女这三年中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享受已厌，万难望她去而复返，正在日夜愁烦。这日升殿治事，猛想起初凤三年没有信息，莫非宫中金庭玉柱间的环宝已然被她发现，有了仙缘遇合，不然她纵不念自己，对两个同胞姊妹怎么不来看望一次。起初只为海底波涛险恶压力太大，自己不精水性不能出没洪波。这三年来，日从二凤姊妹练习，最深时已能深入海底数十丈，何不随了二凤姊妹同去拚着一个大苦头？有她二人将护，能不致送命。倘若冒着奇险下去能如愿以偿，得在地阙仙宫修炼，岂不比做小小岛国之王还强百倍？冬秀暗自打定主意，立时转忧为喜，下殿之后便往二女宫中奔去。到了一见，二女正在抱头痛哭。冬秀大吃一惊，忙问何故？二凤还未答话，三凤首先埋怨冬秀道："都是你定要强留我们在岛上，平日深怕我们走，连那一片地方都不让去。如今害得我们姊妹两个全都回不去了。"二凤道："这都是我们当时执意不听大姊之劝早些回去才有这种结果，这时埋怨她，有何用处？"说罢，便朝冬秀将今日往海中探路之事说出。原来二凤早有思归之念，直到三凤也厌倦红尘，提议回宫去时，二凤因冬秀始终恭顺诚谨，彼此心意又复相投，情感已无殊骨肉。明知此次回宫，初凤定然不准再来，此行纵然不算永别，毕竟会短离长。见她终日泣求情辞诚恳，不忍过拂其意。心想三年都已留住，何在这短短一月，便答应下来。这日冬秀与二女谈了一阵离情别绪，前去理事。二凤猛想起自从来到岛上，这三年工夫冬秀老恐自己动了归心，休说紫云宫这条归途没有重践，除带了冬秀在海边

浅水中练习水性，有时取些海藻换换口味外，连海底深处都未去过。此时因想反正来去自如，姊妹情好，何必使她担心多虑？况且浅水中的海藻一样能吃，也就罢了。昨日无心想取些肥大的海藻来吃，赶巧红海岸处所产都不甚好，多下去有数十丈，虽说比往日采海藻的地方要深得多，如此那紫云宫深藏海底相去何止数十百倍？当时海藻虽曾取到，兀自觉着水的压力得大上下都很费劲。二凤事后思量，莫非因这三年来多吃烟火，变了个儿？地阙仙府归路已断！越想越害怕，不由急出了一身冷汗，便和三凤说："久未往海底里去，如今归期将届途程辽远，今日趁冬秀不在宫中，何不往深海底试一试看！"三凤闻言，也说昨日潜入感觉被水力压得气都不易透转等语。二凤闻言益发忧急，姊妹两个偷偷出宫往海岸走去。到了无人之处率性连上下衣一齐去净，还了本来面目以为这样也许好些。谁知下海以后，只比平时多潜入了有数十丈，颇觉力促心跳，再往深处竟是一步难似一步，用尽力气，勉强再潜入了十来丈，手足全身都为水力所迫，丝毫不受使唤。照这样休说紫云宫深藏海心极深之处上下万寻无法归去，就连普通海底也难达到。幼时生长游息在贝阙珠宫不知其可贵，一旦人天迴隔归路已断，仙源犹在颇似可望而不可即，怎不悲愤急悔齐上心来。拚命潜泳了一阵，委实无法下去，万般无奈只得回上岸来，狼狼狈狈回转岛宫。

正在抱头痛哭，恰值冬秀赶来。本想冒着奇险与二女同死，闻言不禁惊喜交集，猛的心中一动，眼含痛泪跪在二女面前先把当日来意说了，然后连哭带诉道："妹子罪该万死，只为当初见岛中人民初离水火没有主子，难免又被恶人迫害，动了恻隐之心，再三留住二位恩姊。只说岛中人民，

能以永享安乐，那时再行回宫也还不迟。不想竟害得二位恩姊无家可归，如今已是悔之无及。妹子受三位恩姊大恩杀身难报，落到这般地步，心里头和万把刀穿一般，活在世上有何意味？不如死了！倒还干净。”说罢拔出腰间佩剑便要自刎。三凤一见，连忙劈手一掌将冬秀手中剑打落说道：“你当初原也是一番好意，二姊说得好，此事也不怨你一人。我只恨大姊，她不是不知道我姊妹不能久居风尘，不论金庭玉柱中所藏宝物得到手中没有，也该来接我们一回才是。彼时我们入世未深，来去定能自如，那怕我们不听她话仍咬定牙关不回去，今日也不怨她，总算她把姊妹之情尽到，何致闹到这般地步？她怎么一去就杳无音信，连一点手足之情都没有。我想凡事皆由命定，我姊妹三个，虽说恩母是个仙人，从小生长仙府，直到如今也仅只气力大些能在海底游行便了，并无别的出奇之处。命中如该成仙早就成了，何待今日？既是命里不该成仙，率性就在这岛上过一辈子。一切随心任意还受全岛人民尊敬，也总比常人胜强百倍。大姊如果成了仙，念在骨肉之义早晚必然仍要前来接引，否则便听天由命。我姊妹二人永留此岛和你一同作那岛王，譬如我的父亲没被俞贼所害，我们二人自幼生长在岛上，不遇恩母又当如何？”冬秀见苦肉计居然得逞，脸上虽然故作悲容暗自心喜，正想措词答话，二凤先时只管低头沈吟，等三凤话一说完便即答道：“三妹不怪人便净说气话当得什用？你又没见着大姊怎知她的心意？大姊为人，表面虽说沉静却最疼爱我们，断不会忘了骨肉之情。况且我二人不归，恩母转劫重来也不好交代。焉知不是当初见我二人执迷不返，特意给我们一些警戒？依我看金庭玉柱中宝物如未发现，她不等今日必然早来相接同归了。三年不来，仙缘定已有了遇合，不是在

宫中修炼，便是等我们有了悔意迷途知返，再行前来接渡，以免异日又落尘网。我们仍还要打回去主意，才是正理。”三凤道：“这般等等到几时？反正我们暂时仍做我们的岛主，她来接引更好，不来接引也于事无疑。我们已不似从先，一入水便能直落海底，那里都可游行自在，有什么主意可打？”二凤道：“话不是如此说，来时路程我还依稀记得，我们此时知悔，大姊也是一样深隔海底未必知道。依我之见，最好乘了岛中兵船，我们三人做作航游为名，将岛事托与老成望重之人，一同前往紫云宫海面之上。以免一路上都在水上游行泅乏了力又无有歇脚之所。等到了时我和你便先下去，能拚死命用力直达海底宫门更好，否则老在那所在游泳，大姊往日常在宫外采取海藻，只被她一看见，我们只是吃不住水中压力过大，别的仍和以前一样，只须大姊上来两次背了我们将水分开，即可回转宫去。再如她的宝物已得仙法练就，那更无须为难，说不定连冬秀也一齐带了同回海底，大家在仙府中同享仙福，岂不是好？”三凤闻言不住称善，当下便催冬秀速去准备，预定第二日一早便即起程。论年岁冬秀原比二女年长，先时以姊姊相称只因受恩深厚，又因二女受岛民崇拜关系，冬秀执意要当妹子，所以年长的倒做了妹妹。冬秀当时闻言，情知未必于事有济，但是不敢违拗，立刻集众升殿，说二位公主要往海中另觅桃源开辟疆土，此去须时多日，命老铁父子监国代行王事，一切分派停当。第二日天一明，便即同了二凤姊妹上船，往紫云宫海面进发。

岛民因冬秀私下常说大公主曾在暗中降过，说已禀明方老爹派二三两位公主监佐岛政。再加亲见二凤姊妹屡次出入洪波俱是到时必转，日久深信不会再走。况且此次又与冬秀

乘船同出，除集众奔乐欢送外一些也没多疑。二凤以为当初由宫中起身，在海中行路不消两个时辰便达岛上，行舟至多不过一日。谁知船行甚慢，遇的还是顺风，走了一日，才望见当初手戮蓝二龙的荒岛。三凤好生气闷，又要下船推行。二凤拦阻道：“我们此来，一半仍是无可奈何拿这个解解心烦，打那不可避的主意。遇好玩的所在便上去玩玩，多的日月已过，也不忙在这一日两天。我们原因多食烟火才致失去本能，正好乘这船行的几天工夫练习不动烟火，专吃生的海藻蓄势养神，也许到时气力能够长些，此时心忙则甚？”说时又想起那荒岛侧礁石下面的海藻又肥又嫩，和宫门外所产差不甚多。反正天色将晚，率性将船拢岸上去采些好海藻吃他一顿饱，等月儿上来再走也还不迟。当下便命人将船往荒岛边上行去，一会船拢了岸，二凤姊妹命船上人等各自饮食在船上等候，同了冬秀往荒岛上去绕到岛侧港湾之内，二凤姊妹便将衣服脱下交与冬秀，双双跳入水内游向前海。

冬秀一人坐在湾侧礁石上面望着海水出神，暗忖二凤姊妹归意已决，虽然她二人本能已失无法回转海底，但是还有一个初凤是她们同胞骨肉，岂能就此置之度外？早晚终是免不了一走。目前岛政修明，臣民对于自己就甚爱戴，二女走不走俱是一样。无奈自己受了人家深恩大德，再加朝夕相处，于今三年，情好已和自家骨肉差不多。自己一个孤身弱女飘零海外，平时有二女同在一处还不显寂寞，一旦永别，纵然岛国为王有何意味？冬秀又想起二女以往留岛俱非本心，全系受了自己鼓动。起初数月还可说是岛民无王，体上天好生之德，使其去忧患而享安乐，就是为了自己打算也还问心得过。后来岛事大定，不论自己为王或另选贤能均可无事，此时如放二女走去，二女本质受害还浅，也许能回转海

底仙府，不该又用权术拿许多服食玩好去引三凤留恋，假使真个此误了二女仙缘，岂非恩将仇报。想到这里，不由又愧又悔呆呆的望着水面出神。

正打不起主意，忽听椰林内隐隐有群狮啸声，冬秀猛想起昔年与三女在此宰割蓝二龙，受群狮包围冲袭险些丧了性命，三凤那大力气还被狮爪断去一臂，后来多亏一虎面龙身的怪兽将狮群赶走。虽在方良旧居石屋中寻了刀创药将三凤断臂医好，因当时流血过多，骨筋受损至今没有复原。现在二凤姊妹下去了好一会，天都快黑怎还不见上来。仗着自己已然单会水性，如果群狮袭来便跳下水去也不致遽膏狮吻，心中虽然胆怯还不怎样害怕。又待了一会狮吼渐渐沈默，有时听见一两声仿佛似在远处，便也不做理会。远望海心一轮明月业已涌出波心，只来路半天空里悬着一片乌云大约亩许，映着月光云边上幻成许多层彩片，云心仍是黑的。除这一片乌云外，余者海碧天清，上下清光夹涯无际，四外静荡荡的，只听海浪拍岸之声汇为繁响。觉得比起避难那一年晚上所见的景色，虽然一样的清旷幽静，心境却没这般闲过，屈指一算时日，正是遭难遇救的那一天晚上，整整三年，真是再巧也没有。正在对着月光回首前尘心中感慨，猛听海水响动，月光下照见前面港湾转侧处海水忽然裂了个丈许宽的巨缝，浪向两旁分开，当中一股黑影高出水面约有丈许，直向离身不远的海岸边冲来转眼到达，哗哗连声大响，海波分处，那股黑影业已冲上岸来。等到全身毕现，方看出那东西长有丈许形状似龙非龙与那年所见虎面龙身之物相似，还要长大些，只是没有看清，晃眼工夫窜入椰林之内。方自吃惊，浪花涌处又窜起两条白电，持刀定睛一看，正是二凤姊妹，一见面便同声齐问："冬秀见着那东西么？"冬秀见二

同女来心中大喜，便将适才所见说了。二凤姊妹闻言更不答话，匆匆各持兵刃往林内追去，冬秀也随后追赶，追了半里多路人兽都没有追上，恐有狮群在暗中潜袭独个儿有些害怕，只得仍回水边等候。过了半个时辰，二凤姊妹方自回转。三凤急得直跺脚道："都怪我不好，我们已合力将它擒住，偏生我这只手臂前年为狮所伤使不上劲，就在二姊缓手取海藻的工夫被它挣脱逃走，又不该顾拾这把劳什子刀没有追上。这东西先前不知怕人好捉，如今吃了苦头，想必见人便躲，一上岸就跑得没了影子。知道那年那月才擒得到呢？"说时甚是惶急。冬秀不明二女生擒那东西则甚？正要想问又听二凤道："三妹总是性急，这东西既以海藻为粮，这岛不大，一面有污泥阻路，只肯费功夫总擒得到。好在我们无心中已发觉它的短处有了制它之法，此时空愁有什么用？"说罢便将采来的几片海藻大家分吃。三人坐石上边吃边说，说海中遇怪之事。

第六回

虎啸龙翔　冲波戏浪
山崩海沸　熔石流沙

原来二凤姐妹到了水底，游向数年取海藻之处一看，那里还有？暗想前年这地方，海藻甚多，并且这东西生长极繁，就算被海底鱼类吞食，象这方圆约有十里的一大片也不会被他弄尽。算计不是事隔三年，记忆不真看错了地方，便是前面还有，想着想着不觉游出老远。间或遇上一些也都不甚肥嫩，还不如安乐岛海滨所产，不值一取，便丢了不采。又往前走有数里，忽见前面翠带飘动，游鱼往来上下如同穿梭一般，心中高兴，便将腰中所佩的刀，拔在手内准备上前割取。二女天生异禀，幼服老蚌灵液，两目在水中视物如同白日之下，观察甚是敏锐。刚往穿行没有几十步，忽见海藻丛中直打水漩，漩起两三丈大小的圆圈，四外合上下的水，依旧静沈沈的停着，漩圈以内却是空的。二凤因这种海底空漩生平从未见过，先疑是那里有什海眼，漩圈上的水却又不往下压，好似有什么无形无质的东西将海水凭空托住，心中奇怪。那一片地方的海藻，又有格外的长大肥多，目光被藻带阻住见不甚清，翠影披拂中仿佛里面伏着一个带角有鳞的东

西，却没见他行动。二凤比三凤来得机警，猜是海中蛟龙海怪之类，不敢轻易涉险，正想拉着三凤同走不去生事，偏巧三凤看上当中两片极肥嫩的海藻，头往前一低两手一分，早平着身子冒冒失失的往漩圈之内冲了进去。水中只能以手示意不能说话，二凤一个未拉住，见三凤已自冲进，恐妨有失，连忙跟踪而入。眼看三凤在前，一手提刀正往那当中的两片肥大海藻上砍去，就在这一晃眼的工夫，忽从三凤身旁海藻丛中窜起一条龙形怪物，也没伤人迳往侧面穿去，连头带尾长有十丈开外，形态甚是长大得骇人。二凤妹姐常在海中游行，怪鱼如虎鲨鲸鳄象之类的厉害东西遇着，似这样似龙非龙的东西却是罕见，先时不敢轻易招惹，及见那东西经行之处水漩也自跟着行动，离那东西的头部四外十来丈左近水竟自然避开，等到缓缓游向侧面海藻丛中，才想起似在那里见过。细一寻思，正与前年正在荒岛上赶走狮群给姐妹三人解围的虎面龙身怪兽相似，如不亏它那些恶狮何止百数？姐妹三人岂不膏了狮吻？当时因为忙着寻报父仇，也没再寻那怪兽的下落。后来连问岛人俱说从未见过，日久也就不再提起，不想这东西还有分水之能。因这怪物以前曾给自己解过围，又未见它有伤人之意，不由把恐惧之心减了一半。再往它伏处一看，四外海水依然常空漩着。姐妹二人同时想起这东西既有分水之能，看上去又颇驯善，倘能将它制伏驾驭着回转紫云宫岂非一桩妙事？当时因求归海底心切，也不暇计及危险，互相一打手势，仗着那东西行得蠢缓，自己天赋本能未曾丧尽，水底游行比鱼还快，决计跟它过去试探行事。谁知行近漩圈之内，那东西本似在翅首闭目假寝，偶一睁眼见有人来，又复警觉避向别处，一连多次俱是如此。

二女见它走得正快，有时遇见片肥大的海藻便顺嘴咬去

嚼吃，虽说避人并不见有什恶意，不由胆子越来越大，追逐了好些时候，渐渐越追越近。末一次三凤见那东西爱吃海藻，又察觉它转折时姿态，只须避开它后面不致被长尾扫着便无妨碍，即使惹翻了它也有法躲。便和二凤打了个手式，仍由二凤从侧面去惊它，决计冲入空圈之内试试。自己找了几片肥大海藻绕出它的前面，猛的迎头堵去，右手急握剑柄戒备，左手便准备那两片大海藻向怪物嘴上递去。这时三凤因为身临切近，身在空处脚已踏实在海沙上面，看清那怪物后半身仍在水内，只头部前半身周围没水。二凤身子离水便不能和在水中一般自在起落，那怪物却又生得高大，昂起头来离地足有两丈高下。三凤见两下相差太甚，虽说怪物不伤人，面对面的看了那般狞恶凶猛的形态未免也有些胆怯！再加身子正在水中，不敢过于大意，就这迟疑之间，那怪物已低头张开大嘴来咬。三凤一害怕忙把身子往后一退，不料一脚正踏在海淤沙里面，将一条玉腿陷进半截，急切间拔不出来。那怪物已自张开血盆大口，缓缓游了过来。三凤无法，正带刀准备抵敌，觉着左手一动，怪物的头忽然停住不往下落，定眼一看，漂来那两片海藻比手中刀要长出好几倍，三凤因是情急用力，无心中左手也举了起来。那怪物本不伤人，竟是奔了三凤手中的海藻而来，恰好迎个正着。那怪物竟和养驯了的家畜一般，就在三凤手里嚼吃，吃到一半，三凤将手一松被它衔了就转身，同时二凤也从侧面冲入空圈以内。三凤忙叫道："二姐留神！这里尽是极粘腻淤泥，我已被陷在此。这东西很驯善，你快将它轰开放水进去，我好脱身。"原来海底那一滩并非淤泥，乃是鲸鱼的粪，日久年深沉固海底，又粘又腻，三凤正踏在上面，所以急切间无法脱身。

二凤一听三凤之言忙绕到怪物身后，举手中刀背朝怪物腰间打去，怪物正吃三凤手中海藻，猛然身痛一回头便朝二凤拱去，来势甚疾，二凤恐它野性发作，身子又站在无水之处，逃遁不速。见怪物血口开张朝自己冲来，不及躲闪，一着急，顺势横着刀劈，朝怪物脸上打去。这一下正打在怪物鼻尖上面，二凤才悔下手匆忙，没用了刀斫用了刀背，这一下怎能将怪物斫伤，势必益发将它触怒更难抵敌。想到这里，猛的灵机一动，顺着刀背在怪物鼻间一按之间，就势腾身跨上怪物头间骑了上去。说也奇怪，那样长大生相凶恶的东西，吃二凤一刀背打在鼻上，竟自将头一低乖乖地全身俯伏下来。二凤先不知这一刀背正打在怪物的痒处，见它如此驯善心中正自奇怪，百忙中举目朝前一望，三凤仍在淤泥中挣扎不出，心想将怪物轰开好使三凤脱身，好在自己已骑上怪物头间不怕它反咬，又举刀背往怪物颈侧拍去，原想将它赶走，谁知怪物鼻尖受了一刀，竟自伏身地上动也不动。二凤连连喝拍过有一会，怪物才自行起来往侧面海藻丛中游去，好似不知身上还骑着人一般，照旧吃它的海藻。怪物一离开海水依然涌至，三凤一得了水，拚命用力一挣便将脚底鲸粪扫脱，见二凤已骑在那怪物身上将它制伏，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连忙奔了过去。二凤知那怪物水陆两栖，适才赤身下海没有带着绳索，想把怪物赶到海岸上去。见那怪物一任自己用力背上身上乱拍乱打，它只顾低头吃那海藻不做理会，全不似头一下一打下去便贴伏不动。正在无计可施，猛的一使劲刀背斜了一些，也不知斫在怪物什么地方，那怪物一护痛，登时野性发作便往水里乱转乱漩起来。这时正值三凤赶到，怪物又将头一昂一低便要作势往三凤身上撞去，二凤猛的想起前事，身子骑在怪物劲间，本搆不着怪物的头面，怪

物这次将头一昂正好搆着，便将身往前一伏，起手中刀背朝怪物头脸上连打，偏巧头一下就打中怪物痒处，立时全身痒软卧伏下来。二凤这才看出那怪物的鼻子是它短处，等怪物停了一会就抬起照样又给它一下，果然依旧贴伏。心中大喜忙喊："三凤你莫上来，只用你手中兵器按着它的鼻子，它便不动。"三凤闻言便用刀背去按紧怪物的鼻子，怪物睁着一双怪眼望着三凤一些也不动，似有乞怜之容。三凤因它以前有救命之恩心中老大不忍，手刚松了一会怪物便将头昂起，刀背一按重又跪倒。二凤说道："你只随我到岸上，将你练习熟了送我姐妹到紫云宫去，我们决不伤你。"说罢因怪物喜吃海藻，便命三凤按紧那怪物的鼻尖不要行动，自去给它取点海藻来。一面说跳下身奔往海藻丛中挑那又肥又大的海藻割了好些走回，正要骑将上去，三凤见怪物鼻尖为刀背所压酸得眼泪长流，不由又动怜惜之心，便叫二凤给它些海藻吃，自己并将手松开。这次因为按时间稍大，待了好一会怪物才将头昂起，缓缓伸将过来。二凤姐妹见它比先前益发驯善，不由疏了防范。二凤将手中刀夹在肋下，两手分持海藻一片一片的递去喂它。怪物先就二凤手中拿的慢慢嚼吃了两片，猛的张开血盆大口，竟往二凤右手中那一束多的咬去。二凤不及躲闪被它全数咬住，以为他贪吃多的，左右就是喂给它的也没怎样在意。

怪物咬住整束海藻一甩便脱了二凤的手，大口一张一张落了满地。二凤那知它的用意，一面低头去拾，口中还骂道："我把你这贪多嚼不烂的畜生，没的糟践好东西！"一言未了，谁知那怪物竟使下心机，趁二凤去拾海藻，猛一伸头张开大口直扑三凤。三凤见势不佳，忙横刀背去按它鼻子时已自不及，被怪物将头一偏，嘴张处恰巧将三凤的刀咬

住。人力那里敌得住神兽，这怪物咬着只一甩便自脱手飞去，接着转身分水逃走。三凤方喊："二姐快来！"怪物已逃出老远，回身时节差点没被长尾扫去。三凤忙就地下将刀拾起，同了二凤紧紧追赶。二女水行虽比怪物迅速，无奈怪物这次有了戒心，边走边摆动那条长尾，水波排荡如山不能近前，加上头昂水外，即使追上人也搆不着它的鼻子，绕来绕去，追逐到了二凤下水之处，一不小心吃怪物动身时节一尾扫到，幸是二女在水中比鱼还要灵活忙将身往下一沉紧贴海底，没被打中。等到起身，怪物已逃到岸上，连忙追上岸去，已然窜入椰林深处，没有追上。

三女在海岸边上，算计怎样才能将那怪物擒住。因这东西身躯庞大下手不易，商量了一阵终无善法。最后由二凤回转大船，携了绳索用具酒菜之类，准备就在海边露宿，不将怪物擒住不休。去时二凤一问岛上人等，因适才与怪物是在海中争门，除浪大一些并无别的动静。二凤暗喜，便命大家不许上岸只在船上候命，便即回转。二凤、三凤除饮一点酒外，已决计不再服食烟火之物。冬秀多服海藻不惯，便做了菜饭一人独吃。二凤姐妹不时前往椰林之内窥探，盼那怪物出现，不觉到了半夜，这时海岸上月白风清美景如画，上下天光一碧无际，椰林高达二三十丈碧盖亭亭，影为月光照射地上，随着微风交舞，再加上狮吼虎啸之声时远时近，越觉添了许多野趣。

三女面向海岸，且谈且饮，言笑方酣。冬秀一眼望见适才所见来路上那片乌云，忽然越散越大变成一个长条像乌龙一般，一头直垂海面又密又厚，映着云旁边的月光，幻成无数五色云层，不时更见千万条金光红线在密云中电闪一般乱窜，美观已极。海滨的云变幻无常本多奇观，尤以飓风将

起以前为最，像今晚这般奇影，却是自来安乐岛三年之中从未见过，不禁看出了神。三凤见她停杯不饮面向着天凝望，笑问道："一年四季好月色多着呢，我们商量事，你却这般呆望则么？"冬秀指道："你看这云，映着月光却成了乌金色，有多好看！"一言未毕便听呼呼风起海潮如啸，似有千军万马远远杀来，岸上椰林飞舞摆荡起伏如潮。晃眼之间，月光忽然隐起，立时大地乌黑伸手不辨五指，猛觉脚底地皮有些摇晃。二凤姐妹和冬秀俱是年轻阅历甚少，从没见过什么大阵仗，方在惊疑之际，猛的又听惊动地一声大震，脚底地皮连连晃动，冬秀首先跌倒，二凤闻声方将她勉强扶起，尚未站定，一股海浪已像山一般劈面打来，三女支持不住同又跌倒。勉强挣扎起来，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后退去。那一片轰隆爆炸之音已是连响不绝震耳欲聋，三女退还没有几步，忽然平地崩裂，椰林纷纷倒断，满空飞舞，电闪照处，时见野兽虫蛇之影在断林内纷纷乱窜。这时雷雨交作，加上山崩地裂之声，更听不见虫兽的吼啸。只见许多目光或蓝或红，一双双一群群在远近出没飞逝罢了。海岸上断木石块被风卷着起落飞舞，打在头上立时便要脑浆迸裂，还算是二凤姐妹天生着一双神眼看得甚真善于趋避，没有被打中。除身上被惊砂碎石打了不少外，尚未受着大伤。惊慌逃窜了一回，二凤猛想起这般地震狂风，岸上饱受惊骇为何不到水底趋避？想到这里连喊数声，俱为风号地裂之声所乱。三凤、冬秀对面无闻，二凤一着急，只得一手一个拉了便往前窜。这一来三凤、冬秀也都恍然大悟，一同赶到海边冒着浪头窜下海去，游出港湾到了前海，探头出去四下一找，那里还有大船影子？

三人在水的深处，虽然水力大出几倍还不怎么难支，身

一露出海面，那如山如岳的海浪便都一个跟一个当头打到，人力怎生禁受？最苦的还是冬秀，头刚出海见大船不知去向，再往回头一望，一股绝大火焰像火塔一般直冲霄汉，算计海中只有安乐岛一片陆地，这场地震定是火山爆发，全岛纵不陆沈，岛下生命财产怕不成为灰烬，自己费尽心血，落了仍是一场空。苦海茫茫置身无地，心中好不酸痛！正自难过流泪，就这定睛注视的工夫，一片百十丈高的海浪忽又当头飞来，若非二凤姐妹知她水性体力相差太远随时护持，就这一浪头已自送了性命。二凤眼快，见浪头来忙抱着她往下一沉，侥幸避过，同时二凤也看出安乐岛火山崩炸神气，便将冬秀交给三凤，比了手势休要妄动，打算游往回路看个动静。前行不及十里，海水渐热，越往前越热的厉害，探头出去一看，远远望去那里还有岛影？纯然一个火峰上烛重霄，海面上和开了锅的水一般，不时有许多尸首飘过。那爆炸之声合大风之声、海啸声纷然交开闹得正欢，除火光沸浪外什么也观察不清。渐觉身子浸在热水中烫得连气都透不出来，不敢再事逗留，只得往回游走，直沉到了海底身子虽觉凉些，那海底的沙泥也不似素常平静，和浆糊一般混浊，直到游回原处，才略好些。

三女聚到一处先时倒不怎样，只冬秀一人不能在水底久延时刻，过一阵便须由三凤姐妹扶持到海面上换一换气。冬秀浮沉洪波，眼望岛国火焰冲霄惊涛山立，耳边风鸣浪吼奔腾澎湃，轟轟交汇成了巨巷，宛如天塌地陷震眩昏迷，已是六神无主，伤心到了极处，反而欲哭无泪，只呆呆的随着二凤姊妹，扶持上下一点思虑都无。

过有半个时辰，岛上火山忽然冲起一股绿烟升到空际，似花炮一般幻成无量数碧莹莹的火星爆散开来，接着便听风

浪中起了海啸，声音越发洪厉。这时二凤姊妹刚扶着冬秀，泅升海面换了口气往下降落，降离海底还有里许浅深，见那素来平静的深水中泥浆涌起，和开了锅灰汤一般，卷起无边黑花逆行翻滚，方觉有异，水又忽然烫了起来。二凤猜是海底受了火山震荡所及同时溜塌，倘如被热浪困住怕又活活烫死，水里又讲不得话，暗恨眼看岛国地震中崩，如何不早打主意还在左近逗留？忽然灵机一动忙打手势，与三凤一人一边夹了冬秀，便往与火山相背之路急行逃走。果然那水越来越热，海水奇咸夹以奇臭，只可屏息疾行那能随便呼吸？逃出去还没有百里，休说冬秀支持不住早已晕死过去，就连二凤姊妹自幼生息海底视洪涛为坦途的异质，在这变异非常惊急骇窜之中与无边热浪拼命斗搏寻路求生，经了这一大段的途程，也是累得筋疲力竭危殆万分。好容易又勉强挣扎了百多里路，看见前面沈沈一碧，身围海水由热转凉，渐渐逃出了热浪地狱，才赶紧泅升海面想找一着陆之处援救冬秀回生，就便歇息缓一口气。谁知距离火山虽绕下有二三百里，只是海啸山鸣之声比较小些，海水受下震波冲击一样风狂浪大。上下茫茫海天相接，恶浪汹涌更无边际，那有陆地影子？二凤姊妹情切友谊，虽然累得难支，仍然不舍死友，总想纵不能将冬秀救转还阳，也须给她择一好好地方埋骨，不能由她尸骨在河里漂流，葬身鱼介腹内！姊妹二人都是同一心情，虽然受尽辛苦谁都不肯撒手，所幸脱了热浪层中，无须奋力逃生。上面水浪虽大，深水中倒还平静不甚费力。二女在水中一面游行，不时升出海面探看前途有无岛屿，又将冬秀衣服撕了一块，塞在她的口内，每上海面一次便给她吐一次水。

先时见冬秀虽然断气，胸际犹有余温，随后胸际逐渐冰

凉，手足僵硬两掌紧握，指甲深陷掌心，面色由白转成灰绿，腹中灌了许多海水也鼓胀起来，知道回生之望已绝，好不伤心流泪！二女在水中走了好一会，始终不见陆地影子，只好改换念头，打算在海底暗礁之中择一洞穴将她埋藏在内，万一异日能回转紫云宫再作计较。二女在海面上商量停当，便直往海底潜去，寻找冬秀埋骨之所，谁知自从海啸起了热浪逃出之后，因水底泥沙翻起俱在海水中心行走，始终没有见底，越往前海水越深，二女通未觉得，及至往下沈有数里深浅，渐觉压力甚大潜不下去，后退不能，前近水势越深。为难了一会，猛想起这里水势这般深法，莫非已到了紫云宫的上面？正在沈思，忽见前面有许多白影闪动，定睛一看，乃是一群虎鲨，大的长有数丈小的也有丈许，正由对面穿来。这种鲨鱼性最残忍凶暴，无论人鱼遇上皆无幸理，海里头的鱼介遇见它都没有命，专门弱肉强食。饥饿起来，便是他的同类也是一样相残。海中航行的舟船，走近出产鲨地带，人不敢在海边行走，一不小心便会被他吞吃了下去。二女以前也时常相遇知道他的厉害，故此偶然出行，带着海虾前爪，以备遇上厉害鱼介之用。一则天生神力，遇上可以抵御，即或遇上成群恶鱼，仗着游行迅速也可逃让。偏巧这时二女力已用尽，人既困乏到了极点，再加上岛居三年多食烟火，本来异质丧耗太多迥非昔比。手上还添了个累赘，那禁得起遇上这么多又这么凶恶的东西？不禁惊慌失色。就这转眼工夫，那鲨群何止百十条，业已扬鳍鼓翅喷沫如云，巨口开张锐牙森列，飞也似穿将过来，离身只有十丈远近了。二女见势不佳，连忙转身便逃，就口之食，鲨鱼如何肯舍？也在后面紧紧追赶。二女本就力乏难支泅行不速，加上手挟冬秀碍手，不消倾刻业已首尾相衔，最近的一尾大虎鲨相去二

女身后仅止二三尺光景。在这危机一发之际，三凤心想，事在紧迫，除了将冬秀尸体丢将出去为饵姊妹两个再往斜刺里拼命逃走，或再还有一线之望外别无生理。想到这里更不寻思，左手朝二凤一打手势，右手一松，迳自两手分波，身子一屈伸之际，用足平生力量直往左侧水底斜穿下去。二凤姊妹本是一人一边，挟着冬秀尸体并肩相联而行，二凤正在忘命而逃，见三凤把手一扬，左侧冬秀身体便往下面一沉，再看三凤也自往斜下面逃走，二凤知道她是打算弃了冬秀尸体逃走，暗忖冬秀与自己连共患难情逾骨肉，漫说临难相弃于心不忍，而且这些虎鲨非常凶狠，除了像昔年相遇用蝦爪将它二目刺瞎外，无论遇上人鱼向例不得不止。与其将冬秀弃去仍免不了葬身鱼腹，何如大家死活都在一起？二凤想头甚好，却不料三凤一去冬秀尸体失了平衡，更觉泅行起来迟缓费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二凤存思一瞬之间，身后那尾大虎鲨业已越追越近，前唇长刺须有一次已挨着二凤的脚，二凤觉着脚底微痛，百忙中偶一回顾，身后虎鲨唇上刺须高翘阔口开张，露出上下两排又尖锐又长的白牙正向自己咬来，同时身子受了鱼口吸力也自有些后退，稍迟丝毫，便要被它吞噬了去。手中兵刃早已失去更是无法抵御，不由吓得亡魂皆冒。手中拉着的冬秀受了鲨鱼口里呼吸冲动，又往侧面沉去，拉行更觉费劲，奇危绝险中猛的灵机一动，情知再回头转身逃走已是无及，忙就冬秀尸体下沈之势，一个金鲤拨浪姿式往下一穿。那虎鲨追了好一会俱是平行，眼看着美食就可到口，鼓鳍扬翼疾如穿梭般窜近二凤身前，刚张口想咬，却不料二凤急中生智迳自整个翻滚，恰巧将鱼头让过。二凤原是死中求活，也不知自己究竟脱险了没有？斜肩单手拉着冬秀尸身往下一冲，两腿一拳用尽平生之力，双足蹣水

往上登去，这一下正登在鱼项上面，二凤觉着脚底踹处坚硬如铁，以身离鱼身已近，暗道一声“不妙”，情急逃命也无暇再作寻思，两手一分水，不由将手中冬秀也脱了手。两脚越发用力拼命往下一冲，疾如电射往海心深处逃走。鲨鱼来势太猛，身子又非常长大，虽游行迅速，转侧究是不便，容到折身追寻，二凤逃走已远。后面许多凶恶同类，见前面美食快到为首大鱼口中个个情急，大鱼再一翻身，海面上浪花激荡高涌如山，水心也如云起雾腾声势浩大。后面群鱼在波涛云涌中，没有看清美食已自逃走，以为落在大鱼口中俱都忿怒，本有夺食之心蜂拥一般赶到，内中另有两条长不相上下的，恰被为首这条大的（突然翻转）一鱼尾打中，彼此情急各怀忿恨，后两条不肯甘伏，朝为首那条张口便咬，无心中又将后面几条撞动，彼此围拥上来撞在一起，此冲彼突口尾并用，咬打不休，反倒舍了美食不追逐自同类相残起来。

第　七　回

光腾玉柱　贝阙获奇珍
彩焕金章　神奴依女主

话说这些恶鱼个个牙齿犀利胜如刀剑，无论鱼大鱼小，咬上便连鳞带肉去掉一大块。这一场恶战由海面直打到海心，由海心又打到海面，只见血浪山飞银鳞光闪，附近里许多围海水都变成了红色。这些恶鱼拼命争噬，强伤弱亡，不死不休。二凤死里逃生，一穿便下有里许。想起逃时情急撒手，冬秀尸体必已葬在恶鱼口内，三凤在先只想往向海心逃走，也不知她的生死存亡，心里一痛不禁回头往上一看，只见上面水云团滚中有无数条白影闪动，看出是群鲨夺食恶斗，越猜冬秀没有幸免之理，只不知三凤怎样？正在难受寻择方向逃走，猛的又见头上十多丈高下处有一人影飘飘下沉。二凤定睛一看正是冬秀尸体，后面并无恶鱼追下。不禁悲喜交集，忙即回身上去接下来。冬秀尸体既然无恙，上面鱼群所夺，更是三凤尸体无疑，越想越伤心，心中忿怒，欲待拼命回身与三凤报仇；一则手无寸铁二则上面恶鱼太多，就是平时遇见，除逃避外也是束手无策。事已至此，徒自送死无益，只得一手拖了冬秀尸体寻觅方向逃遁。

行没多远又见一条人影，从斜上面穿梭一般飞泅过来，远远望去正是三凤，喜出望外。正待上前去，再往三凤后一看，后面还跟着一条两丈长短的虎鲨正自追逐不舍，两下相隔也仅止十丈远近。这条虎鲨比起适才所遇那些大的虽小得多，若在平时只须有一根海虾前爪在手当兵刃立时可以将它除去，无奈此时姐妹二人精力用尽，彼此都成了惊弓之鸟，那里还敢存敌对的心思？三凤先时原是舍了冬秀的尸体一个斜翻往水底穿去，这时为首这条大鱼已近二凤，喷起浪云水露将后面群鲨目光蔽住，三凤逃得又快，本没被这些恶鱼看见！偏巧三凤心机太巧，满想二凤也和她一样无情不顾死友，冬秀尸体势必引起群鱼争夺，便可乘空脱身，所以往下逃的时节，立意和冬秀尸体背道而驰。却没料到忙中有错，惊慌昏乱中只顾斜行往下，方向却是横面并未往前冲去。下没多深，后面鱼群便自追到，互相残杀起来。这东西专一以强凌弱，斗得多时，较小一点的不死即逃，内中有条小的游行较低，因斗势猛烈，一害怕便往下面穿去，本想转头往回路逃走，一眼望见前面三凤人影不由馋吻大动，又无别的同类与它争夺，不比适才鱼多食少，现成美食如何肯舍？铁鳍一扬便往前面追来。幸而三凤发觉还早，一看后面有鱼追逐，这才想起逃时忘了方向连忙加紧逃遁，几次快要追上，都仗转折灵巧避开。一路上下翻折逃来逃去，忽见二凤带了冬秀尸体，在脚前横侧面往前游行，不等近前忙打手式。二凤也在此时发现了她，姐妹二人不敢会合，互相一打手势，一个左偏一个右偏，分头往前逃走。后面恶鱼见前面又添出两人贪念大炽，益发加紧往前追赶，逃了一阵，二凤姐妹精力早已用尽，尤其二凤手上拉着一个冬秀尸体更是累赘迟缓，追来追去，三凤反倒抄出前面。

那恶鱼追赶三凤不上，一见侧面二凤相隔较近人还多着一个，便舍了三凤，略一拨转朝二凤身后追来。二凤这时已累得心跳头晕眼里金星直冒，猛一回望，见恶鱼已是越追越近，心想此时逃走必被恶鱼追上，只得拚命往下潜去，只能到底寻着有礁石的地方便可藏躲。如今已逃出了老远，不知下面深浅如何，明知水越深压力越大，未必潜得下去，但是事已万分危险，人到急难中总存万一之想。想到这里，拚命鼓起勇气将一手插入冬秀肋下，以防前胸阻力，用手一分浪，头一低两脚蹬水，亡命一般直往海底钻去。二凤原是一时情急万般无奈，反正冬秀回生无望，乐得借她尸体护胸去抵住前胸阻力，即使受点伤也比一同葬身恶鱼腹内强些。先以为下去一定甚难，下没十丈来，忽见下面的水直打漩涡旋转不休，此时因恶鱼正由上往下追赶甚急，也未暇想起别的，仍是头朝下脚朝上往下穿去。因那里已逃出了紫云宫左近深海地面，水的压力阻力并不甚大，却是漩子漩得又大又急，身子一落漩中，竟不由自主跟着漩子转起来。二凤猜定下面必是海眼，只一漩进去休想出来。先还拚命挣扎甚是着急，转一想葬在海眼之中总比死在恶鱼腹内强些，何况精力交敝，纵想逃出漩涡也是万办不到。立时把心一横，率性翻转身抱住冬秀尸体，两脚平伸的先缓过一口气，死心塌地由着水力漩转，不再挣扎，准备与冬秀同归于尽。眼花缭乱中，猛见离身十多丈的高处，那条恶鱼也撞入漩涡跟着旋转起来，想是知道厉害，不住翻腾转侧似想逃走又不能够的神气。二凤被水漩得神昏颠倒呼吸难过，死生业已置之度外，看了两眼，越看上面鱼影越真，自知无论是海眼是恶鱼，终究不免一死，便也不去理它，又被漩下十数丈，越往下漩子越大，正以为相隔海眼不远，猛的想起一事，刚抬起头，身

外忽然一松，昏惘中恍惚已离水面，身子被人抱住似的，接着一阵天旋地转便自晕死过去。

醒来一看身已落地，卧在海底礁石之上。她存身之处并没有水，周围海水和晶墙一般，上面水云如盖旋转不已，一眼看见前面不远，站定地震前所见的虎面龙身怪兽，静静的站在当地，张着大嘴，嘴吃几片海藻，鼻子里还穿着一条带子。因为适才在漩涡中，动念便是想起此物，一见便知所料不差。猛又想起落下时节两手还抱着冬秀未放，怎的手中空空？那恶鱼也不知往？本想挣扎起身，只是饱受惊恐劳乏太甚，周身骨节作痛身子和瘫了一般，再也挪动不起。这时二凤已猜出适才上面漩涡，是怪兽分水作用，恶鱼虎鲨不见，必已逃出漩涡。知道怪兽不会伤人，但盼它不要离开，只能和那日一般，骑上它的颈项，休说不畏水中恶鱼侵袭，说不定还可借它之力回转紫云宫去。想到这里二凤精神一振，又打算勉强站起，身子转动立觉骨痛如折，不由嗳呀了一声重又跌倒，耳边忽听一声："二妹醒了。"听去耳音甚熟。接着从礁石下面窜上一条人影，侧目一看，来的女子果是初凤。穿着一身冰绡雾縠，背后斜插双剑，依然是三年前女童模样，只是容光焕发仪态万方，项前还挂着一颗茶杯大小的明珠，彩辉潋艳照眼生华。

二凤心中大喜，正要开言，初凤已到了面前说道："我因跟踪灵兽到此，刚将它制伏之后，忽见前面海水中人泅影子随见水漩乱转，你头一个抱了冬秀妹妹尸体落下。我刚接着那恶鱼也落了下去，被我一剑杀死。因不见三妹同来又有恶鱼追赶，便将你和冬秀妹妹尸体匆匆分开，口里各塞了一粒丹药，飞身上去寻找，不想她也失去知觉误入漩涡里面正往下落，我将她接了下去与冬秀妹子尸体放在一起，连给

她二人服了好几粒仙府灵丹。虽然胸前俱有了温意，如今尚未完全醒转，正要给你些灵丹服，不料你已缓醒过来。此丹是我在紫云宫金庭玉柱底下昼夜不离开一步，守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得到手，照仙录上所载，凡人服了专能起死回生脱胎换骨，你和三妹只是惊劳过甚尚无妨碍，冬秀妹子不但人已气绝，还灌满了一肚海水，精血业已凝聚，灵丹纵有妙用，暂时恐难生效。所幸灵兽现以被我制伏，只等将三妹救醒还阳之后，我们三人带了她的尸首回转紫云宫去，见了金须奴再作计较吧！”说罢，便将二凤扶起。

二凤一听金庭玉柱的宝物已然出现，初凤既能独擒灵兽，本领可知，不由喜出望外，身上疼痛便好了许多，急于回宫之后再行细说，当时也不暇多问。由初凤扶抱着纵下礁石一看，果然适才追逐自己的那一条虎鲨身首异处，横断卧石礁海沙之内，齿牙开张森利如剑，通体长有二丈开外，形态甚是凶恶。若非遇见初凤怕不成了它口中之物？想起前事犹觉胆寒。绕过礁石侧面，有一洞穴甚是宽广，冬秀尸体便横在洞口外面。三凤已然借了灵丹之力醒转，正待挣扎起身，一眼看见两个姐妹走来，好不悲喜交集，一纵身便扑上前来，拖着初凤放声大哭。初凤道：“都是你们当初不听我劝，才有今日！我如晚来一步焉有你三人命在？如今宫中异宝灵药全都发现，又在无心中收了一个金须奴，他不但精通道法，更善于辨别天书秘录。因感我救命之恩，情愿终身相随。仗他相助，地阙金章我已了解一半，因等你们三年不归，甚是悬念。因避他仇家，须等数日后方能出面。我便留他守宫，独身从水底赶往安乐岛探望你们下落。出宫不远见海水发热，正觉奇怪，后来看出安乐岛那一面海啸山崩，先疑心你们三人遭了劫数。后来一想，金章仙录上曾有‘三凤

同参’的偈语，你二人又能出没洪波视大海如坦途，事变一起，难道不会由水里逃走？冬秀妹妹纵然难保，你二人决不会死，才略放了一点心。算计你二人必在海底潜行，找了好一会也未找到，忽然遇见那条灵兽，仙录偈语中也曾有它，并曾注有降伏之法。这兽名为龙鲛，专能分水力大无穷。我便照仙录预示，将它擒住，居然驯善无比。不多一会便见你二人先后降落，业已惊劳过度晕死过去。话说起来甚长，我们先回宫去再作长谈吧！”说罢初凤便走过去抱起冬秀尸体，姐妹三人高高兴兴往怪兽龙鲛身前走去。

初凤先将系龙鲛的一根丝绦从礁石角上解下，将手一抖，那龙鲛竟善知人意乖乖趴伏下来，初凤抱着冬秀尸体先纵上去骑在龙鲛项间，然后将二凤、三凤也拉上去骑好，重又一抖手中丝绦，那龙鲛便站起身来，昂首一声长啸，放开龙爪便往前面奔去。所到之处，头前半步的海水便似晶墙一般壁立分开四围水云乱转，人坐在上面和腾云也似，晃眼工夫便是老远，不消多时，已离紫云宫不远。二凤、三凤一看，三年不归宫上面已换了一样境界，海藻格外森茂翠带飘拂沈沈一碧，希奇珍介往来如织，宫门却深藏在一个海眼底下，就是神仙到此也难发现，渐渐行近，初凤将冬秀尸身交给三凤抱住，自己跳下骑来，手拉丝绦便往当中深漩之内纵去，那灵兽龙鲛想已识得，也跟着主人身后把头一低钻了下去水便分开，下有四五十丈路越宽广，又进十余丈便到了避水牌坊面前，再走进十余丈便达宫门。

初凤一拍金环，两面通明如镜的水晶宫门便自开放，一个大头矮身满头金发下拔及地金发黑面身穿黑衣的怪人即迎出来跪伏在地，初凤命他领了灵兽前去安置，从兽背上接过冬秀，姐妹三人一同回到宫里。二凤、三凤连经灾难，自分

身为异物，不想珠宫贝阙依然旧地重来，再加所服灵丹妙用周身痛苦若失，俱都心喜欲狂。三凤连声喊！“大姐快引我们去看看金庭玉柱。”初凤道：“你也是此地主人，既然回来何必忙在一时。我们且先谈别后之事，等金须奴回来想法救了冬秀妹子，再去不迟。”说罢便将回宫苦守，怎样发现仙篆、奇珠之事一一说出。

原来初凤自从在安乐岛苦劝两个妹子不听，，只得独个儿回转紫云宫去。同胞骨肉自幼患难相依了十多年，一旦离群索居形影相弔踽踽凉凉，心中自是难受。但是一想起老蚌临终遗命和前途关系的重大，便也不敢怠慢。每日照旧在后宫金庭玉柱间守视，除了有时出宫取些海藻外，一步也不离开。眼看玉柱上五色光霞越来越盛，只不见宝物出现，直守了一年零三个月仍无影响，一面惦记著柱中异宝，一面又盼望两个妹子回来，这日想到伤心处，跑到老蚌藏蜕的池底，抱著遗体，一经悲号老蚌立时现形，容态如生与在宫时一般无二，只是不能言笑。初凤痛哭了一场回时本想采些宫中产的异果来吃，刚一走近金庭内，忽见庭内彩雾蒸腾一片光霞，灿如云锦照耀全庭，与往日形状有异。不禁心中一动，跑将进去一看，当中一根最大的玉柱上光焰潋滟，不时有万千火星似正月里的花炮一般喷起。猜是宝物快要出世，连忙将身跪倒叩头默祝不已。跪有几个时辰过去，柱间雷声殷殷响了一阵，光霞忽然敛净，连往日所见都无，正在惊疑之间，猛的一声爆音过处，十九根玉柱上同时冒起千万繁星，金芒如雨洒落全庭，接著当中玉柱上，又射出一片彩霞。初凤定睛一看，十九根大可合抱的玉柱，俱都齐中心裂开一个孔洞，长短方圆各个不同，每孔中俱藏有一物，大小与孔相等，只当中一根孔洞特长，里面分著三层，上层是两口宝

剑，中层是一个透明的水晶匣子，下层是一个珊瑚根雕成的葫芦，不知中藏何物？再看其余十八根玉柱内所藏之物，有九根俱是大大小小的兵器，除有三样是自己在安乐岛见过的宝剑弓刀外，余者形式奇古通不知名，另外八根玉柱孔内，四根藏著乐器，两根藏著两个玉匣子，一根藏著葫芦丹药，一根藏著三粒晶球。这些宝物都是精光闪耀幻彩腾辉，知道宝物业已出现惊喜欲狂。恐玉柱开而复合重又隐去，匆促间也不暇一一细看，即忙先取下出来运往前面。因宝物太多，连运几次方得运完，且喜无什变故。她先拔出宝剑一看，一个匣便是一道长约丈许的光华，尤以当中大柱所藏两口剑光如虹，一青一白格外显得珍奇，便取来佩在身旁，将其余两口放开。再看别的宝物，那一件也是光华灿烂令人爱不忍释，只是多半不知名称用处，算计中柱所藏必是个中翘楚。那珊瑚葫芦小的一个，虽也是珊瑚所制，却是质地透明有盖可以开启，看出藏的是丹药，惟独中柱这一个，虽一样是珊瑚根所制，却是其红如火通体运成没有一丝孔隙，拿在耳边一摇又有水声，不知怎样开法。那透明晶匣里面，盛著两册金签玉笈朱文古篆，是一细长方整的水晶，看得见里面拿不出来，书面的字更认不得一个。那两玉匣长约三尺宽有尺许，也是无法打开。初凤想起老蚌遗命，异宝出现不久自有仙缘遇合，且等到时再作计较，紫云宫深藏海底不怕人偷。除几件便于携带的取来藏在身上外，余者俱当陈列一班，妥放在自己室内。

宝物得手初凤越盼两个妹子回来，欲待亲跑去寻，又恐宫中宝物无人照看，又不能全带了出去。虽说地势隐秘，终是不安。盘算了多日，都未成行。每日守著这许多宝物，不是一一把玩，便是拔出宝剑来乱舞一阵。这日舞完了剑，见那盛

书的晶匣光彩腾耀，比起往日大不相同。初凤看著奇怪，又舍不得用剑将晶匣斫破，想了想没有主意，便往老蚌藏骨之处默祝了一番。这回是无心中绕向后园，走过方良墓地，采了点宫中的奇花异草供上。一个人坐在墓前出神，想起幼年目睹老父被害情形，假使此日父母仍然健在同住这种洞天福地，仙书异宝又到了手全家一同参修，岂非完美？如今两个妹子久出不归，枉得了许多宝物不知用处，仙缘遇合更不知应在何日？越想心里越烦，不知不觉中竟在墓前软草地上沈沈睡去。睡梦中似见方良走来唤道："大女，门外有人等你，你再不出去将他救了进来，大事去矣！"初凤见了老父悲喜交集，往前一扑，被方良一掌打跌在地，醒来却是一梦。心想老父死去多年，平日那等想念俱无梦兆，适才的梦来得古怪，连日贪玩宝物，也未往宫外去采海藻，何不出去看看？如果梦有灵应遇上仙缘，岂非太妙？想到这里便往宫外跑。

初凤自从安乐岛上回来之后，平时在宫中已不赤身裸体，仅有时出采海藻，一面嫌湿衣穿在身上累赘，二则回时忘了多带几身衣服，恐被水泡浸坏了没有换的，好在海底不怕遇见生人，为珍惜那身衣服，总得将它脱了，方始由海眼里泅了上去。因为得了梦兆，走得太忙，走过宫门外避水牌坊，方才想起要脱衣服时，身子已穿进水中，反正浑身湿透又恐外面真个有人相候，便不再脱，连衣泅升上去。钻出海眼一看，海底白沙如雪，翠带摇曳静影参差亭亭一碧，只有惯见的海底怪鱼珍介之类在海藻中盘旋往来，那里有什人影？正好笑梦非作准白忙了一阵，反将这一身绝无仅有的衣履打湿，随手拔出身后宝剑，打算挑那肥大的海藻准备回宫享受。剑才出匣，便见一道长虹也似的光华随手而起，海藻纷

纷断落，只吓得水中鱼介纷纷惊逃，略挨著一点便即身裂血流死在海底。初凤先时在宫中舞剑，只觉霞光闪耀虹飞电掣异常美观，却不想这剑锋利到这般地步！生物遇上立地身死，不愿误伤无辜鱼介，见剑上一绕之间海藻已然断落不少，正想将剑还匣到海藻丛中拾取，猛觉头上的水往下一压，抬头一看，一件形如坛瓮的黑东西已自当头打下，离顶只有尺许，忙将身往侧一偏，无心中举起右手的剑往上一撩，剑光闪处恰好将那坛瓮齐颈斩断落在地上，低头一看，坛口内忽然冒起一溜红光，光敛处现出一个金发金须大头短颈凹目阔口矮短短浑身涂黑的怪人，跪在初凤面前，不住叩头。眼光望著上面浑身抖战，好似十分害怕神气。初凤有了梦中先人之言只有心喜，并没把他当怪物看待，因水中不便说话，便给怪人打了个手势，往海眼中钻了下去。怪物一见有地可藏，立时脸上转惊为喜，回身拾了那来时存身的破坛，连同碎瓦一齐拿了随了初凤便走，过了避水牌坊又回身伏地听了一听，才行走向初凤身前翻身跪倒重又叩头不止。

初凤这时方想起他生相奇怪行踪诡秘有了戒心，先不带他入宫，一手按剑喝问道："你到底是人是怪？从实招来，免我动手！"怪人先时见了初凤手持那口宝剑掣电飞虹，又在海底游行，感激之中本来含有几分惧意，一闻此言，抬头仔细向初凤望了一望，然后说道："恩人休怕，我乃南明礁金须奴，得天地乾明离火之氣而生，一出世来便遭大难，幸我天生异禀长于趋避，修炼已历数百余年。迭经异人传授，能测阴阳万类之妙。因只生来的火质，无处求那天一真水融会坎离，不免多伤生物为造物所忌。日前闲游海岸，遇一道人，斗法三日，被他用法坛禁制，打算将我葬入海眼之中，由法坛中所储巽地罡煞之气，将我形骸消化。不想遇见恩人

剑斩法坛破了禁制，得脱法命。情愿归顺恩人门下作一奴仆永世无二，不知恩人意下如何？”初风不知如何答对方在筹思，那怪人又道：“我虽火性生来好斗，却有良心。休说恩人于我有救命之恩，而且此时我大难未完还须恩人终始庇护方可解免。如不见信，愿将我所炼一粒元丹奉上存在恩人手内。如有二心，只须将此元丹用这剑毁去我便成了凡质，不能修为了！”说罢将口一张，吐出一粒形如卵黄的金丸递与初风。初风接过手中，见那金丸又轻又软，仿佛一毁便碎似的，见他语态真诚不似有什诡诈，又因适才梦兆先入之见，便问道：“我姊妹三人在这紫云宫修炼，本须一人守门服役，你既感我救命之恩甘为我用，也无须以你元丹为质，只是那道人如此本领，倘如寻来怎见得我便想只抵敌过他，求我护庇？”那怪人道：“小奴初见恩人在这海底修炼，也认是地阙真仙。适才冒昧观察，方知恩人虽然生具异质仙根并未成道，原难庇护小奴。只是小奴一双火眼善能识宝，不但宫中宝气霞光已然外露，就是恩人随身所带连这两口宝剑那一样不是异宝奇珍？实不瞒恩人说，以小奴此时本领，休说甘与恩人为奴，便是普通海岛散仙也非我主。只缘当年小奴恩师介道人羽化时节留下遗言，应在这两日内超劫离世得遇真主，由此自有成道之望。先见海岸所遇道人异样以为是他，不想几乎遭了毒手，恩人收留，虽说助小奴成道，便是恩人也得益不少。既承恩人见信将元丹赏还，越令小奴感恩不尽。此后小奴也不敢求在宫中居住，只求在这宫外避水牌坊之内栖息听候使命，但不驱逐出去。那道人的坛一破，必然警觉，用水遁入海寻找，不知海眼下面，还有这样地阙仙府。以为小奴已然遁往别处，免为所擒于愿足矣！”初风道：“他既当你遁走，你还怕他寻来则甚？”怪人答

道："小奴先不知他便是那有名狠心的铁伞道人，此人脾气最怪，人如惹恼了他，当时虽然逃走他必发誓追寻三年五载，如不过期，遇上必无幸理。一则这里深藏海底，若非小奴有恩人引路当时也未看出，可以隐身。二则恩人有许多异宝，就是寻来也可和他对敌，所以非求恩人庇护不可。"初凤因听他说善能识宝正合己用，只是心中不无顾虑，一听他自请不在宫中居住更合心意，当时便答应了他。等过些日子察透他的心迹，再将宝物一件一件取出命他辨别用法。

过有月余工夫，道人始终不曾寻上门来，那金须奴处处都觉出忠心勤谨可靠。初凤先问他可会剑法？金须奴答称："所会只是旁门，并非正宗。"初凤要他传授，金须奴早已看出初凤形迹，因知她仙根仙福太厚，又因前师遗偈，自己成道非靠她不可，恐她疑忌也不说破，一味装作不知。只是尽心指点，初凤自是一学便会。渐渐将各样宝物与他看了，也仅有一半知道名称用法，初凤俱都记在心里。最后初凤取出当中玉柱所藏的水晶宝匣，金须奴断定那是一部仙箓，非用他本身纯阳乾明离火化炼四十九日不能取出，除此之外，任何宝物皆不能破。初凤因许久无法开取，闻言不信，试用手中宝剑，由轻而重连斫了几十下，剑光过处只斫得匣上霞焰飞扬，休想损伤分毫，只得将匣交他去炼。金须奴领命，便抱了晶匣坐在避水牌坊下面打起坐来，一会胸前火发，与匣上彩光融成一片烧将起来。初凤连日出看，俱无动静。直到四十九天上金须奴胸前火光大盛，匣上彩光顿减，忽听一阵龙吟虎啸之声起自匣内琤的一声，两道匹练般的彩光冲霄而起，金须奴也跟著狂啸一声纵身便捉，一道彩光已是化虹飞走，另一道被金须奴捉住落下地来晃眼不见。初凤赶过去一看，乃是上下两函薄薄的两本书

册，金须奴一翻开喜欢得直蹦，随又连声可惜道："这是'地阙金章'，可惜头一函'紫府秘笈'被它化虹飞走。想是我主仆命中只该成地仙。"初凤忙问究竟。金须奴道："这仙箓共分两部，第一部已然飞走。侥幸小奴手快，将这第二部地阙金章捉住。此书一得不但我主仆地仙有份，宫中异宝的名称用法以及三位主人穿的仙衣云裳，俱在宫中何处存放一一注明，便是小奴数百年来朝夕盼望，求之不得的'天一真水'也在其内，岂非天赐仙缘么？"初凤闻言自然越发心喜。这些日来，业已看出金须奴心地忠恳委实无他，便也不再避忌，问明了仙箓上所指示的各种法宝名称用法之后，遂领他同入宫内前去辨别。

原来这紫云宫乃千年前一位叫做地母的散仙旧居，不但珠宫贝阙仙景无边，所藏的奇珠异宝更不知有多少。自从地母成道超升紫极，便将各样奇珍灵药、天书宝剑封藏在金庭玉匣之中留待有缘，不想却便宜了初凤姊妹。金庭当中头一根玉柱珊瑚葫芦内所盛，便是峨嵋诸仙打算用来炼化神泥的天一真水。初凤同金须奴先认明了各样宝物，首先照仙箓所注藏衣之处将旁柱所藏的两玉匣用仙箓所载符咒如法施为打开一看，果然是大小二十七件云裳霞裾，件件细如蝉翼光彩射目，雾縠冰纨天衣无缝。不由心花怒放，忙唤金须奴避开，脱去湿衣穿将起来。穿完，金须奴走进跪请道："小奴修炼多年，对于天书奥妙除第三乘真诀，须主人到时自行参悟外，余者大半俱能辨解，不消十年，便可一一炼成。至于各种异宝，仙箓上也载有符咒用法，短时间内亦可学会。只可惜上乘剑术不曾载在仙箓之内，暂时只能仍照小奴所传旁门真诀修炼，是一憾事！小奴托主人福庇，对于成道有了指望，一切俱愿效指点微劳。但求第七年上将那珊瑚葫芦中的

天一真水赐与小奴一半，就感恩不尽了！”初凤此时对于金须奴已是信赖到了极点，当时便行答应，便问他：“既需此水何不此时就将葫芦打开取去？”金须奴道：“谈何容易！此水乃纯阴之精，休说头一部天书业已飞去没有解法，葫芦弄它不开？即使能开，此时小奴灾劫尚未完全避过？又加主人道力尚浅无人相助，取出来也无用处。既承主人恩赐，到时切莫吝惜就是戴天大德了！”初凤道：“我虽得了如许奇珍至宝，如不仗你相助岂能有此仙缘？纵然分你几件也了此心愿。岂有分你一点仙水助你成道到时会吝惜之理？如非你那日再三自屈为奴，依我意思还要当你师友一般看待的呢！”金须奴愁然道：“主人恩意厚重，足使小奴刻骨铭心！只是小奴命浅福薄，不比主人仙根深厚。有此遇合已出非分，怎敢妄居雁行？实不瞒主人说，似主人这般心地纯厚，小奴原不虞中途有什么变故。只先师昔日偈语无不应验，将来宫中尚有别位仙人。只恐数年之后俱知此水珍贵，万一少赐些须小奴便功亏一篑。事先呈明，也是为此。”初凤抢答道：“无论何人到来，此宫总是我姊妹三人为主。我有此大功，就是我恩母回来我也能代你呈说，怎会到时反悔？”金须奴闻言重又跪谢了一番。从此初凤便由金须奴讲释那部地阙金章，传授剑法。

初凤早就打算将两个妹子接回宫来一同修炼，因金须奴说：“二位公主早晚俱能重返仙乡，一则她二位该有此一番尘劫，时尚未至，二则这部天篆说不定何时化去，我们赶急修炼尚恐不及，万一因此误了千载良机岂非可惜！”初凤把金须奴奉若神明，自是言听计从，却不料金须奴既因前师遗偈，知道三凤是他命中魔障，不把天篆炼完决不敢接回三凤，以免作梗，更因初凤是自己恩主，那天篆不久必要化

去，意欲使初凤修炼完成再接二凤姊妹，好使她的本领高出侪辈。将来二凤回宫再由初凤传授，也增出他们对初凤多一番崇敬之心，省得又和在安乐岛诸事梗命。他对初凤虽极忠诚此举却含有私心，初凤那里知道？无奈人算不如天算，金须奴枉自用了一番心机，后来毕竟还是败在三凤手中。可见事有前定，不由人谋。初凤和金须奴主仆二人，在紫云宫先后炼了年余光景，一部天篆只炼会了三分之一，二凤姊妹仍是不归，屡问金须奴总说时尚未至。初凤先还肯听，后来会了不少道法之后心想：安乐岛相隔并不甚远，当日恩母行时，曾命我姊妹三人报仇之后急速一同回转，此后不要擅出。虽然她二人不听母言沈迷尘海，一别三年，岛中难保不有仇敌余孽没有除尽，万一出点什么不幸的事岂非终身大憾？天篆既由仙人遗赐自己，想必仙缘业已注定。如果仙缘浅薄，自己在这里一样要来化去看它不住。难道去接他们这一会就出变故？于是行意渐决。

金须奴先是婉劝，后来竟用言语隐示要挟不让初凤前去，双方正相持不下，这日金须奴领命出宫采取海藻，刚出旋涡忽觉海底隐隐震动，正由安乐岛那一面传来。知道紫云宫附近，除近处一座荒岛外，数千里路地火山只有安乐岛这一处，猜定是那里火山崩陷，发生地震海啸，算计二凤姊妹一样能在海底游行，山崩以后无处存身，不去接也要回来。只得长叹一声，取了海藻回转宫去。紫云宫贝阙仙府深藏地底，初凤在宫中并未察觉外面地震。吃完海藻待了一会，又提起去接二凤姊妹之事，以为金须奴又要以去就力争。谁知金须奴并未和往日一般拦阻，只请主人速去速归。初凤心中大喜，立即持了双剑带了两件宝物，起身往安乐岛赶去。

第　八　回

茫茫热海　巧拯同枝
烈烈狂飙　生擒异兽

话说初凤行没多远便即发觉地震，她不常出门，还不知道就是安乐岛海啸火山崩陷，震况又那般强烈，又往前走有数十里，忽觉海水发热迥异寻常，渐渐望见前面海中风狂浪涌火陷冲天。默计途程，那日去时沿途并无陆地，那根火柱正是安乐岛的地界。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加速前进，好在身旁带有宝珠，寒热不侵。渐行渐近，只见黑云如墨，烟霾蔽空，狂风中那根火柱，突突上升，被大风一卷化成无数道火龙分而复合。海中骇浪滔天惊涛山立，沿途所见浮尸断体零碎物品随着海水逆流卷走，更觉声势浩大触目惊心。

初凤一心惦记同胞骨肉忧危，心胆皆裂，只顾疾行前进，海水已是热如沸汤。行近安乐岛一看，已成了一座通红火山；树木房舍俱都成了灰尽，那里还有一个人物的影子？左近礁石遇火凝化成了白浆，流在海内，犹自沸滚不休。若换常人，休说这样砾石流金的极热溶液，便是落在那比沸汤还热的水之内也都煮烂了。初凤虽因带有宝物不畏炎威，这般狂烈的火势，毕竟见了胆怯。绕著火岛边沿游行了半周，

烟雾弥漫中望见山地都被火化成了软包，不时整块陷落，估量自己既难登攀，岛上此时也决无生物存在。冬秀想已遇难身死，二凤姊妹俱都会水，如还未死定然逃向别处，此时在火陷中寻找她二人下落，岂非白费心力？她二人如已逃出，必往紫云宫那一面逃去无疑。只是来时又未相遇，看来凶多吉少，越想越伤心。暗恨都是金须奴拦阻自己，如早两天将她们接回宫去，何致她二人遇此大难？事已至此留此无益，只得往回路，仔细去寻找她二人的下落。

初凤那知他二人同冬秀事前出游无心脱险，并未在岛上遇难，只是所去之处偏向一角不是正路，一个由正东往西南，一个由正西往东北，二凤姊妹又因冬秀累赘，时上时下，本质已弱，不敢老在狂飙骇浪中挣扎。初凤目力虽佳，若大海面那能上下观查得纤细不遗？常言说得好，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初凤一路搜寻，仍是没有寻见二凤姊妹影子，真是心乱如麻，不由悲痛已极。眼看行离紫云宫不远，猛想起昨日自己曾出宫外，到海底采取海藻，并未发觉地震，看适才海面浮尸神气，这火山震烈为时尚不甚久，如今自己在海中游行，已比从先快有十倍，她二人说不定还未到达这里。这一路上海水上热下凉，她二人也决不会在海面游行。自己只顾注意四外，却未深寻海底。她们如能逃到紫云宫定会回去，最怕是逃时受伤，中途相左需要自己接应。想到这里，初凤复又翻身，往火岛那一面的海底寻去。一会工夫，走出有百十里路，忽见前侧面水中旋涡乱转，颇与紫云宫外旋涡相似，暗忖莫非这里面，又有什么珠宫贝阙，救妹心急，虽在存想，并没打算入内去观察，谁知那旋涡竟是活的，由横侧面条地改道连往自己冲来，来势是更非常迅疾，方在诧异已被旋涡包上。初风也没去理它仍自前进，猛的身子一空已出

水外，面前站定一个虎面龙身的怪物，后半身仍在水内，前半身相隔数丈的水，上下左右全都晶墙也似的辟开。定睛一看，正是那年安乐岛为狮群所困赶来相救逐走猛狮的怪兽。她灵机一动，想起日前天箓上曾说此兽名为龙蛟，角能辟水分波，生来茹素性最通灵，专与水陆猛兽恶鱼为敌，遇上必无幸理，又能口吐长丝，遇见强敌或到紧迫之时便吐出来将对方困住，那丝和细瀑布相似，通体晶明却是又粘又腻，不经它自己吸回，无论多厉害的东西沾上休想解脱，仅鼻间有一软包是它短处。知道它底细的人，只须将它鼻端用东西紧紧按住，立时蹲伏地上浑困瘫软再也动弹不得。相遇时可如法将它制服，用一根丝绦从它天生鼻环中穿过便可顺从人意，要东便东要西便西了。此兽一得，不但可充紫云宫守户之用，还可借它分水之力，采取海眼中的灵珠异宝，并说："这种天生灵兽千载难逢极为少有，异日相遇不可错过"等语。

那龙蛟遇见生人并不走开也无恶意，只顾低头选海底所产的肥大海藻嚼吃。初凤心里还惦记着两个妹子的安危下落，急于将它收服，忙将腰系一根长丝绦解下，拔剑在手，走上前去，仰头用剑指著龙蛟大喝道："昔日我姊妹三人被困狮群多蒙你赶来相助，颇感大德，似你终日在海陆游荡难成正果，我姊妹所居紫云宫乃是珠宫贝阙仙家宅第，如肯随我回去乖乖降服，将来造化不小。否则我奉仙箓金敕，少不得亲自动手，我这仙剑厉害非凡，那时你受了重伤，反而不美。"那龙蛟原是因安乐岛地震山崩热浪如火存不住身，逃到当地见海藻繁茂动了馋吻，正在嚼吃，初凤刚一说，便住了嘴偏头朝下注视，好似能通人意，留神谛听，等到初凤话一说完，倏地拨转身往侧面逃走。初凤记准仙箓之言，如何肯放过去？连忙随后追赶，一口气追了有二三十里途程，因

它以前曾有解危之德，只打算好好将它收服，不愿加以伤害，始终没有用剑，总想赶在它头里给它鼻端一下。那龙蛟何等通灵！先前在安乐岛海底已吃过二凤姊妹的大苦头，知道人要取它的要害之处，一面昂首飞过，一面将身后长尾乱摇乱摆竭力趋避，不使头半身与人接近。初凤既决计不肯伤它，这东西又如此生得长大，在水中穿行又是异常迅速。初凤追了一阵，只在它身侧身后打旋，有时赶到它头前，刚一照面便即拨头又往侧面穿去。打算去按它的头端，简直成了梦想。长尾过处，排荡起的水力何止数千百斤。如换常人，休说被它长尾打中，单这强大水力也被压成为肉饼了。

似这样上下左右，在这方圆二三十里以内往返追逐，初凤老不能得便下手好生焦急，末后一次正要赶过，龙蛟因敌人追逐不舍也发了怒，猛的将头一偏身子往侧一穿长尾一摆，朝准初凤前胸打到，两下都是势子太疾，初凤一个躲避不及，眼看就要打中。这一下如打在身上，任是此时初凤得散仙传授也是禁受不起。初凤正想飞身越过龙蛟头前给它一个迅不及防，纵上去照鼻端来那一下，没料它这次改了方式，没等人越过头，竟自旋身掉尾打来。一转侧面，便觉水力如山从侧面压到，那条长尾已离身甚近，知道再像先前一样，沉身海底躲避万分不及。忽然急中生智，不但不往下沉躲，反顺著水的排力，一个“黄鹄冲霄”往前面上方飞起，升约十余丈高下，恰好长尾从脚下扫到，不过半尺居然躲过。百忙中她再低头一看，龙蛟身形已自掉转，头前尾后，长龙出洞般一颗大头昂出水外，分波辟浪往前飞走，暗忖这样前后追逐，何时可以将它制服？并且还有危险！怎不骑在它的身上慢慢挪向前面，岂不比较可以安全下手？念头一转，身子往下一落正骑在龙蛟后半身近尾之处。那龙蛟见敌人骑

上身来，身子摇摆得益发厉害，前穿更速，走了一阵，倏地将长尾一起往自己背上打去。初凤知它野性发作，想将自己打死，此举正合心意，便也将身一起，顺著它长尾之势，一个鲤鱼打挺穿出前面水外，落在龙鲛项上，更不怠慢，一手攀著龙鲛头上长角，身子朝前一探，左手举剑迳向它鼻端按去。眼看龙鲛阔口张处，刚喷起半个晶明水泡，被这一按立时将嘴闭紧浑身抖战，扒伏在地丝毫也不动弹。

初凤知已将它制伏，低头一看，大鼻孔中果有天生的环眼，忙收回左手解下云裳上的一根丝绦；右手长剑仍然按紧它的鼻端不放，身子从他头上滑了下去，滑到鼻前，用双脚勾住它的长角，再将丝绦从鼻环中穿过打了一个紧结，然后松手跳下身来，将龙鲛鼻端所按之剑收去，它缓缓站起身来，一双虎目泪汪汪望着初凤大有可怜之容。

初凤见它已然驯服，迥不似先前桀傲神态，甚是心喜，试将丝绦轻轻一抖龙鲛跟了就走，微一使劲便即扒下身来，知它鼻间负痛忙即停手。又见它经行之处，每遇肥大海藻便即偏目注视，猜它定是腹饿思粮，虽然救妹情殷，毕竟初得神物心中珍惜，便即对它说道："我两个妹子也从安乐岛逃去，如今不知去向。你可即速在此饱餐一顿，我自在左近先去寻找她们，如找寻不着我再回到此地，骑你同去寻找。找着之后同归仙府随我修炼，日后也好谋一正果。"说罢，就在海藻肥盛之处，寻了一个海底潜礁将丝绦系好。正待穿入水中先在附近搜寻，猛一抬头，看见上面水云乱转中有一条白影随着漩涡旋转而下，她心中一动，忙即纵身上去，接下一看，正是二凤和冬秀搂抱在一起，业已气绝身死，仅只二凤胸前还有余温，冬秀已是骨僵手硬死去多时。二凤既然无心相遇，三凤想必也在近处遇难，同怀良友俱遇浩劫，虽然身

藏灵药，可以希冀还生，到底心酸，况且三凤下落还无把握，怎不难过？悲痛中匆匆取出身藏灵丹，给二人口中强塞了几粒进去。手足之情，终比外人厚些。因要上去寻找三凤，恐龙鲛无心移动，海水漫来将二凤冲走。便将二凤尸身放在系丝绦的礁石之上。冬秀尸身，却安置在礁石左侧，崖洞外大石上面。刚放好，二次待要穿上水去，又见上面水云中白影旋转，只是比起二凤下来时长大得多，旋起来时疾时缓，好似在漩涡中挣扎神气。她心中奇怪，定睛一看竟是一条大虎鲨，知道这种鱼非常残忍，定是追纵二凤冬秀尸体到此，不禁大怒，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初凤注视寻思之际，那条恶鱼已从水漩中落了下来，虽然失水，见了人还想吞噬，大嘴刚一张开，初凤随手就是一剑，剑光过处，立时齐颈斩为两截。

初凤斩鱼之后，便即飞身往水漩中穿了上去，行没多远便见三凤顺水漂来。因离海底甚近，上面水的压力太大，不易翻浮上去。适才逃命时节用力过度，忽然昏迷，又灌了一肚子海水，业已气绝身亡，所幸人已寻到还可设法挽救。当时惊喜交集，匆匆抱了回转。因二凤存身之处太仄，便与冬秀尸身放在一处，同时塞了灵丹，先将她姐妹二人救转，回到宫中，互说经过。

初凤因她二人当初不听良言，今番已受了许多险难，只温言劝慰了几句，不再埋怨。一面谈说间，早将玉匣中仙衣云裳取了出来与她二人更换。又将宫中异果海藻之类，取些与她二人吃了。二凤一听宫中金庭玉柱果然发现，得了许多奇珍异宝，还有一部仙箓，照此虔修便可成仙道了，不由心喜欲狂。只三凤性情褊狭，虽然心喜，总以为姐妹俱是一样，却被大姐占在头里，好生后悔不该在安乐岛贪恋了这三

年，以致闹得几乎耽误仙箓葬身鱼腹，所幸天书尚在，只要虔心修炼仍可和大姐一样，否则岂不大糟。她只管如此想，谁知事偏不如人意，以致日后魔劫重重，几乎又闹得身败名裂。且说冬秀毕竟是个凡体，元气在水中伤残殆尽，仍无回生之望。初凤见她回宫这久工夫，面色已逐渐由苍白转红润，只是仍未醒转，虽不似二凤姐妹般骨肉关心，终以昔日共过患难，是出生以来所交的第一个朋友，既有几希之望，不愿使其独个儿化为异物，欲待寻金须奴商量解救之策，却自从宫外一见将龙鲛交他前去安置一直没有进来，龙鲛置放何地也未来覆命。心中诧异，便由二凤姐妹各自观赏宫中所有奇珍异宝，自己起身前去寻唤。刚刚转过外面宫庭，便见晶墙外面金须奴端自一人满面含愁，背着双手徘徊往来于避水牌坊之下，时而仰天长叹，时而举手搔弄头上金丝般的长发，好似心中有万分为难又打不起主意神气。

初凤因他自从来到紫云宫，每日恭谨服役都是满面欢容，只适才动身去救二凤姐妹时脸上有些不快，似这般愁苦之色从未见过，不禁怀疑。知道这宫中晶壁外观通明，内视无睹，率性停步不前，暗中观察他的举止动作。待了一会，见他盘旋沉思了一阵并无什么异状，忽然跪在地下，朝天默祝了一番，然后起身垂头丧气，缓步往宫前走来。恐被他看出不便，便开了宫门迎将出来问道："你怎的这久时候不进宫来，龙鲛安放在何处？我还等你来商量救转一个朋友。"金须奴躬身答道："那龙鲛乃是灵兽，稍加训练便可役使，已暂先将它系在宫后琼树之下，那里有不少花果，如今正贪着嚼吃。小奴也知同来的另一位姑娘仙根本来不厚，周身骨脉脏腑俱被海浪压伤，非小奴不能救转。既是主人好友不能坐观，怎奈适拆先恩师所赐锦囊，不救此女纵难飞升紫阙，

还可在这贝阙珠宫之内成为地仙，如此救女，虽有天仙希冀但是极其渺茫，十有九难望成就。而且此女正是小奴魔劫之根，稍一不慎即此地仙亦属无望。但是她又与三位主人非常有益，如此迟疑不决在宫外盘算好些时，主人想已看见了。”初凤闻言惊道：“我看你动静并无别意，只缘你向来忠谨，平时总是满脸高兴，自我今日去接二位公主起你便一时愁过一时心中不解。我和你虽分主仆情逾师友，她们三人，两个是我妹子，一个受我两次救命之恩。你日后纵有错处，我已无不宽容，她们怎的还敢使你难堪？至于有什灾劫的话，我等同学这部天书本领俱是一样，你的道力经验还比我们胜强得多，休说外来之灾，据你说，只须道成以后行法将宫门封锁，天仙俱难飞渡。就是自己人有什争执，也未必是你敌手，何况还有我在从旁化解，你只管愁他则甚？”金须奴道：“如今主人道法尚未炼成，那里得知。仙缘俱有定分，这一部天箓虽然一样并无二册，但是修过中篇，主人能自通解时便无须由小奴讲解。这时上面的符偈语，便视人的仙缘根浅依时隐现。主人学会以后，也须遵照上面仙示，不能因小奴以前有讲解传习之功私相授受。便是二三两位公主的道行本领，也比主大要差得好几倍，怎能由人心意？小奴明知只一推说返魂无方，日后便少许多魔障，一则为主不忠有背前誓，将来一样难逃应验，二则小奴以荒海异类妄觊仙业，命中注定该有些灾难，逃避不脱，就按先恩师遗偈之意，也无非使小奴预先知道前因后果，敬谨修持以人定胜天罢了！”初凤闻言，总觉他是过虑，虽然着实宽勉了几句，并未放在心上。当下又问解救冬秀之策，金须奴道：“这位姑娘服了许多灵丹，元气已然可以重生，将来体质，只比先还好的。不过她受水力压伤太重，五官百骸无法运转，此时她已然有

了知觉，言有不得甘受苦痛，比适才死去还要受罪。小奴既已情愿救她，不消三日便有复原，请主人先将金庭玉柱灵丹再取一十三粒，用宫后仙池玉泉融化给她全身敷上，暂时先止了痛。小奴自去采取千年续断和红心补碎花来与她调治便了。”

初凤因两种灵药俱未听见金须奴说过，以为他要出宫采取，便问道：“你常说你的对头铁伞道人尚要寻你，此去有无妨疑？可要宫中法宝带两件去作防身御敌之用？”金须奴笑道：“小奴此时出宫，天瞻也是不敢。主人那里知道这两种灵药，全都在我们这紫云宫后苑之内。其余灵药尚多，小奴起初也是不知底细，自主人今日走后独自详看天书才行悟得。这千年续断与人间所产不同，除紫云宫外只有陷空岛有出产，虽比这里年代还久用处更大，但仅由列仙传说自来无人发现。这红心补碎花却是这里独一出产，别处无有。这两种灵药，一有接筋续骨之功，一有补残生肌之妙，再加用了若许地阙灵丹，岂有不能回生之理？”初凤喜道：“我以前仅觉后苑那里奇异花卉终年常开可供观赏，不想竟有这般妙用。如此说来，其余那些花草也都是有用的了？”金须奴道：“虽不全是，也大半俱是尘世所无咧！”初凤又问道：“你说那红心补碎花，我一听名儿便晓得那生着厚大碧叶花形如心大似盈钵一茎并开的小红花，续断名儿古怪，可是那墨叶长梗的矮树，却非续断，乃是玉池旁和藤蔓相似的小树，出产甚少，只有一株。这两种灵药受法用法俱都不同，少时取来一见便知，此时救人以速为妙！”说罢二人分手。初凤便照金须奴所说，先取玉泉化了灵丹与冬秀敷匀全身。一摸胸前果然温暖，拨开眼皮一看眼珠莹活那似已死之人，只是通身柔若无骨，软瘫在床，知道全身大半为水力压碎，

不知身受多少苦痛！好生代她难过。敷完灵丹，金须奴早采了药来在外相候，初凤将他唤了进来问明用法。先将周身骨节合缝之处，用续断捣碎成浆涂了，再取红心补碎花照样捣碎取出丹汁，由二凤、三凤帮同给她全身擦遍，然后取了一袭仙衣与她穿了。未满三日，冬秀逐渐还原，她的五官百骸早已有了知觉，在将醒未醒之际，已然得知究里。这一来不但起死回生，而且得居仙序有了升仙成道之望，自然是喜出望外，对于初凤姐妹感激到肝脑涂地。

由此，冬秀每日与二凤、三凤随着初凤照仙箓传授修炼，闲来时便在宫中各处游玩，贝阙珠宫仙景无边，倒也享受仙家清福。只是一件美中不足，仙箓上所有道法俱是循序渐进，四女的天资禀赋有了厚薄，所学的程度也因之有了高下。除初凤生具仙质六根无滓灵府通明一学便悟，又是首先入门自然领袖群伦外，二凤因受红尘嗜欲污染多服烟火本质虽差，仅只所学日期较晚不如乃姐，学时还不十分显出费力。三凤自为猛狮伤了一臂流血过多，体气已有损耗，再加这几年的尘劫锢蔽，她的私心又重，休说初凤，比起二凤已是不及。冬秀更是本来凡体，从患难百死之际侥幸得遇仙缘，她为人虽是聪明好胜饶有机智，因为心思太杂于修道人反不相宜。先时同学不甚觉得，日子一多所学益发艰深，渐有相形见绌之势。她不想自己为资禀有限，反以为是初凤同金须奴对她和二凤姐妹有了厚薄，不肯尽心相传。初凤于己有几次救命之恩，还不敢心存恨意，对金须奴却是嫌隙日深，只是胸有城府不曾外露罢了。

又过了数月，初凤对于那部地阙金章已能自己参悟，无须金须奴从旁解说，并且书上的字也是时隐时显，除初凤外，连金须奴有时也不能看出字来，由此初凤日益精进。他

主仆五人，原本定有功课，每当参修之时俱在子夜。照例由初凤领了四人跪祝一番，然后捧了仙箓，在宫廷当中围坐。初凤分别传了二凤姊妹与冬秀的炼法，然后由金须奴持剑侍侧，自己对书虔心参悟。等自己习完，再将可传的传给金须奴修炼。

这日习到天箓的末一章，刚刚通悟还未炼习精熟，上面的字忽然隐去，末章后页忽现数行偈语，将初凤姊妹三人和冬秀的休咎成就略为指示，并有初凤照所得勤修，不久便可成为地仙，以后欲参上乘正果，全仗自己修持，积修外功万不可少。余人仙缘较浅，全视各人自己能否虔心参悟，力求正果为定，不可妄多传授，因而自误等语。初凤看完刚刚起身跪谢，那书忽从手上飞起化成一片青霞笼罩全庭顷刻消散。初凤知道自己道将学成，仙箓先期化去，便将书上偈语当众说了。二凤虽然失望，知道仙缘注定，还不怎样忿怨，但别人不然。冬秀和三凤俱知金须奴火炼玉匣抢来天箓之事，这次天箓飞去，见他满面笑容躬身侍立在侧并未动手，若无其事一般，猜已将天箓学全，必有防它化去之策，却故意不让大家学全由它化去。情知所学还不及初凤的一半，原想只有书在，日久自和初凤一般，能以自己参悟。这一化去，虽说初凤厚爱同怀情重友深，也未必敢违了天偈语私自授受，越想越恨，越想越难受，竟自放声大哭起来，经初凤劝勉了一阵，才行闷闷而罢。冬秀更因哭时金须奴未来解劝，好似面有得色，越发把他恨在心里。

光阴易过，转眼十年，二凤虽然比起初凤相差悬远，因为始终分安虔修，倒也不在话下。惟独三凤与冬秀俱是好强争胜之人，除平常苦心炼习，磨着初凤传授外，总恨不能有点什么意计机缘遇合以便出人头地。初凤受她二

人缠绕不过也曾破例传授，二人意总未足，几次请求初凤，准她二人出海云游寻访明师，以求正果。初凤记着老蚌之言，归期将届，再三劝阻，好歹等恩母回来再行出外。冬秀表面上还不违抗，三凤那里肯听？姊妹二人闹了好几次，终究三凤带了冬秀不辞而别。她们二人走没多日，老蚌居然重回地阙，初凤、二凤自是心喜。接进宫中一问经过，才知老蚌蜕解后，便投生到浙江磐安县一个姓仇的富户中为女，因乃母生时梦见明珠入怀，取名慧珠。生后一直灵根未昧，七岁上父母双亡，任遭恶族欺凌，遇见天台山白云庵主明悦大师看出她的前因，度往庵中修炼道法一十二年。大师因她不是佛门弟子，命中只该享受地阙清福，始终没有给她剃度，传了许多小乘法术，圆寂之时指明地点，命她仍自回转紫云宫里。她领了遗命同几封密偈，寻到紫云宫海面，用小乘佛法叱开海水，直达宫中与初凤等相见。此时慧珠已是澈悟前因，一见只有三凤不在，便问何往？初凤便将姊妹三人安乐岛报完父仇以及二凤、三凤贪恋红尘，在岛上一住三年，自己劝说不听回宫苦守，玉柱开放得了许多奇珍，后收金须奴和龙鲛，救回二凤姊妹和冬秀，三凤性傲不听约束，日前与冬秀私自出走说去寻师学道，曾命金须奴出宫追赶，也未寻回等事一一说了。慧珠道："三凤真想不开，我常听师父说，我们这座地阙仙宫深居地肺，为九地灵府之一。只须等你将那部地阙金章中修道之法炼成之后，我同你姊妹二人，带了宫中异宝再出去将外功积修圆满。那时重归仙府，纵不望飞升紫阙一样可求长生不老永享清福。比起天仙相去能有几何？她这一出去，万一误入岐途岂非自误仙业。你说那冬秀一个寻常凡女，遭遇仙缘也这等不知自爱跟着胡行，尤其是不该！我本想回宫以后从你炼

法，道未炼成不再出世，她这一走我便放心不下，只好趁她二人迷途未远以前赶去将她们追了回来。以免一落左道旁门，便无救药。我经此番尘劫，仅学了点小乘法术，在我未把天篆道法炼成元神孕婴之后，本不愿出海问世。只因你的道力虽已有了根底，无奈自幼隐居海底尘世阅历太浅，对于目前正邪各派中人物无什闻知，恐遇上时难以辨别。二则三凤心性既变得如此倔强，先不听话而去，岂肯出海之后再随你回来？有我同去，毕竟要听话些。我虽无什高深本领，但是自幼随了师父云游天下，那一派的人物差不多都有一半面之缘，就是不认得的也能一望而如。再者师父临飞升以前曾传我内照前知之法，为日尚浅纵难及远，对于目前事物一经湛定神明归心返视，便能略知未来。适才听你说话之际，我因思念三凤，潜心默参一行吉凶，得知她二人已离海岸漫游中土，行踪当在嵩岳泰岱之间，颇有因祸得福之像。故此非去不可。不过尚有一事为难，地阙仙府根本重地，况有这多不能全数携带的宝物在此，虽说深居海底暗藏地府外人不易知晓，终须留一自己人在此以防万一！二凤留守自是当然，但她法力浅薄，最好留下金须奴与你同守，再加神兽龙鲛守护宫门定可无虑。无奈金须奴他对我说魔障将临，去留于他均有防害。此人功高苦重，恐误了他的功果，令人委决不下。”正说之间金须奴忽从门外走进，面带愁容朝着慧珠跪下道：“小奴近些日来，忽然道心不静神明失了主宰，算计先恩师遺偈暗示，想是大难快要临头。就是主人此次不出外，小奴也请假暂离此地以求免祸。地阙仙府，非无外魔觊觎，只是尚非其时，照小奴默参运数，约在诸位主人将来二次出游归来之后方有一番纷扰。过此，仙府即由主人用法术封锁，从此碧海沈沈仙涛永静，不到百年后末次劫运降临不会再与生

人往还。此时休说还有二公主与龙鲛守留，纵使全数离开也绝无一些事变发生。倒是小奴魔劫重重依次将临，明知逃到那里都难避免。不过与主人同行，一旦遇上外魔不能与之力抗，再有主人德庇还可脱险。只有这内欲一起却难强制，一个把持不住，不但败道丧生，还负了主人再造之恩。思来想去，只有同行稍好一些，望求主人俯允！感恩不尽！”

此时慧珠道行尚浅，便是初凤虽然今非昔比，对于金须奴的出身来历和天生的异禀也是一样茫然。因知金须奴素来忠诚又善前知，初凤与慧珠、二凤商量了一番，便放心由二凤在宫中留守。又将龙鲛唤来嘱咐了几句，命它就在避水牌坊下面看守门户，不许擅自离开一步。那龙鲛本是神兽，自经初凤姊妹这些年训练已是通灵无比，闻言点首长鸣转身自去。慧珠、初凤便带了金须奴出宫直升海面，同驾遁光先往嵩岳飞去。

第　九　回

都火梵呗　毒炼少林僧
撒手烟云　惊逢铁伞道

话说众人到了嵩山，遍寻三凤、冬秀二人踪迹一点影子也无。慧珠随师多年，熟悉寺庙中规条，因来时算出二女是往嵩山一带，估量尚未远去，便命初凤带了金须奴在少室等候，以免惊骇俗人耳目。独向少林寺一带庵观中寻觅禅友，打听下落。那少林寺在元明之际正是极盛时代，能手甚多，慧珠原从后山赶向前山，因寺中方丈悟能以前曾有一面之缘，打算寻他询问门下僧徒，在每日樵苏挑水之时，可曾见过像二女打扮的女子？不料行近少林寺还有三数里远近，见前面悬崖陡立上出重霄，崖侧一条深涧挡住去路，宽有二丈。正待飞身越过，忽听木鱼之声起自天半，心中诧异抬头一看。悬崖危壁上面附有一片黑云，云影里映现著一株古老怪松斜生崖隙，那梵呗之声便从那里发出。慧珠知道当地异人甚多，见那僧人故炫精奇来路不正，不愿招惹，装作不知，迳自纵过涧去。身才立定，便听洪钟也似的一声阿弥陀佛，眼前现出一个红衣赤膊貌像极凶恶的番僧，左手持著一柄铁禅杖，背著一个大盆般的铁钵。右手单掌当胸指著慧珠

道：“此山豺虎甚多，女檀樾孤身独行意欲何往？可要和尚护送一程么？”慧珠知他来意不善暗中留神，合掌当胸答道：“弟子因来此游玩，中途失去两个伴侣，欲往前面少林寺中探听有无人见？自幼曾学过少许薄艺，虽是独行倒也不畏豺虎。前行不远即可达到，无须烦人保护，禅师好意只有心领了！”番僧闻言狞笑道：“女檀樾竟与少林寺智能贼和尚是旧相识么？我奉大力法王之命来此已有九日，每日早晚功课完毕便到寺前寻他。他却缩头不出，弄些障眼法儿将寺门封锁，不敢出面。本当冲了进去，又觉我和尚老远到此赶尽杀绝。昨日我已递了法牒，即他三日将全寺让出由我住持，今日已是第二天了，还没见他动静。且等三日过去，仍没回音，我便用佛家禅火将全寺一火烧个精光。昨日我已在寺前大骂，你那两个同伴不知轻重竟敢出言和我顶撞，被我略施佛法将她二人锁在后山天荡岩洞底之内，预备这里事完之后将她二人献与法王享受。我看你生得比她二人还要美貌又是她二人的同伴，正好打做一路，乖乖由我送往岩洞之内等候，免得丢丑。”

慧珠一听，以智能那般道行竟由他在本山猖狂胡为，这个番僧必非易与，如若力敌恐怕不是对手。三凤、冬秀被他摄去，又不知天荡岩在后山什么所在？莫如将计就计，等他到了岩前，再用师父所传遁法脱身回去告知初凤、金须奴，想主意救人除害。想到这里刚要张口答话，那番僧已好似看出她心意，两道浓眉倏地往上一皱骂道：“你这贱婢目光不定，想在大和尚面前捣鬼，那里能够？你们这些贱货，好好善说叫你随我到天荡岩去。若然不听，非出乖露丑不可。”说罢将袍袖往上一举。慧珠见势不佳暗道一声：“不好！”正待行法遁走，猛觉眼前一亮，一片黄云已将身子罩住，知

道逃走不及，连忙手中捏诀盘膝坐定，将小乘法术中的“金刚住地”之法施展出来，先将身子定在山石上面化为一体，以免被敌人的妖云卷走，然后虔神内照一拍命门放起一片银光将身子护住。这佛门小乘法术，专备修道人在深山中修道防身之用，专一以静制动，虽不善攻却极善守，只要心不妄动神不乱摇，任你多厉害的邪术也难侵害。那番僧原是西藏大力法王妖僧哈万尼布的大弟子，所炼邪法妖术甚是厉害。因为路过嵩山，想起少林寺方丈智能为人正直剑术高明，法王手下红衣妖僧屡次吃他大苦，气忿在心。又觊觎寺中那片基业，仗著自已新近炼成了一种毒火红砂，亲往寺中寻仇。谁知智能早已得了能人报警，知道一时难以抵敌，一面用飞钵传书各处求救，一面约束手下徒众禁止出外，紧闭寺门，外用法术封锁以待救援。番僧见全寺均被云封，知道内藏奇门妙用攻不进去，连在寺前辱骂了几日，始终不见人出来，又防中了诱敌之计不肯轻易施展毒火，好不气闷。那三凤同了冬秀离了紫云宫，虽打算游历天下名山古洞寻访仙师，无奈一个是自幼深居海底，各地名山胜域均无闻知。一个虽是自幼随了父亲保镖闯荡江湖，仅知道一些有名的江湖好汉，至于神仙居处仍是茫然。二人先在海外闲游了几处岛屿，觉得景致平常，不似仙人所居，好生扫兴。末后冬秀想起幼时曾听父亲说起，嵩山少林寺惯出能人异僧名头高大，有一次曾亲见寺中一个和尚，放出飞剑斩人于数十里外等语。不知事隔多年，寺中还有这种能人无有？便和三凤说了。三凤笑道：“我们姊妹几个那个不会？何况我们深居海底仙宫，出入惊涛骇浪。大姊曾说你们本领道法已和散仙差不多了，寻常能放飞剑的人寻他有什么用呢？”冬秀道：“话不是如此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拿金须奴说，他的本领已比我二

人高强得多，如论道行还远在大姊之上，但是每一提起他们对头铁伞道人，事虽过去还在胆寒。我们此次出门原为争这口气，不成无归，有志者事竟成。且不必单说前往嵩山，你我把天下名山人迹不到之处全走一遭，早晚必能遇上。即使我们真是仙缘浅薄，开开眼界长点见识也是好的。”

三凤本无目的，因在安乐岛时常听冬秀说中土山川雄秀如何好法，早就神往。既然嵩山常有异人剑仙来往，便先往嵩山一游，到了再议行止。当下说定同往嵩岳进发，一入中土，遇见荣华城镇也曾下落游览，就便访问那嵩山少林寺的途径。冬秀因二人所著俱是仙家衣履惹人注目，想起乃父在日之言，江湖上行走不宜过事炫奇，虽说现在所学已离仙人不远，到底还怕遭见能手。一落地首先将从紫云宫中带出来的两枝珊瑚，向大城镇中去换些金银备用。那珊瑚紫云宫后园中到处皆是，冬秀所带虽是两枝极小的，在尘世上已是无价之宝。手到便将金银换来，先买了两身寻常衣履与三凤一齐换了。有了前车之鉴，仗有灵丹辟谷，除打听出附近有什名山胜迹必去登临外，大都无什耽搁，不消数日已达嵩山。先在山麓降下，商量了一阵然后往少林寺中走去。

此时少林寺声望虽称极盛，但是山径崎岖犹未开辟。除慕名学艺和有本领的人来往，寻常人极少问津。二人在来路上，已屡听人说少林寺的威名远震，寺中和尚如何勤苦清规，有了先人之见，不由起了几分敬爱之心。冬秀更是满心记著昔日江湖上寻师访友的步数，因同事中不接待女施主，原打算到了寺前，遇著本僧略显身手将寺中人引了出来，看看有无真实道法，再行定夺。起初以为这大一座丛林纵不接待女客，进香的男子必不在少，谁知入山走了好一程，一个人影俱未遇上。二人也未觉异，仍往前走。没有顿饭光景，

已然望见前面树林隙里红墙掩映，知离寺门不远，正往前行，耳边忽听喝骂之声，再前几十步便出树林，半山岩上现出一座大庙，墙宇高大殿阁重重，看去甚是庄严雄伟，只是庙门紧闭，庙前岩石上，坐定一个身背大铁钵手持大禅杖的红衣番僧，正在戟指朝著寺门大骂。三凤还要前进，还是冬秀机警忙把三凤一拉同时止步，躲在一株古树后面看那番僧动作。

那番僧说话声如洪钟，所骂之言俱都不堪入耳，骂了一阵想是骂得火起，猛将手中禅杖一起，一脱手便化成一道半红不黄的光华，龙蛇一般直往寺门冲去，转眼冲到，倏的寺前起了一阵粉红色的云烟，弥漫开来将全寺罩住，光华只管左冲右突，休想前进一步。气得番僧口中喃喃念那梵咒，满头须发皆张状如丑鬼仍是无用，只得将手一招收了回来。光华才敛，寺前云烟也跟着隐去，依旧大门紧闭，庙貌庄严，巍立在半山之上没有丝毫伤损。那番僧二次持杖大骂了一阵，又将禅杖化成光华飞起，在云烟中冲突了些时又重飞回，如是者好几次。三凤越看越气，大愤，便向冬秀道："这贼和尚同人家有何仇恨？他骂了这半天，人家关上门不理他也就是了，为何这般辱骂不休？待我去问他去！"

先时番僧脸朝寺门本不知道二女藏处，骂得正在起劲，忽听女子说话声音，便即回身寻视。三凤本是初生犊儿不怕虎，随说即走出树外，冬秀虽因生长江湖，除聪明机警外历练也甚寻常，在林后看出了神，三凤说话时节也未拦阻，及见番僧闻声回视知道出事，想拉三凤已自不及，只得跟随迎了上去。三凤指着番僧问道："庙中和尚与你何仇？人家怕了你不肯出来，为何还要苦苦辱骂则甚？"番僧也未还言，睁着一双怪眼，只管上下打量二女。三凤见他神色鬼祟越发

不耐，正要喝问，番僧狞笑着答道："听你说话，你莫非与智能贼和尚相好么？我奉法王之命到处寻找美貌女子，数日以来并未寻着一个可意之人，不想无心相遇。识时务的快快归顺，等我破了少林寺杀了智能，带你二人去到法王那里叫你快活不尽。"一言未了三凤早已怒忿填胸按捺不住，娇叱道："贼和尚！死在眼前还敢胡言！"说罢左眉摇处，一道青光直往番僧头上飞去，冬秀见三凤业已动手，知道番僧凶横决难善罢干休，也将飞剑跟着放出上前夹攻。番僧见二女同时放出飞剑，哈哈大笑道："难怪贼婢猖狂，原来还会这些伎俩，禅师面前须容不得你。"随说随将手中禅仗抛起，化成一道半黄半红的光华，疾如闪电，将二女飞剑接住。

三凤见飞剑无功，正想探怀取宝，番僧口中念动梵咒，忽地大喝一声，手扬处一片乌黑云烟飞向二女顶上，二女还未及施为，已被云烟罩住，猛闻一股奇膻之气，立时头晕眼花再也支持不住，只觉身子悬空半晌方才落地。等到醒来一看，身子已在一个石洞之内，四外阴黑，几次想行法冲逃，谁知番僧业已用了妖法将石洞封闭禁制，洞壁比起百炼精钢还要坚硬十倍，一任二女用尽生平本领，休想损伤分毫。妖僧将二女困入少室石洞以后，因寺门有智能法术封锁攻不进去，心中贪恋二女美貌，本想先用一个，又因法王这次所须有根基的少女正是两名，恐日后知道怪罪，只得作罢，仍回崖壁上面，算计寺中不见人出，不是等候救兵便是设有埋伏想诓自己毒砂，决计再等数日，寺僧不肯投降便用魔火化炼全寺逼他出来，那时再用毒砂，一个也难漏网。自己仍不攻进去，以免中了敌人奇门遁法。

正在哞诵魔咒，忽见崖壁转角又走来一个绝色美女。慧珠本是千年老蚌转身，丽质仙根比起初凤姊妹还要美貌得

多，番僧见了如何舍得放过。便飞身下去拦住去路，以为她也和前日两个美女一样手到拿来。不想慧珠虽不善攻却精于守，坐在地上身子竟似与山合体生了根的一般。番僧连用妖法，但都未能将她摄走，两下相持了大半日工夫，番僧想去少林寺前恶骂不能分身，崖下面不比崖壁之上可以远观寺中虚实，又恐智能乘机逃走，就比罢手心又不甘，好生委决不下。这一面，慧珠虽仗小乘佛法用禅功入定屏制百魔，无奈这种法术只能防身不能冲出妖云氛围逃走，除了以静待变外别无善策。还算自幼出家心神澄定不为恐惧忧危所扰，否则心神一乱真灵失了主宰，定遭毒手无疑。

两下正自相持，忽听暴雷也似一声长啸，空中飞下四道光华直取番僧，番僧见来的敌人是三个绝色少女和一个脑披金发相貌奇丑的怪人。三女当中，一个穿着一身仙衣霞裳，另外二个正是前日被自己擒住囚禁少室的女子。那封锁少室的魔法极其厉害，不知怎能到此？心中大吃一惊。那仙女装束的一个剑光尤其厉害。一面飞起手中禅杖化成一道红黄色的光华迎敌，一面口诵真言打算行使妖法取胜，谁知新见一男一女的剑光疾如电掣虹飞，自己一柄禅杖竟自应付不开，急迫中大有有力难施之势，知道稍一疏虞，被敌人飞剑攻进身旁不死必伤，不敢怠慢，连忙转攻为守，先将禅杖招回护住全身再作计较。这来的正是初凤姐妹和冬秀、金须奴四人，原来初凤、金须奴自慧珠走后，二人便在山头闲眺等候慧珠回讯。初凤忽然想起金须奴得道多年，便问他嵩山可曾来过，少林寺中可听说有什能人？金须奴道："小奴生长极荒寒海之地，距离中土甚远。先时所知俱是海外散仙，后来因为心怀远志，也曾数游中土名山胜境访求正道。这嵩山虽然旧游之所，还在数十年前来过两次。此时少林寺仅有几个

精通武艺的高僧，无什出奇之处。倒是末次重游此山，在少室绝顶遇见两个矮子在那里对弈，小奴不合欺他生得矮小貌不惊人，躲入他二人后背，暗用禁法将棋子移乱取笑，不料棋子没有移动，如非那两个矮子意在儆戒不肯伤人险些丧了性命。就这样还吃他用剑光将小奴圈住，跪在他二人下棋的石旁七天七夜，直等那一盘残棋终了才行释放。后来一打听，才知二人是有名的嵩山二矮白谷逸和朱梅，年纪不大，学道日子更是不久，却是得了真仙传授，不但剑法高强，彼此已有半仙之分。只恨缘悭眼拙，遇见异人不去跪求渡化，反而意存戏弄自找无趣，后悔了好些年，如今不知可在那里隐居无有。除此以外，四川峨嵋山还有一位极厉害的老剑仙，名叫长眉真人，宋初已然得道，只为发下宏愿要创立一个正派教宗积修十万外功才行出世，所以至今还未飞升。别的正邪各派异人能手虽多，据小奴所知，当以此人为目前在世正邪各派散仙中的魁首了。”初凤听得高兴，便想叫金须奴领往少室一寻仙踪，问他以前曾经开罪，此去可有妨害？金须奴道：“小奴被他二人收去剑光释放时，曾经听他二人说小奴虽是异类，平日尚知自爱，看去没有恶意。自随主人在海底仙府修炼天录秘笈，不仅道行增长心地愈觉光明正大。这类仙人大都除恶奖善，自问无过，至多无缘不见，否则不在此地隐居决无别的妨害。不过我们离开这里，恐老主人回来相寻费事罢了。”初凤道：“这有何难？”说罢放出飞剑将路旁大树的皮削去数尺，刻上几行字迹，请慧珠回来前往少室相晤，当下同了金须奴同往少室飞去。剑仙迅速相隔又近，转瞬便即到达。刚一落地金须奴首先惊咦了一声，同时初凤也看出山顶四围隐隐妖气笼罩，情知有异，再一寻找少室的门户竟是无门可入。初凤猜是内中必有妖人盘踞，

悄问金须奴："洞中潜伏的人虽然路道不正，一则他没有招惹我们，不犯多事，二则我们俱是初次出门，不知外面各派中人深浅。万一抵敌不住，岂非求荣反辱，还是回到原处去等母亲吧！"金须奴闻言仔细向四外看了一阵，答道："话不是如此讲，仙家内外功行并重，主人此时内功已然修成了十之八九，外功却一件未立，除恶去害分所当然。这妖气如此浓厚，洞中决非安分之人。如今我们明明算出三公主现在此山，到此却遍寻无着，说不定陷洞中妖人之手也未可知？再加我们既然到了他的门户，他在洞中不会不知道，却不出面，又将洞门用妖法封闭，情更可疑。主人不可大意被他瞒过，万一三公主真个被陷夜长梦多，如为妖人所害，那时悔也无及了！"

初凤听他说得有理不禁着起急来，地阙金章中原有拨云破雾之法，连忙禹步立定施展起来。不消顷刻妖云尽扫，现出洞门。入内一看，里面还有一层门户，门外有一玉屏风，将出入道口堵得严严密密，试用手推了一推，觉出坚固异常。一心惦着同怀好友的生死下落，也不再寻洞中有无能人，左肩摇处放起剑光直往玉屏风射去，眼看射光飞近玉屏，倏地眼前一晃现出一个矮子，一伸右手便将剑光接去。初凤大吃一惊忙又将第二道剑光放出，才一飞近矮子面前，那矮子只笑了一笑一伸左手又将第二道剑光接去。初凤痛惜至宝，忙运玄功打算收回，谁知一青一白两道光华只管似龙蛇般在矮子手上乱掣乱动，一任初凤用尽心力那里收得回来。正自着忙，忽听金须奴在旁高叫道："主人快请住手，这位真人便是我说的那位矮仙师。"一言未了猛的又听那矮子笑道："你们既无本领去破别人妖法，没的将我们这座玉屏风毁去，你们赔得起么？这剑还你，还不快些进去救你妹

子。”说罢影子一晃，两道剑光已然飞回，矮子踪迹不知去向。再看当门的一座玉屏风，已于转眼工夫移向壁间。初凤虽然道法已非寻常，因为初逢异人，似这般神龙见首，也闹了个迷离惝恍，不知如何是好！金须奴毕竟知得事多，见初凤还在迟疑忙道："仙人已走，三公主定在里面，还不快去解救！"

初凤被他提醒，不暇答话匆匆往洞内便走，行没几步，忽听洞内深处隐隐有两个女子怒骂之声，颇似三凤、冬秀口气，心中怦的一动忙即自先冲了进去。刚一起身，忽然一道剑光从黑暗中劈面飞来，幸而初凤剑术煞有根底，知道来势太猛不及迎敌，忙用遁法避过。身刚立定，又是一道剑光接踵而至，跟着冲出两个女子，定睛一看，果是三凤和冬秀二人，已是急得满头大汗，神色甚是狼狈。同时金须奴也由外赶到，彼此认清面目俱都喜出望外。三凤道："我们在少林寺前被一个红衣妖僧，用妖法困此洞内已经二日，用尽法术飞剑，俱难脱身。本来都绝了望，准备妖僧再来用剑自杀，适才猛觉洞壁虚软，死中求活拚命往前一冲，竟自空若无物。不想却是姊姊亲来解救，二姊可同来么？"初凤一听，困她二人的果非适才所见矮子，对头是另一个红衣妖人。一同出洞各将前事一说，金须奴又重将矮子来历及适才所听语气，解说了一遍。这才明白封洞妖法，还是矮子所破，只不知这洞既是矮子清修之所，何以又容妖僧将人困入洞内。因听三凤冬秀说那红衣妖僧正与少林寺中和尚为难，又那般好色作恶，恐慧珠前往遇上也遭了他的毒手。话说完时便即领了众人，直往少林寺前飞去。行至中途便望见下面妖云蒸腾，低头仔细一看，那红衣妖僧正站崖下，面前一幢云雾凝聚不散。金须奴目光厉害，断定雾中被困的人正是慧珠，她必有

防身法术，所以尚未为妖僧擒去，快救还来得及。三女闻言同仇敌忾，忙即招呼一声，各自将手一挥纷纷将剑光飞起，直取妖僧。论四人此时的道力法宝，初凤虽然最好也非妖人对手，偏是占了人多势众的便宜，妖僧骤不及防又是满腹轻敌之心，这才闹了个手忙脚乱，纵有一身妖法和毒火神砂，不但一时施展不开，收还禅杖护身时略一心慌疏忽，还几乎为初凤飞剑所伤，好生咬牙痛恨！一面暗想恶毒主意报仇雪忿。

且缓说妖僧暗中施为，那初凤等四人用剑光困住了妖僧忙即行法驱散妖云与慧珠相见，母女难中重逢，自是惊喜交集。初凤因妖僧有光华护住身体不能将他除去，正待另想法宝取胜，忽见妖僧身旁飞起一围绿阴阴的妖焰，里面夹着许多红黄火星风卷残云般往上直升。四人的飞剑光华竟阻它不住，眼看飞入空中布散开来就要往四人头上罩下，猛的想起仙箓上曾载有各派邪法异宝中，有一种都天毒火神砂厉害无比，遇上须要速避，一沾身上立时把道行打净化成脓血而亡，并未载著破法，所说形状与此相似，同时又听慧珠、金须奴同声高喊道："妖法厉害，你们还不快躲！"大家正自忙着，忽然身后一阵风声吹到，眼前人影一晃现出一僧一道，慧珠见那僧人穿著法衣貌相甚是庄严，正是少林寺的方丈住持智能。那道人不认得，生得形容古怪凹鼻凸眼，两颧高耸骨瘦如柴，面目手足比墨还黑，一张阔嘴唇却比胭脂还红，微一张口露出上下两排雪也似白的密齿，三色相映越显分明，手持一柄丈许方圆的铁伞一纵到便即将伞撑开。先时伞上起了一股浓烟，烟中火星四外飞溅布散开来遮蔽了数亩方圆的地面，恰好连慧珠等四女一男一齐护住。这时上面番僧的毒火神砂也自天空布散飞下，两面刚一接触，道人铁伞

上的火星黑烟越发越浓，倏地往上一起，立刻烟火消散化成一片乌光将毒火红砂托住往上直升。对面番僧想已看出不妙急得满头大汗，口中梵咒念个不停，放出去的毒砂兀自收不回转，眼看敌人那柄铁伞越托越高，毒砂面积越来越小，渐渐都附到伞上凝在一处。猛听道人大喝道："大胆妖僧，我师侄智能在此清修与你有何仇恨？你每日上门欺人他不与你计较也就是了，你还倚强逞能，限他三日之内献出少林寺，否则使用魔火将全寺僧徒炼化。你不过凭著老秃驴的妖势胡作非为！有何本领道行敢口出狂言，把数百年清静禅林化为灰尘。今日祖师爷特地从海外追来，领教你红教中的妖火到底有多大狠处？原来也只如此微末伎俩。本当暂饶你的狗命，由你归报老秃驴前来送死。只是情理难容，此时想逃焉得能够！"说罢袍袖扬处，飞出七道尺许长的乌金光华直取番僧。

当道人初来时，初凤姊妹和冬秀三人看出来了帮手，不但未将飞剑收回，反倒运用玄功指挥飞剑，将番僧困了个水泄不通。妖僧一柄禅杖护身已觉不支，加上毒火神砂被道人铁伞托住飞入云空不见踪影，知被收去，越发心乱作忙。那再禁得起道人的黑门散仙，多年修炼的至宝修罗神钉？看见七道乌光飞来，刚暗道得一声："不好！"打算弃禅杖不要借了遁光逃走，已是不及。被那七道乌金光华分光直入相次打在身上，"哎呀"一声翻身栽倒。道人更是狠毒，接著将手一指，那乌光便似七道小电闪一般围到番僧尸首乱闪乱窜，不消倾刻便剁成一堆鲜血烂肉，才行收了回去。

慧珠忙领众人上前参见时，忽然一眼看到金须奴跪在道人身侧索落落抖个不住，心中好生奇怪。智能见慧珠朝他行礼，只打了个问讯，那道人竟连理也不理，慢腾腾先从身后

葫芦藏内倒出一些粉红色的药粉弹向番僧死尸的腔子里，然后指著金须奴骂道："当年我在极海钓鳌，你竟敢无故坏我大事，后来被我用法罐将你封闭，原想将你永埋海底万劫不得超生，不想海底潜伏著你的同类将我法罐毁去，潜藏海眼之内。那时我因忙著擒鳌无暇寻你算帐，你这孽畜倒也灵巧，在我禁期之内，居然潜伏了九年没有出世。今日相遇，你以为我的期限已过可以饶你？谁知我那九首金鳌自从被你惊走，再也不肯上钩，累我多年不能飞升灵空天阙，非用你这千年道鱼人的灵心，不能将那金鳌钩住。你如知事，等我宝伞飞回乖乖的随我回转极海由我取用。我恩开一面，当可助你转劫托生，否则形神一齐消灭化为乌有，悔之晚矣！"初凤见道人装束打扮和所用的一柄铁伞又见金须奴伏地害怕神气，已猜出他是金须奴的对头铁伞道人，闻言正自惊惶无计。旁边三凤始终不知番僧毒火厉害，因看道人倨傲已自不悦，还念在他有解围之德没有发作，及听了道人这一席话竟要强取金须奴的性命，平时和金须奴虽有嫌隙到底是自己人，不由敌忾同仇勃然大怒，走上前去对道人说道："这个金须奴平日在海底潜修，从不出外生事，此番随了家姊来到嵩山，也未做过一桩坏事，你执意要伤他的性命是什原故?"道人朝著三凤冷冷一看答道："无知女娃，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谁不知我铁伞真人言出法随，休说你们这几个小女孩子，便是各派群仙谁敢与我违拗？念你年幼无知不屑与你计较，快些住口少管闲事，以免自找无趣。"

三凤正要发作，慧珠和初凤见智能那般恭谨和金须奴害怕样子，深知道人难惹，刚在彼此用目示意一同跪下代金须奴乞命，一见三凤神色不善怕她闯出祸来越发不妙，正要上前禁阻，忽听"叭"的一声，道人手捂著左脸直跳起来，四

下观望目露凶光似有寻仇之意，心中不解何故？先忙把三凤拉开时，道人右脸上也“叭”的响一下，登时两面红肿起来。气得道人破口大骂道：“何方妖孽竟敢暗箭伤人，少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随说，袍袖展处早飞起一片红云将身护住。道人睁著一双怪眼四起乱看，一眼望到地下跪著的金须奴倏地纵起身来驾遁光便要逃走，益发恨怒如雷，口里喝得一声：“大胆妖孽往那里走！”袍袖伸处，一只漆黑也似的铁腕平伸出去有数十丈长短，一只手大有亩许，一把将金须奴抓了个结实捞将回来。慧珠、初凤等人见道人用玄功幻化大手擒转金须奴，知他性命难保，俱都捏著一把冷汗，又想不起什么解救之策，正自忧急，还未上前，道人“哎呀”一声，接著便听一个生人发话道：“好一个不识羞的牛鼻子，挨了两下屈打还不知悔悟，专门欺负天底下的苦命东西，你也配称三清教下之人？”

大家寻声注视一看，道人面前不远站定一人，正是初凤在嵩山少林室外面所见的那个矮子。金须奴好端端的站在矮子身后面有喜容并未被那道人的大手抓去，心中奇怪，再往道人一看，不知何时闹了个满头满脸的脓血，护身红云业已消尽，气得连口都张不开来，手一指便飞起七道乌光直取矮子。那矮子却不慌不忙的，笑嘻嘻站在当地，眼看乌光飞临头上，也不放什法宝飞剑迎敌，只将小脑袋一晃立时踪迹不见。众人并未看出他是怎么走的，方疑道人不肯罢休，必要迁怒旁人，猛听“叭”的一声，矮子又二次在道人身前出现打了道人脸上一巴掌，这一巴掌想是比先前两下还要厉害，直打得道人半边脸特别高肿起来。道人连吃大亏越发暴怒如雷，也顾不得收回飞剑，手一伸处一把未抓住，眼看矮子一晃身形从手臂下钻了过去，刚暗道得一声不好，碰的一声背

心上又吃矮子打了一拳。拿这样一个天下闻名的铁伞道人，这一下竟会禁受不住，好似一柄重有万千斤的铁锤打在身上一般，立时觉著心头吃一大震两眼直冒金星，身子连晃数晃几乎栽倒在地。这才知道矮子用的是金钢大力手法厉害非常，幸是自己，若换道行稍差一点的人，这一拳怕不立时打死。情势不妙不敢再事轻敌，一面收回剑光先护住了身子，静等那铁伞在空中化完毒砂魔火飞回再打报仇主意。

矮子想已看出他的心意，也不再上前动手，仍是态度安详笑嘻嘻的说道："你这牛鼻子全靠那柄破伞成名，我今日原是安心领教你勿须著忙，由那破伞将沙托升灵空二天交界之处受乾天罡气化尽之后，再行回来与我争斗也不为迟。你伞如不飞回，我是决不会走的。"这一席话把道人气得咬牙切齿，当时又无奈他何，明知敌人既会金刚大力手法，必已尽得玄门秘奥。适才见他那般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就是铁伞飞回也未必能把他怎样，不过以自己多年的威望，一旦当著人败在一个无名小辈之手，如不捞回一点颜面日后怎好见人？越想越恨越难受。偏那番僧毒砂虽能用铁伞收去，无奈那砂也是魔教异宝，除将它送越云空任乾天罡煞之气化去外无法消灭。但是二天交界之处距离地面约有数千百里，法宝上升虽快到底相隔太远，往返需时，不是片刻之间可以回转。道人只得耐心忍辱，饱受他人的冷嘲热讽罢了。

待有半个时辰那伞仍未飞落，这其间只苦了一个智能，他和嵩山二老同居一山，平时原本相熟，当朱梅刚一现身之际本想上面招呼与两下引见，谁知朱梅一到便"叭叭"连打了道人两个嘴巴，知道道人性情古怪，素来惟我独尊从未吃过人亏，万万不肯干休，那敢再作和解之想。后来道人虽吃大亏暴跳如雷见朱梅直朝他笑，益发吓得低头合掌，休说出

声连人都不敢去看一眼。初风等四人见矮子如此神奇个个佩服心善，金须奴在奇危绝险之中，凭空救星自天外飞来，一交手便看出双方高下，不禁喜出望外，除智能外都想看个水落石出，事完之后上前与矮子拜见。又候了一会，矮子竟倒在一块山石上面熟睡起来，人虽矮小，打起呼来却如雷鸣一般，趁着山谷回音甚是震耳。道人料他存心装睡不知又用什法儿诱敌，上前定中他的鬼计，一心想等此宝回来，只将剑光紧护身子不去理他。又相持了个把时辰，那伞却望不见一丝影子，不禁动起疑来，暗忖宝伞自将毒砂托入云空，先后已有了两个时辰，怎么还不见他回转？看那矮子鬼计多端，莫不是他故意装作熟睡，却运用元神升入天空半路打劫？自己却在这里呆等，倒去中了他的暗算。又一想那伞经过自己多年心血修炼，别人不知口诀无法运用，即使被那矮子打劫了去，也该有点朕兆才对？刚一宽心，忽听身后有人哈哈大笑，回头一看身后又出现了一个矮子，装束身量均与先前对敌的矮子相似，手里持着一柄铁伞正是自己的法宝。

道人一见大惊，连忙运用玄功将手一招打算将那伞收回时，那矮子道："牛鼻子，你可认识嵩山二矮白谷逸与朱梅么？今日叫你见识见识！你不必鬼画桃符嘴唧唧囔囔，我把这伞插在地下，你有本领只管来拿了去。"说罢便将伞朝地上一掷，石火光溅处，端端正正插在地上。道人口诵真言将手连招，那伞好似灵气已失，不但光焰全无，一任道人施为竟是动也不动。道人情急万分，不问青红皂白将手一指，飞出剑光直取敌人，身子便往伞前飞去。谁知敌人也和先前矮子一样，并未用法宝飞剑迎敌，身形一晃便自不见。道人一心顾伞方寸已乱，竟未想到世上那有这样便宜的事，见敌人遁走，也没顾到别的，恰好飞临伞前伸手便要拾取，刚一低

头想将那伞拔起，就在这一转瞬间猛的又听空中呼呼风响，有人高叫道："白矮子大功已成，牛鼻子法宝已被我劫到了手，我现在月儿岛等你，你打发了他可去那里同入火海取那玩意吧！"道人情知不妙，抬头往上一看，一片金霞拥着一团乌光，先前与自己对敌的那一个矮子正拿着自己的铁伞在光霞围绕中疾如电掣往东南方飞去，再看石上熟睡的矮子业已不知去向。一时情急万分，也顾不得再辨别地下那柄假伞是什么东西幻化，一纵身形收回飞剑驾遁光便想追去，身才离地不过丈许，猛的眼前一黑喊声："不好！"想躲已是不及，被人打了个正着，立时觉得胸前一酸耳鸣心跳，撞出去老远才得停止。再看空中，先见那矮子已然不知去向，后来出现的那矮子却叉手站在前面朝着自己笑个不住。

道人情知法宝已失再无法追赶，不由把敌人恨到极处，暗忖这两个矮鬼虽长于幻化，却始终未见他使什飞剑法宝，每遇自己放出飞剑，总是运用 玄 功 隐 形遁去，明来不能伤他，就此罢手留待他日报仇一则心里不甘，二则当着智能面子难堪，心中一横顿生毒计。便趁敌人叉手不动之际，装出负伤难耐低头缓气之态，暗 使"都 天 罗 刹、赤血搜形"之法，拚着自己真元受伤去制敌人死命。于是他默诵真言左右捏诀，猛一抬头，右手一指剑光先行飞起，接着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化成无量数豆大火星满天飞洒径往矮子头上罩去。道家精血非同小可，用上一回至少修炼十余年才得将元气修复，这"都天罗刹、赤血搜形"之法更是厉害，不遇深仇大敌生死存亡关头从不轻易使用。铁伞道人 纵 横 一 世极少敌手，与人拚命还是初次，因为炼就真灵元气所化与本身灵元相为感应，由行法人心神所注专找敌人下落，不得不止，加以化生无穷，不是寻常法宝所破，沾身便攻七窍，勾动敌人

三昧真火将敌人化成灰烬。一经发出，顷刻之间方圆数十里内仇人休想逃开，任是遁法多快，也难逃躲。

道人见自己暗自施为矮子毫未觉查，心中暗喜，且先报了这一半仇，日后再找那劫宝的仇人算帐。原打算先飞剑光出去，觑准矮子隐身的方向再下毒手比较容易一些，以免搜形迟缓。谁知这次剑光飞到矮子身前，矮子并未躲开，只一伸右手便将剑光捉住，似一条乌银长蛇一般在手中乱闪乱窜，道人满嘴鲜血刚化成火光喷出，见飞剑被敌人赤手收去，才知敌人不但玄功奥妙还会分光捉影之法，正自大吃一惊，火星已如雨点飞临矮子头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火星将落未落之际，矮子早将左手也伸出来，捉住道人的剑光合掌一揉，然后举向头上一口真气喷将出去，再将双手往上一放剑光立时粉碎，化作成千累万的乌光银珠飞起与空中火星迎个正着，只听滋滋连声两下一遇上便即同时消灭，化为乌有。道人猛想起自己那道剑光为要出奇制胜，乃是采取海底万年寒铁水母神华千锤百炼而成，不想被人收去毁了不算，还把它化整为零，用真水克制真火使其同归于尽。自己辛苦修炼多年心血炼成的两件至宝奇珍，一旦遇见一个未成大名的劲敌把它毁的毁，收的收，更为报仇心急用那狠毒的法术，结果白白损了自己的真元，敌人一丝也没有受着伤害，这一场惨败怎不急怒攻心，痛澈肺腑？加上连中敌人金刚大力手法，又在运用元神行法之际受了这般重创，立时灵府无主神智昏迷，怪啸一声晕倒在地。

智能连忙上前将他抱住，满脸悲苦想要回走，矮子将他唤住道："这牛鼻子虽然可恶，却是一向在海外穷荒欺凌异类，总算没有为恶人间。又看在你这秃儿份上，是你焚千年龙脑引他来此助阵，故尔饶他不死。他真元已破不久必要走

火入魔，仍难命活，我讨得有长眉真人仙丹在此，可拿去与他服用。牛鼻子心肠褊狭，我虽然手下留情，他日后也未必知道后悔，你扶他回寺救醒之后加以告诫。那番僧的妖师终须寻他报仇，命他早晚仔细。铁伞待朱道友用完必定还他，他如不服，十年之后我在衡山岳麓峰候他报仇便了。”智能知道白谷逸厉害那敢多言？匆匆接过丹药扶着道人自驾遁光飞去。

第　十　回

挥宝扇　祥光驱邪眚
服真水　脱骨换灵胎

话说智能一走，金须奴知道矮子必要起身，忙和众人一使眼色，一同上前跪倒在地叩请收录。白谷逸对大家看了一眼哈哈笑道："你们这一群都是海怪，我矮子门下那能收容？姑念诚求相遇总算有缘，且随我同往月儿岛走一回，看你们各人造化如何？如遇机缘将来休要忘了我的好处。"说罢将手一挥，一片金光红霞将众人拥起直往天空飞去。

别人还在其次，连初风一部地阙金章虽然还未参入微妙已然炼会了十之六七道行法术也不算浅，这一起身空中，觉着身子被金光红霞围拥，用尽目力什么也看不见，直和电闪星驰一般顷刻千里。不消多时猛觉一阵热风吹来，光霞收处身已落地，定睛往四外一看，大家都落在一个寒冰积雪山形异常危峻的孤岛上面，矮子不知何往。那岛一面濒海，想是邻近北极穷荒之地，海里面尽是些小山般大的冰块，顺着海潮风势往来激撞，轰隆之声不绝于耳，海中大鱼像一二十丈长的巨鲸三五成群不时昂首海面，呼吸之间像瀑布一般的水箭喷起数十丈高下。加以波涛险恶，靠山那一面红光烛天，

把四外灰蒙蒙的天都映成了暗赤之色，越显得凄厉荒寒阴森可怕。正不明矮子把大家带到此岛则甚？忽见金须奴在前面山腰上高喊道："主人们，快到这里来！"初凤等闻言，连忙扶了慧珠驾遁光跟踪过去，落在山头往山那面一看，那山高有千丈，下面乃是数百里方圆的一片盆地，中间有一火海少说也有百里大小，因为那火发自地底，那山又高，所以山那边只见满天红云看不见火。这时全景当前，才看了个大概，只见烈焰飞扬时高时低时疏时密，偶然看清一根火柱由地面往下，看出有百十多丈长短，再往下看火已混合在一处，熊熊发发打成一片，连慧珠、金须奴生就神目都望不到底。盆地上石色近下脚处比墨还黑，越往前挨近火海之处越红，仿佛地是铁铸的一般。

三凤好奇，嫌相隔太远看不甚清，拉着冬秀硬要往火海边上飞去，金须奴忙喊仔细时，三风、冬秀已然驾遁光往前飞起，才一飞近火海上空，便觉炙威逼人热不可耐只得升高往下注视，盘旋了一阵，除火势时大时小外并未看见其他异状，偶一回顾来路山头，初风、慧珠俱在招手唤她二人回去，正待反身，忽见火海中冲起一道亩许大的乌光金霞甚是眼熟，定睛一看，正是适才嵩山所遇的白、朱二位矮仙已从火海中飞出，同执着得自道人那柄铁伞，脚底踏着一片亩许方圆的金霞落在火海岸上。三风猛的心中一动用手朝冬秀一打招呼，不顾炎热便要往下降落，伞下矮子想已知觉，忽听一个高喝道："两个女娃子，要作死么？"二女本觉浑身都似火烤奇热难耐，还想冒险下落，闻言刚一停顿，下面乌光金霞已自飞迎上来，才一近身立觉周体清凉，身子被那乌光吸住一同往来路山头上飞去，转眼落下，乌光便自收去。那后去的矮子说道："这火海中有当年长眉真人的师叔连山大

师遺蜕，当年大师曾发宏愿，想将诸方异派化邪为正，不惜身入旁门亲犯险恶，不出百十年居然作了异派宗主。谁知成道时节万魔嫉视群来侵扰终至失了元胎以身殉道，在这月儿岛火海之中火解化去。未解化以前用无边妙法将遗留下的数十件仙录异宝连同遗蜕封存海底，并留遗偈，每逢五十三年的今日开海一次，到期准许各派有缘能手入海寻珍。只是此海乃地窍洪炉非同凡火，每次开海为期只得一日，每人每次只准挑选一件，多则必为法术禁制陷身火海之内。不知细底的人算不准开海时期，知道细底的人又须有避火奇珍护体方能下去。故此连山大师解化三百余年，只有第一次开海时节长眉真人因见大师宝物中有一双仙剑是个至宝，恐为外人得去，入海将他取走。此后几次，虽不断有人问津俱是失望而归。日前我二人方蒙长眉真人指示玄机，各人来此寻取几件待用之宝，因为真火猛烈，只有铁伞道人那铁伞可以相助护身，他本人又非善良之辈，才将他强劫了来。且喜一到，便即功成一半，一则你们该有这次仙缘遇合，二则此次得那宝伞也由你们身上引起，三则我二人须用此宝，还差一件须要借助你们，所以才将你们带到此间。如想下去盗宝，单仗那柄铁伞下虽容易上来却难，你们五人中，如能选出一人向隅，代我们将火海中黑壁上连山大师遗容下面那两个朱环取来，我二人便依次用剑光护送其余四人下去，凭仙缘目光深浅各取一件至宝到手，岂不是好！”

大众闻言退下来一商量，金须奴首先声言愿为二位仙人效劳不要宝物。正打算由他先入火海取那墨壁上面的朱环，三凤、冬秀忽然同时不约而同起了机心，私下计议由三凤说，情愿放弃所得让与金须奴，自己先下去取那壁间朱环，等到环取到手交与二矮，由冬秀末后取了宝物出来，乘二矮不备

抢了铁伞便驾遁光逃回紫云宫去，等到下次开海再一同仗伞来取，岂不可以多得？二女只顾利令智昏，止着金须奴和二矮说了，二矮含笑点了点头，好似并没看出二女心意。三风越发放心，高高兴兴的从白谷逸手上接过宝伞，白谷逸令她驾遁光，头上脚下往海中飞落。然后将手一指，一片金霞将三风护住往火海中射去。三风见身外火焰虽然猛烈，宝伞头上那片乌光所到之处竟会自然分开身子也不觉热，心中大喜，及至下有千丈，穿透火层落到地底一看，地方甚大，也是漆黑和上面地皮颜色一般，四外空无所有，仅正中心地上冒起一股又劲又直的青焰直升上空，离地百十丈才化散开来变成烈火。三风更不思索，径往洞中走去，那洞异常高大，洞外立着两个高大石人，手执长大石剑甚是威武，当门而立，正想从石人身后钻将进去，那石人倏地自动分开让出道路，三风本想还在遗容前祷告祷告，试探着多取一两件宝物，一见这般神异，才想起二矮那般本领何必借助于人？恐怕弄巧成拙，少息了无厌之想。先朝把门石人行礼祷告了两句，然后入洞一看，洞内甚是光明宽朗，四壁俱如玉白光华四闪，只尽头处是块墨壁，壁当中印着一个白衣白眉的红脸道人，那一对朱环乃是道人绦上佩带之物，暗想这个宝物只是画的，如何取得？方一寻思，忽然一道光华一亮，"当"的一声，那一对朱环竟自堕落地上。三风不禁吓了一跳连忙拾起，朝道人遗容跪叩了一番，起身再往侧面壁上细看，果然宝物甚多，还有一部天书，心刚一动，猛觉脑后生风，回头一看，门外石人面已朝里，石剑上冒起一道光华正指自己，不敢怠慢连忙退出准备上升，再看石人已复原位，匆匆飞升穿出火外，到了山头，将那对朱环交与白谷逸。

第二个轮到初风，慧珠自知法力较浅，便问二位真人可

否弟子等二人同下？二矮含笑点了点头道："火海法宝俱是身外之物，中有灵丹不可错过。"慧珠福至心灵闻言警悟，便和初风接过宝伞如法下去，到了洞中一看，除法宝仙书之外果有两个碧玉匣子各盛着一粒通红透明清香透鼻大如龙眼的丹丸，二女略一商量，决计不要宝物，各各朝遗像跪谢将仙丹服了，入口随津而化，立时觉着神明朗澈周体轻灵，心中大喜，记着二矮之言不敢再觊觎别的宝物，一同飞升而上。

二风见了自不免问长问短，初风、慧珠便将得丹之事说了。三风毫未在意，反以为初风、慧珠太不聪明，眼看着洞中许多宝物不一人取它一件，紫云宫金庭玉柱所存灵丹甚多，自己已是仙根仙骨，要它何用？说时金须奴正站旁边，早留了心。这次本该冬秀下去，末一个才是金须奴。冬秀因为早与三风定下诡计未安好心，便要金须奴先下，金须奴此次离宫出来，本知必有灾劫，果然一到嵩山便和铁伞道人狭路相逢，正在危急之间，偏巧嵩山二矮赶来相救。虽说脱去险难，无奈命宫磨蝎，决无如此便宜，所以逐处都在留心。当众人未入火海以前，他见三风和冬秀这两个命中注定的对头，又在鬼鬼祟祟窃窃私语。他的耳目本灵，略一潜心谛听早明白了个大半，知她二人必难讨好。一听冬秀让他先下，正合心意，先谢了僭妄之罪，从初风手上接过宝伞，飞身到了下面。入洞一看宝物甚多，暗忖身外宝物不过用以防身御敌，终不如灵丹脱骨换胎可以增长道力，而况自己以异类成道更比别人需要。便先在遗像前潜心叩说了一回，起身往四壁寻视，别的宝物全未放在心上，但希冀也能寻它一粒服用，偏偏洞中灵丹只有两粒，已为初风、慧珠二人得去，那里还有？金须奴只顾在洞中细找，不由便耽延了好些时候，

末后实觉绝望只得改取别的宝物，金须奴也是审慎太过，因为这种机缘旷世难逢，总想寻着一样特奇的异宝。看这件好那件更好，终是拿不定主意。末后看到一柄铜扇金霞闪耀照眼生缬悬嵌在洞壁上隐秘之处。别的宝物均少注释，只有这扇柄上不但镌有“清宁”两个古篆文，旁边壁上还注有朱文的偈语用法，说此扇专为炼丹伏魔之用，知是一件至宝，便叩了一个头起来先用手取，并未取出，后照壁间偈语将手一招，一道金光飞入手内。

宝扇刚一到手，那守洞石人便走将过来，石剑上发出火焰直指自己，金须奴知旨，连忙退了出来飞身上去，这上时原应手持宝伞撑向头上，外由白、朱二人的飞剑光霞护住足下冲破火层上去，与下来时势子顺逆倒置越迅速越好，否则那洪炉真火异常厉害，稍慢一点，纵有剑光护住下半身，那里奇热也是难耐。金须奴一手持伞一手持扇，上时心中高兴，略一寻思便显迟慢了些，猛觉一股奇热灼上身来，一着慌不暇寻思顺手使扇一挥，一片金霞飞起，那火便似狂风卷乱云般成团往四外飞开，同时身子也在宝伞剑光笼绕之下飞身到了上面。不禁心中一动又惊又喜，先和众人一般去见白朱二人称谢。

二矮见他手上持着那把宝扇面上顿现惊诧之容，彼此互看了一看，冬秀早已等得难耐，怒目微睁瞪了金须奴一眼，接过宝伞如法飞下。冬秀刚一动身三凤便踅向白朱二矮面前，提着心静候冬秀一出火海便即照计行事。初凤、慧珠各人服了一粒灵丹，俱觉神志益发清灵心满意足，也没想到三凤、冬秀二人会有什么动作。正在谈论火海中的奇景，忽见金须奴苦着一张脸悄声说道：“白朱二位大仙道行高深无微不照，适才小奴听见三公主与冬秀商量，等到末次在火海中

取了宝物出来便要乘白朱二仙不备盗了那柄宝伞逃走。小奴之见此举甚是不妥，一个弄巧成拙大家都不得了。本想事前劝阻，势必使三公主与冬秀更恨小奴入骨，如今事已急迫转眼就要发生，还请主人早点打个主意站定脚步才好。”初凤、慧珠闻言大吃一惊，一看三凤果然站在二矮旁边两眼注定前面火海面带焦急，神色甚是可疑，正要飞身过去劝阻，忽见火海中一片金霞拥着一团乌光升起，冬秀业已飞身上来，身刚离火，那片金霞倏地向白朱二矮身旁飞去。冬秀并未朝众人立足的山头飞来，一道光华一闪，竟自带了那柄宝伞驾起遁光破空逃走。初凤方喊一声不好，正要飞身追去将她赶回，猛听耳旁有人大声喝道："且慢起身！到这里来我有话说。”同时便觉身子被一种绝大力量吸住不能往上飞起。回头一看，白朱二矮满面含笑若无其事般站在原处，正用手相招，叫自己和慧珠、金须奴三人过去呢。再看三凤跪在二矮身旁正在不住求恳。冬秀盗伞逃走，二矮既未拦阻又不许追，不知是何用意？只得硬着头皮一同飞身过去，跪下听候吩咐。朱梅道："你们这群蠢丫头快些起来说话，我们见不惯这个。”金须奴以前在嵩山尝过味道，知二矮脾气古怪，忙请大家起身侍立。白谷逸先指着金须奴道："你虽是个冷血异类却有天良，你三番大劫又逾其二，还有一劫回去便当应验。那水乃地阙灵泉不可妄费，用后可将它觅地保存以待有缘。三劫完后，次年八月中秋我二人在嵩山少室相候，可持你所得宝扇前往赴约。事成之后，自有你的好处。”说罢又对初凤道："地阙三女，只你一人仙根深厚。此番服了灵丹，又得了一部天书副册，不出十年必有大成，如不妄为地仙有望。望你姊妹好自修持，也不枉我成全一场。你那二妹人较忠厚，虽难比你，将来却也不差。只你三妹天性既

是凉薄，惯爱使奸行巧，终须弄巧成拙惹火烧身。十二年后，你们刚有成就，必有异派能人前去寻事。到时如果紧闭宫门，仗着天箓法术封锁，来人决难混入，他也无奈你们，否则便是异日一个隐急。我二人奉了长眉真人仙敕，特地传谕告诫，需要紧记在心，你们得为地阙散仙，全仗此行。适才你说了许多感恩图报之言，有什么意思？如能饮水思源，须知火海奇珍乃是长眉真人师叔连山大师所遗留，将来峨嵋门下后辈，如有人入宫侵犯你们，须念成道渊源留一点香火情面。至于铁伞道人恶行不多，虽然身在旁门所杀全是天地间的害物，今日吃了我二人许多苦头灵元受伤，已算惩治其罪。那把铁伞原说暂借，正无人与他送还。恰好你的同伴生心乘机盗走，我二人正好假她的手送还，再待片刻必在途中的铁门岭山头与铁伞道人相遇。她如何是牛鼻子的对手？吃亏原是咎由自取。只是她还在火海中得有一本天书副册，关系着你全宫诸人存败，不可不速去救援，以免落在牛鼻子的手内。你们此番追去虽然人多，也未必是牛鼻子对手，所幸金须奴新得那柄宝扇，乃是连山大师炼丹降魔的第一件至宝。此扇被大师另用仙法封锁，不比别的宝物悬嵌壁上一望而知，不遇有缘不会出现。连我二人两入火海，虽知此宝俱未寻到。大师既以此宝相传，必然还有深意，应在未来。此去与牛鼻子交手不可恋战，乘其不备，暗使仙传妙法举扇连挥便可将他逐走。你们便即回宫，好好潜修便了。话已说完，即速去吧！”

初凤闻言方知二矮不追之意，因白谷逸说冬秀有难，又气又急，匆匆拜别二矮，问明方向，正在归途所经，忙即率众追去。三凤弄巧成拙也是又羞又急，痴心还想急速赶上相助冬秀，不使宝伞失去，恨不得举步便到才称心意。偏偏那

铁门岭与月儿岛虽然一样孤悬海中，却是一东一北相隔既是遥远，众人又从未到过，冬秀已飞行些时，那能一说便到？且不说众人心中焦急。那冬秀原与三凤商量了一条苦肉计，先由冬秀将伞劫走，三凤便照预定步骤向二矮跪求说为代二矮取那朱环，众人都得宝物，只自己一人向隅，冬秀盗伞逃走，必是为了自己打算，求二位大仙怜念，将那宝伞借上数十年，以作防身御魔之用，一俟道成之后，定行送往嵩山奉还等语。原意二矮答应固好，即使不答应，这一牵缠冬秀飞行已远。万一二矮执意不允，再将冬秀追了回来，念在代取朱环之功也不好意思把她二人怎样？二人只顾打着如意算盘，及至冬秀末次下了火海，走入连山大师藏宝的洞内一看，宝物甚多，先也不知取那样是好。后来看到那本玉叶天书，见上面有“秘魔三参，天府副册”八个朱书篆文，暗忖别的宝物尽是防身御敌，初凤在紫云宫金庭玉柱得了一部‘地阙金章’从此道行精华，可惜还未学全便即化去。这书既是天府副册想必还要强些，何不将它取回宫去修炼？岂不较比别的宝物强些。主意一定便朝连山大师遗容跪祝了一番，那书便从壁间飞下。冬秀连忙恭恭敬敬捧在手内，回见守洞石人剑上火光直指自己，不敢贪得无厌，连忙叩了两个头退身出洞。正要冲破火层上升，猛想起二矮飞剑何等神奇，少时飞到上面，二矮只一变脸，指顾之间性命难保，不由为难起来。复又一想，自己奸谋并未被人觉察，且等到了上面再行相机行事，举动放从容些。如愿更好，即使所打主意成为话柄，至多宝伞还他也不致有什么凶险。谁知飞身到了上面刚刚离却火层，正自迟疑，脚底金霞忽被二矮收去，冬秀不由喜出望外。暗想此时不走等待何时？暗运玄功驾遁光电驶云飞拼命一般往归路逃走。起初还怕二矮剑光迅速前

来追赶，飞行了一会，忍不住一看身后，竟是一点动静都无。冬秀人极机智，虽猜三凤苦肉计成功，还不敢丝毫怠慢就此停缓，反倒越发紧催遁光如疾飞逃。算计成功顷刻，正自患得患失忧喜交集，忽见前面海中一座高岭横亘海中，半山以下全被雪封，山顶积雪皑皑长约千里，下面波涛浩荡触石惊飞，越显山势险恶。

冬秀虽在紫云宫从初凤修道多年，已能排云驭气绝迹飞行，到底根骨太薄不耐罡风，飞到后来始终无人追赶，不由把遁光降低了些。一见前面山高去路被阻需要飞越过去，刚把遁光往上一升，眼看就要贴着岭脊飞过，忽听一声断喝，一道乌油油的光华劈面飞来。冬秀一见有人暗算大吃一惊，也未及看清来人是谁，一面飞剑暂行抵挡，身子早驾遁光纵避开去，容到飞落岭脊之上定睛往敌人一看，对面站定两个道人，一个生得又瘦又长黄衫赤足手持拂尘，那另一个和自己交手的人正是嵩山所遇的铁伞道人。明明在嵩山吃了二矮大亏被少林寺方丈智能救走，不知怎得到此？她知道厉害不由又怕又急，暗忖自己这口飞剑虽说是紫云宫仙家至宝，但是月儿岛火海藏珍无算，有了这柄铁伞将来都能陆续取到手内。想来想去还是伞合算些，尽自寻思，怎样才能舍剑遁走？忽又听对面铁伞道人喝道：“大胆贱婢竟敢盗去我的宝伞，快快跪下还我饶你不死，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冬秀明知好歹都难脱身，猛生一计，便激怒他道：“你真枉称作前辈有名的仙长，也不想想，你的伞是我盗去的么？自己道行浅薄，遇见能手吃了大亏，眼睁睁被人将宝伞夺去，是我看着不服跟踪前去从矮子手内又将去盗了回来，不过是暂借一用，日后少不得仍要送还原主。你没本领奈何

仇人，却来欺凌我一个女子，异日传将出去也受各派道友笑话。”说时暗从怀中将这次和三凤出走从紫云宫带出来的几件宝物取出，持在手内，原打算乘一空隙，暗算敌人，能将飞剑同时收回更好，否则便连飞剑也棄了逃走。冬秀人虽机智毕竟经历太少，她也不想想自己遁光怎能有敌人迅速？那伞又经敌人多年心血祭炼与身相合，除了得伞的人道行胜他得多，否则休想据为已有！冬秀正打算伺隙而动，道人怒骂道：“好一个大胆贱婢！明明两个矮贼怕我日后报仇命你前来送还，你竟敢瞒心吞没。原想由你亲手交还成全矮鬼面子，你却不知好歹竟敢信口胡说。不令你乖乖献上，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说罢用手朝冬秀一指，冬秀只觉手持宝伞重如泰山，再也擎它不起，伞上光花大盛，喊声“不好”忙将飞剑收回时，全身已被罩住。乌光闪闪冷气森森四外光围，休想动转一步。道人喝道：“贱婢看这柄宝伞你能劫去么？快快跪下降伏饶你活命。”

冬秀万不料宝伞虽不在道人手内一样听他运用，好生后悔不该妄起贪心盗什宝伞？落得身入罗网。知道道人狠毒，逼着自己降顺决无好意，只得连用玄功将剑光护住身子以防意外，一心只盼三凤同了众人回来的时候也打此岛经过，或者有救，此外除了挨一刻是刻外，别无善策。两下相持不多一会，忽听见黄衫道人说道：“白、朱两个矮鬼，我们终不与他干休，道友要这虚面子则甚？此女如此倔强，把她擒回山去交与徒儿他们享用便了。”说罢手中拂尘一指，发出千万点黄星直扑冬秀。冬秀眼看那些黄星风卷残云一窝蜂似扑到面前，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一片红光从来路上飞来，转眼笼罩全山上烛霄汉，岭脊上罡风陡起海水群飞，似要连这横亘沧海的千里铁门岭都挟以俱去一般。就这自分无幸惊惶骇顾

之间，那万千黄星首先爆裂化为黑烟消散，紧接着又听一声长啸，一黑一黄两道光华闪过便觉手上一轻，那柄铁伞倏地凌空飞起。抬头一看，红光中飞下三女一男，正是初凤、三凤、慧珠和金须奴四人，那红光便从金须奴手持的一柄宝扇上发出。再看对面敌人连那柄铁伞俱都不知去向，仅剩遥天空际微微隐现着一点黑影，转眼没入密云层中不见。惊魂乍定，似梦初回。

众人相见未说经过，三凤先暴躁道："都是那矮子捉狭，要是少说两句话岂不早可快到，况只略迟了一步，枉用许多心机，那柄铁伞仍被那牛鼻子夺了回去，真是可惜！"初凤看了她一眼，便问冬秀那本天书副册可曾失落？冬秀忙说不曾，把书从怀中取出交与初凤，初凤翻开看了看叹口气道："昔日地阙金章曾载此书来历，此是天魔秘笈，听白、朱二位之言，我等此后虽可幸求长生，也不过成一地阙散仙，上乘正果恐无望了。三妹此行总算不虚，如今平空添了一个对头，异日还有人夺上门来不可不加紧潜修，我们即速回宫去吧！"说罢一行五人同驾遁光，直往紫云宫飞去。

二凤正在宫外避水牌坊下面用海藻引逗灵兽龙蛟，一见大家安然归来好生欢喜，连忙迎了入内。金须奴看出三凤、冬秀二人心意，不愿他在侧待立，便即托词避开，好在重劫又脱过了关，又得了一件至宝，一心记着白谷逸嵩山少室之约，每日除苦心修炼外，静候到日取用天一真水再往赴约不提。三凤、冬秀始终恨憎着金须奴，回宫以后三凤便提议那部天府副册可是她和冬秀二人费了许多心血，自己还白丢了一件宝物未要才得到手。大家空入宝山只金须奴一人便宜，独得了一柄宝扇，回宫又不交出，此书不能和他一同修炼，方显公平。初凤、慧珠自在火海中服了灵丹，神明朗澈，照

白、朱所说，料定金须奴异日别有仙缘，闻言只笑了笑也未劝说。三凤见大姐不拦越发逞强，率性与金须奴说明，众人练习不准入内，金须奴原本志不在此也未介意。二凤人较忠厚，看了倒有些不服，因为初凤不说话，当时她虽未相劝，由此却对金须奴起了怜意。

众人在宫潜修到了第三年上，金须奴功行大进，已深得地阙金章秘奥。这日开观他师父留的最后一封遗偈，还有数日便是天地交泰服真水之期，服后便可脱胎换骨有了成道之分，忙和初凤说了。初凤便告知众人，定日行法助他服用。这三年功夫除三凤、冬秀仍是与他不睦外，二凤已是另眼相看，听说他服了真水便可换形，真是心喜。照这偈上说，服水那一天须要一人在旁照应，七日七夜不能离开一步，初凤看了三凤一眼，然后问："那位姊妹愿助他一臂之力，成全此事？"三凤道："他一个奴才又是个男的，据说服后赤身露体有许多丑态，我你怎能相助？除非叫他另寻一个人来才好。"初凤也知此事非同小可，金须奴固是关系着他一生成败，便是在旁照应的人，因为当时法坛封闭不到日子也无法遁出。金须奴服水后，要待第三日上才能恢复知觉，醒来这三四天功夫本性全迷，种种魔头都来侵扰，不到七日过去开坛时节，不能清醒，一个受不住他的纠缠引诱立时坏了道基。自己要主持坛事，别人无此道力，三凤和金须奴嫌隙甚深，如允相助，金须奴素来畏她易于自制比较相宜，偏她又坚不肯允，闻言好生踌躇。二凤见三凤作梗初凤为难神气，心中不服，不由义形于色道："助人成道莫大功德，何况金须奴与我们多年同共患难，他是自甘为奴，论道行还在我等之上。当他这种千年难遇的良机和毕生成败的关头，怎能袖手不管。我们以前终日赤身露体，也曾在人前出现都不知羞，

现时都是修道人避什么男女形迹？以他功劳而论，便是我们为他受点罪、吃点亏也是应该，何况未必！就算等他初次换形醒转之时为魔所扰，有什么不好举动，我们也并非寻常女子，可以由他摆布。再说他灵性既迷，平时本领决难施为，事前我们既知那是应有之举，而且彼此有害，更无与他同毁之理。如真无人照应，我情愿身任其难便了。”

初凤一想，二凤虽然天资较差没有三凤精进，但是这三年的苦修，天书副册上的法术已然学会不少，防身本领已然足用，金须奴昏迷中如有举动想也必能制止。除她之外别人更难，便即应了。仍嘱小心行事不可大意。金须奴参详遗偈，以为到时有人作梗不许他使用天一真水，不想只是三凤不肯相助。自信年来颇能明心见性，但能得水有人照应固好，真是众人不肯相助又无处寻找外人，说不得只好甘冒险难行事，也决不肯误却这千载一时的良机。见初凤为难正想开口，不料二凤竟能仗义直言挺身相助，不由喜出望外，走上前去朝二凤跪下道：“大公主对小奴恩同覆载，自不必再说感激的话，不想二公主也如此恩深义重，小奴真是粉身难报了！”二凤忙搀起道：“你在宫中这多年来，真可算是劳苦功高。我姐妹除大姐曾救你命外对你并无什么好处。今当你千钧系于一发之际，助你一臂分所当然。但盼你大功告成，将来与我们同参正果便了。”金须奴感激涕零的道谢起身，他平日对人原极周到，这时不知怎的心切成败神思一乱，竟忘了朝别人叩谢。初凤、慧珠俱都倚他如同手足，只有关心倒未在意，旁坐的三凤和冬秀好生不悦。尤其是三凤，因金须奴得道年久，此次换形以后，以他那般勤于修为必能修到金仙地步，比众人都强得多，本已起了忌刻之心，再见他独朝二凤跪谢不理自己，明显出怀恨自己作梗，好人俱被别人

做去，越觉脸上无光又愧又愤暗思破坏之策不提。

初凤分派好了一切，法坛早已预定，设在后宫水精亭外，到时便领了众人前往。由慧珠取来天一真水交与初凤，照遗偈上所说行法将坛封锁，命慧珠、三凤守坛护法。二凤早领了金须奴朝坛跪下，先行祝叩一番然后请赐真水，初凤道："紫云仙府深居海底，无论仙凡俱难飞进，本无须如此戒备，无奈诸天界中只有天魔最是厉害，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相随心生魔由念至，不可捉摸不可端倪，随机幻变如电感应，心灵稍一失了主制魔头立刻乘虚侵入。因此我奉令师遗偈以魔制魔，照天府秘册所传，设下这七煞法坛。凡诸百魔悉可屏御，行法以后，你到了这座水精亭内立时与外隔绝，无论水火风雷不能侵入。我用尽心力求你万全，你当这种千年成败关头，也须自己勉力。挨过七日，大功即可告成了。"金须奴原本深知厉害，闻言甚是感激警惕，忙称："小奴谨领法谕。"初凤便将真水三滴与他服了，又取一十三滴点那全身要穴，命二凤扶导入亭。那真水原是至实，一到身上立即化开敷遍全身，金须奴猛觉通体生凉，骨节全都酥融，知道顷刻之间便要化形解体，忙随二凤入亭。亭中已早备下应用床榻，金须奴坐向珊瑚榻上，满心感激二凤将护之德想说两句称谢的话，谁知牙齿颤动遍体寒噤休想出声。眼看亭外红云涌起亭已封锁内外相绝，同时心里一迷忽，不多一会便失知觉。二凤见状连忙将他扶卧榻上去了衣履，自己便在对面榻上守护。一连两日金须奴俱如死去一般并无别的动静。

第三日上，二凤暗想金须奴平日人极忠和，只是形态声音那般丑恶，这解体化形以后不知是什么样儿？正自无聊盘算，忽觉榻上微有声息，进前一看金须奴那一副黑黑又紫长

着茸茸金毛的肉体有的地方似在动弹，以为日期已到快要醒转，无心中用手一触，一大片紫黑色的肉体竟自落了下来。二凤吓了一跳，定睛一看，肉落处现出一段雪也似白的粉嫩手臂，再试用手一点别的所在也是如此。这才恍然大悟，金须奴外体腐去形态业已换过，知将清醒，忙用双手向他周身去揭，果然大小肉块随手而起，一会工夫全身一齐揭遍，地下腐肉成了一大堆，只剩头皮没有揭动，猜是还未化完，只得住手，暗想这般白嫩得如女人相似的一个好身子要是头面不改岂不可惜？

第十一回

本是双清　翻成投怀燕
剧怜同病　难为比翼鹣

话说二凤正自好笑，忽听金须奴鼻间似有嗡嗡之声，彷佛透气不出，人中间隐现出一根红线渐久渐显，猛的心中一动，试用手一撕，"哗"的一声从人中自鼻端以上直达头脑全都裂开，肉厚约有寸许。心中大喜，手捏两面皮往左右一分，竟是连头连耳带著脑后金发顺顺当当的揭了下来，最后才揭向口边，往上微微使力一起，一张似分还合的人面皮便揭了下来，同时眼前一亮，榻上卧的那是平日所见形如丑鬼的金须奴？竟变了一个玉面朱唇的美少年！正在惊奇，榻上人一双凤目倏的展开，双瞳剪水黑白分明，趁著两道漆也似的剑眉斜飞入鬓，越显英姿飒爽光采照人。二凤呆了一会，只见金须奴口吻略动似要说话又气力不支神气。二凤问道："你要坐起么？"金须奴用目示意，二凤便过去扶他起坐，玉肌著手滑如凝脂，鼻间隐闻一股子温香气息。又见他彷佛大病初回体愈不支神气，不由添了怜惜之念。及至将他扶了坐起，背后皮壳业已自行脱落，粉光致致皓体呈辉，真是明珠美玉不足方其朗润。这时金须奴脱形解体之后，除身长未

减外，余者通身上下俱已换了形质，只是起止须人，暂时还不能言笑罢了！二凤先笑朝他称贺道："你如今已是换形解体变了一身仙骨，再有四天静养便即大功告成了。"

金须奴将头点了点不住用目示意看向两腿，二凤猜他是要打坐入定运用玄功，便将他双膝盘好。起初忙著代他揭去外皮，一见变得那般美好，虽然出乎意外，因为一心关注他的成败安危还不觉得怎样，仅止赞羡惊奇而已。及至扶他安然坐起，玉肤相亲香泽微闻，心情于不知不觉中已然有些异样。再给他一盘腿，猛一眼望到对方龙穴之下垂著一根玉茎，丹菌低垂乌丝疏秀，微微有两根青筋从白里透红的玉肉之中隐现出来，更显出丰润修直色彩鲜明，不禁心中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情况，立时红生玉靥害起羞来。二凤忙把金须奴适才所脱的衣服取过，因为变体以后肥大太已相差，再加元神未复不便穿著，只得先将他腹部上下围掩，再看人时，已在榻上紧闭双目入定过去。这才退回自己榻前坐好，好生无聊。知道金须奴初次回醒，这一打坐须等真元运行新体满了十二周天，到当夜子时天地交泰之际才能言动自如，暂时还不需人照料扶持。闲著无事，便也用起功来。坐了一会，二凤不知怎的觉出心神烦乱再也摄不住，两三个时辰过去，正在勉强宁神定虑，猛想起金须奴入定已然好久，他现时举动须人相助不知还原了没有？今日心绪偏又这般乱法。想到这里睁眼一看，金须奴依然端坐在对面珊瑚榻上，鼻孔里有两条白气似银蛇一般只管伸缩不定，知他玄功运行已透十二重关，再不多时便可完成道基。二凤正暗赞他根行深厚，异日成就必定高出众人之上，猛觉一阵阴风袭入亭内，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知道这亭业经初凤行法封锁，无论水火声光都难侵入，那阵阴风明自外来，说不定要生什么变故。

一面施展防身法术仔细四下观察时，什么迹兆都无，再看榻上金须奴，依旧好端端的坐在那里一丝未曾转动，只是鼻孔间两道白气，吐吐不休其势愈疾。二凤那知危机已潜伏，还以为他功候转深不久便能下榻言动如常，又待了一会，才看出金须奴浑身汗出如浆热气蒸腾，满脸俱是苦痛愁惧之容，神态甚是不妙，不由大吃一惊！暗忖他已是得道多年的人，虽说这次刚刚解体换骨真元未固，那也是暂时间事，只要玄功运行透过十二重关，不但还原，比起往日道力灵性还要增长许多，适才见他坎离之气业已出窍往复，分明十二重关业已透过，怎便到了这种难忍难耐的样儿？越看越觉有异，心中大是不解看到后来，那金须奴不但面容愈更愁苦，双目紧闭牙关紧咬，竟连横身都抖战起来，自己没有经过这类事，虽知不是佳兆，无奈想不出相助之法。再一转眼工夫，适才所见那般仙根仙骨的一个英美少年，竟是玉面无光颜色灰败浑身战栗，宛如待死之囚一般。二凤平素对他本多关注，自从解体变形以后，更由赞美之中种了爱根。目睹他遭受这种惨痛，那里还忍耐得住？一时情不自禁便向他榻前走去。

这时金须奴原正在功将告成之际受人暗算，偷开法坛将魔头放了进来，如换旁人真元未固，侵入魔头本性早迷，什么恶事都能做出，还算他平日修炼功深，当那真元将固方要起身与二凤拜谢之际猛觉阴风侵体，知道外魔已来情势不妙，连忙运用玄功屏心内视，拚着受诸般魔难挨过七日，那怕误了自己也不误人恩将仇报，情知一切苦厄，俱能勉强忍受，这意魔之来却难驱遣，一任他宁神反照，总是旋灭旋生。二凤如果不去理他，虽然受尽苦难仍可完成道基。偏偏二凤不知厉害，见他万分可怜走了过去，想起自己身旁还带有一些玉柱中所藏的灵丹，那丹原是三凤掌管，金须奴目前

曾和初凤索讨以备万一之需，三凤执意不允，自己心中不服，恰巧以前初凤交给三凤时自己取了十余粒，打算背着三凤相授，后来因自己反正要入亭照料便带了来，准备金须奴还原时给他。这时正受苦，岂非正合其用？以为此举有益无惊，便对金须奴道："你是怎么了？我给你备了几粒灵丹服了它吧！"可怜金须奴正在挨苦忍受，一闻此言不由吓了个胆落魂飞，知道大难将至，虽然身已脱骨换胎十二重关已透，不致全功尽弃变成凡体，但是这些年的心血稍一把持不住势必败于垂成，在这魔头侵扰要紧关头又万不能出声禁止。万般无奈中还想潜运真灵克制自己以待大难之来，希望能以避过。正在危急吃紧之际，猛觉二凤一双软绵绵香馥馥的嫩手挨向口边，按著塞进一粒丹药，当下神思一荡，立时心旌摇摇顿涉遐想，刚暗道得一声不好，想要勉强克制时已是不及。真气一散，他多年所炼的两粒内丹已随口张处喷出一粒，同时元气神一迷忽便自走下榻来。那二凤好心好意拿了一粒丹药走向榻前，刚刚塞入金须奴口内，见他鼻孔中两条白气突然收去，口一张喷出一口五色淡烟，二凤骤不及防被他喷了个满头满脸。那金须奴虽和人长得一样，乃是鲛人一类其性最淫，只为前在北海遇见一位高人，见他生具天赋异禀根基甚厚，当时度到门下传授道法修炼多年。金须奴颇知自爱，自入门后强自抑制，加上乃师提撕警觉从未为非作歹。后来乃师成道兵解时对他说道："你后天淫孽虽尽先天淫根未除，虽然仗你多年苦功，于本元神之外又炼了第元元神，此时可不妨事，将来成道时节，你身在旁门易为魔扰，如舍弃五百年功行，趁我在这数日内将你本身元神化去，异日可以省却许多阻力。否则到了紧要关头，一个克制不了情魔难免不为所害，那时悔之晚矣。"当时金须奴一则仗着自

己克欲功深，二则不舍五百年苦功，三则知道无论正邪各派仙人成道时均免不了魔头侵扰，这事全仗自己修为把持如何，到时有无克欲之功，纵舍元丹枉迟五百年成道，仍是一样难免魔劫，便不愿屈从，以致留下这点祸根。那五色淡烟便是那粒内丹所化，无论仙凡遇上便将本性迷去。二凤那里禁受得住，当时觉得一股子异香透脑，心中一荡春意横生，懒洋洋不能自主，竟向金须奴身上扑去。神思迷惘中只觉身子被金须奴抱住，软玉温香相偎相搂，一缕热气自足底荡样而上顷刻布满了全身，越发懒得厉害，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神气。二凤血脉偾张浑身微痒无可抓挠，正要入港，又觉金须奴用力要将自己推下床去，暗忖这厮怎这般薄情寡义？不由满腹幽怨由爱生恨，张开樱口竟向金须奴肩头就咬，惺眼微睁处，看见金须奴那肩头竟似削玉凝脂、琼酥搓就的一般，心刚一动，樱口业已贴向玉肌，莹滑香柔着齿欲喋那里还忍再咬下去？只使齿尖微微啃了一下，爱到极处和发了狂一般一双玉臂更将金须奴搂了一个结实。那金须奴灵元还有一点未昧，正在欲迎欲拒如醉如醒之时，那禁得起她这么一番挑逗？口里微呻了一声，长臂一伸也照样将她搂了一个满怀，二人同时道心大乱，双双跌倒在珊瑚榻上任性颠狂起来。一个天生异质一个资禀纯粹，各得奇趣，只觉美妙难言，什么厉害念头全都忘了个干干净净。直绸缪到了第六日子夜魔头才去。二人也醒醐灌顶大梦初觉同时清醒过来，已是柳憔花悴云霞满身。

二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相对着一声苦笑，彼此心里一阵悲酸双双急晕过去。等到二次醒转，二凤在后猛听耳边金须奴相唤，睁眼一看，金须奴正两眼含泪跪在榻前相唤呢！二凤见他神情悲惨也甚怜惜，闭目想了想，倏地起身将他拉

起道："这事不怨你，都怪我自己不好累你坏了道基，如今错已铸成无可挽救，少时便到了开坛时候，三公主见我这次助你解化已是不悦，如知我二人经过岂不正称心意？你比我道行较深，须想套言语遮盖才好。"金须奴道："此乃前生注定魔孽无可避免，但是这法坛业经大公主行法封闭，那六魔纵然厉害怎能侵入？想起小奴坐功正在吃紧的当儿，三阳六阴之气已透出重关，呼吸帝座，眼看真元凝固骨髓坚凝，内莹神仪外宣宝相了，忽然阴风侵体，知道中了旁人暗算将魔放进，拼受诸般苦难未了一关仍是不能避过，终究失了元阳坏了戒体，符了先师当日预示。此事别无他人敢为，说不定又是三公主闹的玄虚了。"二凤恨道："三丫头害你不说，怎连我也害在其内？少时开坛出去怎肯与她干休？"金须奴道："事有数运公主不必如此，闹将出去徒趁奸人心意。小奴之罪更是一死难赎！小奴与公主真元虽坏，此后勤苦修持仍可修到散仙地步。三公主与冬姑如此忮刻私心大非修道人气度，恶因一种终有报应，此时无须与她理论。嵩山白、朱二仙约定日内前去，必然预知此事，怜念小奴苦修不易，此行定有挽救之方。好在道基虽坏，凡体已然化解法力犹存，且等去了回来再作计较。大公主年来功行精进，三公主们所行之事，当时虽不知道，一见我们的面必然猜出一些，为了顾全公主颜面，决不说出。公主率性装得坦然些，小奴受公主殊恩，此后不但久为臣奴，上天入地好歹助公主成道。至不济也要求一个玉容永驻长生不死，那怕小奴为此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二凤闻言愈发感愧道："你不要再小奴小奴的，你的道行本来胜过我姊妹三人，只为想要超劫解体求那上乘正果才自甘为奴。平日受尽她们欺侮，如今你道基已坏还尽自做人奴才则甚？我身已然属你，如仍主仆越增我

的羞辱。现时且不明言，等我向大公主说明经过，由她作主，作为你道已成不能再沦为奴隶，地阙金章曾载明你我二人有姻缘之分令我嫁你，率性气气她们，好便罢，不好我和你便离了此地另寻一座名山修炼，你看如何？”金须奴闻言先甚惶恐，后来仔细想了一想说道：“公主恩意刻骨难忘，公主主意已定，违抗也是不准。我金须奴以一寒荒异类上匹天人，虽然坏了道基也就无足惜了。”说罢互相对着看了一眼，不由又相抱痛哭起来。两人虽不再作寻常儿女燕婉之私，却是互相关怜恩爱到了极点，似这样深情偎依，挨到开坛之时，彼此又把少时出去的辞色以及日后怎样挽救修为之策商量了一番，这才分坐在两边榻上静候开坛出去。

也是二人无这天仙福分才闹这个般结局，其实三凤并非存心要害二人，只因第一日见二凤陪了金须奴入内，初凤镇守主坛瞑目入定更是郑重非常，本就有些不服，再加自己和慧珠、冬秀分守三方不能离开一步。头两三日还能忍耐勉强宁神坐守，及至金须奴在室中坐到紧要关头，三凤因为动了嗔念，同时也为魔头所乘，不知怎的觉着气不打一处来，暗忖他一个异类贱奴，过了这一关道基稳固，日后功行圆满便可上升仙阙，自己枉具仙根反不如他。越想越恨，竟忘了当然厉害，赌气离了守位，猛又想起二姊还在里面，魔头万一侵入，岂不连她一齐害了。凡事均有前定，何必忌他则甚？这投鼠忌器之心一起，立时心平气和回了原位。且喜初凤没察觉，法坛上霞光仍盛并无动静，还以为没有什么。谁知那魔头来去渺无痕迹随念而至，全仗初凤等三人冥心内视运用灵元代室内之人防守、三凤念头一错，魔已乘虚而入，再一离开本位，只这刹那之间便被侵入室中，休说三凤看不出来，就连初凤坐守主坛只管澄神定虑反虚生明，直坐到七日来

复下位开坛，也以为自己道心坚定，万念不生，魔头决未侵进，金须奴大功告成了呢！

时辰一到初凤收了禁法将坛开放，一阵烟光散处，看见晶亭内两边榻上一边坐定二凤一边坐定一个赤着上半身的美少年，算计他已超劫化解换了凡体，地下却堆了一摊人皮金发好生心喜，连忙带了三凤、冬秀、慧珠等入内。二凤首先下榻说道："他此时衣着已不能穿着，恰好那日他捡仙衣竟有一套道装，式样奇异不似女子所穿。他没化解前，因为大小相差过甚没想到他身上，适才方得想起，待我去与他取来穿了相见吧。"三凤方要答话，二凤已然望外走去。一会仙衣取到放在金须奴身侧由他自着，五女便退往别殿，等金须奴坐功完了自去相见。三凤、冬秀见金须奴一旦变得那般秀美英俊自是又妒又羡，到了别殿坐定纷问经过，二凤自是伤心，忍着悲痛照议定之言说了经过。初凤、慧珠俱赞金须奴根行深厚，有此仙缘。

一会金须奴穿了新衣来见叩头谢恩，众人见那装束甚是奇特，上身一领淡红色的云荷披肩长只及肘露两条玉臂，下半身一件金黄色的道裙长只及膝，赤着一双其白如霜的脚，头上秀发披拂两肩，周身都是彩光宝气，越显出仙风道骨丰姿夷冲。初凤见那身衣服以前放在玉匣底层，以为都是女衣不曾取出检视，这一穿上，竟是为他而设，再也无此相称，可见他本是宫中之人仙缘早经前定。连三凤、冬秀先时还不愿意将仙衣给他，到此也无话说。当时谁也没有看出异样，直到金须奴告退出去，二凤才怀着满腹悲酸偷偷告知初凤、慧珠。初凤、慧珠知道是前孽，慨惜了一阵，仔细寻思，二凤心意已决，除了下嫁给金须奴外别无善法，只得答应，等金须奴赴了白、朱二仙之约回来，再由初凤想好说词当众宣

示，以正名分。商量停妥，二凤又背人说与金须奴。不消多日便从三凤口中探出受害原故，从此金须奴夫妻便和三凤、冬秀二人生了嫌隙，以致日后闹出许多事故。

等到赴约之日，金须奴带了那柄宝扇辞别初凤姊妹迳往嵩山飞去，白谷逸、朱梅二人，已在少室山顶相候。双方相见之后，金须奴先说了化解入魔经过，哭求指示玄机有无挽救？白谷逸道："月儿岛连山大师所藏旁门法宝甚多，火海数十年才一开放，难免不为左道妖人得去。不到日期想入火海，需要两件防身宝物，一件是长眉真人修道防魔用的九戒仙幢，一件是便是你所得的那柄宝扇。仙幢可以护身，宝扇可以消灭洞石人剑上的真火，相依为用缺一不可。我二人向长眉真人借宝时曾闻真人法谕，说紫云三女虽然生具异禀，只是得了一点千年老蚌的灵气夙根不厚，修到地仙已是侥幸，将来能否避却劫难，尚要看她修为如何而定。倒是你一个寒荒异类，秉天地间至淫奇戾之气而生，竟能反性苦修不避艰危用尽毅力诚心寻求正果，大是难得。目前道基虽坏恶骨已换，只要仍和以前一样坚诚苦修，前途成就尚非无望。并且长眉真人还有用你之处应在三百年后，所以特借仙幢由我二人与你同入火海。那些旁门法宝我二人一概不要俱都赠你，只内中有一册连山大师当年的修道目录藏在大师的遗蜕之下，需要带往峨嵋交给长眉真人。此书装在一个金函以内，非我二人亲自下手不能取出。余外还有几粒丹药与初凤、慧珠二人上次在火海中所服功效相同，俱能增长道力驻颜不老。那日三凤代我为二人取那朱环未得宝物，我本另想酬谢，不料她竟起了私心，唆使同伴想劫了铁伞道人的宝伞逃走，我二人故作不知使其弄巧成拙。此去将各种法宝取出俱都给你，以酬似劳。尔等俱是旁门，虽说避完灾劫一样长

生，可是异日修炼到了吃紧当儿，一个坎离失了调匀，虽不一定便走火入魔形神消逝，容颜立时变成了老丑，如得此丹服了，容颜常似婴儿亘古难老。我二人俱是玄门正宗要它无用，你可带它回去分给未服的人每人一粒。不特你夫妻可增长道力，也可与平日对头释嫌和好，从此永驻青春，为地仙中留一佳话岂非妙事？你回宫后与众人再在海底潜修数十年，避过一切灾厄，那时道行大进再行分途出海积修外功，外功圆满重返海底。等三百多年后末次大难再一躲过，纵然不能修到金仙也成为不死之身了，那月儿岛连山大师遗留仙法非比寻常，那本修道目录一经取出埋伏立时发动，厉害已极，连我二人俱是冒着奇险行事。你宝物到手即要先行逃走，此时各不相顾。故此事前把话与你说明，以免临时仓卒不能细说。从此一别，你与我二人须等三百年后或能再有相见之期。那时的紫云宫重重封锁与世相隔，不论仙凡俱难擅入，远非昔比。紫云五女勤习那部天府副册魔宫秘笈，必已悟澈魔法奥秘，多半自恃道法起了骄意。那时如有峨嵋弟子擅入宫内有所营求，你夫妻须看我二人分上不可使其难堪，相机与以方便。那去的人虽然年幼道浅大都俱有仙根异禀，此时助人日后也无殊自助。否则地仙也是不足五百年一世，何况五女之中还有三个平日积下许多恶果，到时收果难免灾劫。若先树强敌，一旦相逢狭路大难临头，悔之晚矣。”金须奴一一恭聆训诲默志于心，白谷逸把话说完又和朱梅商量好了步骤，才同驾遁光起身。

金须奴随了白、朱二人飞离月儿岛还有老远，便见前面浊浪滔天寒飆四起，愁云惨雾中，灰沉沉隐现著一片冰原雪山，迥非前一次所见红光烛天的样儿，及至飞落岛上一看，昔日火海俱被寒霜冰雪填没不知去向，连山形都变了位置，

知道火海业已封闭。正在定睛注意，白、朱二人已轻车熟路般走向一座冰壁前面，只双双将手扬了几下，便带了金须奴一同飞起空中。耳听脚底先起一阵如金玉的爆裂之声，接著便是震天价一声巨响，那一座排天插云的晶屏径自倒坍下来，立时四山都起了回应，冰尘千丈海水群飞，左近冰山受了这一震之威全都波及，纷纷爆散震裂。附海一带竟是整座冰山离岸飘去砰訇排盪。声势骇人半晌方止。冰壁稍静，三人同时飞身而下，地面上又换了一个境界。除了到处是断冰积雪外，冰壁陷处现出一个深穴，下面隐隐冒著一缕缕的轻烟。朱梅首先走到穴边手先朝金须奴一挥，命他留意，然后两手一搓朝穴中一放，便见一点红光飞向穴底，转眼之间下面轰的一声，一道火焰倏从穴底升起。三人早有准备，未等火起早已二次飞向空中。金须奴低头往下一看，那火势真个厉害！先见地穴只有亩许大小，火刚上来便是万丈火苗，夹著一股浓烟直冲宵汉，那穴便相随震裂越来越大，所有地面上如山如阜的坚冰积雪立时都消溶成水波涛滚滚，夹著少许碎冰块，恰似万股银流互相挤夺争驰往海中抢去，不到半盏茶时，附近数百里内的冰山雪峰全都消灭，只剩下围著火海的一片石峰，仍回复了当日火海形状才略止崩裂烧融之势。三人见火势发泄没有初来时猛烈，更不怠慢，按照预定方法由朱梅手持长眉真人九戒仙幡护身，金须奴持著那柄宝扇当前避火，避过火头下到数十丈深下面已然无火，除奇炎极烈烁石热金外，那火的根苗只是尺许粗其直如矢的一股青烟。三人那敢招惹，匆匆下落海底，守洞石人早手持石剑迎了上来，剑头一指便有千百朵五角火星直朝三人射去。金须奴早得白、朱二人嘱咐，这石人剑上的火非同小可，慢说轻易不能抵御，就是手中宝扇能够破它，稍一怠慢被它飞近那根火

苗立刻引烧起来火头不向直飞径从横里烧来，立时到处都被这种烈火填满全岛爆炸，纵是大罗神仙也要化为灰烬。知道厉害无比，忙将宝扇连挥迎头扇去不使火星升起，且扇到火灭，如同石火星飞一闪即逝。约有数十扇过去，石人剑上火星才行发完。方得近前，石人口中忽又喷出一股臭气触鼻欲晕，正不知如何破去？忽听白、朱二人口称“连山师祖”喃喃祷祝了几句，一道金光飞出手去绕向两个石人，只一转便自断为两截倒在地上。

三人慌忙越过石人飞身入洞，先到连山大师遗容前恭恭敬敬叩祝一番，这才起立分头行事。金须奴见过洞壁上尽是法宝心花怒放，连忙上前摘取，石人法术已破，无不应手而得。刚刚取完，便听白谷逸低喝道：“你不快走，等待何时？”金须奴回头一看，正常中那面洞壁忽然隐去，连山大师的遗容不知何往？却现出一个羽服星冠的道士端坐在一个空床上面，容貌装束与遗容一般无二。白、朱二人俱跪在道人座前，正在这惊惶骇顾之际，猛见道人身旁红光一闪，同时白谷逸好似从朱梅手里抢过一样东西，又喊一声：“快拿了走！”早抛将过来。金须奴第一次闻警业已起立准备遁走，一看白谷逸抛过一个玉瓶猜是那丹药，连忙伸手接住，也说了句：“大恩容图后报”，双足一顿，驾遁光飞出洞去。到了洞外更不怠慢，连挥宝扇避开火焰脱去火海直升上空。白、朱二人取那目录，后文金蝉、石生二进紫云宫盗取天一真水自有交代。

且说金须奴满载而归好不心喜，正自排云驭气往回路进发，暗忖朱二仙说那丹药共有四粒，恰好除初凤、慧珠已服过外，正好给宫中诸人每人一粒。自己费尽辛苦才行得到，二凤是患难夫妻当然有份自不必说，那三凤、冬秀平时相待

既是可恶，此次化解又坏在她的手里，再将这种灵丹赠她情理未免说不过去，如不给她二人，只和二凤一人分吃两粒，一则二凤定要盘问实情，知道不肯。二则多服少服俱是一样，白白糟掉岂不可惜！那灵兽龙蛟心灵驯著，自己以先也和它相差不多同是水族，何不将余剩的丹药给它服上一粒？另一粒藏好以待将来之用，又觉与白朱二人之言有违不妥，一路沉思委决不下，不觉到了紫云宫上空。飞落海底一看、二凤已在避火牌坊之下相候，手里拿著几片海藻正与那条龙蛟引逗著玩呢！一见金须奴带著满身霞彩飞来知道必有喜事，迎著便问，金须奴起初原是想著三凤、冬秀可恼本不惯于说谎，没料到二凤早在宫外相候，丹药还没有藏过不便隐瞒，只得将前事说了。谁知二凤竟和他是一般心理，也不愿将丹药分与三凤、冬秀，金须奴经她一说益发定了主见。就在宫外揭开玉瓶，将丹药先取出三粒，自己与二凤各服一粒，又给龙蛟服了一粒，将余下那粒藏好。这二人一起私心，只便宜了灵兽龙蛟，服丹之后对著二人不住昂首欢跃，意思甚是感激。二人也觉遍体芬芳，神明湛定，好不心喜！金须奴因所得宝物共有一十三件，有两件因为行时匆促尚没看清壁间所载用法，件数太多不及一一取看，打算见了初凤等人再行同观。二凤道：“呆子，那两个人看了许多法宝岂不又要眼红？她们现时都在后宫黄晶殿内修炼法宝，且得些时才完呢！我因心里有事又不愿和大家炼同样的法宝，才走出来等你。你且把那知道用法的先交给我藏起一半，连能用与不能用的剩下五六件，算计每人送她一件也就是了。金须奴此时对二凤自是言听计从，便将法宝分别取出与二凤解说，藏起七件，那六件中有一对金连环和一根玉尺，上面虽然刻有朱文古篆，一件叫“龙雀环”一个叫“璇光尺”俱都

不知用法。二人分配好了宝物，将剩的六件由金须奴拿著同进宫去，在别殿中又谈了一会，初凤等人才行走出。金须奴仍照前行礼，将赴嵩山经过约略说了一说，并将那六件宝物献上，任凭众人挑选。初凤先将宝物接过分别传观之后放在一旁且不发付，对众说道："我有一椿心事藏在心中多年，因未到时总未说出。想金道友生具仙根异禀，此时道行更是高出我等三人之上，只缘劫难重重难以避免，这才舍身为奴，在本宫中服役多年，劳苦功高自不必说，他和二凤妹子还有一段夙缘，应为夫妇同注长生，地阙金章上早有明示。如今二妹道行已非昔比，金道友更是真水换骨化解凡身，一切灾厄均已避过。我计算仙箓所载时日，金道友嵩岳归来正是他和二凤妹子圆满之期。我平居默坐体证前因、知道他二人这段姻缘万难解脱，为此当众说明使他二人配为夫妻正了名分。大家对金道友既成一家，不许再存歧视之心。还有慧珠姊姊本是恩母转劫化身，应为宫中道主，屡经我等请求正位，不但坚执不允反不许用母女称谓令我权作宫中之主，否则便要离此他去，此事众姊妹业均知晓无庸细说。这几日经我熟思切虑权衡轻重，宫中人渐增多不可无主，只得恭敬不如从命，同在今日改了称谓。以前我因本宫并无外人，我姊妹三人同胞一体有什么高下可分？如今一见除我略有一线之望外，诸人均难修到天仙，不特道行各有深浅，因为无人正经率领，姊妹间常因细故发生嫌隙争执，均非修道人所宜，像上次三妹、冬秀负气出走几酿大祸。以后我决定下规章共同遵守，我暂为宫中长言出法随，诸姊妹与金道友均须随时在意共勉前修勿堕仙业，才是正理。"说罢使命金须奴与二凤交拜行礼。二凤在旁闻言触动心事，早已泪如雨下。金须奴虽与二凤有约在先，也是又感激又惶恐还待谦谢几

句，初凤只说了声前缘注定无须再作俗套，便促二人行礼。金须奴慷然道："小奴以仆当主妄跻非分，情出不已，此中因果和苦衷主人俱已洞悉，不便多言。今承主人深恩正名当主，仍须无废主仆礼数才对。"说罢便单独向初凤姊姊、慧珠、冬秀五人行了臣仆之礼，然后起身与二凤交拜天地道祖之后，再行分别与众行礼。众人除慧珠早经初凤说明外，三凤、冬秀俱都蒙在鼓里，加上金须奴得宝不私，恰好又是六件，正好各得其一不由减了敌视之心。

现时初凤不但道力高深不由众人不服，对于姊妹更是言温理正身端容俨然表率，三凤、冬秀本已日益敬畏，再加事起仓卒，初凤又说出本人已为宫之长，言出法随等语，二人事前没有商量，一心只在盘算宝物，闻言虽是骇异谁也不愿首先发难。见初凤说时，二凤满面泪容，以为她以主配奴必不甘愿，料初凤决难勉强，满想等二凤一开口，再行群起出言阻挠，谁知二凤只流了两行珠泪竟是一言不发，就随了金须奴交拜起来。几次想发话不好出口，末后想要劝阻已是无及，只得隐忍过去。初凤等二凤、金须奴与众人分别行礼之后又对众人道："后苑之中，已由慧珠姊姊设下酒食，那酒也是慧珠从人间学来方法用宫中异果制的。我们虽不必效那世俗排场，礼节总不可废。加以妹夫多年劳苦功高，今日总算劫难圆满，又新得了许多宝物，正好给他夫妇二人贺喜，就便大家也尝尝新，我还有许多话且到后苑落坐之后再说吧！"

众人便随初凤到了后苑，三凤见一张珊瑚案上早排满了酒果之类，怪不得适才黄晶殿炼宝初凤、慧珠，俱不在侧，这才知道初凤、慧珠固是早有安排，便连二凤也久已承诺了。所以初凤一说便无异辞，只瞒著她和冬秀二人。越想越气只是不好出口，不住朝冬秀以目示意，陪坐在旁一言不

发。初凤明白二人心意，不愿大家日后还是犯心，只想不出用什法儿给双方释嫌修好。二凤见初凤喜欢饮中间忽然停杯寻思，偶想起那六件宝物尚在前殿，便问初凤怎样分配？初凤闻言，猛想起适才金须奴献那六宝时，三凤神气甚是垂涎，只把她一人感动冬秀自无话说，便令三凤去往前殿取来，大家看了再行定夺。三凤巴不得自己先挑选一番，便笑道："那些宝物件件霞光闪闪想必不是寻常，如要知道用法岂不更好？"金须奴便说得宝时壁间所载用法大半俱已记下，只龙雀环、璇光尺两件原嵌在一处，刚取到手便听白真人示警匆匆遁走，没顾得细看壁间符偈用法等语。三凤好以小人之心度人，暗忖白、朱二人既以全宝相赠怎便忙在一时，偏是自己爱那柄短尺他却不知用法，那有这种巧事。分明知道这两件宝物最好故意不肯说，以便别人不要据为己有，少时分配定和冬秀要这两件，豁出去自己再破些时苦功重行祭炼，也是一样使用。主意打定，推说要冬秀相陪以便取择，拉了冬秀径往前殿。

二人走后金须奴不敢瞒著初凤，便将宝物事数说了，只灵丹一层未说。初凤正觉宝物乃金须奴所得，他虽谦让分与众人于理不合，又想借赠宝给大家解隙和好，一时以委全，闻言甚喜。一会三凤和冬秀各捧三宝回席交与初凤。初凤重给大家传观之后说道："妹夫亲身冒险跋涉一场，此宝又经白、朱二仙指明赠他一人论情理原不该分给大家，一则今日妹夫、二妹嘉礼之期，二则妹夫情意殷殷定要分给每人一件，过于谦谢反倒不似自家人情分。家庭私谊俱是以大让小，不比修道守法以长为尊，这些宝物俱是新得，我等俱未用过，莫测高深。且由妹夫说明用处，再由冬秀、三妹、慧珠姊姊依次挑取，我与宝主殿后如何？"

三凤、冬秀早已在前殿商量好要那两件，正愁初凤分配不能随心所欲，此举正合心意，高兴自不必说，别人知道初凤用意，更无异词。便用金须奴取宝在手一一解说试演，除那两件不知用法以外，其余四件以一件为练刚柔的看去最为厉害，此宝形如一个鸡心，只有鹅卵大小，颜色鲜红表里透明，中有许多芝麻大小的黑点，通身细孔密布，其软如绵，也不知是什么东西炼成？一经使用便飞出一片脂香万缕彩丝，另有那针眼细孔中射出一种又粘又腻颜色清明香中略带腥咸之味的汁水，敌人法宝飞剑除了一种西方太乙纯金之精炼成之宝是它的克星外，余下只一沾上立时百练刚化为绕指柔坠落地上。另三件一名销魂遁一名烦恼圈一名遁形符，是两面竹简可以分合俱有妙用，且待后文详叙。

三凤、冬秀等金须奴说完仍是取那预定之宝，三凤取了那璇光尺，冬秀取了那龙雀环，慧珠倒取了那炼刚柔，初凤取了遁形竹简，将剩下的销魂鉴、烦恼圈仍还给金须奴与二凤重新开怀畅饮。

众人取完宝物之后，金须奴见三凤只管拿著那璇光尺摆弄，霞光闪闪幻成无数连环光圈与别的宝物不同，暗忖此宝取时，最后嵌在龙雀环的后面甚是隐秘，正看偈语用法，便即闻警遁走，仿佛壁间有“璇功万象”几字。起初没打算将宝物隐起一半，适才在宫外和二凤见面匆匆挑选，只检那名好和自己略知深浅的藏起不曾细考，因为这尺不知用法没有在意，及至出了手才觉出珍奇有异，偏又落在三凤手中，不由便对那尺多望了几眼。三凤原就留心，这一来更以为不出自己所料，两下嫌隙始终仍未解除。

初凤在席上又提说据自己连日暗中参悟，众人只能修到散仙地步，既有这样好的珠宫贝阙，等白真人所说的敌人寻

上门以后，大家可分头出海将那有根基的女孩子渡些入宫，以充宫中侍女。一面传授道法创立宗教，一面积修外功圆满，使用天魔遁法封锁海底。大家只在宫中潜修享那仙府清福，再不出宫干预闲事。静俟最后一劫过去便与海同寿，岂不是好？众人俱都称善。席散后，慧珠仍想从俗礼送金须奴、二凤回房。

第十二回

犯珠宫　一妖授首
游少室　二女寻真

初凤道："妹夫、二妹婚姻实由前缘注定，岂同世俗儿女？一切浮文、俱用不著。二妹所居锦雯宫有五间，从此妹夫便移居在二妹居室外面，夫妻二人同在一齐修道便了。"二凤明知初凤怕他夫妻又由情欲乱了道心，特想提醒，便看了金须奴一眼，见他满面俱是愧恨之色不禁凄然！当日无话。由此大家俱在宫中潜修杜门不出，二凤夫妻也在暗中炼习那些宝物。

光阴易过不觉多时。这日初凤正和大家在前殿聚谈，忽听外面灵兽龙鲛长鸣不已，听出声音有异。三凤首先奔出，初凤猛想起昔日白谷逸之言，算计已到时候，知三凤素来恃强任性，忙率众人跟踪出去。才到外面便觉炎热非常，地阙清凉怎得有此？好生奇怪。抬头往上一看，避水牌坊方面，海水业已通红如火，正和那年往救二凤、三凤、安乐岛火山崩陷时的海水情景相似。那灵兽龙鲛正在牌坊下面昂首怒啸，不时往下窜起，俱为初凤封锁法术所格旋起旋落。一见主人来到，益发啸个不住。初凤知事不妙，一面禁止龙鲛吼

啸，吩咐大家不许造次，忙使窥天测地之法将手往地下一指，地面平空起了一面镜子一样的圆光，众人定睛往圆光中一看，只见滔天红浪中隐现著一个道人和一个头梳抓髻的幼童，道人一手执剑身背铁伞，类似金须奴以前对头铁伞道人的装束容貌却又不似，后头那道童骑著一个浑身雪白双头六翼长约五尺的怪鱼，手中拿著一个两尺来长的口袋，头朝下底朝上只对准紫云宫上面的海眼发出一股和烈火相似的红涛，海水被照得通红炎热异常。红涛所射之处，那些深水里的鱼介之类禁受不住，恰似沸水锅里煮活鱼一般兀是在热水中乱奔乱窜，渐渐身子一横肚皮朝上便即活生生的烫死。三凤大怒道："这厮如此杀害生灵，待我上前去将他除了。"初凤连忙拉住悄声说道："你忘了白真人别时之言么？这厮正想用妖法煮海，使我你存身不住和他争斗，这时出去恰好中了他的道儿。且不要忙，我自有道理。"说罢收了法术，命慧珠约束众人。金须奴随了自己用那两面隐形符偷偷上去，看看来人虚实来历，再行下手应敌。众人在避水牌坊等候，见上面海水越来越红，下面越发炎热不可支。

初凤、金须奴上去已有好一会，毫无动静，初凤又预先将那圆光收去，众人不知上面情形，莫测吉凶，有的忿怒有的焦急，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三凤几次要开了封锁上去，俱被慧珠阻住。冬秀平日总是怂恿三凤出头，这次见初凤面带惊疑知道厉害，也都不敢造次。众人正在纷纷议论交头接耳，忽见一道细如游丝的青光从身后飞出，电驶星奔直射海面。回身一看，偌大一座紫云宫，竟是隐得没有踪迹。慧珠知道初凤已回宫内布置好了法术，二次飞去与敌人交手，便和众人说了。三凤一听又要上去，众人劝阻不听，慧珠一把未拉住，三凤已然而行法破空上，同时觉著热减少了好些。三凤

一走，冬秀、二凤也要上去，慧珠无法，只得再三嘱咐，如因今紫云宫已然隐形封锁，除初凤回来，休说敌人连自己人也无法回宫。初凤如此施为敌人必然厉害，上去时节须要见机而行，千万不可造次。二凤听了便自飞身而去，慧珠正打算跟去，灵兽龙鲛忽然奔到前面，不住昂首长鸣，慧珠道："你要我骑你上去么？"龙鲛点了点头。慧珠刚骑在龙鲛背上，忽见上面一片红光中猛飞起万点银流，映著四围蔚蓝的海水顿成奇观，心想初凤等人平时无这种法宝，敌人定是猖獗异常，正在斟酌坐下龙鲛已几番腾嘶欲上，知道此兽灵异非常必有原因，众人俱已上去应敌，如有不测也难独免，只得开了禁法，骑著龙鲛飞出海眼一看，初凤不知何往？金须奴独斗那骑著怪鱼的童子，二凤、三凤、冬秀三人合战道人，剑光法宝纷纷飞起，星飞电闪银雨流天正自相持不下。

那龙鲛原有避水之能，又在海底潜修多年，服过连山大师遗藏的灵丹，本领更非昔比，才一飞到上面，四外的海水便疾如奔马纷纷避开，露出方圆数里的一大片白沙海底。双方本在水中交战，经这一来二凤、金须奴等人知是龙鲛功能看惯无奇，那骑鱼道童与金须奴敌斗方酣，正自一心专注在法宝上面，猛觉身子一空，近身海水突然消逝，那条六翼双头的怪鱼倏地失水往下一沉几乎将自己翻跌下去，幸而那怪鱼也非凡物，忙将六翼展开飞将起来才得稳住，不禁心里一惊，神微一闪早吃金须奴乘机放起一件法宝，一道白光闪过，一任道童逃避得快眉头上早著了一下，立觉奇痛非常，忙又使法宝抵御时，金须奴何等机警，知他厉害早已收了回去，只气得道童骂不绝口。

慧珠这时方得看清那道童看去虽然年轻，却生的狮头环眼凹鼻阔口，獠牙外露赤发披肩，生相甚是凶恶。那道人虽

与铁伞道人一般打扮却要年轻的多生相也比较清秀，并非本人。因金须奴是一个人敌一个，二凤等人却是三打一，道童似比道人厉害，便想助金须奴，刚把龙蛟一拍飞上前去，忽听金须奴喊道："这小妖道扎手，有一个破口袋已被大公主用玄功变化收去，还有一个捞什子圈儿坚利非常，飞剑遇上便折，伤了我们好些法宝，只有我这件波罗刀能够制他，适才又被我打了他一丧门锏已受重伤少时便要成擒，慧姑还是去助三公主他们除那妖道吧？"同时那道童也怒喝道："你这群不知死活的孽障，命你好好将金须奴献出紫云宫让我，免却一死，竟敢仗势人多与大仙交手。我那归藏袋乃仙家至宝岂是容易收的？如今虽然被那贱婢用鬼计抢去，怎知其中妙用，此时必然作法自毙化为灰烬。我这仙环乃百炼精钢千年修炼，任你什么法宝飞剑决非敌手。少时除去你们这些孽障夺了紫云宫，此宝仍是我囊中之物，夸什大口。"说时好似益发愤怒将手连指，那一个带著九个芒角的白光圈子光华愈盛，将金须奴用来抵敌的一道黄光围住，铮铮之声响成一片。慧珠闻言不禁心中一动，想起金须奴所赠炼钢柔专破坚刚之宝，难得这厮自己将法宝来历说出正好一试，想到这里也不再向金须奴回言，一探法宝囊将炼刚柔取将出来，依法行使往空中飞去。金须奴原因和道童一照面便连损了两件从月儿岛得来的宝物，末后将波罗刀放起才得敌住，心中痛惜非常。这时初凤仗遁形符用玄功变化将敌人用来煮海的归藏袋夺去，一直未曾现身，不知是什么缘由？不敢造次再用别的宝物，仅乘道童疏神之际打了他一丧门锏，惟恐被伤，占了一点小便宜急忙收回。见慧珠骑鲛上前，恐又蹈前人覆辙，方在提瞥，忽见慧珠并不使飞剑迎敌径自将炼刚柔放出，这才想起此宝妙用，心中大喜，恐波罗刀又被波及连忙收

回。

那道童见自己的九宫仙环光华越盛正自心喜，忽见对面飞来一个骑著分水异兽的女子放起一团夹著无数黑点银星的粉红光华，带著微微呜咽之声飞来，同时敌人的波罗刀便自收去，那光华与自己法宝刚一接触，鼻间微微闻见一股粉香，那光华中又飞起许多淡红的水珠，自己法宝立时光焰渐散。知道不妙想要收回，谁知那光华竟将九宫环吸住，一任自己用尽玄功休想动转丝毫，眼看环上九个星角光华由大而小，转瞬之间芒彩全消才行坠落，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痛惜已极。强敌在前竟自忘了厉害，一拍坐下怪鱼头颈想飞上前去夺那金须奴正相机待发怎肯失此机会？没等敌人的九宫环落地早二次将波罗刀放起。道童这时连番失利神智已昏，一面想接宝物回去重炼，一面只防到对面的慧珠，却没想到金须奴来势如此迅疾，催著怪鱼上前刚一伸手，忽见一道黄光疾如电掣从斜刺里飞射过来，再取宝行法抵御均所不及，忙将两足一夹鱼背往下一沉，满打算怪鱼飞腾甚速，拚著残宝不要，且先避过危机再想报仇之策，谁知两下相隔已近慧珠坐下龙蛟何等灵异？见了那条鱼早已眼红，存心缩著长颈待机即动，一见飞临切近又想往下逃遁，那里容得？就在怪鱼将落未落之际猛的一伸长颈大头同时张开血盆大口恰好将怪鱼双头咬住，只一下便身首异处。那怪鱼名为双首银鳌也甚通灵，见著龙鲛原有几分畏惧，只为受了道童法术驾驭，不得不听命上前，白白的送了性命。

道童正落之间，眼睛一花血盆大口捷如风翻突在面前开张，再想驾鱼后退已是不及，身子一顿，一双鱼头已被怪兽咬住。同时敌人的法宝飞剑也从四面袭来，情知道人非死即带重伤，再不逃遁性命难保，只急得把獠牙一挫，就著怪鱼

尸身下沉血光崩现之际，将身在鱼背上一扭，竟自化道赤虹怪啸一声直往海上飞去，饶他遁光迅速，还被金须奴的波罗刀断了一条左臂，又吃二凤用销魂鉴照了一下终至性命难保。只为一念之贪受人蛊惑，把多年道行付于流水。众人等道童逃走后，见地下横著一条左膀，那波罗刀伤人，只一见血便心发甜酸而死，除了瀚海中的千年苦泉，不能救治。知道童已受重伤逃得又快，便也不去追赶。那同来的道人，早已为二凤等人杀死。慧珠座下龙蛟自从咬死怪鱼，几番腾挪似要摆脱慧珠。慧珠知它心意，纵身下来，龙蛟便衔了那怪鱼的头往海底钻去。

大家聚在一起，才想起这会工夫怎的不见初凤？起初都以紫云宫根本重地，初凤收了敌人归藏袋，恐敌人又有别的花样回宫坐镇，不疑有他，又见敌人死亡逃散龙蛟回宫，海水重合，上面无可留恋，各自从海眼中飞回。谁知到海底一看，除一座避水牌坊依旧矗立外，偌大一座紫云宫竟然不知去向，有一片青茫茫的光雾笼罩前面。众人尚以为初凤定在宫中驻守，同声呼喊不见应声，连进数次，俱被一层软绵绵的东西拦住去路，无门可入。金须奴猛想起适才在上面听那道童说起“那归藏袋妙用无穷，被初凤收去定要弄巧成拙化为灰烬”等语，当时只说是恐吓之言。初凤道行今非昔比，既能收去必无妨害，没有在意。此时看出情形蹊跷，知道有些不妙，方自惊疑，忽听龙蛟啸声甚厉，仔细一听，竟在往日宫墙后面龙蛟棲息之所，心中一动，望向青雾层中光射处，前面光雾即如狂风之扫残云，成团成絮的纷纷分散。不暇和众说话，拉了二凤循声而往，走到近前仍为光雾所隔，只听啸声无法进入。急迫中二凤忽道：“大姊不知在宫里则甚？现在光雾阻隔走不进去，我们那些法宝之中，不是有一件能够

分光拨影的么？”一句话把金须奴提醒，忙贼快些取出试它一试。二凤早把一面透雾分光宝镜取出，运用玄功照连山大师所传用法，一口真气喷向镜上，立时从镜上现出一道冷气森森的白光照散，二人便照龙蛟啸声寻去一看，地方正是宫苑后面。

又前行了几步，光雾消处，猛见龙鲛长尾摆动转眼现出全身，才看出龙鲛横卧在地盘住一起，怀中抱着一团赤红色的光镜正照在上面，光华隐隐中现出一个人影，定睛一认正是初凤，横身俱被那团赤黄色的光华围绕，手中却抱着那怪鱼的头，从鱼口发出一片银光护住前胸，脸上神气甚是苦痛。二人一见大惊！金须奴救主情殷首先扑了上去，刚一起步，那地下卧着的龙鲛忽然一尾扫来将金须奴拦住，金须奴骤不及防几乎吃它扫跌了一跤，知道龙鲛拦阻必有原因，明知那归藏袋作怪，投鼠忌器又不堪用别的宝物去破，只得仍用二凤的分光镜去驱散那团光华，谁知竟是无效。眼看光中初凤面容益发惨痛，正在急苦闷愁，忽见面前未散青雾中无数五彩光圈旋转不停，飙轮旋转般冲将出来，光照处青雾冰消，比从适才分光镜所照还要来得迅速，顷刻工夫飞到面前，正是慧珠、冬秀、三凤三人，那光圈便从三凤那柄璇光尺上发出。二凤迎上前去方要述说初凤遭难之事，三凤已然一眼看到初凤在在赤黄光华中挣扎，更不答话竟自飞到初凤面前，手中尺往光华中一指，便有无数大小圆光圈子飞上前去。金须奴以为彼此都不知璇光尺的用法，纵知与分光尺一样有分光拨雾之能，也未必能将归藏袋的阴火破去，正自提心吊胆，那些大小光圈一经飞入赤黄光华里面只一旋转，赤黄便如红雨飘洒金蝶乱飞，发出一阵极细致的呜咽之声，接着又和皮囊破气般“蒲”的一声，光华消尽无影无踪，地上却横着一条软绵

绵腻脂脂长约三尺似布非布似肉非肉的无底口袋，初凤业已昏倒在地。众人连忙扶起，各将身带灵丹取出分给初凤、龙鲛口中塞了进去。

三凤一眼看到怪鱼头口中银光闪闪，看了看心中大喜，伸手一拍将鱼脑拍开，取出一粒珠子，不与众人观看径自揣向囊内。众人都关心初凤安危也未在意，匆匆把初凤扶起由从宛宫回转宫去。这时封锁全宫的光雾因初凤被困失了主宰，又被三凤拿着璇光尺到处一照，差不多消散殆尽，毫无阻隔。众人扶着初凤回到黄晶殿安置在白玉床上，待了好一会初凤渐能坐起言动自如，只是元气受伤还未能复原罢了。众人才放了心，互相谈起经过。

原来初凤起初本打算封锁海眼闭门不出，一任敌人在上面猖狂，反正不会攻将进来。及见敌人妖火益发厉害，海水被它烧得奇热，海眼上面成千成万的鱼介之类，活生生结成队的被它煮死，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暗忖敌人如是有为而来决不轻易退走。地阙仙府那些水族生命，何幸遭此惨死！这才同金须奴商量，二人合用那两面遁形符先上去窥探了一番。初凤看出两个敌人只是法宝厉害，道行并不甚深，因他任意残害生灵无故寻上门来，欺人太甚，这才决计将他除去。同时想起嵩山白谷逸、朱梅二仙之言，不敢造次，当时并未现身动手，忙和金须奴一同回转宫中，命金须奴将所有法宝一齐带将出去应敌，再由自己行法封锁全宫，准备退路。

一切停妥，她二次同了金须奴飞身上去，打算借遁形符隐身，暗中先将那用法宝煮海道童除了。又因那符不能分用，便命金须奴现身上前和来人对敌，自己暗中下手。谁知那道童颈间戴着一个圈儿，初凤飞身近前刚把剑放出打算行

刺，那圈儿异常灵应，径自动飞起，九道芒尾般的白光围着一圈光华绕着初凤那飞剑只一绞，把初凤在金庭玉柱中所得来的一口宝剑绞得粉碎，银光如雪纷飞飘逝，不由大吃一惊连忙退下身来。初凤见那道童也在张皇四顾，似在寻找敌人踪迹，知是他的法宝功效，本身并未看出有人暗算，猛一眼又看他手上所持的那口袋，赤红光华时幻五彩，所照之处海水如开的锅的一般。同时那光圈已朝金须奴飞去，不禁心里一动，恐道童还有别的灵应宝物，便兴了行刺之想，忙运元功飞上前去，暗使天府副册中大搜摄法一把将那口袋劈手套去。

道童觉着左手虎口奇痛，手一松，法宝忽然脱手飞去，这一急非小可，定睛一看，那条归藏袋赤红光华已然锐减，隐隐看见一个少女从光华围绕中往前急驶，忙和道人追时，金须奴的法宝已接二连三发出。容到自己九宫环将敌人法宝破去，少女连人带宝俱都不知去向，加上对面这个少年并非弱者，法宝连伤毫不后退，末后又放一件法宝敌住九宫环，一任道童和同伴任意施为，竟占不了一点便宜。就在这时二凤、三凤、冬秀三人相继出敌。金须奴恐他们蹈了自己的覆辙，见那道人似乎稍弱，便指挥三人去敌道人，自己独霸道童。三凤、冬秀见初凤不在，本不愿助金须奴，自去和道人交手。二凤见道童猖獗丈夫不能取胜，那肯袖手？手一上前飞出剑去，金须奴连止不住，一照面，飞剑便被九宫环吸住一绞两断，这才知道厉害。又见金须奴举手连挥，只得舍了道童与三凤、冬秀三战道人。

那三凤、冬秀先见道人飞剑不甚出奇，只说无甚本领。谁知那道人正是铁伞道人的心爱门徒樊量，不但好色如命而且凶狡异常。起初见金须奴法宝甚多不肯试险，只用一口飞

剑助战，打算敷衍一时由道童去与他拚命，等把来人虚实深浅看清再行下手。及见对面飞来两个美如天仙的少女，不禁色心大动，便不问青红皂白，除那柄身后背的铁伞因初得到手用法不精尚未急于行使外，所有身带的飞剑法宝全都施展出来。三凤、冬秀二人正难抗御，恰好二凤回身来助才得敌住。三凤一面迎敌，见金须奴夫妇的法宝竟是层出不穷，接连施展了十余件多半平时未见之宝，知月儿岛所得，不由旧愤重添，当时也未说破。斗到后来，那道人起初原想生擒，等夺了地阙仙府好与道童分用，及见道童无功，自己受三女合攻，连用法宝俱被二凤破去，大有相形见绌之势，不敢再为大意，只得披散头发脱去衣服，口诵真言，一声大喝收去飞剑法宝，现出九个赤身女子，连同自己俱都倒立舞蹈作出种种丑态，打算用天后迷魂大法迷了三女灵智，能全数生擒更好，不然便将最厉害的一个乘她出神之际暗放飞剑斩了，剩了两个不愁不为己有。谁知三女一部天府副册正是魔宫秘笈，早已炼得纯熟，班门弄斧如何能行？刚一施展便被三女所破。三凤首先喊声："来得好！"反后朝顶门一拍，满身仙衣自解，露出三个俏生生的赤体，狂笑一声飞入舞阵之中，照样两手据地倒立舞蹈起来。

道人情知不妙连忙站起，想要收法已来不及，竟被三凤抱住，粉弯雪股妙态毕呈，玉软香温腻然入抱，立时神智一荡迷了本性。又见对面女子一双欺霜赛雪粉光细致的嫩腿，突的朝着自己左右分开，玉脐之下玄阴含丹柔毫疏秀，只一翕动之间，早已令人忘却生死关头，刚想搁躬尽瘁，忽觉玉门中透出几丝丝似有若无的微妙气息，一经闻到愈觉精摇神散昏昏沉沉如醉如痴，就在这销魂荡魄之际忽地心里一凉一酸，竟被冬秀、二凤两柄飞剑乘隙飞来斩为数断。道人色魔

迷心，还不知怎么死的！

这种魔法最是厉害！除金须奴外全宫姊妹虽然学会，初凤一则嫌它恶毒，二则自身总是女子，赤身行法有许多丑态，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再三告诫叮咛不许大家妄用。如非道人满念淫邪首先发难将三凤引起，也不致惹火烧身死于非命。道人死后，剩有身藏飞剑法宝连那柄铁伞共是三件，俱被三凤、冬秀二人得去。三凤见那柄铁伞与以前铁伞道人所用，形式一般无二，不知这般厉害法宝道人何以不使用对敌，却来作法自毙，好生不解。二凤因自己法宝甚多，乐得向隅让三凤多得一件。回望金须奴、慧珠二人与道人斗得正在吃紧连忙上前相助。三凤、冬秀相次随上，道童也受了重伤逃走。众人先俱以为初凤夺那归藏袋时曾一现身，是存心如此。却不料初凤不知归藏袋的用法收法，没有持着袋底，刚一到手便被阴火将身吸住，知道不妙，袋的主人尚在，恐在宫外被他发觉施展用法益发难取，仗着玄功奥妙，连忙用玄功先将心神护住，连人带剑飞入宫中。可是阴火照处，遁形符已渐失功效，微微现出一点形相被道童识破，只无法分身追赶罢了！

初凤到了海底恐阴火烧了仙府宫庭，不往正门走进，想起那天一真水正与此火相克，自金须奴用过后，曾将余水埋藏在后宫苑内，便直后苑飞去。走离藏水之处还差一半的路，真灵渐渐抵御不住阴火，因身炎热欲燃，知道再也不能勉强前进，一个失闪元气一破，全身便要化成一堆灰。只得盘膝坐倒地上，将本身元气运调纯一死命与火支撑，也不知受尽了多少苦痛。还算初凤年来道行大为增进修养功深，早从静中参悟。姊妹数人，只自己和慧珠收场尚好，纵不能修到金仙，也不致失去地阙散仙之位。这种灾厄修道人在所难免，

一任毒火侵烧心神未乱，所以元气始终未破。挨过好些时候越久越觉不支，渐渐本身灵光被阴火炼得益发微弱。正在危急万分，那灵兽龙鲛忽然衔了鱼头赶来。这东西已有千年以上道行，知道主人有难，一落海底便嗅着气味一路狂嘶乱闯。初凤在危迫中闻得龙鲛啸声，以为众人得胜回宫无法进入，谁知她们道力不如自己。人到快要绝望之际总存万一之想，又知金须奴有许多法宝，也许能够破去妖童法宝。虽然有了一线生机，一则自己须用全神去敌阴火，再想全宫封锁收去力有不逮，二则还恐万一众人并未猎胜，引寇入室势更不妙。就在这存想之间，眼看火势愈盛危机顷刻，不容少懈。只得死中求活，拚命运起一口真气去敌住妖火，抽空行法将宫中封锁刚微微开出一些门户。神一分，灵光突被妖火压得仅剩丝微，转瞬就要消灭。恰巧龙鲛正从那开处冲将进来，见主人为阴火所困，连喷两口灵气火仍不灭，便奋不顾身冲进火中将初凤盘了起来。

这龙鲛原秉纯阴之精而生，又是千年灵物，虽然道力尚浅不能灭火，一时却也伤它不了。初凤见只龙鲛独个冲进不见众人，以为凶多吉少刚在悲愁，猛觉奇火极闷热中，忽然身上透来一丝凉气。定睛一看，龙鲛已将全身环抱，口中还衔著一个鱼头，鱼口内银光闪闪，那凉气也是从鱼口之中发出，暗忖这鱼正是妖童坐骑，既被龙鲛咬死，众人未必便败，许是为了自己封锁所隔闯不进来。不由又生了希望，便伸手从龙鲛口中将鱼头接将过来抱在怀中护住前胸。那归藏袋与鱼头竟是相生相克，当初凤初将袋得到手时，见袋口阴火厉害，连忙撒手一扔没有扔掉，反被袋口将左臂吸住，只管发出阴火焚烧，初凤也运行全身真气去抵御。及至鱼头接到手中，袋口阴火好似磁石引针一般一个劲朝往鱼头围烧，那鱼头口中

也放出一团银光敌住，初凤身上不似先前烧炙得难受。虽然苟延残喘，周身骨软筋麻和散了一般，更无出困之策。直到金须奴夫妇与三凤等相次来救，巧用璇光尺破了归藏袋，勉强脱身回宫，服了许多灵药，仗着根基甚厚，还养息静修了好多日，方得复原。

那龙鲛原是水中灵物，当时救主情急虽然受伤不轻，好得甚快。初凤痊愈以后，便在黄晶殿中召集全宫人众说道：“此次妖人来犯，一见面就交手，连仇敌名姓俱未问明，来历更是不知，看三妹所得那柄铁伞虽然不知用法，颇似当年铁伞道人之物，来人必是他的徒党。那道童既然逃走必不干休，早晚终须卷土重来。头一次已然这般厉害，二次约了能手如何抵御得了！我们这座仙府，好处还不仅在贝阙珠宫，乃是因它深藏海底不为外人所知，利于潜修，不致引起外人觊觎之故。倘被传扬出去，虽说我们有法术封锁不易攻进，毕竟各派高人甚多，一个抵敌不住，不特此宫难保，便是大家多年苦功也都付于流水。为今之计，莫如乘敌未至先发制人，由妹夫，二妹出去，先往嵩山少室寻着白、朱二位一探妖人来历，问明除他和抵御之法即速回宫。大家商量妥当，寻上他的门去将他除了，省却这一桩心事。好在我们此时道力出海已差可应付，事完之后，率性出海先期积修点一外功，然后回转宫中，从此闭门不出潜修正果，岂不甚好！”众人大都静极思动，闻言无不称善，只不过三凤另存着一副私心坚持同往，以便寻见白、朱二人暗探月儿岛宝物是否应为金须奴独得，还是他私吞起来。初凤近日已听她背人和自己说过几次，不准她去疑团难解，势必与金须奴夫妇嫌怨日深，又知白、朱二人性情古怪，既不喜她去了无益。只得再三嘱咐小心恭谨，不可大意。三凤自是随口应充，当下便随了金须奴

夫妇同往嵩山少室飞去。

到了嵩山少室一看，古洞云封，那里有嵩山二友的踪迹。三人寻不见白、朱二人又不知云游何处，恐出来久了妖童去而复转，初凤等势孤，只得赶回。本想回宫见了初凤另商妙策。行至中途南海岸侧，忽见下面有一座荒礁高只离地数十丈，上丰下锐孤立海边，礁顶平圆如镜，大有数亩。中间放着一个大鼎，鼎前立着一个和尚，形貌古异，头顶绝大，左手拿着一个铜铙闭目合睛，面朝着海口中念念有词，先用右手一指那鼎，鼎中便冒起一片彩烟热气，分布开来飘散海面。三人在空中闻见那股气息，仿佛鼎中煮著什么异味甚是香浓，令人食指欲动。细看那和尚全身隐隐有光华围绕却又不似妖邪一流，觉著奇怪不由略一停视。依了金须奴本不愿多事，三凤执意要看个究竟，二凤也以为隐身云空并不望下降落，看看何妨？金须奴见二凤也如此说法只得应了，见离礁石不远还有一个礁石，虽然形式不佳却是隐秘高大可以藏身，便引了二女往礁石上飞去。刚一着地，忽听三凤道：“二姐快看，这是什么？”原来三人往邻礁上落下时，鼎中热气已化作无数的彩丝，稀疏疏的将近海岸一带数十里方圆的海面布满，根根似长虹吸水一般，一头注向海中一头仍在鼎内，千丝万缕脉胳分明一毫也不散乱，映着日光鲜艳夺目，同时和尚口中诵咒越忽，双目仍自紧合，脸上却带着盼望焦急神气。

不多一会忽听海中风浪吼，仿如万马千军在海底骚动了一阵，“轰”的一声，海水群飞波涛山立，浪花中涌现出无数的怪物，三头骈生形如人面，蓝睛闪闪宛如群星，半截身子露出海面，个个俱和铁塔也似成千累万，排着整齐队伍，分波逐浪疾如奔马直朝和尚存身的荒礁上来，海面上阴云四

合狂风大起。这些怪物转瞬到达，纷纷狂啸声如儿啼，顶上三头一齐张开，喷出一股银箭也似的水往上射去，接着身子往上便起。三人见怪物这么多，和尚又露着手忙脚乱的神气，正替他捏一把汗。忽见和尚左手一举，那一面漆黑的镜子顿放光明，宛如一轮明月，寒光凛凛直照波心，右手连放雷火，连珠也似发出，怪物口中射出的水箭尽被镜子光华摄去，只是怪物仍然未退，前一排的已快纵到礁上。这时看清全身，每个张着三张血盆大口狞牙森列身长有十丈，蟒身鱼尾。形相狞恶。和尚看怪物不退，好似也有些手忙脚乱，倏地浓眉紧皱，一声长啸声如龙吟，左手仍持着那面镜子，右手往下一伸，竟将那大约丈许的一座铁鼎举将起来朝着前面一抡，鼎中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一团团带着彩烟热气洒向海中，那股香气益发浓厚，怪物更不顾性命的飞抢上来，口一张衔了两三个便走，来得也快去得也速，前争后挤声势益发骇人。再看和尚已不似先前惊慌神气，手中鼎只管下倒满脸是笑容。三人才看出那些怪物不是与和尚为难，乃是为了鼎中之物。只不知和尚如此施为，是何用意？正自猜想，猛听空中一声大喝道："贼秃驴！你还要这些无辜生物绝种么？"随说便紧跟着一个震天大霹雳，带着许丈金光从天直下一闪即逝，只震得山岳崩颓，三人存身的大礁石都摇摇欲倒，同时阴云尽散，海面上万缕彩烟全都消尽。吓得那些黑色怪物纷纷乱窜，齐往海中忘命一般钻去，转眼工夫全都没了影子。再看荒礁上，那大头和尚业已趴伏在地，将那面镜子顶在头上，体似筛糠吓得直抖。过有半盏茶时，三人见适才那雷声金光虽盛，只是突如其来并没有看见一个人影。这时云净天空风息浪静，怪物也都散尽，只剩下和尚一人在荒礁上挣命，无什可观。

正想飞身走去，忽听左侧有人颤巍巍的说道："三位道友休走，快请救我一救，日后自有报答。"仔细一听，语声径从荒礁上发来。三凤生性好奇想知究竟本不愿走，便停了步往荒礁之上飞去。金须奴夫妇料知无什乱子，只得跟往落在荒礁上一看，那大头和尚已勉强站起，颤声说道："我吃天乾山小男无意中给我一先天神雷将我元气震散，幸我有一银面宝镜护身，防备得快，没将全身震成粉碎。目前已是飞行不得，须要经过三天两夜方能复原离开此地。偏我又有一个生死仇敌，知我在此采取三星人蚺的阴精炼这一面水母玄阴镜去破他阴火，恨我入骨。偏巧他正直害人没害成反倒受了重伤，新败之后，我又在这荒礁四外设下埋伏，事前并没有前来寻仇。可是他所居离此甚近，我适才鼎中所焚，乃千年毒蟒之肉，内中放有极毒之药，奇餐异味传出三百里内俱能闻到。他既知我用毒蟒为饕去招引深藏海眼寒泉中的三星人蚺，岂肯就此善能干休。必乘我宝镜尚未炼成之际，乘我人在行法不能分神之际前来暗算。适才听得雷声，决已料出我行法太狠有人与我为难，少不得要乘机加害于我。这荒礁周围法术已为雷神所破，无计可施。三位道友初来之时我还有戒心，后来看得出是路过好奇只作旁观，忙着行法甚是失礼。如今危难中求助自知不合！务乞三位道友念我行法虽然狠毒，也是为那无数万万的水族生灵除害，务乞助我一臂之力，在此小住三日。我本身元神虽伤，法术法宝还在。如那厮来犯，只须代我为施依然抵御，万无一失。如承相助，事后必有重报！"金须奴听到说起阴火不禁心中一动，便问道："老禅师法力适才已曾领教，想必见闻广博，这善施阴火的人现今共有几人？可知道么？"和尚道："道释两家三昧真火虽然是各依道力而分高下，人人俱炼有得无什出奇。魔教中

一种魔火固是厉害，还不如这阴火乃由地肺中千百万年前遗留下的人兽骨骼中采出的一种毒磷凝炼而成。常人遇上固是化成飞灰，便是有道行的人如被火围绕，暂时纵能抵御，久了也要将元阳耗尽骨髓瘦竭烧成一堆白粉，真是厉害已极，能克制的人甚少。以前有一位月儿岛的连山大师，炼了两件法宝能破此火。后来大师化解成真，许多宝物俱都埋藏炎山火海之中。听说玄门中有两位能人前往火海探索过两次，那宝物始终未闻使用，不知可曾取出。此外便是现在峨嵋派的开山祖师长眉真人炼有两口宝剑和一件采太阳真火炼的赤乌球可以破得，这世上使用阴火的除我仇敌外，还有赤身教主鸠盘婆比他更凶，竟是随手可发无有穷尽。但是鸠盘婆隐居西方，人不犯她她不犯人，不似这厮逞强任性倚势豪夺罢了！其实这厮和我俱是海岛中散仙，他在南海我在东海，风马牛全不相干。以先从无嫌怨，一样无拘无束，可逍遥自在度那清朗岁月。他偏于心不足，想为群仙盟主创立宗教，三十年前忽然发帖遍邀天下散仙往南海赴会。席终说明居心，隐然欲执众仙牛耳。彼时那真有道行本领的接着他的请柬全都付之一笑没有理他，去的人不是道行浅薄想藉此攀附以便日后有相须之处外，便是像我这样，因闻他那里景物奇丽惯产圣药，一则观光，二则到底看看他有什惊人法力。

他在席上将话说完，有那道力较高的人虽然不服还未张口，我不合首先发难要当庭和他一一斗法。彼时他阴火刚刚采集到手尚未炼成法宝，吃我和一位姓姜的道友用法宝飞剑连伤他夫妻二人，因此结下怨仇。他在南海杜门十载，将阴火用千年鲟鳇鱼肚炼成一个袋子，又在海底得了一部邪书学成了不少妖法，到处找我寻仇。有一次他在黄妙城外寻着了我，我已吃了大亏险些丧命，多蒙东海钓鳌矶神僧苦行头陀走

过，因与我有过一面之缘将我救走。他气仍不出，非将我置诸死地不可。我万般与奈才辗转设法向鸠盘婆求救，传了我这破阴火的法术。我明知鸠盘婆也因这种三星人蚺的内丹，是破她阴火的一个硬敌，想借我为名用恶毒之法将这些东西灭种，但是为了报仇和自身厉害也不能不允。先时虽学了许多防御法术，因那三星人蚺巢穴就在他所居的近处，他虽知道人蚺内丹是玄阴水母精华可以灭他阴火，这千年人蚺为数甚多又极通灵，一则没法除去，二则这东西镇年潜伏海眼中了与人无争，也不会和他为难，所以平时没有注意。如一旦知道我要来此取集决不干休。万一到时鸠盘婆所传法术为他所破，岂不自送虎口？为此迟疑多年，静等良机到来再行下手。这日鸠盘婆忽派一个女弟子传话，说那厮新近受了铁伞道人门徒蛊惑，前去侵犯几个海底潜修的散仙，打算强夺人的珠宫贝阙，交手时弄巧成拙受了人家重伤，有好些日将息，催我急速下手。眼看成功便遭毒手，我那仇家名唤甄海。其父乃是南宋末年一个福建的舟子，载客人飘洋浮海遇风，舟子被风卷向南海一个岛上，那里天生各种灵药甚多，虽然得了活命无有食粮，便以岛中草果为食。有一天，无心中吃了一枝迷阳毒草，原是极热之物为采补中的圣品，被他误服下去。立时欲火烧身忍受不住，仗着食了三年草果，内中不少灵药，体健身轻力大无穷，因为无从发泄，便在海水中泅泳解热，遇见一只母海豹被他擒住，这舟子一沾生物肉体越更兴发如狂，当下将那海豹擒上岸来交合了二日三夜。虽然泄了欲火，人已从此瘫倒不能行动。那海豹居然还有良心，每日给他衔些小鱼虾与他挨命，同时海豹已有了孕。到第九年上生下一子，海豹随即死去。舟子因其是海豹所生，取名甄海。此子幼禀异质，不但生而能言，而且出没波涛行动如

飞。由舟子教导埋了他的母亲，照样去采鱼虾草果与乃父度命。又挨过了十余年舟子方才老死。甄海在南海流荡，忽然遇见异人，爱他质地，传了他许多道法才有今日。”

正说之间三凤便接口将日前来犯紫云宫的道童形像和所骑的怪鱼说出，问和尚可是此人？和尚答道：“正是那厮，不知三位怎生认得？”三凤又将前事说了，和尚狂喜道：“照此说来，我们同仇敌忾更是一家人了！难怪连日我在此行法，并无丝毫动静。鸠盘婆明明尽知此事，仍想借我之手将三星人蚋除去，好减却异日的对头，害得我差点没被神雷震死，用心也太机巧了。那厮虽然归藏袋已破同党已死，别的我都能制他，诸位既还不知他的姓名，想必恐他卷土重来。想知他的来历踪迹，何不伴我三日，等我复原后同去他的巢穴将他除了，以免后患，岂不两全其美？”

三凤闻言首先称善，金须奴见那和尚貌相虽恶，还不似藏有奸诈，打算趁这三日闲暇，分一人回转紫云宫与初凤送信，就便看看妖童甄海日内可曾二次来犯？再将初凤邀来同去报仇。和尚却力说妖童自受重伤尚未痊愈，必俟伤愈另约能人报仇，此时决不会有所妄动。自己所畏者只有归藏袋，如今此袋既失已不是自己对手，只要三人伴他过了二日，一到便可将他除去，无须再约他人相助。金须奴终是持重，起初还当他受了震伤不能起飞故此需人相助，后来又说他法宝法力仍在，甄海归藏袋已失，既是毫无足畏何以又非三人伴守三日？似乎先言后语有些矛盾，当时也不给他说破，只说：“初凤是全宫之主，纵然得知妖童踪迹也须禀命而行，不容不回宫请命！”和尚闻言方自默言不语，金须奴又问了他法号，才知那和尚便是东海孽龙岛长风洞的虎头禅师，在未入紫云宫前从初凤姊妹时听人说过，他原是异派中一个有

名的散仙，生而秃头所以着了僧装，并非佛门子弟。虽不似别的旁门专做恶事，手段却也狠辣，因所居与苦行头陀相近，不知因什么事做得过了一些，被苦行头陀制服过一回。适才听他说起与甄海狭路相逢险遭毒手，还多亏苦行头陀解救，才得保全性命，大约业已改行归善，知道根柢，略觉放心，暗和二凤做了个眼色嘱她留意，便即起身告辞往紫云宫飞去。

到了一看，宫外封锁甚严，到了牌坊下面便难再进，幸而冬秀隐身宫门入口，见他独自回来以为出了乱子忙着出接，才得走进，也以为有事发生，一问初凤、慧珠二人何在，说是因为前车之鉴，正在黄晶殿中同炼天府副册中所载的一种极厉害的魔焰，要三日后方得完功。当日恰是第二日，法未炼成不能出殿，如今全殿封闭，谁也不能进见。初凤行走之时曾留有话，算计金须奴等三人见了嵩山二友往返也得一二日工夫，回来如有动作不过只隔一日，多一件法宝御敌毕竟强些，应用之物早经采集。起初初凤因这种魔法狠毒，没有急需不愿炼它，自从吃了阴火大亏恨那妖童入骨，特地前来报仇，如三人回宫可少候一日等语。金须奴原想一到便拉了初凤同走，不想这般不凑巧，偏在这时炼那魔法须要候上几日。这在虎头禅师原约三日之后，也不忙在一时，便在宫中暂候，等初凤魔法炼成再商夺行止。谁知初凤行法时差一点功候几乎白费心力，又迟了大半天，直到第三日正过去，才将法术炼成，开殿出来，金须奴忙即上前相见说了经过。初凤自是心喜，因时间太促不能再延，略谈几句，便留下慧珠、冬秀二人看守门户，从宫中牌坊前起直达海面都用法术层层封锁，兴冲冲同了金须奴起身前往。

到了那座荒岛一看，虎头禅师和二凤、三凤三人已都不

知去向，金须奴回时虎头禅师又未能说明甄海所居之处，而且违约先走，其中难免不有差错，不由大吃一惊。二人一商量，甄海巢穴既相隔那荒岛不远，除了在附近海中搜寻外别无法想，仗着二人都是惯于水行，狎波涛如履康庄，那一带的岛屿又不多尚易寻找。二人在海中行未多时，忽见前面有一座大岛。近前一看，满岛都是瑶草琪花，珍禽异兽，景物幽秀，形势雄奇，颇似仙灵窟宅。因水上没查见什么异状，猜是到了地头，忙即飞身上去。那岛地面不大，方圆不过百里，高处望去，仿佛一目了然。二人分途搜寻，不消顷刻便走完了一半，一点朕兆俱无。初凤暗付二凤等如果来此必与妖童对敌，绝不会没有一点踪迹，就说地方不对，这里花草有好些都经过人工布置，怎的没个人影？正在焦急，忽见金须奴在左侧面山麓之下用手连招，忙着飞过去时金须奴已不等人到径往山下面的一个大湖之中钻去。飞近一看，那湖位置正当岛的尽头，三面俱有山峰围绕，宽有十里深约百丈，清可见底。水中养着许多海豹，正围着几道光华张牙舞爪欲前又却，已有几个横尸湖底。初凤一见那光华业已认出是自己人，不暇多观正待飞身而下，金须奴已将那两道光华带起飞上岸来放在地上一看，正是二凤和三凤两个，被许多形如长带又白又腻的东西捆了个结实，连试了许多法宝飞剑俱斩不断。初凤看出那东西是纯阴之质，恐湖中敌人尚在不便迎敌，只得挟了二人驾遁光先回紫云宫与慧珠、金须奴三人围定二女运用玄功，施展三味真火连炼了三日．才将那东西烧断。所幸二女神智尚清，服了点丹药便即还原，言动自如。一问原因，才知道又是三凤招惹出来的祸事。

原来金须奴走后，三凤便不住朝虎头禅师探听甄海虚实，除归藏袋外还有什么别的宝物。先时虎头禅师本无机

心，便照直说甄海曾得异人传授，所炼法宝俱无足奇，自己此番前去，一则为了报仇除害，主要还有别的原因暂时不能说明。三凤知他必还觊觎甄海法宝，便和二凤以目示意，想是被虎头禅师看出。恰巧金须奴和初凤又去迟了一步，虎头禅师在第三日之前人便复原。他起初不愿人多，本是既需要人相助又恐到时反脸和他要那朝夕梦想欲得的一部道书，一见三凤神色有异起了急智，故意装作入定，忽然失惊说甄海已将离岛他往去请能人，时机一失不但制他不了，日后彼此俱有大祸。自己只得冒险前往与甄海一拚死活，请二女在荒岛上等了金须奴约了初凤回来，再行同去接应。二凤因金须奴之戒还在将信将疑，力持等金须奴到来再行同去，否则便请他说了地方随后与他接应。三凤却是利令智昏，明知其中有诈，偏猜他只须守过三日便无用人之处，想一人前去独吞，再三力说既是妖童将要他去，你一人势单，彼此都为报仇无须再候大姊，非一同前往不可。虎头禅师装作无可奈何才行应允，二女也未看出。二凤知三凤性拗拦她不住，又恐三凤有失只得同往，因虎头禅师说：“如能三人同去，手到成功。”连催起身，什么都未顾及。一到岛上果是日前妖童出来应战，二女更是深信不疑，谁知刚和敌人交手，虎头禅师忽然隐去，甄海已自觉察，狂吼一声：“大胆妖僧贱婢，竟取用诱敌之策用来盗我仙书。”说罢也不再和二女交战径自飞入湖中，二女当然紧追下去。三凤听出虎头禅师果有私心，那仙书必是异宝越发动了贪念。及至追落湖中一看，虎头禅师已将湖水辟开，左手拿着一个玉匣，另一手放出一道乌光已和一个女子对敌。那女子已受重伤兀自不退，见甄海飞落只喊得一声：“艮、兑带水走了，受了这贼秃所伤，且去那边等你，切莫恋战改日再报大仇罢。”说完一道白烟冒

过便即不见，虎头禅师还想追赶．甄海已红着双眼杀上前去将他拦住。

三凤见虎头禅师手中拿着一个玉匣，也不知他那部道书到手也未，因为还在争斗，便恨不能早些将敌人杀死好问个明白。偏那甄海虽在紫云宫受伤惨败失了重宝，依然还有全身本领，玄功奥妙幻化无方，不似上次轻敌，一时半时不易取胜。同时又因那里是他巢穴根本重地不舍丢失，只管拚命相持并无退避之意。斗到后来，忽从身畔取出一个透明晶球，一脱手便连人化成一团黄光直往三人头上飞去。二凤、三凤的法宝飞剑竟失功效，只能围在黄光之外乱转不能抵御，说时迟那时快，黄光业已罩临头上。那虎头禅师一味敷衍应敌，原为诓他这粒身外元丹，一见诱敌计成，心中大喜忙将长袖一抬，飞出千百细如游丝的紫光往那团黄光射去。二凤、三凤见黄光临头，方觉一阵心慌神迷，那紫光业已射入黄光之中。只听渐渐连声，黄光立即缩小只如碗大，接着又听一声怪啸，一道青光直往那座宫内之中飞去。虎头禅师早已防到，手一抬先将那团下落的黄光收去，也化作一团青光从后追赶，转眼同入宫内。容到二凤、三凤心神稍定想追时，那座宫门业已紧闭将二女关在外面，不得入内。恼得三凤兴起，连忙指挥空中法宝飞剑上前攻打。

那座宫殿也不知何物制成异常坚厚，二女飞剑法宝攻上前去，眼看光华飞绕中黄沙如雨只管破碎，却是不易即时攻破。待了一会宫门自开，虎头禅师笑容满面飞身出来，二凤便问妖人何往？虎头禅师道："仇敌已诛大功告成，全仗二位道友相助，异日有缘再图重报吧！"说罢便要走去。三凤本惦着那部道书，此时又见他胸前袈裟鼓起猜是又得了什么宝物，便没好气拦道："禅师且慢，适才我见你得了一个玉

匣，想是那部道书，可容借我一观么？”虎头禅师早已看出三凤心怀不善，只为人家相助一场，如无二女怎能分身入宫盗宝？不愿恩将仇报，打算就此别去，见三凤不知进退满脸俱是怒容，料知善说无效。再加适才见二女法宝也颇厉害，念头一转猛生巧计，便对三凤道：“道友要观此书这有何难？”说罢一面装作取书一面暗中行法，三凤眼巴巴看他将玉匣取出正要去接，猛见虎头禅师把手一扬，数十道光华劈面飞来，二女方知不妙想用飞剑抵御时，身子一紧便被那数十道光华将身缠住，倒于就地。耳听虎头禅师道：“道友起心不良，我不能不先发制人。早晚你那同伴必会寻来救你，且在这里安卧一时吧！”说完便即遁去。甄海因是海豹所生原养着许多海豹，宫门一开便即纷纷拥了出来，看见生人如何肯舍？还仗二女飞剑没有收起，虽然身子被绑不能言动神智尚清，一心还想用飞剑断绑脱险。那些不知死活的海豹上去一个死一个余下的不敢上前，只在左近咆哮。直到初凤、金须奴到来，才将二女救回宫去。

那逃走的女子正是甄海的妻子鬼女萧琇，本领虽不如甄海，却极知进退，起初甄海去犯紫云宫曾经再三拦阻，说自己在南海修炼，岛宫水阙仙景无边，大家同是修道的人，何苦贪心不足侵害人家，一个弄巧成拙，岂不求荣反辱？甄海受了铁伞道人门徒的蛊惑执意不从。及至在紫云宫海面惨败失了重宝回来，萧琇越知不妙，力劝甄海敛迹闭门不出，甄海那里肯听。这日见虎头禅师带了二女前来叫阵，仇人寻到分外眼红，立时出去迎战。萧琇虽有心机，算计仇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夫妇除这座水阙外，附近岛上本还有一座洞府。甄海一出去，忙将那部道书从玉匣中取出，交与两个幼子带往别洞，以免事败为仇人所夺。刚打发走了二子，正要

准备出宫助战，虎头禅师已抽空潜入宫中盗了那玉匣便去。萧琇将那玉匣留在宫内本为诱敌，使来人心愿既达容易退去，当时故作不知，直等虎头萧师盗了出宫才行追去。原想与丈夫会合一处再行应敌，谁知虎头禅师心辣手狠，因为以前吃过甄海苦头，头次前来炼了好几件厉害法宝，盗书之时，因恐二女只能绊住甄海，未必能是对手，所以急速退出。一见萧琇追来，忙即回身应战，一交手便用飞剑断了萧琇一只右臂，接着又打了她一莽提钉。萧琇虽受重伤，因上面敌人还有两个，结局不堪设想，心中惦记二子，当时逃遁又恐引鬼入室玉石俱焚，只得咬牙忍痛勉强支持。幸而为时不久，甄海便发觉敌人鬼计舍了二女赶回。萧琇料知甄海性情刚暴不会就退，自己委实不能再支持下去，便略为告诫了几句隐身遁去，痴心还想甄海真个抵敌不住总会知难而退，他又长于玄功变化逃走不难。回到别洞略用了一点丹药，忙即忍声行法将全洞封锁，准备甄海回时万一敌人追来也好敌御。谁知甄海劫数已到急怒攻心，竟将身外元丹放出去与敌人拚命，身遭惨死，连元神都被虎头禅师用诛魂收魄之法消灭。萧琇待了一会伤处毒发越更沉重，连服丹药终不见效，望着二子垂泪。等了一日，夫妻情重冒险出视，回到宫中见了甄海遗体一恸几绝，只为二子尚幼终日忍痛苟延残喘，传授那部道书只传了一多半，实在痛苦难支，精血业已耗尽，只得自行兵解。临终以前，再三嘱咐二子将道学成以后，必寻了虎头禅师与紫云宫一干男女报仇雪恨。那二子便是现在被困在凝碧崖六合微尘阵内本书七矮中的南海双童甄艮、甄兑，因了这一场因果三方而结下了不解之仇，以致日后七矮大闹紫云宫。金蝉、石生全仗双童相助巧得天一真水，才能融化神泥开辟五府。

初凤姊妹回转紫云宫后又修炼了多年，道法越更惊人，便分别出海云游积修外功。起初打算建立一点天仙基业用意原善，谁知众人福命有限，只初凤和金须奴努力不能挽回运数。加上所学道法又非玄门正宗，三凤、冬秀时常在外惹事任性胡为有过无功。金须奴、二凤又早失了元阴，诸多阻滞。二凤、三凤更记着虎头禅师前仇，屡次前往报复，仇未报成反辗转结下许多冤家，中间也不知经过多少险难。初凤为助二妹，无心中也铸了两件大错。这才知道仙业无望，凡事难以强求，于是幡然改计，决心只作一个海底散仙。便告诫众人，从此不准再问外事，专一整顿珠宫贝阙，把一座紫云宫用法力重新改建。又从十洲三岛神仙圣域移植来了无数的瑶草琪花，收服驯养了许多珍禽奇兽，在宫前设下魔阵，海面上加了封锁，以防仇敌侵入。另由后苑宫门，开了一条长逾千里的甬道，由地底直达一座海岛的地面。一层层俱有埋伏，无论仙凡莫想擅入一步。并将昔日在外面物色来的弟子一一派了执事，分任炼丹、驯兽、锄花、采药之责。初凤自为全宫之主，更是不在话下。满意以为海腹潜修别有世界，长生不死。谁知天下事往往微风起于萍末出人意料，一经种因终必收果，任你用尽心机终是徒劳无功。如照当时的紫云三女闭门不出，全宫深藏海底，布下天罗地网胜过铁壁铜墙，是谁也侵犯不了她们，偏巧又在闲中生出事来。

紫云宫那般警备森严，众人意犹未足，这日初凤升座按察全宫诸仙使的职司，偶想起那条上通地面的甬道，本质多半原来石土。虽经法术祭炼无殊玉石，到底尚欠美观。又闻人言："甄海海二子甄艮、甄兑立志给他父亲报仇，从一位散仙门下学了地行神法，透石穿沙如鱼行水。"虽说这两人曾说要找虎头禅师寻仇，追原祸始难免不来侵犯。纵不足畏，

这般坚固的甬道被人侵入也是笑话。见近宫一带海底所产的珊瑚、铁晶、彩贝之类甚多，打算采集了来用法术炼成一种神沙将那条甬道重新筑过。那甬道长逾千里，纵是玄门奥妙筑起来也颇费心力，算计宫中执事人等不少，异日甬道筑成各层埋伏均须派人主持，恐到时不敷使用。便命金须奴夫妇、三凤、慧珠、冬秀五人分头出海去各自物色一个有根器的少年男女，渡进宫来备用。五人领命之后，初凤便率了宫中诸仙使尽量采集应用之物，建下五行炉鼎。等去人一回，便即开始祭炼。不消三月工夫，二凤、慧珠、冬秀每人俱寻了一个有根器的男女回宫覆命，只金须奴和三凤因为选择太苛，并无所获。恰巧这日二人在云贵交界的深山中无心相遇，彼此一谈经过才知打的是一个主意，因未出家而有根器的少年男女寻觅不到，想在名山胜境中寻一个一经学道未成之士收伏回去。正在互商如何进行，忽见一道光华拥着一个少女，慢腾腾从前面峰侧飞过，似要往上升起，二人一见知是业已成道的元神，如能收了回去胜似常人十倍。见她飞升迟缓，看出是脱体未久所以觉着费力，只要飞行些时不遇见外人侵害，一经挣扎升出云层便凭虚上升，直入灵空天界完成正果。二人存身之处本已甚高，这光华中的女子更高离地面不下千丈，再升千余丈便无法能制。这类事如有正派中仙人遇见，不但不去害她，反要飞身上去将护助她脱险上升。

三凤为人任性自私之心太重，那管对方多少年辛苦修持好容易脱体飞升完成正果，一见时机瞬息也不和金须奴商量，手一扬剑光先飞出手去，打算逼迫那光中少女降下。那少女见有人为难，知道是命中魔头，益发奋力上升。三凤见飞剑飞近少女面前，为护身灵光所阻无所施为，眼看少女又飞高了数百丈，知此女道力不浅稍纵即逝，眉头一紧顿生恶

念，口喊一声："那女子还不投降，休想逃走。"接着便将所炼魔砂取出朝少女打去。这魔砂乃近年三凤在外云游时瞒了初凤也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才得炼成，与初凤昔日为报甄海之仇所炼大不相同，除善于污毁敌人的飞剑法宝外，差一点的仙人被它沾上重则神迷昏倒任人处置，轻则也要打落多少的道行。那少女平时法力虽然高强，这时一个甫行脱体飞升的婴儿如何禁受得住？还算那少女见闻广博，知道魔砂厉害无比，一被打中，不但一样身落人手，异日再想飞升又须借体还原再行转劫受诸灾劫，把这多年石中苦修付于流水，岂非更加不值！明知敌人逼迫归顺不怀好意，无奈已万分紧迫，再不当机立断所受更惨。莫如拚着再受数十年辛苦，把所炼护身灵光毁去以免损及元婴，想到这里，三凤的魔砂已变成千团黄云红焰风卷而来。少女一见不妙，眼含痛泪把心一横，运用玄功把那护身光华化成一道经天彩虹迎上前去将来的云焰拦住，口里连喊："道友高抬贵手，容我下来相见。"说时那护身灵光一经脱体，少女的身子便不似先前游行自在飘飘荡荡，御着风降落下去。

三凤见魔砂飞上前去竟被一道长虹拦住正暗惊少女仅是一个甫行脱体的婴儿竟有这般神奇的道力，偶闻少女已在答话，离开光华自行降落，才知她是恐怕毒砂伤了元婴，见有降伏之意不由动了恻隐之心，连忙飞身上去将她捧住，接了下来一看，那少女降至中途回望空中彩虹为魔所污业已逐渐减退，即使敌人应允放行已不能即时飞升，心里一阵惨痛气愤业已急晕过去。

金须奴见三凤行为如此可恶委实看不过去，知道这种初脱体的元婴，一任她平日道力多高，此时也是至为脆嫩什么灾害都禁受不起，恐不知怎样调护再伤了她，先取出一粒玉

柱中所藏的灵丹与少女塞入口中，然后轻轻唤道："道友莫要惊恐，我等并非异派中的恶人要借道友的元神去炼什么恶毒法宝，乃是宫中需用几位根骨深厚的男女相助办一件事。我同这位公主奉命物色，因唤道友降落不听，一时情急便用神砂，原想逼着道友降落并无恶意。道友胆小丧了护身灵光，如今再想上升仙阙已非当时所能。不如随我等回转紫云宫海底同享散仙奇福！宫中现有固元灵胶，道友无须借体便可复原，须暂助我们些时，只不过迟却数十年飞升。异日遇见机缘道友仍可为仙业，岂不是好？"

少女闻言猛想起昔年师祖曾说："自己福薄缘悭，虽仗性行坚洁向道虔诚可以人定胜天，但仍有两次重大灾劫，经过之后还要多立外功始能飞升。后来遭冤无辜，在石壁中幽闭多年一意苦修。侥幸修就元丹脱体飞升，当是因祸得福。谁知仍会遇见这种天外飞来横祸，可见是有前定无法避免。"想到这里少女心略一宽，睁开双目一看，自己被一个女子托住，旁边还立着一个仙风道骨的美少年正在殷殷劝问。这一男一女虽是一路，那男的却是一脸正气而不似那女子一望而知是左道旁门中人。身落人手只好听其自然，一切委之命数，便答道："这也是我仙缘浅薄命中该有这一场劫难，此番随了二位道友回宫，只在修道人本分以内为奴为仆俱所甘愿，不过事要约定，此劫不过五十年，日后机缘到时须由我自去不得强留。如今我护身灵光已失原来躯壳又毁，本打算借体还原未必能寻着好的庐舍，适才道友所说的固元神胶也须赐我一用。否则既遭罗网只好任凭二位，宁可形神消散也不能奉命了！"三凤见那少女元婴长才三尺光彩照人，说话不亢不卑委屈尽致，不胜心折，暗忖五十年期限虽短，只她肯相随回去，有宫中那般的景物享受还怕羁绊她不住？况且

她本身躯壳已失又不愿借人形体，虽有固形灵药，难道除元神之外又炼成第二元神不成？乐得买个慷慨应允了她，便答道：“我一时莽撞误发神砂坏了你的灵光，歉悔无及。我那紫云宫深藏海底在三十六洞天以外，自由自在享受无穷，珠宫贝阙仙景非常。既愿相随同归，足见明识大体。至于五十年后任你自去之说虽非我等所愿，有了这五十年工夫，宫中新收诸人的道法想已炼成，留固可喜去也无妨。适才只说你旧日庐舍还在，既已失去想已火解。宫中不但固元神胶甚多，还有天一真水和各种灵药异宝，此去定然有益只管放心便了！”那少女闻言含愁谢了仍不下地，只在三凤怀里略问了问宫中主人姓名来历和修道派别，知与别的左道旁门不同益发放心，当下改了称谓。三凤所求既得又比众人不同，好不心喜。也不管金须奴怎样，略为话别便独自带了那少女往紫云宫飞去。

第十三回

顶礼拜番僧　晶球示兆逢魔女
寻仇追野猓　荒崖肆虐遇仙娥

话说三凤走后金须奴原意寻一深山洞壑中修道未成之士收回宫去，彼此有益，谁知三凤如此狠毒，阻人升仙为恶太甚，类此孽因异日必无善果。大错已铸无法挽救，坐在路旁树根上望空咄咄好生慨叹。因那峰峦灵秀景物雄奇不舍离去，便多盘桓了数日，就便物色所求。这日黄昏以后正在闲眺，忽见天空飞过一片宝光恰似星群飞逝，洒了一天银雨，看出是隐居深山异人所用的剑光，想会他一会忙飞身追去。那银光似有觉察，电闪风驰一般直向一座高崖下投去转眼不见。金须奴赶到一看，乃是一座参天石壁，平整整四无空隙苔痕如绣藤蔓纠盘，那有迹兆可寻？寻到第二日早起，正在无聊，忽又听遥天云际破空之声，举目一看，一道银光直往面前飞落，现出一个俊美道童，一见面便问金须奴在此则甚？金须奴因所用剑光俱是银色，以为与昨晚所见是一个人，也忘了问那道童来历，竟先把昨晚发见银光追踪到此不见之事说了，问是否道童本人？道童闻言呆了一呆，转问金须奴跟踪之意。金须奴因见道童一身仙气正而不邪，心爱非

常，把那日同了三凤来此寻人，只见一个甫成道的女婴现已被三凤妄用魔砂收回宫去，自己因使命未完尚在寻找等语通盘说出。

道童人甚机警，闻言心里又惊又急脸上却未露出，反笑问金须奴，自己正是昨晚驾光出游之人，所居并不在那岩下，只为寻找一株药草未得，随即起身从岩下深涧中绕飞回去，所以未有相遇，既承青眼可入选否？金须奴见那道童看上去年纪虽轻，人甚老练，飞剑已有根底，绝非初学之士，如能网罗回去，岂不比那女婴又要强些？只为他穿着道童装束必有师长，不便出口，难得他一些唇舌不费自愿前往，正合心意。不道事太率易，引了生人入门不能不加慎重，便盘问道童的来历和师长的姓名。那道童原有深心随机应变，造了一套言语，假说姓韦名容，师父原是一位散仙，自己因犯小过为师逐出。自念学道未成，稍一不慎误入歧途，终年遍游名山大川，一为访师，二为择地隐修，难得有这种海阙仙景旷世奇缘，故此降心相从敬求引渡等语，词色诚挚极其自然。金须奴那般精细谨慎的人竟为所动，信以为真，暗忖即使万一有点什么，自己也还制伏得过他，便满口应允渡他入门。道童大喜，立时拜倒在地，又略问了问宫中应守礼则以及众人称谓，径自由金须奴率领回转紫云宫去。

那三凤用强逼迫收去的女婴便是当年兔儿岩玄霜洞陆敏之女陆蓉波，自从感石怀孕陆敏疑她与人有私，险遭惨死。多亏极乐真人预示仙机赐了一道灵符，叱开石壁逃了进去，在壁中生下石生，先后辛苦潜修了多少年，好容易才将婴儿修炼成形破石飞出，准备上升灵空天界完成正果。谁知孽因注定仍难避免，竟会遇上三凤这个魔头破了护身灵光迟去数十年飞升。直至日后母子重逢，助石生、金蝉两人脱难，盗

去天一真水巧破砂𥗏神路逃归峨嵋门下。那初凤见三凤、金须奴一个收了一个已成道的元婴一个引进一个有法力的仙童先后回来，问起经过，因三凤这种行为最干天忌，虽然埋怨了几句心中未尝不喜。因这五人都是新收须要经过教练，尤其是后收这一个女婴出自强迫，不如人家心愿又坏了人家道基，不能不加防范。错已铸成，率性一不做二不休，表面上仍好好的用言安慰，给她服了固体元胶和金庭玉柱中留藏灵药，暗中却用魔法立了一个元命牌把蓉波的真神禁制，如有异图无论逃到何方俱有感应，又将其余四人一一分别考查，命他们随众朝参传授道法。先收三人乃是二男一女，名吴藩，乃福州旧家独生子弟，幼喜方术小筮之学，年才十五便被异派中恶人引诱入了魔道，专以采补为事。这时他师父前往云贵采药一去不归，闻得鼓山来了一个番僧法术高强，便去领教拜门。那番僧人却正直，长于晶球视影，一见吴藩，说他资质本来不差，只缘自幼误入歧途淫过太重，恐难得收善果。吴藩心还不服，番僧又拿出晶球行法透视，说吴藩的师父申鸾因在苗疆采炼房中淫药为峨嵋门下醉道人飞剑所斩，业已惨死。他本人因为倚仗邪法行淫，坏了好些少女童贞，也在三年之内必遭雷殛。吴藩听他说起自已经过宛如目睹，起初申鸾原说过醉道人是他生死对头，已然遇险三次。这次出门过期多久不归，便已疑遭不测，再听番僧一说不由不信。他人甚聪明，师父已死失去靠山，平素积仇又多，纵不遇雷劫也难自保。见那番僧声如洪钟容貌奇古，两个眸子寒光炯炯射出二三尺远，知是异人，再三跪求收录。那番僧却力说与他无缘不能收纳，因鉴怜他尚有悔道之念，二次用晶球行法视影，命他冥心静观，转眼工夫相次不见，只有穿云裳霞裙的美女御空飞翔，脚底下的海却变作许多城镇山林，

一幕一幕转换。后来飞向一座濒海的山头看去甚是眼熟，好似以前常游之所，正待往下看去，球上又是一片白雾过去人物都没有影子，依旧还原空明无物。番僧道："你想避过雷劫再享数十年仙福，快去寻那女子求她携带，便可如愿。"说罢瞑目入定，再也不见答理。

吴藩无奈只得拜辞出来，细想那座山头，分明是二年前和申鸾到台湾去采海獭肾来炼淫药的地方。他原也会许多邪术，便借遁法前去寻到那座山头，果然与球中景致一般无二。仔细端详好了女子降落之处地势极险秘，人却不见。只地下有两个土穴，土中生的草木彷佛新被人连根拔走，有一穴内还剩下一些断根残须，断处白浆珠凝尚未乾去，沾了点一闻清香透鼻，猜是两本药草被那女子新来拔去刚走不久，可惜来迟一步错过机缘。正自悔恨欲绝，忽见草际里有一物闪闪放光。他拨草一看乃是一根簪子，非金非玉宝光灿烂映日生辉，知是那女子遗物，不禁又生希冀，隐身石后守候了一阵，忽听破空之声由远而近，一道青光自天直下，光敛处现出一个女子，正是球中所见之人，手拿著两本灵芝一到便往穴中寻视。吴藩见那女子美如天仙，心更怦怦跳动，诚恐时机稍纵即逝，忙从石后纵将出来跪在地下直喊："仙姑垂怜，援救弟子。"

来的女子正是冬秀，目前宫中诸人个个神通广大只她一人稍弱，自从奉命出宫云游了数日俱无所遇。这日行经台湾上空见下面景物甚美，随意降落下来游览，无心发现两本灵芝，因是希见仙草，打算拔了回去再出来寻人，采头一本时心忙了些折断许多根须，恐泄了灵气，便将头上一股碧瑶簪拔下掘那第二本，连根拔起完好无缺，心中一喜匆匆飞行，那股簪儿却遗落草内。中途想起反身寻找不见，正自惊惜，

忽听身后有人走动，纵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装束华贵丰神丽秀，手捧遗簪跪在地上苦求收录。冬秀见那少年根骨彷佛不差，加上拾宝不取在此守候，更见得是个有心人，益发心喜，把他看中，唤起身来一问经过，彼此俱符所望一拍即合。吴藩父母双亡亲族早已鄙弃，一听紫云宫仙景无边还有许多仙女早已神飞顿萌故智，虽然家中还有姬妾财产甚多，那里值得留恋？这等人原无天良，径自随了冬秀往紫云宫飞去。

另一个男的是个幼童姓龙名唤力子，不啻西山中苗人之子，生具奇形，头扁而短凹鼻上掀，两眉当中多生著一隻眼睛，两手六指並生一般长短，因为相貌古怪一下地便能言语，父母当他是个妖怪扔在山沟里去喂虎狼。那山中的虎见了不但不伤他，反拿乳去喂。到五六岁时，忽然在山中路遇他的父母为群兽所围，这孩子本具灵性，虽只生时一面却还记得他父母形相，当下打败群兽救了出来。他父母也还记得他的异相，他又身量不高，一见便认出是自已儿子，因为他不为虎狼所伤，那般勇猛，上下树杪峰峦疾如飞鸟，又把他当作是天神降世便要带回去抚养。谁知孩子自幼生长荒山性子极野，家中不居多日，讨厌四外苗人礼拜看望的烦嚣，仍逃了出来。可是天性极厚，每隔些日总要采打些山果送回家去看望父母一回，留却留他不住，他父母也没奈他何。到第三年上这日，他又回家省亲时他父母俱都不在。一问邻人，才知他父母出外贩卖为隔山野猓所杀尸骨无存。他也不哭强逼那邻人领路到了隔山，仗著身轻力大连杀了许多野猓，他父母的仇虽已报还不肯走，定要把野猓杀完才罢、野猓人多，后来见上去一个死一个才害怕逃走。一则没有他跑得快，二则性蠢逃起来是一窝蜂不知分散四逃，后来被他追入一个

两面峭壁千丈，只有一条仄径，越更无法逃闪。他跳入人丛中，小手一抓就是一个，捞到手内连身跃起，先用五指往胸间一戳，弄死之后再随手掷向危岩之上，打得鲜血四溅脑浆迸裂尸横地上，又如法炮制再去抓第二个，最后这一群百十个野猓，被他打得好似落花流水一般。

第十四回

珍重故人情　碧海黄泉寻旧侣
深衔前世恨　洪炉宝鼎炼神砂

话说龙力子正在打得起劲，恰值慧珠空中路过，见下面一条仄山沟里许多人在拥挤践踏，内中一个怪眉怪眼的小孩看年纪不过六七岁，不时飞入人丛手一起便抓了一人掷向岸壁之上死于非命。慧珠生性仁慈，暗想这孩子小小年纪怎的这般歹毒？先本想惩治他，便将剑光往下一挫落了下去，抓著那孩子颈皮飞身而上，到了无人之处降下问他何故如此狠毒？那孩子见神人把他凌空抓走直上青云，已吓得哭了出来。及至落地一看，乃是一个从未见过浑身华美的仙女，便跪在地下结巴巴哭诉报仇经过。慧珠看出他天生异禀根骨非凡，知是可造之材，便和他说明带回宫内。还有一个少女名唤金萍，原是一个异派中女仙弟子，在相宝山古洞中随师修炼。这日因师父出外云游一去不归，正在岩前闲眺，遇见二凤，把她收伏回来。这五个少年男女虽然本领不齐，个个资禀特异，只须略加教练便可使用。

初凤先时，只见了一面认为中选，除蓉波由自己去调养教练外，余人俱命金须奴等一人带了一个去传授道法。先并

不觉有异，等到过了些日众人复命，所教诸人已能奉命行事，初凤并予考询分派职司，才看出金须奴所收的韦容虽是道童打扮，不但一身仙风道骨与众不同，而且道行法术俱有根底，所学也是玄门一派，已有散仙之份，怎会降格相从来做旁门散仙的弟子臣仆？难保不有别的用意。再一细问金须奴收他时情形，除了全出本人自愿外并没有丝毫其他破绽。一则因为神沙采集齐备急待升火祭炼需人之际，二则估量韦容纵有异图也决非宫中诸人对手。初凤内里留了一份心，表面全也未显出，仍然旧分派职司。那炼沙的鼎已添成九座，每个俱都大有亩许，按九宫八卦分立在宫苑后面通甬道广场之上。便命金须奴看守那座中央主鼎，慧珠、二凤、三凤、冬秀四人分守坎离震兑四门，还余四门命韦容守西北方乾门，蓉波守西南面坤门，龙力子守东北方艮门，又从原来宫中执事诸人中派出二女一男，一个名唤许芳的守东南方巽门，还有两个，女名赵铁娘是个石女，自幼出家隐居深山为尼，与慧珠原本相识，慧珠回宫以后方行引进。男的名唤黄风，俱是初凤得意心爱的弟子，分任送沙人鼎之役，铁娘在宫中专任炼丹。此时本来闲着，只把新收下的两个少年男女去代了许芳和黄风的职司便即分派停当。

初凤领了众人就位之后又嘱咐一番话，走向九鼎后面的大极主坛之上。命赵铁娘与黄风手持引沙法铲分侍两旁，然后端坐行法。过有个把时辰，初凤运用玄功将手朝着冬秀所守的离宫位上一扬，离宫鼎内便飞起一团酒杯大小的火星飞翔空中，光焰摇摇升沉不定。初凤口中念念有词，一口真气喷将出去将手一指，道一声“疾”！那团火光便似花炮一般忽然爆散开来化成九颗弹丸大小的火光投向九鼎之内。立时鼎中火焰熊熊，九鼎同时火发。这时初凤口中诵咒越急，又

将头发披散倒转旋立了一阵，倏地回到位上，嗔目大喝一声，将手一挥，铁娘、黄风早有准备，手持法铲分朝两旁早经设备的沙库铲了一下，然后朝着九鼎遥遥一送，那库中的沙便似一红一黑两道长虹一般飞起到了鼎的上面，再经初凤行法一指仍和那火一般各自分化九股，分注鼎内。赵、黄二人随着持铲连连挥送那阴阳二沙也只管往炉中注入，若决江河滔滔不绝。那鼎原是初凤采那海底万年精铁用法术制成，形式奇异共有三口，一口注火，另两口，一个注沙一个出沙。炼到第七日时，第一日的沙业已炼成合用，初凤早下了法坛，带了预先派定的一干门下弟子驱遣魔神，将先前甬道毁去，将新沙从出口行法引出另行筑就。那出口的沙已成了一种光华灿烂的沙浆，从九鼎口中分九股流出直往甬道之内。

这一面随着初凤法术禁制往前兴筑，那一面的沙依旧由赵、黄二人运散分注入鼎，新旧更替。只四十九日工夫，这长有千里的甬道居然筑成，众人个个尽职毫无差错。初凤等自是心喜，细察韦容除蓉波一人似乎比其他同门稍觉关心外，别的并无差错，渐渐消了疑虑反倒格外宠信起来。其实那韦容并非真名，所有事迹全是捏造，此来既非投师也非爱慕海底奇观贝阙仙景，更不是像初凤所疑的避什厉害仇敌，乃是是为了陆蓉波而来。此人便是蓉波感石生孕以前所交的好友——南海聚萍岛白石洞散仙凌虚子崔海客的门下弟子——紫府金童杨鲤。

自从那年他随师父和师兄虞重在莽苍山兔儿岩玄霜洞与蓉波订交，情感十分莫逆，盘桓没有多日便因聚萍岛中出有神鳄甚是猖獗，崔海客留守的两个门徒连与它相持数日制它不了，特地分出一人将他师徒追了回去。彼时正当他和蓉波

俱因误嗅淫药合欢莲，昏迷过去，虽然先后醒转，蓉波业已感石有孕。他师徒走没有多日，蓉波便遭陆敏疑忌，定要飞剑斩她以清门户，多亏极乐真人灵符解救，才得逃入石中保全性命。那快活村主陆敏，也奉师命前往北海冰解。杨鲤先并不知自已走后发生许多故事，这一次出游承蓉波指点了许多玄门奥旨，回岛以后师徒合力斩了神鳄，又参以师父所传心法日夕勤苦用功，他的资禀原好，不消多年道行大为精进。这年崔海客考验众门人道法，看出他所学有异，一问原因才知是出于蓉波指点，笑对杨鲤道："你陆师姐所学乃是她师祖极乐真人李静虚的传授，你虽只得了一些皮毛已是得益不少。不过玄门正宗内外功行并重，不比我们岛屿散仙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你资质本在众门人之上，既然遇此机缘、或者天仙有望也说不定。你陆师伯乃极乐真人弟子，所学必定渊深。莫如日内径拿我的书信，前往兔儿岩玄霜洞求他指引。他昔日见你资质本甚期许，又重我的情面，想必不致吝于传授，岂非比他女儿口头略为指点胜强十倍？等到得了真传再去修行外功、前途何可逆料？"

杨鲤本就常时想起蓉波指点和相待以德，此行正是两全其美，过不多日便禀明了师父径往莽苍山飞去。到了一看古洞云横峭岩绣合，旧梦前尘宛然犹在，只是陆敏父女不知去向，寻遍了玄霜洞内外始终寻不出一丝迹兆，想起陆蓉波昔时曾对自已说过，陆敏最爱莽苍山景物清奇，除非数百年以后功行圆满成道飞升，决不会迁居别处，还叫自已常时前去盘桓。如果出外云游，也定以信香相报以免不知跋涉，如有机缘还要到聚萍岛一游等语。杨鲤还以为他父女定是出外云游终须归来，及至细一寻思陆敏已有半仙之分，纵是出外云游，自已的洞府岂有置之不理，丝毫未用法术封锁，一任它

污积尘封之理？断定不是迁居便是出了别的事故，只得怅然回转海岛和师父一说。

崔海客一听便知有异，再一细问洞中情况越知不妙，暗忖陆敏与自已虽是新交极为投契，何况他又说玄霜隐居，虽是心爱那里景物，主要还是为了奉有师命，怎会随便迁居？目前各异派甚是势盛，莫非有人与他为难？朋友义重不知便罢，既已看出有疑，好歹也须查出他的下落才罢。又加上杨鲤再三怂恿，便用“小衍神数”测地参天因物测象潜心运神默察来往，经过三日研机搜讨方始洞澈前因。把蓉波误服哭药在灵石上前酣卧感而有孕，陆敏不察以为她和杨鲤有了情私定要置之死地，多亏极乐真人预赐灵符，蓉波方得逃入石壁之中活命，同时陆敏也奉了极乐真人遗柬往北海冰解成道，并知女儿实是冤枉悔已无及。陆敏去后蓉波便在石中参修，现已生下一子，还有数十年方能炼成婴儿脱体飞升等语对杨鲤说了一遍。杨鲤闻言，想起蓉波相待之厚，是自已误采毒草才害她受此苦楚，越想越觉对她不住。又听崔海客说，蓉波如今出来险困甚多，极乐真人命她石中虔修也为避祸，壁上封锁功用神奇，不到时候，纵是天上神仙也无法开破。此时前往助她脱身反是无益有损，思来想去，除了等她到日自开外决难相见，只得仍在岛中苦修静等石开之日前往。

驹光易逝不觉十有余年，屈指一算时日已离蓉波飞升之期不远。杨鲤满拟前往见上一面就便将护助她飞升，以报当日之德。当下禀明师父直往莽苍山兔儿岩飞去，行至中途，忽然看见下面山谷中法宝剑光飞舞，有本门中人在内。仔细一看，竟是师兄虞重和一个师父当年的仇敌拚死相持，义无袖手，何况距离莽苍只有一半途程，几个时辰之内便可到

达。蓉波破壁飞升还有两日工夫，迟一点也不致于误事。便飞身落下相助，谁知那仇敌甚是厉害，一连厮拚了好几天，虞、杨二人虽未受着伤害人已被妖法困住。杨鲤斗得神疲力倦只是脱身不得，正在危急之间，忽然一个大霹雷带着一片金光自天直下将敌人惊走，现出一个仪容美秀的绛衣少年，一见面对杨鲤道："二十余年前我受极乐真人之托，来此助你一臂，陆蓉波与你还有一段尘缘未了，现有柬帖两封，第一封即时避人可以开看，另一封外面标明时日，到日自有灵效。务须照柬行事，不可大意。"说罢也未容虞、杨二人答话相谢，一片金光夹着轰隆隆之声飞起，转眼没入云层之中不知去向。

杨鲤送走了虞重打开柬帖一看，才知自已此番途中耽搁业已过了蓉波飞升之期，蓉波现为魔宫中人劫走，此去兔儿岩，如遇一姓金少年只须设词随他同去便可相见，日后相机助她脱离魔窟等语。杨鲤看完好生焦急，暗忖又是自已来迟害她遭难。既有仙示，好歹上天入地也须寻去相助。恐又错过机会，连忙赶往兔儿岩，恰巧遇着金须奴，仗着胸有成竹，居然用一套言语将金须奴哄信引他入宫。其实金须奴先见银光，乃是石生驾剑光出游，见有生人追来早已躲向旁处，并非杨鲤，偏巧杨鲤剑光与石生的虽有上下之分，形色大略相似。金须奴一时疏忽将杨鲤引进，以致日后私放石生倒反紫云宫闹出许多事变。杨鲤因是为了蓉波而去特地改名韦容隐起真姓名，以免人家搜探根脚。到了宫中不久，果然见着蓉波，不禁悲喜交集，只苦初去不久一切谨慎，不能遽然说话便了。蓉波他乡遇故又是当年良友，虽然有些惊异并不知是为了她而来，还以为凌虚子原是散仙，所学介乎邪正之间，杨鲤是他门下弟子，自然容易与宫中诸人接近，投入

门下原在意中。因为初受切身之痛反而有些鄙薄，见杨鲤未先朝她招呼也就置之不理。及至炼沙时节分派众人执事，一听初凤把他唤作韦容，蓉波心想，当年曾与杨鲤在莽苍山兔儿岩盘桓多日，形貌声音宛然如昨，凭自已目力万万不会误认，怎么好端端的改了名姓？正现存思，忽听金须奴和初凤说这新来诸人只有韦容等三人可胜重任，知道杨鲤也是新来不久，再一想到他改的姓名，竟有一字与自己之名相同，好似含有深意，这才恍然大悟韦容为蓉之意，不禁偷偷看了杨鲤一眼。偏巧杨鲤觑着众人在殿上分派问答朝她偷看彼此都机警异常，略为以目示意便都明白。当时就装作陌生人模样，直到初凤炼完神沙，筑成甬道之路，吩咐全宫中人与新来五人互相见礼。又过了些时，故作日久互熟闲来常共盘桓，才抽空彼此说了经过。

二人共了患难交情自然更深一层，蓉波连用宫中真水灵药身形早已坚凝，只是形态比起常人要小得多，日子一久，知道元神受了魔法禁制难以脱身。先时甚为忧急，后来细察宫中诸人，在上几个虽是法力高强一个胜似一个，俱都入了魔道决非仙家本色。初凤、慧珠人较正直，可惜入了旁门，纵有海底密宫藏身未必灾劫到来便能避免，只金须奴未习那天魔秘笈，没有邪气而已。下面更是除龙力子一人还可造就外，余人不是迷途罔返便是根浅福薄俱非成器之流，蓉波有时潜神返视默察未来，竟觉出祸变之来如在眉睫，加以宫中如三凤、冬秀等人因虽初凤也看出不久必有事变禁止出宫，自从神沙甬道筑成以后益更骄恣狂傲，料定他们运数不能长久，可是自己元神暗受禁制，如不事先设法盗出，一旦出了乱子，纵未必玉石俱焚，于自己两次飞升终是阻碍。蓉波几次避人和杨鲤商议，打算预为布置，时机一到便下手先将元命牌盗

走。无奈初凤行法术之外有极厉害的魔法层层封锁，漫说外人无法擅入一步，便是二凤姊妹不曾奉命一样不许妄行走进。也不知晓元命牌，是否就藏在殿中？一个画虎不成立时永堕沉沦，那敢丝毫大意？只得除了应尽职司外，无事时尽力潜修以待机会，心中焦急也是无法。那龙力子原具宿根，自从到了宫中欣然随着众人学习魔法，他偏以为蓉波、杨鲤所学的道法剑术是他心爱，每见二人无事练习时便再三恳求传授。二人因宫中规章并无禁忌不许私相授受，便也乐于指点。那龙力子看去粗野，却是一点就透一学便精，只不过正教道法与旁门妙术同时并学，为些驳而不纯罢了。

那初凤见神沙甬道已成，可以倒转八门随心变化，如发觉有人擅入，只须略展魔法，那一条长及千里的甬道立刻化成许多阵图，越深入越有无穷妙用。除非来人有通天澈地本领金刚不坏之身，还须见机得早在初入阵时发觉，急速后退逃离甬道出口百里之外方可无事，否则也是一样陷入阵内不能脱身。为了锦上添花，她又命金须奴和宫中诸人到处物色珍禽奇兽，训练好了来点缀这些阵图。把神兽龙鲛分派在第三层入阵正门，除头层由门下弟子管领消息外，余下每一层俱有灵兽仙禽防守，直到快达宫苑中的五行主阵才用宫中主要诸人轮流主持。真是到处都是罗网密布无论仙凡插翅难飞，那里把仇敌放在心上。金须奴等原有惊人道法，不消多时一切均已齐备。初凤分配已定好不心喜，因当初姊妹诸人在外云游，各自结交下几个异派中的朋友曾相约日后来访，一则恐怕来人误蹈危境，二则志得意满未免自骄，存心人前炫耀，把神沙甬道尽头处那座荒岛也用法术加了一番整理。遍岛种的瑶草琪花千年古木，添了不少出奇景致，把岛名也改作迎仙岛，并在出入口上建了一座延光亭，派了几个宫中

仙吏按日轮值以迎仙侣。旧日辟水牌坊上面的海眼出口，早已用了魔法封锁，除主要诸人外余人均无法出入。蓉波、杨鲤见了这般情状，那怕异日就将元命牌盗走也出不去，何况事同梦想，暗中只叫苦不迭。此时初凤对他二人并无疑念，也曾轮流派二人前往迎仙岛延光亭去接待仙宾。蓉波是因元命牌未得逃也枉然，杨鲤虽可逃走却又为了蓉波，死生都要助她同脱罗网，决不他去。

光阴易过不觉多时，先并没有什人前来岛上拜访初凤姊妹，日子一久，因为以前金须奴等出外遇见几个旧日游侣说了经过，才渐渐传说出去。第一次先来了北海陷空老祖门下大弟子灵威叟，看望了一会自去并无生事。第二次便是晓月禅师，带了黄山五云步的万妙仙姑许飞娘前来慕名拜谒。两次都轮着蓉波、杨鲤分别接引入宫。初凤先本打主意除三五旧友外不见别的生人，见晓月禅师与自己不过以前经别的道友引一面之缘，径自带了人来未免有些不乐。只为晓月禅师名头法力高大不便得罪，没敢形于词色罢了。谁知物以类聚，许飞娘一到，首先和二凤、三凤、冬秀三人成了莫逆之交，仗着生就吹花妙舌，论道行本领经历都是旁门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日子稍为一多连初凤也上了套，她那想到许飞娘别有深心，只接连会晤过三四次之后便把她当成知已。许飞娘早看出他们的心病在最后一劫，时以危言耸听故作忠诚顺便笼络，对于自已和峨嵋结仇之事却从没和初凤提过，把宫中应兴应革和将来怎生抵御地劫规划得无微不至。由此宫中首脑诸人大半对她言听计从，只金须奴觉得此人礼重言甘处处屈已人下，其中必有深意。

也是紫云宫运数将终，二凤平日对金须奴本甚敬爱相从，这次偏会和三凤、冬秀做了一齐认为许飞娘是个至交良

友。金须奴一连警告了两次，反遭二凤抢白说他多虑。休说紫云宫到处天罗地网，与飞娘不过是同道相交她并未做什么歹事，而且将来抵御末劫或者还要仗她相助，大姊是全宫之主道法高深，她都和飞娘相好难道还有什差错？现在大家又不出外，怎会惹出乱子？金须奴虽被她说得无话可答毕竟旁观者清，无论许飞娘怎样工于掩饰一时没有露出马脚，形迹终觉可疑。暗想她原是晓月禅师领来，说是云游路过，因慕海底贝阙珠宫之胜便道观光，可是晓月禅师到了以后匆匆辞去便不再来。此次许飞娘倒成了紫云宫座上佳客，来得甚勤。同道投契常共往还原是常事不足为异，可是她每次前来必定托辞，不是海外采药路过相看便是想起宫中有什么应办之事前来代为筹措，词色又做得那般殷勤，这紫云宫僻处寒荒极海，除附近那座迎仙岛和以前发火崩裂的安乐岛外，周围数千里休说可供仙灵居住的岛屿更无片石寸土可以立足。头一次晓月禅师说是云游路过已不近情，那里有什么灵药可采？分明心有鬼诈恐人生疑欲盖弥彰。又想起前些年出外云游闻听人言，各派剑仙正当杀劫，峨嵋、五台两派争斗尤烈，仇怨日深一日。这许飞娘正是五台派中能手，便是那晓月禅师又因与嵋峨门下作对惨败几死。闻着尚须修炼数年方能勉强还原，如今尚未到期好端端引了飞娘远涉荒岛，蛛丝马迹在在可以察出她的来意，如非觊觎什么重宝便是虚心结纳，以为异日报仇之期。虽然宫中戒备森严众人道法高强，杜门虔修主意业已打定，未必便是祸根总非善良种子。大家经了多少困苦艰难好容易才能享到这种仙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妙。见众人俱为飞娘所惑话说不进去，只慧珠虽然平时惟初凤马首是瞻，比较智慧明澈，便背人和她一说。慧珠到底前生有了千年宿慧，始终没有忘却禅门根本。不但能运

用魔法而不为魔所扰，反从天府副册魔法根谛中参悟反证出许多禅门秘奥，一颗心空明莹澈老是活泼泼地，魔法邪术虽非初凤之比，如论修道根行已远出众人之上。许飞娘一来，早从静中默悟知道许多前因所果，众人大半仙福将次享尽劫运将临，左右不能全数避免，反不如听其自然免生别的枝节。自己只从旁代她们多种善因，到了紧要关头再行竭尽全力相机行事，能救一个是一个。一听金须奴也独见先机，便把自己心事和他一说，并说："初凤以前人甚明白，那部'地阙金章'虽非玄门正宗亦非旁门邪术，籍以修到散仙却是易事。如今因知天仙难望劫运难逃，一念之差专一在魔道上用功，于是道消魔长，一部天府副册虽被她尽穷秘奥，人已入了魔道，性情行事渐非昔日。自用魔法筑成神沙甬道以后更与前判如两人，所以易为飞娘所动此时劝她定然无效，所幸她慧根未昧又无积恶，到时当能迷途知返。依我静中观察，除你一人因三凤嫉妒未炼魔法异日当能免劫外，初凤或可幸免，二凤纵遭兵解也能再世，不但三凤、冬秀难脱罗网，只恐宫中诸门下能转祸为福者，至多三四人而已。目前宫中隐患岂只飞娘一人？我看不久，便要变生肘腋呢！"金须奴惊问道："慧姑既有先见，怎不对三位公主明言？"慧珠道："此乃天数。说也奇怪，难道宫中就你我两人明白？休说初凤，便是三凤她们也都有了许多年道行，那一个不有智慧？不过当事则迷，只见一斑。我以前也曾略为提醒，她们竟是充耳不闻。又因祸由自召，以前所为已是大干天条，倘如因我一言再生事端，徒增罪孽于事仍然无补，何苦之尔。就以我说，如非不忘师门根本回途得早的话，每次初凤行法均由我为助，只恐陷溺之深也不在她们以下呢！"金须奴闻言轸念忧危好生惶急，别人不去管他，惟初凤、二凤二人一个恩深一个情

重，万一将来有什么不测自己岂能独生？明知此时劝诫不听说也无益，因为日常焦思异日出事时怎生防卫，连素来静止的道心都被烦乱。

许飞娘不久又来紫云宫给初凤姊妹出主意，劝初凤炼“颠倒五行大混沌法”以为最后抗劫之用。这“颠倒五行大混沌法”乃天府副册末章，以魔炼魔厉害非常。以先初凤也曾想到，一则因为自己默参运数，将来不是没有生机，这种魔法太已狠毒，没有护法重宝镇压不住，一个弄巧成拙反而不美。二则为期尚有五十年，还想另遇机缘别谋打算，非到事先看出智穷力竭，不肯下手。飞娘几次怂恿，俱未答应。

这日恰值三凤和金须奴夫妇把月儿岛连山大师所遗留的那几件不知用法的宝物俱已炼成，运用自如。别的法宝不说，有那一柄璇光尺由足供护法镇坛之用。飞娘更以大义责难，说初凤自己将来纵能凭着道力超劫脱险，也不能不给众人预为打算。况且末劫以前，还有许多灾困仇敌，此法一经炼成岂非万全？二凤、三凤、冬秀三人因是切身利害，也从旁鼓动说：“大姊不炼，我们宁犯险难自行准备。”初凤被众人说活了心，因自己学的是魔法，这种法术却专门从禁制诸天神魔下手，炼时心神微一松懈反为所乘，决不许别人参入。独自在黄精殿中祭炼三年，把宫中事务交派首脑诸人按年轮值。飞娘原因劝说她们与峨嵋为敌初凤定然作梗，好容易才说得她入了圈套，有这三年工夫，尽可设法蛊惑。初凤封殿行法之后飞娘每来必要留住些日，渐渐谈起目前各派剑仙中只峨嵋派不但猖狂，而且把许多天生灵物如千年成道的肉芝和红花姥姥遗留的乌风草之类俱都据为己有，只可惜是他们道法高强心辣手狠，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否则像那千年成道芝血，得它一点便可助长五百年道力，众姊妹最后一

劫，又何足顾虑呢？说时看出众人有些心羡，又说他们专一巧取恶夺，幸而紫云宫深居海底不能轻入，贝阙珠宫不为世知，否则宫内有这许多的灵药异宝早已派人盗取了。飞娘说这一席话，原意只要能说动一个前往峨嵋盗取芝血便不愁两家不成仇敌，谁知三凤等人虽是心贪好动，此时尚能守着初凤之戒又和峨嵋素无嫌隙，虽和飞娘相善闻言也有些心动，并无出宫之想。飞娘知非三言两语可以如愿，再说反启人疑，只得暂时搁开以待机会。暗忖只我常常来此，反正不怕你们不上钩，何必忙在一时？便行借故辞去。又过没多时，正值华山派史南溪同了诸妖人用风雷烈火攻打凝碧崖飞雷洞，南海双童，用地行神法潜入凝碧崖被擒失陷不知生死，紧接着便是三英二云相见，紫郢、青索双剑合璧大破烈火阵。飞娘毁灭峨嵋根本重地之策又复失败，反死伤了好些羽翼，正自愤怒，猛想起南海双童乃甄海之子，与紫云三女有不共戴天之仇，峨嵋虽然好戮异派，只于这种素无恶名又有那么好根质的南海双童决不致于杀害，已然收归门下也说不定。利用这番机会前往紫云宫游说诸人，岂非绝妙？

当下飞娘忙即飞往迎仙岛，由神沙甬道内见了二凤等人说道：“果然不出以前所料，峨嵋派因闻人言紫云宫有许多灵药异宝，知道南海双童是诸位仇人，特地擒了不杀反而收归门下。意欲借他地行神法前来盗宝，并派能手助他报当年父母之仇。我特闻言赶来，诸位须要作一准备。”

三凤听了首先冷笑道：“我这紫云宫胜似天罗地网，海面入口已然封锁，那神沙甬道看去那么富丽辉煌却能随心变幻有无穷妙用。起初我本要往南海寻他们斩草除根，大姊却说人子欲报父仇乃是应有之义，随他们去吧！便是筑那神沙甬道，起因也一半是为了成全这两个孽种的孝思，不愿伤他

性命，使其到此知难而退，等他们来时自然叫他知道厉害，理他则甚？”

飞娘见众人仍打的是以逸待劳主意，不肯轻易出宫，不再勉强往下游说，少留数日便又辞去。飞娘来时所说这一番话，原是凭着己意姑妄言之。不想竟然被她料了个大同小异，而异日情节之重大更是彼甚于此！当她走未三日，奉派到迎仙岛神沙甬道口把守的正轮着那吴藩。论他道力原本不够，只为他善于趋承人意，心虽怀着叵测，表面上极为端谨，冬秀最是喜他。又经他几次请求，才命他随班轮值。此来尚系初次，在他以前轮值的恰是杨鲤。杨鲤平时见他身带邪气常与冬秀鬼头鬼脑说话，本就看不起他，一见是他前来接班，自己与蓉波又失了一个私谈片刻的机会好生烦恼，便含怒问道：“你来此接班，可识得神沙甬道的奥妙么？莫要求荣反辱误蹈危机丧了性命！我看你还是以后和冬姑说另谋别的职司吧！”吴藩原因迎仙岛上这两年来移植了许多奇花异卉，内中恰有一种最毒的淫药名叫醉仙娥的，当年申鸾未死时常听说起那求而未得之物。当初三凤从天山博克大坂经过，无心中发现此草，爱它花大如盆千蕊丛合，暮紫朝红颜色奇丽，也不知它的来历径自移植回来，被金须奴看见识得此草来历说与初凤，本想断绝根株，三凤执意不允，才得保留。吴藩自闻岛上有此淫药，知道如能到手，配合淫草毒物炼成丹散，不论仙凡只被用上，不怕他不丧志迷心。此来别有深意，一听杨鲤说话意存藐视，杨、陆二人情好又早被他看出眼里，不过他为人城府极深，心中虽然怀恨表面上却不显出，反装出一脸笑容道：“小弟明知防守此亭之事虽然职守是送往迎来接待仙宾，如于外敌来此便须引他追入神沙甬道，仙阵神妙无方，稍一不慎形魂消逝。无奈冬姑和二三两

位公主之命怎敢不遵？说不得只好谨慎小心，勉为其难。师兄道法高强，又在此防守过多日，一切还望指教才好。”杨鲤见他目光闪烁，看透他口甜心苦不愿多管理，冷笑了一声道：“既是她们三位之命想必能以胜任，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有什么可以指教！”说罢径自飞身回去。

第十五回

友谊更亲情　玉雪仙童双入海
淫娃换姹女　迢遥甬道送传言

话说吴藩见杨鲤这等声音颜色越发恨怒，杨鲤一走便骂道：“你这小狗贼！谁还不知你和姓陆的贱婢鬼鬼祟祟，却在我面前大模大样，这等欺人太甚！早晚犯在我手里时你两个休想活命！”骂了一阵便去寻觅那淫药“醉仙娥”。谁知此草自从移植岛上，初凤因把守迎仙岛的都是宫中后辈法力有限，万一被外人知道前来盗走岂非不美？早用魔法禁闭，除首脑诸人和指名观赏的仙宾外，莫说采取看都休想看它一眼，吴藩如何能寻得到？海岛上不似宫中终年常画，吴藩费尽心力遍搜全岛那有“醉仙娥”的影子？过了一会天色向暮，一轮红日渐渐低及海面，平波万里一望无涯，只有无数飞鱼海鸥穿波飞掷，涛声吼吼更没停歇，吴藩所求不遂心里烦闷，对着当前妙景也无心肠观赏，正自无聊，忽见西北方天空中似有一点霞影移动，就在这微一回顾之间还没转过头去，一幢五色彩云疾如星飞电掣已从来路上平空飞堕。刚在惊异，亭前彩云歇处现出两个英姿俊美的仙童，一个年纪较长的手中拿着一封书信上前说道：“借问道友，这里是通海

底紫云宫的仙岛么？”吴藩却也识货，见那两个仙童年纪虽轻道行并非寻常，当是宫中首脑诸人的朋友，忙躬身答道：“此处迎仙岛，正是紫云宫的门户。在下吴藩奉了三位公主之命，在这延光亭内迎接仙宾。但不知二位上仙尊姓高名？仙乡何处？要见那位仙姑？请说出来，待在下朝前引路，先去见过金须道长便可入内了。”那位为首仙童答道：“我名金蝉，这是我兄弟石生，家住峨嵋山凝碧崖太元洞内。现奉掌教师尊乾坤正气妙一真人之命，带了一封书信来见此地三位公主，如蒙接引感谢不尽。”

石生方要张口询问乃母蓉波可在宫内？金蝉忙使眼色止住。吴藩一听是峨嵋门下，正是以前杀死师父申鸾的仇敌心中老大不愿。无奈来得日浅，摸不清来人和三女交情厚薄，不敢过于怠慢便说：“二位暂候，容我通禀。”走向亭中，也不知使了什么法术一团五色彩烟一闪，立时现出一条十丈宽大光华灿烂的道路，吴藩人却不见。石生问道：“我好久不见母亲的面，便是醉师叔也说是到了宫中请母亲带去引见三位公主，哥哥怎不许我问呢！”金蝉道：“你真老实！行时李师叔曾命我等见机行事，你想伯母以前原是炼就婴儿脱体飞升，应是天仙之分。如今去给旁门散仙服役，其中必有原故。起先我也想先见伯母求她引见，适才见吴藩那厮带着一身邪气，以此看来宫中决无好人，便是伯母，也和当年家母所说，成道元婴往往因为外功不曾圆满易受外魔侵害一样，飞升时节被她们用邪法禁制，也说不定。醉师叔原说，如能找着伯母才托她代求，如今伯母未见私话说不成了，先见这种旁门异类，岂可随便出口？反正紫云三女如看得重师父情面留异日余地，允借天一真水，那时客客气气请见伯母多好。否则我们来去光明，她门下中人已知来意也无从隐

瞒。反不如不说出伯母，或许事到难时多一助手。”

石生闻言方始醒悟，只为母亲飞升时萦孺慕，只说人间天上后会无期，不想却能在此相晤。恨不得早进宫去相见才趁心意，偏偏吴藩一去好久便不出来。二人起初守着客礼还不肯轻入，及至等到红日匿影平波日上仍无动静，二人俱是一般心急。正商量用法宝隐身而入，忽见甬道内一道光华飞射出来，到了口外现出一个比石生还矮的少女，满身仙气神仪内莹，比起刚才吴藩大有天渊之别。金蝉方诧异原来宫中也有正人，未及询问石生业已走上前去，抱着那女子跪下痛哭起来，这才明白，来人乃是石生母亲陆蓉波，无怪身材那般小法，忙也上前跪下行礼。蓉波一见金蝉又与石生同来，想起师祖极乐真人仙示料是金蝉，忙搀起说道：“你二人来意，我已尽知。如今宫中情势大变，你二人此来成败难测。所幸这时该我轮值，宫中首要诸人正在炼宝行法不许惊动。那先前值班的吴藩找不着金须奴，因是初次，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和我一商量，我一听你二人来吓了一跳。这神沙甬道何等厉害，连我算是他们自己人其中变化也不过知一二，岂是可以轻涉的。恰好轮值时辰将到，我便绕了过来。以先大公主初凤未受许飞娘蛊惑，有峨嵋掌教真人书信还可有望，如今她闭殿行法许久不出。余人除二凤的丈夫金须奴略能分出邪正外，俱与许飞娘情感莫逆，怎肯随便将宫中至宝送人？不过掌教真人既有飞剑传书想必成功，终是应在你二人身上。我看险难仍不在少，决非容易到手，我们只好量力行事便了。这神沙甬道内有四十九个阵图，变化无穷，其中奥妙虽不尽知，不过魔由心生，因人思欲而幻象，你二人万一遇险，只把心神拿定息虑定神以阻内魔，一面用自己法宝以御外魔，当能少受侵害。如今事机已迫几个宫中首要行法将完，

我仍装作不知，拿了这封书信前去回禀，她们如愿相见再来唤你二人进去，事如不济，还有一位道友名唤杨鲤的也为助我投身宫内，均作你二人内应。陆蓉波又将甬道中许多机密，尽知道的详说一遍，再三嘱咐谨慎行事，然后拿了书信匆匆往宫内飞去。蓉波去后，二人便在迎仙岛延光亭内静候回音。

头一次吴藩入内时暗将第一层阵法开动，以防二人入内，看去里面光华乱闪，及至蓉波入内，因怒二人年幼无知妄蹈危境，便就自己法力所及将阵法止住。谁知这一来，反倒害了二人几乎葬身其内。原来这神沙甬道中，各种阵法奇正相生互为反应，奉命把守的人，因魔法操纵仅能个人自己出入，虽然初凤为省事起见，略传了众人一些应用之法，以备寻常外敌侵入，可由众人随便发付，其中玄妙大半茫然，蓉波、杨鲤因为本来道行深厚所知较多，也不过十之二三，比起吴藩差胜一等罢了。起初金蝉、石生见甬道内光华乱闪随时变幻，连金蝉那一双慧眼都看不真，还不敢轻一涉险。及至蓉波将阵法止住，看上去清清楚楚，只是一条其深莫测五色金砂筑成的甬道，看出去十余里光景，目光便被弯曲处阻止，别无一物。加上蓉波也传了出入之法，不由便存了侥幸之心。这阵法是动实静，是静实动，层层互为虚实，如将头层阵法开动，至多不过闯不进去，即使误入也比较易于脱险。

这头层阵法一经止住，从第二层起俱能自为发动有无限危机，此后越深入越不易脱身，二人那里知道？那甬道虽然能缩能伸，毕竟长有千里往返需时。第一次吴藩入内，二人在外面等了许多时候已是不耐，这时蓉波一进去，又是好些时没有回音。金蝉首先说道：“目前掌教师尊快要回山，五

府行即开辟，有不少新奇事儿发生，还有同门中许多新知旧好也要来到，我们正是热闹有兴的时候，偏巧我二人奉命来此取那天一真水，如取不回去岂不叫众同门看轻呢？”石生答道：“天下事不知底细便觉厉害，我自幼随家母修道，除日浅外所有道法本领俱都得了传授。我母亲既能打此出入，又说其中玄妙，我想此行并非难事。好便好，不好飞入宫中盗了便走，愁他怎的？倒是取水还在其次，我母亲禁闭石中苦修多年，好容易脱体飞升，无端被这三个魔女困陷在此，还坏了道行，她们好好将水给了我们，还看在师尊金面只将母亲救了同走，否则我和她们母仇不共戴天，饶她们才怪呢！”金蝉道：“话不是如此说，伯母已经脱体飞升忽遭此厄，虽说道家婴儿将成之际，定有外魔阻挠，不过事前都有严防受害者极少。这回被难定有前孽，否则伯母出入随心，尽可在轮值时逃走，必有原故在内。适才伯母匆匆没有提到此事，旁门行为阴毒险辣，以前绿袍老祖对待辛辰子便是前车之鉴，你我不可造次。”石生虽听劝说，念母情切终是满腹悲苦。又过了个把时辰，二人那知蓉波因宫中诸首要仍在行法未完不便擅动，渐渐越等越心烦起来。石生道：“甬道机密母亲已说了大概，想必不过如此。我们有弥尘幡、天遁镜、两界牌这些宝物，我又能穿石飞行，即使不济，难道这沙比石还坚固？我们何不悄悄下去，照母亲所说法潜入宫中。她们如肯借水，就见我们擅自入内必不会怪，还叫她们看看峨嵋门下本领，和她们相借乃是客气，她们如不肯，此时入内正可乘其无备，岂不是好？”金蝉近来多经事故，虽较以前持重，一则石生之言不为无理，二则弥尘幡瞬息千里所向无敌，又盼早些将天一真水取回，好与诸位久别同门聚首，略一寻思便即应允。

二人先商量了一阵，彼此联合一处，无论遇何阻隔俱不离开一步，以便万一遇变便可脱身。一切准备停当，金蝉打算驾着弥尘幡下去，又因那幡飞起来一幢彩云疾如电逝，恐蓉波出来彼此错过误了事机，仍同驾飞剑遁光入内，进有十余里远近，二人一路留神，见那甬道甚是宽大，除四壁金沙彩色变幻不定光华耀日以外，并无别的异况。俱猜蓉波入内时，已将阵法闭住，益发放心前进。遁光迅速，不一会穿过头层阵图。二人正在加急飞行之间，猛见前面彩云潋滟，载起千百层光圈流辉幻彩阻住去路。因听蓉波说过，那是头层阵图煞尾和二层阵图交界之处，如遇这种现象，外人极难冲过，强自穿入，甬道神沙便会自然合拢将人困住不能脱身。只要穿过这一层难关，余下诸层每七层阵图合为一体，首尾相应奇正相生，另有宫中首要主持发动，又各有恶禽毒兽防守助威，如要不去惊动径照蓉波出入之法向甬道中心飞行穿入，如无别的深奥变化便可直达宫中。当下二人联合将剑光护住全身直往彩光中穿去，二人飞剑俱是玄门至宝，那头层神沙竟未将他们阻住。二人只微觉一阵周身沉重，似千万斤东西压上身来，忙即运用玄功略一支抗，便穿越过去。身子刚觉一轻，便见前面又变了一番景象，上下四方大有百丈，比起头层固是大出数倍，中间还按日月、五星方位挺立著七根玉柱，根根到底。当中一根主柱周围大有丈许，其余六根大小不一，最小的也是两抱粗细，看去甚是雄伟庄严，再趁著四外五色沙壁光华变幻更觉绚丽无比耀目生花。柱后面阴森森望不到底邪雾沉沉，这种景象却未听蓉波说过。若照往日，金蝉早已穿柱而进，因为来时髯仙等诸前辈再三告诫宫中魔法厉害，尤其这神沙甬道经紫云三女费过无限心力而成，非同小可。这七根玉柱，按七星位置设立，其中必有奥

妙。适才蓉波虽略谈阵中秘奥，只是尽其所知而言，以备万一遇上知所趋避，而她所知不过十之二三。行时又再三嘱咐谨慎行事，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妄入，岂可造次？便止住石生暂缓前进，踌躇起来。

原来这神沙甬道自从筑成以后并无人来侵犯，纵有来宾到此，经人与第三层轮值的主持人一禀报，早将甬道全阵停止。因为从未出事，防守的人只知佩著穿行神符，照所传寻常出入之法来往，不但没有险阻，除全甬道许多奇景什么都看不见。这次蓉波因防二人误入，特将阵法闭住，以为那头二层交界处的沙障可以阻住二人前进，到此便可知难而退，不料二人竟然冲进。若照往日，这第三层原有一个首要人在此防守主持。自从初凤闭殿炼法以后，二凤、三凤往往擅改规章，许多事都不按预定方略。偏巧后两日是紫云三女降生之时，到时飞娘和几个旁门中好友俱要前来庆祝。仗著甬道厉害，无须如此时时戒备，敌人越深入越易被擒，纵任他进来也不足为虑。特地先数日由三凤发起，聚集宫中诸首要各炼一种幻法，准备明日娱宾之用就便人前显耀，所以无人在此。也是二人命不该绝，才有这等巧遇。可是那二层入口的沙障乃全阵门户，此障一破，全甬道四十九个阵图全都自然发动，二人那知其中奥妙。商量了一阵，石生力主前进，金蝉因蓉波一去不回，比吴藩去的时刻还久得多，说不定机密业已被人看破，不再放她出来，再退出去又要经过那层彩障，白费许多心力，想了想雄心顿起，决计涉险前进不再反顾。但见那七根玉柱静荡荡的立在那里，金蝉不知敌人用意，恐有失闪，便将弥尘幡取出备用，与石生同驾剑光试探前进。刚刚飞过第一根玉柱，忽然一片极强烈的银光从对面照将过来，射的石生眼花缭乱耀目生光。金蝉圆睁慧眼定睛一看，

头一排参差列立的两根玉柱已然失去，一条虎重面须似龙非龙的怪物借著光华隐身，从甬道下端张牙舞爪飞将上来，往那最末一根玉柱扑去。龙爪起处那根玉柱又闪起一片最强烈的紫光不知去向，同时便觉身上一阵奇冷刺骨连打了几个寒噤。猛一眼瞥见石生被那紫光一照，竟成了个玻璃人儿，脏腑通明身体只剩一副骨架，与骷髅差不许多，才知道这七根玉柱幻化的光华能以销形毁骨，不由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这转眼工夫，那怪物又往余下几根玉柱扑去，每根相隔约有数十丈远近，怪物爪起处又是一根玉柱化去，一道黄光闪起，二人便觉身上奇冷之中杂以奇痒。眼看危机已迫，金蝉暗忖这七根玉柱不破进退都难，率性一不作二不休把心一横，忙取天遁镜往前一照，回腕抱定石生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出去，霹雳双剑化成一红一紫两道光华，一道直取怪物一道径往那巍立当中最大的一根玉柱飞去，同时左手弥尘幡展动便要往前飞遁。这时石生也将所带防身法宝取出，许多奇珍异宝同时发动，百丈金霞中夹著彩云剑光虹飞电掣，休说龙蛟不是对手，便是那神沙炼成的七煞神柱也禁受不住，金光霞彩纷纷腾跃中，金蝉、石生二人刚刚飞起还在惊慌不知能否脱险，忽听一声怪啸，前面怪物已往地下钻去，当中那根玉柱吃二人飞剑相次绕倒，立化成一堆五色散沙倒坍下来。玉柱一破，其余六根被天遁镜和二人的剑光乱照乱绕也都失了功效纷纷散落。

第十六回

久候寂无音　初探紫云穿秘甬
深攻同陷阵　频摧玉柱斩灵蛟

话说此时金蝉、石生毕已飞越过去，一见奏功忙即收了法宝飞剑停身一看，光华尽灭，身上寒痒立止，七根玉柱已变成了七堆五色金沙，怪物已钻入地底逃走，地下却断著半截龙爪。一问石生，除先前和自己一样感觉周身疼痛外别无异状，才放了心。一看前途尽是阴森森的，迥非来路光明景象，知道越往前进其势越险。但是已经破了人家阵法伤了守阵異獸，势成骑虎欲罢不能，除了前进更无后退之理。当下便和石生照蓉波所说稳神定性，用法宝护身，照看中央的路往前深入。二人不知阵势业已发动，蓉波此时不奉命怎会出来？仍恐彼此途中错过，不到万分危急不施展弥尘幡，虽然这一来有些失计，暗中却因祸得福。

二人过了第二层阵中，前行虽然漆黑，仗著二人一个是生就慧眼，一个是自幼生长在石壁以内能够暗中观物，近处仍是看得清楚。行了一阵，方觉这第三层阵中四外空荡荡的并无一物，忽听前面风声大作甚是尖锐。二人原知敌人阵中如此黑暗必定潜有埋伏，用天遁镜反而惊敌，俱都隐着光华飞行，听风声来得奇怪，便按着遁法准备抵御。等了一会，

前面的风只管在近处呼啸却未吹上身来，也无别的动静，老等不进也不是事，依旧留神上前。过去约有百丈左右适才风声忽止，二人也不知是何用意。

正待前进，忽听四外“轰”的一声眼前陡的一黑，二人忙各将飞剑施展开来护住身体以防不测。谁知四外俱是极沉重的力量挤压上来，剑光运转处虽是空虚虚的并未见什东西，可是那一种无质无形的力量却是越来越重如山岳，不消片刻把二人竟累了个力乏神疲，而且微一松懈那力量便要加增许多。二人枉自着急只管竭尽全力抵御，连想另出别的法宝俱难分神使用。知道这种无形无质的潜力定是那魔沙作用，一个支持不住被它压倒立时便要身死，幸是二人俱能身剑合一，不然危机早迫。又过了一会金蝉急中生智，猛的大喝道：“石弟！我们在这里死挨，不会冲到前面去么！”一句话把石生提醒，双双运足玄功拼命朝前冲去。这一下冲出去有十里远近，虽然阻滞非常，比起头二层交界处的神沙彩障还难透过，且喜冲出险地。二人俱都累得气喘嘘嘘打算稍为宁息，身外又觉有些沉重。这一次不敢疏忽，金蝉急不暇择，左手天遁镜首先照将出去，千百丈金光照处才得看清那慧眼所视查不得的东西，乃是一团五色彩雾，正和云涌般从身后卷将过来，吃金光一照，先似沸水冲雪般冲成一个大洞，再被金光四外一阵乱照，立刻纷纷自行飞散，身上便不再感到丝毫沉重。无形神沙一破全甬道又现光明，二人方想不到天遁镜有如此妙用心中大喜胆气更壮，略一定神再往前面一看，四壁俱如白玉，离身百余丈远处正当中放着一个宝座，宝座前有一个大圆圈，圈中有许多尺许来长的大小玉柱。走近前去一看，那一圈玉柱高矮粗细俱不一般，合阴阳两仪五行八卦九宫之象。除当中有一小圆圈是个虚柱外，一

数恰是四十九根。金蝉生具三世宿根慧业，自幼长在玄门，耳濡目染见闻也不在少，虽不明圈中奥妙，可是一见外形便想起蓉波所说甬道中阵图共分四十九层，这圈中大小玉柱也是四十九个，加上当中虚柱分明大衍之数，不禁灵机一动，忙嘱石生不要乱动，又仔细一看那些玉柱，根根光华闪闪变幻不测，只外层有一大一小两根毫无光彩，那根大的柱顶还有七个细白点，宛然七星部位。不自恍然大悟，这圈果是全阵锁匙，每根玉柱应着一个阵图，如能将它毁去，说不定全甬道许多阵法不攻自破，又想这般重要所在却没有个能人在此把守任它显露，莫非又是诱敌之计？金蝉盘算了一会，因为适才急于脱险不但破了它的阵法还将怪兽断去一爪，善取终是不成，不如试探着毁它一下，如能成功更好，否则也不是没有脱险之策。便命石生取出两界牌，又将弥尘幡给他拿着备用，自己试着下手，如有不妙急速逃遁，安排妥当，然后一手持着天遁镜先不施为以备万一，另一手指定剑光去破那些玉柱。默察阵法，知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虚实相生，那个虚柱定是其余四十九阵之母，只是空空一个圈子如何破法？试拿剑光点了一下不见动静，心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我把圈子这一块给它削去，看看如何？

其实这一圈玉柱，果是全甬道的外层枢机所在，除宫中还有一副全图外，往时均有主要人在轮流把守。无论那一层中有什么异动俱可由此看出，发动行使困陷敌人，每破一阵便有一根光华消灭。偏巧今日是三凤接金须奴的班，因三女生日在即忙于炼法娱宾，又因甬道阵法神奇自来没事，纵有人来有那第二层的七煞魔柱和灵兽龙蛟把守，这三层中更有无形神沙阻路，外人到此非死不可，休想过去，所以擅离重地没有在心，便连金须奴素常持重，也没料到这等巧法，今日

偏有人来侵犯。也是金蝉忽然过于聪明谨慎，如果一到便不问青红皂白用劈灵双剑将那四十九根长短玉柱排头砍去，虽然其中还藏有妙用不能断完，到底断一根便少一层阻力，这一小心反倒误事。虽将内中要阵毁去一半，仍然留着许多大阻力，几乎送了性命。金蝉见那虚柱剑点上去没有动静，前后一迟疑便耽延了一些时候，及至第二次，想将有虚柱那一块剷起时，谁知这一虚柱虽是全圈枢纽，却与宫中那副全图相应，只供主持此圈的人发动阵势之用，外人破它不得，剑光连转依然如故。金蝉见光华不能奏效，又见没什别的迹兆，一时兴起，这才指定剑光往那四十九根玉 柱 上 绕 去。头两根，光华转了几下便断并无异兆，说时迟那时快！及至断到第三根上，发生了变化，剑光才绕上去便有一蓬烈火从柱上涌起其热异常，如非二人早有戒备几乎受了大伤，幸而金蝉手快，一面飞身避开左手天遁镜照上去。那火虽然猛烈势却不大，只有丈许来高，数尺粗细的火头，镜光照上去一会便行消散，火灭以后那柱才被斩断，第四根似乎易些，只冒了一股子彩烟餐气扑鼻，闻了身软欲眠神魂恍惚，也被镜光照散飞剑斩断。余下几根俱是有难有易，每根俱有异状发现，至少也须剑光绕转一阵才行断落下来，并非一遇剑光便折。

金蝉因这些玉柱各有妙用，虽然发作起来具体而微，终是不可大意。斩断三四根后，便学会破法，总是先用天遁镜照住再行下手。约有顿饭光景，居然被他斩断了十几根，末后一根金蝉剑光斩上去也不知触动了圈中什么奥妙，那根玉柱低才三寸，眼看剑光绕到上面五彩霞光乱闪，适才断的几根中临将断时也有这等现象没有怎的在意，以为也是将要断落，算计自从动手业已过了好些时候，圈中玉柱还未破完。倘被宫中诸首脑发觉岂非功亏一篑？益发运用玄功，催动劈

灵双剑加急下手，转眼之间忽见眼前一亮，千万点金星像正月里的花炮一般爆散开来。

金蝉一上来就顺手，不由疏忽了些，眼见发生异状并未害怕后退，仍是一手持着天遁镜照定圈中，一手指挥两道剑光照旧行事。谁知神兽龙蛟在第二层阵内受伤之后，已借神符之力从地底逃回宫去，不特宫中诸首要得了信，连在黄晶殿行法的初凤也得了警兆，相继用“缩地”之法追来。那千万点黄星乃是金须奴等到时路上发现有几层阵法俱都失了作用，知道敌人得了阵中秘奥，正殿那九宫图内的大衍神柱。喊声“不好”！连忙大家合力运用天魔妙法，一面颠倒五行转换阵势匆匆从地底九宫图内追出，一到便想将金蝉霹雳双剑收去。金蝉正在得意施为，猛觉手上一沉所运真气几乎被一种大力吸住，大吃一惊连忙收剑。定睛看时，光霞敛处面前一个大玉圈忽然自动疾转，捷如风吹电逝一连只几旋便没入地底之内，倾刻合缝地面齐平，不现一丝痕迹。幸是双剑出自仙传收得又快，差一点失去。忙用天遁镜四面去照时，上下四壁都是光彩闪闪空无一物，再照前面又复一片漆黑。二人知势不妙方才惊愕骇顾，猛听连声娇叱，面前人影一晃现出四女一男，个个俱是容颜俊美羽衣霓裳，手中各持宝剑法宝将金蝉、石生二人团团围住怒目相视。金蝉、石生俱知不易善罢干休，乃打着先礼后兵的主意躬身说道：“诸位道友可是紫云宫三位公主么？”内中一个女子怒答道：“大胆妖童，既知你家公主大名，为何还敢来此侵犯？”说罢便要动手。那男的一个却拦道：“三公主且慢下手，反正如今全阵都已发动，釜中之鱼料他也走不脱，何必忙在一时？我们先问明了他的来历再说。”金蝉见那男的口出不逊大是不悦，便怒答道：“我二人乃是峨嵋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门下，今

奉师命带了一封信来向三位公主取那天一真水一用。我二人到了迎仙岛延光亭先遇见贵宫的守者名唤吴藩，托他持信代为通禀，他信也未拿，只嘱我们在亭中暂候便自先入甬道，半晌不见出来。等了几个时辰又来了一个女子才将书信接去，仍嘱我等暂候，又等过去好些时候，仍无回音。想我们两家虽非一派，总算同在玄门彼此均有相需之处，允否在你，怎便置之不理？又因峨嵋山凝碧崖五府开辟在即，各派群仙俱要前往赴会，门下弟子俱有职司，我二人事完之后还要急于回山，又闻仙宫神沙甬道奥妙非常，想借便观光冒昧入内。初意原想到了宫门要行通名投谒，谁知甬道中主持人见我等入内，接连发动阵法，意欲将我二人置于死地。这才明白诸位道友是居心想我等自行投入，否则何以接信不出？而起初两位防守延光亭司迎宾之责的门下，道行并不甚深高竟能随便出入呢？既是诸位道友意欲试探我二人是否有此本领涉险入宫，而阵中神沙又那般厉害，师命在身义无反顾，为防身计只得竭尽微力周旋。诸位道友有这种魔法妙术，就应该仍在暗中不出指挥发动，看我等两个峨嵋门下的末学后辈是否有此能力连破四十九个大衍阵法，直达宫门才是。怎么我二人才冲入第三层阵内便老羞成怒，倚仗人多势众出来与我等为难？依我之见，群仙五百年大劫将临，神沙甬道阵法虽然神妙，我二人微末道行尚能闯入，怎能抵御最后末劫？莫如少赠真水略路香火因缘，异日事到危急，本派各位尊长念在前情必来援手，岂不甚好？如果执意当门欺人，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万一我等凭了师尊些须传授取回真水，徒伤两家和气悔之晚矣！”

二凤姊妹和金须奴等先在宫中各人炼成了一种幻术，正在殿中互相争奇斗胜试为演习，冬秀因为道行较差比不过众

人好生无趣，不等看完便走出殿来。见蓉波拿著一封书信面带焦灼侍立殿外，便问何事？蓉波知她与许飞娘近来最为莫逆，如先被她知道必要坏事，想掩藏时已被冬秀看见，问是何人书信，蓉波不敢再隐只得双手奉上。正看之间恰值三凤出来，冬秀恐信为金须奴、慧珠所见，连忙拖了三凤走向一旁将信与她看了。三凤见书信上面仅写派两个门下前来取水，未说出来人姓名。暗忖凭自己与飞娘交情，不出宫助她与峨嵋为难，已然背了朋友之义。怎还将宫中圣水借给她仇人？峨嵋派名头高大，初凤、金须奴如知此事必允借水无疑。所幸初凤现在闭殿行法，金须奴拗不过自己，再加对方是向自己取东西，允否之权在己，不能说所求不遂便算开罪于他。莫如派人与来人回信，说天一真水乃宫中至宝有许多用处，不能借与外人，将他打发，省得飞娘知道不快。正和冬秀商议之间，殿中诸人也相继出来。蓉波见三凤拿了书信走向一边和冬秀密议，知她不怀好意，见众人一出殿，挤著三凤嗔怪上前向二凤禀道：“适才奉命防守延光亭，遇见峨嵋掌教真人派了两个门下弟子拿了致三位公主的书信，来索天一真水。因二位公主俱在殿中行法不敢擅入，现业已等候多时。现在书信被三公主索去，请示如何回答人家？”金须奴一听，想起近来三女与飞娘交好情形，便知这事稍一不慎必有差错，便打算劝二凤应允，日后多结一处厚援。忽见三凤、冬秀从旁跑来说道：“二姊，你看龙鲛无故回宫，莫非甬道中发生什么变故么？”说时已闻得龙鲛的啸声。众人回身一看，那灵兽龙啸正从通神沙甬道的地窍中飞身出来，不住昂首悲啸。把守后窍的龙力子，面带惊慌奔将过来高叫道：“启禀诸位公主大仙，龙鲛被人断去一爪受伤逃回来了。”众人连忙飞身近前一看，龙鲛左爪果然被人断去疼得直抖，料定是两个下书人

所为。这一来休说二凤姊妹暴跳如雷，连金须奴也气忿起来。众人正要赶向甬道之中将敌人擒住碎尸万段，忽听初凤传呼之声。

那初凤闭殿行法之时原和众人说好，不遇非常紧急之事发生不许众人入内。那全甬道四十九阵的总图，正在她行法的黄精殿中，忽在此时传呼必有重大变故，俱以为神沙甬道中变化无穷，敌人既伤龙鲛必已深入。第三层阵内有那无形神沙阻隔，敌人纵不身遭惨死，也要困陷在内休想走脱，便暂缓起身。三凤匆匆吩咐龙子力取了些丹药带与龙鲛敷治伤处，等到寻著那只断爪，再用宫中灵药与它接上，说罢一同往前宫黄精殿飞去。蓉波知道乱子业已闹大，不奉使命怎敢妄出启人疑忌？万一石生等被陷，更少一个救援。何况二人既然攻入二层，全甬道阵图必已发动，自已去已无益，心念爱子好生焦急，趁宫中诸首要不在面前，径去寻找杨鲤商量不提。这里二凤等五人飞近黄精殿前，见殿中霞光腾耀，殿门业已打开，忙飞进去一看，初凤正对著那总图面带愁容行使魔法，众人自是不便询问。约有半盏茶时，初凤方转了怒容回身问道："今日外层主阵何人轮值怎便擅离职守？如今敌人不但深入重地冲破无形沙障直达三层主阵，将外层枢纽大衍图内应生神柱用法宝断了十余根，连破外层十七个阵图。如非我事先谨慎将内层总图设此殿内，全阵被毁俱无人知道，岂不枉费我们多年心血！总算中央主阵未破，还可重新整理复原，不过敌人上门欺人太已猖獗，必有重大来头，难道一路进来你们就毫无觉察么？"金须奴便把峨嵋掌教真人派了两个门下投书借水，恰值众人为了庆贺三位公主寿诞炼法娱宾，防守延光亭的人接信之后不敢妄报，想是来人等得不耐便仗势逞能硬冲进来，不但冲破两层有无形毒沙神

障还将神蛟左爪断去一只等语略说一遍。初凤先听是峨嵋派来的颇为惊讶，及至要过书信一看，一则上面没提来的两个童子名字，未免心疑，二则来人先礼后兵，不等人回即行动手，分明是预先得了师长之命，纵非妖童甄海余孽这般强横已是欺人太甚，又听神蛟受伤越觉来人可恶，不由勃然大怒道："无怪许飞娘说峨嵋门下专一欺压善良，我海底潜修于他素无仇怨，竟敢纵容门下上门欺人。我此时已将阵法倒转，敌人纵有异宝也不能再行破坏，不消片刻便被无极圈锁住。此时必仍在大衍图前卖弄玄虚不知就里，决难逃走。你五人先出去会他无须匆忙，到了那里来人如仍未被陷，先问明了来历姓名是否妖童甄海余孽，然后和他动手，我这里自有妙用，暂时不可伤他性命。等将他生擒到此，一面尽情惩治一面派人与峨嵋送信，叫他前来领人，羞辱他一场看他有何话说。我不信凭仗我这神沙甬道海底珠宫，他能把我怎样？"说罢二凤等五人便领命出去迎敌。

这时大衍图中阵法枢纽业被初凤用了魔法倒转变化，金蝉剑光已是无能为力，只要再过些时无极圈便要发动。偏巧三凤因今日恰值自己轮值连被敌人毁去十七个仙阵，忿恨到了极处，竟不等初凤这里妙用发动，匆匆催着众人运用魔法缩河行地直从大衍图中赶出。这法行使起来那消顷刻便即到达，五人一现身便将金蝉、石生团团围住。三凤本来就急于动手，再一听来人出言无礼已是怒不可遏，再一听二人只说是峨嵋门下，仍未说出姓名，好像故意隐瞒一般，身量虽略有高低，却都是仙风道骨丰神俊朗，装束打扮也差不多，看去颇与同胞弟兄相似，更以为是甄海之子"南海双童"，越更加了仇意，破口大骂道："大胆妖童余孽！竟敢擅入仙府，今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言还未了手一指剑光先飞出

手去。三凤这口仙剑虽是金庭玉柱藏珍又经过姊妹三人多年祭炼，毕竟旁门奥妙那里是金蝉霹雳剑的对手？碧荧荧一道光华刚飞出去才一交接，就差点被金蝉双剑绞住。还算人多势众，二凤、金须奴、慧珠、冬秀见三凤业已动手也相次将剑光放起。金蝉、石生见敌人势盛，暗打一个手式，二人连在一起，红、紫两道光华，一溜银雨，夹着殷殷雷电之声，与敌人五道碧光斗将起来，各自耀彩腾辉不分上下。

第十七回

四女困双童　异宝护身欣脱险
一心成两用　前言在耳苦求全

话说金须奴原因初凤有生擒来人之命，又因神蛟受伤，一时忿怒随众出战。这时一见敌人剑光神妙变幻无穷，暗忖来人年纪俱都不大，不过峨嵋门下后辈新进之士已有这般道力本领，掌教诸人可想而知。他正在惊诧猛又想起当年嵩山二老两番相助，往月儿岛去取连山大师藏珍时曾说异日如有峨嵋门下有事紫云宫时，务要看在他二人分上多少留香火情面。今日既已应验，如果遽下毒手，不但二老分上交代不过，而且末劫未完忽树强敌，将来岂不更多阻难？再者来的这两小孩俱都一身仙骨宿根深厚，南海双童仅是妖人馀孽，纵然学会道术，初入峨嵋几天那有这等气象？三凤不问明来人姓名来历便自动手，万一误用厉害法宝伤害了他此事更难收拾！越想越怕，便不肯施展法宝口中大喝道："来人既是峨嵋门下当非无名之辈，不肯通名却是为何？"金蝉喝道："小爷金蝉，这是我师弟石生，谁还怕你不成！"金须奴还未听人说过石生，却知金蝉是峨嵋掌教真人爱子几次听许飞娘讲起，今日一见果是话不虚传，越发不敢冒昧。斗了一

会，三凤连用眼色催金须奴使用法宝，金须奴心已内怯故作不解。三凤性情褊狭贪功好胜，因今日敌人入阵咎在自己擅离职守，不愿由初凤发动阵法去困敌人，居心要将敌人亲手除去。再一听来人道了姓名，虽非南海双童，却是飞娘大仇人之子，更想讨好飞娘卖弄自己本领。见金须奴不肯下手本有嫌隙，越以为他存心敷衍不肯相助，不由忿恨到了极处。

那金蝉、石生的飞剑各自玄门真传，疾如电掣星流，稍一疏神便要吃亏，逼得三凤匀不出下手功夫，好容易才借遁光纵开一边，已是气到极处，略一停顿便将那柄璇光尺取将出来。那尺自到三凤手中便知是一件异宝，当时只苦于不知运用之法，自从甄海侵犯紫云宫，三凤无意中用璇光尺解了初凤之危，暗忖此尺不知用法已有如此神妙，如再加一番苦功禁炼岂不更是厉害？率性不再研求原来用法，径照天府册上炼宝之法重行祭炼，不消多久工夫居然被她炼成，专破敌人法宝飞剑。刚一出手便转起数千百道五彩光圈，二凤等四人知道厉害忙各将剑光收回退向一边，以防有损。金蝉、石生正斗之间忽见先前一道青光退出，接著便见那来动手的那个女子从身畔取出一件法宝，飞出无数五彩光圈，馀下敌人也都纷纷退出，同时自己飞剑，才只与那光圈接触，便差一点被它卷住，幸是二人收转得快，金蝉又先因敌人势盛，恐防又有别的邪法，早取出天遁镜备用，一见来势不佳，一面疾收飞剑一面早把天遁镜照出手去。两件至宝遇在一起，千丈金光霞彩，竟将那无数五彩光圈扭住幻成奇观。三凤先以为敌人手到擒来，谁知那璇光尺虽然厉害，到底经过魔法祭炼不是本来面目。那些大小光圈只在金光红霞影里，轮转消长不休，一面是转不上前，一面是照不过去，倒也难分高下。这时不但金须奴一人惊讶，便是二凤等人也觉峨嵋门下

名下无虚，敌人竟有这样宝物，把以前倚势轻敌之心全都收起。三凤见自己只管和敌人相持，余人俱都袖手旁观，料自己单人独手不能成功，再也忍耐不住，不禁向著二凤、冬秀、慧珠三人大喝道："峨嵋小辈如此猖狂，众姊妹还不施展法宝将他擒住等待何时！"这两句话除金须奴是故作痴呆外，早将二凤等三人提醒，纷纷从法宝囊内各将法宝取出正待施为，忽听后面甬道深处隐隐有风雷之声，知道初凤阵法业已发动。回身一看，果见一团红霞拥著一个与太极图相似的圈子，发出百丈红光疾如奔马飞将过来，除三凤一人还在和来人对敌外，余人俱各停手避开，站在一旁静候成功。金须奴一见阵法被初凤倒转发动，敌人万难逃走，心中想起二老前言好生焦急，只得故意大声喝道："大公主已将阵法倒转，敌人万难逃走，三公主还尽自与他相持则甚！"

金蝉、石生见连天遁镜都不能奏功，已知这里敌人非同小可。自己身在重地本就留意，猛见对面甬道深处，一团红霞拥著太极图飞来，忽又听金须奴这么一说益发心惊，刚在踌躇进退，猛又觉身后一股奇热，觉著适才进到第三层阵口所遇的那一种压力，又从四外挤压上来，才知再不逃走势将无及。也是二人命不该绝，三凤听金须奴一喝，不知他是存著万一之想故意提醒来人，心想阵法倒转，前后埋伏俱已发动，乐得坐观敌人入网，便将旋光只收了回去。金蝉、石生都是机警非常，一见对面五彩光圈退去心中大喜，更不恋战，金蝉收转宝镜护身，石生早展动弥尘幡化成一幢彩云，由金蝉镜光冲破无形神沙阻力比电还疾一晃眼便冲出重围，直往迎仙岛甬道外面逃去。三凤等人眼看无形神沙与太极图一齐发动敌人转眼入网，万无逃走之理，万不料敌人身畔会飞起一幢彩云，将全身笼罩往前冲去，金光影里，照见彩幢

所到之处，那些无形神砂都将原质照现，数十百丈深厚的五彩金砂竟破冲成了一个巨幡，宛如滚汤泼雪立见冰消，再也包围不上。说时迟那时快！金光彩幢只在众人眼前闪了几闪，便即没入暗影之中不知去向。纵有阵法宝物也来不及施展，大家都骇了个目定口呆面面相觑。一会工夫凤初也自赶到，见敌人一个也未擒到。问起众人，金须奴便抢在头里说了经过。

初凤闻言才知峨嵋果非易与，不由害怕起来，暗忖自已费了许多心力炼成这一条长及千里的神沙甬道，只说不论仙凡俱难擅越雷池。如今峨嵋首要并未前来，仅凭两个后辈就被他闹了个马仰人翻。虽仗自己防范周密魔法神沙，敌人并未得手，可是大家一到便将外层阵法连破去了十七个，末后又被人家从容退去，一根毫发俱未伤损，这等任凭外人来去自如，异日怎生抵御末劫？面想到强敌的可虑，一面又想到异日切身的安危好生忧急。初凤深悔自己不该听信飞娘之言闭殿炼什法术，今日如果自己在场得知此事，势必早把来人延接进去，纵不借水，也用好言婉却，怎会闹得骑虎难下？又一想错已铸成，敌人暂时虽然逃走，天一真水未曾取去，使命未完必要再来，宫中神兽龙鲛又被敌人断去一爪，如再将天一真水好好奉上，休说太伤了紫云宫体面众人必不答应，而且情理上也容不下去，越想越难过，不知如何打算才好。正在愁思，金须奴看出初凤有些内怯举棋不定，便乘机进言道：“其实这两个峨嵋门下也是性子太急，偏巧我们又都有事，守岛的人不敢擅入殿中通禀，以致他们妄行撞入伤了和气。否则当初月儿岛承嵩山二老相助取宝时也曾托过我们，看在白、朱二道友分上也不见得吝而不与，怎会闹成仇敌之势。”一句话把初凤提醒，决计暂时仍是回宫加紧防

守，万一来人再次侵入，便是擒到了手也不伤他，只等白、朱二位一出来转圜，立刻卖个人情将天一真水献出，虽然有些委屈，还可两全，想到这里，觉著事情还未十分决裂心才略宽。便命金须奴专守外层主阵不得擅离，其余众人回转宫中重将全甬道阵法整理复兴，以防敌人卷土重来。

众人先因初凤阵法未收，前面有无形神沙阻路无法追赶敌人，只得暂候，及见初凤赶到，听完经过，以为她必和众人一般忿怒，必定随后追赶，谁知她面带忧疑呆立了一阵，竟命众人回转。阵法被破龙鲛受伤，吃了许多无理的亏，还不如初次闻警时那等着恼俱都测不出是何心意。三凤心中不服，怒问道："大姊，我们就眼看两个小辈上门欺了人逃走就不管么？"初凤知她在火头上难以理喻，便答："据你们说，敌人所用法宝如此神妙，逃时疾如电逝。我来已过些时怎追得上，何必徒劳？来人天一真水不曾取去，焉有不来之理？我们只在宫中等他，加紧准备，到处都有埋伏，又不比先时是措手不及事出仓卒，难道还怕擒不到他么？"三凤早从初凤语言神色上看出是金须奴闹的鬼，恨在心里，当时也不说破，只冷笑了两声。初凤去寻龙鲛那只断爪，已被来人飞剑绞碎，又经一场恶斗之后，残趾断踵拼凑不全，心中也甚烦恼，只得带了众人回转宫中。

第十八回

炼法中魔深　与拒违衷棋不定
飞行经海上　救援逢阻遇偏奇

话说三凤料定金须奴素来不喜许飞娘，又受有嵩山二老嘱托，初凤命他把守外层主阵，到时必要卖弄人情去见好于人。想起自己以前和冬秀在月儿岛定计盗宝，结果弄巧成拙反吃大亏，只白便宜了金须奴一人，不禁勾起旧仇，打定主意，日后擒到人来，峨嵋派讲理服输便罢，如若不然，一不作二不休与五台、华山等派连成一气，去与峨嵋为难。自己姊妹三人率性在各派群仙之外另树一帜，有何不可？如说峨嵋势盛多树强敌于异日末劫有害，眼前峨嵋的大仇敌如飞娘等人仍是好好的，也未见峨嵋派把她怎样。这一番胡思乱想之后，便向初凤讨令由冬秀去保护天一真水。这时初凤虽已略知轻重厉害，无奈运数将尽，又不该听信飞娘之言，闭殿行那狠毒不过的魔法，不料中途出事法未炼成，人却入了魔道变了心性，举棋不定，也没寻思便允了三凤之请。三凤暗中嘱咐了冬秀几句，一面先将天一真水把住，一面由自己专一留心暗中监防金须奴，静等许飞娘到来庆寿时，再行合谋定计不提。

且说金蝉、石生见势不佳，飞剑和天遁镜全无功效，四面的无形神砂二次挤压上来，对面那个太极图一般的圈子不知是什魔法异宝？不但前进不能，再不见机还要陷身圈内遭人毒手。双双不约而同各将法宝挥动，一路将光华乱卷直往阵外冲去。这次神砂有初凤主持，不比第一次是原设埋伏自行发动，要厉害得多。二人虽仗着这许多异宝运用玄功拼命往前直冲，被还那神砂挤压得气喘吁吁。容到逃出甬道到了迎仙岛上，已累了个元气耗损力尽神疲了。料知后面敌人追赶不上，除迎仙岛外，海天辽阔洪涛万里无可落脚之处，只得暂在岛上隐僻处歇息，容到敌人追来再作道理。等了一回，敌人并未出现，喘息略定，石生想起乃母蓉波自从入内送信便未出来，不知机密已否被人看破有无凶险，好生焦急。金蝉劝道："听适才众妖人之言，伯母的信必然递到，我们机密决未看破，定在宫中无疑。现时妖人虽未追来，亭内少不得还要派人轮值，只不知有无妖法隐蔽？只等元气稍复往那亭内探视，如遇有人且先不进甬道，擒到无人之处当可问出底细。伯母如有什灾劫，来时各位前辈师尊早要提起，等天一真水取到了手，我们问明伯母能否脱身再行设法。此时只管忧愁则甚？"石生道："甬道千里魔法厉害，如今敌人又有了准备，我二人再想进去恐非易事哩！"金蝉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魔法虽然厉害，我二人业已经过，使命未完怎好意思回去？我们头次下甬道，因为怕和伯母相左，又还打着先礼后兵的主意时，顺着路途入内。经过一层又是一层，我们不知阵中奥妙只能胡乱相机应付，容易惊动敌人，阻隔甚多，这一来已看出我们这几件法宝的妙用。二次入内时，只须我二人将所有法宝同时施展，如能闯过这条甬道到了宫中便有望了。不过那两层无形砂障却真厉

害，头一次无人主持还觉好些，末后这一次，竟跟定人挤压直到甬道口方止，真费尽气力，歇了这么一会，我身上还觉着有些酸痛。最好能先将防守的人擒来一个问出一点机密，下手便较易了。”石生道：“我们来时，李师伯早料定夺取不易，曾说派两位有本领的同门随后相助，纵然弥尘幡飞行迅速，差不多也出来了一日一夜，怎的还未到来？”

正说之间，忽见一道银光从延光亭那面飞起沿岛盘旋低飞，似在寻找敌人踪迹。二人存身的地方在岛边一块凹进去的礁石之内极为隐僻，便是宫中诸人也从无到过，一时不易为人发现。那银光先时飞行较缓，后来越来越疾时高时低，从全岛连飞绕了六七匝。有时也飞近二人藏身的近处却未落下，银流飞泻一瞥即逝。二人正要准备出去相会，那银光倏地升高数十百丈又在空中盘飞起来。金蝉方觉那道银光与石生飞剑家数有些相同，忽见青、紫、白三道光华如长虹经天，银光便感不支，拨转头流星飞泻一般直往延光亭中落去。金蝉认出来的是英琼和轻云好生欢喜，不等下落，便即迎上前去接了下来。那与轻云、英琼同来的是一个女子，看去举动虽然老到，身材却极矮小，颇似七八岁的幼女，相貌也极清秀，穿着一身青色衣服，腰系紫绦挂着一个长约七八寸的紫荷包，背插一口尺多长的短剑，一双星眼威光显露，迥非寻常新进可比。大家相见之后互道姓名，才知那女子乃云南昆明府大鼓浪山摩耳崖千尸洞一真上人最心爱的弟子，神尼优昙的侄甥“女神婴”易静。

金蝉在九华山学剑时曾听妙一夫人说过，此女生具慧质仙根，不但剑法高强还精于七禽五遁道术通玄本领高强，已然得道多年身材却异常矮小，所以有女神婴的称号。当她剑术初成时因为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屡次在外惹事结仇，专与

异派作对。有一次惹翻了赤身教主鸠盘婆，几乎被敌人用倒转乾坤大法"九鬼啖生魂"送了性命。多亏乾坤正气妙一真人走过硬向鸠盘婆讨情，才得免难。一赌气逃回山去，立誓不能报复前仇决不在人前露面，由此再未听人提起她的踪迹。自己闻名已久，不想在此不期而遇好生心喜，便向英琼问道："你和周师姊为何这久时候才来？莫非今早才动的身么？"英琼道："那里，你们一走，我二人没待多时便动身了。"正要往下说时，轻云拦道："这里密迩紫云宫，我们在路上已知天一真水还未到手与紫云三女动了干戈，适才还有一个敌人一照面便被他逃走，大家急于见面也未追赶，此时必去宫中报信邀人。这些话且等事完再说，还是先问二位师弟怎样与人动手？宫中情形如何？以便相机下手为是。"金蝉道："说起来话长。我二人元气都略受了点伤，周身还在酸动，需要略为歇息些时。况且此时神沙甬道内防备甚紧，去了未必成功。我们正打算打坐片刻，运转玄功将真气复原，再去擒来一个防守甬道的敌党，拷问一些虚实再行入内。恰值那道银光升起，好似四处搜寻我二人的踪迹，我们正要上前擒他便遇三位师姊妹到来将他惊走。甬道中妖法神妙甚是厉害，我们已知紫云三女寿辰在即，一、二日内必有异派中人前来庆贺可以乘机下手。掌教师尊尚未回山，凝碧崖五府开辟寻仙盛会还得些日，无须急在这一两天工夫。今天我们入内遇险逃出，敌人未曾追赶，适才虽有一个敌党出来探视，想是查看我们回山去未，或者是诱敌之意也未可知。看这里光景，定是仗著甬道厉害多设埋伏严阵待敌以逸待劳，我们不去寻他不致出来惹事。我二人已受了不少辛苦，正可趁此时机略谈片刻打一回坐，等元气康复之后，再行一鼓作气奋勇入内。再如不成便等三女寿日相机下手，忙

他则甚。”

轻云仍恐有人窥伺用邪法暗算，不住四外留神查看。女神婴易静见了不耐道：“我们原要寻他还怕他来？我正想听二位师兄说甬道中情形。”说罢便将秀发披散，拔出背后短剑禹步行法，一阵清风过处，众人只觉脚底下软了一软，别的也无甚动静。易静笑道：“我已用七禽遁法，敌人不暗算我们还好，否则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教他来得去不得。我们率性围坐石上畅谈一阵，容他听个清清楚楚，再拿他开刀吧！”众人还没听出言中还有别的深意，便依她同在礁石上坐下互谈经过。英琼性急，先由金蝉说与紫云三女反脸动手之事，然后再由英琼说来时经过。原来轻云、英琼自金蝉、石生一走，便由醉仙李元化略说程途机宜，命她们二人同驾神雕随后赶去接应。先时英琼以为天一真水有妙一真人书信还不手到取来？并不心急。及至起身空中飞行了一会，轻云笑对英琼道：“你还不催佛奴快走？弥尘幡多快，莫要接应不上呢！”英琼道：“这次接应不过李师伯为备万一起见罢了，难道紫云三女这般不知轻重吝而不与么？否则何必命我二人随后起身，又骑著佛奴前去，不御剑飞行呢？”轻云道：“你那里知道，我们俱是末学后辈，皆因宿根深厚时机太巧，才遇见这等旷世仙缘，入门不久便到了今日地步。如按寻常修道人，正不知要经受多少险阻艰难灾厄苦难，那有这般容易！此次之行如果事情容易，师尊选人时何必要挑灾厄已满的门下，偏又派我两个打接应呢！须知五府开辟门下弟子赐服师祖所遗灵丹之后，我们虽离超凡入圣还远，大半总有半仙之分。石生入门功劳不多，听玉清大师说他异日所得甚厚，此次紫云之行对他必然含有深意。掌教真人那封书信不过是先礼后兵之意，闻得天一真水乃地阙至宝

与峨嵋颇有渊源，三女何人岂得据为私有！我看飞剑传论既有便宜行事之言，这事不但运用全在我们，恐怕还要大动干戈，不止我们四人可了。你没见我们行时玉清大师曾拿著优昙大师一封手札交与李师伯，又朝我二人含笑点头么？只不知命我们驾雕前往故将形迹示人，行又较缓是何原故罢了。”

英琼闻言也觉有理，正要催雕快飞，那神雕佛奴，自从轻云说它飞行迟缓，早展动铁羽钢翎疾如箭射般往前飞驶，二人在雕背上凭临苍宇迎著劈面罡风御虚飞行，顷刻千里，比起驾著飞剑光遁也慢不了多少。知道神雕道行日益猛进，甚是代它高兴。飞行了两三个时辰过去，遥望前面山峰刺天碧海前横，已抵海陬，再有数千里远近便可到达。正自快意，猛觉神雕身子往下一沉，还未及看清下面，神雕一声长鸣重又往上升起，刚飞到原来高处倏又往下沉落，这一次竟落有数十百丈高下。英琼本已听出神雕报警不由又惊又怒，忙向下面一看，脚底下三面皆是山峦杂沓一面临海，展出一个大约数百顷的平原。当中建了一所宫殿琼宇金阙玉阶朱柱，回廊曲槛华表撑天，看去甚是庄严华丽，大殿阶前有一大平台广约百亩。先时日光被山挡住，这时刚刚飞过一条高岭，正临殿宇上空，由高视下一目了然，看得极其清楚。偌大宫殿，竟不见一个人影，可是神雕两翼已是吃什么绝大的力量吸住，只管奋力腾扑不能前进，渐渐还有下沉之势。二人知道定有妖人藏在殿中作祟，眼看神雕飞落越低鸣声越疾，先没看出神雕双爪已吃敌人法宝套住，及至二人离了雕背刚要往下飞落去寻殿中妖人，英琼慧眼猛然看见神雕脚下似有一条青气，颜色极淡看看甚真，时隐时现。因为神雕鸣声凄凉飞腾不起，一时情急，顾不得先寻妖人，将手一指，紫郢剑化

成一道紫虹脱匣飞起，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往神雕脚下绕去。起初英琼心理不过姑试为之，那青气看上去似有若无，并不断定是敌人法宝，不想竟奏奇效！剑光才绕到神雕双爪之下，便听无数裂帛之声同时发作，那青毁由隐而现，哗哗连声全都变成万千缕长短青丝雨雪一般满空飞洒，随风飘落，斜阳影里顿成一片从未见的奇观。那神雕本自拚命往上挣扎，脚底下束缚一去，铁羽翻风一声长啸振翼便起。因为用力太猛，直似弹丸脱手，瞬眼直上青冥，那些万千缕的青丝经了这两翼的风力鼓荡，益发似杨花乱飞翻滚深沉，半晌还未落到地上。

神雕佛奴已有千年道行何等通灵厉害，两翼神力何止万斤，岂能轻轻巧巧便被人套住不能脱身而下？一脱网罗便如惊弓之鸟直没云空不再飞回，殿中人的厉害已可想见。二人如果见机，自己又有使命在身，敌人既未出面，正好赶上神雕骑了飞去，岂不是好？及至破了敌人法术之后，不但英琼因为神雕吃了大亏，妖人无故寻衅心中忿恨，便连轻云也觉这般海滨荒寒之区却有这般华丽的一所宫殿，此中主人决非善类。不知便罢，既已遇上，又无故与人为难，岂能再容他在此猖獗？加上自从紫郢、青索双剑合壁以来到处纵横所向无敌，也未免略有骄意。还算是加了一分谨慎，下去时节招呼英琼，如果敌人厉害，须要合而为一不可分开。英琼敌忾填膺，闻言也没在意。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神雕振翼高翔青丝断落飞舞零乱之中，二人只略一招呼早同往大殿前平台之上飞去。毕竟轻云见闻较广又比英琼持重，飞离平台还有数十丈高下，猛一眼看出那平台竟是一块整玉建成，不但五方十色暗藏六合阵法，而且光华隐隐彩霞腾耀，想起昔日在黄山学剑时餐霞大师曾经说过，如遇这等境地定有能人主

持，千万不可妄入。忙将遁光一催拦向英琼前面，口中喝道："琼妹且慢！敌人无理我们须守教规，不问明是非未奉师命须扣门而入，不可妄入人室。"英琼心想教规虽然如此，眼看敌人恶行已露，明明妖邪一流，还与他讲什么礼教？正要答话，吃轻云用剑光一拦再往前一逼，双双一同降落在平台之下。英琼原本想入大殿去寻敌人算帐，一落地又待张口相问，轻云忙使眼色将她止住。英琼方自不解，轻云已朝殿上喝道："我二人奉了师命骑雕打此经过，并无嫌忤。你等无故阻拦是何道理？现在登门候教，还不出来答话我二人要无礼了。"这还未了，忽见一道青光从大殿内直飞出来。

第十九回

秘阵困英云　海中兀立玄龟殿
片言消误会　天外飞来女神婴

话说英琼正要迎敌，来人好似早已知道，在离身十丈以外首先落地，现出全身，乃是一个二尺多高生得奇形怪状的小孩。轻云看那小孩生得又胖又矮，一双黄眼生在头上鼻子高耸朝天，加上底下一张阔口和一个又大又圆的蛤蟆头，越显丑陋非常。不过小孩形状虽似妖邪，那道青光来路又非旁门左道，而且小小年纪便有这等道力，宫殿这大，如非妖邪其中能人必不在少。正自寻思，那小孩如飞也似摇着双手跑了过来说道："这里是海仙湾玄龟殿，今日全殿的人都各在殿宇中做夕参，只我兄弟两个轮值。起初看见这只黑鹏神骏，这东西太大飞行又高，我兄弟也没看清上面有人，冒冒失失的打算放起青瑶锁去将它捉住收服养了玩。一见上面有人下来知道惹祸，我正想命他快将法宝收回已为你们飞剑所毁。好在你们坐骑未伤我们也是事出无心，伤了一样至宝已然晦气悔之无及，何必得理不让人又寻上门来？你们走你们的岂不甚好？"

轻云见来人说话不卑不亢未必好惹，又想起使命在身急

于上路，已有允意。见英琼怒仍未息，正想借势收篷答言劝走，忽然大殿内又是一道青光飞出，落地现出一个身容俊美、英气勃勃、年约十六七岁的童子，一见便朝二人说道："你们在此乱喊些什么！我虽向你们取了一回闹，我的青瑶锁却被你们飞剑斩断。少时我祖父完了夕参，还不知想什么法儿交代！我不寻你，你们倒上门欺人，对你说，省事的快走，我弟兄认晦气不与你们女流一般见识。再如迟延，我便把你二人擒住做我殿中侍女。稍为做错点事便打你五百海蟒鞭，叫你吃罪不起。"言还未了，英琼一听他出言强横，比先来那个要不说理得多，不由勃然大怒喝骂道："大胆妖童无故开衅，还敢出言无状！"说罢手一指剑光便飞上前去。先来那个见英琼动手口中骂他妖童，也怒骂道："好个不知趣的丫头，放你生路不走，谁还怕你们不成！"一面说弟兄两个的飞剑早先后放起迎敌，二童剑光那是紫郢剑敌手！轻云青索剑还未放出，两下略一交接已感不支。英琼满心气恨那肯放松？一道紫虹如龙飞电掣，把二童的飞剑压得光芒渐减势颇不支，轻云也恼那后来童子无理，不过已从来人言谈动作和飞剑家数上看出来人不是妖邪左道，知是海外散仙一流，而且玄龟两字又好似在以前听人说过，虽不肯轻易动手，无奈双方已成僵局无法和缓，只得静以观变相机处置。三道剑光在空中斗了不多一会，这两弟兄万不料敌人飞剑如此厉害，本想引敌人到那平台之上，无奈剑光被人逼紧撤不回去，只急得满面通红无计可施。

轻云见双方相持不下敌人业已势败，便劝英琼道："我们还有事在身，饶了他们吧！"话才出口，内中一道剑光已吃紫光绞住立时纷碎，青芒飞落如雨，还有一道光华被宝光绞碎另一道势子略松被二童收了回去，大喊一声直往大殿中

飞逃。英琼得了胜怒气稍解，又听轻云催走，本未想追，抬头一看，神鹏佛奴仍在空中极高之处往来飞翔，正要飞身上去，猛听大殿内一声娇叱又是两道青光，一个全身缟素的淡妆少妇，后面跟时先前那两弟兄一同飞身出来，一照面便道："何方贱婢敢毁吾儿飞剑，速速通名纳命。"英琼听她一见面就骂人那里容得？也不容轻云答话，早将紫郢剑飞将出来。那少妇见了英琼剑光好似有些吃惊，忙对二子喝道："让我独擒这两个贱婢！尔无不可动手。"二童会意径自闪开袖手旁观。轻云见那少妇剑光虽非紫郢剑之敌，却比起先前二童要强得多，英琼一时半刻取不了胜，暗忖紫郢仙剑以前未合壁时也曾敌过许多异派能人，并未遇上敌手，这少妇的飞剑竟有如此功力，若再恋战下去，万一又勾出敌人的助手脱身更是不易。自己忙着往紫云宫去，无端遇见二童业已耽延些时，莫如还是合力将她打败好早些上路，省得误事。想到这里，刚把青索剑放起助战，准备双剑合壁将敌人飞剑绞碎，只她一败走立时便舍了她飞走，等紫云宫事毕归来问明师长这宫殿中人的来历，再作计较。

谁知那少妇与英琼刚一交手便知自己飞剑不是敌手，一面喝退二童，暗中早在那里准备擒敌之法，也是该当英琼、轻云二人要结这场想不到的闲怨，就在少妇法术未及施为出来之际轻云的青索剑已自飞起，先前轻云敌那二童，因见既不是妖邪一流殿中人必然不好惹，只想略加儆戒使其知难而退还留了点情分，这时急于脱身，一出手便将本门心传施展出来。那少妇单打独门尚非对手，如何经得起双剑合壁？三道光华在空中只一绞，少妇便知不妙，一面又在暗中行法那里收转得及？立时断虹也似坠将下来。英琼剑光欲要跟着下去伤那少妇轻云忙喝："琼妹勿伤敌人！我们且走由她去吧！"

说时青光隙将英琼的紫光拦住，忽听少妇身旁二童拍手笑道："无知丫头，今番看你往那里走！"言未了，英琼、轻云猛觉天昏地暗阴风四起，黑影子千万道红光像箭雨一般夹着风雷之声四面射来，喊声"不好"忙和英琼一声招呼。二人连在一起身剑合一想要冲出去时，敌人阵法业已发动将二人困住。二人刚被陷时不知敌人早暗用颠倒乾坤五行挪移大法将殿前石台上预先设法好的大须弥正反九宫仙阵移向对敌之处，将自己困入阵内。还以为敌人左不过使什么五行遁法而已！凭紫郢、青索两口仙剑，当年华山、五台派史南溪等一干妖人暗袭凝碧仙府，设下都天烈火大阵，有万丈烈火、无量风雷何等厉害？尚经不起双剑合璧，不消顷刻全都消灭，岂有冲不出之理？谁知在黑暗中飞行了一阵，虽然暂时没有别的动作可是老飞不出去，连神鹏鸣声也听不见。正自惊讶，忽听先前那两个童子后来的一个发话道："两个丫头休得逞能，想要逃走才是作梦呢！你们已被我母亲暗用仙法困入'大须弥正反九宫仙阵'之内。只为你们还算运气，我祖父早参灵空仙阙神游太清，归途又要往星宿海去看望我太师叔尚未回殿。我母亲虽将你们困住，未奉法论不便伤害你们罢了。依我金石良言相劝，快快将你们所用两口飞剑献出赔还我母子。我母亲念你二人年幼无知必能手下留情，饶你乘鹏逃命，否则明日我祖父回来得知你们上门欺人，必将阵中真假五行发动，叫你们粉身碎骨、形神消灭，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英琼闻言，只是加了几分忿怒，轻云却因童子一言，猛想起昔月在黄山曾听师父餐霞大师说起天下群仙首脑源流，正邪各派群仙中最著名厉害的除了神驼乙休夫妇之外，在南海边上还有一家散仙，为首的是一个白发朱颜的老者姓易名

周。此人在明初成道，因逢意外仙缘拔宅飞升，只有一个儿子无此仙福，在他成道前一年为仇人所害当时没有成仙。此外还有他妻室杨姑婆、女儿易静、侧室林明淑、芳淑两姊妹以及历劫六世的儿子易晟、儿媳绿鬓仙娘韦青青、孙童易鼎、易震，个个俱精通剑法自成一家，先在昆仑山星宿海飞鲸岛上修炼，后来将岛宫让给乃子易晟的师叔无咎上人居住，才举家移居南海。曾在那里用千年玄龟海底珊瑚和那许多异宝盖了一所宫殿。易周因知过于炫奇难保不有能人前去寻隙，又在殿前设了一座"大须弥正反九宫仙阵"，其中神妙莫测变化无穷，不知个中三昧的人陷身其中，除了死活由人处置外，休想脱身一步。虽还比不上长眉真人在凝碧崖灵翠峰所设"生死幻灭晦明六门、两仪四象微尘阵"的玄奥，却也厉害非常。

轻云适才听童子说了殿名听去耳熟，这时才得想起！如果是他只恐难以脱身，不由焦急起来。正打不起主意，又听那童子发话道："大哥，母亲命我们在此运用阵法，这两个丫头兀自不肯服输。她们毁去我们的法宝衅自我开情有可原，不该又将我们飞剑连毁两口，分明欺人太甚。依我之见，母亲已将阵法发动，祖父回来好坏都隐瞒不过，左右只有一个不是，不如将这两个丫头处死，得她们这两口好剑赔我也是好的。"那另一个好似不以为然在那里低声拦阻，两下争执了一会也未见什动静。二人在黑暗中冲行又有好多一会，不时闻得二童谈话声音就在近侧不远，只是用尽方法看不见人。几次暗运玄功飞剑合璧朝发声之处横卷过去，终是扑了个空，反遭二童讪笑。只得闷声不语，照著一个方向往前冲行。好些时辰过去，忽见四外黑影中千万道红影似金蛇一般乱闪。二人不知敌人弄什玄虚，又想不出脱身之计，心

中惦记紫云之行，正在焦急万状，幸而紫郢、青索双剑神妙，那千万道红光虽乱射如雨，一近身前便即消灭，没有受著伤害。可是无论二人怎样上天下地横冲直撞，总被黑暗包围，用尽方法也难冲出阵去。后来轻云因听二童说话声音不离前后左右，知道敌人阵法厉害，自己虽是飞行老远，其事身子仍未离却阵内方圆数十丈之内，枉费许多心力毫无用处。便招呼英琼停了飞行聚在一处，只将剑光运转护住全身，伺隙观变，身才停飞又听敌人在那里喁喁私语。英琼气他不过暗忖："适才几次循声飞剑去斩敌人俱未得手，反受了人家许多冷嘲热讽，因为屡击不中便停下了手。如今已有两三个时辰，敌人必料自己不会再徒劳，说不定此时已疏了防范，再者前几次飞剑循声斩敌，因恐失事，俱是和轻云做一齐，事前彼此示意容易为人警觉。这口紫郢乃通灵异宝，昔日自己初得到手，剑术未成尚能随心所欲来去自如，何况又经炼过？日前听玉清大师说因为这剑乃长眉师祖炼魔之宝，太已神奇妙用无穷。自己虽受峨嵋心法能以飞行绝迹，毕竟年时尚浅功时还差，尚未将此剑的本能发挥一半。今日困入妖阵历久不出，似这样相待挨到何时方可脱身？何不和从先一样心中默祝，冒著奇险，乘敌人一个冷不防将剑发出，任他自去寻找敌人。反正仇已结成，纵难脱逃，伤他一个主休也可略消气忿。"想到这里她把心一横，心中默祝："师祖保佑，仙剑大显灵异，为我斩敌奏功。"倏地暗用玄功分开剑光直朝二童发声之处飞去。

那易氏兄弟因乃母绿鬓仙娘韦青青本在殿中有事，抽空出来会敌，一将敌人困住便即回殿，行时再三叮嘱，只可生擒夺他双剑赔还失剑，不可遽将阵法一齐发动加以伤害。以为敌人已成网中之鱼，不久自会晕倒遭擒。谁知敌人虽被困

入阵内，那两道剑光却是神妙莫测，护住敌人身体，恰似紫、青雨道光华团成一个彩球芒彩四射，在阵中电转星驰滚来滚去。后来易震等了一会实是不耐，与易鼎争论了一番，拚著受责将离宫上阴阳火箭发动去射敌人。不料才一挨近敌人箭光便即消灭，这才不敢大意，又恐乃祖明日回殿不知嗔怪与否，想起再发动阵法，又恐一样无功反伤异宝，也是在那里著急。头两次二人飞剑去伤易氏弟兄，一则剑未离身由著二女指挥，易氏弟兄人在明处，一见敌人剑光飞来即将阵法略一倒转便即避开，二人也忙著收回，及至屡击不中二人停手，易氏弟兄果如英琼所料以为不会再来，敌暗我明未免略疏防范。再加英琼此次是以意运用，由紫郢剑本身灵妙前去寻敌比较迅密得好。易氏弟兄正在阵中心打算擒敌之策，忽见敌人分出一道紫光飞来，才一看见便已临头，喊声“不好”！忙将阵法倒转，危机瞬息刚得避开那紫光竟是灵异非常又是随后追到，逼得易氏弟兄走投无路，只得连将阵法倒转苟延喘息，仗著阵法变幻不停。英琼、轻云只见紫光在近身不远上下纵横电射不停，不知敌人如此狼狈，否则轻云青索剑也照样飞起两下夹攻，易氏弟兄休想活命。轻云先时颇恐英琼卤莽，及见剑光近侧飞绕却未闻敌人讪笑也未见有什别的动作，猜知不甚失利。这一来一面受著紫光追逼，一面又恐有别的失利，彼此都不知如何才好。两下里又经过好些时候，英琼因自己紫郢剑只管在黑影中飞掣，知道此剑灵异，一放出去如不奏功，非经自己收回决不回转。时候已是这久也恐失闪，正想收回，忽然一道白光在黑暗中出现与紫光只略一交接，便听一个女子声音喝道：“鼎、震二侄还不快收阵法，真要找死么？”一言甫毕眼前倏见一亮，依旧天清日朗，二人身子不知何时已移在殿前石台之上。面前不

远，站定一个身材极其矮小的少女，手指一道白光将空中紫光拦住还在互相纠结，先见那两个童子满脸忿恨，却在那女子的身后一言不发。轻云一见这般情势，便知那少女定是解围之人，恐英琼飞剑厉害又出差错，刚喊："琼妹且慢！"那少女已含笑说道："峨嵋道友果是不凡，便连我这口阿难剑也非敌手呢！我们俱是一家人，二位道友快请停手相见，免伤两家和气。"说时英琼得了轻云招呼又看出来人之意，便各自将飞剑收回彼此相见一叙。

那地方和先后迎敌的母子三人果不出轻云所料，后来的这一个少女便是易氏兄弟的姑姑云南昆明府大鼓浪山摩耳岩千尸洞一真上人心爱弟子神尼优昙的侄甥女神婴易静。自从被赤身教主鸠盘婆用魔法困住"九鬼啖生魂"吃了大亏，负气回山以后，除了每隔三年到玄殿省一次亲外多年不曾出世。这次出山，一则因接了神尼优昙的飞剑传书，说峨嵋教祖在峨嵋山凝碧崖开辟洞府，群仙盛会，命她到日前去赴约，二则因自己所炼法宝已成，不久要去寻鸠盘婆算那旧帐。故此在往峨嵋赴约之前回殿省亲，就便取一些灵丹和贺礼带去。行近玄龟殿上空，忽见殿前九宫台上阵法发动，先以为父亲，兄嫂定在阵中主持，暗忖何人大胆竟敢来此侵犯？及至入阵一看仅是两个侄子易鼎、易震在内，已被一道紫光追得走投无路，又认出那紫光的来历。易静知道易震素来逞强惯好生事，峨嵋门下决不致无故侵犯，定是他兄弟两个趁著祖父、父母入定晨参之际惹出乱子，阵法运用又不能全知，虽将敌人困入阵内反吃人家追得这等狼狈。久闻峨嵋门下用紫色剑光的只有两人，内中有一口紫郢剑更是冠冕群伦现为峨嵋三英中一个名叫李英琼的女子所有，这被困的也是两个女子，想必是她无疑。再又想起昔日乾坤正气妙一真人救

命之恩，无论来人是否合理也须放她出阵才对。想到这里，她一面喝住易氏兄弟命他将阵法收去，一面飞出剑光去试试紫郢剑到底如何，果然厉害非常，好生赞羡。互相收手，一问起原由，才知其咎不在二人，刚想唤易氏兄弟上前见礼，回身一看只易鼎一人尚恭身立在自己身后，易震已在双方说话时溜走。易静猛想起嫂嫂素常溺爱护短与自己颇有嫌隙，必以为是帮助外人欺压她的爱子，倘如闹倩走出决不干休，父亲晨参神游未回无人制服得了，当著外人岂不面子难看？忙对英琼、轻云道："二位姊姊既奉师尊之命有事南海，想已在此耽误些时。紫云三女近来与许飞娘等各异派妖人交深莫逆，决不借水。愚妹原意也往峨嵋赴约，便道回家取些礼物丹药，不想舍侄如此无礼阻滞云程。现时听大侄说家父神游未归，正好陪了二位姊姊前往紫云宫，会那三凤姊妹。事毕归来家父必已回转，那时在便道下来取了应带之物，随了二位姊姊同往峨嵋岂非一举两得？"轻云道："承蒙相助感谢不尽，愚姊妹一时鲁莽误伤尊嫂令侄飞剑，心实不安，意欲请出尊嫂谢罪之后再走如何？"易静道："既是一家，事出误会，相见何须在此片刻？南海之行关系重要，还以速去为是。"

第二十回

迎仙岛被羁　忍耻勉完知己托
紫云宫再入　曲全聊寄解纷书

话说轻云、英琼已然耽搁了将近一日一夜，巴不得即刻动身，只为知道了人家底细，易静又是那等谦和，觉得心中抱愧不能不打个招呼罢了。一听易静这等说法正合心意，正要道请起程易静忽道："二位姊姊先行一步，小妹对舍姪还有两句话儿要说，少时自会随后赶上同行的。"轻云一则急于上路，二则久闻女神婴大名，想试试她的本领如何，便和英琼一使眼色，互道一声有僭便自破空飞去。神鹏佛奴本来隐身云空相候，见主人飞起迎了下来。二人因要和易静比快连鹏也不骑，只嘱咐那鹏随后跟去到了迎仙岛听命再行下落，说罢回望下界，易静还在殿前石台上与易鼎说话，殿中有一道青光刚刚飞出，二人也不及细看，彼此一招呼双剑合壁，化成一道红紫两色的彩虹，电闪星驰直往迎仙岛飞去。

飞行了一会，眼看下面波涛浩淼水天相连处，隐隐有一座岛屿浮萍般飘浮水面，知将到达不远，易静还未追来，正在心喜，想到了岛的上空再停著剑光等她一同下去。就在这催著遁光飞行的当儿，条地一道白光如经天长虹一般从后面

直追上来与自己会合。二人心中暗自惊异，女神婴果是名不虚传。当下三道光华合在一齐，同往前途进发，飞行迅速顷刻之间到了迎仙岛的上空。三人看见一道银光盘岛飞翔上下不定，易静性子最急一问不是同道便迎了上去。那道银光却也知机，先与白光接触已是微觉不支，再与紫光一碰更知不是对手，那敢迟延，一拨头便似殒星一般往延光亭一方飞落下去。三人刚要跟踪追赶金蝉、石生已迎了上来，接下去彼此见礼。因金蝉、石生元气还未康复，先由易静行法将存身之地封锁，然后谈说经过。彼此说完了紧要之言，金蝉、石生又在石上打坐，一个多时辰过去，二人先后运用玄功复了元气跳下石来。

金蝉刚张口说要往延光亭内去偷擒一个轮值甬道的宫中徒党，来盘问底细，女神婴易静拦道："二位道友且慢，愚妹初来寸功未立，情愿代劳擒一个妖党来作见面礼如何？"说罢不俟金蝉还言，猛的一声大喝将手一指，面前不远现出一个长身玉立的白衣少年，站在当地一言不发，满脸俱是羞怒之色。易静喝道："你这厮苦未吃够，还敢对我不服么！再不细说魔宫虚实，看我用禁法制你，叫你求死不得。"那少年也喝道："俺杨鲤自幼修道，身经百难死不皱眉，谁还怕你不成？我原是一番好意被你错认仇敌擒住，又用法术禁制出声不得罢了！"言还未了，金蝉、石生自那少年一现身便看出他与蓉波所说内应好友杨鲤相似，一听他道出姓名忙说："这位杨鲤道友是自家人，因为彼此均是初见，所以容易误会。"易静闻言忙将禁法撤去，又向杨鲤致歉，原来先时那道银光便是杨鲤借着擒敌为名自告奋勇出来泄机，偏偏金蝉、石生藏得隐秘没有发现。三女一到，看出是外人便动手，打又打不过只得暂时逃将下去，意欲等来人落地，到了

亭内再现身相见，相机行事。谁知下来时又见两道剑光迎了上去，一道恰似一溜银两一道夹著风雷之声与蓉波所说相似，才知后来三道是峨嵋派来的接应，摇见五人聚在一起，便隐身过去想听完了来意出面。谁知女神婴易静法术通玄，早已料到逃走的那一道银光决不甘休，暗中用法术下了埋伏。杨鲤身刚近前便被困住，安静点还好，越想挣脱越吃苦处，只得耐心等候。易静知有人被擒仍然故作不知不动声色，直到把话说完，金蝉、石生元气康复，要去擒人来问，才将他现出。这一存心取笑不要紧，从此易静和杨鲤又结下仇怨，日后几乎两败俱伤。

杨鲤被释以后因为素来好胜又关系著蓉波的重托，恼也恼不得好也好不得，只得忍怒对石生说道：“令堂入宫交信，因值敌人行法未完候了些时，不想二位已撞入甬道伤了神蛟，连破去内层十七个阵图。虽然二位性急，不过不如此，紫云三女受了许飞娘蛊惑也决不将水献出。如让她接书之后好好款待将二位迎请入宫用善言婉谢，反倒不好翻脸，倒不如这样硬做为妙。目前大公主初凤正在重行布置已毁阵法，各处均添了法宝和埋伏，益发不易攻进。那天一真水已交给三公主三凤，此女心性狭隘为人阴险狠毒，最是难惹。现由第三层主阵二公主二凤的丈夫金须奴主持，此人曾受嵩山二老之助，在月儿岛连山大师藏真火穴之内得了许多法宝，虽然人较善良可是道法厉害。神沙甬道长有千里，阵法随时变幻妙用无穷。据我与令堂平时留心观察刺探，他那阵法虽属魔道，却是参天象地应物比事，暗合易理虚实相生，有无相应数共五十，用者只四十九，其一不用者乃阵之母，全甬道阵图皆由此分化，虚阵不破，纵将四十九阵全数破去也无什大用。再加上各主要人的法宝，经我目睹过的如烦恼

圈、炼钢柔、两仪针、璇光尺等更是厉害非常，不可轻视。”金蝉便问道：“此阵如此玄妙，我见先前有一轮值之人并无什道行，但他来往无阻。莫非这些阵法俱不怕自己误蹈危机么？”杨鲤道：“此阵以海底千年珊瑚贝壳和许多恶毒水产生物的精血炼成一种神沙，再用魔法筑成，名为神沙甬道，全以神沙为主，全甬道共有十三层，最厉害无形沙障，任是大罗神仙也难随意通过，我冒险泄机也是为的此事而来。但凡宫中党羽大半都有初凤给的一面护身通行的神简，那在延光亭外轮值的人除了这一面神简以外，每人还有四十九粒沙母。这沙母乃当初炼沙时从五色神沙中采炼出来的精华，到得手的只有我与陆道友、龙力子、吴潘和宫中一个先来的妖道名叫于亭的。

五个轮值延光亭的人除吴、于二人外，我们三人均甚莫逆。那龙力子只轮值了一次，因他生具异禀心性好奇第一次轮值就故蹈危机，把沙母试去了好几个，被那初凤在宫中总图中窥见阵法时动时止，猜出是他淘气？恰巧我在旁侍立便命我去替他，将他唤入宫去责罚。我知龙力子年纪尚幼，最得宫中诸首要欢心罚必不重，当时略留了一点心把他的沙母索过一半，初凤问时只说首次误触仙阵，一时害怕过甚，唯恐一粒无效，抓了一把撒去，及至二次又试才知只用一两粒便可平息，悔已无及等语。初凤果然被他瞒过，又经大家一求情，念其年幼无知只训斥了几句。恐他又轮值惹事，便将余剩沙母追回，调了防守甬道入口的职司。事后一数我共得二十七粒，诸位有了这沙母，如在甬道中遇见神沙作怪，只须口诵所传咒语，用一粒沙母向上一撒，立时便有一团五色霞光由小而大往四面分散出去，便将阵中神沙抵住。等到沙母与神沙相合身已离了险地，只把十三层沙阵渡过便可直达

宫内了。不过话虽如此，大阵口全有宫中一二首要人把守，便是寻常地方也各有灵禽异兽盘据，我二人所能助力者，仅此二十七粒沙母仍是有限，全仗诸位道法施为罢了。”说时看了女神婴一眼，忿恼之色仍未减退。易静知他余忿未解，说话意思似有点激量自己，故作不知将脸往旁一侧。

英琼要过一粒沙母一看，大如雀卵，乍看透明色如黄晶，再一细看，里面光霞潋滟彩气氤氲变幻不歇也不知有多少层数，知是宝物。众人传观之后，杨鲤便将从龙力子手中得来的二十七粒沙母，除自已留下两粒以备万一之需外俱都交给金蝉去分配，又将用法咒语一一口传，然后起身作别道：“我杨鲤道浅力薄所知止此，只为陆道友重托冒险出来略效绵薄，不料为人误解耽延了许多时候。宫中诸人个个灵警非凡，前者五台妖妇许飞娘来此又对三凤说我形迹可疑须加仔细，此番回宫吉凶莫测。我原是自行投到，又加遇事留心，不似陆道友受有妖法禁制，就此脱身本无不可，无奈大丈夫作事贵乎全始全终。想当初随家师往莽苍山兔儿岩访友与陆道友相遇，承她不弃下交悬咎，心甚感幸。不料后来闹出许多事故，在石中禁闭了多少年方得成道飞升，又遇恶魔劫持强令服役，虽说前孽注定，我总是个起祸根苗。追念昔日传我玄门道法盛情，不能自已，才投身到紫云宫门下。本想助她脱离，过了些日，才知三女因她是已成道的仙婴恐她中途逃走，用魔法炼了一块元命牌将她真灵禁制。如不背叛三女在宫中执事，永久可以相安，否则一有异志只被三女觉察，无论相隔千万里，三女略施禁法用魔火魔力去烧斫那面元命牌，陆道友立刻被烈焰烧身利刃刺骨，不消两个时辰化为青烟，形神一齐消灭。我与她誓共生死患难，说不得仍然忍辱负重冒险回宫，一切听之命数。那龙力子生相丑矮一望而

知，此事我已与他明说。诸位如在宫中所遇，他能为力必定相助。如不得已，为掩敌人耳目与诸位交手，须要手下留情留异日见面地步。明日许飞娘必同几个妖党前来祝寿，我等相见固难见亦无用。诸位道法高强又得了这些沙母，最好早些下手，要省却许多障碍。天一真水到手之后，诸位既与石生同门，当能为急母难，千万将那面元命牌盗走将陆道友接返凝碧仙府，掌教真人自有救他之法。这机一失陆道友更无超劫成仙之望了，我本助陆道友脱离，同入峨嵋寻求正道。如今无端受了挫辱无颜同往，此念已隳。等诸位这两件大事办完送走陆道友，便去觅地苦修，微幸小有成就再图良晤。这数日内纵使相遇也与仇敌无殊，此乃形势所迫不得不尔，还望原谅前路珍重。”说罢他又看了女神婴易静一眼，一道银光直往延光亭内飞去。轻云知他记了易静的仇早晚定要报复，想劝说几句业已飞走。易静笑道：“不想这人性情如此褊狭，当初因他用隐身法前来窥探形迹诡秘，那里料到是自己人？再加上他被我法术困住后又不老实，屡次想用法宝飞剑暗算我，这才给了他许多难堪。难怪我做得稍过，其咎也是由他自取。既是一家何不早点出头露面？他几番朝我示意，我看诸位道友面上没有理他，谁还惧他报复不成。”轻云笑道：“这人倒也满脸正气，只是修道人不该如此恩怨太分明罢了。”英琼、金蝉齐声催道：“这些闲事管他呢！我们快办正经的吧！”

轻云也觉许飞娘一来事更棘手，便命金蝉取出沙母分与众人以备缓急。只女神婴易静因为适才杨鲤词色不善嫌怨未解，不便借助于他赠的东西，再三不要。轻云苦劝不从，知她道法高深，既然执意不取必有所恃，只得罢了。一数那沙母共是二十四粒，除易静外四人恰好每人六粒。分配定后，

便由金蝉在前引路，由岛滨暗礁上往岛心延光亭中飞去。到了一看，那圆形甬道中现出一条直通下面的大路，看去氛烟净扫迥不似头一次入内霞光乱转彩雾蒸腾之象，轻云等俱猜敌人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必是诱敌之计。易静道："此事不然，紫云三女已知我等此来奉有师长之命，取那天一真水不到手怎肯回去？头一次虽遇伏败走，可是使命未完无论多么艰难也须卷土重来，何必再用诱敌之计？其中定然另有文章。小妹当初曾受掌教真人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此时正应勉效微劳，为诸位道友前驱一查究竟。"说罢便要越众进去。轻云忙拦道："姊姊且慢，此次前来重在那天一真水，并非扫灭敌巢。仙府盛会不远，事情以速为妙，杨道友所赠之物不过留备万一。金蝉师弟携有宝相夫人弥尘幡，心灵所及瞬息可达捷于形影。我等还是会合一处同驾弥尘幡下去，如能穿越甬道间抵宫中岂不省事？如真不能通过，再请姊姊当先施展法力破她阵势，也不为晚。"易静道："弥尘幡妙用，小妹久有耳闻。不过紫云三女这大衍阵法出之天魔秘笈，委实变化无穷，除了精通地行妙术在她甬道以外循着地脉穿行入宫，不能进去。昨日我等侥幸入内连破了外层十七阵，乃是出其不意，尚且那般烦难。今日敌人已是时刻留意防备周密昨日二位道友退出时，必被她看出是弥尘幡妙用。她只须等我们深入以后，在内层主阵总图中将阵法颠倒参伍错综随时变化，我等纵仗法宝护身不致陷失，要想脱身却是万难。转不如明正旗鼓，按照五行生克一层层破将进去试探前进，虽然较迟缓却稳妥得多。其实天魔秘笈诸阵法小妹也只闻前辈师长们述说，并不能尽晓其中微奥。不过家君在玄龟殿前所设阵法运用发挥却所深知，虽然其中施为各有不同，一样也是参天象地搏弄阴阳生克五行倒转八卦，有无相循虚实

相应，本乎数定于一。一生万物之妙，渺乾坤为一粟，缩万类为方咫，否则于二位姊姊道行那等深厚，又有紫郢、青索双剑合璧何等厉害，怎会在阵中飞行了半日，依然未离石台数亩之内呢？小妹愚见，以为道家妙用邪正虽殊其理则一。莫如仍由小妹先驱相机前进，先将她外层阵法破完，敌人忿恐交集，势必只留初凤一人看守黄精殿中主图，余者倾巢出战。那时诸位只管应战，由小妹一人用法宝护身借隐身遁法直入宫中，偷偷寻着陆、龙等内应问明藏水所在盗了出来。先分出一位带了真水回山覆命，二次再去盗她的元命牌，连陆、龙二位一齐救走岂非绝妙？”轻云虽然素闻女神婴之名，来时玄龟殿只是初遇不知她道法深浅，一听她说得这般容易，虽是半信半疑，但是论理也不为无见，只得暂且依允，到了里面再作计较。

当下便由女神婴易静为首，金蝉、石生一持弥尘幡一持天遁镜为易静之佐。轻云与英琼为殿，表面上是让易静做先锋，其实无殊五人同进，以防万一有事，仍可借弥尘幡、天遁镜护身退却。易静知道轻云持重信不过自己的能力，又不好意思违人善意，所以这等布置，暗中好笑，仗着深明诸般阵法玄妙愈要卖弄本领使轻云等心服。当时并未说破，一路观察形势仔细试探前进。顺着甬道飞行了几十里近，圆路平洁，除壁上神砂彩光照耀外丝毫并无动静，心中好生奇怪，只想不出是什么原故。又飞行了十余里，一问金蝉已快到达第三层阵法昨日金、石二人几乎失陷的所在，正自悬揣，忽见前下面一道光华飞了上来。

易静刚要迎敌，光华敛处现出一个羽衣星冠面如白玉丰神俊秀的少年道人，见了众人也不说话，只将手连摇不止。金蝉认出是昨日会战的金须奴，刚想放出飞剑动手，金须奴

忽又借遁光往甬道下隐去同时便有一片东西飞来。石生看出似一封柬帖，伸手接过一看，果然是一片海藻写成的书信。连忙止住众人，大家聚拢一看，大意说阵法玄妙厉害罗网密布，峨嵋诸道友不可深入，他本人受过嵩山二老大德，又承重托，理应少效绵薄。无奈此时双方已成仇敌不便面叙，他一人又难以拗众，故将前三层阵法开放，等诸人入内面交此简以当晤言。此时有两人作梗诸多不便，请即回转峨嵋，等过了三女寿日定取真水前往献上，决不失信。否则此水现为三凤保管藏在金庭玉柱之中，有魔法封锁，即使能达宫中也恐不能到手等语。众人刚一看完，那片海藻忽然化成一股青烟而散。众人看完那海藻上所写的字，略一悄声计议，女神婴易静首先以为金须奴言之稍过，把神沙甬道形容得那般厉害心中不服。轻云也觉奉命取水畏难而退，不特不好交代，又值长幼同门各派寻仙聚集之时，这般回去脸上无光。石生更因母亲为三女劫持被妖法困在宫内，以前只当升了仙阙，每想慈恩犹极悲痛。现在已知为妖人所劫陷身魔宫，就此舍去何以为子？一见轻云等沉吟计议，心中一着急，便含泪跪到众人面前，无论如何要请众人相助，将乃母救返峨嵋才罢。金蝉忙一把拉起，轻云已说道：“此事还用石师弟重托休说我等同门之谊胜于骨肉。便是外人有此苦境，我等见了也难袖手。事已至此义无反顾，我不过见那书信看完，便即化去，据我推测，投书人举动如此缜密顾忌必多，第三层主阵又是他镇守，他已打了我等招呼存意不恶。少时到了里面，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极力拦阻前进，我等到时应该如何发付罢了？”

石生闻言转忧为喜，正要称谢，易静道：“这有何难，他既不忘二老恩德打算暗助我等，即使为妖党所挟力不从

心，我等念他良心犹在，动手时节败了不说，胜了也给他留一点生路放他逃走也就足矣！看前面黑影中忽有光霞出现，阵势已然发动，且待小妹上前试它一试。”说罢便纵遁光往前飞去。石生、金蝉一见正合心意，即同借遁光跟踪而往。轻云原想与众人商议，就着金须奴暗中相助机会，到了第三层阵内用言语示意，表明自己奉命而来，绝无后退之理。金须奴如允相助便交手一场，暗将出入之法点破，或者一方假作败退，由金须奴再用前法投书说出盗水之策。自己看在他份上也不伤害宫中之人，俟得了手，顺便将陆蓉波救走，如果爱莫能助，再凭各人法力相机行事。不料众人这等心急，又不知易静是否可操必胜？见英琼也要相机追去忙一把拉住，悄声说道：“易道友与两位师弟都甚性急，成败难以预料。我二人如见情况不佳便将双剑合璧百魔不侵，且莫急于动手，等他们三人不济也好接应。魔阵厉害须要难进易退，方可万全。”说罢才一同往前追去。

五人剑光本都迅疾非常，就这说几句话的瞬息时间前行三人已冲入金霞之中，等到轻云、英琼飞到已不知三人何往，二人便直往金光霞彩中冲去。紫郢、青索双剑毕竟不凡，那么厉害的砂障竟不能挤压上身，剑光所到之处，那千寻金霞竟似彩浪一般纷纷冲开，幻成无数五色光圈分合不已。二人在金霞中左冲右突，除互相看得见彼此的剑光外，四方上下全是层层霞彩氤氲烁烂照眼生辉，那里看得出前行二人影子？恼得英琼性起，便回身迎着轻云的青光运用玄功将青索光华合在一起，化成一道青紫混合的彩虹，冷森森发出数十丈寒芒飞龙夭矫般一阵腾挪卷舞。这一来果然有了效应，不消片刻，耳听极轻微的散沙之声光霞逐渐稀减，忽听一声长笑过处，眼前一暗一明之间所有光霞倏地隐去，近身不远有百丈

金光、白光一幢彩云和红紫银白四道剑光正在往来冲突，刚刚收住现出易静等三人。二人刚要飞身过去相见，猛听金蝉惊呼了一声："快追！"回头一看，一团黄光白气大约亩许，簇拥着一团霞光隐隐的圆东西星飞电掣般直往甬道前下面退去。这里金蝉为首，石生、易静跟着驾遁光追去，前面一暗现出一片黄墙已将甬道去路堵死，那里追赶得上？轻云已知阵法厉害，连忙止住众人暂且缓进，商量妥当再行下手。

一问经过，才知三人在前，易静自恃道法高强，金蝉、石生又因二次重来，知道那金霞是有形沙障比无形的容易冲过，没有十分留意。谁知刚一冲进数十丈左右，剑光稍一运转迟缓，金霞便挤压上来，看似光华没有东西，却是挨着一点痛便彻骨，而且压力极大，迫得人气都难透。幸而三人俱是能手发觉又早，只金蝉略受微伤，一见不妙，忙将弥尘幡取出应用护住身体，虽然未受别的伤害，只是这次要厉害得多，敌人早有布置，暗中运用不息，比不得上次阵中无人主持。四面金霞像狂涛一般涌到，三人所经之处层层彩浪，石生用天遁镜去照，虽不时将近身金霞冲破，一转眼间依旧浓密，顾了前面后面又起。金蝉算计轻云、英琼早就该跟踪而至，可是用尽目力也看不见二人所在。还是易静比较年长道深，因适才狂夸大口，地遁未成自己反仗金、石二人的法宝护身，心中未免有些惭愧，只盘算怎么运用法宝出奇制胜，准备一出手便即成功，随着金、石二人彩云光笼护之下飞行了一回，她才决定将费多年苦功炼成用来寻鸠盘婆报仇的七件至宝中的"灭魔弹月弓"取出一试。因为这七件专门克制魔教邪法的至宝，炼时固非容易，使用来起除头一件护身法宝"兜率宝伞"出手便可运用外，余者大半都是由静生动之

宝，用起来颇费一点手脚。易静为报前仇炼成这七件至宝大费心力珍爱非常，今日使用尚是初次，因恐用出来被仇人辗转得去信息有了防备，所以先时颇为迟疑。后见阵中沙障魔光委实厉害，决非别的宝物所能克破，再四踌躇方行决定。她炼这灭魔弹月弓，采聚三百六十五两西方太乙真金在丹炉内炼了三百六十五日，先将它融炼成了无色浆液，后用仙法借乾天罡风吹了七日，吹得渐冷之后，方倒入用五方真土炼成的模子以内，放入丹炉再烧再炼。又是三百六十五日过去，才刺了自己一滴心血去开炉结火，大功告成。此宝形如弩筒，藏着五颗无色金丸，中有机簧可以收发由心，专破魔火邪烟、妖光毒砂，神妙无比。只使用之时须默用玄功，由本身三昧真火发动方始有力。

易静因知敌人用的是天魔邪法，格外慎重，刚刚取出准备停妥，将本身三昧真火引入弩中正要发动，恰值石生手中天遁镜突破一条彩衖长约十丈。易静原是行家，一眼望到面前光霞分合中似有一个彩圈现而复隐，看出敌人阵法是不时倒转，大家枉自飞行了这多时候一定还没有离开原地，气忿之余猛的心中一动暗生巧计，忙将手中宝弩暂时停止不发。飞近石生跟前说道："石道友宝镜暂且借我一用。"石生不知是何用意，迟疑了一下，才行交过。易静接镜在手，又对金蝉道："道友，我们冲不上去，方向错了，这边走吧！"金蝉因自己入阵，始终不偏不倚照直前进，除石生的宝镜是四面乱照外，虽有时回顾英琼、轻云可曾追到方向并不曾错，而且自己是一双慧眼，明明好几次看出上次在第三层主阵内所见圆形各柱形如太极的圈子在前面隐现闪动，怎会错了方向？未免将信将疑不肯回身。易静又不便说敌人在那里时时倒转阵法，似这般一步也难上前，自己是看出金须奴只

阻来人前进不愿伤害，故意往相反方向退去。等敌人阵法略停运转，倏地乘其不备，回身一手用宝镜冲破金霞一手用弹月弩将五颗金丸相次发出，不但消灭敌人魔光，还可破去敌人外层阵图。一见金蝉不肯回身便说道：“道友但从我言，我自有破阵之法。”金蝉只得依了，刚一回身，易静知道弥尘幡飞行迅速后退无阻，恐妨飞远猛喝道：“二位道友少停，看我破她魔光！”说罢倏地回身，刚刚举弩发出一粒金丸，就在这三人借宝回身略一迟疑之际，英琼、轻云已将双剑合璧，化成一道青紫色长虹卷来。

对面金须奴见来人接了警告不去仍行先后深入，好生焦急，使用全力抵御将阵法连连倒转，一心只想来人知难而退，谁想来人护身法宝厉害，一点也不怕那神沙侵体，相持了好一会，又见先来三人退去，后来二人的剑光忽然连在一齐，所遇之处金霞纷纷消散。金须奴知道不妙正自着忙，那先来三人中一个持镜的幼女倏地回身将手一扬，便有一点深红奇亮的火星飞出，接着爆散开来化成无量数针尖也似的微芒，光并不大，可是一经射入金霞层里，所有放出去的神沙立即逐渐消灭。这两起法宝飞剑，有一起已受不了，何况双管齐下？金须奴知道这第三层外圈阵图当初炼成颇非容易，因想拦阻敌人，外层十四阵的神沙都被自己运来使用。万不料敌人如此厉害，所有法宝飞剑俱是神奇莫测，万一阵图玄机再被窥破，不特负为初凤重托全阵俱受影响，甬道一失，紫云宫难免瓦解。他本就打算暂且携图遁往内阵再想御敌之策，走时又想起一切前因后果：“三凤、冬秀两个实是惹祸根苗，即以这次而论，三层主阵本是自己负着防守专责，偏生三凤、冬秀执意要大家轮值。日前三凤来代自己时原是留着对弈一局，又是冬秀跑来提起后日是三位公主降生逢百盛

典儿句话，把三凤说高了兴，一面行法请客一面还要炼宝娱宾。自已不便违拗，也和众人一样无知，以为甬道中阵图神妙埋伏重重，无论仙凡俱难飞入。自筑成以来从未出过些须事变，一时大意盲从，谁知惹出这大乱子！好端端树下这么一个并世无两的强敌，不论眼前胜败如何异日俱不得了。否则自己如在三层阵内防守，先遇防守延光亭的报信先知此事，必想起以前嵩山二老之托。那怕冒着不是也要暂时瞒着众人，偷了天一真水送与来使。即使是三凤轮值接了信去，也值一局未终仍得先知此事。姑无论三凤意思怎样，此时来人候的时光不久，必不会擅行冲入。彼此未曾伤了和气，仍可相机转圜劝说三凤等人允给更好。不然自己也可借着婉辞来人为名出去相见，略说苦况，请来人先行回山或在中途相候，自己等把人打发走便和二凤商量停妥，盗了天一真水赶送了去。非但没有这场大祸，有此一段香火因缘日后还受益不浅。适才第一次来人遁走时，初凤因被自己言语提醒已有回念。又是这两个对头作梗用言相激，一个将真水要去藏在极严密的所在用天魔秘法封锁，休说去盗，人一近前她便惊觉。一个却在内阵入口处坐镇，一则意在监查自己有无通敌举动，二则因初凤说来人法宝厉害，外阵有无形沙障俱未必能阻挡得了，特地约了三凤，除原有阵法中种种厉害设施外，又将二人近年来所炼的法宝全都带在身旁，准备敌人破了外阵入内好施辣手。紫云三女应劫在即不知悔祸，还要如此倒行逆施，定是灭亡之兆。自己如不见机，初凤、二凤定然殃遭池鱼，自己也难幸免。金须奴想到这里，便在第四层阵内运用阵法照计布置，等来人攻将进来时将一连十余层的阻力私行撤去引入三凤、冬秀防地。反正来人该胜终是要胜，乐得假手除害，如真为三凤、冬秀所败，至多不过被阻

不前，单有那儿件法宝飞剑护身也决不致有什么伤害。自己乘此机会，用缩沙行地之法急飞入宫告知初凤，说自己已因阵施障法法宝俱敌不过来人，恐所层诸阵被来人破完，只得将来人引入内阵，三公主和冬秀能否获胜实不可料。一面看看初凤词色相机进言力劝，痛陈一切厉害。初凤只是近来朝夕祭炼那不可轻炼的魔法入了魔阵，一时心里糊涂，只一说动便由他自去取水交与来人带回，说明误会之由。这时胜负尚未大分，又是来人等信不及，无知误擒伤了神兽，不特错不在我，还可卖个人情与白、朱二老一点也伤不着面子，岂非善策？为了全宫存亡关系，倘如因此得罪二女不肯干休，便偕了二凤离开这里去另寻名山修炼，也说不得了。

且不说金须奴独自寻思暗作准备，那英琼轻云等五人相次发见阵图不曾追上，会合到了一处彼此说明经过之后，女神婴易静便将宝镜还了石生。轻云看出甬道中阵法厉害，力主这次前去五人同在一处，千万不可分离再有丝毫大意。适才下书人始终不曾出战，颇有留情之意，遇上也须少留情面。商量定后，易静细参阵法方向，看出前面正是入路。那片黄墙不过敌人退走之时用来略为遮阻以妨窥破底蕴而已，并无什过分深奥之处，虽不算是障眼法却也容易用法力攻破。众人不测深浅正好逞能，便请众人少退，只准备遁光，等自己破去那片黄墙即行入内。众人依言任她施为，易静禹步站好暗运玄功，一口气喷在手上，然后双掌一合一搓朝着那片黄墙只一扬，便有一团火光飞出，落到墙上一声小小的炸雷之音，那墙便化成一团浓烟四散。烟净处眼前又是一亮，那甬道变成了一条玉石筑成的长路。两旁尽是瑶草琪花琼林仙树，长路尽头有一座翠玉牌坊，坊后面是一所高大殿阁，远望霞光隐隐，真是金庭玉柱绀宇瑶阶，庄严雄伟绚

丽非凡。易静、轻云具都看出魔法幻景也没放在心上，照旧驾著遁光前进。五人遁光本极迅速，可是那一段里许长的玉路却老是不完，明明看见殿宇在前面只到达不了，五人不知金须奴一番好意，暗中行法缩短甬道将阵法掩过，引五人去直攻内阵。一见久无动静，当是敌人诱已深入好生猜疑。又飞了一会金蝉首先不耐，暗忖这道旁琼树花叶虽然灿烂，却似宝玉装成并无生气，说不定便是阵中门户，早就与宫中诸人成了仇敌，不管三七二十一且给它毁了，看看有无变动再说。他也没和众人商量，径自一指剑光直往道旁两排琼树上砍去。

第二十一回

飞剑斩琼林　火树银花惊魔女
护身凭宝伞　妖光邪雾困神婴

话说石生见金蝉动手，也跟著将剑光一指，英琼近年道行精进虽不似往时那般性急，飞行这一会也是有些难耐，见二人飞剑乱砍也跟著指挥剑光动手。那些琼林仙树，原是每层阵图的门户和魔法的布置，多系神砂炼成的神柱，虽然厉害，那经得这三口剑同时发动？自然不消剑光连上几绕便即倒断。三人砍得兴起，准备连排往前砍去，不问它是不是阵中的玄虚和甬道中的陈设点缀，那管三七二十一给它来个全体毁坏，毁到尽头总会有人出来交手。前面易静闻声回顾，刚刚转过身来，后面两排琼树已被三人同时施为用飞剑斩倒了六七株，还在顺路往前砍去。金、石二人双剑同施一起，砍那左边的，英琼单人用剑光砍那右边的，恰巧砍到第八九株上，先时琼树纷纷倒断并无动静。易静、轻云也想跟著下手，剑光刚飞出去，易静忽然一眼看到那些琼树乍看分列两行，不过略有高低大小。这时一经细看，方看出不但树的形状枝桠各自不同，连那生根之处也有参差，有的三五丛生，有的挺然独秀，明明暗藏阴阳奇正。

方觉有异，那第八九两株正同时被金蝉、石生、英琼三人相次斩断，金、石二人斩的是末一株树是独木，不似前几株左奇右偶几株并在一齐而生，树刚倒断便见树根断处射起丝丝暗碧火花。易静见多识广早已心动，一见便认得是魔法中极狠毒的阴火，后面必然还有别的厉害作用，昔日自已被赤身教主鸠盘婆用魔法困住，便是被这阴火所伤，通体寒噤法宝全污，几乎被她用九鬼啖生魂丧了性命，知道厉害，这时大家搜索前进，虽然持著宝幡、宝镜准备将来施为，又加上一路无事，金蝉、石生、英琼三人再一停步下手，先断好几株并无异状，未免分神有些疏忽，一旦变出仓卒再用法宝护身必然无及。幸而三人是先将阴火阵中的副柱全行斩断，等到末一根主柱发动效力要轻一些，再加金须奴退走时意在将五人引入阵内，早将阵法封闭，更失了不少效力。那阴光只是本身之力自行发动，有些三种原因所以要轻得多。易静一见不妙，情知出声示警未必能保三人无伤，仗著自已炼有这种护身法宝，忙即将兜率宝伞取出往发火处投去，口中喝道："魔阵已然发动妖火厉害，三位道友还不退向我等一处合力破它！"说时一幢火云刚刚罩向绿火之上，金蝉等三人也都闻警回身。忽听树根下面地底一阵极轻微的爆音过处，一团碧莹莹的光华飞将出来待要突起，吃火云往下一压，两下交接只三起三落之际，碧光倏地一般爆散往四面迸射。那团火云竟具有相克之妙也跟著绿光飞射处爆散开来，化成一团火网将碧光包没，眼看火云中碧电乱掣由大而小由多而少，转眼工夫尽行消灭。火云依旧成了一团整的，被易静将手一招飞将回来。

众人方在称奇歆羡，忽然罡风大作刺骨生寒，顷刻之间黄尘滚滚，两排望不到底的仙树琼林倏地疾如奔马一般此东

彼西此南彼北，隐现分合错综变化自行移动起来。英琼便招呼轻云将双剑合璧上前扫荡。易静忙拦道："这是敌人因为我们破了她的魔火，必在那里变化阵地，此时还测不透她的深浅。好在我们存身之处的地方妖法已破，不前进不会有什么危险。率性用宝护身小心准备，等她部署停当看明了她的方向门户生克之妙，再行下手也还不迟。"众人对易静自是信心越坚，便即依言停手。约有半个时辰过去风势忽止稍现光明，大家运用慧眼一看，尘沙稍息前面却是黑沉沉的，所有先见的琼林仙树俱都不知去向。稍进前一探那地却是软的，易静仔细看了一阵，昏茫茫一片休说其中玄妙连门户也分它不出，知道不撞上前引阵势发动，一时分它不出。未免心中有些惭愧红著脸和众人说了，轻云闻言仍主张和先前一样连合前进，不要远离现以万一。

金蝉等三人俱都无话，只女神婴易静因适才初试兜率伞奏了奇效，暗忖自已平日枉负盛名，与众人俱是新交，出手并未怎样获胜。这神沙甬道中诸般魔阵纵难识透玄妙，难道还比鸠盘婆的魔法厉害？随了众人连合前进，有他们那几件至宝护身固是稳妥，但是适才说了大话没什表现，到底不是意思，想凭著身藏七宝与地行仙遁单人当先破阵试他一试。闻言答道："小妹常随家父研讨过正邪各派诸般阵法，像凝碧崖仙府所设两仪微尘阵之类的先天妙道玄门秘奥，固所难窥，若说各异派中用魔法妖术布成的邪阵倒也略知一二。适见前面阵势竟分不出它的门户，必是敌人知道我等厉害恐被看破，另用天魔大掩藏等类的蔽眼妖法将阵隐起。诸位姊妹道友就此同进自无一失，为求迅速成功，还是由小妹前驱领导先相机设法，使它门户现出再行下手为妙。"众人对于甬道中的阵法原无所知，俱把易静当做识途之马，只轻云稍为

有些顾虑。易静道："姊姊勿须忧疑，适才所用法宝名为兜率伞专破魔法妖焰，乃小妹近多年来费尽辛苦炼成的七宝之一。此去纵不能胜，有此一伞足供护身之用了。"说罢将手一扬竟驾遁光往前飞去。

轻云等四人也各驾遁光追去，先时无什异状，眼看易静就在前面相隔不远飞驶，倏地阵中起了沙沙之声，四外一暗，前面易静将适才那团火云放起，知道阵势业已发动方在准备，就在这一转眼间易静便不知去向，同时上下四方俱是一团团的黑影飞舞涌落朝四人身上打来。四人经历过几次已有准备，金蝉、石生各将幡镜取出展动，英琼、轻云也忙运用玄功将双剑合一扫荡妖气。天遁镜金光照处，那一团团的黑影里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鸟兽鬼怪之类，张牙舞爪飞攫而来，势虽凶恶只听不见叫嚣之声。这些黑影吃金光一照俱都化为轻烟而散，许多鸟兽鬼怪之类也都眼看消灭。妖法虽破阵中仍是黑沉沉的，四人也不管它仍然照旧前进。不多一会又和先前一般阴风骤起寒风袭人，接著不是沙障围压便是阴云鬼怪齐全，似这样连经过了八九次，俱被众人用法宝飞剑破去。轻云暗想全阵共只四十九个阵图，日前已被金蝉、石生破了十几处，纵使被紫云三女用魔法修复，如都照这样破法至多三二日，必能将全甬道阵图破去。只奇怪这半天工夫始终未见一个敌人出战，令人不解。正在寻思，忽听四面起了轰隆之声不绝于耳，霎时间，那惊天动地般的大霹雳夹著一团团的大小雷火密如冰雹从上下四方打来，声势甚是浩大。四人虽有弥尘幡护身，那一幢五色彩云也时常被大雷火震动。因为此次比起适才诸阵来得厉害，不敢大意，在五色云幢拥护之中，石生手持天遁镜放起百丈金霞到处乱照，英琼、轻云试了试也退入彩云里面，只得运用玄功将紫郢、青

索双剑连合化成一道青紫色的百丈长虹放出去迎敌，一面仍在往前冲进。剑光金霞到处虽然奏功，成团雷火遇上便即消散，无奈这阵法乃是外层诸阵中最厉害的一处，那些雷火全仗初凤用天魔秘法从神沙中提炼出来的精英，其多难以数计。况且这时金须奴毕已退回黄精殿见了初凤，告知敌人如何厉害，凭外层诸阵决阻不住，恐全被破去枉自损失许多异宝神沙，自己已特地缩沙掩阵将来人引入内阵，依自己之见，峨嵋门下仅派来几个无名后辈已有如此神奇的道法剑术，怎能与他结仇作对？莫如乘来人在内阵被困时想一番说词，两方化嫌归好将天一真水交出，不特彼此脸面无伤，日后多一后援还可稍报昔日嵩山二老赠宝之德。初凤闻言方在为难踌躇，一眼望到全阵主图上面起了变化内中一阵又被破去，便对金须奴道："此事非我固执，无奈三妹现在除却道行稍浅外，所有天魔秘法已然十之八九学会，又有那柄璇光尺在手。这次峨嵋来人太已无礼，她昨日将水要去保管立誓不与峨嵋干休。此时令她交出决然不允，徒伤姊妹和气。"说到这里总图上又有一道光华闪了几闪，初凤惊道："敌人竟有一人当先已然冲入内阵，少时纵不死伤难免被三妹等困住，一人后面还跟有四人俱都不弱，也在继续前进。日前敌我胜负尚属难分，如被他等将全面道阵火破去，休说三妹，连我也难就此罢手。来人如有伤亡或全数困入阵内三妹必下毒手，为今之计只有用倒阵法暂时将未入网的四人引出阵去，一面你即速赶往内阵传我的话，嘱咐三妹说如将敌人困住只可生擒不可伤害，擒来我自有处置。"金须奴领命自去。

这时正当轻云等四人紧追易静之际，再进须臾便入内阵，吃初凤阵法一倒转，四人便与易静背道而驰，只当应是

前进谁知却是后退，所经诸阵均是金须奴退时掩蔽的阵图。一则末一阵被五人前进时无心破去阵法本身自起变化，现了出来，二则初凤近来入魔益深已无主见，虽听了金须奴良言相劝，仗着自己所炼神沙取用无尽，只要内阵总图不为人全数破去，外阵纵被敌人破完也不难立时兴复，想借此看看敌人本领，三则又想使敌人多尝一点厉害，讲和交水时话好说些。有此三种原因，初凤不但未将阵法止住，反暗中行法加了功效，谁知总图上连起变化，敌人所到之处竟是势如破竹，所有妙障法术全被破去，想起自己连费多年心力好容易炼成这长及千里的神沙甬道，应用起来连几个不甚知名的峨嵋后辈都抵挡不住，不禁又惊又恨又羞又恼。这时正值轻云等四人快破到末一阵，初凤知道敌人所用几件法宝厉害，便将内层诸阵中的大五行魔火神雷移向前面。如果这一阵再不成功，除了存心一拼再将敌人引入内阵外，别的更是无效。率性暂且从缓，将外层未被敌人攻破诸阵一撤将敌人开放出去，用神沙将门户堵死，等会集全宫首要计议之后，再定和战之策，主意打定便即施为。

轻云等见阵中魔火太密，比起昔日史南溪所用烈火风雷还要厉害得多，虽然近不了身，也震得大家头昏目眩。知道再如冲不过去，时候一久稍一疏虞也有伤害。见众人都在运用玄功各施己力合力抵御，上下四方，都是一片砰訇轰隆之声震耳欲聋，几次大声疾呼俱为雷声所掩。正在这危险之际，内中英琼也是有些禁受不住，猛想起杨鲤所赠沙母，适才因为法宝尽足护身尚未用过，这时层出不穷，何不试它一试？刚一取将出来金蝉、轻云也都先后想起，同时石生更是初经大敌未免心惊，慌不迭的将两界牌取将出来，大家一齐发动英琼警觉最快，头一个将沙母按照杨鲤所传用法放起。

这东西虽是一个大如雀卵之物，才一出来便有栲栳般大小，初起是千百层透明五色光霞荧荧流转，转瞬间遇上雷火立即“波”的一声爆散成了一团五色彩气分布开来，千万雷火遇上便即消灭无声，端的妙用非凡。四人原在弥尘幡彩云拥护之下联合一处，这里三人相次发出沙母，石生也将两界牌施展，金蝉更是时时刻刻准备驾弥尘幡往前急冲。这般诸宝齐施，样样都是凑巧，等到轻云想起那沙母有一个已经足用，这东西每个只用一次，不比别的宝物能发能收用了还在多用可惜时，自己和金蝉已同时跟着英琼发将出去，紧接着雷火一消前面无了阻拦，云幢飞驶中一道光华闪过，眼前倏地风清日朗，身子又出了甬道落在岛上。

众人好生惊讶，连忙收了弥尘幡仔细一看，那延光亭地底又起了飞雷之声，一片五色烟光过处那甬道入口忽然自行填没，众人忙再驾遁光施展法宝飞剑照原地方冲去，光华疾转中，只将那五色金砂冲得如雪雨一般飞洒，费了好些心力才冲成一个长约数丈大仅丈许的深坑。这般长约千里的甬道，纵使内中没有魔法异宝，似这般开掘何年何日才能冲透？刚停手不多一回沙又长满与地齐平，二次入阵再也休想。又想那女神婴易静自从分手，独自一人向前攻阵一直不曾再见，也不知她的生死存亡？料已失陷阵中凶多吉少。大家俱记得明明在甬道内连破了许多阵法往前冲进去，忽然一转眼间径自冲出阵外，好生不解？金蝉以为是误用了两界牌便去埋怨石生。英琼道：“这事乃是敌人弄的玄虚，休怪石弟。适才雷火比雨雹还密，定是魔阵中最厉害的出入门户，被我们误打撞遇上，弥尘幡飞行迅速，敌人雷火被沙母一破已无阻隔，我们只说前进不想却走了反路。敌人再用阵法来困我们已来不及，只得将甬道暂行封闭，另想别的主意与我

们为难。否则我们用那许多的法宝飞剑尚且不易收功，单凭一面两界牌怎能冲出？如今休说水未取到人未救出，易姊姊在中途相助我等好意同来，单把她一人失陷阵内也难袖手，目前甬道已封攻不进去，听杨道友说明日便是三女生日，许飞娘和一些异派中妖邪俱要来此庆寿，难道她不派个人出来接引？我们除非埋伏在延光亭附近，守到有人出来，想要攻将进去恐非易事。还有一件最奇怪处，除小师兄和石弟头一次入阵遇见过一次敌人外，今日我等入内攻破它许多处阵法，不但未遇一人，连退出时也无人追赶，不知是什么缘故？”轻云道：“琼妹之言虽是，只是敌人将甬道封闭明明注重在守，所以阵中无人应阵，只在暗中运用。如说要接引来庆祝的宾客，她们以前原本就是海底出入，焉知没有别的入口？我们守株待兔殊非善策，还得另打主意才好。”

众人想了一阵，仍然暂时依了英琼姑且埋伏亭外守过一会再说，俱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正在焦急，忽听远远天空中有人御剑飞行破空前进，声音甚是脆速，老远俱听得见，抬头一看，两道青光如流星飞渡般正从来路往岛上飞泻。方以为是来与三女祝寿宾客，细看家数虽非旁门，但是正而不邪又觉不类，众人刚在猜疑各自示意埋伏之际，那两道青光已落向岛上，光敛处现出一丑一俊两个幼童，一到便往亭中飞去好似胸中早有成竹。那丑的一个从怀中取出一把东西往地上一掷，立时满亭俱起云烟，青光连闪几闪，转眼之间烟光不见，再看亭中二童俱无踪影。轻云认出来人正是昨日来时在玄龟殿殿前先遇见的那一双弟兄，女神婴易静之侄易鼎、易震。众人忙追过去一看，那甬道仍和先前一样，不知他二人来此何事？凭着什么法儿入内？连一点痕迹不显。金蝉慧眼，也只看出易氏弟兄到时，取出一把光华灿烂的东西围绕

着一道金光同往地上一掷，身子便穿了进去，随即不见。众人猜疑了一阵，英琼、轻云因初来时易静既请自己先行，她有几句话要招呼她两个侄子，也许易氏兄弟此来是与易静约好？再不然是易静被困阵中难以脱身，行法向玄龟殿告急召来的救兵？可惜适才没有赶到前面向他一问，这末一猜果然料中。

众人又候了一会，忽又听破空之声，好几道青光黄光比雷还疾，从远方飞来直穿亭内，众人见出是异派一流，满以为到了甬道入口三女如已派人迎候势须出现，否则必然被阻，且看清来人是谁再行下手不迟。谁知这几道光华一落亭中，竟似轻车熟路另有出入门户一般，连人也未现出径自直入地底不见踪迹。众人一见大惊，入宫门户不止这一处，只是外人不知入内之法，这一来简直没了主意。正在着急，猛觉地下又和适才初出时一般轰隆作响，连全岛都被震动。过了半盏茶时，一团粗约二尺的光华围绕着一段长有丈许的金光从甬道入口处飞将出来，才一透出地面，金蝉、石生疑心敌人又弄玄虚刚要动手，光华敛处现出两俊一丑一女二男三个矮子。定睛一看正是易静和易氏兄弟，众人一见大喜忙上前去询问经过。易静先给大家和易氏弟兄引见，然后说道：“阵中险遭失利一言难尽，诸位道友姊姊且慢，大家先择一僻静所在，仍照先时行法隐蔽，容我看完家父的书信再说。”说罢匆匆引了众人同出亭外，仍往上次藏身的暗礁之下先行法封锁了藏身之处，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看完喜道：“诸位道友姊姊勿忧，据家父来书所说，此行不但天一真水可得，大家还要另得许多宝物，连小妹也可附骥列入峨嵋门墙。神沙甬道虽然厉害，日内掌教师尊必命二位新入门的能手来此相助，除金须奴和陆、杨二位道友外，宫中诸人遭劫被难者

颇不在少呢！”众人闻言自是心喜，易静又谈怎生在阵之内遇见敌人被困脱险之事。

原来易静一时好胜独自当先，谁知众人无心中斩断琼树将阵破去，三凤在内层阵中已有觉察，不由大怒，忙将阵法倒转迎上前去。猛又想起敌人护身法宝厉害，上次已要入网仍是被他逃走，不如引他分散开来，纵不全数受擒到底擒一个是一个。等易静一入阵便用魔法将阵分开，轻云等阵中寻不见易静正在追踪之时，恰值初凤那里也同时发动，只剩易静一人进了内阵。三凤等她到了阵的中央，才同了二凤、冬秀迎上前去。易静原明阵理，正行之间忽见暗云高低中千百根赤红晶柱从四方八面涌现出来，便知敌人阵势发动，局势看去甚为险恶，再一回顾后面，轻云等所驾的那一幢彩云竟无踪影，众人没有跟来必为敌人分开，自恃身藏七宝，并未放在心上，仍旧照直前进。正待施为，那千百根晶柱忽然发出熊熊烈火齐往中央挤拢。易静骂道：“无知妖孽！不敢公然出战，专弄这些障眼妖法济得甚事？”说时先将兜率宝伞取出化成一幢红云护住全身，正自打算用何法宝取胜？那千百根晶柱已挤得离身只有数尺，连成了一团火墙。虽被宝伞红云阻止不能再进，那柱上面发出来的烈火也是挨近红云便即消灭。可是那些晶柱不计其数俱一致往中心挤拢，火声风声轰轰发发搅成一片，甚是浩大，前面的一被阻住后面的又跟着拥了上来，等到围成一圈便互相挤轧排荡万响齐发如山崩地裂一般，易静所带法宝虽然玄妙，无奈当初炼时专为对付赤身教主鸠盘婆报仇之用，除护身法宝兜率宝伞外，余如用起来颇为费手，不是当时便可出手。紫云三女虽然无鸠盘婆道力高深，这内阵中的晶柱却是秉着天魔秘传，用子母神沙炼成，生生不已变化无穷，多少大小分散紧

合无不如意，比起鸠盘婆的毒沙邪雾阴风魔火，还要厉害十倍。

易静见四围晶柱兀自不退，几次想仗宝伞冲将出去，无论冲向何方，仅将柱上所发魔火微微冲散了些，要想冲出重围那里能够？而且这个柱子火势才灭，其余三面其势又盛，相持了一阵，四面晶柱挤轧之声越来越密，到了后来竟和年除夕放的花炮一般，爆裂之声密如雨霰。易静暗忖这些烈火晶柱俱是神沙聚炼能分能合，如若爆散必有别的狠毒作用，想不到内阵竟有如此厉害，万一宝伞抵御不住岂不身败名裂？除了冒险运用法宝怎能脱困？想到这里眼看四围火柱就要爆裂，忙向法宝囊中取宝准备一拚，忽听暗中有人对语似在争论，为风火之势所掩听不真切。转眼之间忽然奇光耀眼，那成千的烈火晶柱竟自行透去，立即火灭柱隐无影无踪，自身仍在甬道当中，面前站定三个仙衣霞裳的女子。易静原没见过紫云宫中诸人方自猜疑，为首一个已发话道："大胆女娃竟敢擅闯仙阵，如非我大姊命人再三相劝，此时业已化成灰烟而灭。快快跪下就缚，由我姊妹三人向你那没有家教的师长答话便罢，否则教你死无葬身之地！"易静笑骂道："你这不识羞的丫头便是紫云三女么？只当你藏头缩尾不敢露面，居然还敢口出狂言！你仙姑乃女神婴易静，休要有眼不识泰山！有何本领只管施展出来，谁还怕你不成？"言还未了，侧面一个黄衣女子大怒道："二妹三妹还不动手？这等峨嵋后辈与她有何话说！"说罢手一指便是一道青光飞来。易静笑骂道："原来你们仗着人多为胜么？"说时一面先将飞剑放出抵敌一面心中盘算，来时曾听杨鲤说起，初凤专在黄精殿内防守总图，除紫云三女外，宫中有一妖女名叫冬秀最为可恶，必是此女无疑。何不先下手为强，

暗中施展毒手给此女尝点厉害？想到这里便从怀中取出昔年师父一真上人归真时所赐炼魔之宝乌金芒。此宝与宝相夫人的白眉针大同小异专刺人的骨窍，虽没白眉针狠毒，也是一真上人初成道时用那两道修眉炼成，放起来细如毫芒仅有一丝极细的乌光，比起白眉针还要隐晦，事前如不深知预防极难逃躲。易静如非深知冬秀、三凤二人最是可恶，也不轻易暗用此宝，合该冬秀有此一劫，三凤也是好胜心盛，因听敌人说自己倚仗人多，仗着鱼已入网早晚受擒，见冬秀已先动手便不上前。没想到两下正斗之间，忽然敌人手指处一丝极细的乌光闪了一下便即不见。刚觉有异，便听冬秀“嗳呀”一声身子几乎跌倒，接着说道：“二姊、三姊休教敌人逃走，我已中了她的暗算了！”说罢便将剑光收回败过一旁。

第二十二回

牟尼珠奏功　一丸独破璇光尺
传音针告急　两矮初乘辟魔梭

话说三凤闻言大怒忙即飞剑迎战，二凤因金须奴早有暗示还在迟疑，经不起三凤连声催促只得也将剑光放起。冬秀中了一乌金芒正打在胯骨之间，疾痒难支，愈把来人恨入骨髓。见二凤勉强应战神气，知道金须奴心向外人，他夫妻是一条心，初凤万一再为所动，不特此仇难报，还负了许飞娘重托。幸得上次飞娘别时给有信香，三凤又给过她几粒沙母，并传了通行甬道之法。明日已是三女正寿，为何今日还不见她同所约的人到来？难道中途有什么事儿发生不成？且不管她，权用这信香将她催来，一则多一助手，二则可以由她挟持初凤合力与峨嵋为仇，想到这里，咬牙忍痛自去行法点那信香不提。易静独战二凤、三凤始终不见众人踪影，料是凶多吉少不敢大意。一面飞剑迎敌一面仍用兜率宝伞护身，以防万一，过了一阵，见敌人虽是异派中人剑法却非寻常，不另打别的主意决难取胜，二次又将乌金芒取出抽空暗中放起。二凤受了金须奴再三告诫自无伤害来人之心，那三凤虽也奉了初凤之命，但是心性贪狠，纵不便把敌人置于死

地也要使她吃点大亏，又因以前常听许飞娘说起，峨嵋门下多半末学新进，可是所用法宝飞剑俱都出自仙传，多半名贵非凡。先见易静所用的宝伞居然能将沙柱抵住，已是有些垂涎，还想看看有无别的法宝，当时未施辣手，后来又见易静发出一丝乌光，只闪了一下冬秀便即受了重伤，知是一件厉害法宝，越想得而甘心，时刻都在打算留神怎样才能夺到手内，见易静把手一指，又是乌光一亮，忙将手中准备就的璇光尺施展出来。易静方以为乌金芒放出去三凤必和冬秀一般受伤败逃，谁知刚一脱手，便见敌人手扬处飞起无数层的五色光，飙轮电转飞将过来，那一根乌金芒只霎眼之间竟如石投大海卷入光圈之中极清脆的微微响了一下，料已被破折断。刚在惊异，敌人两道剑光忽然先后收转，那五色光圈竟朝自己剑光飞来，才一接触便似磁石引针将自己剑光吸住其力甚大，忙运玄功奋力将剑光收回时，已惊出一身冷汗。易静知道不妙，别的宝物不堪抵御，便趁敌人宝物没有发动宝伞神妙尚足护身之际，匆匆伸手法宝囊内将七宝当中比较容易使用的"牟尼散光丸"取出一粒，潜神定虑运会真元，把本身所炼先天太乙精气聚在左手中指之中，用大指托住那一粒黄豆大小、其红如火、光明透亮的朱丸口诵真诀猛的一扬手使中指弹了出去，便有一点溜圆火星飞入光圈里面，转眼火星涨大有千百倍。只听迅雷也似一声爆炸光华尽散坠于地上。此宝专能分光破气，异派魔教中所炼法宝本质不高遇上便无幸理，还算璇光尺虽经三凤用魔法祭炼而成原是连山大师镇山之宝，本是玄门奇珍，不像普通异派宝物遇上便炸成灰烟碎粉，日后归峨嵋门下仍有大用，没有糟蹋了一件至宝。

那三凤见璇光尺虽将乌光破去并未到手，始终也没看出

那是什么法宝，便和二凤一打招呼收回飞剑，打算再用璇光尺去收敌人的剑光和那一团护身的红云。谁知敌人警觉，才一接触便将剑光收去。璇光尺的五彩光圈虽将红云围住却吸它不动，敌人竟反攻为守由遁光托住，盘膝坐在红云之下闭目合睛打起坐来。先只当是敌人知道难以脱身，想运用玄功和法宝护身以待救兵，三凤暗中好笑，正打算另使魔法夺宝，不想敌人倏地秀目一睁，大指和中指捏紧一粒赤红透明的朱丸打将出来。心想这璇光尺不知会过多少厉害法宝，这一粒小朱丸还会怎样？就这微一存思的当儿，刚觉红光耀目有些异样，已自射入璇光尺光圈之中暴涨开来。三凤虽然有些惊异还在迟疑不知进退，那朱丸已然爆炸，把那无量数层的光圈全都震裂，分成一丝丝的彩云飞散消灭。那璇光尺也还了原形，"琤"的一声落到地上。这一来三凤不由怒发千丈，更不暇顾到初凤的告诫，决计非将敌人制死不可，二次忙又施展阵法，催动三千九百六十一根赤砂神柱将易静围困了个风雨不透。

易静所炼朱丸共只九粒，炼时煞费苦心，如非势在紧急也决不舍得妄用，先见璇光尺那般厉害，居然一发出去便即奏功，心中大喜，不由胆子一壮，刚刚定了定神准备迎敌，忽然一阵罡风过去眼前一黑，对面敌人早失踪迹，那成千百根的透明火柱又如乱潮一般飞涌上来，一到护身红云圈外，便即挤成一个大圆圈互相倾乱排撞起来，声势比起以前还要猛烈得多。易静也是久经大敌，知道敌人至宝被自己毁坏仇怨愈深，这次必用最狠辣的魔法来拚，经过了一次只当兜率伞可以支持些时，依然打定心思盘膝坐在红云拥护之中，以为适才那些五彩光圈即将朱丸破去，这么发火的晶柱看似厉害无非是阵中魔法炼成必能奏功，便又伸手法宝囊中去取。

易静这一番揣测仿佛有理却没想到宝物法术妙用不同。那“牟尼散光珠”虽能分光散雾惯破魔教中异物，怎奈这些晶柱全是神沙炼成，又有阵法运转分合无端，不论分合俱可应用。不比别的法宝，一经将光华烟雾炸裂分散便即不能再用，当被宝伞红云阻住之际，依着阵法作用自身本来就在怒挤强轧，准备自行炸裂化成无数量的有质火星，从上下四方合来将那团红云包住，连人带宝炼成灰烟。那还再经得起用法宝去炸裂，岂不更促其速？也是易静不该遭劫，第二次伸手法宝囊中取那朱丸时，因见四周火柱势盛，护身红云大有被挤压得不能动转之势，心内一忙，恰巧摸着一枝“子母传音针”正在囊中自行跳跃，不禁心中一动，暗想来时匆忙又值老父神游灵空不曾问过所行成败，自己自从昔年在阿萨河畔吃了鸠盘婆大亏回山炼宝报仇，因父亲知道信息，特地费了五年工夫炼成了两件异宝，一件便是“子母传音针”，所有易氏门中子女门人各赐一根，以备异日遇见危难时求救之需。无论是被什么天罗地网铁壁铜墙困住，只须将此宝往上下一掷便即发出隐隐雷声飞回玄龟殿去，那怕相隔万里瞬息可至。并且此宝经父亲与使用用诸人刺过心血祭炼，能预知警兆，如今在囊中跳动必然有异。此针一到老父即派自己人用那另一件法宝来救，万无一失。“自己多年不曾出山尚未用过，今日同来诸人俱都失踪，两个大敌却都在此，眼前形势越看越无把握，说不定凶多吉少。听说鸠盘婆为了对付自己也炼了不少邪法异宝，这内阵未破一处已用去一粒朱丸，照此前进怎堪设想？何不先行脱身，到了甬道外面看众人是否逃出阵去再作计较。如若不见他们，必已失陷阵中，那就即速回转玄龟殿，见了父亲问明破阵之法，一面与峨嵋送信，再行会合前来，岂非事出万全？”想到这里，还是求救

快些易静忙将针取出朝上一比又朝地下一掷，那针果然灵应非凡，想是地下行较难，等易静一离手竟掉转头往上便飞去，一线金光一闪便从火云中飞逝。易静平素与长兄易晟之妻绿鬓仙娘韦青青本来姑嫂不和，所学道法宗派也各有不同。所以易静每隔三年回家省亲外，轻易也不在玄龟殿多住。

这日易氏弟兄闯了祸，韦青青正在殿中随侍公婆习静，得了警信出来，她也深知峨嵋派的厉害，况且曲在自己孩子不该无故开衅，来人如有伤害，公婆神游回来必要怪罪。只为护犊情深飞剑被毁有些小忿，又知峨嵋门下异宝甚多，想给敌人一个儆戒，逼她求饶答应赔偿再行放她上路。当时虽将来人用阵法困住，也曾嘱咐易氏弟兄谨慎行事，并未敢下毒手。谁知英琼、轻云二人剑光迥异非常，阵法只能阻她前进不能损伤分毫，末后英琼分剑追敌，易氏弟兄还几遭不测。恰值易静赶来解围之后，易鼎自知把事作错还不怎样，易震素来淘气喜事，竟自逃回殿去朝乃母诉苦，易静猜有口舌恐外人见笑，忙催英琼、轻云二人先走，自己暂留与她理论。韦青青二次闻报追出，因是易静将来人放走越发气火。易静见她不知轻重厉害更存心怄她道："峨嵋掌教以下与爹爹不少至交，优昙姑姑屡有仙论你不是不知道。适才你母子用阵法将人困住，我如来迟一步鼎、震二侄岂不受了重伤？来的两位道友乃峨嵋小一辈中有名人物，今因奉命有事南海。说好的紫云宫法宝甚多，她二人得胜回来自会看我情面赔你。你打量人家怕你么？你也无须不服气，如有本领且待峨嵋五府开辟群仙盛会之后，我自会陪了她们瞒着爹爹母亲约了地方与你见个高下，如何？"两下争论了几句，韦青青一怒回殿，易静也自起身。那易鼎、易震弟兄二人自从出世

就在玄龟殿随着祖父母修道，从未出去和人交过手，今日英琼、轻云二人争斗尚是初次，巴不得有事才好。一听易静说起紫云宫之事，仅聆听了一些大概已是眉飞色舞，巴不得随了易静前去开开眼界，相助峨嵋派破了紫云宫，相机得他两件法宝。无奈母亲、姑姑俱在火头上不好启齿，闷闷回转殿去，正自想心事，乃祖易周忽然醒转，再隔一会便接了易静告急的子母传音针。易周掐指一算掀髯微笑道："我虽举家成了地仙，可惜余人根骨尚薄，只我一人可以得成正果。如今峨嵋门户光大，静儿不久便转入峨嵋门下连鼎、震二孙也可附带同往，总算了我一番心愿。如今静儿在紫云宫甬道内为神沙所困不得脱身，三女阵法厉害，破阵的人尚未到齐，还有数日运。鼎、震二孙可拿我柬帖驾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即时飞往紫云宫甬道之内将你姑姑救出，先不回殿，脱离后便与峨嵋诸弟子相见，照柬行事随同破阵，取了天一真水径随众人同往峨嵋赴会，我到时前去再向齐道友面托便了。"说罢又嘱咐了易氏弟兄一番言语和去紫云宫的方向与宝物升降之法，命即起身。易氏弟兄闻言自是喜出望外，匆匆领命。就在殿前接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拜辞起身。易周等二人驾起遁光用"催光穿云法"将手一指，霹雳一声二人便起在空中，疾如闪电往迎仙岛延光亭飞去，顷刻之间落到亭中。二人受过乃祖指示，一切俱有步骤，一落地便将神梭取出施展用法，往地下一掷，立时化成一道光华穿沙行地直往甬道之中穿去。

这时易静四围的火柱尽是一片爆音眼前就要炸裂，正在危机一发想不出脱身方法之际，忽然一道光华其形如梭从地底冲起停在面前，有一面的火柱竟被激荡开了些爆音愈烈，易静以前并未用过这法宝又在惊慌忙乱之中，以为敌人又闹

什么玄虚，正待想法抵御。忽见光华中间裂了一洞探出两个人头，定睛一看正是侄儿易鼎、易震，知道来了救星心中大喜。这时风火爆炸之声密如联珠语声全为所掩，也不及再行答话，先将身纵入光华之中回手一招，刚收了法宝光洞立即闭上，耳听光外天崩地陷金铁交鸣，易静宝伞一收，四周火柱得了空齐往中心挤轧，立自爆炸开来，等到化成一片毒沙火云包上来时，易静姑侄三人业已驾了神梭穿透沙层由地底逃出阵去。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乃易周采取海底千年精铁与北极万载玄冰磨治而成，没有用过一点纯阳之火，形如一根织布的梭。不用时仅是九十八根和柳叶相似，长才数寸纸样薄的五色钢片。一经使用，这些柳叶片便长有三丈自行合拢将人抱住密无缝隙，任凭使用人的驱使，随意所之上天下地无不如意。如要中途救人，只须口诵真言将梭中心有七片较小的梭叶一推，便现出来一个小圆洞的门户将人纳入带了便走。如再有敌人法宝飞剑追来，那七片神梭便即转旋发出一片寒光将它敌住，一转眼，已是破空穿地而去。易周自信这"辟魔神梭"从不能冠盖群伦高出各家法宝之上，如说靠它避祸脱身可称并世无两，虽然有些夸傲却也真有许多妙用。

易静与众人见面之后说完前事，又把乃父易周的柬帖与大家同看，上面大意说是紫云三女想避大劫，用天魔密法炼那狠毒无比的"子母如意神沙"伤害了成千成万的生命，到头不但劫运避不了，反因此上干天谴，受祸更速。金庭玉柱底下有一册此宫旧主遗留的天书，业已备载前后因果，三女运数将终不久便要伏诛，只金须奴和慧珠得免，初凤也只暂时逃脱其余首要和几个临时相助的异派同遭惨戮，手下羽党逃脱的也没几个。昨日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夫妇先期回转峨嵋凝碧

仙府，便是为了此事。那被困在灵翠峰“两仪微尘仙阵”之内的南海双童甄艮、甄兑已为真人放出，如今服了真人所赐仙丹修养一个对时，传了穿沙破阵之法便即前来会合先到诸人入宫破阵。来时必定带有掌教真人仙谕指示一切机宜，嘱咐易静与众人不可轻易再行入阵只管在岛上守候。五台派的万妙仙姑许飞娘已往宫中庆寿，得知此事。三女受了她的蛊惑，将在子时以前命一妖尼同了三凤、冬秀出战，众人如能将来人一齐除去更好，否则那妖尼决不要使她漏网，以免日后生事于易静尤其不利等语。

众人看完易周的信，英琼、轻云因易静年长道深易鼎、易震又是她的侄子，便推她为首发号施令。易静也不推辞，仍以原藏身的暗礁作根据，由金蝉、石生、易鼎、易震四人分两班轮流在亭测守候，以引妖人入伏。自己同了英琼、轻云用乃父易周所传奇门遁甲驱遣六丁将全岛封锁，以防少时妖尼逃遁。一切准备妥当天方交子，正值天色阴晦冰轮匿影，只听海面上风狂浪疾波涛汹涌之声吼成一片。金蝉与易震值班，两人坐在延光亭侧一块大石上谈得方自起劲，忽听甬道入口的地底隐隐雷鸣，知道妖人将要出来，忙即站起身来准备时，一阵五色烟光散处甬道忽然开放，和初来时所见一样。二人守著易周之戒也不去理它，待了一会甬道中纵出来一个身材矮小形容奇丑的幼童径往亭外跑来。易震当是妖人刚要上前迎敌，金蝉一看幼童形相便猜来的是杨鲤所语的龙力子，此来必有原故。连忙一把拉住易震，抢出头前正要喝问是否？那幼童也甚眼快心灵，一看见亭外飞来一高一矮两个童子，早猜是峨嵋门下，自己身后有人恐对面不知说出话来露了马脚，忙使个眼色喝道：“我龙力子现奉紫云宫三位公主之命将甬道阵门开放，尔等如能通过甬道到了宫中便将天一真水奉

上。”一面不住将手连摇意思是不可入内，说完回身就走。金蝉何等机警，见龙力子张皇神气知有顾忌，便反喝道：“无知妖童速速回去，传话紫云三女，有本领的快些出来纳命，只管这般藏头缩尾躲在妖窟之中则甚！”说时龙力子故作诱敌之状回身便逃。易震不知就里，看来人无什本领还想追擒，金蝉止住道：“小小妖魔不值我等动手，早晚就要扫荡妖窟，且由他多活一日。我们进阵三女也不敢出战，还不如在此等候各位道友到齐再行一同上手，那时一举成功岂不省事得多。”

这时三凤、冬秀已将万妙仙姑许飞娘请来，初凤劫运将至入魔已深举棋不定，被许飞娘一席话说动，已然改了初衷变本加厉，唯恐双方仇怨不深。因敌人从甬道中逃出许久不见动静，知道是在岛上等候接应，便怂恿出战，约了三凤、冬秀和同来的两个妖人走往甬道出口，先因恐敌人逃走，故意将甬道开放命龙力子出来诱敌，打算敌人入内再凭阵势和妖法将来人一网打尽。一听敌人发话，果然在阵中吃了亏等候峨嵋的救兵，听了龙力子挑战之言，只回骂两句竟不肯上当。三凤首先忍耐不住，心想外面几个小辈何必大题小做？万妙仙姑许飞娘最近又受了一位不在正邪各派之中的前辈仙人再三告诫，依然执迷不悟，来时除自己外，还约了青海西昆仑九还岭的桃花仙尼李玉玉、江苏崇明岛的八眼金刚司、空虎三才真者司空玄叔侄二人、清江浦枯竹庵的无形长老曹枯竹和他门下弟子姜渭、倪不疑等六人，借拜寿之名前来蛊惑生事。万妙仙姑许飞娘明知紫云三女未必能是峨嵋对手，不过慷他人之慨，仗着紫云宫有神沙阵法甬道能将敌人杀死几个，稍泄多年气忿，岂非妙事？如果峨嵋诸首脑寻来，那时自己再见机行事，胜了固好，败了紫云宫可险可守或者

攻不进，真要是看出不妙便老早远走高飞，吃亏的是别人与自己无伤。这次出战，飞娘因听三女说起来的仅是几个后辈犯不着劳师动众，又因峨嵋几个新收的得意弟子自己大半见过，想先看看来的都是何人，自信本领对付得了，便将两个妖法厉害一点的同党留在宫中由初凤、二凤等去款待，先只自己同了三凤、冬秀出战，仅桃花仙尼李玉玉一人，平时精于玄牝吐吞摄神收精妖术，听说来人俱是峨嵋门上几个生具仙根仙骨的童男女，不由欲心大动跟了出来。许飞娘见三凤要出战，外面答话的是金蝉，心想此人乃峨嵋掌教真人之子甚得乃母锺爱。虽有几世的夙根，仅仗着乃母赐的一双霹雳剑道法并不甚深，这般厉害的紫云宫怎会令他涉险？外面定然还有不少同来的党羽藏在隐秘之处做他的接应，既要做，率性就做得狠些，但能将此子除去胜似别人千倍。念头一转便准备先将金蝉一人置于死地，忙把三凤拉住，暗中嘱咐桃花仙尼李玉玉一出去便用全力独自对付金蝉，摄他元阳。此外不问敌人有多少同党俱由自己和三凤、冬秀敌挡。李玉玉闻言正合心意，好生高兴。四人计议好后，一同由甬道中往外飞出。

第二十三回

渔利设机谋　飞娘祝嘏邀同恶
贪淫排陷阱　金蝉定志战妖尼

话说金蝉一见来人有许飞娘在内，便知是个硬敌，不敢怠慢，一面留神准备一面喝骂道："你这不知死的泼贱！我母亲和餐霞师伯几次三番饶你狗命，你却屡屡兴风作浪蛊惑各异派中妖人侵犯峨嵋。等到害了人家伏诛，你却早已逃走置身事外，真是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之辈！今日我再饶你，不算是玄门弟子！"随骂将手一指，霹雳双剑飞出手去，虽然迎敌，却在暗中准备后退。偏偏易震的飞剑，已为英琼紫郢剑削断，来时向祖姨母杨明淑借了一对太皓钩，比起自己以前所用的飞剑胜强十倍，一见来了敌人巴不得试它一试。一见金蝉动手，也跟着两肩一摇，两道形如新月冷气森森白中透青的光芒早飞上前去，一取冬秀一取三凤。许飞娘初见三凤带了一个从未见过丑面又矮的幼童，以为又是峨嵋新收弟子未甚在意，及见这两道流芒四射的寒光，以前见过易周知是他当年炼魔之宝，不禁大惊！心想此人早已不问外事，如助峨嵋不但又是劲敌，而且自己刚在天山博克大坂雪狮崖黄耳洞约了一位能人加入三次峨嵋斗剑，敌入那面却添了她的对

头克星，处处都是制服着自己，不由又惊又恨！见三凤、冬秀已迎着那丑童动手，桃花仙尼李玉玉也指挥着七道粉红色的光华与金蝉霹雳双剑斗在一处，一面正在卖弄风骚朝着金蝉做出许多荡态。来人仅是两后辈小孩，目前已是三人对二，凭自己身份道力不便再为上相前助，兀自四面查看还有敌人没有？

那金蝉原想一交手便诱敌入网，一见易震指挥两道寒光与敌人杀了个难解难分，丝毫没有准备退走之意，好似把易静嘱咐忘却。许飞娘不曾动手，自己这面没有不支之状又不便出声败走，再看对面那个妖尼只管做那丑态，越往后越不堪，不禁由厌生恨。暗忖这个妖尼，易仙长来柬曾有勿令漏网遗祸将来之言，看她这般淫贱，必有其他迷人妖术，易震又不肯退，自己不便单独败走，何不先除去此尼？让飞娘伤了同类决不干休，等她动手再假败诱敌，岂不是好？他想到这里，运用玄功将剑一指，那霹雳双剑威力大增，红紫两道光华挟着风雷之声电掣一般与桃花仙尼李玉玉的剑光绞着一起，不消片刻裂帛也似响了两下，李玉玉的七煞桃花剑早绞断了两口。李玉玉起初一见金蝉和天上金童一般，真无愧是几世童身神光满足，不禁喜出望外。先打算生擒回去慢慢受用，没有施展毒手。一面施展桃花七煞剑迎敌，一面用眉睛摄神去荡敌人心志，满以为那桃花七煞剑曾由极秽七物祭炼，专污飞剑法宝，那摄神妖术，一经使用，道行稍浅一点的人，只要彼此目光相触心便一荡，接连几次之后定即心旌摇摇不能自制。那时自己再故意败逃将敌人引到僻静之处，装着倒地授人以隙，此时敌人已为所惑便不忍下毒手，只敌人的手微一沾着肌体便即失魂丧志任凭自己摆布，至死方休。不曾想到金蝉既是几世童身夙根深厚，再加上从九华山

得了肉芝起，不特先后多服灵药仙丹，那一双慧眼常受芝仙精液黏润，更是神光湛湛迥异寻常，眼为六贼之首，不见可欲则心不乱，眼既不为妖淫所动心身怎会受害？霹雳剑又出自仙传不畏邪污，一任她用了许多伎俩不见生效，方自情急，那桃花七煞剑反为敌人剑光断去两三口。李玉玉想起当初背师盗宝逃走，被赤身教主鸠盘婆追回重申五诫逐出门墙时说："你既不愿在此苦修，此番离了我门下成败仗尔修为。异派中能躲去七劫成了正果的人尽有，只记着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等语，不由又惊又恨，当下怒睁杏眼，倒竖柳眉，张着一个比血还红的香口朝金蝉大骂道："不知死的孽障，竟敢毁去你仙姑的宝剑，叫你识得厉害！"一面说随即掐诀施展妖法。金蝉见对面妖尼飞剑断了两口，心中大喜，益发催动剑光如迅雷急电一般卷掣，眼看粉红光华又断了一道化成满天花雨四散洒落，忽见妖尼破口大骂，露出两排森密的白牙恨不得要咬自己两口，甚是情急可笑，刚想回骂两句，那妖尼倏地将残余四道剑光收了回去，一片桃色烟光升处竟自冲霄逃走。

金蝉只会嫉恶如仇，竟没想到许飞娘在侧尚未动手，妖尼剑光被斩也没上前相助，妖尼即使抵敌不过也决不会就此逃走。却一心记着易周来帖所言放走妖尼是异日的隐患，也跟着破空追去。身刚起在空中，妖尼所化的五色烟光已然由浓而淡由有而无，似薄雾一般四散分开转瞬间没了点痕迹。金蝉心中一惊，猛想起易震尚在下面，众人藏身的暗憓与延光亭相隔甚远，万一众人还未得信如何能是许飞娘等人对手？烟光全消，算计妖尼已用妖法逃遁，只得回身落地，及至低头往下一看并非适才飞起之地，也看不见下面对敌诸人的剑光，只见细草繁花茂林如锦地平似毡，景物甚是绮丽。刚略

迟疑，一眼瞥见妖尼赤着全身隐藏在一株大树后面，手中拿着一副小弓箭朝着自己作势欲放。这时金蝉只当下面是迎仙岛的另一角，妖尼先用幻影引自己追赶一面隐身逃向别处，抽出空来用妖法暗算。没看出下面全都是魔境，径自大喝一声追将下去身未及地便觉四外有一片极薄五色轻烟往上合拢转瞬不见，立时便有一股异香袭来中人欲醉。猛的灵机一动，暗忖自己是一双慧眼，这一片五色轻烟比适才所见不同不是寻常目力所能看见，这香也来得古怪。起初追赶妖尼明明追出没有多远，迎仙岛虽有数百里方圆，由上往下看不过是大海之中一个孤岛一目了然，并没多大，凭自己眼力怎会看不见原来的地方？定是妖尼弄鬼莫要上她的当。恰巧弥尘幡带在身旁，刚作准备，再找妖尼踪迹忽然不见。脚已落地，觉得地皮肉腻腻的往下一软。若换以前金蝉早已中伏入网，也是他大难已满福泽深厚目光又与别人不同真假易分，当此危机一发之际竟在祸前动念，一经查出有异再定睛一看，那些木石花草远望那般繁缛华美，近看却是了无生气和假设的差不许多。愈知不妙，先不求功，一面指挥剑光护身想要飞走时，脚底似已粘住，同时全身阳脉偾兴，一股热气正由足心往上升起，心便荡了两荡，喊声：“不好！”忙把弥尘幡取出。刚刚展动将身拔地而起，百忙中偶一低头，看见下面那有什么草地花木只是一片亩许大小彩云般的锦茵，妖尼赤身露体仰面朝天卧在下面。金蝉恨到极点，一面驾着弥尘驾遁走，还想抽空飞剑下斩时，那妖尼一双玉腿伸处，那五色烟雾蓬蓬勃勃疾如飘风往上激射，同时五色彩烟又由隐而现，从天空四外包罩下来将金蝉所驾云幢围困在内，似有大力吸住脱身不得。

且不说金蝉为妖尼“元阴摄神”妖法所困，那三凤、冬

秀双战易震，见敌人太皓钩寒光闪耀冷气森森，兀自不能取胜，正待施展别的妖术法宝，恰巧礁底下潜伏的女神婴易静、英琼等五人因为时辰已到，不见金蝉、易震诱敌前来，相隔又远，正在悬揣商议派一人前往窥探，就便嘱咐金蝉如见敌人不可恋战，略一照面速速同了易震往暗礁这面逃来。忽听金蝉霹雳剑风雷之声大作，以为还要逃回便止住去人缓行，又等了一会仍不见至，英琼、轻云深知金蝉脾气恐有差池，易鼎也知乃弟急躁好事性情石生与金蝉更是交深患难，俱主反守为攻同时杀上前去。易静知道如不将来人诱入伏中妖尼定然漏网，当时一则恐被人看破失了功用，二则双方俱在拚命死斗之际，只得随了众人同驾剑光赶去。到了一看金蝉不知何往？只离岛不远有一团烟雾和初散蜃楼相近，暂时也未想到金蝉困在其内，见易震独斗二女会战方酣，许飞娘背手观望状甚闲暇，便知不妙，头一个石生着急，因见飞娘一人袖手旁观以为金蝉已遭了她的毒手，大喝一声道："贼道姑！我的金蝉哥哥呢！"人到剑到一溜银雨早向飞娘飞去。飞娘见桃花仙尼李玉玉将金蝉用妖法困住，正自得意心喜，忽听破空之声，五七道各色光华疾如电掣飞来，当先一个粉妆玉琢如美金童的小孩，一照面便发出一片雨也似的银光，忙先放起一道青光抵住，再看来人果有玄龟殿易周之女女神婴易静在内。暗想峨嵋派真个厉害，怎么这等根器极厚的男女都被他收到门下？

易静原本见过许飞娘，知道她不大好惹，石生未必能是对手，便喝道："石道友且上那边去，待我来除去这个泼贱。"石生道："易姊姊且慢，我问她我金蝉哥哥呢！"飞娘为石生纯然一片天真稚气可笑，不知怎的一来忽然动了怜爱之想，笑答道："你问金蝉么？我嫌他太顽皮，已由我一

位道友将他擒入甬道之中去了，如今死活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如懂事快快投降拜我为师，我便饶你，不然连你也一同是死。”石生闻言益发大怒，一面运用玄功将飞剑像暴雨一般杀上前去，一面把贼妖妇骂了个不绝于口。易静也甚喜他天真，见英琼、轻云、易鼎等三人已分头去助易震，恐防石生有失又拦他不住，只得将剑光飞出相助。许飞娘一见又飞起一道剑光敌住，喝道：“易道友，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又不是峨嵋门下，何苦也助纣为虐呢？”易静笑道：“许道友不是我说你，自从你师父为三仙无形剑所斩，你逃隐黄山五云步，如果苦心修炼不但无人侵犯，像妙一夫人、餐霞大师二位前辈还可随时助你成道，何等不美？你却偏要执迷不悟到处兴风作浪惹祸招灾，到头来总是害己害人有何好处？即以此次而论，紫云三女海底潜修，虽是旁门中人并未为祸人间，就是她修筑神砂甬道多杀生灵上天干戮，也还未到遭劫时候。如无你蛊惑，将天一真水献出，或者还能转祸为福。如今闹得势成骑虎受祸就在目前，都是害在你一人的身上！试仔细想想你一生所行所为，那一件不是倒行逆施天良丧尽？玄门中几曾见有你这等败类，还敢在此花言巧语说我多管闲事呢！”飞娘闻言大怒喝骂道：“无知贱婢，我不过是看在你那老不死的易周老儿分上不和你一般见识，你竟不知好歹，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罢将手一指空中飞剑哧地分化成了数十道青虹电掣光华满天，顿增了许多威势，饶是石生、易静的飞剑不比寻常只勉强敌住，休想占得一分便宜。

且说英琼、轻云、易鼎等三人赶到时正值易震一人独战两个妖女，易鼎同气关心，知道乃弟本领不济，一时情急忙喊：“周、李两位仙姑，快帮舍弟一帮。”英琼、轻云也早

看见许飞娘站在旁边，只因想起来时无心中将易震的飞剑斩断，事后成了一家，还承人家远道赶来相助，好生过意不去。再听易鼎一说二人俱是一般心理，意欲相助易震将敌人飞剑夺来相赠，又见石生、易静先后与飞娘动手，便各将飞剑一指上前助战。轻云一面交手一面飞近易震悄问道："易道友，你可见我金蝉师弟么？"易震曾见金蝉追赶妖尼一去不回，自己又半晌不能取胜正觉势孤，恰值众人赶来，闻言惊道："金蝉道友先与一妖尼交手，后来那妖尼化了一片五色烟光逃走，金蝉道友也驾了遁光追去，便没有见回来。我正想退走，诸位仙姑便同我姑姑、哥哥追来了。"轻云闻言，想起易周柬帖曾说妖尼厉害淫凶，遇时需要小心勿使漏网，如真是败退，许飞娘就在眼前万无袖手之理？倘如中了妖尼道儿，回山复命时怎好意思与灵云相见？所幸金蝉近来已多经事变，又有弥尘幡藏在身旁，虽不至于受害好歹也须寻出一个着落才好。忙又问易震妖尼逃走时情形和金蝉追赶的方向。此时易静也是迎战方酣没甚顾及，只方向还知得，便朝左侧一指，轻云顺她一指处一看，骇浪滔天一望无涯，只来时所见离岛不远半空悬着的那一团烟雾仍未消散，闻言心中一动，暗忖这团彩雾颇似海中常见新散不久的蜃气，难道金蝉便被妖尼困在其内？再一想金蝉如见妖尼厉害，必用弥尘幡与剑光护身，这两件法宝一个是五彩云幢，这海天空处不比甬道魔阵，怎会看它不见？一个是用起来不特光同电闪还带着风雷之声，相隔甚近也不致听不到一点声息，又觉有些不类，正自寻思愁急。对面三凤自从璇光尺为易静所破，便将二凤的烦恼圈强借了来，一见敌人虽是个小孩，那一对形如新月的光华却是件异宝，虽不知来历名称，估量必是飞剑一类的宝物，不禁又起了贪念，便和冬秀一使眼色，打算

两下合力将那小孩困住夺为己有，不使那法宝受伤。谁知太皓钩不比寻常飞剑，只要知道用法便无关使用人的道力深浅，一任三凤、冬秀怎样运转飞剑压迫光芒毫不曾减退，引得三凤枉自心爱无计可施。先后悔将慧珠的炼刚柔借来一试，末后心想桃花仙尼引走了一个敌人未见回转，许飞娘旁立微笑必已成功。自己和冬秀两人对付一个幼童许久不胜，岂不叫飞姐耻笑，便对冬秀道："小丑儿这般不知进退，我们打发他上路吧。"冬秀自从上次紫云宫分宝得了龙雀环后，先也是和三凤一般不知用法，后来见三凤把璇光尺炼得那等神妙，便也跟着学样用魔法祭炼，二人居心原是一般贪险阴毒，所炼法宝的用途大致相仿，不过冬秀道行较浅，炼时既不如三凤肯下苦功，那龙雀环原来用法又与璇光尺不同，璇光尺能够敌人法宝，也能收敌人法宝使其无伤成为己用，这龙雀环就不然，每一施为只是一蓝一黄两个连环光圈飞将起来，敌人法宝如被束住便往小处收紧断成数截。冬秀曾自己炼了两件寻常法宝试过两回居然奏功，大是心满意足，她却不知此环原是子母两副，事为仙家成道时御魔之用，并非炼来破坏敌人法宝。那母环早已为嵩山二老初入月儿岛火海时取去，第二次带了金须奴重探火海附带也为寻找此宝，后来不见，一算才知在匆忙中已为金须奴取走，子母合璧尚非其时，便即任之，凭三凤、冬秀福泽焉能承受这两件至宝？三凤在甬道中虽将璇光尺破去还未受伤，冬秀竟在这次差点送了性命。当她得了三凤招呼正待施为，恰巧英琼、轻云等同时飞来。冬秀不知厉害，斗了不多一会见三凤已将炼刚柔飞起，当时只想见功，也把龙雀环飞出手去，不知怎的，单会看出那道青光较易对付，竟自直取轻云的青索剑。她却不知对面这几个敌人不特紫郢、青索二剑冠盖群

伦，便是易氏弟兄，一个是借了姨祖母的太皓钩已是不同凡器，尤其易鼎最得全家长辈欢心人又纯谨，这次初出茅芦，把他二姨祖母的“断金玦”要了来还带了不少厉害法宝，真是那一个也不好惹。只为轻云一到，因为急于要知金蝉下落正与易震谈话，又看出敌人飞剑不过如此没有放在心上。剑光虽放出手去并未怎样如功运用，看去好似弱些罢了。

冬秀的龙雀环刚一出手，轻云话已问完，正想主意，忽见敌人飞起一蓝一黄两个光圈直往自己飞剑迎来，才一交接便将青光套住，轻云不知对方法宝分两，心里未免一惊！不由小题大作，忙运玄功朝着青索剑一指，立时光华大耀竟像蛟龙一般反卷过来也成了一环，互相纠结不开。

第二十四回

一念固元关　妖法千般终自敝
双童捧仙敕　神雷一震退群魔

话说轻云方觉出敌人法宝不如自己，刚想将它绞成粉碎，旁边易静正斗许飞娘，偶一眼看出便宜忙高声大喊道：“此乃玄门异宝，贱婢不知用法，周姊姊何不将它就势收去么？”轻云原因那两个连环光圈来得异样，一见被剑光绞住恐敌人收回，只打算迅雷不及将它破坏，没有想到这一着。闻言醒悟，试将剑光往回一招，竟自带了那光圈一同飞回仍用剑光逼住，由大而小缓缓收落。那龙雀环原有的法力，因为冬秀不知用法无法发挥，仅凭魔法运转，吃青索剑一绞已然化为乌有，仍变成了一副金连环轻轻巧巧落在轻云手中。冬秀仍是不知厉害，当三凤收起炼刚柔自己施展龙雀环之际，本想将先放出去的飞剑收回以免误伤己物，偏巧易鼎赶来恐兄弟吃亏，一见英琼直取三凤便将断金玦放起助战。冬秀飞剑敌易震的太皓钩也只平手，再加上一件断金玦，剑光便被一钩一玦绞住一时难以收回，又见敌人法宝件件厉害，这才改了打算先破了敌人这道青光，跟着再将初凤所赠金庭玉柱中所藏的两件法宝取出，看三凤炼刚柔奏功与否，再行相

机施展出去。不料龙雀环才一照面便被轻云收去，不由又惊又惜！百忙中再往三凤那面一看，炼刚柔已为紫光所毁，越发心慌意乱起来。

易震先为二女所逼有宝难施，这时来了生力军，一面交手暗中早将乃母绿鬓仙娘韦青青行时所给的火龙钗取在手内，易鼎与他同心一理，也在暗中将祖母给的一粒冷光珠取出，弟兄二人不先不后俱朝冬秀打去，冬秀怎能禁受？当此危机一发之间幸而飞娘在侧，看出形势不妙，一声呼叱，空中飞剑倏地化成一道经天长虹阻住易静、石生二人的飞剑，自己忙纵遁光飞将过去，手扬处一道光华刚把易震发出来的一溜火光敌住，一把将冬秀挟起时，易鼎发出来的一团白影已打中在冬秀身上。冬秀觉着一股奇寒之气逼向胸头，一个禁受不住立时晕死过去，同时空中剑光也吃那金玦、太皓钩双双夹住，一拧一绞化成万点青芒坠落如雨。这且按过一边。

那侧面的三凤见敌人忽添了三个帮手，忙把炼刚柔施展出去，因恐伤了自己飞剑，心中还在想那形如新月的法宝，所以单取英琼，那知英琼紫郢剑不特是西方太乙精华所炼，又是峨嵋派数一数二的宝剑，休说炼刚柔，任何法宝也难损它丝毫。当英琼正斗之间，见敌人忽然放起软腻腻彩色鲜明的一团光华，虽然不知来历，仗着自己紫郢剑是仙家至宝，会过了许多邪法异宝从未失事，一毫也未放在心上。估量三凤的剑光吃自己剑光略为交接光华已灭，易震尽可从容应战，倒是这新出手的东西一定比较厉害一些。不问青红皂白，径将空中紫光一指，舍了三凤飞剑直往那团光华射去。刚一近前三凤方以为那炼刚柔必和从先一样射出烟露法水去破敌人飞剑，谁知遭遇了克星，晃眼工夫敌人紫光已将炼刚

柔圈住一丝不见毁落之状，反被剑光圈得往小处缩紧发出丝丝声音。两下相持不多一会，等到三凤看出不妙想要收转已是不及，耳听“包”的一声极清脆的爆裂之音过处，那月儿岛连山大师当年炼就的一件异宝，竟被英琼紫郢剑所破，化为一片粉红的淡烟，似雾縠轻绡一般冉冉消逝。英琼之意原是想将三凤那口飞剑夺来赠与易震，又不愿将飞剑毁损。所以一得手仍指剑光上前助战一心只注重在那口剑上。否则舍剑取人，三凤早已不死即伤吃了大亏。三凤那知进退？一见炼刚柔又被敌人毁去，少时回宫见了慧珠拿什相还？不由怒从心起恨如切骨，一面指挥飞剑应战，暗中口诵魔咒披散秀发，正待把初凤从金庭玉柱中所得的地阙二十九件奇兵施展出来制敌人死命时，正值飞娘救起冬秀，见自己这一方连遭失利也是怒发如雷，又知紫郢剑厉害，恐三凤寡不敌众受了重伤，先忙向三凤飞去。才一到达便从法宝囊中把近年在黄山五云步炼成的“修罗网”取将出来，倏地收回剑光往空中一撒，立时愁云漠漠惨雾霏霏，万丈黑烟中簇拥着无数大小恶鬼夜叉之类猛从四面八方往英琼、轻云、易静、石生、易鼎、易震等六人包围上来。

这修罗网污秽狠毒无与伦比，其中鬼魔夜叉全是幻影，敌人只把心神一分立时便要为飞娘的六贼无形针所暗害。飞娘炼成此宝原备三次峨嵋斗剑之需，实因英琼等人年纪虽轻法宝飞剑俱非寻常，又知三英二云是峨嵋小辈门人中主要人物，所以才下此毒手，准备一网打尽稍解心头之恨。这回使用尚是初次，惟恐敌人觉察下手甚速，除自己收回飞剑外连三凤都未及打个招呼。飞娘一看黑云妖雾已将对面六人一同盖住，看不见自身所在，心中大喜，忙又从法宝囊内取出六贼无形针，刚待觑准敌人乘隙发放，忽听天际破空之声甚

疾，抬头一看长才尺许两道金光如流星电射一般从遥空中飞驶而来，快得异乎寻常，就这闻声昂首之际，眨眨眼已自临头不远，明知是敌人来的救星，只猜不出是那一派中人物。就这末一寻思的当儿，忽然一片光华自天直下照得大地通明，连四面海水俱成金色。奇芒飞射耀目难睁，才亮得一亮紧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雷夹着百万金鼓之声从云空中直打下来，只打得妖气四散海水群飞，恍如山崩地裂一般。飞娘一闻金鼓声有异猛的想起一人，不由大吃一惊！吓得连来人面目也未及看清，慌不迭门收转法宝口唤："三妹速退！"一手仍抱着冬秀一手把三凤一拖，径往甬道之中遁去。

这一面英琼等六人方在得胜，忽见飞娘赶来，一照面便将手一扬，似轻烟一般激射起无数缕黑丝，转瞬间起了愁云惨雾，千万恶鬼四外潮涌而来。再看飞娘已失所在，易静姑侄三人知是妖法，虽用法宝护身还不甚在意。轻云却识得飞娘厉害，忙喊众人快聚在一处，将青索剑和紫郢剑会合在一起，石生忙将天遁镜取出正待合力迎敌。先听破空之声，金光迅雷接踵而至，岛上妖气净处敌人不知何往，空中来人也降了下来。大家见来人是两个头梳丫角的道童，心刚一动未及出声招呼，石生闻得附近风雷之声，猛一眼看见海面上适才所见的那般子蜃气已被迅雷震散，却现出一幢彩云和金蝉所用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在那里上下飞舞，还有一团粉红色的彩光刚刚飞起还未飞远，忙喊一声："那不是我金蝉哥哥？"脚一纵处一溜银雨先自往前飞去，众人也都相继看见，内中轻云和易静同时想起易周柬帖所言，知道适才海面蜃处乃是金蝉被困在内，那逃走的粉光定是桃花妖尼李玉玉，因妖法为迅雷震散，又见飞娘遁走，心中害怕抽身逃遁。两

人那里肯舍，互喊一声："休放妖尼漏网！"双双跟踪追去！英琼和易氏弟兄及新来的两个童子闻言也都相率追往，到了一看，那桃色光华由浓而淡转眼间已无踪迹。那弥尘幡所化的五色云幢仍在海面上升沉不定也不他往，知道金蝉必然中邪。好在轻云、石生俱知使用宝幡之法，刚将弥尘幡收起，再看金蝉虽未受着伤害，已是目定神呆有些昏迷之状。忙由石生代他收了双剑，扶着驾遁光同回岛上。轻云先取一粒丹药与他服了，刻许工夫才得复原，一问何故如此才知就里。原来金蝉有弥尘幡和双剑护身本可无恙，只因看出幻境时脚已踏在妖尼妙腿之间，幸是元阳坚定至宝护身飞起时又快，虽未被她元阴吸阳之法吸住人已为妖法所中。总算元神还有主宰弥尘幡决不离手，加上双剑灵异只管活跃，人虽逐渐昏迷妖尼仍是无法近身遂其所欲。后来邪云被金光迅雷震散，妖尼回望连飞娘都吓得逃走，知道不妙径自遁走。她如此逃回山去也不致于就遭惨死，偏偏追她的是石生，又是一个特异纯阳之资，再加金蝉不曾到手心终难舍，忙用换影移形之法将身潜入海中，等众人退去依旧偷偷回转甬道不提。

众人救治金蝉时，那来的两个道童早向前一一见礼报了姓名，正是南海双童甄艮、甄兑。轻云以前原见过他弟兄二人，余人也早料出，俱都大喜。等金蝉复原才坐到一处，谈说此来使命。原来南海双童自从那日被困在凝碧崖灵翠峰峨嵋开山祖师长眉真人遗留的六合两仪微尘阵内，当时人便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和死了一般，不觉过了许多时日。那阵分生、死、幻、灭、晦、明六门有无穷的奥妙，除掌教妙一真人夫妇和玄真子领过长眉真人遗命能够运用外，连其余峨嵋诸长老俱都不敢轻易进阵，在妙一真人未回山以前，一直也无人理会。灵云、轻云各自走后过了两天，长幼两辈仙侠来

的越多，自有玉清大师、长人纪登等分头接了进去。这髯仙李元化正在太元洞内会集群仙互谈五府开辟之事，先俱算计掌教真人夫妇还得些日才到。玉清大师躬身向众人道："金蝉、石生两位师弟和周、刘两位师妹前往紫云宫取那天一真水数日不回，定然出了变故，李师伯易数通玄何不算他一算？"髯仙道："我昨日本想卜他四人吉凶，后来一想，取水之事掌教师兄既命人前去接应，必早知中途要生变化，连日未奉仙谕料无凶险。又值恒山云楼窝、狮僧普花托顽石大师来此借宝谈话耽搁，走后众后辈们人纷纷请教，我想无关宏旨就此搁起。你也能前知休咎，既问此言可曾算过么？"玉清大师答道："那日弟子读了掌教师尊飞剑传书，便猜此事不是如此平常，今日闲中掐算，他四人已连遭惊险，並且还有几个尚未入门的道友在那里相助。但是紫云宫源流长远，此事颇多变化，弟子道力浅薄只知紫云三女决无幸理。至于怎样破那神沙甬道取来天一真水和掌教真人因何向一素不相识的异派中人借宝，仍是算他不出。李师伯与诸位前辈尊长俱都深通玄异秘奥先知先觉，敬请指示仙机，以开愚昧。"

髯仙正要答话，旁坐金姥姥罗紫烟也是精通易理善知过去未来，先听大师一说，早已澄神内视定念明心，默运先天神术体察未来，忽然张口说道："李道友无须算了！紫云宫源流我本略知一二，适才又加推算，此事不特变化甚大，还关系著三次峨嵋斗剑之事。那紫云宫地阙仙府，乃昔年水母五女避祸修真之所。后来五女分封五湖水仙弃此而去，又过了若干年，有一异派散仙算出就里，坏了五仙禁法入宫隐居，成道时多亏长眉真人助他脱了魔劫无恩可报，所炼许多法宝飞剑既不能带去，又不舍将数百年心血毁于一旦，便连

那部地阙仙书全赠与长眉真人任凭处置。此时长眉真人已是神通广大妙法无边，只是外功未完成道较晚罢了。当下默算未来已知因果，便领了他的敬意。仍请那位散仙在飞升以前，将法宝仙书封藏在宫中金庭玉柱里面，往底藏有柬帖备载此事。如今尚未被人发现，只因长眉真人有事他去，两下商定便即分手，没有等那位散仙飞升，亲自行法封闭，以致日后为一老蚌从侧面穿透海眼入宫盘踞。这老蚌已有千年道行略知宫中之事，她与方氏三女之父有一番救命因缘，又将三女引入宫内，才有今日地步。齐道友一则事忙，又因三女修为不易，神沙甬道虽然多害生灵，也是避劫心重逼出不得已，便借取水为名试她一试．她如恭顺将水献出，日后还可助她成道。等开府盛会之后，再派一同辈道友前往宫中取出玉柱中遗书与她说明前因后果。金蝉所带去的书柬，其中颇多点化之言。三女入魔已深歧路徘徊，又受了奸恶蛊惑竟自执迷不悟，自取败亡。偏巧她又在月儿岛火海内得了连山大师一部天魔秘笈，那神砂甬道中大衍阵法委实厉害非常，紫云宫又深藏海底，利用魔法封闭神仙也难飞进。齐道友原知它不外三条道路，三女也有夙根长女尤厚。第一条是我们人到便将水献出，第二条，是献水之后中途变计反悔追赶，第三条是不特吝而不与，反要倒行逆施与去的人为难。所以将去的人分成两起。先还以为三女已修道多年，或者不致倒行逆施公然为敌，及至我们的人去后，一则金蝉躁进石生救母心切，先行擅入伤了守宫神兽，二则三凤又是有心为难，许多阴错阳差才致起了争端。就这样依了初凤心意仍有转圜之机，无奈三女运数将终魔头太重，种种阻碍终于变志为仇。她那里有何举动，齐道友业已全知，只为东海之事异常重大才延到今日。为了此事提前

数日回山，少时一到便有分派。那紫云宫暗刻紫玲和灵云、轻云的名字，日后应为她们三人修真养性之所，三女不过暂时盘踞而已。如今许飞娘和妖尼李玉玉等俱在彼助纣为虐，齐道友申正回山，明早寅正便开放灵翠峰两仪微尘阵收伏南海双童甄艮、甄兑，取出长眉真人遗藏的至宝传了双童道法。再过数日便前往紫云宫接应诸人，取回天一真水。在此期内还有一位我们多年不见的道友，带了两个得意弟子前来，那南海双童之父名叫甄海也是异派中散仙，为三女所杀与三女有不共戴天之仇。此去带有那位道友灵符，一到便可将飞娘等妖人吓走，到时白、朱二位也要前去。宫中诸人除有两个不在劫的外，初凤或能幸免，余者不死即受重伤，成功无疑的了。”

众人闻得掌教真人少时回山俱都高兴，有那不曾见过的后辈更是欣喜欲狂。

第二十五回

教主返仙山　梁孟同收微尘阵
妖尼辞水府　金石三入紫云宫

话说一会到了未申之交，髯仙率领长幼两辈同门和各方好友俱由凝碧崖前升至前洞崖上迎候。甫交申正，众小辈门人正在引领东望，忽见空中微微有一道金光电掣金蛇般微微闪了一闪，髯仙和前一辈的同门已慌忙下拜，同时崖前便平添了男女两位仙长俱作道家打扮，知是妙一真人夫妇驾到连忙跪倒行礼时，便听妙一真人道："愚夫妇来时原恐惊动各位道友，所以事前未曾通知，连遁光俱都隐去，不想仍劳远迎，曷以克当？"言还未了，金姥姥道："二位道友真个法力无边，这无形剑遁不但无影无光，连丝毫声息都听不出。若非二位道友下降时特地显示，只恐进了仙府我们还在此呆等呢！"说罢群仙俱各粲然。妙一真人夫妇便请金姥姥等各派群仙先行，大家彼此互相略为谦逊，各驾剑光同往太元洞中飞去。到了洞中落坐，髯仙率了小一辈的门人上前参拜之后，群仙中有许多年不见的与妙一真人夫妇各谈了别后之事，略知修为的深浅。妙一真人然后对众人说道："日前拜读仙师遗札，始得略知两仪微尘阵中秘奥，自审道力浅薄尚难

自信。如今金蝉等诸弟子两入紫云历久无功，三女不知顺道，连那老蚌也因历劫一世忘了本来根源。先时意在成全她们所以先礼后兵，如今毁书拒使已成仇敌。区区妖魔，无须我辈前往，那微尘阵中所困的甄艮、甄兑虽是左道旁门，不特没有什么罪恶，为父母报仇苦心修炼还有孝行，只为乃师化时遗命，紫云三女厉害非常，不将法宝炼到精深地步，不可以卵投石妄自入宫行刺，以至迁延至今。正在苦心焦虑待时而动，却受了妖人蛊惑侵犯峨嵋，如今陷入阵中，身虽未死至多也只保得旬日。幸俱被陷在晦门上，否则已无生理。此来一则早与诸位道友和长幼两辈同门相见，二则将他二人救出略加指点，使其改邪归正径往南海去报亲仇，就便相助金蝉等诸弟子将天一真水取回。这两仪微尘阵乃恩师长眉真人所设，中藏不少异宝灵药以为光大本门之用，中分生、死、幻、灭、晦、明六门。此时往收阵法，诸位道友有兴何不同往观看相助一臂？”

群仙俱愿一开眼界，妙一真人夫妇便率了长幼两辈门人与各派群仙同往微尘阵去。刚出太元洞，便遇醉道人飞来，见妙一真人行礼之后递过一封柬帖说道：“小弟在本山巡游路遇瑛姆，说是她从大雪山盘鸠顶闲眺，看见掌教师兄驾了无形剑遁往这里飞来，算出为了南海之事，如今许飞娘同了两个妖人也在那里。恐众弟子费手，趁著往北极访友之便带了三道灵符同这一封柬帖，命我交与师兄，转赐甄艮、甄兑带去将飞娘惊走。”

妙一夫人微笑道：“瑛姆真非常人，我们用无形剑遁在空中飞行，她在相隔千里的盘鸠峰顶上竟能看见，这双神目真是举世所稀了。”说时妙一真人早已看罢书信揣入怀内，仍率群仙门人同往灵翠峰走去。还未到就望见绣云涧那边瑞

气蒸腾，五色光霞凝成一片异彩。那长一辈的仙人久闻此阵之名，今日一见俱都惊异不止。妙一真人到了阵前，率了两辈弟子先望著阵门下拜，然后向众微一谦逊，径同了妙一夫人步入阵去。外面长幼群仙看阵顶祥光霞彩时起变化瞬息万端，谁也窥查不出阵中玄妙，待了有个把时辰忽听阵中起了雷声，隆隆不绝，不多一会一片极强烈的金光闪过霞彩全收，现出妙一真人夫妇，手上恭恭敬敬捧著长才九寸的旗门，身旁站定两个梳丫髻的道童，俱都是失魂丧魄如醉如痴模样。群仙一见，纷纷上前称贺。妙一真人只对众人说道："贫道幸托恩师庇佑，已将微尘仙阵收去，所藏灵宝灵丹业已暂时行法封锁，等到开山盛会再行取出。甄艮、甄兑弟兄二人因被陷多日，虽经救转元灵消耗太甚，神智已昏，须得调养一日始能传授道法。如今我等且回洞去，再作计较。"说罢一同回到洞中。

髯仙早命破清师太、纪登、朱文、寒萼四人布好筵席，由芷仙管领的仙厨中取来交梨火枣、仙酿灵药之类，待人一回来便请众入席。妙一真人从怀中取了两粒灵丹交与顽石大师，吩咐白侠孙南、苦孩儿司徒平领了南海双童随同前往金蝉、石生二人所居室内，将丹药与双童服了，由大师主持，用玄门度气调元之法相助双童回复真灵，再行带来听训。顽石大师与孙南、司徒平带了双童领命走后，各派群仙俱愿闻阵中秘奥，请妙一真人夫妇略说经过。妙一真人道："仙阵委实神妙无方，愚夫妇如非恩师预示仙机，只恐也难轻易将它收却。此阵三次峨嵋尚有大用，且等盛会之日玄真子师兄驾到，再请三位道友相助重布此阵。请诸位道友入阵一游，便知就里。"群仙闻言俱都大喜。席散，醉道人使命未完先自辞去。妙一真人夫妇陪了各派群仙游览全崖，并将开府之

后是何异境一一说了，群仙自是赞佩不置。

那南海双童初被困入阵中时，知道上了敌人大当万无生理，想起亲仇未报无端受了史南溪等人蛊惑，闹到这般田地死了难以瞑目，心中有了悔意，便想变计投降一心只求饶命，以便日后好报亲仇大事，即使任何屈辱也所甘心。可是心虽如此想法，无奈身不能动口不能言，除了听其自然别无法想，时日一多渐渐失了知觉。妙一真人夫妇将他二人救转时还是有些恍惚，直到顽石大师将他们引入金蝉所居室内用玄门度气之法运转真元朝他们口中喷去，由那一股真气打通七窍，经过一十二重关穴运行全身之后，弟兄二人又各服了一粒妙一真人所赐的灵丹才得清醒。一见对面坐定一个中年女尼旁立两个道装少年，知是救他之人，连忙拜倒请问。顽石大师说了经过，甄氏弟兄一听不但道行无损亲仇可报，还可投到峨嵋门下，怎不喜出望外？立时便请顽石大师带去求见。顽石大师又命双童自己按照平时坐功运行一周，知道再有一半日便可复原，才将他弟兄二人，带往太元洞内。

甄氏弟兄一见上面坐的是妙一真人夫妇和许多位各派群仙，左右两排乃是霄仙等峨嵋派长一辈的同门，身后站的乃是小一辈的门人。长一辈的仙人不说，单这些小一辈的门人，无一个不是仙风道骨宿根深厚，那里还等多看，忙即上前跪倒匐伏在地。妙一真人先向长幼群仙一一拜见，然后传了本门修炼之法，吩咐司徒平将他带去安置，修养一日再来领命前往南海，去助金蝉等取回天一真水，就便报那父母之仇。甄氏弟兄闻训之后，不禁悲喜交集感激涕零。当下叩辞出来，随了司徒平走入所赐的石室以内，按照峨嵋真传潜心体会用起功来。到了第二日，仍由司徒平领去叩见过妙一真人之后，妙一真人便将瑛姆所赠灵符交与二人，又指出了一

番机宜，给了一件法宝和一道催光速电之符才命起身。

甄氏弟兄领命拜辞出洞先将催光神符展动，跟著驾剑光升起破空前进。二人的道行本非寻常，新近又受了顽石大师指点，再加上神符妙用是比电还快，不消半日功夫已到南海。远远望见迎仙岛上仙光法宝纷纷飞翔，敌我相战方酣，忙照妙一真人仙示，不等近前便将瑛姆所赐的一道灵符取出朝著下面数人一扬，立时便有万丈金霞挟著迅雷自天直下。等到己身落在岛上与轻云等人相见，万妙仙姑许飞娘早为雷声所震，带了三凤、冬秀先自逃走。金蝉因追桃花仙尼李玉玉误为邪术所中，脚沾了李玉玉的法身，看出形势不妙取出宝幡护身时，身虽为五色云幢护住，无奈神志已昏失了主宰，要脱身飞走势已不得。所幸金蝉夙根深厚，迷忙中仍有几分觉察，两手坚持弥尘幡不为淫邪所动，那霹雳双剑又是妙一夫人未成道时炼魔之宝，出诸仙传有了灵性，自能发动保卫主人。外敌收它不去，又不怕邪污，除在五色云幢外飞跃不息还随时朝着敌人进攻，闹得李玉玉枉自看着一块就口的肥肉，只到不了口内，连用了许多邪法妖术都奈何二宝不得。所以金蝉除当时心神有些昏乱外并未遭了毒手，及至神雷震散妖气金蝉遇救，服了丹药神志复原之后，益发把李玉玉恨得入骨。

当下众人见面，互相说了来意和当地情形，因为破宫在即，事毕便可回山参加群仙盛会，俱都踊跃非常。如非甄氏弟兄说破宫取水、惊走飞娘、斩除群孽和救走蓉波、杨鲤、龙力子三人来时掌教师尊本已事前一一吩咐停妥，应在明晚子时以前赶在紫云三女庆生之时前往，先由南海双童在寿筵前明说奉命破她神沙甬道并报大仇，各人再行按照掌教师尊仙谕行事的话，俱恨不得当时就去动手才好。当下众人在岛

上，互相计议不提。

且说那许飞娘会战轻云等诸人，正待施为放出辣手，忽听破空之声来得有异，抬头一看金光迅雷已打将下来，当是克星已至。暗忖此人如来，休说三凤、冬秀、李玉玉三人不是对手，连自己也要吃他大亏。惊弓之鸟心胆已寒，究竟来人是否如自己所料都不敢细看，忙展遁光一手抱着冬秀一手拉着三凤，微喊一声："来了劲敌，还不先行退入阵去？"三凤原非弱者，虽看出金光迅雷厉害并无败退之心，还在张皇四顾准备抵御时，已被飞娘遁光卷走。一入甬道，飞娘便命速将阵法催动准备迎敌。三凤问她何故如此惊惶？飞娘事出仓卒惊魂乍定闻言反倒一怔！来人真假没有分清，不便明言自己怯敌太甚，只得饰辞说道："来的这人乃是峨嵋派中数一数二的能手，我等原是出来诱敌，诸位道友没有同来势力较单。冬妹又为敌人法宝所中惟恐有失，劲敌当前，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故主退入阵中以逸待劳，就便将冬妹救治还原岂不两全？"三凤因此番出来原以为飞娘道法惊人，对方不过几个峨嵋后辈就不凭阵法也操必胜。谁知自己连失异宝，冬秀还受了重伤，桃花仙尼李玉玉不知何往，飞娘又是这等虎头蛇尾。先还以为果是峨嵋方面来了劲敌，等了有半个多时辰并不见敌人入阵，李玉玉却是垂头丧气而归，下甬道时，因为阵势业已发动，所幸主持的人俱在外阵预先看出是自己人，如在内阵时弄巧还要受了误伤。及至见面问起引走金蝉可曾得手？岛上敌人添了能者，回时可曾窥见动静？李玉玉却说：金蝉被困时有彩云剑光护住不能近身，正在行法忽为雷声震散，敌人接踵追来。因回望飞娘等退走人单势孤不便迎敌，便用粉光障眼之法隐身遁回，到了延光亭才见那施放神雷的仅是两个矮小道童，本想出其不意隐身上前将

敌人伤害他一两个出气，谁知敌人当中有一女道童竟在暗中施展得有玄门中最厉害的阵法，只一近前必为所困。幸是自己以前吃过亏苦早在远处看破，否则又是弄巧成拙，因此仍旧隐身回来。

三凤闻言，敌人不过又添了两个峨嵋后辈飞娘却说是峨嵋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未免有了轻视之心。飞娘何等奸滑机智？早看出三凤不满。暗忖适才雷声金光明是自己克星的家数，如说是他门人也应是两个幼女，怎会来的是两个道童？这人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就算派了门徒自己本人未来，也还是不可轻去招惹，且等弄明白了来再作计较为上。及见三凤词色不善，装作不见，只拿医治冬秀遮盖。一会冬秀经飞娘治愈，又等了好几个时辰敌人始终未至，三凤闷闷不乐。

飞娘正想命人出去探看，慧珠忽然带了蓉波赶来说初凤新近又和大家商量，仍以主守为是，现在准备庆寿，请飞娘等回去，由蓉波看守阵门，反正敌人如果进犯，宫中总图也可窥知虚实。这半日工夫，敌人动作人数想已查知，他既逗留不去，无须诱他入阵自会前来。因敌人屡次从阵中逃出，今日初凤已将全阵一齐发动加紧防备，便是大罗金仙也难飞入。峨嵋派虽然厉害，不求怎样有功但求无过，当不至于有什差错。许飞娘闻言方在踌躇，三凤早气忿忿的道："我们适才出战，岛上除了原有一群后辈外，仅添了几个小孩子，却连失异宝还带伤人，杀得大败。如非许道友看出峨嵋派来了一个前辈名手，急速用遁光携带我同了受伤的冬妹一齐败回，说不定还要吃什么大亏。待一会李道友败回，又说并未看见什么大人，只因敌人防备甚严恐遭暗算，没敢近前窥探，虚实难辨。我因二位道友名满天下尚且如此，冬妹又是受伤新愈，惊弓之鸟也不敢冒昧出去。只好听许道友之言，在此

耐心等候敌人自己入阵以逸待劳，谁知等了许多时辰没见敌人一点动静。我刚猜敌人那些小孽障是等救兵，目前或者并无能手到来，要请许道友发号施令，冒着大险出去探看真假，省得为几个小孩所欺，你就来了。”许飞娘平时虽是深沉阴险善于忍辱负重，听了三凤这等言语奚落也难忍受，正待还言，猛一动念，暗忖贱婢不知轻重不识抬举，不屑与她计较，何不如此如此，胜了固是高兴，败了也是有益。想到这里不但脸上未带出丝毫怒容，反故作没有听出道：“既是大公主相召仙阵全体发动，万无一失。敌人不退终须进犯，早晚是网中之鱼，也不忙在一时。三公主失却异宝，皆是贫道防术不周所致，荒山尚藏有几件法宝，得自崆峒山广成子修道的洞府以内，俱是万年前黄帝成道以前所炼向属不恶。待等此番战败敌人，贫道回山取一两件来奉赠以酬重劳聊赎前愆如何？”

飞娘所说崆峒宝物前曾向三女提过，三凤早已歆羡。飞娘知她心性极为贪鄙故为此言，原意是胜了自己借用人力报仇泄忿，送她一件法宝，不但缔交更深更多一个厚援，败了紫云宫必然瓦解，三凤就是老了脸皮索要，自己已然明言在先有胜才给的话，尽可反悔。何况自己还打着混水捞鱼的主意，此时同三女已成仇敌更谈不到再践前言了。三凤心贪喜得那知飞娘深心诈术？闻言不特变忿为喜，转觉自己适才不该出言尖酸过甚，借着称谢又和飞娘殷勤起来。除慧珠外，飞娘因适才败退张皇太过，断定来人不是对头也是他的门下，不到万分不得已不便再行出去。三凤虽然语言讥刺恨敌切齿，可是连失异宝受了挫折，又见飞娘那般怯阵，知道敌人不是易与，怒气一消渐渐起了退志。冬秀唯三凤之马首是胆又在阵前尝过厉害，更无话说。当下略一商量，俱主三女

寿辰在即莫要辜负了盛会。莫如暂时回宫，等寿辰过后再作计较。就中桃花仙尼李玉玉性固淫凶又复骄暴，本来虑着外面几个仙童，再加先逃回甬道时见三凤对人礼貌词色都不似未出战以前，已是不快。及至后来慧珠来请众人回宫，三凤所说的话句句挖苦，不由勃然大怒。如在别处早向三凤质问翻脸成仇只为知道神沙甬道阵法厉害，恐吃眼前亏勉强忍住，就这样还是在旁冷笑不发一言。等三凤、飞娘把话说完诸人要走，才行开口说道："贫尼道行浅薄，适才寸功未立，实在无颜回去，如凭现成阵法取胜虽免敌人讪笑，诸位道友且请回宫，贫尼愿单人出阵，二次会战峨嵋群小。胜了自为擒敌献寿以博诸位道友一笑，如再失败从此不复相见了。"许飞娘深知李玉玉的性情本领，听出言中之意是不满三凤，知她此番出去必用炼就多年从未用过的"桃花七煞销魂网"与敌人决一死战，以便擒了心上人回山取乐。她如胜了，去掉几个峨嵋门下的心爱弟子正合自己心意，如果失败，既用此网必难活命。日后自己正可借此蛊惑她避过三劫隐遁多年不问外事的父兄北海铁犁山无底洞的金风老人与散花道长出山为她报仇，岂不是好？恐众人拦劝忙即答道："道友此举甚好，我等在宫中静候佳音便了。"三凤早看出李玉玉词色不善，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一人有什本领，冷笑答道："原来李道友适才出战竟为我们所误未展所长，此番出战为我们报仇雪恨，成功如愿是无疑的了。"

李玉玉听她话中带刺恨在心里，不再多说，勉强道一声："再行相见！"连头也不回径驾遁光往甬道外飞去。三凤又故意高声喊道："李道友且慢行一步，阵门还未开放，你不比许道友已知出入之法，恐怕出不去呢！"李玉玉闻言，知她存心奚落意在留难，越发忿怒！只是话已说出势成

骑虎。如果回身等她缓缓开放阵门再行出去，更觉示弱服低脸上无光。气得把满口银牙一挫，正打算拚着冒险硬冲出去时，慧珠早看出二人龃龉神气。平时虽鄙李玉玉为人，毕竟来者为客，三凤行为太不合理。不等三凤把话说完早作准备，一言未发，手掐魔诀暗将阵门开放。三凤一见李玉玉闻声不理大有反友为敌状，想将阵势发动，用阵之一层门户的沙障给她尝点厉害，将她困倒挖苦几句再行放走。李玉玉何等机警，已乘机冲出险地将身隐住。三凤一见李玉玉飞出阵去知是慧珠所为，便埋怨道："这淫尼想迷恋峨嵋余孽没有到手，却向我们口出狂言，看她走时神色，分明日后要和我们作对，我正想发动阵法教训她一番儆戒她下次的，你却放她逃出阵去则甚？"慧珠还未答言李玉玉早在阵外现出身形，破口大骂道："无耻贱婢！遇见几个峨嵋后辈便不敢明张旗鼓与人相见，只知倚仗些须妖法用魔阵邪术暗算，背后出口伤人有什么希罕！你仙姑此时有事在身，等我除去了峨嵋群小再来扫荡魔窟，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三凤闻言大怒，一面封闭阵势想将李玉玉困住，一面便要追去。无奈李玉玉也非弱者，头层沙障既被冲出难关已过，又加善于隐形遁光迅速，未容三凤施为，一片桃花色的烟光过处，只听李玉玉一声冷笑形影不见。三凤还要追赶时笑声渐远，人已飞出甬道之外。同时初凤又派人前来催请说宫中有了变故，请飞娘等人不论如何即速回宫有要事相商。三凤知道李玉玉隐遁迅秘，阵中未将她困住追出去也是无用，气得千淫尼万淫尼的痛骂不绝。除金须奴外，慧珠比较夙根未留全昧，连日因见三女不听良言与嵋峨作对常时忧虑，一听宫中有事便吃了一惊！忙将阵门封闭交与蓉波防守，催着众人回转。

李玉玉原是许飞娘约来的助手，在先三凤与她口角睁斗已使飞娘有些难堪。三凤率性想用阵法留难没有做到，又是一场彼此大骂丝毫不留余地，起因又完全曲在三凤，怎不教飞娘恨怒？在三凤以为飞娘出战没有得手反累自己坏了法宝，枉负盛名并无实力，她却不知飞娘近年来处心积虑勤苦修炼之余，不但道行剑术大进，所炼几件旁门中的至宝更有惊人妙用。适才出阵，一则轻云、英琼、金蝉、石生和易氏姑侄几人所用法宝飞剑俱都仙传非同常品，二则飞娘为要应付“三次峨嵋斗剑”，不肯将所炼奇珍异宝轻于使用使敌人得知有了准备。以为三凤、冬秀法宝飞剑俱都不弱，即使不然，单凭自己剑术法力对待这几个峨嵋后辈也不难护胜，未免托大了些。再者飞娘一出阵，先只遇见易氏弟兄两个能力较低的敌人，休说施展全力连自己都觉胜之不武不屑交手，不料轻云、英琼等救兵来得那般快法，方一照面不久冬秀先受了重伤。飞娘正忙着救护冬秀，三凤法宝又为敌人破去使她措手不及。容到抱起冬秀赶去救援三凤时，更没料到南海双童又是来得那般快法，一到，神雷金光便捷如闪电自天直下。飞娘吃过瑛姆几次大亏看出来路，那敢停留？连来人形相俱未看清立时遁走，怎还谈得到施为？般般凑巧会在一起把飞娘闹了个虎头蛇尾。三凤如非轻视飞娘又贪着她那崆峒至宝，结局固不至于那般惨法，同时如非激走李玉玉，南海双童等第一次偷入紫云宫，到了紧要关头便要妄用妙一真人法宝，二次入宫怎会那般容易？固然三凤命该如此，大半也是倒行逆施孽由自作。当三凤和李玉玉斗口时，南海双童同了金蝉、石生竟在慧珠阵门开放之际乘虚隐身而入，休说三凤、冬秀、慧珠三人不曾看见，连飞娘那样机警的人也为阵法一收一放光霞潋滟所乱，又在忿怒头上当时皆没丝毫觉

察。一任南海双童等凭着法宝隐护如入无人之境，尾随在三风身后通行无阻直往宫中飞去。

李玉玉骂了三风几句，带着满脸盛气出了甬道，隐身往亭外一看，敌人大半仍都聚集在一块石坪之上，互相指点烟岚谈笑风生如无其事一般。知道敌人绝非畏惧甬道中神沙阵法，不是等候援兵便是待时而动。因为看出敌人聚集之处，虽然无何异状却是杀气隐隐。内中一个矮小少女老是注目亭内，神色举动尤为可疑。先前在海上为神雷震散妖法，逃回甬道时敌人已有防备正待施为，这半日工夫必更设置周密。自已仗着炼就神目，仅能看出一点破绽却不知阵法。她明知近前无幸，一则就此回山必为紫云三女所笑心不甘服，二则敌人除后来二道童不见外，就中几个幼童生就仙根仙骨神采奕奕丰姿夷冲，真是一个胜似一个。不消说都是历劫多世的童男，尤其是先前交手的金蝉俊美绝伦，比时已不知何往？料是埋伏在侧。回忆适才越想越爱，那里舍得丢下？呆看了一会，一时色令智昏，心想敌人防卫严紧众寡相悬，自已既不便上前涉险，只有和先前一样将他们先引出防地，金蝉必要出现。那时再用“桃花七煞销魂网”将心上人困倒摄回山上去享用，更无别法，想到这里便即现身出去。

那李玉玉看出神色有异的少女正是女神婴易静，因为先前在暗礁之上设伏诱敌不但没有成功，还几乎使自已人吃了大亏。自从南海双童来到用仙符神雷惊走敌人之后，轻云主张既和敌人正式交手又有许飞娘在内中策动，众人无论在那里聚集俱是一样。暗礁地势虽好，但是相隔辽远呼应不到，不如就在亭外相机应付，以待时至。又因敌人善于隐身，仍请易静施展仙法暗中下埋伏以作准备。那南海双童从未学会道法时，便立志要手刃亲仇，这次藉口妙一真人之命，要到

三女降生之时才行领众入宫，早就想弟兄二人先往宫中察看一回虚实，能得手便将大仇刺死一两个。恐众人跟去不便，知道轻云入门较久隐然为诸人表率便向她请命一往。轻云知他志切亲仇颇为嘉许，只嘱咐小心行事不可大意。金蝉、石生本来等得不甚耐烦，尤其石生关心乃母，恨不得早早救出才能放心，更是执意非去不可，轻云拦他不住，易鼎、易震，也要偕往被易静止住。南海双童同了金蝉、石生四人去后，易静因适才所见妖尼善于隐遁行踪飘忽早晚必有诡计，恐她隐身来犯，除用乃父所传先天易数奇门禁法将众人存身所在四下埋伏等敌入阱外，一面连用神目将炼就的一双神眼，注视右延光亭内动静以防万一。

易静这一双神目虽不似金蝉慧眼透视云雾洞烛幽冥，因为道法较深经历宏广的缘故，若论瞩机察微防患于萌，却是要强得多。一见四人方入亭内，那甬道口外忽然闪过一片五色烟光，还疑是敌人存心将阵门放开，后又见四人入甬道时倏地将身形隐去，又不似遇敌之状正自猜疑。不消半盏茶时，甬当口中隐隐飞射出一片极薄微的桃花色烟光，颇与妖尼在海上逃走时所见相类。以易静的目力那般留神观察，仅看有无之间略看出一丝痕影，其余诸人竟是毫无所见。易静断定是桃花妖尼要来作怪，暗中与众人打了一招呼，各自小心加紧防备，决计不使妖尼再行漏网。刚在准备，李玉玉已现身出来，飞至亭外且不近前，指名要金蝉上前相会。易静见妖尼停步不进，猜她看破埋伏也甚惊异，正要出战，英琼生性嫉恶如仇，早闻妖尼淫贱凶顽，那还见得这轻狂模样，口中说得一声："易道友和周师姐只防备空中断她归路，待小妹前去除她。"说时一指剑光早连人飞上前去，更不答话一道紫光直取李玉玉。李玉玉看出剑光不比寻常不禁大吃一

惊！暗忖日前听飞娘说起峨嵋门下有两个女子，一名李英琼一名周轻云，各有一口宝剑，一名紫郢一名青索，乃玄门奇珍仙家至宝，如是合璧连用同时施为，无论那一派的有名飞剑均非其敌。此女所用紫光比起先前金蝉的一道紫光要胜强得多，必是那口紫郢剑无疑。劲敌当前稍一不慎便吃大亏，进退都须神速才好。她一面想，不敢轻用自己飞剑，早把九九八十一口桃花飞刀放起空中，明知自己飞刀虽多，敌人飞剑决不能损伤分毫，只不过将敌人剑光敌住。相斗片时等将心上人引出，好施展那“桃花七煞销魂网”，也不再贪多之想，一得手便即逃回山去，异日约了师门能者或约异派的能人再来紫云宫寻找三凤，以洗今日之辱。她只管打着如意算盘，对面李英琼见敌人一照面便飞起百十道粉红色的光华，知道敌人还有别的妖法不敢轻视，喊一声：“来得好！”一纵遁光身剑合一，那道紫虹立时光华大盛直往粉光丛中穿去，后面的轻云与易静姑侄三人，相次上前助战。李玉玉的桃花飞刀，本就有些邪不胜正不是紫郢仙剑之敌，那再经得起五人一齐上前夹攻，不禁有些作忙。再一看敌人只出来五个，金蝉与一个生得玉娃娃相似的道童却始终不见露面，知道再耗下去情势愈险，就此丢手心又不甘，正在迟疑，一眼看到易鼎虽不似金蝉根骨资禀深厚，却也生得长身玉立丰神挺秀，暗忖起初一心只注在金蝉身上没有细看，这少年却也有点意思，便起了慰情聊胜于无之念。一面指挥空中飞刀与敌人混战，暗中早将七煞销魂网取出手掐灵诀口诵邪咒，正待隐身施为。易静因乃父再三嘱咐不可放走妖尼以留后患，又因她善于隐形遁身，甫有觉察，还未动手，早将七宝中的“六阳神火鉴”取将出来暗中准备应用。同时轻云见妖尼飞刀活跃变化无穷，虽然看出光华渐减妖尼有些手忙脚乱，想

要大获全胜还得些时。算计破宫时辰相隔渐近，如能早将妖尼除去岂不要从容些，便歇了收取敌人法宝之想，也将遁光纵起，将那道青虹去与英琼的紫郢剑联在一起。周、李二人双剑方自合璧，李玉玉见飞刀光华锐减益发不敢迟延，一面觑准众人将桃花七煞销魂网放出，一面又忙着收那九九八十一口桃花飞刀时，那青紫二色会合的一道光华早似经天长虹一般伸长开来，倏地龙飞电掣闪了两闪，立时将那百十道桃花刀光一齐卷住。这时阵上诸人，除易静见双剑合璧便将自己剑光收转，手持宝鉴专防妖尼逃走和行使妖法外，那易鼎、易震早从旁看出便宜，手指处，各人的剑光法宝早分头朝着李玉玉飞去。那李玉玉的“桃花七煞销魂网”业已飞将出去，一收飞刀被敌人剑光卷住没有收回，已自心惊。再见对阵那少年和一丑童又将法宝剑光迎头飞来，不及抵御，情知自己辛苦多年炼就的飞刀必难保持。危机瞬息，如不及早忍痛割爱难免受伤，好在只要宝网成功，敌人所用件件都是异宝，休说全数成擒，但能摄走一两个也不患得不偿失。当下把满口银牙一挫，弃了飞刀不要，一片桃色淡烟散处足迹不见。那易静见妖尼正斗之间，忽然手扬处飞起千万道其细如丝的七彩光华交织成蛛网一般飞射空中，转眼弥漫全岛和天幕相似，眼看罩将下来，只以为她又起故智想要逃走，暗喜自己所用法宝刚巧合式，便将一口真气喷向“六阳神火鉴”上朝着空中照去那宝鉴为易静所炼七宝之一，乃西方太乙真金炼成，形如一块方铜镜能发六阳真火，专破魔法妖术，鉴光所照之处任何妖人俱难潜形匿影，原为对付鸠盘婆之用，谁知却成了李玉玉的克星。鉴上一团其红如火的光华刚照向空中，立时便有六个火球飞起，互相才一撞击便化成一团火云，万丈烈焰朝那万千缕七色彩丝射去，转眼之间便燃烧起来。那李玉玉刚

待将身子隐过再行暗中施为，忽见敌人持一面宝鉴照向空中放出火焰，心还以为自已这法宝乃凝聚天地间极毒厉淫污之气炼成，有形无质隐现随心，无论仙凡和敌人的法宝飞剑，只一被这网儿罩住，自已再化身入内略一施展妖法便可取如意，只知紫郢、青索双剑合璧不怕邪污，却没料到易静宝鉴的火与寻常道家所炼三昧真火不同专破她这一类法宝。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李玉玉寻思隐形之际，那一片火云已自布散，将空中千万缕七色彩丝全数托住燃烧起来。李玉玉见自已七煞销魂网不但没将敌人的烈火灭去，反被她将这自己苦炼多年存亡与俱的至宝燃烧，一时情急忘了厉害，竟自纵着身形飞升空中，正打算先将七煞销魂网收了回去，另用别的妖法一拚时，那九九八十一口飞刀已被英琼、轻云的青紫二剑绞成粉碎，粉红色的残光洒布满天乱落如雨。英琼、轻云破了飞刀回顾易静手持宝鉴发出烈火，正向空中七色彩烟照去。再看妖尼，不知去向，易鼎、易震正驾剑光上升却被易静大声喝住，知道那片烟光之中必有妖尼在内。二人更不寻思，同驭剑光破空便起直往火云烟光之中冲去。李玉玉见飞刀全失好不心痛，一收七煞销魂网竟被下面火云吸住，收不转来，只管咬牙切齿不舍就走，倏地从下面火云中又冲起一团斗大的红光，已照到自己身上，知道不妙，想躲已是不及，隐身妖氛先被破去现出形体，正自张皇不决，那轻云、英琼二人已冲破千层彩丝追来，一见李玉玉还在空中弄鬼那里容得？惊虹电掣般飞上前去。李玉玉万万想不到隐形法会被破去，敌人剑光来得如此快法，不由吓了个亡魂皆冒！当时逃命要紧，一切不暇再顾，驾遁光破空便起，任是抽身得快，那道如虹似的剑光已从她下半部绕来，李玉玉“哎呀”一声身虽侥幸逃出，那一双平时用来迷人欺霜赛雪粉致精圆

的白足，已齐足踝被剑光斩断。总算是起先易静动手稍快，否则如等李玉玉隐入桃花七煞网中化身施为再行发动，便是那上半截残躯也难保全。容到轻云、英琼二人飞剑去追，易氏弟兄也相次赶到时，妖尼已借血光遁去。

且不说李玉玉负伤逃走，中途遇见朱梅仍遭惨死。且说南海双童甄艮、甄兑志切亲仇，同了金蝉、石生冒险入宫，先准备隔着上面甬道从地上穿行而入，好在身旁带有几道应用灵符，又有弥尘幡、天遁镜等至宝，即使遇见险阻也不妨事，便传了金、石二人潜光蔽影之法同进。刚一行近神沙甬道口外，忽见里面光华乱闪处阵门开放，甄艮、甄兑恐敌人出来心中一动，忙拉了众人一下径自隐身乘虚而入。身刚到达头层沙障外面，便见光霞敛处，桃花仙尼李玉玉带着满面怒容飞身出来。金蝉恨妖尼入骨，如非关着大局和甄氏弟兄拦阻，当时就要动手。四人乘着阵门开放之际到了里面，一眼望见许飞娘、三凤、冬秀等人，旁边侍立着石生的母亲陆蓉波。这第一层阵法金蝉曾经两次涉险，知道凭着一幡一镜尽可闯出。休说金蝉跃跃欲试，便连南海双童也几乎想要乘机暗施辣手先将三凤、冬秀二人刺死才称心意，只为大敌当前，身虽隐住不能出声说话，仅能以手示意。此行所关甚大，事先不商量一致不便为首发难。再者，金蝉虽有些动心，后来一想飞娘厉害不比妖尼，此行甄氏弟兄并未施展掌教真人所赐灵符，用的乃是旁门隐身之法，能混入阵来已是侥幸，再从暗中下手，倘如还没进身便被窥破，纵不至于失陷阵内毕竟劳而无功，反不如深入宫中查看明了虚实，待时互相下手方为上策。念头一转反转来拦阻双童，方自委决不下，李玉玉已在沙障外面破口大骂起来。三凤发怒要追人已隐遁，接着便是初凤二次命人催请，金蝉和甄氏弟兄见飞娘

等往宫中退回，始终没有觉察防备，经行之处毫无变化心中大喜，忙即追去。只石生一人见乃母独留，早就想现形相见，无论如何不肯偕往。金蝉连拉几次不听，眼见飞娘等飞行较远不能再延，只得舍了石生同甄氏弟兄向前面敌人追去，两下相隔约有十丈远近。事也真巧！四人先进来时正值阵法一收一放之际，全甬道光华散乱，以飞娘那等目力与道行经验竟被瞒过。回宫时节，三凤只将甬道路程用魔法缩短，气忿头上一时大意并未发动阵势，四人又早得杨鲤指示，照准甬道中心四面凌空飞行，所以只见前面甬道比电还疾，从足底身旁飞过，也不知见了多少阵中设置的奇禽怪兽灵境珍物，顷刻之间已离宫不远。快出甬道之时三凤才想起全阵门户洞开，连忙施为时三人已相继随了出来。定睛往四外一看，到处都是金庭玉柱琼宇瑶阶，火树银花珠宫贝阙，那甬道出口处乃是紫云宫后苑的中心，一出甬道便是一条宽有数十丈的白玉长路，路旁森列着两行碧树，每株大有十围高达百丈，朱柯翠叶郁郁森森。时有玄鹤丹羽朱雀金莺上下飞鸣往来翔止阵阵清风过处枝叶随风轻摇，发出一片铿锵鸣玉之声，与这许多仙禽的鸣声相和，如闻细乐清音笙簧迭奏娱耳非常。玉路碧树外是一片数十百顷大小的林苑，地上尽是细砂，五色纷耀光彩离离，数十座小山星罗棋布散置其间，也不知是人工砌就还是天然生成，俱都是岩谷幽秀洞穴玲珑，有的堆霞凝紫古意苍茫，有的横黛笼烟山容浩渺，山角岩隙不是芝兰丛生因风飘拂，便是香草薜荔苔痕绣合。再衬着满地皮上的瑶草琪葩灵芝仙药，竞彩争妍灿若云锦，越显得瑰奇富丽仙景非常，气象万千目难穷尽。三人身在龙潭虎穴之中，危机瞬息正事要紧，那有心情细看？略一经眼便朝前面敌人跟踪追去，那条玉路从甬道出口处计算长有三里，

形如卐字。每头都有一座宫殿，共分四路八殿暗合八卦，任初凤行法的黄精殿还须两个转折。南海双童等三人在未到达以先，便见前面路转尽头处有一座高大宫殿通体宛如黄金盏成精光四射庄伟辉煌，殿前有数十亩大小的白玉平台，当中设着一座极高大的丹炉，旁边围着八座小丹炉，乃是昔日紫云三女炼那五色毒砂之物，如今移在殿前当作陈设。

三人正行之间，见前面许飞娘等一入转角忽然落下遁光，不敢急进便缓了势子尾随前行。这时路上所见，宫中执事的人渐多，只没见杨鲤和龙力子两个，仗有法术隐身很未把敌人放在心中。眼看许飞娘等已到殿前步级而上，殿中也有人迎了出来，正要跟越过去，甄艮猛觉目光一闪，抬头一看，那殿前平台当中一座大丹炉，不知何时添了一面五丈许方圆的大镜子，寒芒远射宛如一个冰轮悬在那里。只是光华明灭不定，光灭时若无物，连镜子的暗影都几非寻常目力所及，那放光时虽只一瞬，却是远近数十步外的人物纤微可查，三人前进之状完全映现。甄艮暗忖自己原是隐了身形前进，怎会照了出来？敌人此镜异常厉害决非无因而设。再往镜下一看，果然站着一个与三凤装束相似云裳霞帔的少女，手中掐诀对镜凝视，暗道一声："不好"！拉了金蝉用地行神法便往地下遁走，同时金蝉、甄兑也都看见那面怪镜。因为甄艮心思最细志更坚忍，恐金蝉、甄兑二人不知轻重，来时早就嘱咐停妥一切依他行事，故此三人差不多是一个动作。那初凤自从峨嵋来人两次入宫虽被神沙甬道阻住未得长驱直入，但是敌人未损分毫，自己这面却连失重宝，阵法又被敌人破了好几处，本就有此着慌，这日飞娘等到来，分派至全宫诸人之后，忽然心惊肉跳了一阵，益发知道不是吉兆，无奈势成骑虎无可挽回。又听飞娘说南海双童已入峨嵋，更是心

病。想了想把心一横，一不作二不休！豁出自己多耗一点精血，一面命人在黄精殿中大摆寿宴庆贺生辰，一面将天府副册最后一页所载的“血光返照，太阴神镜”之法施展出来。这镜并非法宝乃是一种极狠毒的魔法，最耗行法人的真血元精，不到危急不敢妄用。紫云三女初凤道行法力最高，虽然早就炼成从未用过一次。这次也是因为敌人来势太凶，关系全宫存亡，逼而出此。却不想这种狠毒的魔法，最干天忌，非同小可，当时未暇计及厉害轻重，等到身败名裂已无及了。

那神沙甬道全阵的总图原在内殿之中，初凤入魔已深存心在人前炫耀，便请飞娘同来的几个异派中妖人同入内殿，先看了看总图并无动静，然后对众说道：“许、李二位道友同了三妹、冬妹出去探敌，这些时不见图中动静胜负难知。我想许、李二位道友法力高强，久出不归敌人必定厉害，少不得还要诱敌入阵。我这总图，虽可指挥发动全甬道的阵势，尽能窥见敌人现在那一层阵上，敌人面目能力，尚不能知。现在我将这血光返照，太阴神镜之法施展出来便能洞烛隐微，敌人不入阵则已，只一入阵便似盆水寸鱼，一举一动全在我等眼中了。”说罢她双膝盘坐屏气凝神默用玄功，将本身真元聚在左手中指尖上，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喷了出去，同时左手掐诀将中指往外一弹。那一口鲜血聚而不散渐渐长大，化成一片青光，形如满月悬在空中。初凤施展魔法将诀一收，立时光辉敛去，成了一团和古镜相似的暗影。然后对众说道：“我这太阴神法颇耗真元不宜常用，等总图中现了敌人动静诸位再看便了。”正说之间，总图中突然起了一片烟雾。初凤忙掐灵诀一口真气喷将出去，朝着那团暗影把手一扬，并无敌人入阵。只见飞娘等三人回了甬道看去颇现

狼狈，李玉玉不知何在？冬秀还有受伤的模样。初凤猛一动念忙收了镜法，请惠珠用缩沙行地之法即速前往，将飞娘、三凤等三人请回。除各阵地上原有防守的人而外，头层阵门上只须派一个能力较高可靠的人足矣！惠珠领了机宜自去，她近日极喜陆蓉波便将蓉波带了同往。惠珠、蓉波去后隔了一会，总图上忽然烟雾大作。初凤本疑是有人入阵，施展镜法一看却是初凤和李玉玉争辩，李玉玉正往外走，猜是三凤开衅，恐生事端，二次忙又命人催请速归。这时恰值南海双童同了金蝉、石生混入阵来，按说阵中原有反应，一则初凤见自己人似乎起了内哄心中惊疑，二则又当惠珠、三凤将阵法一收一放之际烟光缭乱，飞娘、三凤等人动作还可辨出，南海双童等四人身形业已隐过。魔镜固是神妙，毕竟甬道相隔千里，总图包括全阵枢机，看上去人同蚁大，略一疏忽便被瞒过。那"血光返照、太阴神镜"耗损真元不宜多用，后来见飞娘、三凤、冬秀三人已随了去人同返，总图中没有朕兆便将镜法停止。她却没有料到三凤、惠珠归途忙乱中先将阵法收起没有发动，初凤偏又一心注那魔镜，以致铸成大错。及至三凤快要走出甬道想起发动时，初凤忽见图上似乎有丝毫动静，那地方已抵出口乃全甬道的尽头，如系自家人行动，何致有此现象。初凤情知有异忙一施展镜法，果见有三条极淡的人影在甬道出口之处闪了一下，那人影竟淡到寻常目光皆所难及的地步，千里神沙如入无人之境，仅在出口之际略现一丝痕迹，如非镜光所照甚近，敌人业已身入庭户还未觉察，自己费尽心血所炼的神沙降魔阵，要它何用？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初凤那里还敢丝毫怠慢，忙和众人道："现在三个敌人不知用什法术竟能隐着身形安然穿行甬道深入宫中，必非弱者。他们欺人太甚！事到如今，说不定拼个

强存弱亡。这里有两个无形魔障，乃海底万年朱蚕之丝炼成，与这太阴神镜相辅而行，无论来人有多厉害神妙的隐身法术，镜光所照自现原形，等他一到，镜光所照三百步内外便将此障法往空中一抛，再经我法术施为此障立时化成千万缕无影无形的柔丝。敌人只一被缠住，周身骨软如绵神智昏迷，休想走脱。请一位道友与舍妹夫各持此障，站在殿前平台两角，等我这镜上一现火花立时如法施为，自有妙用。”说罢，那被许飞娘约同前来的几个妖人，俱都各说愿效微劳。初风命道：“四手天尊江涛道行最高。”便将无形障交与了他。因为敌人已入腹地不可迟延，除江涛外，余人连两句客套话都未顾得说，急匆匆口诵魔咒暗运真气将手一指，那团暗影便随着指挥往殿外飞了出去，到了平台悬在空中停住不动，初风接着行起法来。

这时镜中敌人已出了甬道，随定飞娘、三风诸人身后隐形潜进。初风暗忖三风等粗心不说，许飞娘多年盛名之下何等机智，怎会从阵中引来三个敌人通没丝毫觉察？敌人本领定非寻常。如不能一举成擒被他逃走，阵中虚实大概已为所得必留隐患。莫如等他本人飞上平台再行动手，方可不致漏网。事在紧迫，就是多耗损一点真元也顾不得了，一面寻思，不时把镜法展动。不多一会镜中敌人已到𠃊字亭路转角，影子越来越真渐渐眉发毕现，来人又是三个幼童，除金蝉前日在甬道中见过外，那两个竟和当年侵犯紫云宫的妖童甄海生得一般一样，如飞娘日前所说果是不虚，初风想起《地阙金章》最末一页明示异日休咎结局，曾载有双童复仇最应当心之言，未免有些心惊！回顾金须奴隐身平台一角，满脸忧色。当初如果信他的话将水献出，何致闹的这等僵法？事已至此，悔也无用，除了竭尽所能拼个死活而外，更无善策。初

凤想了想估量敌人将到，又是一口真气喷向镜上一看，数人紧随飞娘等身后已到殿前，当时惊忿交集，一面双目注定神镜暗中默运玄功准备放过飞娘等几个自己人，等敌人一上平台，台上原设有“五方五行天魔铜形遁法”，再一施展那两面无形魔障，便无殊上有天罗下有地网，敌人任是精通什么玄妙的遁法，不论上天入地俱都休想脱身。初凤虽然如此作法，但是那太阴神镜悬在殿外不比殿内，运用起来，那一片皎如明月的寒光，休说金蝉、双童等的惠眼便是寻常人也一望而见。起初初凤也想到这一层，用禁法将光蔽住，又有绝大的炼沙炉鼎相隔外人不能看见，这时一见飞娘等上了平台敌人眼看接踵而至，百忙中一面要从镜中观察敌人动作一面又要施展那无形魔障。心神一分不及施展禁光闭影之法，早被金蝉三人看破机密，容到初凤看出敌人要逃将手一扬，镜上冒起火花，金须奴与四手天尊江涛将两个无形魔障放起时，敌人业已同时遁走一个也未擒住。这紫云宫中的地面虽不似平台之上埋伏密布，并非寻常沙石泥土。初凤万不料敌人遁走得如此神速不由大吃一惊！呆在那里做声不得。

飞娘刚达殿前已看出八、九分，暗忖自己得道多年竟被几个小孩子瞒过，跟了一路都未觉察，岂不惭愧！凭自己法力破了敌人隐身法使其现形，原是不难。一则因三凤适才出语讥诮令人难堪，二则不知敌人在快出甬道时才被发现。以前初凤既知敌人私入甬道，并欲在事前发动阵势，或者志在诱敌深入别在用意。自己此时反身擒敌，装得早知敌人跟来，故意引他入宫再行下手，固然可以遮盖失察之羞。但是峨嵋这些小辈大都青出于蓝，敢于深入虎穴必有所恃，使其现身容易，万一擒他不住，宫中诸人本就有多半怯敌，必说自己引贼升堂反而不美。再者飞娘以前明知紫云三女非峨嵋

之敌，不过略增自己声势与峨嵋多树几个强敌，能胜固好，不能胜多少也总可剪却敌人几个羽翼，及见敌人主要一个未来，就凭几个后辈门人已把神沙甬道搅了个河翻水乱，结局定无幸理。飞娘本就想另打主意，再经三凤随便出口伤人又将李玉玉气走，许多令人难堪，更是恼羞成怒有了嫌隙。当时敷衍不去，全是为了垂涎宫中所藏各种异宝并未存有好心。这时宫中发现敌人踪迹正好冷眼旁观相机而动，看看三女的本领。反正敌人通过甬道时三凤、惠珠等俱是主持全阵之人，千里神沙被人随便通过尚且不知，外人不明阵中奥妙怎能见笑？越想越以不动手为是，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敌人业已逃遁，才随众人纷纷与初凤相见。

初凤因自己认为千里铁壁神沙甬道尚且阻敌不住，也不好意思再怪外人，只把三凤、慧珠、冬秀三人暗中埋怨了几句，随即将足一顿，一耸两道秀眉，随即收了法宝率众入殿。这一来众人十分扫兴，以为初凤必要忙着搜敌，谁知却如无事人一般好生不解。只有金须奴和慧珠看出她满脸戾气必要逆天行法，知她素来外和内刚，只一动了真怒谁也拗不转，空自忧灼又不敢劝。果然初凤请众人落坐以后，便发话道：“我们在海底隐居修炼与他风马牛各不相干，那天一真水乃本宫至宝借不借由我，他先命门人前来强取，第一次不等回话伤我神兽龙蛟，第二次大闹神砂阵，又坏了三舍妹的璇光尺，我仍不愿与他结仇只将甬道封锁不肯出战。如今几个小辈竟寻上门来，真是欺人太甚！愚姐虽然道行浅薄也在海中潜修了数百年，自问道行也不弱于他，只为我那几桩大法有天箓示警，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罢了！现在敌人乘隙侵入宫中，适才我用无形障擒他又被漏网。如不再将峨嵋门人除却几个稍杀敌人气焰，以后各派群仙有什奇珍异宝

俱都予取予求，永无宁日了。三个小孽障隐身法已被看破，没有我们自己人引导绝出不去，必在宫中逗留。到了子时便是愚姐妹贱辰，诸位道友远来盛意岂能为小辈所扰？我算他此来，定为盗那天一真水，此水已被三舍妹蔽在金庭玉柱之内本没法术封闭，我再施展七圣迷神之法，三个小辈如不去还可多活些时，否则这黄精殿固是上下埋伏重重，敌人来即入网，便是别处只一出去立时被我妙法困住，然后将他擒到殿台之上，凌辱摆布个够再行处死，以博大家一笑如何？”说罢出位，披散头上秀发，口诵召魔真言就在殿前倒立舞蹈起来。约有半盏茶时，从初凤身旁升起红、黄、蓝、白、黑、青、紫七缕轻烟，冉冉往殿外飘去，转眼分布由淡而隐。

金须奴见初凤简直换了一个人性，竟不畏惹火烧身，连那天府副册中最恶毒狠辣的七圣迷神之法都毫无顾忌施展出来，真是忧急恐惧！本想借辞出殿想一善策釜底抽薪，谁知他只管变颜变色面带惊疑，早被初凤看破，行完法后便笑对众人道：“今与峨嵋誓不两立，我志已决。少时处死敌人宴散之后，不等敌人寻来我便去峨嵋凝碧崖上门问罪。无论是自己人和诸位道友未得我言千万不可离开此方，静候我一人施为如何？”说时又看了金须奴一眼。金须奴那里还敢开口？只急得暗中顿足，只有三凤、冬秀兴高采烈，许飞娘和一干妖人更是合心称意巴不得有此一举，俱向初凤称佩不置。初凤正说之间，忽见东南方飞鲸阁畔一片黄烟升起，大喜道：“敌人业已被困，只不知可是全数入网？三妹持我灵符用‘太昊真诀’防身，速将小辈擒来听候发落。”三凤闻言接过灵符，带了两个随侍的女仙官径往飞鲸阁飞去。三凤走后不久初凤殿中遥望一道金光像电闪一般掣了两下，那片

黄烟忽然消散。不禁大惊失色，暗道一声“不好！”忙又取了两道灵符分给二凤、慧珠道：“敌人真个奸滑，不知用什么法儿逃出罗网，幸而这一关修道人比较易过还不妨事。你二人速去相助三妹，我这里将血光返照太阴神镜运转飞向你二人面前。此镜不便常用，每放光明便向空中注视，自能观查敌人踪迹。凭我七圣大法再加上你二人的法宝两下夹攻，决不怕敌人能飞上去。”说时正南方彩蜃殿又有一片青烟升起，初凤指给二人观看，说道：“敌人现在逃往彩蜃殿被困，可速前去。”

第二十六回

人语烟中　三仙逢矮叟
雀环飙转　万里走神砂

话说慧珠、二凤领命刚走，先是东方大熊礁红烟升起，紧接着正西蚣忧殿、正北方的圆椒殿、西北方的虹光湖、西南方的珊瑚榭相继各色烟光升起，紫云宫碧树琼林玉宇瑶阶珠宫贝阙所在皆是，本就雄深美秀雅丽无方，再被这各色彩烟笼罩其上，越显得光华缤纷汇为奇景。休说那几个初来妖人平生未睹，便连那经历宏富的许飞娘也都羡佩不置叹为观止。众人目炫神奇心惊妙术，那知就里？其中最难受的仍是金须奴和初凤，一个是知道大乱已开初凤入魔益深，自己受恩深重情切忧危，又想不出挽救之方，只好守定身侧，到了万分急难之时以身相代而已。一个是满拟这“诸天世界，七圣大法”随心感应，休说三个后进小辈，便是峨嵋诸长老到来也难破解。谁知刚将敌人困住便被走脱，随着青烟继起，敌人入网未见逃出，方自庆幸，忽然四方八面各色彩烟纷纷全数放起，姑无论成功与否，就说一处困住一人已有六七个之多，适才只见三人偷入还可说是自己人疏忽引贼升堂，这其余诸人从何而至？照这样神砂甬道岂不形同虚设？真是越

想越烦！初凤为人原具深心，自从神沙甬道筑成以后所学不正，再一多杀生灵入魔益深，朝夕筹计惟恐祸变之来，因此她把全宫殿都用有魔法封锁埋伏。这座黄精殿位居中央又是甬道的命脉总图所在，指挥发纵全在此地，无形中便成了全宫的枢纽。明知今日事太扎手，再加上适才新召来了魔中七圣，如果伤了敌人回来还易打发，否则无功而归便要反攻行法之人。虽然初凤自己能发能收早有准备，但是这魔头不比圣神丁甲，乃天地间七种戾煞之因，冥冥中若有魔头主掌似虚似无若存若有，看去并无形质，非具绝大智慧不能明烛几微，非具绝大定力不能屏诸身外，一为所动灵明便失，任其颠倒死灭与之同归于尽，受害的人虽为烟雾笼罩，只外人还略能看出些须形迹，本身却一无所觉，真个厉害无比。万一侵害了自己人，岂不冤枉？惟盼三凤、二凤、慧珠等三人能将被困的几个敌人擒来，在他死前用魔法禁制讯问，才知对方真相。眼看敌人随意出入藩篱尽撤，只剩下宫中一些埋伏。各人法宝、连这一两桩不能轻易行使的魔法，即便暂时获胜，想和峨嵋数十位名头高大道法宏深的剑仙相抗怎有把握？初凤心中刚一明白，三凤等尚未擒回敌人，忽见金庭玉柱间光霞上升彩雾蒸腾，知有敌人前去盗宝中了埋伏，念头一转不由又勃然大怒，忙命金须奴速去查看，如有敌人落网即刻生擒入宫问话。

金须奴持了护身灵符去后，先是二凤、慧珠两人空手回转。初凤见她们后去先回，无功而归，惊问何故？二人便把奉命往大熊礁、蚣忧殿、虹光湖、珊瑚榭等有各色彩烟升起之处擒敌，远看烟雾弥漫，越走近看越没有一丝痕影，等到转身离得较远烟雾又由淡而浓，不解何故？四方八面俱已寻到，皆是如此，那发烟之处并无一物等语说了一遍。初凤闻

言刚问："各处寻到，可见三妹？"三凤已同了随去的人狼狈而归，也是一无所获。初凤更是骇异，再一问经过。三凤说道："我到了飞鲸阁前，还有半里多地，眼看烟雾中有三个人影，忽然似一朵金花爆散开来转眼即行消灭，那烟雾也越近前越淡，及至到了阁前便一点痕迹都无有了。如说被敌人破去，怎又不见敌人踪迹？我因知道厉害大意不得，不敢去了大姊的护身灵符。等到离阁走不多远，不但阁前那片烟雾又由淡转浓，四方八面，像蛤忧殿、虹光湖、珊瑚榭等处，又连起来六七道各样颜色的烟雾。我心想此法不将敌人困住不会露出痕迹，疑心敌人大举进犯，恃有灵符护身挨次巡视，但是远观彩烟溟濛，近视杳无痕影，只末一处行经蛤忧殿，仰闻烟中人语，仿佛说我们迷途罔返大限将临，你父母之仇早晚得报勿须急在顷刻，接著便见一个很眼熟的矮子背影一晃不见。那烟雾也和别处一样，四处留神搜查别无迹兆，大姊看是如何？"

初凤此时，魔法已为高人破去，害人不成反害自己，正是魔头高照之际。闻言虽觉三凤所说烟中人语有些惊诧，但因在这类魔法之下，被困的人一切幻相均由心生，千奇百怪，变化万端，常有自言自语的时候。那各色彩烟既未消灭，七圣大法定未被人破去，还不要紧，否则敌人如能随意行动，怎的不敢现形出面？三凤所闻所见定是敌人刚刚入网，这七处的敌人必非庸流，或者被陷之时有了觉察遁入地内，也未可知。不过敌人就是分头来，也应有几个做一路，怎会单单按照她自己所布的魔法分成七处和预先知道的一般，同时发动同时落网，那有这等巧法？令人有些不解。好在那七圣大法，只一冒起烟雾必有敌人被陷，法不致空，即使会用什么绝妙的隐形地遁之法，也只掩得两三个时辰耳

目。再者这种无形伤人的魔法，今日这么多的敌人，不见得全数都在事前警觉个个同时往地下遁去。必还有几个道行深厚的人，虽然中法被困还在那里运用真灵以绝大定力来相抵御，神志不曾十分昏迷，身又预先隐起，所以看他不见。初凤想到这里便问："二凤、慧珠去时，'血光返照太阴神镜'曾在前面查照，我这里连著几次行法，难道也不见一丝朕兆？"慧珠道："我们初出殿时，原本指挥此镜注目飞行。先到第一处彩烟前，此镜曾放了一次光明，并未照见敌人形迹。后来连飞巡了六七处，直到回殿便始终是一团黑影了。"初凤闻言大惊，忙掐灵诀如法施为，那团暗影依旧是寒光致皎纤微毕照，知未被人破去益发放心。这几种厉害魔法，天府副册原有互相克制之言，只缘炼成之后从未施为，稍一疏忽，以致徒劳无功。想了想，便自丢开。她自己还以为万分谨慎，不去收那魔法，以防万一敌人不曾入网魔头反攻自己不易打发。只要有一两个发现，再行收法便无妨害。那些隐入地下的更是釜中之鱼，留到最后发付不迟。她只管想得周到，却不料七魔害人不成业已回攻，不久便会趁隙发动。可怜初凤也是仙骨仙根，只缘一念之差，闹得身败名裂受尽诸般魔难。

初凤等诸人正说之间，金须奴也从殿外飞来，初凤忙问金庭玉柱中可有变故？金须奴答道："金庭玉柱远看彩雾蒸腾光霞辉耀，近视依旧是好好的并无一物埋伏，也不见有敌人侵入形迹。"初凤一点也没有想到可疑，暗忖自从昔年玉柱开放取出许多异宝灵丹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没有想到玉柱底下也藏有宝物，看今日神气颇和昔年发现宝物时情形相似。莫非因为强敌大举来犯，知我难以抵敌又有宝物出现？越想越有理，心里一高兴便连前事也不加重视。因为降生时

辰将至，存心想在人前炫露，施展那近数月来所炼成的各种幻景法术，便吩咐除黄精殿外，再设一席寿筵在金庭玉柱之间，一则宴请仙宾犒劳宫众，二则请大家一玩金庭玉柱奇景。当时如真能发现藏珍，岂不凑趣？金须奴因那金庭玉柱乃宫中禁地藏珍奥区，平日除了本宫主要外，仅有一两个宫中防守执事的人可在里面出入。自己人尚且不得妄进，何况外人？这许飞娘邪魔外道居心叵测，怎可任其轻入？还有那黄精殿乃全甬道总图所在，许多埋伏的枢纽全在其内，平时尚且不可轻离，怎到了强敌当前这等紧要关头，却如无事一般？闻言好生惊异便谏劝道："金庭玉柱宝库所在，如今敌人业已混入，就擒与否尚难定准，黄精殿全宫命脉万法总枢，正当多事之秋，谨慎防卫犹恐不周，如在两地开宴相隔遥远，偶一疏忽，岂不开门揖盗，望公主稍为谨重。"初凤笑答道："妹夫未习天书不知就里，便是二妹、三妹也因道力稳浅难测玄妙。我在百十年前，已将这部天书通体彻悟洞悉玄奥，运用变化无不如意了。只为此法太辣有干天忌，从未轻举妄用。如今峨嵋欺人太甚，我已横了心，拼著不成正果。永为海阙散仙，将所有妙法尽量施为与他分个强弱。我岂不知这两处关系重要，特地开放门户，正为引敌入网。无论仙凡，涉我樊篱必无侥理，敌人满布宫中俱精地遁，虽为七圣大法所困，因未现形难知就里，不便收法。恐还有别的余党，未必全数成擒。藉此娱宾兼以诱敌，岂非绝妙？"金须奴见初凤颇为自恃，总觉她今日神气异常，满脸戾气不似往日仙灵丰彩，疑虑不释。慧珠也看出初凤不似平日谨慎，怎可倒行逆施？见金须奴谏劝无效，当著几个外人不便再为深说，只有心中焦急而已。除金须奴、慧珠比较明白外，余人俱都过信初凤法力，只知同仇敌忾不但毫没在意，反巴不

得少时开宴当众逞能，将多日筹备的魔法幻景一一施为，以显自己道法玄妙。

那许飞娘等几个左道妖人久闻金庭玉柱之名，因是宫中禁地不便请求入观。每次来时，仅在外面看见金光宝气霞蔚云蒸，早就心羡，非止一日。一听初凤要在那里开宴延宾，好不欣喜。别的妖人知道三女厉害，此时尚无妄念，飞娘却已断定必败无疑。适才在甬道中和三凤口角时已存了趁火打劫之想，知道金庭玉柱埋伏重重，如不在事前入内窥知底细，三女一败便为敌有，已是无及。正苦无从下手，初凤这一来正合心意，否则初凤也非根行道力浅薄之人，适才施展那么厉害的七圣大法，连自己都觉必有成功之望，谁知敌人来了许多从未就擒，怎连形影都未见到一个？烟中人语分明是真，她却自信太深说是应有幻景，此事出乎情理之外，她连一丝也不觉察，岂非自速败亡？来人定是三仙二老之辈或者还有飞娘自己的克星在内，如非想收渔人之利，此际便应及早抽身才是上策。那有这般大意骄敌之理？几个同党俱是自己约来，算计峨嵋如果大举，当在子时开宴之际，此时当众不便预为示警。好在自己预备有防身脱险法宝，且等到时万一胜固可喜，而真见势不佳再约了一同逃走不迟。飞娘也是利令智昏，只顾自己如愿不管旁人，适才李玉玉负气而去不曾拦劝也未随去，以致妖尼惨死，已遭了大怨。这次又因事前不警告几个同类，少时逃走未及大半伏诛。自己仅以身免什么未得，无形中害了旁人又结了许多仇恨，后悔已无及了。

且说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同了金蝉，跟著三凤、许飞娘等人身后隐身通过神沙甬道偷入紫云宫，已然到达黄精殿台阶之下，仗著掌教真人所赐灵符护身事急可以退走。正待暗入

宫中窥探虚实相机下手行刺，忽然一眼看见殿前玉平台上九鼎后面悬著一面镜子，放出皓月般的精光时明时暗，照得三人眉目毕现。知道行藏败露，以为中了诱敌之计，只说进行顺利，不想如此厉害，不由大吃一惊！

甄艮素来胆大心细，又因多年薪胆，大敌当前丝毫不敢大意，忙一拉金蝉，便同往地底遁去。见殿前一带地底放光，恐怕敌人预设埋伏，又恐甬道出口有什变化，也不敢往原路退回径往东南遁去，退有二十余里不见上面有什动静，先由甄艮隐身遁出地面一看，面前复道行空杰阁高耸，金碧辉煌霞光闪闪，比起别处所见又是一番景象，真个是富丽已极。遥望黄精殿与神沙甬道出口等处不但不见一人，也没有别的异状。甄艮心中奇怪：敌人纵非存心诱敌，适才明明是看出自己踪迹，逃走之时仿佛已在行使妖法，怎会没有一点动作？莫非因见敌人精于地行无法擒拿，故示镇静，却在暗中埋伏以待入网不成？继而一想，自己抱著不同戴天之仇涉险深入，不久破宫时辰将至，还得出去约了轻云、英琼等人进来，径自在宫中徘徊视望也不是事。甄艮正要入地招呼同伴，金蝉、甄兑已然候得不耐遁出地面。三人互一商量，那面镜子悬在殿台之上，必是一种照影窥形的魔法，未必可以移动。敌人既不能地行来追，率性再冒一回险，仍隐身形由地底出其不意绕向殿侧相机行事。看看黄精殿周围地底，那一片放光的地质是否可以通过？如可通至殿上，好歹也立点功回去。如其不能，再看出妖法埋伏厉害时，便决计不贪这一时之功，能好好退出更好，否则便将瑛姆所赐的灵符施展开来给他一个下马威，略寒敌人之胆。再将掌教真人灵符施展，直由海面上升逃出宫去，会合迎仙岛上诸同门二次大举破宫报仇。

正打主意要由地行前往，猛见黄精殿内飞出七道各样颜色的彩烟，转眼工夫像雾纱轻绡一般布散开来，分向七路，离殿不过三丈远近，便由淡而隐。三人俱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这七道彩烟必是有为而发，说不定有什么极厉害的魔法。这等无形之物定难抵御，幸而自己是在地下行走又将身形隐住，当不至于受到暗算。三人刚互相打著招呼要往地下遁走，猛觉身上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甄氏弟兄修道多年又加在峨嵋吃过一回大亏，愈发机警谨慎，便是金蝉近年也是久经大敌屡闻前辈仙人指数，长了不少的阅历经验，早猜敌人不肯干休。及见黄精殿内飞起七道彩烟，有一道正对著飞鲸阁飞来忽然无影，已是在那里留心提防，再者打寒战，修道的人好端端那得有此？三人俱知事情不妙，连忙按定心神时，仿佛神志一昏万绪如潮一涌而至，竟忘了往地下遁去，颇觉三女可恶，忽然怒发不可遏止，各自一指遁光便要往黄精殿飞去。刚一动念，初凤为首，已率了二凤、三凤许飞娘全宫众人杀来，剑光法宝纷纷祭起，三人益发盛怒，各自指挥飞剑法宝迎敌，过了好些时辰未分胜负。这些敌人全是幻景，总算三人道基深厚，一个是几世童身神明湛定，那两个又是久在玄门精通道法，身旁又藏有掌教真人和瑛姆的灵符，所以虽然暂时中邪尚未成擒。否则这“七圣迷神魔法”一经被侵，喜、怒、哀、乐、爱、恶、欲必有一桩中人，能在瞬息之间现出千万种幻相，身当其境的人，只觉著事情一称心如意便即被陷不得脱身，任其擒去摆布，饶是多大本领道法也是除死方休。二人先时那知中了魔法暗算，只知拚命般迎敌杀得难解难分。其实身手并没转动，法宝飞剑也未施为，只是人站在当地如醉如痴，不过尚未倒地昏迷罢了。

正在危机密布，不可开交之际，金蝉猛的心灵一动，暗忖适才明明要由地遁往黄精殿去，刚要动身敌人便即杀来。杀了半日未分高下，这还不说．往常也曾和妖人对敌，怎的今日这般越杀越有气？想到这里盛气一平，魔头自然有些难侵，心中便微一明白，再往四外一看，不但黄精殿不知去向，眼前人物都如在烟务之中，随著自己的念头时隐时现。金蝉知道自己一双慧眼可以透视云务无微不显，这般鲜明的景色怎不曾看清？情知中了敌人道儿连忙大喊道："二位师兄留神！这是敌人妖法幻景，我们不要理它！快将法宝护住身子，以免受它暗算。"连喊数声未见甄氏弟兄答话，正自著急要用手去拉，忽听前面连珠也似起一阵轻微的爆音，接著便是一片黄色烟光冒起。经这一来，不但金蝉心灵完全复原，连南海双童也明白清醒过来，都不知身陷危境来了救星，一见敌人忽然无踪，面前现出一片烟雾，反以为变出非常，敌人又闹什么花样，正在张皇骇顾准备迎敌之际，猛觉身子被一种绝大的力量吸住凌空而起。金蝉忙取弥尘幡，甄氏弟兄更是情急竟要将掌教真人灵符发动以谋出险，俱还未及施为，猛听耳边有人说道："尔等已陷魔网，我奉齐道友之托来此解教，时机瞬息，休得妄动。"金蝉听出是矮叟朱梅的口音心中大喜，转瞬落地一看已是蜍忧殿侧，现出一个矮老头儿和一个少女，果是矮叟朱梅同了廉红药。金蝉忙给甄氏弟兄引见，拜倒在地。朱梅道："我今晨同白道友到了凝碧崖，得知你们来此取那天一真水之事。因为这座紫云宫原是连山大师别府、天一金母旧居，紫云三女前身乃天一金母侍女，此番转世重来，仍然误入岐途难免劫数。她仅将金庭玉柱中所藏的法宝和道书取去，柱底还有大师、金母每人一匣遗书和许多奇效的丹药俱未取出，宫中源流我知之颇详，

此次赶来便是为了那两匣遗书，就相助你们取水。三女劫数将至，尔等无须忙在一时。尔等所中魔法甚是厉害，连我也难破解，幸我事先料到，请瑛姆派了她弟子廉红药持了法宝灵符前来。不但已将那七道魔法破去，还伤行法之人，并且还故布疑阵混乱她的目光，使其觉著来人业已入网有恃无恐。现在离三女生辰不远，留下红药在此行法，尔等三人可随我由宫前海眼旧道退出宫外，将周、李、易静诸人接引进来，乘她寿宴高张邪术娱宾之际，红药去破她黄精殿中总图尔等破宫取水便了。”

金蝉因石生尚在神沙甬道第一层阵内，刚想请问朱师伯见未，朱梅已吩咐众人站定，手掐灵诀行使仙法，一展袍袖隐了身形直往前宫飞去。到了避水牌坊之下才驾遁光飞身而上。那里虽经三女的五色神沙将出口堵塞外加魔法封锁，却早已为朱梅入宫之时用瑛姆一粒无音神雷破去。三女开宴之前方行觉察，急忙重加封锁时，敌人已用妙一真人法宝神符连破四十九阵，从甬道中长驱而入了。金蝉、甄艮、甄兑随了朱梅升出了海面，直飞迎仙岛落下。轻云等因时辰将至，还不见金蝉、石生、甄氏弟兄回来，掌教师尊和瑛姆所赐的破宫退敌的灵符又全在二人身上，正在等得心焦，忽见三人同矮叟朱梅，已由延光亭甬道径从远处海面飞临，知道少时成功无疑，好生喜欢，纷纷迎上前去。易静原见过朱梅几次，忙率易鼎、易震随了周、李二人上前行礼。金蝉一眼不见石生，不禁失惊，“咦”了一声。朱梅笑道：“石生至孝，根深福厚，无须急他有什不测。他留在里面大是有用，但此时尚难退出。尔等少停前去破阵，便可在甬道中相遇了。”金蝉闻言才略放心，大家便随侍朱梅请问蛾媚开府之事。朱梅道：“此次凝碧盛会乃掌教齐道友奉了长眉真人所留法谕，

趁这五百年劫运到来之际光大门户发扬道宗。除一些左道旁门的仇人外，各派剑仙散仙届时俱来赴会，推荐弟子共建仙景。以前武当张三丰道祖虽有过这类举动，却无如此之盛，真乃千百年来唯一胜事！我内外功不久完满，本想将门下诸弟子移荐峨嵋。只因师弟伏魔真人姜遮再三和我说：'先恩师当年创设青城宗派苦修多年，颇非容易，后来兵解仙去此志未成，临化曾有遗命，虽说他自已因收徒不慎，误收了四师弟秦深造了许多杀孽，以致耽误许多功行，门下弟子异日收徒，务须格外严谨，如无好资质，甯使本门派宗绝传，也不可轻易收录。'等语。难得目前是五百年群仙转劫脱劫之期，异禀良资甚多，不愿本门宗派无有传人，执意要创设青城一派以传本门衣钵。头一代按照先恩师遗偈共只收男女弟子十九人，准备再传以后便可发扬光大。各派荐徒，惟独青城无有，青城、峨嵋同是玄门正统，殊途同归分合皆可。姜师弟虽不免门户之见，但他眷怀师门恩德念念不忘，所言也不为无理。只是我闲云野鹤疏懒已惯，峨嵋劫后便即道成化去，不愿多结尘缘再惹烦累。现已与他商妥，我只尽力相助不能为教祖，异日我去之后将道统供让与他，再由他去传与门下弟子。昔日在月儿岛，同了白道友往火海去取连山大师遗留的龙雀环得见壁间遗偈，方知紫云宫源流因果。青城门下十九人，竟有两个是宫中转劫的侍者，中有两样异宝本是昔年天一金母所赐之物，现藏玉柱之下，应为所有。我恐落在别人手内将来又生波折，再加齐道友因我曾经三入火海备知这里底细，加以嘱托。此来一为破宫取水，二为代那两个未来的门人将此二物取出保存，以备将来物归原主，三为尔等法宝飞剑俱出仙传，恐那二人兵解之后禁受不起，事前总有一番调度。紫云三女自恃无敌的，只有神沙甬道和那七煞销魂

之法。此法已为廉红药用瑛姆灵符破去，她如今还在梦中。所剩神沙甬道少时我等入内便要瓦解，其余法宝妖术均不足为虑，倒是金须奴在月儿岛火海之中得了几件法宝，内有一柄清甯扇乃连山大师当年采取三才灵气所炼极为厉害．须我亲自会他。还有三凤手内有一根璇光尺，因她不知运用另以魔法炼成，日前虽为尔等将它破去，但是此尺神妙仍在功用仅少逊于'九天元阳尺'许飞娘垂涎已非一日，如见三女失败必要趁火打劫，如落她手大是异日隐患。金蝉少时入阵，到了宫中可小心监察三凤。先出甄艮、甄兑去敌二凤，等她遭劫以后再去相助金蝉，斩了三凤、冬秀以报杀父之仇。事成谨防许飞娘乘机下手，先将璇光尺取到手内，再会合前往金庭玉柱之中取天一真水与那两匣柱底遗书。飞娘夺尺不成还不就此甘心逃逸，必往金庭盗宝。你四人如觉敌她不过，可将瑛姆灵符展动，发动神雷将她惊走，你四人均非其敌不可穷追。这时廉红药与石生必将元命牌盗出，同了蓉波、杨鲤来到。尔等只守着金庭等我到来，再一同回山覆命。易静去敌慧珠，此女未入迷途，转劫苦修颇非容易，又未为恶，不得伤她的命，可任其逃走无须追赶。易鼎、易震同敌余孽，除龙力子和金萍、赵铁娘二女外俱是在劫之人，尽可全数诛杀。轻云、英琼双战初凤，她已为七魔反攻神智已乱非你二人之敌。金须奴救主情切，必舍死来救，初凤平日尚知自爱，所有恶孽俱出三凤、冬秀二人蛊惑，不过筑炼神沙甬道杀孽太重，恐难免劫。可看在金须奴为主忠义暂时放她逃走给与自新之路，能否挽救全在她了。我先去敌那几个异派妖人，胜后再往各处接应。

分派已毕便即率众起身，直往延光亭飞去。到了甬道外口，矮叟朱梅吩咐易静姑侄用"九天十地神梭"先将甄艮、

甄兑、英琼、轻云四人穿行地肺度入宫中。如见地质有异发出青光，那便是珊瑚榭宫中最僻静的所在。那里经自己初次入宫时，故有苦行头陀遗赠妙一真人的“寂灭神钟”，众人到此方可上升，以免神梭出土时雷声光华惊动敌人，有了觉察。出地面后隐去身影再奔黄精殿，由殿后金门入内。这时总图已为红药用瑛姆法宝神雷破去，可会合在一起同出扰乱寿筵，分却敌人心神。以便这里破她神沙甬道中的四十九阵，可少许多手脚。易静等领命，施展神梭地行而去。金蝉忍不住又问石生何在？朱梅道：“现在三层阵中被困，入阵便可相见。”说罢带了金蝉迳入阵内。这时总图尚未被红药破去，头三层的有无形沙障和先前一般厉害，朱梅来时早有准备，到了阵中，见前面五色光华乱闪，笑对金蝉道：“这东西却也有趣将它毁了可惜，好在孽是紫云三女所造与我们无干，且收下来。留待峨嵋开府时，给你们仙府添点景致。”随说将手一扬，飞起一红一白两个晶彩透明的圈儿，飚轮电转流光莹莹直往沙障之中飞去。转眼之间耳听丝丝之声，红光白光越来越盛，对面数十百丈的五色光华竟自越缩越小，穿入圈中。朱梅也不收那两个光圈，竟率金蝉往前飞去。金蝉道：“朱师伯，你那法宝怎不收回？”朱梅道：“此宝便是龙雀环，经我与白矮子祭炼以后第三人休想妄动。他本要与我同来，因五府开辟群仙俱有奇珍相赠，我二人却想不出什么好礼物，难得有此机会岂可放却？才商量由他衡山等候，将这三层有无形沙障收了与他送去，以便到时赴会，岂不是好？”说时已到第三层阵口。朱梅将手一招，后面红白二光圈便飞越上前，不消片刻，和头层一样收了，仍悬空中不动。二人正往前进，朱梅忽道：“金蝉，你一双慧目，可能看出石生母子二人在那里么？”

金蝉闻言定睛仔细朝前一看，只是一片灰蒙蒙仿佛轻烟薄雾相似，内中隐隐似有银光青光闪动，却不见人。知石生母子已陷入无形沙障之内，自己尝过厉害不敢抢前，忙道：“朱师伯快发慈悲，救他母子脱困吧！”朱梅道：“你先别忙，他二人虽然被困，因有法宝飞剑护身并未受着伤害。只缘妄用沙母被三女识破，知道宫中有了奸细，故意从总图中倒转阵法，先使他们受尽荼毒，等到力尽精疲再行处死，少时总图便破，我用此环将这头三层的沙障沙柱收去，他母子便可脱险相见了。”正说之间，忽听地底起了一阵极轻微的炸音，顷刻便止。朱梅笑道：“总图已被红药破去，大事成矣！”说罢将手往后一招，那红白两个光圈又复飞上前去，眼看前面一片浑茫，倏地现出千百丈五彩金霞，丝丝之声响个不绝。起初只见里面光华微微隐现，直到金霞快被宝环吸尽才现出天遁镜与蓉波、石生二人所用的剑光宝光。金蝉见各种光华围护中，蓉波背上还伏着一个素未见过的少女与石生闭目相背而立。蓉波母子被困多时已有些神志昏迷，还不知魔法神沙已为人破去，只管拼命运转各人的法宝飞剑以防侵害。金蝉连喊数声不见答应，又被剑光法宝隔住近身不得，心中焦急。刚喊一声“朱师伯”，朱梅已手掐灵诀将手朝前一指！天遁镜原是朱梅故物首先飞回，朱梅接到手内递与金蝉，然后将手合拢一搓一放，立时便有一个轻雷发出去。

石生被困之时，因蓉波说那五色神沙，功夫久了最损双目，便将双目闭上正在运用玄功拼死抵敌，猛觉上下四方轻了许多，接着手一松天遁镜似被人平空夺去，不由大吃一惊！耳边又听一声雷响首先警觉过来，定睛往前一看，见是金蝉同了矮叟朱梅，同时蓉波也为雷声响醒。二人见救援已

至，俱如绝处逢生喜出望外，忙收剑光法宝跑上前去，先向朱梅跪倒行礼，再来与金蝉相见。朱梅道：“妖阵总图已破，只元命牌还未到手，此牌关系蓉波成败甚大。非石生亲手滴血破了妖法不能得到。事机瞬息，待我将这些神沙送回衡山，速速随我入宫吧！”说罢手掐灵诀，运用玄门先天妙术，对准空中宝环一指，那一红一白两个光圈便带起两道粗约丈许长约千丈像微尘一般的淡影直往洞外飞去。蓉波乘机跪请道：“弟子所背女子名叫金萍，原是宫中得力执事与弟子交深莫逆，久有弃邪归正之意只是无门可入。今日她原防守九宫图，见弟子母子被无形沙障所陷欲待放起沙母解救，不想三女倒转阵法，沙母失了功效，反将她压倒，幸得弟子看出，冒死近前将她救起。人已失知觉，身软如棉不能行动，望乞真人赐救感同身受。”朱梅道：“我来时金姥姥也曾托我，说宫中有一名叫金萍的女子与她颇有瓜葛，请我手下留情给她带回峨嵋。不想她已能事先觉迷归正，她不过灵窍为神沙阻塞又被压伤而已。这有何难，你且将她背贴胸怀抱起，率性救她回生再走。”说罢又给了一粒丹药与金萍衔在口内，蓉波如言施为。朱梅便将口一张，两股细如小指的白气像箭射一般直向金萍鼻中钻去，转眼像蛇一般穿行七窍已毕，然后照头顶就是一掌喝道：“还不醒来！”金萍“哇”的一声口中喷出一粒雀卵大小的沙母，立时醒转过来。蓉波匆匆说了经过，同向朱梅谢了救命之恩。朱梅道：“金萍新愈不便入宫会敌，总图已破，只须将外图破去，全甬道四十九阵即可瓦解。不过此中有不少猛禽恶兽毒龙大蟒，俱是世上希罕之物，同归于尽未免可惜。我的意思，异日灵云、紫玲等来住紫云宫，由海中上下也是无趣。阵法虽破，甬道不妨留下。她那九宫外图就在前面，我本想由此图直达宫中，

只惜无人代我破那外图，难得金萍在此正可代我行法。到了那里，我将应用法宝灵符交你，候我等四人由图中遁去约有刻许时辰，你可将这面天遁镜照着那图，再将灵符展动，用这粒无音神雷对准图中主柱发出，自有灵效。此图一破，甬道中所有禽兽、蛇龙水怪之类失了统驭，必定到处游行乱窜，你有此镜在身足可抵御，只是不可多杀，惩一儆十足矣！事成乃在原处守候。金须奴必保初凤由此图中神穴遁走，你念在随侍多年也有恩德无须拦阻，可卖个人情给她，为异日相见之地。”金萍躬身领命。当下朱梅为首，带了四人前进，前行不远已到了九宫图前。

这时宫中总图已破，那阵法看去仍是厉害，图中霞彩缤纷光华耀眼。朱梅识得厉害，离图丈许便唤住众人，向金蝉要过天遁镜，连同灵符、无音神雷一齐交与金萍，然后从身旁取出妙一真人在东海炼成的“铁蝨仙盾”，运用先天太乙真炁照图中主柱掷去。此宝乃妙一真人采取东海底万年寒铁所炼，其形颇似一面护身盾牌，盾的上端是一个蝨首，非道法高深的人不能使用，用时人在盾后，以先天太乙真气驾驭前进。那蝨口和蝨目内自会发出百丈寒光两条白气，所到之处，无论沙石金铁遇上便即消融，再被那两条白气一吹立时成了康庄大道，其疾如箭，真个是石流沙溶，无坚不摧，穿山行地瞬息千里。矮叟朱梅掷盾以后，首先驾遁光随盾而入。除金萍留后以便施为外，余人俱各有了准备，纷纷驾起遁光紧随朱梅身后由地底暗道进发。

且说轻云英琼、易静姑侄、甄氏弟兄等一行七人在延光亭甬道外面奉了矮朱梅之命，由易鼎取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施展玄门妙法，立时一片光华将众拥护，发出隆隆雷声朝地下钻去。千里神沙犹如庭户，一路之上并无一毫阻隔。

不消多时，望见前面地底青霞潋滟，知已到达珊瑚榭便即停止，飞出地面一看，那所台榭道体俱是珊瑚建制，到处宝气珠光华丽已极。众人也无心细看，当下由轻云收了“寂灭神钟”一同隐了身形，直扑黄精殿。行至殿前不远，易静见多识广道行较高，早看出妖气潜伏邪气隐隐，四外都有厉害埋伏，连忙止住众人不可前进。正待绕向后金殿门，忽见殿中一道银光飞起一个白衣少年，众人定睛一看正是杨鲤，剑光甚是迅速，一出殿便往神沙甬道入口处飞去，神色异常匆遽。众人方疑矮叟朱梅在甬道之中破阵，三女有了觉察派人去看。谁知杨鲤刚一飞出殿角，忽听黄精殿内男女哗笑之声，接着阶前便殿飞起数十根彩丝，比电射还疾罩向杨鲤头上，就在将要缠住之际，杨鲤倏地又拨动剑光直朝殿中飞回。众人虽不知三女闹什花样，估量杨鲤凶多吉少，因为急于前往后殿会合红药看看总图破未？暂时爱莫能助无暇及此，便仍往后殿飞去。到了一看，后殿乃六角形，每角各有一个金门俱都有人防守，每人手里持着一个五六寸大小金钟。众人等先到头一处，见防守的人是吴藩，金蝉估量他无什本领，仗着身形隐住便要硬冲进去。易静看出吴藩固然无用，手中所持金钟妖气甚隆，这般紧要关头敌人焉有不设埋伏之理？那钟不是先伏的信号也必有大用，今日事在必行义无反顾，仍以慎重为是。省得功亏一篑，关系全局。当下又往第二个金门飞去，见把守的人正是龙力子，金蝉知他业已投顺心中大喜，便和易静、轻云等低声一商量，先由金蝉和甄艮等飞上前去将他身形隐住，然后相见，以免为别的妖人看出底细，金蝉等如言施为。那龙力子见了二人又惊又喜，忙问金蝉：“你们怎得进来，路上可曾与蓉波相遇？如今杨鲤知她脱困在即，假名在前殿侍宴想盗她的元命牌，业已去

了好些时并无音信。”金蝉不等他把话说完抢答道：“我们多人俱已深入，你勿须多说别的，只问这里有什厉害妖法，怎样可以通到放置甬道总图所在？”龙力子道：“前殿因为正对甬道来路又是宫中主殿，近数日间，初凤连设了许多厉害埋伏，不论仙凡到此俱难脱身。这后殿金门平时原只用魔法封闭，并未派人防守过。今日午刻，初凤说七圣大法虽将敌人困住，虽保没有漏网的余党，与其任他乘隙潜入，不如率性开门揖盗，便派了几个宫中执事轮流防守。我刚接班未久，如见敌人，命我勿须迎敌，只须略见形影或是有什感应朕兆便将钟摇动，前殿诸人闻声即至，自有妙用。那总图就在这金门里面一间晶室之内，诸位如果进去，听杨鲤道兄说他曾探过一次却未入内，曾见晶室四外设有‘万应神机’，中藏魔网、魔闸，如不先行破去，人一近前便自行发动将人陷住，去时千万不可大意。我已与杨、陆二位约好死活俱要改邪为正，这钟我决不摇动，仍请隐住身形入内，我装做不知便了。”

第二十七回

逞奇计　酒海涌碧波
庆芳辰　珠宫开血战

话说易静、轻云也都上前相见，听完龙力子之言，易静自请当先率领众人迳往金门内走去。入门十余步，迎面便是大晶屏，宝络珠缨五色变幻，光彩迷离耀眼生辉。转过屏后，现出一间十亩大小的敞厅，黄玉为顶无柱无梁，当中设着十多个羊脂白玉大小座位，余下陈设俱是珊瑚珠翠之类。因为地方太大，疏落落更觉华贵。那地面是一整块的水晶鋪成，每隔五步更嵌着一粒径寸的夜光珠，将地底千奇百怪的水族贝介照得纤微毕现，越显奇观。众人也无心观赏，便照龙力子所说方向路径往那存放总图的内殿飞行，接连穿过十几重门户，从一个高斜的小甬道飞上。刚一走完忽又现出一间大敞厅，比进门时所见约小一半高却过之，里面果有一座亩许大小的殿台，共是六个门户，通体水晶作成，四围有一层极薄的淡烟围绕，乍看并无形质，仗着慧眼仔细观察方看出一点痕影。正中殿顶悬着一片极淡的黑影，如非预先有人指示决想不到这里便是魔网、魔闸。众人不敢冒昧冲入，离殿三四丈便即停住。遥望那里面通明，殿中炉鼎丹灶以及各种法器俱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见廉红药的踪迹。情知矮叟

朱梅指挥若定早有前知，红药又是瑛姆高足不致失闪，但是人总不曾看见好生奇怪。

易静细看殿中陈设和殿顶四外忽然触动灵机，悄问众人："所见晶殿中景物如何？彼此是否相同？"竟是各人各见答出之言俱不一样，易静益发醒悟，悄对众人道："紫云三女魔法真个厉害！我们进来时未遇一个敌人，本就恐怕无此容易，这般紧要所在，纵算是初凤一人神智已昏，还有不少能人怎得这般大意？后来到了这里见了此殿形式，已疑这里便是藏图所在。那晶殿乃是虚设，连她宫中自己人俱被瞒过，我等只一近前，虽不一定被困也必有许多纠缠。我算计红药道姊必在这敞殿之外，成功与否尚属难知，说不定还有一些纠绊呢！如我臆料不差，我们现时从后而来眼中所见，只有这后中、左、右三门和前左、前右的侧面，前中一门尚未看到，就此绕行而过恐踏埋伏陷入危境或将敌人惊动。家父精究各家阵法多年，小妹略有知闻，诸位道友可随我后身鱼贯而行绕向前面。这晶殿外魔网虽是诱敌入殿时的埋伏，却还没有当中那片黑影厉害，切不可挨近殿的中心。等到了那里如再不见红药道姊，再行相机行事如何？"因轻云、英琼两人剑光俱是百邪不侵，易静便请轻云紧随自己在前，英琼断后。算准方向，避开殿中心二亩大小的地面，鱼贯绕行过去。遁光迅速转眼飞越到了前面，众人仍无所见有些失望。英琼最是落后，虽也遵照易静所说，心里终是将信将疑，暗忖朱师伯受了掌教师尊之托早有前知，来时说得那般容易，怎的到此又为难起来？这座晶殿明见是真，至多有了妖法变幻，怎说总图不在其内形乃虚设？想到这里随意将剑光一指，光华撩处猛的飞起一片火烟，恰巧前行诸人业已飞到前面，一见除晶殿外空无所有，正自惊疑回望，易静一眼望见

英琼剑光撩处碧焰飞扬，再定睛一看，不由低声喝道："在这里了！"众人循声注视，那团碧焰已熄。易静更不怠慢，略一端详形势，便请轻云、英琼为首将剑光合一与自己连在一处，朝适才发火处穿去缓缓而进，为防万一伤了自己的人，余人也各将剑光法宝护身并备接应。

三人当先，剑光刚前飞进些许，团团碧光烟火彩氛妖雾同时发出，被剑光一扫都化为千点流萤万缕轻烟满殿飞舞而散。似这样又进丈许，渐见烟殿中现出一个红衣女子在离地三尺的一座法坛之上凌空趺坐，周身俱是红光围护。众人知是红药被困在内心中大喜，顷刻间烟火妖氛同时消灭。红药也早发现来了救应，连忙上前相见。原来这间敞厅便是内殿，红药奉了朱梅之命用瑛姆所赐神针和灵符掩了声音隐去身形由殿顶穿孔飞入黄精殿、初风行法的内殿之中。此时初风正在里面施为埋伏，未敢造次下手，直等初风先行完了法，寿辰已至出去开宴，才行飞下。那总图就在晶殿前门内殿中心法坛之上，起初破图因有妙一真人的避邪玉斧和瑛姆的无音神雷，下手极为容易。照着预定，红药破完了图亟应迅速离开法坛避开中央各种埋伏，以候众人到来再行同往会敌，便可无害。偏偏红药初出茅庐，开头便遇劲敌连获胜利，一时得意忘形贪功太甚，破图之后，见图中烟雾飞扬纷纷爆裂炸散坍塌，别无什么异处，心想来时曾闻此阵甚是厉害，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又知道那座晶殿乃是魔法虚设四面俱有埋伏，紫云三女好几件重要法宝连同陆蓉波的元命牌俱在其内。那门户就在这法坛之上，只一时观查不出。自己父母全家皆被许飞娘害死，如今仇人现在外殿赴宴，还须等轻云、英琼等人到来始能出去，未免显不出师门道法高妙。何不将这假晶殿的门户寻着，趁众人未到以前破了魔法入

内？再代石生将謷波元命牌盗入手中，就此出去隐身将仇人刺死，岂不痛快？正自寻思四处搜寻那假晶殿的入口，却没料到初凤内殿儿处重要所在所设埋伏俱是奇正相生此伏彼应互为循环，总图破完门户虽然现出，埋伏也同时发动，又是极污至秽之物炼成，红药的道力那里禁受得起？起初图破容易，不过是仗着灵符和无音神雷的妙用，此时俱已用完，她还以为自己有仗瑛姆所赐的雷泽神剑百邪不侵，适才总图尚且应手而碎，何况这些虚幻景妖法？只顾报仇心切，一时大意几乎误了大事。刚看见总图中火灭烟消邪气尽散，忽然身后又是一道光华直照过来，幸而一时机警防备得早，先将剑光护住身子再行回头查看，那剑又不畏邪污，没有为初凤魔法中暗设"五淫脂"所伤。就这样躲避得快，隐形之法已受污被破。

红药先尚不知埋伏发动，及见身后光霞一闪即逝并未受着什么伤害，正要收转剑光，猛觉周身前后左右都似有重力压来，四外都是昏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想往前冲出，竟似有千百万斤力量阻住，运冲几回俱是如此，方知不妙，连忙悬空趺坐运用玄门心法保住身子以待救应。刚将心神收定，倏的又觉得身子一轻压力全去，一时百念纷乘心旌摇摇几难自制。初凤这"诸天五淫脂"魔法厉害非常，所用五淫脂如不将人打中，这诸天欲魔五淫便齐来相干。如换别人必以为魔法已破尽可放心，只稍一不慎魔头立时乘虚而入，令人自己毁灭真灵而死。偏巧红药得过瑛姆真传，起初虽然是连胜之余大意贪功致有失误，及见朕兆不佳，便想起自己孤身一人独在危境，朱师叔有名前辈剑仙尚且诸事谨慎，自己怎能背命而行？一有悔过之心早把轻敌之念打消。再加她自从在黄山受责被瑛姆救去，学道之初，首先学的是收心固神

息欲屏虑，曾经过好几次试验，魔头一来便被警觉，益发不敢妄动，专一定虑澄神与魔相抗。不消多时易静等便一同赶到，这诸天五淫魔法施展开来，那被困的人固然身上感受诸般酸、疼、痛、痒、甜、软、舒、适，心头万念齐全七情杂陈，非俟有人将法破去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未曾被困的人在埋伏外面看去，不但空空的一无所有，连被困的法宝剑光尽被蔽住。也是三女劫运将终红药不该有难，被英琼无心用剑一扫先将五淫脂破去，接着会合轻云双剑连壁同时进攻又将魔氛扫荡干净，红药方始安然脱险。

轻云与红药前在黄山原本相识，便给众人一一引见。依了红药，魔法已破，正好将那假设的晶殿破去将元命牌盗出一同出去会战三女和一干妖孽，省得重来费手。轻云道："破这晶殿不难，但是朱师伯说非石生师弟亲手滴血不能取走。这事关系他母亲成败甚大，我们不可造次，还是请红妹在此暂候等他到来一同下手为妙。红妹想报亲仇，恐少时出去仇人业已惊走误了时机，原是为人子的正理。无奈飞娘运数未完，应劫须在三次峨嵋斗剑之时，即便赶去相会也是无济于事，何必急在一时呢！"红药见心事被轻云说破，只得应了轻云，仍请易静为首，率领众人前去会战三凤。当下各人仍将身形隐住一同飞向前面正殿，这内殿本是初凤行法炼道之所全宫最重要的所在，埋伏自然不少。一则易静道力高深见识多广，英琼双剑神妙，二则有朱梅预先指示机宜。再加身形隐住，即便遇见一两个宫中余孽无不应手伤亡，所过之处势如破竹，一些也没有阻隔，只刻许功夫便人不知、鬼不觉的侵入三女摆设寿筵的正殿不远。

众人见下手这般容易俱各心喜非常，暗忖如照这样飞到筵前，只须乘她一个冷不防，将各人的飞剑法宝同时发将出

去，纵未必全数诛戮至少也除却几个首要。一路寻思，耳闻仙韶杂奏之声四起，不觉行抵殿前，遥望殿中四壁尽是鲸烛珠灯晶辉灿烂大放光明，青玉案上，奇花异果海餚山珍堆如山积。紫云三女同了众妖人正在觥筹交错，一面炫幻争奇各逞己能，满殿上鱼龙往来仙禽翔集，纷纷衔杯上寿闻乐起舞，真个是变化无方穷极诡妙，虽是左道魔法，却也令人心惊目摇不敢轻视。三女高坐中案款宾炫术，只管互为赞美言笑晏晏，但不料危机瞬息就要发作。这时三凤忽从众中立起，手里擎着一个白晶酒杯满盛碧酒对众说道："适才诸位道友妙法俱已领教，小妹不才也炼了一样小术，现在施展出来与诸位道友略助清兴，就便领教如何？"众妖人纷道："三公主妙法无方，定比适才还要新奇，我等得开眼界真万幸事。还请先道其详，以便到时不致和许仙姑的五仙上寿一般突如其来，我等事前不知错了观摩机会，又误认来的是仇敌惊扰，几乎贻笑大方，倒觉扫兴。"原来许飞娘何等机智，又与三凤不和胸藏叵测，这时因见三女酣饮狂欢，全不以大敌当前为虑，慧珠、金须奴虽也强颜为笑，却是面隐深忧。尤其初凤迥非往日持重敏练，有时竟仿佛醉了酒一般，语言皆无伦次简直反常变了性情。虽然初凤修道数百年，不致像常人中酒那般颠倒错乱，怎能逃得过许飞娘耳目？略一细心便可辨出。再加飞娘又知道那七圣魔法厉害，陷人不成行法之人必要身受其害。初凤行法以后，并未擒到一个敌人，其中定有差池。峨嵋派岂是好惹的！既又成仇怎能容你自在？难免强敌业已深入，少时就要发动。想到这里顿生巧计以为事急劫宝遁走试验，故意借着娱宾为由，乘冬秀正弄幻景将完之际，亦取出自己带来祝寿的数十枚怀山仙果，暗将炼就五魂驱遣出来持果献寿。三女和众妖人事前不

知就里，一见五个貌样狰狞的道者忽在殿中出现，俱误以为来了仇敌，纷纷惊扰欲起，飞娘已知初凤神智果已混沌自是心喜。易静、轻云等将到时，飞娘的法刚刚行完，殿中仙韶歌而复作，众妖人因飞娘闹过这一次把戏颇煞风景，所以如此说法。三凤闻言答道："此法无什珍奇也非幻景，日前因愚姊妹贱辰在即想不出娱宾妙法，偶忆昔日纣王肉林酒池枉被世人称为无道荒淫，伤耗许多财力民命，其实不过是一个人力作成的贮酒池罢了！我这法儿不似纣王那般残民以逞，只用上百十个有限的鱼虾而已。少时先请诸位仙宾和众师妹暂蒙法眼，这法一施黄精殿立时变成万顷仙酿千层酒浪。再将这只晶杯化成一个水晶大盆，我等置身其内同泛碧波，随意取饮都是本宫仙酿，这酒海中还有不少鱼虾游泳，诸位食指一动告知小妹，便可指物下酒。区区小术无异班门弄斧，诸位休得见笑。"众人正逊谢间，三凤已将满头秀发披散，口诵玄天魔咒施展魔法，将翠袖一挥，音声尽止，满殿灯烛光华全都熄灭，殿内外俱是一般漆黑，眼前只见云烟乱转不辨一物，转眼工夫忽听三凤大喝一声，耳听涛声浩浩酒香透鼻，众人觉着身子微微动了一动，一座黄精殿已化成一片广阔无垠的酒海，除长案几座杯盆外，原来景物不知何往。三凤手中所持那只晶杯变成亩许大小一个晶盆，银光闪闪直冲霄汉，结成一团皓月，清辉流射照得上下通明宛如白昼，水中各种鱼虾介贝之属不住掉尾扬鳍拨刺来往。三凤挑众妖人喜吃的海鲜用手一指，波涛上便涌起一架金花，火焰熊熊，那些鱼虾便往火上投去，霎时烤熟随着那朵金花直往盆沿漂来。众妖人在晶盆之内，手持原有青玉案上的杯箸随意往海中舀酒取鱼饮食，方自同声赞美惊奇。忽闻细乐之声起自海上，一团彩云簇拥着数十个羽衣霞裳的仙宫仙女，各自骑鸾

跨凤手捧乐器浮沉于海天深处若隐若现，仙韶迭奏，走音这晶盆皓魄上下天光碧浓银霞流辉四射，置身其中，儿疑瑶池金阙仙景无边，也未必有此奇丽。

易静、轻云等这时也是赶到，身经其境的人仿佛另一天地，局外人看去却是具体而微，其中人物与海市蜃楼相似，不但那酒海仅有原来殿堂大小，连众妖人都变成了尺许长短。易静知是魔家的寸地存身之法，虽比不上佛家的一粒粟中现大千世界，却也神妙非常不可轻视。此时冒然闯进动手极易被敌人警觉，一个不巧中了她的道儿，连忙示意众人缓进，等三凤把魔法施完殿中景物回了原状，再行入内。眼看殿中三女与诸妖人正在狂欢极乐之际，晶盆前面酒波中忽然冒起一道红光，众妖人还当是又有什么新奇花样，三女知来了外人，既敢从殿中地底穿出定是能手，原法必制他不住。三凤首先大喝一声收了妖法，初凤殿中原有准备，也早运用元灵将手一指，身顶悬的魔镜一团暗影立时发出一片寒光向来的红光照去。众妖人也都警觉过来，正各自准备施展法宝飞剑迎敌，忽听红光中有人喝道："紫云三女，今日怎的连我也认不得了！"说罢光敛处现出一个长髯飘胸大腹郎当的红脸矮胖老者。三女认得来人正是北海陷空老祖门下大弟子灵威叟，寿辰前曾给他发过请柬，想必有事羁身这时方得赶来祝贺，立时转惊为喜忙将镜光敛去，收了法宝。方拟请众妖人一一上前相见然后入坐款待，灵威叟已大声疾呼道："三位公主事已危急，无须再作客套，先容我把话说完。日前接了三位公主招宴请帖，五百年仙寿芳辰本来早就庆祝，偏巧随侍家师炼两极丹不能分身，只得留到改日登门负荆补祝。原无赴宴之意，未料昨日紫昊峰严老前辈来访家师求取万年续断，谈起瑛姆因受南海双童甄氏弟兄之师临化以前重

托助他二人报那杀父之仇。如今甄氏弟兄从凝碧崖灵翠峰微尘阵内脱身，拜在峨嵋掌教妙一真人门下，由瑛姆与妙一真人同授他仙法神符，还有许多峨嵋长幼两辈中能手相助，应在今日子时分两路入宫，破去神沙甬道取那天一真水并报前仇，三位公主劫运已至恐难挽回等语。我才请准师父前来报警，先还以为紫云宫天罗地网埋伏重重，峨嵋道法固是高妙，千重神沙变化无穷何等厉害，来人未必如此容易。谁知行近迎仙岛上空，便见昔日连山大师两枚朱环化成两个光圈，正摄着那五彩神沙如彩虹经天一般往衡岳一带飞去。越知事情有些不妙，忙催遁光赶往岛上，见延光亭内无人延宾，仗有前层沙母及护身入宫之法，特由地底穿行入宫以测神沙仙阵破未？我知黄精殿为宫中奥区至宝所在，上下四方俱有法宝封锁埋伏，先只准备在殿前略远处现身未敢妄入重地，万没料到不但直达宫中畅行无阻，便连这座黄精殿也是潴篱尽撤，只是敌人踪迹却未发现一个。方疑诸位已遇强敌不敢疏忽，才用法宝护身闯出一探，才知盛筵甫开。除我一路所见神沙甬道以及各地埋伏都似被人破去而外，此地却是别无动静。诸位道友道法高深，敌人大举入犯岂无一丝警觉？适才所见又似三位公主诱敌之计，好生令人不解。目前子正，正是严老前辈所说应劫之时，不可不加准备防患未然，以免敌人乘虚而入，悔之晚矣！”这一番话，休说几个宫中主要听了失魂丧胆，一干妖人无不惊心，俱都面面相觑暗作戒备。

初凤仓卒闻警惊惧过甚，神智才微有些清醒，待运用元灵指挥魔镜照察时，灵威叟已看出初凤神色张皇知道所料不差，三女祸在顷刻，且非峨嵋之敌，正想劝她姊妹三人同了大家趁仇敌未到以前见机逃走或是将真水献出，暂免一时。

话还未说完两句，忽然“叭”的一声脸上早着了一个大嘴巴，半边左脸立时由红透紫，直打得灵威叟暴跳如雷刚骂了声：“何人大胆，暗中伤人！”便见眼前一晃现出一个矮老头儿，指着灵威叟哈哈大笑道：“我把你这冒名顶替不知死活的胖老儿，竟敢在这时候赶来讨好卖乖。如不看在你那孽师面上，我一举手便送你去见真灵威丈人去，只打了你一下还不服气么？”灵威叟看出来人正是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他素来谨慎惟恐失闪，知道不是寻常，那敢招惹？好在朋友情分业已尽到，不敢再为留恋，便朝三女高呼道：“峨嵋能人定来不少，诸位道友切莫轻敌致取败亡，贫道去也！”

初凤等见朱梅突然现身不由一阵大乱，纷纷施展法宝飞剑上前对敌时，灵威叟先自遁去，紧接着朱梅也将身形一晃不知去向。初凤大怒，将手一指魔镜，满殿俱是寒光，还想查照敌踪时，旁立许飞娘一眼望见镜影中现出许多少年男女，就中金蝉独自一个正往三凤身旁扑来，因为适才朱梅隐身出现，三女早防还有别的敌人暗算，各自施展护身魔法。金蝉欲待飞到身前，再行出其不意飞剑斩敌，尚未得到跟前。飞娘暗忖峨嵋势盛，今日业已侵入腹地，紫云宫必破无疑。这些长幼敌人俱有法术隐身，众人更难于应付。初凤虽有魔镜，太耗真元不敢常使，何不将来人隐身之法破去？一则显露己能以洗昨日败退之羞，二则可使三凤重建信赖，好乘机诓劫宝物。想到这里便趁来人法宝飞剑还未施为之际，大喝道：“峨嵋门下小孽障，竟敢使弄障眼法儿来此扰乱么！”说罢将手一扬，飞起一团红似淤血时方时圆软而透明的东西，光华暗亦上下飞扬，满殿凶煞之气寒光俱为所掩。易静认这种邪法乃赤身教主鸠盘婆所传，是最污秽不过，恐众人不知厉害，便即喝道：“此乃赤身教下赤癸球，待我破它！时辰已

到，诸位道友还不现身出战等待何时？”说罢早将预先备就的灭魔弹月弩对准那团暗赤光华射去。光华似梭一般正向当中穿去，立即爆散开来化为万点红雨飞洒下落。

这时众人隐身法吃那赤癸球一照正在将破未破之际，被易静一声警觉，又见魔镜现形隐身不住，各自收了法术纷纷放出飞剑法宝上前迎敌。众妖人见敌人来了这么多，又惊又恐也各纷纷应战。那金蝉随了朱梅会合石生母子由外图飞行直入内殿，见了红药，知总图已破，易静、轻云等一行七人业已飞向前殿。朱梅便留下石生母子指示机宜，由红药相助取那元命牌，自己同了金蝉径往前殿。一到先将灵威叟惊走，便自隐身退去，去办另一件要事不提。

金蝉来时原受朱梅吩咐，到了殿中，等朱梅一走便现身出战，诸事小心。及至朱梅去后，金蝉见众人并未看见自己，不由起了贪功之想，暗忖许飞娘素来厉害，自己本敌她不过，又要防她劫走那璇光尺责任甚大，何不乘机上前暗放飞剑斩了三凤，将她法宝囊一并抢走岂不省事？正在那欲前又却之际，飞娘已将赤癸球放起，因为贪功一念未先将双剑护身，幸是易静提醒得快，差点被血光照向头上坏了道行，及见隐身不住，便指金光先朝三凤飞去。飞娘见赤癸球被破心中大怒，正要给金蝉一个辣手。易静原敌慧珠，知道众人皆非飞娘之敌，早将弹月弩收回，飞起剑光直取飞娘。飞娘大喝道：“易静道友并非峨嵋党羽，为何也来此助纣为虐？”易静答道：“你这无知泼贱！到处惹是生非！我念你未到伏诛的时候速速遁走还可活命，如想在此趁火打劫，再也休想！”飞娘一听心事被她道破，不由吃了一惊！一面飞剑应战，暗中偷看众人。甄艮、甄兑双战二凤、金须奴，英琼轻云双战初凤、慧珠，另外还有两个道童在一条梭形光华之

下到处穿飞，不时现出上半身用飞剑法宝杀害宫众，任何法术法宝俱不能伤他分毫甚是猖狂。再看三凤，因敌不过金蝉霹雳剑，已将数十件仙兵祭起，仍是占不了一丝便宜。余外还有象朱梅那样厉害的能手，不知多少未曾露面。只见满殿光华飞舞中敌人未伤一个，宫中侍众以及来的妖人却是伤亡不少。飞娘心中惦记着三凤身藏的璇光尺和金庭玉柱中的宝物，几次想飞近三凤身侧俱被易静法宝飞剑绊住。

那一旁金须奴虽然相助二凤与南海双童动手，因早料今日决无胜理又见初凤正在危急，屡次暗示二凤作速遁走，自己好分身去助初凤。二凤偏又不舍眼前这片基业，总想侥幸将敌人战退执意不肯。金须奴一面要顾夫妻之情，一面要全主仆之义，朱梅在此又不敢胡乱施展法宝。真是战既不可退亦不能，好生着急为难。猛一眼瞥见初凤已被英云双剑逼得风雨不透，不但魔法无功反连失了许多宝物，虽有慧珠死命保护支持仍是无用，想起昔日相救相随恩义心如刀割，知道敌人势盛决非对手。这时黄精殿已由初凤行使魔法与金庭玉柱连成一气，在两处设了寿筵，原拟宴饮中间等众人献完了法，最后才由初凤一举手将众人移向金庭再显神通，施展魔法以娱仙宾。此时事在危急，除初凤行法率领几个本宫首要遁入金庭玉柱之间将它封锁，自己再冒险出见朱梅献出真水以求免祸或者还有几希之望外，别无善策。一见二凤只管不退，忽然把心一横，竟是舍了她直往初凤身前飞去。二凤原非双童之敌，偏巧金须奴日前遇见峨嵋门下误用法宝伤人，以后仇隙越深更难转回。今日来了强敌金须奴还在持重不肯遽下辣手，二凤屡次催他施为他俱不肯，先还以为有他在侧总可无虑，谁知无端抛下自己飞去，不由着起忙来，喊了一声未见答应，知道自己势孤力弱，再不见机定有失闪，

也打算跟踪飞走。南海双童与三女有杀父之仇，看出二凤想逃那里容得？甄兑早在暗中取出“三稜戮魔刺”将手一扬，对准二凤打去。此宝乃双童师父在日炼魔防身之宝，取海中恶鲨脊刺炼成，与别的法宝不同，每根只能用上一次，发出去是一条大指粗的银光，光尖上有三稜芒刺，一经打中敌人立时在身上爆散起来，化成无数坚利的碎刺钻骨刺心耗蚀精血。双童一则因为乃师临去谆谆告诫，此宝狠毒中上极难幸免，祈能作为报仇除害之用，不可轻易行使。二则此宝不能收回遗留无多，用一次少一次，前受史南溪等妖人之愚，用地行神法暗入峨嵋盗取肉芝，遇见那么厉害的劲敌都未轻易行使。论起二凤所得月儿岛各样法宝中原有御敌之物，偏又不在身旁，本就双拳难敌四手，临逃仓卒之际微一疏神不及回剑防身，恰被打在右腿之上，觉着腿上一麻，忽又觉着裂骨般的震作奇痛，知道不妙！好个二凤！身受这等重伤，如换旁人早已支持不住身死敌手，她却能当机立断，不俟敌人二次又下毒手，连头也不回，暗运玄功施展魔教中“解体脱身”之法。将手一拍胯间，一片烟光散处，双童眼见二凤坠落忙指剑光飞下，却是一条白生生欺霜赛雪的玉腿横在地上，一阵爆音震成粉碎，人已往金须奴那边飞去。

双童如何肯舍？跟著吃紧追将过去。其实二凤如趁此时逃生还来得及，只为一念情疑，又恼著金须奴不该撇下她而去，气在心里，一则想过去喝问，二则还想催他速使法宝报仇却敌。也是她劫运已至，竟没想到“逃”之一字，她这里刚起身时，那边慧珠护著初凤力战英云，在紫郢、青索双攻之下连丧失了许多法宝仙兵，正在危急之际，初凤心惊强敌神智也有些清醒，恰值金须奴舍了二凤飞来，一到便高声大喝道：“敌人势盛，恩主还不施展仙法退往金庭之中，从长计

较么？”一句话将初凤提醒，她并无悔过之心，只不过想起金庭玉柱也是重要所在，一面由慧珠、金须奴敌住英云，忙将秀发披散口诵魔咒，待要施展魔家“诸天挪移大法”，带了一干自已人往金庭玉柱中退去，只留下许飞娘和那些赴会的妖人在殿中迎敌，以便匀出一些功夫施展魔法报仇。

第二十八回

势迫危临　一奴救主
邪消正胜　双凤亡身

话说初凤起初将存缝设在两处原为娱宾炫能之用，除许飞娘等众妖人，因未到施为之时尚未通知外，其余宫中诸首要俱已早知梗概，只须照法行使，一声暗令便出现一道金桥，由一团五色彩云簇拥，众人自会随出移往。初凤正在行法之际，慧珠的一口飞剑又被轻云青索剑绞断。先是英琼见金须奴来助初凤，便指著大喝道："今日三女在劫难逃，我等念你尚知顺逆，只为救主情有可原不与你计较。还不退去，少时同归于尽，悔之晚矣！"金须奴情知所说不差也不还言，只管运剑光抵敌，好让初凤行法遁走。英琼见他不听，一指剑光龙飞电掣一般卷上前去。金须奴本觉不支，再一见慧珠飞剑又被绞断，一时救主情急便将清宁扇取将出来，正待施为，倏地眼前一晃，矮叟朱梅重又出现，指著金须奴笑骂道："你这孽障还不夹了尾巴逃走，也要跟著找死？"说时初凤已将魔法行使开来，正要发出暗令招呼众人往桥上飞去，朱梅突将手一扬，一团火球发将出去手在金桥上面立即将桥炸成粉碎。金须奴见朱梅二次来到已大吃一惊！再见金

桥朱梅破去益发吓了个魂不附体，知道事已危险万分，逃往金庭决难如愿，那敢丝毫怠慢？当时只想拚著百死救护初凤逃走，一切均未顾到，忙即一把拉了慧珠抢向初凤身旁，拚著损伤重宝，先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件锁阳钩敌住英云双剑，口中大喊道："朱真人恩施格外暂饶我等，容我恩主改过自新吧！"

初凤先受七魔间攻神智时清时乱，魔法一破心里一急重又迷忽，见英云剑光乘隙飞来一些也未在意。多亏金须奴双管齐下，一面使法宝敌住飞剑，一面早将月儿岛得来的绿云仙席取出往空中一掷，便化成丈许方圆一片绿云，与慧珠两人双双挟了初凤飞身云上，电转星驰往殿外飞走。英琼、轻云已使双剑合璧将他法宝破去，一见初凤逃走忙即指挥剑光追赶。朱梅刚喝一声："且慢！"金须奴在绿云拥护中见英云二人御剑追来，料道双剑厉害无法抵御，万般无奈，只得将清宁扇朝著二人一挥，当下便有百丈寒辉带著罡风吹来。英云二人毕竟功候还浅怎能抵挡？幸得朱梅在侧，知道此扇厉害，忙运玄功将手一搓朝著前面一推，口中喝道："念你忠义，我率性画风助你一程吧！"那罡风眼看吹到，被这一推突又回向那片绿云吹去，疾如奔马转眼没了影子。就在这儿头忙乱中，二凤恰巧断了一腿飞来，看见金须奴、慧珠挟了初凤正往绿云上飞去忙喊："金哥助我！"此时金须奴只一援手便可将爱妻同时救走，偏生正在亡魂丧胆险机瞬息之际，急于救主逃生心慌意乱，又值殿上正邪两派群仙大战，风雷之声四起没有听清，等到飞云逃走才得想起时，英、云已飞剑来追。原想挥动清宁扇将敌人扇退再行回身抢救，偏又被朱梅运用玄功将风推回。慢说不敢再行回身，即使打算冒险来救，那片绿云被这罡风一吹，已是不由自主比箭还

疾往前飞去，退回那里能够？

英、云二人见追初凤不曾追上，一眼望见二凤在那里逡巡欲遁，如何容得？忙指剑光追去。朱梅此次出现，原为二凤在三女之中以她恶行最少，此次不过应遭此难。如被英、云仙剑所斩，形神一齐消亡便难转劫，特地赶来相救。一见剑光飞出知难喝止，忙将手一指，一道金光飞起将青紫两道金光挡住。可怜二凤满腔悲愤，眼见双剑飞来无可抵御，忽有救星出乎意外！正想行使魔法遁走，南海双童毕已赶至，弟兄二人法宝飞剑同时施为截个正著。二凤如何禁受得住？当时尸横就地。英、云二人回望朱梅忽又不见，只当朱梅存心让南海双童手刃父仇。见已奏功便连合一起，去助金蝉、易静与三凤、飞娘对敌。

四人刚刚飞身过去还未到达，忽见殿侧穹门里飞射出一团其红如血的火球，四围雾烟围绕正要腾空往殿外飞去。南海双童知是妖人要借妖法遁走，忙挥剑堵截那火球。火球见前面来了敌人突的回头，又要往三凤身侧飞去，轻云、英琼更不怠慢，也各将剑光一指追上前去。紫郢、青索二剑飞起空中似蛟龙剪尾一般追上火球，只一绞便听一声惨呼！火烟息处，一个披头散发赤身浴血的女子坠将下来尸横就地，正是首恶冬秀。同时穹门内银光闪处，蓉波、杨鲤、石生、红药四人也飞追出来，见冬秀已死甚是快意。彼此一打招呼，各按预定分头行事不提。

原来蓉波、石生随定矮叟朱梅到了内殿，见著红药破了晶殿外魔闸、魔网，由石生上前刺破中指血，按照朱梅传授，谨谨慎慎的将血滴在牌心肉钉之上，然后行法取下交与蓉波。正要一同赶往正殿，朱梅忽道："刚才杨鲤因想盗这面元命牌，借著执事为名打算偷入内殿，被冬秀识破。杨鲤见

势不佳，便用他师父所传千里腾光之法逃走。不料三女在殿前早设下好些埋伏，他刚逃到殿口便被擒住。三女当时就要将他处死，偏巧冬秀说他既想私自入殿谋为不轨，必与外人勾通，何不将他拷问明白再行处死不迟？初凤便命冬秀带了他往正殿侧穹门天刑室内用各种魔法拷问，水、火、风、雷备受荼毒，杨鲤死而复生者好几次。冬秀先因二凤下嫁金须奴动了欲念，杨鲤一来便被看中，屡示殷勤杨鲤却不理睬，本就衔恨。这时一则假公济私，二则借此要挟，并非定要杨鲤的命。见他宁死不发一言无可奈何，必用饰词回话初凤。我等到了前殿，此女阴毒险狠又极见机，一见我等大举深入，必暗往天刑室内，用好言说劝杨鲤约他同逃。杨鲤本就在忍死待救，一听出我等俱来自是越发不从，那时冬秀必下毒手。正殿上虽有魔镜又有许飞娘在彼，隐身法须瞒她不过，到了那里我必现身。可乘其慌乱无备尔等隐身法术未破去之际，红药、蓉波、石生三人速由穹门入内。休步正路，逢弯左转，便到天刑室内，先护住了杨鲤，再由红药持我灵符解救，蓉波、石生上前迎敌以防她情急害人。”

蓉波、石生、红药领命到了正殿，朱梅一现身众妖人纷纷大乱。三人本不知穹门所在正自寻找，忽见冬秀离众而起走向殿东，用手朝壁上一指便现出一个穹门，径往门内走去，三人连忙跟踪而入。这时正值许飞娘行法之际，三人侥幸未被赤癸球血光照住，到了门里一看，里面尽是复室曲甬，冬秀已不知去向。只得依照朱梅吩咐，一路迂回转折前进，虽然遁光迅速也费了好些事，才得走到。那天刑室乃是一个大约方丈的圆形穹庐，三人未到以前便听烈火风雷之声时发时止。到了一看，杨鲤手足腰腹俱被火环套住，悬空吊挂在室当中一根晶柱上。冬秀正用那势逼利诱的言语，站在当地

朝他劝说。手指处便是一团烈火掷向杨鲤面前，另一手拿著一把极细的长针作出要发不发之状。杨鲤在浑身银光环绕之下只管紧闭双目潜神内照，忍受荼毒毫不为动。蓉波见了好生难过，忙和石生抢飞过去。刚到杨鲤身前，冬秀已是由爱转恨，指定杨鲤骂道："好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如今峨嵋大举进犯，我好心好意待你，你却这般执拗。休以为你会护身之法能抗烈火风雷，这天刑室内三十六般毒刑，你也深知。慢说你这点微末道行，便是大罗神仙，只要被这五个仙环套住，发动诸般天刑，也难保性命。再不应允，我便将这神鲨刺刺入你的全身要穴，制住你的魂魄真灵不能逃遁，然后发动天刑使你形神全化灰烟，悔之晚矣！"

廉红药闻言忍不住骂道："无耻贱婢这等狠毒！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说时剑光早飞出手去，冬秀也甚机警。猛见身侧光华一亮便知不妙！不等见人一面飞剑抵御，心里一发狠将那一把神鲨刺朝杨鲤打去。谁知红药这里现身，杨鲤身旁的蓉波、石生也同时发动，由蓉波取出矮叟朱梅借给的"两仪分光锉"朝著那五个火环挨次一转，立即断落坠落，将杨鲤抢救出险。石生见冬秀手上长针发出，一手使天遁镜照去，另一手一指剑光，一溜银光电掣星飞直取冬秀。冬秀见是蓉波便大骂道："不知死的丫头！元命牌早将你真灵制住，也敢与韦容一党同谋叛逆么？"言还未了，天遁镜上百丈金霞早将神鲨刺化为乌有。

这时除杨鲤刚刚出困，饱受荼毒惊恐神智未复未动手外，三人的飞剑法宝早纷纷齐上。一转眼间，冬秀飞剑先被红药的剑光绞断，冬秀忙将身带法宝全数施展出来，不消片刻俱被三人破去。去路又被红药、石生抢在前面阻住不能脱身，知道弄巧成拙危机一瞬，越发惊急气愤！想了想把心一

横，一面发动室中三十六般天刑，一面暗使那天魔解体之法，准备万一不济，自残肢体作为替身逃走。这边三人见冬秀法宝飞剑纷纷断落，只剩一团光华护身和两柄飞戈苦苦相持，业已不支，正在得势，忽见冬秀口中喃喃念魔咒不绝，猜是又要施展什么邪法异宝，方自留神。果然冬秀诵完魔咒双手掐诀，朝著四外连放了几下，立时风雷之声大作，愁云漠漠惨雾沉沉，满室飞叉、飞箭、飞刀之类密如雨雾，便有碗大雷火，排山倒海一般连同那些刀叉挨次当头打倒，声势甚是骇人！石生忙施天遁镜照时，那百丈金霞所照之处，虽然随照随消，可是破了一样又来一样，刀叉雷火消灭后又是飞针毒钩同时佴发。毕竟蓉波道行最高，见冬秀乘机已将两柄飞戈收转，这些埋伏一出现便被宝镜破去，料她伎俩已穷，想分却敌人心神抽空脱身，刚喊："大家仔细，看这魔女逃走。"言还未了，冬秀倏地一声娇叱把满口银牙一挫，头上秀发全都披散浑身衣服脱落，赤身露体不著一丝，猛的飞起身来一个大旋转，不但没有逃退之状反朝杨鲤扑去，同时上下四方突伸出数十根大火抓朝著四人抓来。起初那些风雷刀箭发自一方，这次却是上下四方一齐攻来，天遁镜只照一面，蓉波等不得各自先用法宝飞剑抵御，又恐杨鲤中了暗算，心神一分，没料到冬秀奸猾，用的是欲退先进之计，容到蓉波等三人分头救御时，冬秀还未扑到杨鲤面前，猛的又一个大旋转，玉腿箕张，头下脚上往下一沉，就势避开天遁镜光华往外逃走。这时四壁飞抓尚未全数消灭众人正在忙乱抵御之际，一见冬秀逃走那里容得？石生一手持镜去破那飞抓，首先挥飞剑追上前去，红药、蓉波也各自纷纷发动，眼看冬秀这次逃走，除了周身烟云围绕并无法宝护身。三人剑光迅速，剑到临头只一落一绕之际便是斩为两断，一团火烟冒起尸横就

地，俱以为大功成就好生心喜。这时石生的天遁镜正将飞抓扫灭净尽，无心中照将过来，恰巧照在冬秀坠落处，竟没看出冬秀尸首，定睛一看地上只有两截断指，血痕犹新，蓉波忙道："我等中了妖女解体分尸之计逃走了。"众人闻言，也不暇再管天刑室中妖法埋伏是否破完，连忙往外追去。等到追出室门，冬秀已为英、云、双童等人所斩。

这时殿上众妖人有的因许飞娘未退还在苦苦支持，有的见金须奴、慧珠扶了初凤逃走，也知不妙想要遁走，不知怎的，走到那里俱有拦阻不能遁出，无奈何只得回身相敌。偏生易鼎、易震道力虽然稍差，所御"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却是厉害无比，有此护身满殿横冲直撞，有时乘隙瞄放飞剑法宝出来会敌，不问成功与否众妖人不能伤他分毫，有胜无败先就占了便宜。那旁许飞娘苦战易静，想想易氏全家厉害，自己与易周曾有数面之缘未破过脸，不便施展辣手树此强敌，总想等到三女势败不支抽空抢了宝物逃走。斗了一阵，先见初凤、二凤一逃，还当是初凤、金须奴、慧珠三人逃往金庭取什法宝出来会敌，及见半晌没有动静，冬秀又为敌人所斩，英、云、双童诸人正分头往三凤身前飞去。她知道三凤独斗金蝉不过是个平手，尚难取胜，何况又添了这许多劲敌必无幸理。便朝易静大喝道："我与令尊曾有交谊，不愿与你一般见识伤了两家和气。你却执迷不悟，再如不退休怪无情。"易静喝骂道："你这泼贱！专一无事生非，三女如胜你便添了爪牙，三女如败，你又想趁火打劫于中取利。鬼蜮伎俩已被朱真人看破，你真早有准备速速遁走还可多活数年，完那三次峨嵋劫运，否则我们便要成全你早死了！"飞娘被她道破心事不由大吃一惊！继一寻思，今日峨嵋首脑仅只来了一个朱梅，稍现两现即逝，自信勉强对付得过。所

最怕的还是瑛姆，先在甬道外虽听见她的神雷，可是始终未见本人。此人心情淡泊久已不问世事，自从那年劫去廉红药，提心吊胆了好些日，屡次打听同道中最明之士，俱说她解化在即，劫去廉红药，只为路见不平并无他意，决不致再来为难。以她那样高的道行班辈未必便受峨嵋利用，否则早该现身，怎会三女势将瓦解还无她的踪迹？飞娘想了想，到口馒头终不愿就此舍去，也不再和易静对口，暗从法宝囊内取出一条长方素绢上下一抖，立时便是一片白光高齐殿顶，将易静隔住，一面急将飞剑收回逕往三凤身侧飞去。

那三凤初战金蝉，一见飞剑不能取胜，便将玉柱仙兵施展出来，数十种各色各样的青光，电掣虹飞纷纷齐上。金蝉霹雳双剑虽非凡品毕竟有些寡不敌众，三凤看出金蝉不支，拚著损伤两件法宝，将手一指分出一半仙兵去绊住双剑，另一半直取金蝉。金蝉正在奋力抵御，忽见光华雾中分出数十道当头飞落，来势甚疾，自已双剑又被绊绞，知道不及回剑防御。且喜弥尘幡早在手上拿著，原准备万一敌人有什厉害邪法异宝时作为防身之用，正好施展。忙即一纵遁光，避过眼前危急，接著口诵真诀将幡一展，立时便有一幢彩云护住全身，二次又杀上前来。三凤见许多仙兵，仍是不能伤他，气得银牙直挫。一面运用仙兵将霹雳双剑裹住，正要暗中施展魔法取胜，猛一回头，初凤同了金须奴、慧珠已在行法准备往金庭中退去。此时三凤还未看出二凤受伤分身遁走，刚暗骂：“大姊糊涂，敌人虽然深入，只不过是朱梅一人同了几个后生小辈，未必抵敌不住。怎便当著外人退避示弱？你退我偏不退！”正在寻思自恃便见朱梅二次现身，初凤魔法被破，金须奴用一片碧云将初凤、慧珠一同渡走。说时迟那时快！三凤这里方稍稍吃了一惊，紧接著又见二凤剑

追初凤、金须奴不上，想要回身逃遁已是无及，死于南海双童飞剑之下，同时英琼、双童等飞追过来又将冬秀杀死。三凤急痛攻心又惊又恨！一晃眼间，英云双童等已一同追到，各将剑光朝自己飞来。先还以为仙兵众多，仇人没有彩云护身，正可使用前法杀她两个略解仇恨，刚想分出仙兵迎敌，对面红紫两道光华已如经天长虹一般飞到，将那数十道青光圈住。三凤方觉敌人不可轻视，耳旁猛听许飞娘大喝道："二位令姊一死一逃，峨嵋派来了不少凶人，紫云宫中行即瓦解。我等现在已非其敌，道友还不随我暂且退去打点异日报仇之计么？"一说罢取出一件法宝待要发出，南海双童大仇在身手疾眼快，上来时见对面数十道青光乱闪乱窜，自己飞剑知非其敌，早就打了暗算主意。及见英云双剑一出手，便将那些青光裹住，心中大喜，忙各将法宝祭起。三凤本就有些手忙脚乱，再被飞娘这一喊心神一分，一个疏忽，胸肩上连中了两下，"哎呀"一声血肉炸裂，倒于就地。

对阵金蝉，见英云等追来接应便知大功将成，早防到飞娘劫宝逃走之计，弥尘幡始终不曾撤去。趁着紫郢、青索围绕数十道青光纠结之际刚将霹雳剑招回静候行事，猛见飞娘从侧面飞到三凤身前，众人尚未大获全胜，又不是施放神雷的时候，暗道一声："不好！"明知不是飞娘对手，一则仗有弥尘幡护身，二则事在紧急，时机稍纵即逝，便不问三七二十一，一纵云幢疾同电射迳往三凤身前抢去，刚刚到达双童法宝业已奏功。金蝉更不怠慢，一指飞剑先将身受重伤的三凤斩为两段，就势一把抓起她的法宝囊便往旁边遁开。容到飞娘法宝施展出来，彩云飘转业已无及，不由大怒！还待施展辣手给众人一个厉害，恰巧英琼、轻云的双剑已将那数十件仙兵断为两截，化作百十道青虹纷纷飞舞坠落满殿。

一眼瞥见彩云幢里金蝉剑斩三凤抢了法宝囊遁走，许飞娘抛起一片红霞追来，知是劲敌，各将剑光一指双剑合璧迎上前去。

许飞娘识得双剑厉害，暗忖此时紫云宫大势已去，自己纵能伤却一两个峨嵋后辈，济得什事？何况对面人多势众，胜负尚是难说。莫如趁敌人全数在此，暗中往金庭到底还有所获，岂不是好？想到这里，大喝道："峨嵋群小休得倚众逞能，仙姑暂容尔等多活些日，行再相见。"说罢手扬处，数十丈长一道青光护住全身，再将手连招两下收回两处法宝，星飞电掣直往殿外飞去。金蝉忙喊："大家快来！这贼道姑定往金庭盗宝，那里无人防守，我等同驾弥尘幡追去！"说罢与英、云、甄艮四人首先飞过，也不及再俟甄兑，迳往金庭飞去。弥尘幡虽快，飞娘遁光也是不弱，四人招呼之际又未免略迟一步，等到弥尘幡降落金庭之前，六扇封闭好的金门已被飞娘用法术震开，依稀还看见飞娘后影在前一闪。四人忙即跟踪追人，刚一进门忽然眼前一亮，一片白中带青的光华将四人阻住，弥尘幡冲上去，竟是异常坚韧阻力绝大休想通过。

英琼一著急，首先将紫郢剑放将出去，紫光射在青白光华上面，只听声如裂帛"刺"的响了一下，依旧横亘前面将路堵得死死的，连一丝空隙都无。四人无可奈何，只得各将飞剑法宝放起，英琼、轻云又将双剑合璧上前攻打，光霞潋滟中，只听裂帛之声响个不绝，那光华兀自不曾消退。渐渐听得金庭中有了风雷之声，算计飞娘在玉柱间闹鬼，正自发急，忽听耳边有朱梅的口音从远处传来，说道："此时我有要事不能分身相助，此乃许飞娘用童男女头发炼成的天孙锦，已为紫郢、青索刺破，尔等还不冲将进去，等待何时！"四人

闻言大悟，连忙一纵彩云穿光而入。原来那光华便是适才飞娘用来阻隔易静的那片素绢，飞娘料知敌人既已识破自己奸谋，难免不跟踪追赶，一入金庭便将它施展开来，化成一道光墙将敌人阻住，以便下手盗取玉柱间法宝。此宝飞娘当初炼时颇费苦功，虽被英云刺透，光华并未减退，四人不知这里，差点误了事机。容到飞身入内一看，许飞娘手指一团雷火正在焚烧玉柱，离柱不远倒著三个妖人的尸首，那些玉柱，根根都是霞光万道瑞彩缤纷。四人刚将剑光指挥上前，好个许飞娘！见敌人追入一丝也未显慌张畏缩，左肩摇处首先飞起一道百十丈长的青虹飞取四人，一手仍指定雷火焚烧玉柱。另一手从法宝囊内取出一物往上一掷，便化成一团碧焰，四外青烟萦绕当头落下护住全身，只管注视雷火所烧之处，连头也不再回。英云双剑吃青光敌住，虽然势盛，无奈许飞娘的剑也非寻常，急切间尚难取胜。金蝉、甄艮的法宝、飞剑只围住碧焰外面飞舞，一些也攻不进去，竟不能损伤飞娘分毫。玉柱因雷火一烧越发奇盛幻成异彩，猛听甄艮喝道："贼道姑还要在此卖弄鬼祟！少时瑛姆驾到，你死无葬身之地了！"金蝉因南海双童来时奉有机宜，知是提醒他下手，这才将灵符往前一掷，立时一片金霞挟著殷殷风雷之声照耀全殿，光中一只大手正朝飞娘抓去。那玉柱被飞娘雷火连烧，柱上光华已由盛而衰，地底雷音轰隆不绝，金蝉这次小心过度，还差点误了大事。

飞娘先听甄艮呼喝，惊弓之鸟虽是有些惊疑，怎奈贪心太炽，又疑敌人诈语，只管咬牙切齿运用玄功，注定庭中玉柱但一开动现出宝物，便即乘机携走，连头也顾不得回。眼看柱上光华越淡功成顷刻，听雷声有异，忽见一片金霞从后袭来便知不妙。因上回在岛上虚惊了一次好生贻笑，心仍不死，

还想死力支持，不到真个瑛姆现身不肯退走。谁知金霞所照之处护身烟光先自消灭，忙一回视，一只大手已从身后抓到。暗道一声：“不好！”便自一纵遁光，将手一招身剑合一飞身便起。英云等正当出路，虽有朱梅前言会放她逃走，飞剑法宝仍一齐发动，合围上去。飞娘知道这些后辈俱都不可轻侮，自己弄巧成拙枉伤了两件心爱法宝，危机瞬息惊愤交集，百忙中把心一横，倏地将 一扬便是一团大雷火打将出来。众人知她厉害俱有防备，见势不佳连忙回剑护身时，耳听震天价一声巨响，雷火光中满殿金尘玉屑纷飞如雨。飞娘已将庭中心金顶震穿一个巨孔驾遁逃走，那只神符幻化的大手，也跟著破空追去不提。除英琼、轻云外，金蝉、甄艮连人带飞剑全被雷火冲震滚了两滚。飞娘已去知难追赶，齐往柱前飞去。见那些玉柱光华虽退，根根粗大莹澈通明若晶，真是瑰丽庄严奇美无俦，便各照朱梅吩咐，刚要盘膝坐在当地施为。易静、甄兑、红药、杨鲤、蓉波石生母子除易鼎、易震，因甄兑不及追随英云等四人驾弥尘幡同往金庭，刚要另驾遁光跟踪追去，不料旁边飞过一个妖道与甄兑撞了个迎面，甄兑贪功忙用飞剑法宝截堵。不料战不多时，被妖道打了一个飞钹受伤倒地几遭不测，多亏易静赶来救了甄兑，易氏兄弟大怒，忙驾“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一直往外追尚未回转外俱都相继来到。谈起宫中妖人执事，业已死伤逃亡殆尽，所有投降诸人俱都奉命在黄精殿上消除打扫等语。四人闻言大喜，互相略说了几句经过。易静因见玉柱火光已敛料是开放在即，恐有疏虞，忙请众人围坐主柱四周，各自运用玄功准备。不消片刻，地底风雷声越来越盛，接著又听金铁皆鸣一阵，当中主柱忽然转动起来。众人忙即立起各将法宝飞剑放去，以防柱底宝物飞去。眼看主柱越转越急，四

围的玉柱也都跟著转动，倏地庭中一道金光闪过现出朱梅哈哈大笑道："全宫肃清大功告成，回去正好赴那开府盛会了。"说罢便命众人避开，只带了金蝉、石生二人同往主柱面前，一口真气喷向柱上，大喝一声："速止！"那柱立时停住不转，风雷金铁之声全歇。然后走近前去，两手捧住主柱下端往上一提，喝一声"疾"，那柱便缓缓随手而起，渐渐捧离地面约有三尺，柱基处现出一个深穴，里面彩气氤氲奇香透鼻，石生早奉命准备忙将天遁镜往柱底深穴照去。金蝉更不怠慢，一展弥尘幡随镜光照处飞身而入，到了底下用慧眼一看，乃是一个圆球般的地穴，里面奇热无比。当中珊瑚案上放有一个光彩透明圆玉盒子，盒前燃著一盘其细如丝方径圆尺的线香，香烟散为满穴氤氲幻成彩雾，四壁悬著十余件奇形怪状的法宝。金蝉事前早已得朱梅指点见一样便取一样，那香燃烧甚速，金蝉初下去时，还有大半盘，只这取宝的一转眼间便烧去了多半，再加穴中奇热无比，虽有弥尘幡护身，仍是难耐，尤其是取宝时，手一近壁直似火中取栗一般烤得生疼。等到挨次将壁间法宝取完，香已烧剩得只有两圈。他知道天一金母的遗书连那两件异宝俱在案上玉球之中，关系最为重要。香一烧尽地穴便合拢来，那是地肺真穴所在，如被葬在内休想得见天日，不禁吃了一惊，忙即上前伸手去捧。谁知那玉球竟重如泰山，金蝉用尽平生之力休想动得分毫，猛想忘了跪礼通诚，匆匆翻身拜倒叩头起来，那香已烧得仅剩半环，危机一发，慌不迭的抢上前去伸手一抱那球，觉得轻飘飘的，又惊又喜，猛一回头，那香只剩了三两寸晃眼便尽，顾不得再取那珊瑚案，一纵弥尘幡便往外面飞去，身刚出穴，一眼望见朱梅两手紧捧主柱已是面红力竭周身白气如蒸，正把手一松，那柱刚一落地，便听穴底微微响

了一下并无别的动静。金蝉取了宝幡上前拜见．将取来法宝献出，朱梅接过连声夸赞不置。

英琼、轻云、金蝉几个常见朱梅之人，俱知他道行深厚，无论遇上什么劲敌险难从未皱过眉头，今日捧那玉柱却甚吃力，浑身直冒热气，在那将放未放之时更显著慌急累气，便问师伯何故如此？朱梅笑道："连许飞娘那么见多识广的妖人尚且不知轻重，何况你们？这玉柱下面乃是地肺真穴，当年天一金母用绝大法力辟为藏珍之所飞升之际默算未来，在穴中置有一盘水香，此香在穴中燃得极慢，一见风顷刻之间可以燃尽。此香一灭穴便自行封闭，立刻地肺真火发了，无论人物俱化劫灰。这根主柱乃当初大禹镇海之宝，被金母移来此地镇压，此柱一折，不特紫云宫全宫化为乌有，这附近千里内的海面俱都成了沸汤，贻祸无穷。飞娘只知穴内藏珍，凭著她的妖法可以劫取，却不晓其中厉害。放著旁柱内藏的天一真水和许多现成法宝不取，妄自觊觎重器，休说此柱重有一万三千余斤她未必能以捧起，即使她预先学了鸠盘婆的大力神法，驱遣群魔将柱抬起，入内见了许多宝物定起贪心，稍有疏忽，那香烧完势必同归于尽，有什便宜？我来时想起祸患往往忽于未然，这等关系重大的事仪慎些好。知道紫云宫除了这里还有一个最紧要的所在，乃地窍深处最为脆薄，同是关系全宫命脉，紫云三女居此数百年竟未发觉。惟恐许飞娘和同来的几个妖党，万一事前有人从晓月贼秃、鸠盘婆里间得底细，到了势危之时偷偷赶去，来一个损人不利己将它震裂，我们虽未必身受其害，此宫决难保全。因此一到，首先赶到那里防护行法将周围封闭。二次现身相助二凤兵解之后，又去降伏那神兽龙蛟。此兽已在金蝉初入甬道前伤去前爪，这东西性最忠义，一见斗我不过，又闻我说三

女遭劫之讯欲以身殉，经我再三诫谕，并允给它主人转劫成道以后仍可随侍，方始收伏。少时便带它回返峨嵋以为仙府点缀，这一来便耽延了些时刻。不料你们仍是贪功想伤飞娘，不给放出逃路，以致被她用妖法冲破金庭逃走。虽无大碍，但是此庭乃天一金母运用天地人三才真火采取四方真金融铸而成，异日灵云等来此居住，道成时节虽可炼金来补，到底不如原来，留一缺陷岂不可惜？金蝉所发，乃是瑛姆寄形化身妙用，本属虚设。那只大手一经追出海面数百里外必被飞娘看破，所幸你们尚未穷追。飞娘近来所炼几件厉害法宝，又要留为三次峨嵋之用，不到危急不肯轻易施展，否则你们追去必受伤害无疑。这中央主柱，自从三女收宝百十年后，被三凤一日无心中发现柱中封锁符录。她不知何用试一演习主柱忽然自行封闭，内中还藏有别的法宝也未被三女发现取出。嗣见别根柱内有大同小异的符咒，此时三女道法日深，渐渐悟出那符来，是一开一闭，试一演习果然应验，只是当时忘记了主柱的开法一直无法重开。那天一真水便藏在左侧第三根主柱之中玉瓶葫芦以内，如果事前封闭也难开取，偏巧初凤天夺其魄，把这次庆寿所有庭中玉柱全数开放。以便酒阑将寿筵移来，人前显耀。三凤素极狂妄，初藏时虽加封锁，因为初凤这一来仗着里外俱有埋伏，既是全数让人观光不便留此一处，也未谏阻。可笑飞娘枉是自负，竟会被她魔法瞒过。尔等可去取来，再往黄精殿带来新收诸弟子回返峨嵋，中途还有人相候呢！”

说时，众人见那几行玉柱，上下浑成并无开裂之痕，方自寻思，朱梅忽将双手一搓，一片火光散将开来往柱间飞去，那些玉柱便燃烧起来。一阵乌焦臭之味过去，众人眼前一亮，见庭中玉柱依旧莹洁透体通明，内中宝物纷呈异彩，

晶光宝气掩映流辉，再加妖氛已净氛雾全消，趁着金庭翠槛越显奇观。金蝉首先跑到第三根柱前，见那盛放天一真水的玉瓶果在其内。另外还有一个葫芦，一同取下一看，上面俱有朱书篆文写着“地阙奇珍，天一圣泉”八字。大功告成好生心喜，忙与朱梅看了揣入法宝囊内，再随众人去看其余玉柱。每根俱藏有奇珍异宝，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仙药，件件霞光灿烂照眼生辉。众人见了，俱都惊喜异常。朱梅道：“紫云三女，因想人前卖弄家私，把宫中宝物大半收来陈列此间，给我们省了不少的事。可惜我当时无暇兼顾，被周、李二弟子紫青双剑将金母降伏清蛉猪龙遗留下的数十件仙兵全数斩断。又忙于追赶许飞娘未想起收取，被一个手疾眼快的妖人抢拾了六件逃走。易静看出此宝有用去拾时，已然不全了。”说罢将柱间宝物分别去留，指示众人留的仍置柱内，照柱中开闭符偈全数封闭。庭顶被飞娘冲裂之处约有碗大，也经朱梅将从柱中取出来的一个玉球掷上去行法堵住。然后率领众人走出庭外道：“此宫异日应为灵云、紫玲等所居，我等去后无人防守，内中还有不少宝物，难保不启异派妖人觊觎。来时齐道友托我将长眉教祖的两仪微尘阵移设此间，原不妨事。不过宫中妖人太众，此时虽已死伤逃亡殆尽，但是来时瑛姆曾示先机，暗示灵云等异日来此修道还不甚容易。以我道力，几次占算，也似有些微朕兆，竟会算不出是否有人潜伏于此。微尘阵虽能笼罩全宫海面，三千里方圆外人不能擅入，假使此时有人伏在宫内，这里有的灵药仙草尽可在此潜修，只不能出去，有何妨碍？固然事有前定，我却偏要和瑛姆拗一下详搜全宫，到一处封锁一处。万一连我也事昧机先防备不周留有遗孽在此，那要紧的所在，他也无法进去。”

当下朱梅先将金庭行法封锁，然后率领众人挨次巡视全宫逐处加以封锁。紫云宫面积何等广大，饶是步行迅速也耽延了不少时候。等到巡行追遍，最后至黄精殿准备领了龙力子等几个新投门下的男女弟子再往后苑宫殿中，去带神兽龙蛟转回峨嵋时，那龙蛟已在殿上，龙力子正骑在它的背上呼叱为戏。见了朱梅等到来连忙下骑，随了赵铁娘等上前参拜。朱梅便问龙蛟怎得到此？龙力子道："弟子因久候真人不至，知殿外妖法业已破去，走往殿台探望，见它在后苑那一面跳来，因听真人行时说要将它带回峨嵋。以前弟子曾看守过它，知道降它之法。恐被逃走，便上前将它唤住与它说了真人恩意，劝它投顺，引上殿来，不久真人便来了。"正说之间，朱梅忽然心中一动，想起易氏弟兄追赶妖人中途尚有险阻须去救援，不宜在此久延。以为龙蛟通灵，降伏之后必是久候自己不至自行走出寻找，适才巡行全宫，不见丝毫朕兆，瑛姆所示先机和自己卦象上所现可疑之点定是另有应验。宫殿已然去过，到处都经施展玄门"捉影搜形"之法寻查料无遗漏，那地方不关重要，无须再去封锁。

当下朱梅便带了众人走出黄精殿仍由甬道出去飞到九宫柱前，问起金萍，果见金须奴、慧珠二人挟着初凤，周身云光围拥由此飞去。初凤已是神智失常叫嚣不已，好似发狂中邪模样。大家一同飞出甬道走出迎仙亭正准备回山之际，朱梅笑对英琼道："你的神雕佛奴呢？"

第二十九回

仗异宝　横扫紫云宫
困磁光　失机铜椰岛

话说英琼闻言，方想起来时因为甬道神沙厉害，曾吩咐神雕只在空中飞巡不可下落，却忘大海茫茫，附近数千里并无它存身之所，自已二次入宫时就未见它影子。这时方得想起，不知飞往何方？连忙引吭长呼了两声寻找，不见神雕飞下，正要飞空轻云拦道："你那神雕耳目最是灵敏，平时数百里内闻呼即至。你连唤数声不见影子，不是不耐久候飞转峨嵋，便是出了别的事故。朱师伯既那般说法必然知道，为何舍近求远？"英琼闻言忙向朱梅拜问。朱梅道："你那神雕本就通灵，自来峨嵋道行益发增长。它本来自负，这次恐它为甬道神沙所伤不许下去。它在空中盘飞时久不觉厌倦，这时恰巧有两个许飞娘约请赴宴的妖人从崇明岛赶来赴宴，被它在远处看见，不等近前便迎上去。那妖人是姑侄两人一老一幼，初见神雕妄想收它。不料一照面便被神雕抓去，将小的一个撕裂海中，那老的一个看出不妙便即往回路遁走。神雕贪功不舍展翼追去，两下飞行，且均极迅速。正在追逐之际，恰值我从峨嵋赶来无心中看见。最初相隔尚有十里远

近，彼时我因紫云宫事机紧急，缓到一刻必有人要遭毒手，又认得那逃走的妖人是江苏崇明岛金线神姥蒲妙妙，邪法颇非寻常。恐神雕失闪，曾用千里传音之法连喊数声，神雕竟未回顾，两下本是背道而驰，瞬息间相去已是数百里外。我当时错以为神雕两翼藏有白眉禅师神符，至多被困一时，决无大害，无暇分身，并未回头追去。如今未归，必在岛上被妖法陷住。此时大功告成，援救易氏弟兄无须多人，你与轻云有紫郢、青索二剑，只要遇事谨慎百邪不侵，再将天遁镜带去，必能成功无疑。”

朱梅说罢又命石生将镜交与英琼，吩咐即时动身往崇明岛赶去。二人一听神雕有难，慌忙接镜拜别起身。朱梅再对众人道：“易氏弟兄现在必是被困在铜椰岛上，岛主天痴上人门徒众多，虽是异派并不为恶多事。他二徒少年任性不知进退，咎有应得。我与岛主曾有数面之交，既不便前去又不能不去。事出两难，只可暂由易静、蓉波、红药三人前去通名拜岛，看他如何发付相机行事，我自在暗中赶去相助。余人由金蝉、石生率领回转峨嵋复命便了。”说罢又吩咐易静等三人一些应付机宜，各按地头分别起身。

且不说金蝉、石生展动弥尘幡带了新入门的弟子回转峨嵋覆命，且说易静、红药、蓉波三人驾遁光离了迎仙岛，照朱梅所说方向往铜椰岛飞去。先是大海茫茫波涛浩瀚渺无边际，飞行了好一阵才见海天相接应，隐隐现出一点黑影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知道离岛已近，连忙按落遁光凌波飞行。眼看前面的岛越显越大，忽见岛侧波浪中突出许多大小鲸鱼头，一个个巨吻刺天纷纷张翕之际，便有数十百道银箭直往天上射去。再往岛上一看，岛岸上椰林参天风景如画，岸侧站定二三十个短衣敞袖赤臂跣足的男女，每人拿着三五个椰

实之类弹丸一般往海中跃去，方在戏鲸为乐。正要近前，那些男女想已看见三人来到，倏地有四个着青半臂的少年往海中跃去俱都踏在一条鲸鱼顶上，将手一挥，那四条鲸鱼立时拨转头冲破逆浪，直向三人泅来，其行如飞，激得海中波涛像四座小山一般，雪花飞涌直上半天，声势甚是浩大。三人早得矮叟朱梅指教，不等来人近前，忙即由易静为首，一按剑光飞身近上前去说道："烦劳四位道友通禀，南海玄龟殿易静奉了家父易周之命，偕了同门姊妹陆蓉波、廉红药专诚来此拜谒天痴上人，就便令舍侄易鼎、易震负荆请罪。"那四人见了易静等四人面生，正要喝问，一闻此言立即止鲸不进。互相低语了几句，为首一人说道："来人既拜谒家师，可知铜椰岛上规矩？"易静躬身答道："略知一二。"那人道："既然知道就请三位道友同上鲸背，先至岛岸见了我们大师兄，再行由他引见家师便了。"说罢其余三条鲸项上所站的青衣少年俱往为首那人的鲸背上纵来，让出三条巨鲸请三女乘行。三女也不客气，把手一举飞向三鲸项上立定。那四人将手一挥，在前引导同往海岸前泅去。

这时海面群鲸俱已没入海中，岸上二十多个男女也都住手迎宾，等三人由鲸背上飞身抵岸，人群中便有一个长身玉立丰神挺秀的白衣少年从人群中迎上前来。这人便是岛主天痴上人的大弟子柳和，本是潮州海客柳姓之子，三岁丧母随父航海遇着飓风，翻船之际，乃父情急无奈将他绑在一块船板上面放入海中任他随水漂流。不想一个浪头将他打在一只大鲸鱼的背上，也是他生有夙根，由那鲸背了他泅行数千里昂头海面未曾没入水里，直泅到铜椰岛附近被天痴上人看见救上岸来。此时上人成道未久，门下尚无弟子，爱他资质，便以椰汁和了灵丹抚育，从小便传授他道法。虽是师徒情逾

父子，上人后来续收了四十七个弟子，独他在众弟子中最得钟爱。上人岛规素严，门人犯规，重则飞剑枭首，轻则鞭笞逐出门墙。当许飞娘约请异派仙宾往紫云宫祝寿时路过南海覆盆岛，见下面有一个穿青半臂短袖跣足的男子在那里炼飞叉，迥非寻常家数，猜是海外散仙之流，按落遁光上前问讯，才知是上人第十九名弟子名叫哈延，奉命在覆盆岛采药炼丹的。飞娘心想："久闻天痴上人大名，门下弟子个个精通道法，各有炼就飞叉胜似寻常飞剑，只是这多年来从未闻他预闻外事，如能将他师徒鼓动勾起嫌隙，岂非峨嵋一个大劲敌？"飞娘乃用一番言语蛊惑哈延，说峨嵋如何妄自尊大不分邪正，专与异派为仇，劝他加入自己一党同敌峨嵋。叵耐哈延知道师门法重，不敢轻易答应。飞娘见说他不动，又将紫云宫三女庆寿铺张扬厉加以渲染，说那里珠宫贝阙玉柱金庭，海底奇景包罗万象，那神沙甬道又是如何神妙，大家俱是同道何不抽暇同往观光以开眼界？

哈延少年喜事不觉心动，只当时炼丹事重不能分身，便由飞娘分了一粒沙母传了入宫之法。约定三女寿辰那天恰好丹成，赶去参与盛会。哈延因与三女素昧平生，初次前去祝寿，还备了两件珍奇宝物以为见面之礼。彼时飞娘并未料到紫云三女就要瓦解，不过多约能人，既可壮自己的声威，又可借此联络以便逐渐往来亲密，可以乘机为用。谁知哈延到日前往，按照飞娘指示到了宫内刚和三女见面，入席不久便生祸变。先本不想多事，后来见所有来的宾客俱都纷纷上前应战，惟独自己袖手旁观未免有些难堪。欲待上前，又觉来人个个剑光法宝神妙无方，略一交接，敌我胜负之势已可看出。自己与主人既是素昧平生，便是许飞娘也不过一两面之识。再者师门家法严厉，不准在外面惹是生非，冒昧出手倘有

失闪，不特给师门丢脸回去还受重责，太不上算。思前想后好生后悔，当初不该轻信人言无故多事。此时哈延如若见机遁走，本可平安回岛。偏是少年好胜，总觉就此一走不好意思似的。正是进退两难迟疑不决，这时殿上外来的妖人连同宫众除了几个首要与英云、易静、金蝉等捉对儿厮拚外，人数尚多声势也还不弱。偏偏易氏弟兄仗着“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护身，只管在殿上左冲右突，从光华拥护中施展法宝飞剑追杀敌人，宫中诸人自是敌他不过，所向披靡，纷纷伤亡。那飞娘约来的妖人却颇有几个能手，一见易氏弟兄这等猖狂俱都愤怒异常，也各把妖法异宝一一施展出来，准备将易氏弟兄置于死地。易鼎、易震那把这些妖人放在心上，一见妖人势盛群起合攻，反正敌人无法侵害，弟兄两个一商量，率性将神梭停住任他夹攻。等到敌人妙法异宝尽数施展层层包围之际，先将光华缩小，一面暗中运用玄功发展神梭威力。突的手掐真诀，喝一声“疾”！“辟魔神梭”立即疾如潮涌往四外暴涨数十倍，一面将太皓钩等厉害法宝从神梭上旋光小门内飞将出去。一干妖人见易氏弟兄在大家法宝飞跃之下忽然隐入光华之内停在殿中不动，也不再探头现身，俱当他为别人法宝所伤尚未身死，纷纷收了法宝施展妖法放出雷火合围。后见那团光华逐渐缩小，有那不知来历的恨不能捡个便宜收为自有。那自问不能收得的，便想连人带宝化为灰烬。几个在劫的妖人，连同那些该死的宫众不由越走越近，万没料到易氏弟兄并未受伤，倏的暗施辣手。那神梭何等神妙，这一暴涨开来，首先是将雷火妖氛惊散，接着便由分而合化成无数根数丈长的金光朝四外射去，再加以宝钩宝玦同时飞跃疾同电掣。众妖人见势危急，再想用法宝飞剑抵御，已是无及，伤的伤亡的亡，能全身遁逃的不过才两三

个。至于那些宫众，更是连看都未看清。

哈延相隔本远，还在逡巡犹豫之际，易氏弟兄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发挥威力，光华暴涨处，金霞红光似电弩一般飞来。如非哈延也是满身道术防御得快，差点也被打中。不由心中大怒，仗着天生一双神眼看出敌人乘胜现身，忙将一面飞钹朝着光华中的敌人打去。偏巧易氏弟兄见妖人虽是死亡不少，还有几个不曾受伤的似要乘机遁走，一时贪功心盛，把神梭光华一缩重又合拢，打算追将过去。哈延飞钹，怎能打中？哈延知道敌人有此宝护身无奈他何，正寻思如何出这口恶气，猛一回头二凤身遭惨死，初凤、金须奴、慧珠三人又复逃走，料出事情不妙，想了想还是忍气回岛为是。刚要起身，飞娘已舍了易静去助三凤，同时敌人方面也有多人一拥齐上夹攻飞娘。哈延心想难怪飞娘说峨嵋派倚强凌弱得理不让人，真是可恨，就这存思晃眼工夫，三凤已毙于飞剑之下，许飞娘一纵遁光往外逃走。哈延暗道一声“不好！”紫云宫全体瓦解，此时不走等待何时！便息了交手之想。满打算追上飞娘，一同遁出宫去。

这时甄艮已随了英琼、轻云、金蝉三人飞往金庭，事机瞬息，只甄兑一人因见地下残断的仙兵形式奇古精光照人，想拾两件回去，略为缓了一缓，不及同驾弥尘幡先去。甄兑一见落了后，不顾再拾地上仙兵，一缩遁光正要追赶，身刚飞起恰巧哈延迎面飞来。甄兑新胜之余未免自骄，一眼看见对面飞来一个周身青光闪闪的妖人，那里肯容他遁走？一指剑光飞上前去截堵。他却不料哈延早防敌人暗算，用的东方神木护身之法，寻常飞剑那能伤他？一见有人拦阻，越觉敌人欺人太甚丝毫不留余地，正是想要重创他一下，剑光飞到故意装作不觉，却在暗中将飞钹朝甄兑打去。甄兑见来人

只顾逃遁，剑光飞上前去毫无所觉，方以为成功在即，忽觉眼前青光一亮便知不好，忙纵遁光避开，施展法宝抵御时已是无及，竟被那青光扫着一下立时坠落。哈延方要再下毒手将他结果，这时恰值易鼎、易震驾神梭追杀别的妖人赶到，见甄兑受伤忙驾神梭追将过来。因为这半日工夫俱是所向披靡，以为乃祖这“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妙用无方有胜无败，谁也抵敌不过，未免恃胜而骄，那把哈延放在心上？他却不知哈延虽非天痴上人最得意的门下，却也不是寻常，这时遁走只缘顾虑太多，并非怯敌。一见易氏弟兄追来救援，知道他的法宝厉害，再加那旁又飞来了几个少年男女声势越盛，想将受伤敌人制死，已不可能，又见易氏弟兄轻敌，上半身显露在外，并不似适才那般的时隐时现，便扬手一连两面飞钹打去，满想自己飞钹出手迅疾，乘其不意一下将敌人打伤略为出气，便用本门最精妙的木公遁法地行逃走，顺神沙甬道遁出迎仙岛回去。那易氏弟兄与他也是一般急功心意，哈延那里打出飞钹，那里早将太皓钩放出，刚把第一面飞钹敌住哈延的第二面飞钹又到。若换别人这一下不死也带重伤，幸而防身宝物神妙，易氏弟兄又应变机警，眼前青光一晃便知不妙，忙将头往回一缩，神梭上的小门便自封闭。光华电转，耳声哨的一声巨响过处青芒飞泻，那面飞钹被神梭上的旋光绞成粉碎。真个危机瞬息其间不容一发，稍有些微延缓必被打中无疑！易氏弟兄因适才敌人枉用许多雷火法宝攻打，只在神梭光华之外并未丝毫近身，没料到敌人法宝如此神速，虽未受伤不由勃然大怒。

哈延因敌人现身有隙可击，才将两面飞钹连接打出，以为必中无疑，谁知仍然无效。第一面吃一钩寒光敌住未分胜负，还不要去说他。那二面因为深入光华之中眼看成功，敌

人忽往现身处的小门内一缩，立时光圈飞旋将钹绞为万点青荧散落如雨，转瞬在光霞之中消灭净尽。师门至宝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又惊又悔又惜又恨，心想再不见机，少时必要身败名裂不能逃生。不敢再为恋战，将手一抬收回法宝便往地下遁去。

按说易鼎、易震已然获胜，又毁了敌人一件法宝，穷寇本可不必追赶。偏生好胜心切，又见甄兑受伤自己也险些被他打中，二人都是初次人前出手未吃过亏，把敌人愤恨到了极点。一面又看中敌人那面飞钹，想要人宝两得，那里肯容他逃走？见敌刚一飞出殿外便往地中遁去，正合心意。自己原是奉命敌斗道行本领稍次的妖人与那些宫众，现在敌人伤亡殆尽，在眼前逃去的只剩这一个最可恶。反正大获胜利使命已完，何不收个全功，决计随后追赶。也一指神梭穿入地中追去。这番还加了点小心，恐又遭敌人暗算并不探头现身，只从梭上圆门旋光中觑准敌人前面那一道疾如流星的青光跟踪追逐不舍。哈延起初只想遁回岛去再约集同门师兄弟向天痴上人请罪，心中本已悔恨万分，还以为神沙甬道不比别的地土，自己尚是仗着飞娘转赠的沙母和通行灵符才得通行自在，敌人决不会追来。谁知入地不久又听风雷之音起自身后，回头一看敌人竟未放松自己，依旧追来，光霞过处，冲激得那四外的彩色神砂如彩涛怒涌锦浪惊飞，比起地面上的威力还要大得多。来势之迅疾，较自己遁法似有过之并无不及。哈延惊骇之余益发咬牙切齿痛恨敌人，暗忖师父所赐飞钹乃东方神木所制，适才被他一绞便成粉碎，此宝必是西方太乙真金炼成无疑。自己既奈何他不了，看来无论逃到那里他必追到那里。反正无故惹事至宝已失，师父责罚在所难免，率性一不作二不休，拚着再多担些不是，将这两个仇敌

引往铜椰岛去。师父无论如何怪罪，也必不准人上门欺负，再者还有那么多同门师兄弟，岛上有现成相克异宝，敌人不去此仇只可留为后图，如若追去决无幸理，岂不是可以稍出胸中这口恶气。

想到这里，哈延耳听身后风雷之声越追越近，不敢怠慢，忙运玄功把遁光加疾亡命一般往前途逃走，不多一会便奔出神沙甬道到了迎仙岛。刚刚穿出地面，后面易氏弟兄也驾神梭追到。依了易鼎，紫云宫业已瓦解大功告成，同来诸人俱往金庭取宝，正可借此观光一开眼界，又可得众人结伴同往峨嵋赴那千年难遇的群仙盛会。敌人地行甚快不易追上，与其徒劳不如回去。偏巧弟兄二人适才现身时是易震当先，差一些须没被飞钹打在头上，再者他和甄兑虽是初交彼此极为投契，性情又刚嫉恶如仇，执意非追不可，易鼎拗不过只得暂且由他。原打算追出延光亭，在未追上时强制他回去，出地时方要制阻易震，不想哈延此时换了主意，早就防到他要半途折转，出亭时故意缓了一缓。易震看敌人在前面不远眼看就要驾遁光升起，那里肯舍，一催所驾神梭加急追去，易鼎因敌人授首在即也就不去拦他。就这一迟疑之闲，两下飞行俱是神速异常，一前一后早已破空升起。容到易鼎想要劝阻易震折回去时，业已飞出去老远，两下相隔不过一二里之遥，只是追赶不上。易震因易鼎再三制止前进，恐回去晚了不及见金庭奇景，刚有些变计，略一迟缓，前面敌人倏地停止回身大骂说：“峨嵋群小倚多为胜，我今日赴会忘拿法宝任尔等猖狂。仙府就在前面岛上，现在回去取宝来诛戮尔等这一干孽障。如有胆量应即同去，如若害怕，任尔等无论逃避何处俱要寻上门去，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一个不留！”说完便催遁光加急逃走，晃眼工夫已是老远。

这一席话休说易震听了大怒，连易鼎也是有气。明知敌人口出狂言相激必有所恃，继想乃祖易周曾说这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如果用来和人交战，真要是遇上道行法力绝高的前辈或是异派中数一数二的能手，虽未能以断其必胜，要是专用他来逃遁，却是无论困在什么天网地网铁壁铜墙之中，俱能来去自如决受不著丝毫伤害。能够克制此宝的只有南北阴阳两极精英凝结的玄磁，但是此物乃天材地宝，不是人力可以移动，以外别无所虑。这次来救姑姑易静便可看出此宝威力，彼时神沙甬道中雷火猛烈，千百根神沙宝柱齐来挤轧声势何等伟大，尚且不惧。目前追的这个妖人，虽在仓促中没顾得问及他的姓名来历，看他本领，除了能在地下飞行外并无什么出奇之处。这里虽是南海，距离南极磁峰尚有数万里之遥，即使妖人果真想将自己引到那里借用太阴玄磁暗算，见机抽身也来得及。否则便追到他的巢穴之中，胜了固好，如不能尽可冲破妖法而去，看何妨碍？既有了易胜难败之想，再加易震从旁再三怂恿说妖人如此可恶，不将他除了不解恨。起初不追也罢，追下半日空手回去也不好看。又正紫云宫已为峨嵋所有，金庭奇景早晚看得见无须忙在一时。因这几种原因一凑合易鼎不由活了心，便依了易震同驾神梭追去。受了一激自然益发加紧追赶，恨不能立时追上妖人置于死地，便不再作中途折回之想。哈延见敌将果中了激将之计，虽然心喜，及见来势迅疾比起流星过渡还快，也不免有些心惊胆寒。忙催遁光电掣虹飞往前急驶，那敢丝毫怠慢。还算好，逃未多时，铜椰岛已是相隔不远才略为心宽了些，未等近前，早将求救音号放起。

易氏弟兄正追之际，眼望前面敌人由远而近，再有片时，不等到他巢穴便可追上，决不致赶到南极去，越更放心

大胆。正自高兴，忽见前途海面上波涛汹涌，无数黑白色像小山一般的东西时沉时没，每一个尖顶上俱喷射起一股水箭，恰似千百道银龙交织空中。二人生长海岸见惯海中奇景，知是海中群鲸戏水，暗忖这里鲸鱼如此之多必离陆地不远，莫非已行近妖人的巢穴？再往尽前面定睛一看，漫天水雾溟濛中果然现出一座岛屿影子，岛岸上高低错落成行成列的乃是十丈高矮的椰树直立亭亭望如伞盖甚是整齐。易鼎见岛上椰树如此之多，好似以前祖父母亲说过，正在回想岛中主人翁是谁，还未想起，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微一沉思之际，不觉又追出老远。离岛只三数十里，前途景物越发看得清清楚楚，又追了不大工夫，倏见岛岸上椰林之内纵出五个身著青白二色的短半臂袒肩赤足背上各佩著刀叉剑戟葫芦之类似僧非僧似道非道与所追妖人装束差不多。那少年直往海中飞去，一人踏在一只大鲸鱼的背上，为首一个将手一挥，便个个冲破逆浪迎上前来。五只大鲸鱼这时在海面上鼓鳍而驰，激得惊波飞涌骇浪山立水花溅起百十丈高下。前面逃人好似得了救星，早落在那为首一人的鲸背上面匆匆说了几句，仍驾遁光往前飞走，没有多远便有一只巨鲸迎了上来用背承了他，回身往岛内泅去。

易氏弟兄见了这般阵仗仍然无动于衷，算计来的这五个骑鲸少年定是妖党，不问青红皂白更不答话，一按神梭早冲了上去。又从那旋光的梭门中将宝钩玦玦一齐发出直取来人。那五个骑鲸少年在岛上闻得师弟哈延求救音号连忙骑鲸来救，一见哈延神色甚是张皇，后面追来的乃是一条梭形光华只有两个人影隐现。哈延与为首的一个见面又只匆匆说道：“我闯了祸了，敌人业已追来。大师兄呢？”为首的一个才对他说了句“大师兄现在育鲸池旁”，言还未了哈延便驾遁

骑鲸往岛上逃去。五人听他这一说又见来人路数不是左道旁门，以为哈延素好生事，定是在外做错了事或是得罪了别派高人被仇家寻上门来，铜椰岛名头高大，来人既有这等本领又纵这么广阔的海面转来，必知岛上规矩和岛主的来历，决无见面不说话就动手之理。师门规矩照例是先礼后兵，欲待放过哈延迎上前去问明来历与起衅之由再行相机应付，所以并未怎样准备。及见那梭形光华快要追到面前不远，为首一个忙喊道："道友且慢前进，请示姓名，因何至此？"谁知来人连理也不理，不等他话说完倏地光华往下一沉竟往自己冲来，五人不知此宝来历，见来势猛烈迅疾与别的法宝不同适才哈延又是那等狼狈，不敢骤然抵御，一声招呼，各人身上放出一片青光，连人带鲸一齐护住齐往深海之中隐去。易震见敌人空自来势煊赫却这等脓包，连手也未交便自败退，不由哈哈大笑。一看前面来人已将登岸心中忿极，便不再追这五个骑鲸少年，竟驾神梭急赶上去，片刻到达，哈延已飞入椰林碧荫之中。

易氏弟兄仍是一点也不知进退，反因那几个骑鲸少年本领不济更把敌人看轻，一催神梭，便往椰林中追去。那些椰树俱都是千百年以上之物，古干参天甚是修伟，那禁得起神梭摧残？光华所到之处整排大树齐腰断落，轧轧之音响成一片。入林不远，因为林树茂密遮住日光，转眼已看不见敌人的青光影子，二人一心擒敌一切都未放在心上，只管在林中往来冲突搜寻不休。不消多时忽听一声钟响，声震林樾，接着便见前面一大片空地上现出一个广有百顷的池塘，池边危石上立着几个与前一样打扮的少年，为首一个正和先追的逃人在那里述说，二人以为擒敌在即便追将过去。那些少年见神梭到来仿佛不甚理睬，眼看近前相隔还有数十丈左右，为首

的一个忽从石旁取起一个大鱼网，大喝一声："大胆孽障，擅敢无礼！"手扬处那鱼网便化成片乌云约有十亩方圆，直朝二人当头飞来。二人猜是妖法正要与他一拚，说时迟那时快！两下都是星飞电驶疾如奔马就要碰个迎头，忽听空中一声大喝道："来人须我制他，尔等不可莽撞！"言还未了，那片乌云倏地风卷云烟往前面收去。这时二人因为敌人就在地面立定，飞行本低，见敌人法宝刚放出来又收回去，正猜不出是何用意，忽听前面敌人拍手笑语。定睛一看，那些穿半臂的少年业已回身朝向自己仰头企望欢呼不已，好似不知神梭就要冲到危机瞬息神气。再顺着他所望处一看，只有一个笔直参天的高峰矗立云中，相约隔有十年里光景并无别的动静。易鼎虽没有易震那般过于自恃料出敌人必有诡计，刚自猜想，猛觉所御神梭光华似在斜着往前升起，弟兄二人俱动疑心，百忙中一问并非各人自主，连忙往下一按。谁知那神梭竟不再听自己运转飞得更快，好似有什大力吸引，休说往下，试一回身转侧都不能够。晃眼工夫神梭竟超越诸少年头上老高，弹丸脱弦一般直往前上面飞去，越飞越快，快得异乎寻常，一会前面云中高峰越隔越近，才看出峰顶并非云雾，乃是一团白气，业已朝着自己这一面喷射出来与神梭光华相接。

就在二人急于运用玄功制止前进的片刻之间，神梭已被白气向顶峰粘住，休想动转分毫，忙用收法想将神梭收起逃遁时，那神梭竟似铸就浑成不能分开丝毫。二人知道情势已是万分危险急欲待从梭上小圆门遁去，又觉祖父费了多年心血炼成的至宝就这般糊里涂的葬送在一个无名妖人手里，不特心不甘服而且回家也不好交代。二人略一踌躇，忽觉法宝囊中所藏法宝纷纷乱动，猛想起敌人将自己困住尚未前来，

囊中现有的太皓钩等法宝何不取出？准备等敌人到来好给他个措手不及杀死一个是一个。那法宝囊俱是海中飞鱼气胞经杨明淑亲手炼成非比寻常，如非二人亲自开取，外人纵然得去也不易取出其中宝物。二人想到这里刚把囊口一开还未及伸手去取，内中如太皓钩一类五金之精炼成的宝物，俱都不等施为纷纷自行夺囊而出往前飞去。因有神梭挡住，虽未发出却都粘在梭壁上面，一任二人使尽方法也取他不动。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正在徬徨，无计可施，梭上圆门旋光停处五条云影伸将进来。易鼎一面宝玦刚取在手中想要抵御，已是无及，倏地眼前一暗心神立时迷忽，只觉身上一紧似被几条粗索束住，人便晕了带去，等到醒来一看，身子业被人用一根似索非索的东西綑住悬空高吊在一个暗室里面，知已被擒中了妖人暗算，连急带气不由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一阵不见有人答复，綑处却是越骂越紧奇痛无比，骂声一停痛也渐止，屡试屡验。无可奈何，只得强忍忿怒住口不骂。

这时二人真恨不如速死，叵耐无人答理，始终连那妖人的形相都未见过。就在这悔恨欲绝之际，耳听远远洞箫之声吹来，连吹了三次也未听出吹的是什么曲子，恍如鸾凤和鸣越听越妙，几乎忘了置身险地。易震忍不住，刚说了声：“这里的妖人居然也懂得吹这么好听的洞箫？”箫声歇处倏地眼前奇亮满室金光震闪银色火花乱冒射目难睁。二人以为敌人又要舞弄什么妖法前来侵害，身落樊笼不能转动，除了任人宰割外，只有瞪着两只眼睛望着，别无法想。一会工夫金光敛去，火花也不再飞冒，室顶上悬下八根茶杯粗细丈许长的翠玉笔，笔尖上各燃着一团橄榄形的斗大银光照得合室通明，这才看清室中景致，乃是一间百十丈的大小的圆形石室，从顶到地高有三十余丈，约有十亩方圆地面，四壁明阔如玉，

壁上开有十个门户。离二人吊处不远，中有两行玉墩作八字形齐整整朝外排开，当中却没有座位，只有两行灿如云霞的羽扇一直向前排去，尽头处紧闭着两扇又高又大的玉门，上缀无数大小玉环，看去甚是壮严雄丽。待了一会不见动静，那八根银花也不见有何异状，正自互相惊异，忽又听尽头门里面笙簧迭奏音声清朗令人神往，晃眼之间所有室中数十个玉门全都开放，每门中进来一个穿白短半臂的赤足少年，俱与前见妖人一般打扮。只这时身上各多了一件长垂及地的鹤氅，进门之后连头也未抬，从从容容的各自走向两排玉墩前面立定，每墩二人，只右排第十一个玉墩空着。两排妖人站定后，上首第一人把左掌一举，众妖人齐都朝着当中大门拜伏下去，那门上玉环便铿铿锵锵响了起来，门也随着缓缓自行开放。二人往门中一望，门里仿佛甚深，火树银花星罗棋布，俱是从未见过的奇景。约有半盏茶时乐声越听越近，先从门中的深处走出一队人来，第一队四个十二三岁的俊美童手中提灯在前，后面又是八个童子，手捧各种乐器 俱 穿 着 一色白的莲花短装，露肘赤足个个生得粉妆玉琢身材也都是一般高矮，一路细吹细打香烟缭绕，往门外缓缓行进，还未近前便闻见奇香透鼻。这十二个童子后面有八个童子扶着一个莲花宝座，上面盘膝坐定一个相貌清癯装束非僧非道的长髯老者，四外云霞灿烂簇拥着那宝座凌空而行。尽后头又是六童子，分捧着弓、箭、葫芦、竹刀、木剑、钩、叉、鞭、棍之类，这一队童子刚一出门便依次序分立在两旁羽扇之下放那宝座过去。那宝座到了两排玉墩中间便即停住，玉门重又自行关闭，那燎若云锦的两排羽扇忽然自行向座后合拢，随从诸童子也都一字排开，恭敬肃立在羽扇底下。

二人细看室中诸人，却不见从紫云宫追出来的那个妖人

好生奇怪，俱猜不出这些妖人闹什把戏？明知无幸刚要出声喝问，座中长发老者忽然将右手微微往上一扬，地下俯伏诸人同时起立就位恭坐玉墩之上。

长髯老者只说了一声：“哈延何在？”上首第一人躬身答道：“十九弟现在门外待罪。”长髯老者冷笑道：“尔等随我多年，可曾见有人给我这样丢脸么？”两旁少年同声应道：“不曾。不过十九弟哈延今日之事并非有心为恶，只缘一时糊涂受了妖妇之愚，还望师主矜原。我等情愿分任责罚，师主开恩。”长髯老者闻言两道修眉倏地往上一扬似有恨意，众少年便不再请求，各把头低下默默无言。略过了会，上首第一人重又逡巡起立躬身说道：“十九弟固是咎有应得，姑念他此番采药炼丹不无微劳，此时他已知罪，未奉法论不敢擅入。弟子不揣冒渎，敬求师主准其参谒，只要免其逐出门墙，任何责罚俱所甘愿。”长髯老者略一沈吟，轻轻将头点了一下，那为首少年便朝外喝道：“师主已降鸿恩，哈延师弟还不走进。”说罢从石壁小门外又走进一个半臂少年，正是紫云宫所追之人。这才知道对头名叫哈延，在这一群人当中，中坐长髯老者方是为首的岛主。虽没听过哈延是何来历，看这种排场神气必非寻常异派可比。

第三十回

三女负荆　　千鲸掀巨浪
双童遇救　　矮叟戏痴仙

话说易氏兄弟见长髯老者擒来敌人尚未收拾，反怪罪门下弟子不该受了妖妇许飞娘愚弄，言谈举动甚觉出乎意料，不由看出了神。眼看哈延满脸俱是忧惧容色，战战兢兢膝行前进，相隔宝座有丈许便即跪伏在地不敢仰视。长髯老者冷冷道："无知孽障！违弃职守擅与妖人合污，昔日我对尔等说过目前各派群仙劫数，我铜椰岛门下弟子虽不能上升紫府脱体成真，仗着为师多年苦修造成今日基业，早已化去三灾，又炼成了地极至宝不畏魔侵，何等逍遥自在。此番命你炼丹关系重大，你就要往别处游玩，也应俟回岛覆命以后。你却听信妖妇怂恿，带了丹药私往紫云宫赴宴，幸还逃了回来。我那丹药丈长生灵药，以众弟子之力，费了数十年苦功夫方始采集齐备。如今虽分作九处烧炼缺一不可，其余八人俱已覆命，独你迟来。如在紫云宫将此丹失去，你纵百死岂足蔽辜！易周老儿家教不严，有了子孙不好好教育，既是纵容他出来参与劫数，就应该把各派前辈专长的居处姓名一一告知，也免得他们惹祸招灾，犯了人家规矩给自己丢脸。满

以为他那‘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所向无敌，就没料到会闯到我的手里。这虽然是他的不是，若非你这孽障他也未必会寻上门来晦气。我处事最讲公平，我如不责罚你，单处治易家两个小畜生，他也不能心服口服。你如不愿逐出门墙，便须和易家两个小畜生一般各打三百蛟鞭，你可愿意？”哈延闻言吓得战兢兢的勉强答道：“弟子罪大，多蒙师父开恩，情愿领责。”

长髯老者把头微点了点，便喝了一声鞭来，立时便从座后闪出两个童子，手中各拿着一根七八尺长乌光细鳞的软鞭，走向座前跪下将手中鞭往上一举。长髯老者笑指易氏弟兄道：“你二人虽然冒犯了我，但是此事由我们弟子哈延所起。当时你们如不逞强穷追，那只有他一人的不是，何致自投罗网？今日之事，须怨不得我无情。此鞭乃海中蛟精脊皮所炼，常人如被打上几鞭自难活命。你二人既奉令祖父之命出来参与劫数，必然有些道行，还熬得起。我先整我家规，打完了我自己的门人再来打你，省得你说偏向。你二人挨打之后我保你不致送命，即使真个娇养惯了禁受不起，我这里也有万木灵丹，使你二人活着回去归报令祖时，就说铜椰岛天痴上人致候便了。”说罢便命行刑。

易氏弟兄先听长髯老者说话挖苦，易震忍不住张口要骂，还是易鼎再三以目示意止住，及至听到后来已知长髯老者并非妖邪一流，至少也与乃祖是同辈分的散仙，自己不该一时没有主见闯此大祸悔已无及，再一听说来历不由吓了个魂不附体。想起祖父昔日曾说，凡是五金之精炼成的宝物，遇上南北阴阳两极元磁之气均无幸理，现时正邪各派群仙中，只有三五件东西不怕收吸。不过两极真磁相隔一千零九千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五里，精气混茫仙凡俱不能到，又系天

柱地维宇宙所托，真磁神峰大逾万里，无论多大法力俱难移动，虽然相克不足为害。惟独南海之西有一铜椰岛，岛主天痴上人得道已数百年，不知怎的会被他在岛心沼泽下面地肺中寻着一部磁脉与南极真磁之气相通。他将那片沼泽污泥用法术凝成了一座笔直的高峰，将太乙元磁之气引上峰尖，几经勤苦研探，竟能随意引用封闭。当初发现时，天痴上人同年两个门徒身上所带法宝飞剑，凡是金属的全被吸去，人也被磁气裹住几乎葬身地底。多亏他一时触动灵机悟出生克至理与造化功用，连忙赤了身子，师徒三人仅仗着一个宝圈护身逃出。自从筑炼成了这座磁峰以后门人遂见众多，道力也日益精进，于正邪各派剑仙散仙之外自成一家。他每隔三十年必遍游中土一次收取门人，但论缘法开感不论资质，虽然品类不齐，仗着家法严厉倒也无人敢于为恶。他门下更有一桩奇特之处，因为磁峰在彼专一吸化金铁，所有法宝飞剑不是东方太乙神木所制便是玉石之类炼成，五金之属的宝物极少。他那磁峰虽比两极真磁之母力量要少得多，可是除了世间有限的几件神物至宝外，只要来到岛上招恼了他将峰顶磁气开放出来，相隔七百里内，不论仙凡，只带着金属兵器立时无法运用不翼而飞。当时连人一齐吸住，真个厉害已极！当时全家聚谈，易氏兄弟只当长了点见闻并没在意，不想初次出门无心遇上，料他必与祖父相熟，那里还敢再出恶言？正在存想之间，地下哈延一听上人喝呼行刑，跪在地下说了声：“谢恩师打。”早不等那两个童子近前，起身两臂一振，身上穿的半臂便自脱落，再将手往上一举，从宝顶垂下一根和捆易氏弟兄长短形色相似的长索，索头上系着一个玉环离地约有二十来丈左右，哈延脚点处纵身上去一把将环抓住。那两个童子先用单腿朝宝顶座前一跪，左手拖着长鞭右

手朝上一扬，便即倒退回身扬鞭照定室中悬着的哈延打去。好似练习极熟打人并非初次，动作进退甚是敏捷一致，姿势尤为美观。那蛟鞭看去长只丈余，等到一出手却变成二十多丈长一条黑影。二童此起彼落口里还数着鞭数，晃眼工夫哈延身上早着了十好几下，身上立时起了十数道紫痕，痛得他两手紧攀玉环浑身抖颤，牙关挫得直响，两只怪眼瞪得差点突出眶外，看神气苦痛已极。

易震因他是个罪魁祸首恨如切骨，见他受了这般毒打好生快意，全没想到天痴上人存心这样，既保持了铜椰岛尊严，等异日易周寻上门来时又好堵他的口，还可问他索赔折断的千年铜椰古树。打完哈延便要轮到他弟兄二人头上，易鼎虽然知道厉害，但是事已至此也没可奈何，只得悬着心看仇敌受责聊快一时。二童挥鞭迅速，不消片刻已打了一百余下。哈延雪白的前胸后背，满是紫黑色肉杠交织坟起，二童子仍是毫不徇情的一味抽打不休。正打得热闹之间，忽听远处传来三下钟声，天痴上人将头朝左侧为首的一个少年一扬，那为首少年便跪下来说了几句，意思好似代哈延求情，说话声音极低听不清楚，余人见状也都相继跪下。上人冷笑道："既是你等念在同门义气苦求也罢，且容这孽障暂缓须臾，饶却饶他不得。现有外客到此，还不快去看来？"当下吩咐止刑。二童长鞭住处哈延落了下来，遍体伤痕，神态狼狈已极，一落地便勉强膝行到宝座前跪伏在地，人已不能动转。这时那为首少年业已谢恩退了出去，上人道："有人拜岛，不知是否旧交？这里不是会客之所，尔等仍在此相候，我到前面会他。"说罢仍由扶侍诸童扶了宝座往前走去。走到石室前面尽头上人将手一指，立时壁间青光乱转，顷刻间现出一个三丈多高大的圆门。除了两旁诸少年和那手执刑具的四

个童子外，俱都随定宝座跟了出去。

易氏弟兄因先前见那里只猜是片玉石整壁通体浑成并无隙缝，忽又现出圆门，算计外面还有异景，恰巧上人出去并未封闭，扭转头顺圆门往外一看，这两间大石室是依山而筑，门外那间要低得多，看得甚是清楚。上人仍然在诸童围侍中端坐在宝座之上，只两旁少去两排玉墩，添了几个略为同样的青玉宝座。尽头处敞着向外面，设有一排台阶和两旁的玉栏杆，有些类似殿陛，余者也都差不多。来客尚未走到，再看室内跪伏的哈延已由两个少年扶起，先前行刑二童各从一个同伴的葫芦里取出几粒青色透明的丹药，另一少年取来一玉瓶水将丹药捏散化在里面摇了两下，递与哈延口边喂了几口。然后由那行刑二童各衔了满口替换着朝哈延喷去，凡受伤处全都喷到。眼看那么多一条条的鞭伤竟是喷一处好一处，等到一瓶水喷完哈延已可起立，先跪倒谢了众同门求情之恩，又向二童子谢了相救之德。二童低说道：“恩师法严，我两个奉命行刑不敢从轻，实出不已。现在拼着担点不是，随了各位前辈师兄略尽私情，虽可暂时止痛，这新伤初愈，二次责打还要难熬，师兄休得见怪。”哈延自是逊谢。

易鼎正看得出神，易震偶一回头忽然“噫”了一声；易鼎回头往圆门外一看，适才出去的那个为首少年正领了三个女子恭恭敬敬历阶而升，一见便认出当中走的是自家姑姑女神婴易静，其余二女一个是陆蓉波一个是廉红药，俱是同破紫云宫自己人，不知怎会到此？料出与自己有关，不由惊喜交集，见易震几乎要出声招呼忙用眼色止住。易静早看到两个侄儿绑吊在里屋之内，心中虽然有气并未形于词色，仍如未见一般，从从容容随了引导行近宝座前立定，躬身施了一

礼说道："晚辈易静，因往紫云宫助两位道友除魔，事后才知两个舍侄追敌未归。忽奉家父传论，命晚辈同了瑛姆门下廉红药、峨嵋齐真人门下陆蓉波来此拜山请罪，就便带了两个无知舍侄回去加重责罚，不知上人可能鉴此微试否？"上人闻言微笑道："我当令尊不知海外还有我这人哩，既承远道惠临总好商量。且随我去里面，再一述这次令侄辈在此行为如何？"说罢不俟还言将手一扬，那宝座便回朝里面，仍由诸童扶侍往圆门中行进。易静、红药、蓉波三人只得跟行进去。宝座刚回原位，上人吩咐看坐。那为首少年将手朝着地下一指便冒起三个锦墩，一字排开在宝座前侧面。

上人命三女落坐之后才笑指哈延对三女道："这便是我那孽徒哈延，因受妖妇许飞娘蛊惑往紫云宫赴宴，失去了宝物坏了我门中规矩，咎有应得，原与令侄辈无关。只是他未奉师命违弃职守，犯的乃是本门戒条，在外却无过恶，事前又不知你们和紫云三女为难。道家往来宴会常有之事，适才已派人问明，当时他见你们两家动手本要回来，无奈你们防备紧严心狠手辣一味残杀不休。令侄辈又不肯网开一面，他心里不服才用法宝伤人。原想借此逃走，谁想令侄辈不容，破了他的法宝。他已地行逃遁执意还要追尽杀绝，仗着令尊神梭威力苦逐不舍，非置诸死地不可。这也是他孽由自作，不去管他。后来追到我铜椰岛，我门下均守我规矩并未敢遽然动手，只由那岸上几个值日的门人骑鲸上前讯问来历姓名。此时令侄辈如照实说出以礼来见，不特不致被老夫擒住，还须重责哈延以谢，岂不是好？叵耐令侄辈一味强猛，见了我的门人，不分青红皂白，才一照面便即倚强行凶。他们未奉我命仍是不敢交手，连忙回岛禀告时，令侄辈已然追至岛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将我数千年铜椰仙木撞折

了七十四根。后来我门下弟子吴遐见来人闹得太不像话，正要用四恶神网伤他，我又闻声出来，看出是令尊子孙，不愿下此毒手，才收去宝网，用太阴元磁之气取了神梭将他两人用意绳擒住悬吊此间。我想此事衅自我门人所开，专责令侄未免说我太不讲理心有偏向，如果专责哈延，未免又使众门人不服说我畏惧令尊，人已打上门来还一点不敢招惹，未免说不过去。为此我先命哈延供出情由，查明双方曲直。本拟用蛟鞭当着令侄打完了哈延，再同样代令尊责罚子孙，然后命人送他二人至玄龟殿，请令尊来此将我那七十四株铜椰仙木医治复原。我虽讲情面，处事极重公平，既然令尊得信派你三人来此代令侄求情请罪，我如不允未免又是不通情理。不过他三人其罪惟均，要打要罚须是一样才妥。可惜你三人来迟了一步，哈延已然挨了一百余下蛟鞭，令侄辈是身上尘土未沾。就这么放走，纵然令尊家法严峻将他两人处死，我们也未看见。万一护短溺爱，哈延也打得略有一点冤枉。我想还是省事些，由我处置，哈延之责尚未足数也不必再补，令侄辈照他数目领责，也绝不使其多挨一下如何？”易静见上人说话挖苦早就生气，因守矮叟朱梅之诫，一面强忍愤怒一面还想措词反驳。那易震素来刁钻，见三女前来胆气顿壮，先还怕上人是乃祖好友不敢乱说，静候他重情释放一走了事。后来一听不但没有允意，反连乃祖也骂其内，反正难免吃苦，把心一横，忍不住破口大骂道：“不要脸的老鬼用障眼法儿打门人还好意思说嘴，你看你那孽徒，身上有伤么？”天痴上人原不护短家法也严，只因来人将他心爱仙木撞折才动了真怒，执意非打来人一顿不可。又因哈延虽然无知闯祸平素却无过错，明知当时挨打虽多受苦痛，打完之后，众门人必要徇情庇护，虽未授意医治哈延鞭伤，并未禁

止。偏巧打到半截三女前来拜山，师徒俱未料到是为了此事而来。上人一出去见客，众门人见哈延打得可怜师父又没有禁令，忙不迭的给他医治，却不想授人以柄。上人进来时看见哈延身上伤痕平复并未在意，及至被易震这一反驳，匆促中竟回不出什么话来，眉头一皱勃然大怒道："小畜生无非道我偏向，难道我还怕你祖父易周存心弄假不成！你无故犯我铜椰岛决难宽容，我也照样用障眼法儿打你，打完也给你医便了。"说罢便命行刑。

三女当中，蓉波是转过一劫之人，又在石内苦修多年道力虽高尚无火性，易、廉二女早就按捺不住，一见上人反脸话又伤人，如何还能忍受？因知上人厉害还不敢造次，只想要易氏弟兄救了逃走，刚互相一使眼色往易氏弟兄飞去，同时地下两个行刑童子巴不得师父喊打，手中鞭便一扬起，猛听钟声连响，这次却是起自室后，上人脸上方有些惊讶，室中一道青光飞入，一个穿白半臂少年现身跪禀道："磁峰上起了一片红光，磁气忽然起火，请师父快去！"言还未了，就在这三方乱忙之际，忽见圆门外出现一个赤面驼背的高大老人声如洪钟大喝道："痴老头别来无恙！你这大年纪还欺凌所辈则甚！人我带去，你如不服，明年波月岷山白犀潭寻我，不必与人家为难。"说时早把手一招，易氏弟兄绑索自然脱落，刚巧被易静一手一个接住，地下两童的蛟鞭已打了上来，眼看打在三人身上，恰巧蓉波见二女动手随后赶到，一见来了救星二女业已得手二童挥鞭打上，喝声："不得无理"！手指处两片碧荧荧的光华将蛟边接住绞为两断。天痴上人闻得磁峰有警本已大吃一惊，又看出圆门中来的那个驼子乃是多年未见的神驼乙休，益发又惊又怒。刚要伸手取宝，满室金霞红光照耀，一阵霹雳之声连乙休和易静等五人

俱都不知去向。室后钟声更是响之不已！全岛命脉存亡倏关，又知神驼乙休用的是“霹雳震光”遁法瞬息千里追赶不上，还是救护磁峰要紧，只得舍了不追。一指宝座，如飞驶向磁峰一看，一溜火光疾同电闪一瞥即逝，磁峰真处仍是好好的并无动静，才知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

上人心想磁峰人不能近，只不知用的是什么法儿会使它起火？自已误以为敌人勾动起地肺真火使其内燃，闹了个手足无措，枉有那么高的道行法力，竟吃了这等大亏，不禁咬牙切齿痛恨。从此便与易周、乙休二人结下深仇，日后互相报复不可开交，如非乾坤正气妙一真人亲率峨嵋长幼三辈门人赶到以大法力解围，几乎被乙休穿过海眼宣泄地气，点然地肺真火烬天沸海闯出无边大祸。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易静、红药二人刚刚飞近易氏弟兄身前，易氏弟兄已然脱绑坠落，因为事出突然，只觉身子一松往下落去，等到知遇救脱险正要飞身逃走，易静也抢上前来，将他二人一手一个夹起。因为几方面都来得异常迅速又忙着救人又是同时发现，乙休到来并未看清，一得了手只想逃走，连乙休的话都未听见。正想招呼后面的蓉波，猛又见下面两条鞭影打将上来想躲已来不及，正拼著挨它一两下，恰巧蓉波赶到用法宝钩斜断了长鞭，幸免一鞭之厄。就在这仓皇骇顾之间倏地霹雳大震，满室俱是金光彩霞，除蓉波一人稍后看出是神驼乙休施展法力外，易静、红药俱当作天痴上人为难。又知道元磁真气厉害，是金属的法宝施展不得，方自有些胆寒，未及动作，三女眼前一暗，身子已凌空而起，易静、红药仍当落险，还想冒险施为打脱身的主意，猛听耳旁有人喝道：“尔等三人业已被我救走，不准妄动。”蓉波未受惊骇又曾见极乐真人用过这种遁法神智较清，忙喊：“易、廉二位姊

姊休要猜疑，适才敌人正对我们要下手时，来了一位前辈仙人，用‘霹雳震光’遁法将我等救出险地了。”易静、红药闻言，才想起雷声霞光发动时彷佛曾听有人在与天痴上人答话，原来竟是救星，不由喜出望外。约有两个时辰光景眼前又是一亮，身已及地。

易静等五人定睛一看，存身之处乃是一座绝高峰顶，四外云气混茫，千百群山只露出一些角尖，上面满是奇松怪石盘纡攫拏，趁着天风势欲飞舞。只偏西角顶边上繁荫华盖的老松下面，有一块平圆如镜的大盘石，边上设有一盘围棋残局未终，石旁坐定一个丰神挺秀的白衣少年，众人刚一现身便忙著迎上前来，口称：“老前辈顷刻之间便将五位道友救出罗网，可曾与天痴上人交手么？”五人闻言回头一看，身后红光敛处现出一人，除蓉波外，余人方得看清来人是个身材高大装束奇特的红脸驼叟。只易氏弟兄和红药见闻较寡不知他的来历，蓉波、易静虽未见面久已闻名。一看这等身材装束，早料出是神驼乙休无疑，慌忙一同跪下谢了相救之德。乙休只将手一摆便答那少年道：“我们两次对弈俱是一局未终又惹闲事，好笑朱矮子现有龙雀朱环不敢去招惹痴老头，偏要我去替他们解围，自己却在暗中捣鬼。我和痴老头本来无怨无仇，他为人好高，我这回虽未肯伤他已给他一个大没趣，日后怎肯干休？这不是无事找事么！”少年笑道：“天痴上人法力道行在诸位老前辈中原属平常，但是他那元磁真气却是厉害无比。如非老前辈法力无边亲展拏云手，朱师伯一人前去怎能这般容易？如今救了这五位道友，不但齐师伯感谢盛情，便是朱师伯与家师、易老前辈、瑛姆等也感佩无地了。”乙休笑道：“我昔日受齐道友相助之德无以为报，给他帮点忙也应该。不过朱矮子为人太取巧一点。”说时众人见

乙休讲理，只得行完了礼躬身侍侧，静听他说完了话告辞起身。

乙休还待往下说时似闻头上有极细微的破空之声，晃眼落下一人正是矮叟朱梅，众人慌忙上前拜见，那少年也忙著行礼口称“师叔”。朱梅先不和乙休说话，劈头便对少年道：“我从铜椰岛出来时，中途遇见往南海独鱼峰借九火神烬的李胡子，说你师父已到了凝碧崖你还不快去！”少年闻言，慌不迭的便向乙休拜别。行完了礼和众人微一点头，便自一纵遁光破空飞走。乙休大声嚷道：“朱矮子！你这人太没道理！我下棋向没对手，只有诸葛警我和岳雯这两个小友可以让他们一子半子，常时抽空到此陪我解个闷儿。适才一局刚快下完便接到你从紫云宫转来求救的急信，我帮了你的忙，你却搅散我的棋局么？”朱梅笑道：“驼子莫急！近日这些后辈俱都有事在身，又忙著早日赴会，人家不好意思拒却，你偏不知趣，只遇上定下个不休。他等一来道行未成正是内外功行吃紧的当儿，又都有个管头，那似我们道法高深游行自在。这孩子无法脱身又不敢不辞而别，经我这一说正合心意。你没见他连我都未行礼告别就一溜烟的走了吗？亏你还是玄门中的老手，永留残局，岂不比下完有趣？如真要下时，他两人俱是我的师侄不是小友，用不著客套。等会散事完之后，我命他们轮流奉陪如何？要不你就同我们追到峨嵋，当著许多同辈、小辈的道友逼他二人下去好么？”乙休笑道：“矮子无须过河拆桥，形容我的短处，我这人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追往峨嵋下棋有何不可？不过我还有点事须办又厌闹喜静，接了齐道友的柬帖，到了赴会之日不能不去而已。我真要下棋时，他要走得了才怪！”朱梅道：“以强压弱以老逼小，足见高明！这且放过不谈。你适才将人救走

就罢了，偏和人订得什么约会，休看你此时帮了我一个小忙，到时你仍须借重于我。我那‘无相仙法’本可使人看不见你的影子，我去时已然在磁峰上放起幻火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你如暗中将人救走怎会结此深仇？我原因痴老头人颇正直家法又严，不愿过于伤他脸面才约你相助暗中行事。这一来你不必说，我早晚也不免与他成了仇敌。到时势必欲罢不能，好了闹个损人不利己，否则还难保不是三败俱伤，何苦多此一举？”乙休嗤道：“我向来不喜鬼鬼祟祟行事，痴老头如识趣不往峨嵋山找寻便罢，他如去时，休说我不能轻饶了他，便是山荆也未必肯放他囫囵回去。我们素不喜两打一，总有一人与他周旋便了。”朱梅笑道：“你少在我面前说嘴，你自与尊夫人反目后，已有多年两地参商，明明借此为由，好破镜重圆和尊夫人相见。否则那里不好做约会，你单约她到岷山去？不过你那年鸳湖剑斩六恶将尊夫人兄嫂弟侄尽行诛戮，委实怨你心辣手狠不给她留点香火之情，害她应了脱皮解体身侵寒潭的诺言，已然恨你切骨立誓与你不再互见，只恐枉用心机罢？”乙休微笑不答。朱梅又道：“闻得痴老头近年颇思创立教宗发奋苦修，道行远非昔比。他那劫后之身也逐渐凝固再不多时便可复原，无须驱遣烟云假座飞行了。我等适才占了上风，一则出其不意，二则故意破坏他的全岛命脉，使其心分两地，所以才闹得他手忙脚乱。如真要明张旗鼓以道力法宝比较高下，真无如此容易呢！你两家结成仇敌，他胜固无望，但是他有《三光化劫》之能，为各派仙人所无，一定使其惨败却也未必能够。他屡受小挫决不干休，势必常年寻你为仇，又无法制他死命，长期纠缠不休岂不麻烦惹厌！现今只极乐真人与我和白谷逸外，尚无人能以制服了他。依我之见，趁此衅端初启仇怨未深之际，我

等同往峨嵋请齐道友与他补下一封请柬，约上易道友，在群仙盛会上由齐道友出头讲和，略给他一点面子，消释前嫌再归于好。既免得日后逼他与异派妖邪同流合污走入绝路，将多年苦炼清修毁于一朝之愤，又免得你多了这么一个死缠不舍的累赘，误却你异日飞升的功果，岂非两全其美！”乙休冷笑道：“我自来不知什么顾忌，也从未向人服过什么低。既已做了就做了！他如死缠，怨他自找灭亡。你不要管，我自有法儿制他。你如不听我话私请齐道友下了请柬，那时大家无趣。我尚有事他去，烦告齐道友说我盛会前两个时辰准到便了。”说罢袍袖展处，满峰顶尽是红霞人已不知去向。众人慌忙拜送不迭。朱梅叹道：“这驼子真有通天彻地之能鬼神莫测之妙，只为他性情古怪任意孤行，已历三劫还是如此倔强。此事由我邀他相助而起，如不事前与齐道友商妥设法代为化解，不特害了别人又误了自己，一个不巧，双方都铤而走险，还要闯出无边的大祸呢！”易静请问道：“弟子来时，家父曾命紫云事完归途顺道回家一行就便携取礼物，不想两舍侄中途遭难生了波折。这里已离峨嵋不远本可无须回去，只因家父所炼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现在遗陷铜椰岛，意欲回家一行不知可否？”朱梅道：“此梭虽为天痴上人收去并无损伤，早晚归还不足为虑。令尊先因开府盛会上颇有两个不愿相见的旧雨行止未决，所以才命你归途绕道回家携取礼物。如今发生铜椰岛的事端，适才接了我的飞剑传书，又加全家难往观光已定日内启程，尽可不必回去。倒是现时因各异派知道峨嵋盛会在迩，长幼两辈同门均须亲往。长一辈的他们奈何不得，于是各约能手专与小一辈的同门为难。我和白道友等五人俱受齐道友重托，四处接应小辈门人回山，繁忙已极，此时须往汉阳白龙庵一行。我算计英琼、轻云二人

往崇明岛救援神雕尚欠一个帮手，先时你是分身不得，此时正可代我前去。一得胜即速同返峨嵋，不可过于贪功，开府盛会相隔已无多日了。”

易静领命拜辞起身，朱梅又命廉红药领了蓉波、易鼎、易震三人同往峨嵋进发。然后一道金光，破空飞去不提。

且说英琼、轻云二人辞别矮叟朱梅迳往江苏崇明岛去救神雕佛奴，一路上尽是无边大海，骇浪滔天波涛山立，飞行了好一会，才看见前面海天尽处，现出几点黑影，知将到达，正待催著遁光赶去，忽然前途海面上卷起一阵飓风，天际阴云密布，激成一片吼啸之声震动天地。海水被风卷起数百丈高下，化成好些根擎天水柱在怪异阴云中滚转不休。二人只当变天，仍然逆风而行并没在意。这时当前岛屿已在阴云弥漫之中失了影子，遁光迅速，不消顷刻已与那些水柱相隔不远。二人知道这类水柱力量绝大，本未打算冲破，正图省点事绕越过去。那些水柱好似俱有知觉，二人遁光刚刚穿进，倏地发出一片极凄厉的怪吼，飙驰电转齐往二人挤拢，轻云首先觉出啸声有异，地隔崇明岛又近，不禁心里一动疑是妖人弄鬼，忙喊琼妹留神时，英琼见四外水柱压来除了直冲过去无可绕越，早娇叱一声，运用玄功一按遁光直往水柱丛中穿去。轻云见英琼已有了准备，也将身剑合一跟踪直穿过去，这一紫一青两道光华，恰似青龙闹海紫虹经天，那些水柱虽有妖法主持如何禁受得住？只听霹雳也似一声大震过处，头一根水柱挨得最近先被紫光穿裂，爆散倒塌银雨飞空，余下数十根只一挨近也都如此。二人所过之处巨响连声，那么多的高大水柱转眼工夫纷纷消灭。柱中不少大鱼水族，沾著一点剑光即便破腹穿胸随浪高掷横尸海面，水柱既消飓风随息，再一注视前面，青螺浮沉一座孤岛业已呈现面前。一会

到了岛上一看地方甚是广大，岩壑幽深花木繁秀，四面洪涛围绕颇具形胜。沿海一带奇石森列宛如门户，尤称奇景。二人只得重又飞起驾遁光分途搜寻，几次发现岩洞，俱是潮湿污秽，不似修道人居处之所。约有半个时辰过去已抵全岛中心，忽见一座高峰矗立前面，峰顶仿佛平广参天直上。二人飞越峰顶一看，峰顶直塌下去深约百丈。

第三十一回

洗髓伐毛　岂为贪功甘入险
除根斩草　都因疾恶苦追求

原来那里是古时的一个大火山口，年代久远火已熄灭，又经了人工布置把穴底填平开辟约有百亩方圆，自上望下形若仰盂。当中一片地平如镜石比火红，不生一草一木，立见两具丹炉一大一小，四壁上却尽是奇花异卉铺满兰草尤多，五色缤纷无殊锦绣。近地十余丈的峰壁都齐整整往里凹进，成了一个大圆圈。北面略高，似有一座洞府隐在壁内，正自端详，猛听神雕一声长啸下面传来，知道了妖人巢穴。英琼一急刚要飞下，轻云连忙一把拉住低语道："我等不知敌人虚实，虽说不怕也是小心些好。适才海面上旋风来得奇怪，分明敌人已然有了察觉，我等到此一会他始终没有露面，必有严密准备。你看下面石土和形势布置，处处暗合奇门生克妙用。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不可不防。你且慢下，待我试他一试。"说罢便从法宝囊内，将在峨嵋无事时从紫玲、寒萼、若兰三人练来当著玩意的法宝取了一件出来，手掐灵诀朝下一掷。这种法宝虽是一班小辈同门炼来取笑之物实用有限，声势却是不小，一出手便是一片五彩霞光，带起千万团

雷火，直朝下面打去。轻云原因来时遇见飓风恶浪又遍飞全岛敌人不会不知，想将敌人引了出来在那处交手，以免中人暗算，或是试探出下面是否实景再行下去。眼看霞光雷火才行打落地面，竟似点燃了一座火池般忽然“轰”的一声大震，千百丈烈火红光夹著一片烟云比电还疾立时喷将起来。

二人早有准备，忙运剑光护身飞起，正待观察准了路数迎敌时，就在这起落停顿之间，那么声势骇人的烈火烟云竟如昙花一现转瞬消灭，再定睛往下一看，适才所见之处已变作了一座全整的峰头，上面杂花群树绿草油油，红紫芳菲争研斗艳。那座火山穴已然不知去向，心中好生惊异。英琼埋怨轻云做事太小心，适才如果硬冲下去直捣他的巢穴，妖人纵有厉害埋伏，自己有紫郢、青索二剑防身也决无吃亏之理。如今被妖人堵塞死了门户，想用的是五行挪移妖法，如是真山何时才可以攻入妖窟哩？轻云道：“你不要忙，看神气你说敌人用的是五行挪移大法一点也不假，据我猜料，这里原有火山穴口，也就是他的窟穴。必见我等来势厉害特地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说不定神雕被陷也由于此。他既把我等一件玩物当成了真，冒冒失失将埋伏发动，事后必无不知之理。略迟片刻，纵无人出来应战也必回了原形，人已寻上门来，岂能一躲了事。不过他志在擒敌，我等人尚未下他就施为起来于理不合。不是这里无人主持便是另有作用比这个还要厉害得多。我们还是不可大意呢。”二人谈论了一会，那峰头仍是好好的一点没有可疑之兆。英琼执意说那峰头是障眼法，妖人怯敌不出，下面必是妖穴，要和轻云身剑合一冲峰而下。轻云想了想也觉不会无理，便依了她。当下双剑合璧，青紫两道剑光汇成一条数十丈长的彩虹照准峰顶往下攻去，那石土虽然坚硬，怎禁得起两口煌耀娥眉光大门户的至

宝奇珍！只见满峰顶上花草狼藉枝柯断折，沙石惊飞声震天地，一条彩虹在尘雾弥漫中上下冲突，恍如雷闪龙飞。不消片刻功夫已攻穿了数十丈深的一个大洞，计算适才所见火山穴口的深度已将到底，只是上下四方仍是石土並无异状。轻云猛然触动灵机，忙拉英琼飞了下来说道："琼妹！我们白费力气上了人家的大当了。妖人用的是移花接木之计，妖窟必在左近。他见埋伏未将我等困住，已将妖窟移回原处分我心力迁延时刻，暗中必还另有奸谋尚未完成。否则早已出面，还不快些随我寻去。"说罢招呼英琼一同起身空中，算计妖窟必在滨海之处，便往来路飞行，飞出约三十余里，果然在路上丛山之中寻到，所见形势布置与前一般无二，仍是不见一人。

二人正要飞下，忽从正面凹壁大洞之中飞出一道白烟，白烟敛处现出一个周身穿白、容颜妖艳、短衣赤足的少妇，一见面便喝道："且慢动手！尔等何人为何来此侵犯毁损仙景，通名纳命！"英琼怒道："你便是金线妖妇蒲妙妙么？我乃峨嵋门下李英琼、周轻云的便是。大胆妖妇，快将我神雕放出，饶尔不死。否则教你形神俱灭，永世不得超生！"那白衣少妇怒骂道："原来你便是那万恶扁毛畜生的主人么？我姑母金线神姥岂能和你这班无名小辈交手。你仙姑乃是神姥的侄媳玉飞来凤四仙姑。我丈夫往紫云宫赴宴与你们有何仇怨？被你那扁毛孽畜所伤死于非命。我和姑母正要火炼完了孽畜再寻你们算帐，还敢大胆寻上门来，今日你死无葬身之地！"言还未了，英琼一听神雕现受妖火之危早发了急，首先一指剑光飞上前去。凤四姑想是知道厉害並不迎敌，只把两足一顿，仍然是一团白气围绕全身只管随著剑光追逐，上下左右飞避疾如电掣竟与紫郢剑一般神速，暂时无

自伤她不了。英琼见妖妇既然出面只管逃避並不施展法宝飞剑迎敌，正自不解。轻云早就看破敌人心意喝道："大胆妖妇！休使缓敌之策！看我飞剑取尔狗命！"说罢手一指，一道青光飞上前去。凤四姑早知双剑威名，因奉金线神姥之命恐敌人下去快了妖法尚未布置完竣，故使缓兵之策。先想借问答激将耽延片刻，谁知英琼心急，没等她说完便即动手。她那里敢和紫郢仙剑抵拚，只得把她多年炼就专长淫毒之气施放出来护住全身，在空中飞驰奔避。仙剑神妙无方几次险些送命，本就胆战心寒，知难持久，又见一道青虹飞起，不由吓了一个亡魂皆冒，那里还敢恋战？拨回头亡命一般往下面洞中逃走。英琼自是不舍，轻云明知妖妇这般行径还有诡计，无奈英琼无法唤阻，恐其势孤失闪，也一按剑光跟踪追下。二人因头一次的经历，以为下面必有埋伏，俱都留神应变，谁知大出意料，落地后一点动静全无。英琼当先紧追凤四姑，眼看追到凹壁正中的洞门两下相隔约有十丈左近，忽见洞门里冒起一团极浓的白雾，敌人在雾影中一闪即逝。等到近前用飞剑驱散妖雾一看，两扇满绘符箓的石门业关得紧紧的，耳边渐闻神雕长啸之声，心中焦急，不问青红皂白，一指剑光便往门上冲去，紧接著轻云赶到，飞剑在旁相助。那石门虽有妖法封闭，也禁不住这两口仙剑的威力，只冲得石门上火花四射烟雾蒸腾，不消顷刻已将石门攻破，见里面黑暗暗的，刚要往洞中冲去，猛听一个鸮鸟般的怪声大喝道："无知贱婢，死在目前！还敢在此猖狂么？二人还未看清敌人所在，猛然眼前一阵奇亮，千万道又长又细的金光似密雨一般扑面飞来。知道敌人发动埋伏，当即飞退出洞，准备破了妖人法宝再行冲进时，倏地又是一阵大震过处，地底火花飞射，四壁凹处无数小洞穴中像炮火一般打出许多火

球，同时那千万道金光，早在空中交织成了一面密层层的光网当头罩下。二人知非善与，忙将双剑合璧化成一道长虹，在光网火球之中上下冲突了好一会。那光网破了一层又是一层，地底火花合四壁火球更是随射随发越来越密，风火熊熊甚是震耳，虽有仙剑护身不畏伤害却也令人心惊目炫。

二人见妖人法宝层出不穷，既不能将它一时消灭又无后退之理，而且斗了这些时连妖人的形相俱未看见，风火声中渐听神雕鸣声越急。英琼恐神雕被妖光炼死，暗忖照这般相持不下挨到几时？不如冒险冲进洞去将神雕先救了出来，能将妖人除了更好，不能便仗双剑之力冲了出去岂不是好？想了想把心一横，忙一招呼轻云二次往洞里面冲进。轻云不知用意，见她涉险紧迫中无法拦阻，又不便任其独往分了双剑之力，彼此不利，只得随著一同往里冲进。二人刚一进洞，见那金光千丝万缕蓬蓬勃勃往外抛起。二人也不管它，竟自冲破千层光网直飞进去。到了里面一看，地方甚大，合洞光明都成青色，迥不似先前那般黑暗。正中一个矮小法台，台上立著一个大转轮飚飞电驰旋转不休，那千万道光丝便从轮中发出。轮后高坐一个穿金色坎肩赤臂赤足豹头环眼的胖大老妇，旁边立著两个相貌奇丑的女童也是差不多的打扮。正要飞身过去，百忙中忽闻神雕啸声，回头一看左侧也有一个法台，台上一座和洞外所见相同的丹炉，炉前不远光丝密网中挂吊著神雕，适才逃走的妖妇凤四姑正站炉旁披发仗剑往炉中一指，便从炉中升起一团绿火往神雕烧去。二人见神雕挣扎狼狈，知道苦难无穷又急又怜，也不愿再和妖人对敌，逕奔上前，剑光一绕光丝先自冲破，再往神雕脚上一绕便自脱绑飞起，二人忙用剑光将它护住往外冲出。这时金线神姥潇妙妙正和凤四姑在洞中主持，见敌人仙剑神妙无方，金线

烈火不能奏功也甚惊心。刚准备行使那最恶毒的妖法取胜，不料敌人来得这般神速，才一发现，神雕又被救走，再想施为已是无及。不由勃然大怒，决意与仇敌拚个你死我亡。一声怪啸，将手往上一举，霹雳也似一阵炸音过处，洞顶前半截立时爆裂四散现出那两座法台，往前一看，敌人业已飞身上去，一时情急，正待弃了法台不用追将出去，一道青紫二色的长虹自天飞坠，敌人二次又飞将下来。

原来英琼、轻云二人起初听矮叟朱梅说妖人姑侄，一个为神雕撕裂海中，一个又被神雕追走估量无什出奇本领。不料蒲妙妙妖法另成一家，邪术也颇惊人，所炼法宝俱有一番设置，不便随身携带。再加她虽然在崇明岛潜修多年，为人狡猾淫凶，自知所炼三七下乘魔法尚未炼成，除同了凤四姑等偷偷在民间作恶害人外，从不轻易惹事。各异派同恶相济，固然无什仇际，便是正派中人只一遇上便即避去，绝少正面冲突。这次她受了飞娘蛊惑，以为前去赴约，自己并无仇敌用不着格外戒备。万不想行至中途会遇见神雕佛奴，乃侄三手仙郎蒲和又不知死活，遇上这等嫉恶如仇的仙禽躲还怕躲不及，竟敢妄想收为己有，一照面便被神雕抓死。蒲妙妙心痛爱侄，看出神雕威力并非寻常，法宝飞剑决难伤它，一个不小心被它抓住便有性命之忧，除却引它回去用岛洞中设置的三七轮和碧血神焰将它制死，以报杀侄之心，当下便一纵三七遁法诱敌逃走。也是神雕该遭此劫贪功心盛，竟不听矮叟朱梅招呼展翼追去。一到便被三七轮上发出来的金光线绑吊起来，再由凤四姑发动碧血神焰，打算用妖火将神雕炼化成灰。那碧血神焰甚是厉害，只这一半日之间，神雕铁羽竟被烧残好些。正在危急之间，恰好英琼、轻云赶到将它救出。二人有了这一番经历，才知妖人并不似自己预料那般

易与，又忙着赶向峨嵋与诸同门会晤只想救雕逃走本不想再贪功恋战，及飞到上面一看，神雕佛奴已是遍体伤残，哀鸣不已。英琼素来把神雕爱如性命，几曾见它吃过这等亏苦，心中痛惜到了极处，把妖妇恨如切骨。忙从怀中取了两粒从峨嵋带出来的灵丹喂与神鹏服了，见它尚能飞翔，吩咐在上面守候，见机而退不可下去，免得又遭毒手，一面怒对轻云道："周师姊，这两个妖妇如此可恶，差点将我佛奴烧死，如不杀她此恨难消。我们适才已然领教过了并无别的伎俩，她那妖光鬼火也奈何我不得。你如能助我一臂之力，一同下去除她为佛奴报仇更好，否则便请护送佛奴回去。我不杀它，誓不为人！"说罢不俟轻云答言，便往下飞去。英琼说时，轻云已听得下面山崩地裂之声，金光火云中，碎石尘沙飞扬而上。再加适才眼见敌人许多施为，妖法决不止此。临来时矮叟朱梅又有救雕即回，不可贪功免生别的枝节种下异日隐患之言。况且它在白眉蝉师座下听经多年早通灵性，铁羽钢翎飞剑尚难伤它分毫，竟为妖火烧残，不知受有内伤无有？既然救出，原该回去给它医治才是，就说为它复仇，也应俟诸异日，这等操切行事，纵免伤身也难操胜算。无奈英琼性情刚烈素来天真，心直口快说得出便做得到，除了尊长谁也胜她不过。自己比她年长既拦不住，怎能任其孤身入险？略一寻思，只得双剑相合跟踪同下。

神雕这一受伤英琼简直气疯了！仗着双剑护身不怕妖光邪火，那还管什青红皂白？因为放妖火炼化神雕的是凤四姑，一落地首先看见妖人前半截洞府业已震揭开去，显露出那两座法台，金线神姥与凤四姑一边一个正在作势欲起。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纵剑光疾逾飞电，便往凤四姑射去。凤四姑见敌人二次下来，仗有金线神姥在前，痴心还在暗幸敌

人得了便宜不退自投罗网，必遭金线神姥毒手。谁知敌人比起上次救雕还要来得神速，刚刚发现影光转眼已到身旁。不由大吃一惊！不及抵御忙化白气飞起时，这次双剑合璧威力大长，不比适才上面只是英琼一人。想逃活命那里能够！长虹卷处血肉纷飞，也是凤四姑平日淫孽太重应遭恶报，连声也未出立时形神俱为仙剑所斩死于就地。再一绕，断了台前炉鼎。英琼气愤稍除，忙收回剑光从妖光邪火中去杀金线神姥时，法台依然金光如丝，台上妖轮悬转千条万缕密层层抛射不已，敌人却不知去向。恼得英琼性起，飞剑光过去朝着妖轮乱扰乱转，一片爆音密如串珠，连轴带轮斩成粉碎，只剩残余下来的妖光邪火弥漫四外。

英琼、轻云二人双剑合璧一阵挥动，那妖光没有妖轮主驭不消片刻就都扫荡殆尽。英琼四顾不见妖妇踪迹，无从泄忿，一眼看见当中那两座炉鼎隐隐放光，四壁妖火仍发个不休，知是妖妇有用之物打算毁了泄忿，剑光飞过先将大的一座斩裂瓦解，正要再破去那座小的，猛听妖妇在暗中大喝道："此乃红发老祖五行神炉，贱婢毁它不得！看我仙法取你狗命！"言还未了，剑光过处粉裂地上。英琼闻得妖妇语声正待跟踪寻追，忽然天旋地转四外尘昏，除剑光所照之处，到处黑雾漫漫神号鬼哭。轻云抬头一看，上面一片沉沉黑影已是当头压下，猛的想起妖妇还会大挪移法，定使移山妖术，适才曾用缓兵之计。自己破敌全仗神速，保不定还有别的厉害妖法，否则朱真人不会那般叮嘱，忙拉英琼先行遁走。英琼新胜气锐，又知妖妇尚在暗中藏避执意搜寻杀以快意，以为纵有妖法，也非双剑对手，那里肯退。轻云既不便舍她独行，眼看暗影越降越低，看不出是什么路数，耳畔又遥闻妖妇道："无知贱婢！已然入我埋伏。教你飞剑厉害，

一万年也冲不出去！”轻云知道不妙，一着急猛又想起身旁带有天遁镜，起初因妖光邪火非仙剑之敌不曾取用，何不取出试试？一面随着英琼飞驰，一面将镜取出，百十丈金霞立时脱手而出，头上暗影竟被阻住不下。偶然抽空往四外一照迥非以前景象，镜光竟照不见底，敌人更是声影毫无，先照着上面冲去，冲了好一会终是不能出险，又往横里冲去亦复如是。二人飞行何等迅速？算计上下左右冲行均有老远毫无效果，英琼才也着起急来。只是事已至此无法可施，幸而还有仙剑、宝镜护身，尚未受着别的伤害。英琼更恐身子被困，神鹏在上面又为妖人擒走。正自焦急，忽听一阵霹雳，一大团烈火红光自侧面打来，因为宝镜正照上面骤不及防，连二人剑光都被震荡了一下。刚刚吃了一惊，连忙回镜去照时，猛听一个女子声音喝道："周、李二位姊姊在下面么？妖妇已被我赶走，她用的乃是颠倒五行、挪移乾坤迷形大法，二位中了她的鬼计以横为直以上为下，我发了一粒灭魔弹月弩能给二位引路，照此冲出便即脱困了。"

二人一听语声乃是女神婴易静心中大喜，忙照火发处冲出。妖妇已走妖法无人主持，果然转瞬出险。易静道："我如晚来片刻她妖法完成此山便合，二位越下越深势必陷入地肺为地水火风所困，除了诸位尊长亲来，连我也无法处置了。此法甚是厉害，昔日鸠盘婆曾以困我，故尔识得。二位姊姊在困中时，无论往何方飞行，均被妖妇行法颠倒移向下面。她已故意开通地下引人入陷，如非仙剑宝镜功用神妙，她再一使别的邪法异宝岂能幸免？妖妇想是行法匆忙，上面竟忘了掩盖。我奉朱真人之命来此相助，一到便见神雕在峰顶上和妖妇飞扑，妖妇一手掐诀口中念咒几次飞剑伤它，神雕想是受伤甚重，迥非初见时神骏威武，大有不敌之势。我

用法宝逐走妖妇，一看下面影沉沉时有剑光闪动，便知二位入陷尚属不深，便以灭魔弹月弩给二位冲出一道路径。”正说之间英琼忽闻雕哑声长鸣，英琼初上来便望见它蹲伏在路旁危石之上神情甚是狼狈，因正和易静相见，想听完了话再行过去，一听易静只将妖妇逐走并未诛除，本就觉着遗憾，及闻神鹏鸣声有异忙回首一看，神雕已离地盘旋低飞两爪在攫拿，颇似和人追逐神气，却不见有敌人踪迹。正待飞身过去，猛听易静喝道：“大胆妖妇！不知逃命，还敢暗中弄鬼么！”说罢手扬一道寒光早飞上前。英、云二人闻言醒悟，知道妖妇隐身回来意欲暗算，那里容得！英琼立指剑光朝神雕扑抓之处飞去。轻云因妖人身形隐起不便追杀，又将天遁镜取出照去。三人法宝、飞剑同时发动，蒲妙妙饶是满身妖术也禁受不起，镜光照处首先破了她的隐身之法妖妇身形一现，三人飞剑便疾如闪电飞逐过去。

金线神姥蒲妙妙原因爱侄夫妇惨死痛恨英、云，又知双剑神妙无法抵御，自惜毁了自己洞府，把多年辛苦布置的妖阵施展出来，意欲颠倒仇敌神智使其仗双剑之力自行冲入地肺。然后用挪移大法移山封闭，再将地水火风发动将英、云炸成灰烟。正在施为之际，神雕救主情急强着挣扎，奋起神威上前拚命。蒲妙妙知道此雕厉害，初遇时连用许多邪法异宝俱不能伤它分毫，最后好容易才将它诱入洞中，用金光神线将它擒住，如今已为英、云所毁无物可制。一面又要运用阵法去困陷下面的敌人，不禁着起忙来，见来势猛烈，只得先放出一团烟雾护住身子，一面飞剑抵敌。因为双面兼顾不由便分了点心神，英、云、二人也就蒙受其福，没有当时便深陷地肺之内。蒲妙妙和神雕斗了一会，神雕是劫火余生受创太重，威力大减，不但为妖妇飞剑所阻飞不上前，并且时

候久了渐有支持不住之势，几番长啸欲警主人，声音又为妖法阻隔透不下去。蒲妙妙见神雕势蹩不支方自心喜功成在即，正在大骂："不知死活的扁毛孽畜，少时教你化为飞灰，否则誓不为人。"不料女神婴易静忽然飞来，一到便运用法宝、飞剑攻上前去。蒲妙妙情知万难抵御，暗中咬牙叹息了一声便自化成一团白气逃走。易静守住朱梅之诫，又知妖法厉害，恐时候久了英、云受伤，忙着救人也未追赶。

蒲妙妙本可就此逃生，也是恶贯满盈，已然逃出仍要回去自投罗网，逃至中途越想越恨越伤心，又想起那座五行神火炉鼎借自红发老祖门下原是私自授受，如今为敌人毁去异日以何相还？当下把心一横。因为此事系由那只恶雕而起，目前虽奈何不得敌人，那雕新受火伤，适才见它已不似以前威猛，估量敌人此时必要到穴底去救被困之人，何不偷偷赶了回去？如果新来的敌人不明阵法正好连她一齐陷身在内，否则乘她救人之际将那只恶雕除去，也可略报杀侄之仇。想到这里，连忙隐着身形回转。谁知易静早已防到她去而复回，只用灭魔弹月弩冲破妖氛人却守在上面并未下去。蒲妙妙到了一看，就这片刻之间人已被她救出，不由大吃一惊。益发知道来人不是易与，那敢轻易上前。正在徘徊欲退，神雕神目如电，蒲妙妙隐身法怎能瞒得它过？仇人相见自然拚命，飞扑上去。蒲妙妙又惊又怒痴心还想伤了神雕再行逃走，易静、英云已然发觉追来，隐身法又为天遁镜照破，只得飞身逃走。易静生性也和英琼一般嫉恶如仇，不过经历得多比较持重罢了先时不追原是势难兼顾，妖妇后回已然恼恨，再见英、云业已当先追去，早把朱梅来时嘱咐忘记在九霄云外，一催遁光也跟着紧紧追赶。妖妇这时隐身法已被破去，任她飞行迅速也没有三人的剑光来得快。不消多时已被

三人追去百里以外，眼看首尾衔结，略一迟延便要身首异处，方自亡命遁逃，忽见西南方一片红云疾如奔马正从斜刺里穿过，妖妇定睛一看惊喜交集，连忙一催妖烟迎上前去。

后面三人正追之际，见下面山势越发险恶，妖妇忽然改了方向，往侧一看高山恶岭蜿蜒前横，山后红云弥漫如飞从侧面横涌过来相隔益近，妖妇业已投入红云之中，一同往下落去。三人追高了兴决意除敌，忙按落遁光追了下去，红云开处现出一夥红衣赤足手持长剑幡幢怪模怪样的妖人，两下势子都是异常迅疾。英琼当先，见妖妇正与为首妖人说话，一落地不问青红皂白，早一指紫郢剑化为一道紫虹飞将过去拦腰一绕便即尸横就地。蒲妙妙只说遇见救星，那些来人个个厉害与峨嵋颇有渊源，敌人不会不知来历，即使冒昧动手有那些宝幡云幢也能保得住性命。不想双方来势仓卒，为首一人听她说没几句方在发怒喝问，英琼剑光已然飞到。那人喊声："不好！"不及救护蒲妙妙，忙一纵红云飞起时，蒲妙妙已为飞剑所斩。为首妖人不是见机逃避得快差点也被殃及，不由勃然大怒，一声怪啸将手中长剑一挥，连同手下十余个同党各将幡幢招展，立时红云弥漫彩雾蒸腾，众妖人全身隐入云雾之中。

英琼斩了妖妇方觉快意，忽见红云弥漫密层层围将上来。那知是妖妇余党所为，那放在心上，还想追杀和妖妇对话的为首妖人时，忽闻一股异香透鼻，立时觉着神昏体慵摇摇欲坠，才知那红云声势不大，比起雷火妖光却要厉害得多，喊声"不好！"连忙一振心神，一面运用玄功屏御邪香，一面飞转剑光绕护全身，四外搜寻敌人踪迹。那轻云、易静也双双赶到，易静阅历虽较英云为广，竟也未看出红云的来历。一见英琼剑斩妖妇为红云所困，便一齐冲杀上前。

轻云青索剑刚刚飞起，易静微闻异香，估量红云中含有毒气连忙屏息凝神，手扬处灭魔弹月弩发出去，一团光华刚射入气云之中爆裂开来，便听有一妖人大喝道："来者便是峨嵋门下如此欺人，我等还去则甚！她们倚紫郢、青索双剑厉害，我等不可轻敌，且禀告师尊去。"接着又听那十多个同党齐声喝道："瞎了眼的无知贱婢，休得逞能！如无胆量莫要追赶，我等去也！"说罢声息寂然。

这时满地红云甚是浓厚看不见妖人的踪迹，英云二人因恐为邪香所中业已双剑合一，轻云又将天遁镜取出运用，只管上下冲突扫荡妖氛。有此三宝护身，还不怎样。易静道高人胆大，见红云来得异样与别的妖法不同，虽经自己发了一灭魔弹月弩，可是那些被震裂的妖云仍是成团成絮，略一接触又复凝在一起聚而不散。除了英云合壁的双剑还能将它冲裂得五零四散外，连天遁镜的光华也只能将它逼开不能消灭，心中好生惊异。一听妖人要走，暗忖"英琼小小年纪竟能直入敌人群里剑诛首恶，如今敌人仗着妖法护身看不见影子，何不也显一显神通？纵不能将敌人全数诛戮，好歹也杀他两个。"想到这里便将身藏七宝取出备用。谁知敌人恨三女恃强欺人到了极点，不过深知双剑厉害无法伤害，又怒红云为三女破去，万不得已才准备全师而退。易静这一念贪功，恰好授人以隙。为首妖人正率众退却之际，忽见对面一女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件形势奇特的宝物，金光闪闪正在施为，仅凭一道剑光护住上身，忙取出一根太白刺照易静下半身打去，接着将手一挥，率领一干同党收转火云竟往来路上遁去。

第三十二回

误逐暴宾　嫌生苗人祖
重逢慈父　喜煞孝女儿

话说那太白刺乃是从千年刺猬身上抽出，经过红发老祖多年修炼分给众门人作防身之用。虽不似白眉针、乌金芒那样厉害却也非同小可，中在人身上不消多时便遍体发热毒气归心，人如瘫了一般不能转动。幸而易静久经大敌，身带灵药异宝甚多又长于诸般禁制之术。当她手中拿著法宝刚要发放，忽见一丝白光朝腿上射来，知是敌人法宝暗算躲避不及，连忙运用玄功，一闭真气迎上前去，两条腿便坚如铁石。那白光也刚巧飞到左腿著了一下，因得事前机警敏于应变，就势用擒拿法一把抄起一看，乃是一根其细如针其白如银约有尺许长短的毒刺。虽没深进肉里，左腿浮面一层已觉火热异常。易静顾不得再使用法宝一面行法护身以防敌人再有暗算，一面取了一粒丹药嚼碎敷上。再查看敌人踪迹时，匝地妖氛倏地升起似风卷残云一般团团滚滚往前飞去，最前面红云簇拥之中，隐现著一夥执长幡的妖人已然遁出老远，心中大怒，见英、云二人尚未发觉敌人在妖云邪雾掩盖之中遁去，还在运用双剑和天遁镜扫荡残氛，忙喝道："妖人已

逃，我等还不快些追去！”三人中英琼最是嫉恶如仇，遇上便想赶尽杀绝为世除害，才称心意。易静当时如主张穷寇勿追，英琼归心本急轻云尤甚，就此回去还不致惹出乱子。偏是易静吃了点亏轻觑敌人，以为无什本领，妖云不如剑光迅速，志在报复。这一主张追不打紧，连轻云素来持重平和的人，见易静、英琼俱已当先飞起也不能不跟著追去。

起初易静只说不消片刻便可追上，谁知敌人一经加急飞行，竟如火星飞陨并不迟慢，急切间且追不上。三人只顾穷追，也没留神前面什么所在。到底三人遁法不比寻常，比较妖云要快一些，追了有好一阵，居然快要追上。三人原是相并而行，英琼忽想起适才追赶妖妇尚只辰巳之交，神雕佛奴并未跟来，途中还仿佛听见它长啸之声。因为杀敌在迩也未留神，今日已平西又追了不少的路，不知它为妖火所伤究竟有无妨害？英琼心刚一动，猛一眼看见下面丛冈复岭水恶山穷，峭壁排云，往往相距脚底不过咫尺。那最高之处竟要飞越而过，不由脱口喊了声：“好险恶的山水！”

轻云与英琼俱极少往来苗疆一带，闻言只朝下看了一眼也未在意。易静却被这句话提醒，往下一看，不知何时已行近苗疆中洪荒未辟的地界。想起那伙妖人俱是苗疆的装束生相，自己幼随师父修道多年，各派有名望的散仙剑仙会过的颇多，只红发老祖未曾谋面。久闻他乃苗疆异派中鼻祖，不但道法高强极重恩怨，更有化血神刀、五云桃花毒瘴和许多厉害法宝，经易招惹不得。那伙妖人说不定便是他的门下，这事还须仔细些方好。易静刚一有了戒心，还未及招呼英、云二人，忽见妖云前面一股子红光有大碗粗细笔也似直上出重霄，约有数百丈高下。晃眼工夫忽然爆散化为半天红云与所追妖云会合，直落下去，映著半边青天和新升起又圆

又大的新月，越显得其赤如血。这时两下相距本近，三人虽在观察应变遁光并未停止。还没有半盏茶时，红光红云俱都敛净，飞行中忽听下面众声呐喊："大胆贱婢速来纳命！"三人低头一看，下面乃是一个葫芦的大山谷狭狭腰细，中底极大尽头处是座危岩，岩中腰有一座又高又大的怪洞，洞前平地上妖人平添了两三倍，先进的一彩居前，各人手执幡幢兵形排开，中间是两短排，各持刀叉弓箭，后面又是一长排，有的臂绕长蛇，有的腰缠巨蟒，个个红巾包头，形式恰是一个离卦像，也分不出何人为首。

三人看出敌人布阵相待，已然追到人家门上，就此望尘却步未免不是意思。易静和英琼俱打先下手为强的主意，按遁光往下一落，见敌人笔直站在各自部位上毫无动静。只当中第一人举手刚喊了一声："贱婢！"二人的飞剑早长虹电掣发将出去。轻云在后看出敌人声势太盛，未必能操胜算，不得不多加几分小心。一面飞剑相助，一面忙把天遁镜朝前面照去。三人飞剑刚一近身，忽见敌人阵后厉声大喝道："原来是朱矮子主使你们来的！尔等且慢，待我亲去擒住三个贱婢，再与她们师长算帐！"说时一片红光闪过，所有敌人全都不见。只现出一个面赤如火、发似硃砂、穿著一身奇怪装束的苗人。方一照面，便有一道红光从衣袖间飞起，赤虹夭矫宛如游龙，映得附近山石林木都成一片鲜红。光华电射芒焰逼人，比起英、云二人的双剑正也不相上下。

这怪人一出现再加上这道红光一起，休说女神婴易静，便连英、云二人也看出来人是红发老祖，知道不是好意俱都心惊着忙。英、云二人又知道此番峨嵋开山盛会，所请外教群仙便有此人，暗忖事已至此，如果释兵相见赔罪对方定然不肯容恕，回得山去难保不受罪责。倒不如以错就错，给他

一个装著不知，稍微一抵御便即抽身遁走比较好些，想到这里互相朝易静一使眼色。易静早看出适才离火阵的厉害，暂时隐去不过遮掩敌人耳目。明白二人心意，便大声道："无知妖苗，擅敢与崇明岛妖妇蒲妙妙朋比为恶！今日如不将尔等如数扫荡，决不回去。"一面指挥剑光助战，暗中却将七宝取了两件到手准备施为。红发老祖自以为那把化血神刀天下无敌，虽闻紫郢、青索双剑之名并未见过及至交手，才知果然奥妙无穷，化血神刀大有相形见绌之势。不由大怒，将手朝红光一指，一口真气喷将出来，那红光立时分化，由一而十由十而百而千变成了无数红光，电卷涛飞朝三人包围上去。英、云二人喊一声："来得好！"收了天遁镜，各将手一招，身剑双双合一化成一道青紫二色的长虹迎上前去。双剑合壁平添了若干威力，飞入千万道红光丛中一阵乱搅，幻成满天彩霞，展眼工夫红光益发不支。

红发老祖一见大惊，知道再延片刻便要为双剑所破，暗恨："贱婢！竟敢到我妙相峦上门欺人。我看在你师长们分上，只打算生擒尔等送往峨嵋问罪，你却如此可恶。"想到这里，顿生恶念，准备收回飞刀引三人追入阵地，发动六阳真火炼成灰烬，刚把手朝空中一指，红光如万条火龙纷纷飞坠，满拟二人剑光随后追来便可下手。不料易静先前另有一番打算，见化血神力来势猛烈，自己飞剑不比紫郢、青索决非对手。早乘英、云二人身剑相合飞起抵御之际，抽空将剑收回。另取一件法宝往空掷去，再用六戊潜形之势隐过一旁静待时机，好助英云二人全师而退。这时一见红发老祖一面收转化血神刀一面却在掐诀念咒向阵地上禹步作法，知要诱敌入阵。恐二人贪功追去落险，忙将身一起，迎著二人剑光倏地现身喝道："穷寇勿追！还不一同回山复命等待何

时？”二人也和红发老祖一样，先见易静忽然收回剑光，又有一道光华星飞电驶朝来路遁去，转瞬不见，俱以为易静乘隙逃走，英琼还在暗笑她一人先逃没有道义。二人情知易静道法高强素来自恃，既然不战而退，越见红发老祖不可轻敌。只为化血神刀来势太急，如不取胜无法脱身，只得运用玄功，拚命抵御。仗著双剑威力，虽将化血神刀战败，因有许多顾忌本无侥幸贪功之想。剑光刚缓一缓，恰值易静现身警告，大家不约而同立时会合一处，向来路遁去。三人遁光迅速得胜反退，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原可无事，偏巧易静小心过甚，知道红发老祖厉害定要随后追来，未必能以脱身。一面现身警醒二人速退，手中的“灭魔弹月弩”连同一粒“除邪九烟丸”早先后朝着红发老祖打去。

红发老祖这时刚将化血神刀收去，以为云、英二人必要追来，正待发动阵势，忽见敌人双剑光华迟了一迟，先前遁去的女子重又出现，还未听易静张口，就在这一晃眼间便有一团茶杯大小碧荧荧的光华打来，急忙中竟未看出那是什么宝物！冷笑一声将手一指，一团雷火迎上前去。忽听见后现女子招呼敌人速退益发愤怒，忙即移动阵法，口里一声号令把手一挥，适才阵地上站立的数十个门徒刚刚现出身来，那团雷火已与碧光相撞，霹雳一声碧光立时爆发，只听一阵丝丝之音，碧光裂处化为九股青烟，像千万层浓雾自天直下笼罩天地什么也看不见。红发老祖闻见一股子奇香刺鼻，猛想起此烟厉害，贼道：“不好！”忙将真气一屏大喝：“众弟子速运玄功收闭真气，不可闻嗅，待我破他。”言还未了，前排持幡的门人已闻着香味倒了好几个，气得红发老祖咬牙切齿，二次将化血神刀飞起，化成一片火也似的光墙，打算去阻住青烟侵入，又把两手一阵乱发，斗大雷火连珠也似朝青

烟中打去，霹雳之声震得山摇地动，那青烟果然被震散了许多。红发老祖虽然法力高强，因为事出仓卒，先前又未安心施展毒手，所有厉害法术法宝均未使用，及至积忿施为已是无及。加上对方临变机警动作神速，处处都是急不如快，所以上了大当。

当第一团雷火震散青光之际，红发老祖闻了一点异香，虽然警觉得早防御得快毕竟也受了点害，兀自觉着头脑有些昏眩，不过能够支持罢了。这时一面忙着乱发雷火去破敌人青烟，一面还在妄想化身追敌。谁知化血神刀和手中雷火刚发出去，猛又见红光雷火中飞来一道光华，业已近身躲避不及，不禁大吃一惊。忙将元神振起身子一偏避开胸前要穴，一声爆响左臂竟挨着了一点，几乎齐腕打折。那光华斜飞过去，又中在身后一个心爱门人身上，狂啸一声倒于就地，等到元神飞上重霄一查敌人踪迹，星河耿耿只绝远天际似有一痕青紫光华飞掣，略看一眼即行消逝不见，那里还能追赶得上？只得飞身落地救治受伤门人。连遭伤败益发暴怒如雷，痛恨峨嵋到了极处。

原来先前那一夥苗人，乃是红发老祖接了峨嵋请柬，本想亲身前去参预盛会。因闻妖尸谷晨元神漏网以后，新近又遁入苗疆蚩尤山一带极隐僻之处潜伏，自己自从三仙二老火炼绿袍老妖以后，准备在苗疆独创宗教大开门户，已将各处洞府，连同众门人修道之所一齐打通，方圆有数千里地面。恐远游峨嵋无人坐镇，妖尸谷晨前来侵犯。师徒商量，决计自身不往，只选了十二个道行较高的门人前去送礼观光。偏巧那去的十二弟子中，为首一个名叫雷抓子，除了姚开江、洪长豹外就数他能得红发老祖传授。只是生性好色，每每背了红发老祖，借着出山采药之便，结识了好些异派中的妖妇

淫娃。他在红发老祖门下的职司是监守宝库和采药、升火三事，手里边管领着九山十八峒的炉鼎神灶。蒲妙妙备知底细心存叵测格外和他结纳，以备向他借用。因此两下私交，甚为深厚，雷抓子恋奸心热，却不过情面，竟不顾师父怪罪偷偷将一座五行神火炉鼎借与蒲妙妙去炼宝物丹药。雷抓子知道苗疆异派本不禁忌男女情欲，所结识的妖妇又均出于自愿并未为恶人间，即使被师父知道，也不过申斥几句。只是那座五行炉鼎乃师父当年得道时第一座炼丹炼宝的炉鼎，平时最为珍爱。起初因蒲妙妙再三恳求商借，别的炉鼎均甚庞大只这座最小便于取携，以为略用即可送还。谁知蒲妙妙姑媳二人鼎到了手，炼完丹药又炼法宝，源源不绝久借不归。每次向其索要，总是以婉词媚态相却，当时不忍翻脸索鼎。一直延了两三年功夫，前些日忽听师父说起不久便要取出应用，偏巧红发老祖近来又未派他出门，更不能假手别的同门去要，唯恐事情败露监守自盗，罪必不小，枉自焦急了多日。好容易盼到峨嵋赴会，师父不去，只命他率众前往参与，正可趁此时机绕道往崇明岛，抽空向蒲妙妙索要，并私传开放宝库之法，叫她姑媳偷偷将那五行神火炉鼎送回原处。他只顾畏罪情虚毫不计及厉害，竟打算以开放宝库秘法传给外人，正中了蒲妙妙姑媳二人的诡计。如非英、云、易静三人赶尽杀绝，蒲妙妙姑媳相次伏诛，此法一传，蒲妙妙势必乘此机会私开红发老祖宝库，将许多至宝重器全数盗走。那时抓子闻信决不敢回转师门，被逼无奈必与妖妇同流合污，投到妖尸谷晨门下引狼入室。红发老祖损失了许多重要法宝自难为敌，不必等到天劫降临，已早葬送在妖尸妖妇之手了。

闲话休提，抓子欲令智昏方自引为得计，先骗众同门说

有一好友也往峨嵋赴会，曾有同往之约要众人绕道同去，及至行近崇明岛，又说无须多人同往，令大家在途中相候，只自己一人少去片时，约了那人便即同去。众人明知他闹鬼，因师门规矩尊卑之分素严，抓子先进又奉命率领，谁也不敢违抗争论。正自商量何地降落，蒲妙妙已狼狈逃出，一见面首先告诉峨嵋门下无故欺人，自己往紫云宫赴宴并未招惹她们，被她先使恶雕抓死侄儿，随后又赶尽杀绝追到崇明岛，炸裂了洞府杀了侄媳，末后将那座五行神火炉鼎毁去等语。蒲妙妙情知红发老祖现与峨嵋通了声气，话不动人，雷抓子至多当时庇护保全性命，决不肯轻易与来人为敌。只顾絮叨诉苦，还仗恃着有这许多厉害帮手，敌人纵不看红发老祖情面也伤害自己不了。谁知雷抓子先听到自己最爱的情人被杀稍有一点动容，及至听到宝鼎已毁，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不由悔恨交集。仍以为峨嵋是友，不会一见面就骤然动手，方自喝问蒲妙妙失鼎底细，有无补救之策，一个疏忽忘了防御，英琼剑光又来得迅速异常，稍一不慎便被波及，不顾得再救蒲妙妙，刚纵遁光避开，蒲妙妙业已尸横就地。这一来越显得蒲妙妙所说峨嵋门下凶暴之言一些不谬，当时抓子急怒交加，也不暇再问青红皂白便即动起手来。其实彼时只要一说姓名来历，轻云知是红发老祖门下，况且妖妇已死决不会轻启仇怨，势必拦阻英琼向对方说明经过，彼此自返峨嵋禀明师长，对那已失炉鼎想一补救之策。不但双方不致成仇，也不致事后红发老祖查出根由痛恨雷抓子，逼得他受罪不过怀恨在心，逃往妖尸谷晨门下，引狼入室，几乎闯出大祸，使数十万苗疆身家性命，连同数万里山林川泽膏腴之地化为劫灰了。后来雷抓子见来人剑光厉害，再不速退必无幸理，心恨敌人刺骨，反正就受师父重责，便把心一横决计回

转苗山给峨嵋勾起仇怨，还恐来人不追，又在暗中伤了易静一下。偏巧三人一时不知轻重，追了前去。易静急于脱身，放出九烟丸掩住敌人耳目，打了红发老祖一灭魔弹月弩，由此双方变友为敌，直到后来九仙聚会再斩妖尸，由神驼乙休化解，方得言归于好。可是红发老祖门人已伤亡大半，而峨嵋好些小辈同门也都受伤不浅了。

且说易静、英琼、轻云三人一见对方是红发老祖，无心冒犯，后悔已来不及，心想与其被他擒住受辱，还不如回山去自受处分要强得多。女神婴易静便仗着自己闯祸是在未拜师以前，或者不会受责，当时只顾脱身逞能，连用法宝伤了红发老祖和许多门人，并未计及日后厉害轻重，及至三人驾遁光逃出老远回顾没有追赶，大家略按遁光歇息时，易静才和英云二人说起。轻云逃时匆促尚不知此事，闻言大惊道："易姊姊，你闯了大祸了！这红发老祖量小记仇，和本门好几位师长有交，掌教师尊此时还下帖请他，我们上门忤犯乱子已是不小，单单逃回，还可说事前不知，他的门下又都未见过，见他护庇妖妇我们疑是同党，等到他本人出现看出究里，又那般凶恶，恐被擒去玷辱师门，不得不暂时抵御以谋脱身之计。这一来我们已然遁走还回手用法宝伤他，他虽异派旁门总算是以下犯上，太说不过去。我想他如就此和本门为仇不去峨嵋还较好一些。他如能隐忍迳去赴会，当着老幼各派群仙质问掌教师尊诉说我们无状。姊姊这时还算外客尚不妨事，我二人至少也得受一场责罚，岂非无趣。"易静脸上一红尚未答言，英琼笑道："周姊姊想是和大师姊常在一起受了熏陶潜移默化，无一件不是万般仔细惟恐出错，天下事那怕得了许多！你只顾事事屈着自己说，却不想当时易姊姊如不施展法宝将他打伤，照若兰姊姊平时所说红发老祖的

行迳和法力，岂能不追我们？要是一个不小心被他赶上擒了去，受他一场侮辱，押着我们往峨嵋一送，那时丢人多大！与其那般还不如死呢！既说抓敌为的是脱身逃回，谁保得住动手不伤人？我们吃了亏也还不是白吃么！”易静笑道：“毕竟李姊姊快人快语！师尊如果责罚，红发老祖乃我所伤，由我一人领责便了。”轻云道：“我们既在一处，祸福与共，错已铸成受责在所不计。不过昔日在黄山间得家师常说，目前五百年群仙劫运，掌教真人受长眉师祖大命光大门户，身任艰难非同小可。一则因各派群仙修炼不易格外成全，二则为了减少一些敌党阻力。凡是虽在异派旁门并无大恶或能改恶从善者，不是勉予结纳便是加以渡化开导使其自新。那红发老祖起初原非善类，因以前追云叟白师伯夫妇甫成道时曾在苗疆受了桃花瘴毒，蒙他无心中相助。屡次苦劝方行弃恶归善，又给他引进东海三仙与许多前辈师长，由此化敌为友。论道行他乃苗疆剑仙中开山祖师，门人众多非同小可。我们这一与他成仇，岂不是从此多事，重累师长们操心么？”英琼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益。适才不见佛奴追来，想必受伤沉重，它独留崇明岛，莫不又遇见别的妖人？我们快寻它去。”轻云道：“你休小觑佛奴，它已在白眉禅师座下听经多年，自从做了你的座骑，多服灵药仙丹，更非昔比。近来看它已不进肉食，是想脱毛换骨之期将到，故有这一场火劫。适才见它虽受重伤仍能飞翔，依我看，它必能为自身打算不会仍在崇明岛。我们走后，定已飞回峨嵋了。”

英琼终不放心，仍强着轻云、易静绕道往崇明岛一行，刚刚飞起空中行了不远，忽见正西方一片祥光疾如电驶，从斜刺里直飞过来，彩气缤纷迥非习见，连易静也看不出是何家数。来势甚疾，不知是敌是友，方在猜疑，那祥光已从侧

飞到。英琼见光霞围绕中现出一个高大僧人，朝着自己把手一抬便往下面山头上落去，不禁狂喜万分。顾不得再说话跟着朝下飞落拜倒在地，抱着那僧人的双膝泪如泉涌，兀自说不出一句话来。易静、轻云见英琼朝那僧人追去，忙也跟踪而下。轻云见了这般情状，已然猜出来人是谁，正要上前相见，忽听那僧人含笑说道："琼儿！我随你白眉师祖已得了正果，早晚飞升极乐，便是你也得了仙传，异日光大师门前路正远，我父女俱是出世之人，怎还这般情痴？我此次和你相见原出意外，别久会稀，正好快聚两日，只管哭他则甚？"说时轻云已上前跪下口称"伯父"，一面又招呼易静上前拜见道："这便是琼妹妹的令尊李伯父，与家严为异姓兄弟久共患难，现在白眉老禅师门下。"

易静早知不是常人，闻言益发肃然起敬，忙即上前拜倒。二人上前拜见之后，英琼眼含清泪哭问爹爹怎得到此？李宁道："我近来独在一处静养参修，本没想到能和你们相见，今早做完功课，心里忽然动了一动，出去一看，恰值恩师座下神雕飞来衔着师父法旨，言说他老人家因念群仙重劫，自迟数纪飞升，适才接了你师父请柬，命我相代前往参与，就便解说红发老祖与你们结仇之事。并说今日是黑雕佛奴脱毛换体之际，现在崇明岛身受火劫，命我带了天地功德水先去为它净身洗骨。到了崇明岛一看，你们追敌已然去远，黑雕早得白鹇预告存心犯此重劫，等我前去相救，并未走开。当时我带了佛奴飞往离此百余里的依还岭上替它剪毛洗身，赴会以前准可换了毛羽复原。适才山顶闲眺，运用慧目神光查看你们归来。一会便见你们遁光似要往崇明岛飞去，知是寻找佛奴特地追来相会。目前凝碧仙府长幼各派群仙已到了不少，你师长们正用天一真水点化神泥搏炼新得那

口仙剑。此剑乃达摩老祖遗宝，炼成以后与紫郢、青索堪称鼎足而三了。”说罢他又对轻云道：“昔见侄女尚在孩提之中，后遇令尊始知拜在餐霞大师门下。彼时琼儿昼夜歆羡，恨不得也做个剑仙才好。不想没有多日，令尊与你姊妹连那赵燕儿俱都作了同派同门，我也身入禅门参修正果。想起当年，我和令尊、杨叔父三人号称‘齐鲁三英’，积了多少杀孽。除杨叔父早逝外，竟能有此结果，真乃几生修到的仙福！需要好好努力前修，勿负师门栽植期许才好。你杨叔父有二子一女，小的两个颇有夙根，现在流落江湖仍操世业，终非了局。你和琼儿异日如果相遇务要设法渡化引进，以完小一辈的交情。后日我见令尊再行当面嘱托，也使他好记在心里。此时你姊妹二人可随我去至依还岭小聚一二日，等佛奴伤愈复原同往峨嵋也还不迟。只不知易道友可愿同去？”易静久闻白眉和尚是近数百年第一神僧，李宁是他传授衣钵的门徒况又是英琼之父，知道此去必然还有原故，连忙躬身答道：“老前辈盛意见招，那有不去之理。”英琼、轻云二人自然更无话说。

李宁便命三人站好，大袖挥处一片祥光瑞霭簇拥着腾空而起，三人俱都惊羡佛法精奥，比起玄门道术又另是一番妙用。百余里途程顷刻便到，祥光飞近岭半便即落下，一同步行而上。三人见那依还岭正当峨嵋归途的西南方，伏处深山之中，并不见怎样高，满岭尽是老桧松柏楩楠之类的大木，郁郁森森参天蔽日，奇花异卉遍地皆是，加以涧谷幽奇岩壑深秀，珍禽异兽见人不惊，端的是一座灵山胜域非同凡境。李宁率了三人且行且说道：“此岭为西方十七圣地之一，僻处苗疆万山之中，四外都是崇山恶岭包围，更有数千里方圆的原始森林隔断。人入其中，纵不迷路，也为毒蛇野兽所

伤。再加环山有一条绝涧广逾百丈，下有千寻恶水，便是猿猱也难飞渡。只我们这条来路，为南来入岭捷径，可是这条路上尽是沼泽，无底污泥瘴气极毒，终年不断。所以自古迄今，常人竟无一个可以到此。百年前有一佛女在此岭上修道，因为她是人家弃婴为灵鸟衔上岭来抚育，后服本山所产灵药成仙，生无名字便以岭名做了道号，人称依还神姑。飞升以后所造灵迹甚多，将来此岭的主人也是你们同门，与琼儿颇有一些因果渊源。这那神女修道的洞府深藏在岭顶'幻波池'底，外人不知底细定难进入。今借佛奴脱体之便，一则使你们先行认清出入道路好为异日之用。二则池底洞中藏有神女遗留的毒龙丸，乃古今最毒烈的圣药，专能降妖除怪，异日颇有大用。但是神女遗偈，取丹的人须是女子方能如愿到手。你们少时取了这毒龙丸，还可将池底神女所植的十二种灵药仙草连根移植回去，岂非绝妙。"

说时已达岭顶，那岭原是东西横亘长约数十里，就只当中隆起如坟最高最大。英琼到了上面一路留神细看，并未见佛奴踪迹。正开口想问，耳听泉声淙淙响个不绝，仿佛就在近前。四面一看，却找不着水源在那里，这时已走出一片树林外，正当岭的中心地带，眼看前面生着一大片异草，绿波如潮随风起伏不定。李宁忽然笑道："琼儿，我们已然到了幻波池边了，你觉得看不见佛奴影子心中奇怪么？我们慢慢下去，好让大家见个仔细。"说罢将手往那片异草中心一指，那草便往地底陷落下去。众人飞身上面一看，只见离顶数丈之间清波溶溶雪浪翻飞，从四外奔来齐往中心聚拢，现出一个数顷方圆的大池。原来那地方是一个大深穴，适才所见异草乃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树，约有万千本，俱都环生穴畔，平伸出来互相纠结将穴口盖没，除当中那一点较稀外，

别的地方都被树干缠绕得没有丝毫空隙。树叶极为繁密，根根向上挺生万叶怒发，每叶长有丈许又坚又利，连野兽都不能撞入。休说远处看不见下面有池，便是近看也只能看见些微根干，众人俱都称异不置。李宁道："这还不算，真正奇景还在下面呢。"说罢又朝下面池水左侧浪波较平之处一指，那池倏地分开现出一个空洞，望下去深几莫测。李宁这才率领众人由水空之处，飞身而下，约有数百丈深方行到底。

英琼等抬头往上一看，那池竟凌空悬在离地数百丈的空隙，波光闪闪一片晶莹。细一观察，才知穴顶一圈俱是泉源，因为穴口极圆水从四方八面平喷出来齐射中央，成了一个旋涡，然后化成一根大水柱直落千丈，宛如一根数百丈长的水晶柱，上头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那穴底地面比上穴要大出好几倍，有五个高大洞府，齐整整分排在四围圆壁之上，底中心水落之处是一个无底深穴，大约数丈，恰好将那根水柱承着，所以四外都是干净净的并无泛滥之迹。再加地平如砥，四壁石英、云母相映生辉明如白昼，越显得宇宙之奇平生未睹，益发赞妙不置。李宁道："这依还岭共有两处，一个得静之妙一个得静之奇，你们将来自知。南向一洞为圣姑生前修道之所，此时尚不能入内。西洞乃炼丹炉鼎所在，她飞升之际此丸刚刚第二次炼成，尚未开炉便即化去，那十二种仙草也在其内。此洞与其余三洞相通关系日后不小，大家务要留心，以为异日之用。佛奴现在在丹炉上面养伤，大约再有一日便可痊愈了。"说罢便率众人往西洞走去。

众人先见五洞五样颜色，因为只顾看那水幕晶柱未甚在意，这时走进南洞，见那洞门质地颇似珊瑚比火还红，上面有两个大木环，双扉紧闭，英琼上前推了两推未推动，及至走向西洞一看，形势大略相仿。两扉洞门金光灿烂，上面也

有两个黑环，洞门俱是圆拱形，关得严密合缝，如非门色与石色不一样几似通体浑成。李宁笑道："你们虽然道法深浅不同，俱都得过仙人传授。这门曾经圣姑封锁，可有打开之法么？"易静平日虽颇自恃，闻言知非容易，惟恐万一出丑，轻云则是谦退，俱不则声。英琼多年慈父一旦重逢，早就喜极忘形，闻言便答道："女儿先推那红门，没有推动。今番且来试试。"李宁笑道："琼儿毕竟年幼无知，你看你两个姊姊道法俱比你高均未说话，只你一人逞能。试由你试，但是不许你毁伤这洞门。"英琼原想紫郢剑无坚不摧，打算对准中心门缝来上一剑，一听不准毁伤便作难起来。李宁又道："此洞须留为异日之用，并且内中还有层层仙法埋伏。休说不可妄为，即使欲加破坏，你易、周二位姊姊那个没有法宝仙剑，还能轮到你么？你夙根秉赋至性仙根无一不厚，只是涵养还差。此番开府盛会以后教规愈严，门下弟子不容有丝毫过犯，你杀气太重，凡事切忌鲁莽，以免有失悔之无及。"英琼闻言便借此停手不前，只管望着乃父嘻嘻憨笑口称："女儿谨遵父命，不敢忘记。"

李宁这才走上前去，先对着那门躬身向南默祝了两句，然后伸出左手三指捏着门环轻敲了两下，将右手一指，一片祥光闪过便听门上起了一阵细乐，那两扇三丈多高大的金门徐徐开放。李宁仍在前引导，走进洞去。众人见那头一层石室甚是宽大，室中黄云氤氲仅能辨物。李宁走到尽头，拉着壁上一个金环往怀中用力一带再往右一扭，忽觉眼前奇亮，又是一阵隆隆之音，当中三丈多高的一块长方形石壁忽往地下沈去。进门一看，乃是一个与门一般大小的曲折甬道，顶上一颗颗的金星往前直排下去，每隔二三丈远必有一个，间列甚是整齐，金光四射、耀眼生花。行约七里，才行走到第

二层洞府的壁前。那门比头二层要矮小一半，门黑如铁，上有两个木环。李宁如法施为，祥光闪过门即开放。众人见那门宽只四五尺，却有四五尺厚，恰似两根方柱一般，也不往内开竟向壁间缩了进去。众人入内一看，比头层还要高大出好两倍，四壁尽是奇花异草，正当中设着一座大丹炉。英琼急于要见神雕佛奴，正待赶奔过去，忽听李宁道："琼儿先莫忙，将这两条路看明了，省得明日走时匆忙有了遗误。"说罢便指着那缩进壁中的两扇方门道："这门设有圣姑的仙法，不知底细的人固然不能关闭，即使知道运用能开能放，绝不能使其平开平放。那两条要道均在两扇门里，且待我用金刚大力神法试它一试。少时我如将门抵住，你和轻云可由门中入内约进二尺，朝内的一面便现出一个尺许宽的小门，与门的空处恰好合算一些也错不得。只一错过少许，任是天上神仙也难出入。我行法颇费精力，你二人分头进去得了通入别洞的要道急速回来，不可深入，以免我支持不住将你二人关闭在内出来不易。易贤侄女如愿去，可与琼儿一路。"

李宁嘱咐已毕，走向门中盘脚坐下，两手掐着灵诀朝着两旁一拍一放，那门便朝中央挤来，李宁忙将两掌平伸一边一个将门抵住，闭目合睛打起坐来。二人见那门心离地尺许，果有一个一人高的洞，轻云向左英琼向右，易静跟在英琼身后，三人分两路入内。轻云进有二尺，壁间现出尺许宽的一个小门，里面黑洞洞的，因恐时候久了不便，率性驾起遁光前进。那路又狭又曲折，飞行了一阵渐行渐高，忽见前面有了微光。出去一看已达室外。那室四壁漆黑，约计高出地面已有数十丈，奇香袭人，四壁黑沉沉空荡荡的，剑光照处只当中一座长大黑玉榻上面平卧着一个羽衣星冠的道姑美

秀绝伦，安稳合目而卧，神态如生甚是娴雅。那微光便从道姑头上发出，轻云猜是圣姑遗蜕，忙躬身施礼默祝道了“惊扰”，正要近前细看，忽见道姑星眸微启瓠犀微露，竟似回生一般缓缓坐了起来。

轻云虽然久经大敌不觉也吓了一跳，忙往后退了两步，那道姑也随着卧倒。似这样三起三落，轻云以为圣姑不愿人进前，方在迟疑进退，忽听一声长啸似龙吟般起自榻底阴风大作四壁摇摇欲倒。猛想起李宁来时之言不敢久停，慌不迭的回身遁走，一路加急飞行，暗中默记道路，不消片刻已达门外，恰巧英琼、易静也同时由对面驾遁光飞出。再看李宁面色已不似先时安闲，颇有吃力神气。三人刚一飞入门内，李宁倏地虎目圆睁大喝一声，一道祥光闪过，接着便听“叭”的一声大震，两扇门业已合拢。李宁道：“不料圣姑仙法竟有如此厉害！起初我只说至多我运用神力支持不住，将你三人关闭在内，须由别洞分出多费一些事罢了。谁知我看尔等久不出来，元神刚一分化入内，一边是埋伏发动，一边是艳尸复活大显神通。幸你三人见机逃避得快，又是事先向圣姑默祝，否则事之成败正难说了。照此看来，异日盘踞此洞的人虽有艳尸玉娘子崔盈勾引，既能涉险入内本领却也了得呢！我等到此，异日得益不少。你三人所行之路，务要件件紧记才好。”

第三十三回

复道行波　奇观穷宙合
藏珍在鼎　密偈示仙机

话说轻云一听，不由惊问道："李伯父之言，莫非侄女所见并非圣姑遗蜕么？"李宁道："圣姑遗蜕藏在中洞虽可相通，寻常怎能得到？那具艳尸便是我所说的玉娘子崔盈，也是左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去今百年以前，因来此洞盗宝为圣姑太阴神雷所殛，还算她事前预有准备，但人虽死去元神不曾受伤，她因舍不得那臭肉身，又想籍着这洞天福地躲去一重大劫，率性留守在此，早晚将元神附着死体虔修，静等两甲子后复元占据此洞，为所欲为。如今历有百年身子已能坐起，再有一二十年便可重生了。适才如非贤侄女逃遁得快，势必连你也禁闭在内。青索剑虽利，你一个肉身终不能驾着她穿透千寻石壁。你有我先人之言，误认她为圣姑容易上她圈套，只一被她元神迷住，你便失了本性，甘为她的爪牙，一同等到出困之日助纣为虐万劫不复了。我起初只闻人言艳尸被禁在此，不知深居何处。如非一时触动灵机分神入内观查，也难知底细呢。"英琼道："以爹爹的法力，何不趁着她未成气候以前带了女儿与二位姐姐合力将她除去，岂

不是少却许多后患么？”李宁道：“琼儿你那里知道！此事关系群仙劫运，如能弥祸无形，还用你说么？圣姑也不将这蒋龙丸与仙草留给你们了。”

英琼忽然想起佛奴尚未见到，忙往室中火鼎前跑去，李宁也跟了轻云、易静去。走到炉前，先命三人跪下虔诚通白，才将手一指，一片祥光将鼎盖托起，李宁便命三人快快取丹。三人见炉火中托着一朵青莲昙花一现般顷刻消逝，闻得鼎内异香扑鼻，比起先时所闻还要浓烈。各将身剑合一飞入鼎内一看，适才花现处有一只碧玉莲房立在鼎的中心，内中含着莲子大小的十二粒丹药，颜色翠绿透明如晶，每人拾起四粒，李宁便吩咐勿闻此丹，更不可摇动那碧玉莲蓬，大家速速退出。三人依言出来，英琼上下四顾，未见佛奴存身何处，忍不住又要问时，李宁道：“我先不知艳尸所在，恐她暗中出来加害佛奴，已用佛法隐过，待我收法你们就看见了。”说罢朝上一指，又是一片祥光闪过，佛奴果然高悬在鼎的上面，离地约有四五十丈，周身毛羽业已落得净尽，仅剩一张白皮紧包着一身铁骨，闭目倒挂状如已死，神态狼狈之极。英琼连喊两声“佛奴”，它才微抬了抬眼皮。慢说英琼见了伤心落泪，便是轻云也惋惜不置。李宁笑道：“痴儿！这正是它的成道关头，你不替它喜欢却哭什么！它已服了灵丹，伐毛洗骨，如今正在敛神内视。明日此刻便换了一身白毛与你师祖座下白雕一样的灵异了。你伤心怎的！你不见它身上已生了一层白茸么？”

英琼定睛往上一看，佛奴身上果和轻霜也似薄薄的生上一层白茸，虽知乃父之言决不会差，佛奴已是转祸为福，终是有些怜惜，便想飞身上去抚慰一番。李宁拦道：“佛奴生有至性，它此时正当养性宁神紧要关头，不可便去扰它，明

日便可功行完满何必忙在这一时。待我行法将这炉鼎神火重行燃起，助它些力吧。”英琼无法，只得恋恋而止。李宁又吩咐三人随意游散，迳自走向炉鼎后面盘膝坐定口诵佛咒、两手合掌搓了两搓，然后朝着炉中一放，便听炉鼎中有了风火之声，一架青莲花似的火焰冉冉升起，离鼎约有丈许高下止住不动。再看李宁，业已瞑目入定。

轻云见侧洞不远横着一条玉榻甚是宽长，形式奇古，便拉了英琼、易静二人坐下，重问适才右壁探路之事。才知英琼、易静二人也和轻云一样由李宁指示的门心从缝里飞行而入，初进去时的门户道路，俱和轻云所经之路差不多，不过经了几个转侧之后，那条甬道越走越深，渐闻地底波涛之声洋洋盈耳。路尽处也有一个小门，出去一看面前顿现出一片奇景。那地方大约数百亩高及百丈，四壁非玉非石，乃是一种形如石膏白色透明的东西凝结而成。内中包含着千万五色发光的石乳大小不一密若繁星，照得各洞透明纤尘毕睹。地面坦平若镜光鉴毫发，却有许多石乳石膏到处涌起。经了一番人工就著膏乳原形加以雕琢斧修，成为许多用具如几案、样屏风、云床、丹灶、饰物鸟兽之类，猿蹲虎踞凤舞龙蟠样明洁如晶，映着四壁五色繁光眩为异彩。再寻那水声发源之处，乃是洞中心一个十亩方塘。那塘甚深，塘中云雾濛濛波涛澎湃，激成数十百根大小柱直上塘边，水花乱滚珠迸雪飞景尤奇绝。

二人正自留连观赏，易静猛一眼看到近洞顶的壁上面有好些地方水光闪闪流走如龙，仔细一看，想起下来时所见的幻波池奇景，不禁恍然大悟便和英琼说了。英琼随她所指处一看，再一听解说，也自把疑团打破。原来这里石壁俱都有缝可通上下，那十亩方塘便是幻波池的水源，从洞顶幻波池

中心直落千寻，下入深穴流向潭中。因为天然的形势，再经当初洞中主人苦心布置，用绝大法力压水上行，由各处石缝中万流奔赴，直射到上面幻波池四外的那一圈发水口子使其夺关喷出。这四外的水飞出数十百丈射在中央，力绝大又极平匀，所以上下看去只是白茫茫一片。那四外的水到了中央，此激彼撞经过一番排荡回旋，才成了一个绝大漩涡，引着那股子洪瀑下临无地。上面的人以为是一个大水池子，下面的人又疑池在上面被一根擎天水柱托起。那水落到深穴以后，便归入这个方塘里面，重行往上喷射，循环往复永无休歇，真是巧夺天工奇妙到了极处。二人赞赏了一阵，因为时间甚暂不可久停，还想有所发现。易静因此来除将幻波池水源探出外，别的尚无所得。四面景物虽然奇丽，连着飞巡两周俱于异日无关重要。算计这洞中如此神秘，说不定珍奇重物藏在塘中为水所隔看它不出，与英琼一商量，决计一同辟水入塘查看究竟。

英琼天生好奇自是赞同，当下便由易静行法，各驾遁光一同飞身穿波而下。先以为塘中也和幻波池一样，谁知下面的水其深无际，二人下沉了百十丈还未及底。渐觉那塘下宽上仄下圆上方，大小相差几数十倍。正降之间，猛见四壁有许多凹进去的深沟，一条极长而细的银练光色灿烂横拖在那里，看不到头，也不知有多少长短。英琼心中奇怪，随手抓起那练子刚拉得一拉，耳边忽听李宁低唤："琼儿、贤侄女速回，迟便无及！"二人一听大惊知有变故，连忙舍了练子飞身上塘时，四外波涛忽如排山倒海一般挤压上来。二人虽有飞剑法术护身，也被撞得荡了几荡，同时又见水深处有千点碧莹飞舞而上，二人那敢怠慢，各运玄功加急飞升。及至冲出波心一看，上面已是阴风怒号怪声大作，四壁摇晃似要

塌倒。百忙中窥见入口小门，刚得飞身出去，偶一回顾小门已合群响顿寂。仗着飞行迅速，虽然顷刻出险，因为来去匆忙变生瞬息，间警之时急于夺路逃回，经行之路并未记清。不似轻云去时就处处留心默识于心，以致后来二人“三入幻波池”救起燕儿费了许多手脚，此是后话不提。

三人谈了一阵，见四壁俱都植有奇花异卉不下百余种，俱非经见。因李宁入定，也未去取，互相观赏品评各人俱看中了好儿种。再看顶上青莲光焰纯碧里外通明，悬立空隙甚是美观，上面悬的神雕身上白茸毛已似长了好些，英琼自是心喜。似这样过有两三个时辰，李宁才行开眼将手往炉鼎中按了两按，那朵青莲便沉入鼎中转眼消灭，还了原质。李宁道：“佛奴经我用天池真水刷毛洗骨筋髓皆寒，如无这座现成炉鼎和我本身元阳之火融精暖骨，复原决无这等快法。它周身新毛已生元气已复，只须再隔一日便可长成。琼儿如要看它，此刻已无妨了。”

英琼巴不得有这一句，忙即飞升顶上到了神雕身旁，用手微一抚摸，那些新长的毛茸真是比雪还白，入手温暖柔滑异常，以前铁羽钢翎早已脱落净静。不禁伸手把神雕的头搂在怀内，一阵心酸落下泪来。神雕见主人这等爱抚，也微睁二目将头连点意似感激，一会轻云、易静也一同飞了上去观看。英琼还只管抚慰不休，直到李宁相唤，才随了轻云、易静一同降落。李宁道：“痴儿！痴儿！似尔这般情长，异日怎得容易解脱？”

英琼笑问那些花草何时取走，怎都生在石内？李宁笑道：“这里奇花异草虽多，异日凝碧仙府大半俱有，且胜于此。可供携取的灵药只有一十二种，此时匆急，而且取时也

非容易，等到行时我自有吩咐。这里共是五洞府、九条甬道、八十七间玉房石室。除却中洞是圣姑仙蜕所在外，北洞上层为艳尸潜踞，异日妖窟便在那里。北洞下层为幻波池的发源全洞命脉，埋伏重重，这两处最关重要。尔们三人已然去过，可一而不可再。余如东南两洞和那上下三层五六十间仙房石室，复道盘踞尽多奇景。适才我恐尔三人历久涉险，分化元神入内救护以防不测，无意中得见壁间仙偈，那东洞中层竟是藏珍之所，当年圣姑封藏留待有缘便乘入定之际，慧珠内莹默察未来。此去虽不免要受一些惊恐，终有同道解化取宝同归，你们既入宝山岂可轻回。只是那洞三层过路俱有仙法封锁隔断，既不能仗着尔等仙剑法宝将它毁坏，好好进去又非容易。说不定我只好略存私心，仗我佛法相助入内了。”英琼道：“爹爹说我们进去要受惊恐，难道爹爹这么高深的法力都不能破么？”李宁道：“你那里知道！圣姑生性最恶男子，直至成道化去时仍未能免除这点私见。我已见过她三处遗偈，关于洞中灵药异宝俱都寓有传女不传男之意。她彼时所学不是玄门正宗，婴儿成形脱体以后，只能遨游十洲绝迹飞行，介乎地仙之间，不能飞升紫府证列天仙。更恐二番入世坏了道基，不愿再转一劫。现正在昆仑山白木岩潜修，要炼过九百年后方遂飞升之愿。只你师祖能以佛力助她减却许多苦修，只我可以代求。有此一段因缘，我方能为你三人开路。至于洞里如何，此去约要多半日才能毕事。险阻甚多，全仗你三人同心合力相机应付，不便一同入内违背她的本意了。”

英琼闻言，拉着李宁的手面带愁容道：“女儿和爹爹多时不见，梦里都在想念，好容易才得相会，爹爹又说赴会之后便即回去。此别茫茫不知何日重见，一想起就万分难受，

还有多少话均未顾说。适才为了入洞探路与救助佛奴已耽误了好些时候，不得随侍爹爹说话。如今又要去耽延上大半天，明日回山，爹爹与许多师长们相见，不能与女儿多谈。师长们都说女儿这口紫郢剑足称无敌，爹爹同去尚可，既不同去宝物有什么希罕。让周、易二位姊妹入内取宝，女儿随侍爹爹在外相候便了。”李宁道：“你自身经历一一尽知，无须再为详说。此乃千载一时良机，不可轻易放过。里面说不定有仗双剑合璧之处，尔怎能不去？你既有如此孝思，等到开府以后，只须多积内外功行，不愁没有相见之日，何必重此半日之聚。”英琼不敢违命，见进来时的门户已闭便问道：“易姊姊说此间已难开了，我们去往东洞，可打此门而出么？”李宁看了易静一眼，笑对英琼道：“毕竟易贤侄女道力见解都胜似你二人，以我法力，此门再开虽比先前费事尚非甚难。只缘左侧艳尸已然警觉有人来此，既恐将这宝物取走，又恐断了她的出路，现正潜伏出口乘机欲动。静等我将此门一开，门中甬路略有一缘可通之隙，她的元神便即飞出。有我在此虽然无能为害，一则她的运数未尽，二则还要假借她的手聚歼几个首恶，完成峨嵋几个小辈同门的功行，尚得暂留她活上几年。既然放将出来，佛奴在此便非除去不可，除又费手，为免生事，我便在你们遁出时用大力金刚禅法将此门封固。须等艳尸出世机缘到来，始由她引一同恶党羽到此破法将她放出。这洞上下三层，到处都是复壁甬路，除已被封锁者外无不贯通。易贤侄女既能观察隐微，足征道力，可还知除却此门尚有其他出路么？”易静躬身答道：“侄女适才听周姊姊详说探险经过，忽然想起侄女所经之路所见之景。此洞外分五行暗藏五相，通体脉络相通，分明是一人体。此地西洞属金，金为肺部，此门颇似左叶六塞之

脉，出路必在右侧旁通肺管之处。寻得此道绕向南洞心部，循脉道以行便达东洞，不知是否？”李宁赞道：“贤侄女来此不久经阅无多，居然领会到此，异日成就实未可限量。我不愿用法宝法力毁伤此壁，也为是将来有许多用处之故。这里外面看去俱是石壁，所有道路可经人行者不下十数，全都暗藏壁内。若说时辰还有富余，你三人可各去寻来，看看你们眼力如何。”

英琼、轻云一闻易静之言早就往右侧注视，见壁上石形虽然间有凸凹却是通体浑成并无缝隙。这时再走过去，几费推弹查看毫无可疑之状，一些看不出路在那里。以为易静既然悟到必能查出，及至一看易静也和二人一样，说虽容易行起来却难。二人自知道浅还未怎样，易静素来好胜，闻得李宁夸奖意颇自负，自己见解既然不差必可按图索骥，谁知这等难法好生内愧，急得满面通红。李宁道：“不是尔们眼力不济，只缘不能有所毁坏受了限制。见壁上许多磊块之处毫无痕缝，又恐意料不中，所以说不出来。全洞人形是个卧像，你们再略为审详部位便可看出来了。”易静本就看出右壁满是大小不一的磊块，惟独靠里一面有一大片的石壁坟起，圆拱平滑血痕万缕隐现其间，觉着奇怪，闻言忙奔过去用力一推，没有推动，猛听英琼惊喜道：“在这里了！”说罢便飞身过来拉着那片拱石朝外面的一边沿外一扳，也未扳动。易静见状心中一动，也学她的样，两手扳着朝里一面的边沿试轻轻往怀中一带。说也奇怪，那一片十来丈方圆数万斤重的石壁竟是随手而起，拉开有二三尺远近。英琼、轻云忙赶过去相助，三人合力居然将那石移了开来，现出莲房也似七个圆孔，最大的一个偏下约有三丈，其余也可通入，不禁同声欢笑起来。

原来那片大石正是通圆门户，一则石体庞大又经过圣姑神工修饰布置，严丝合缝密如浑成，如非知道底细的人决难看出。二则三人为壁间许多奇形怪状的磊块所惑，没想到那大的石壁竟和门一般可以移动开闭。及至英琼见易静看出部位奔将过去查看，忽见石下水渍之痕甚为明显，细看石色和别处不同，贴壁之处似实而虚上下俱有空隙。有好些地方仿佛嵌在壁内。猛想起莽苍山玉灵岩妖尸古洞中暗壁颇与这里相似，算计可以拉开，不料果然猜中。不过开的一边，却在靠里洞的一面七个圆洞现出以后。三人觉着靠上面两洞微微有光影闪动寒气侵人，正不知何洞可以通行？李宁已走将过来说道："这里门户甬路，俱就原来形状略加修改布置，除却几处有法术封锁外无一处不是巧夺天工。就拿这扇子石来说，其重何止数万斤！因那一边藏有千斤精铁炼成的机轴，便是常人也能够动，你道奇也不奇？"三人转入门里，随李宁手指处一看，下半截紧贴地上看不出什么痕迹，上半截有一根二寸粗细光华灿烂的铜轴，一头插在石门上面，由上下合笋处露出尺许，被一个大小相等的有柄玉环圈住。柄就在内壁门下之上，如生了根一般钉住，机轴俱都深藏在内石壁里，外面那里看得出来。英琼道"那门轴虽细，既是千年精铁所炼不必说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玉环却管着十来万斤重的石门，定是一件宝物。"李宁道："这倒不过是个寻常玉环，因为施有禁法坚逾精钢。各地类此之物甚多，无什希罕。这七个洞暗分日、月、五星，最上一洞乃是万流交汇之路。中层斜列三洞，左右二洞，一通中洞一通北上洞已被封锁。下层左右二洞一风、一火，俱不可深入。只二层和下层居中两洞的圆甬路，一个是由南洞去往东洞的曲径，一个是明日我们启行时的出路。我们此时且由这二层小洞中走去，

余者留待后来。我当先引路，所经甬路有几处转折相道路均与别洞相通，须要记住才好。顺着一边左转，便是出路了。”李宁说罢一按祥光径往中层当中洞内穿去，三人也即跟踪而入，两洞相隔虽然不算甚近，四人飞行何等迅速，原本无须多时。但因此行一半为了探悉路径，以备日后之用，加以甬路盘曲迂回，李宁一手指点解说时行时止，约有刻许工夫，才将这一条黑沉沉的长甬路走完。

三人正行之间，见甬路尽处红光如火，门间焰影幢幢，出去一看乃是一个极高大的石洞，正当中有一盏倒挂的大灯，灯形颇似假人心，由一缕银丝系住从顶上垂将下来，上面发出七朵星形的火花，赤焰熊熊照得合洞通红。灯下面是个半亩方圆形如莲花的水池，深约三尺清可见底，内外石色俱是红的，水色俱是清碧。细看绿波溶溶，仿佛是什么液汁一般，一问李宁，才知这洞便是南洞的主洞，池中所贮并非真水乃是石髓。上面所悬心灯之火便是吸取此髓而发，发出来的火焰又被此池吸收了去，如此循环不息亘古常明。灯上面洞顶便是万流总汇，圣姑用法逆水上行成为幻波池奇景，全仗此火之力。李宁又说：“这里也是全洞最紧要的所在，异日若落在妖人手里，他知此髓乃是天材地宝，既可供他引火炼丹炼宝之处，服了以后又可抵得许多采补之用，于左道旁门大有益处，势必不管此洞兴废取用无厌。如非你们几个小辈同门使此驱除为峨嵋创立别府，迟早灯尽髓枯，全洞失了水火交济之功，池水不复上行，上层洞府虽仍存在下层定为水淹，毁了这千年奇景。纵使他用妖法禁制暂时仍和以前一样，毕竟灵气全无失却天然，岂不可惜。此外洞门已闭，经由东西三洞甬道省事得多。过去便是东洞藏宝之所，难关将到你们务须仔细。少时你们行至甬道中见光之处，可将各人

所带法宝飞剑施展出来护身前进，以防不测。我只能护送你们走完东洞甬路，走出内侧门，待开了第二重洞门，便不能再进了。到了里面危机四布埋伏重重，你们需要将它破去才能到达藏宝之所，又要留神不伤原来奇景。后洞设有圣姑打坐的云床，须去虔诚通白方可随意取携。这些大半是我从遗偈中参详出来，时日短促无暇入定默察内中情景。至于何处有什险难尚无所知，全仗你们相机应付了。”

嘱咐已毕三人俱都惊喜交集兢兢业业，如临大敌一般随定李宁往东洞飞去。这条甬路孔道却是长方形的，只有一个，就在右壁。还未进去便微闻远远狂飚怒号如万木摇风，惊涛飞涌声势浩大。甬路里面更是酷寒阴森，黑沉沉的只是一片浓影，剑光照处反映成绿色，人行其中须眉皆碧，比起西洞到前洞经行之处要觉大得多。有时看见壁上俱俱一根根又粗又大和树木相似的影子，路径迂回甚多，上下盘曲连经了好些转折。三人因为李宁催促速行不要回顾，路虽比较长些，剑光迅速一敌便即通过那一条长甬路，飞出南洞侧门之外。三人见那地方正是南洞的外层洞府，也是一间广大石室，满壁青光照眼。靠里一面有三座洞门，当中洞门最为高大，两旁较小，只左边来路的一门开着，中门和右侧门俱都双扉紧闭。门是青色，门上各钉着朱环，气象甚是庄严。室中陈设颇多，形式奇古大半是修道人所用，也未及细看。三人正待李宁开了中门入内，忽闻异香透鼻令人心神皆爽，又听李宁微微“噫”了一声，回头一看，见李宁从地下拾起一根残余的香木余烬犹燃，面现惊讶之色。英琼忙问其故？李宁道：“我们来迟一步，已有人先往洞中去了。”英琼惊问道：“爹爹佛法高深，这洞如此难开又不为外人所知，难道事前竟未觉察么？”李宁道：“我虽能入定默察未来，但是

功行还浅非仓猝之间所能做到。此番奉你师祖之命，说此洞幽僻合用可助佛奴脱毛换骨，方知这里有许多奇景，来此尚是初次，直等第二次发见甬路中圣姑所留嘱偈才得备知梗概，我到此才只一日夜工夫那能尽悉。此香乃东海无尽岛千载沉香，看这烧残异香尚未熄灭，来人决非在我到以前来此，必是适才我们在西洞勾留之时到达。这人既知用异香向圣姑虔诚通白再行启关入内，必已尽知底细。只不知他是何派中人，道力如何？我本想在西洞打座入定，运用神光体会清了前因后果，方令尔等三人入洞取宝。虽然略延时日，你们却知许多趋避。后来一想你三人尚未回山覆命，加以盛会在即难免思归，佛奴明日便可复原，我也早和峨嵋诸友相见。又不愿你们得之太易，谁想还是被人捷足先登，事有前定，你们此时进去，难免与人争执，来人如果有缘必能怀宝而去，何必徒种恶因？如若无缘他必被陷在内，不如还是多耽搁半日，由我参禅入定察明了再进不迟。”三人满腔热念闻言不觉冷了一大半，先是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末后轻云说道：“伯父之言侄女等怎敢违背？只是适才伯父说圣姑遗偈，洞中取宝限于女子，来人既焚香通白，决非前辈女仙。方今正邪两派中后起的女弟子有名者并没几个，异派中更少，只有一个许飞娘是万恶的根苗。宝物如为同派中人得去还好，万一为此人得去岂非如虎生翼益发补长恶焰。依侄女之见，莫如还是伯父施展佛法开了这门，由侄女等进去相机行事。来人如是妖邪一流便将他除去，如是同道，侄女等也可借此多一番经历，伯父以为如何？”李宁看了看三人面色，忽然瞑目不语。一会睁眼说道：“这事很奇怪，此时洞中的人乃是一男一女非敌非友，已然陷困在内。虽然时间短促不及详查他的来历，他既然犯了圣姑之禁而来，必然自恃

不是寻常人物。你们进洞须要量力而为，有得即退不可贪多，免蹈前人覆辙。等到功成退出之时，如见那被困之人不能脱身尽可助他出险，不必再问姓名来历。是敌是友我已得有先机预兆，此事一个处置不善必贻异日之悔。你们各自准备待我行法，此门大开，速即一同飞入便了。”

李宁说罢便朝着中门相隔三丈许站定，双手和南口宣佛咒，末后将手搓了两搓，左手掐诀右手一扬，随手发出一股尺许粗细的祥光，由手往前逐渐放大。最前面光头有五丈许方圆正照在门的中心，那光好似一种绝大的推力，照上去约有半盏茶时那门才渐渐露出一丝缝隙，接着便听那万木摇风、松涛怒吼之声从门内传将出来。比起适才甬道所闻势益猛烈，转眼间又射出一条青光门已渐启。这时已是到了紧要关头，那门后也好似有一种绝大的推力与光力两相抵触，双方互有消长各不相下。李宁站在当地直似岳峙山停了一般，右掌放光作出前进之势，双目神光如电注视前面，眼看那门已被光力推开数寸翩又往前合拢。似这样时启时闭了好几次，有一次竟开有两尺许宽仄。论理三人原可飞身冲入，偏生开得稍宽时关闭起来也更速李宁又嘱咐须俟门大开时始可入内，英琼、轻云自然尊重李宁之言，不敢造次。易静虽然未便独行，这半日工夫对于李宁，因白眉和尚名高望重佛法无边，李宁却是成道未久，自己是个晚辈，恭敬之心则有，信仰之心却不如周、李二人。及见李宁用祥光推门半晌未曾大开，后来两次门已露有一二尺的空隙还是不令进去，未免有些性急。心想门中厉害未必尽如李伯父所言，何事这般慎重，不由又起了自恃之心。正自无得烦躁，忽见李宁虎目圆睁猛的将手朝前用力一推，那股子祥光顿显异彩发出万朵金莲，如朝水一般朝前冲去，一片狂声怒涛澎湃声中，那门立时

大开。三人俱是一双慧目也被光华射得眼花缭乱，正在惊顾之际，耳声李宁喝道："你们还不入内，等待何时！"易静闻言用手一拉周、李二人，首先飞入，二人也忙将身剑合一，疾同电掣直往洞中冲去。三人刚入内双门已合，轻云稍为落后几乎擦着门边而过，虽未并着已觉出门上那股子青光的力量迥异寻常，不禁咋舌低嘱英琼："洞内埋伏必定厉害，我们能力较差，伯父那等叮嘱千万不可逞强任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才好。"英琼自与老父重逢喜出望外，进来并非所愿，并且有好些孺慕之情未曾吐露，一心只想早些了完事，好出去与老父相聚。至于洞中宝物并未怎样看重，只因这一念孝思不起贪念，免却许多魔难，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女神婴易静幼蒙师父钟爱，出生未久便即得道，独得师门秘授心法，后来奉命下山积修外功，纵横宇内从没受过挫折，未免心骄气盛，不把一干异派妖人放在眼底，遇上便随意诛戮。终因在芒砀山用飞针刺伤了赤身教门下淫女随精精，两下结了仇怨，更因旁人一激寻上门去，被赤身教主鸠盘婆用邪法困住，险些形神俱灭万劫不得超生，幸而遇救脱险。虽然经过一番重劫，除与鸠盘婆结了不解之仇外，平时盛气仍未敛抑。等到苦心积虑炼成灭魔七宝以后，益发有些自恃。这次进了幻波池底南后洞，她暗忖周、李二人只有那两柄宝剑无人能敌，如论道法还差得远，惟此次不准毁伤洞中景物，除却遇险时防身而外并无别的用处。满拟独显奇能破了洞中埋伏，亲自得到手中，再行分与二人，到了峨嵋面上也有光辉。所以一进洞，便独自当先。三人到了里面见四壁空空，耳听风雷水火之声越发浩大，只是有声无形看它不见。这二层内比起外洞面反小得多，正面壁间有一根大的林木阴影一闪随逝随生随灭，与甬路所见相同，四外不见一

点门户痕迹，那里困的两个男女也不知何在。易静算计正面壁上，必然藏有门户和法术埋伏。细看了看形势方位，想起此洞既按五行部置，东方属木，壁间又有这许多林木阴影闪动，说不定用的是玄门先天五行无量遁法。且喜当年随侍父亲学习此法深明其中妙用，何不试它一试？便请英、云二人暂行按住遁光略为退后，手掐灵诀口诵法咒，暗中准备停当，然后将手一指，一道黄光朝前飞去。刚一飞到正面壁上果然触动埋伏立时狂风大作，对面正面忽然隐去，变作千百丈青光，挟着无数根树木影子如潮水一般涌到。易静见所料不差心中大喜，喊一声："来得好！"两手一合再朝前一放，便有一片白光带起万千把金刀朝前飞去。两下才一接触，转眼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一股白烟同时消散。前面那有墙壁，乃是一条极大的甬路，风涛之声已不复作，那条甬路竟长得看不到底，英、云二人俱觉奇怪。易静道："以我三人的目力，少说点也可看出数百里远近，这条甬路难道比紫云宫还长么？看前面空洞洞的，除微有一点云气氤氳外不见一物，不是幻想便是埋伏。好在头一个主要难关已然渡过，想来纵有法术埋伏也无足为虑。"说罢仍自当先往前飞进。一进甬道还没多远，忽然眼前一暗轰隆之声大作，轻云见势不佳忙把天遁镜取出，百丈金霞照向前面一看，甬路已然不见。前面一片甚是空旷，千百万根大木碧玉森森重叠叠的潮涌而来，被镜光一照，前排的虽然止住，后排的仍是一味猛进不已，互相挤轧磨荡汇为怒啸声势惊人。再看易静手中持着一个刀刃密布的金圈正在禹步行法，脸上带着愧容，倏地大喝一声朝前掷去，才一出手那金圈便中断开来，化成一个丈许长的半环金光飞上前去。

生克妙用果然神奇！那些木林看上去原是密密层层无边

无际，及至这半环形的光华一迎上去，先是将最前面的木林包住了些，接着环光的两头像双龙出洞般分左右包围上去。环径并不甚大，顷刻之间那多大木好似全被包住，一声雷震青烟四起万木全消，连那条长甬路也换了一个形相。三人存身之处是一间数十丈长大的石室以内，只来路下的情景没有变动，最前面立着一座二十多丈长短的木屏风，时有缕缕青烟冒起，上面刻有林木景致，近前一看不禁恍然大悟，原来屏风上不但刻有成千成万成业大木，所有幻波地底全洞的景物无不异具，每一景必有一些符咒附在上面，不过那些林木俱已折断生气毫无。余外也有好些残破的所在，只西南北中两洞俱都工细完好。易静知是全洞各处禁法埋伏的总汇，上面埋伏发动未完，侥幸发现，正可按图索骥拣那有害之处逐一破去可省却许多阻碍，便和英云二人说了。照着屏风所刻东洞全景仔细一查，凡是属于东洞的埋伏大半毁坏，只那珍藏之处是一间宝库尚还完好，料是先来的一男一女所为。易静暗忖全图，现在先来的人既有如此本领将好些禁法埋伏破去，为何宝物尚未取走？这一路上又未见着一点踪迹？易静正自诧异，忽听轻云手指东洞一角“噫”了一声。易静、轻云随指处一看，东洞那片断林入口两处的前面有一个坎卦的水池，下有青烟笼罩，大约尺许见方。屏风虽是立着，居然储有一泓清水并不下滴。最奇怪的是有两个赤身男女在里面游泳，身材才如豆大，浮沉上下嬉乐方酣，女的生得和玉人相似，眉目如画仿佛甚美，男的须髯如戟，遍身虬筋裸露奇丑非常，这两个男女虽然生得极小，却是具体而微无一处不与生人相似。英琼问易静道：“这里埋伏俱在屏风上面，难道发动起来连人也摄了上去么？”易静道：“此法总名为大须弥障，适才那些成排大木卷来，一个破不了它便即被陷。

此时我三人，正好在屏风上树林之中捉迷藏呢？当时不知它如此厉害稍为疏忽了些，已然入伏尚无警觉，若非周姐姐动手得快，那面天遁宝镜先将它止住，怎得从容应付？这一男一女定是李师伯所说先来探洞之人，他已将洞中好几处埋伏破去，明明知道这里虽是以木为本，暗中藏有五行生克变化无方，何以不能趋避被这一泓之水所困？”

说时英琼二人一面留神细看，那池中小人俱已闻得三人问答醒悟过来，先将身化成两道白光打算凌空飞起，谁知那水竟和胶漆一般，任他闪转腾挪只不能离开水面。这才惶急起来，互相还了原身跪在水面上狂呼道：“何方道友至此，相助一臂，异日必有一报！”小人那两道光华其细如丝，呼声更是比蚊子还细约略可辨，神态悲窘万分看去颇为可怜。

第三十四回

金镜神光　同心求百宝
蹄涔沧海　无意失双鹣

话说英琼见状不由动了恻隐之心刚要开口，易静连忙摇手示意将英琼二人拉到一旁，低声说道：“我看这两人路数，虽不敢断定他是异派妖邪，也未必是什么安分之辈。我们已得此中奥妙，此时将他放走并非难事，不过藏珍尚未到手，万一放出之后他比我们深知底细捷足先登。或与异派妖邪有些关连，我们岂不白用心思自寻烦恼？李伯父原说事成之后再行释放，何必忙在一时。我们再细看看屏风上面前进有无别的阻碍，速即下手吧。”说罢又领三人回至屏风前仔细观查。英琼童心未退，因那被困的一双男女小得好玩忍不住又近前去观看。这时池中男女已知失陷，见身上寸缕全无，各把下身浸在水里彼此隔开，口中呼救不已。只听那女子哀声说道：“听诸位道友之言颇多疑虑，我二人是昆仑散仙与各派剑仙从无恩怨往来，因在岛宫海国得见一部遗书，知道此间藏宝之所和许多破法。勤习数年，一时自信过甚，又因独力难支一同前来。先时倒也顺利，谁知犯了圣母禁忌，一不小心为水遁所困，再迟些时便要力竭而死。如蒙诸位道友相助释放，我等先来迭

遭艰苦不无微劳，否则后来的人也无此容易。宝鼎、宝库两处藏珍甚多，我等并无奢望，只求相候事成之后略分一二件，不致空入宝山于愿已足，恩将仇报意存攘夺均无是理。再者诸位法力虽高，此中机密未必尽知，有我二人为导不特省力且可席卷藏珍，彼此均有益处岂不是好？”英琼听他说得颇有不少道理刚又有些心动，旁边易静已然看出屏风后面一些机密，将手一招二人当先往后便走。英琼刚说了句：“那两人又在说话呢。”又被易静以目止住。时机紧迫急于完事，暇再无为深说，只得相随往屏风后走去。

到了一看，前面一片青玉墙上果然留着圣姑遗影，云鬟低亚姿容美秀略似道姑打扮，形态装束均甚飘逸，像前矗立着一座九尺高的大鼎，非金非玉色同翠绿光可耀人，上面满是朱文符录。三人先照李宁吩咐朝着遗像跪拜通诚，然后立起恭恭敬敬的走向鼎前。易静抓住鼎盖用力往上一揭竟未将它揭动，方自诧异忽听身后有人微哂，后头上吹来一口凉气。这时英、云二人俱并肩同立辨那鼎符录，并无外人。易静疑是有人暗算，连忙飞身纵开回头一看，身后空无一人，只有圣姑遗像玉唇微露丰神如活，脸上笑容犹未敛去。当时不知就里，以为在屏风所示消息之外别有埋伏，用法术一试并无朕兆。因李宁一再嘱咐不可毁坏洞中景物，接连两次破去屏风上的禁法已是情出不已，何况鼎中藏有奇珍，更以善取为是'除非真个智穷力竭再用法术开它。易静主意打好二次又走向鼎侧，暗使大力法一揭，方自迟疑，耳听哧的一声冷笑，接着脑后又是一股冷风吹来。易静法力并非寻常竟被吹中，毛发皆悚，不由大吃一惊。及至回身注视，壁间遗像笑容依然空空如故。愈疑有人先在鼎后潜伏存心闹鬼，便和英云二人说了，请轻云用天遁镜四处一照毫无他异。第三次又走向鼎

前，一面留神身后准备应变，暗忖这次再揭不起，说不得只好借助法宝将鼎上灵符破去了。轻云为人最精细，先见易静事事当先毫不谦让，心中虽有些嫌她自大并未形于词色。及见易静第一次未将鼎盖揭起，微闻嗤笑之声回视并无朕兆，只圣姑遗像面上笑容似比初见时显些，倒疑心到笑声来源出自像上。因易静道法较深既未看出，或者所料未中来肯说出。易静二次方在用力揭那鼎盖，英琼猛觉一丝冷风扫来，猛一回顾，见壁上圣姑遗像忽然玉唇张开瓠犀微露，一只手已举将起来刚刚放下，神情活人相似。不禁一拉轻云，轻云连忙回身去看，遗像姿态已复原状，依稀见着一点笑痕袂影。英琼方要张口，轻云连忙以目示意将她止住。易静原早觉出脑后笑声冷风，只因正在用大力法揭鼎之际，又因疑心有人埋伏身后暗算，先飞纵出去再行回头，所以独未看出真相。轻云暗忖看这神像神情分明圣姑仙去时行法分出本身元神护守此鼎，面带笑容也无别的厉害动作必无恶意。壁间遗偈既说留赠有缘，何以又不令人揭鼎？岂非此鼎不该易静去揭？自己决非贪得，不过此时说破未免使她无欢。自己和英琼再一揭不开，岂不自讨没趣？反正藩篱尽撤出入无阻。易静终是初交，事有前定勿须强求，率性等她一会再做计较。

容到易静请轻云用宝镜四照见无异状，三次又去揭那鼎盖时，英云二人料她揭不起来，俱都装作旁观偷觑壁间遗像有何动作。不料这次易静飞身起来，手握鼎扭正用大力神法往上一提，壁间遗像忽然转笑为怒将手朝鼎上一指。轻云机警猜是不妙，急作准备，刚喊得一声“易姐姐留神”！易静因这次身后无人嗤笑，正打算运玄功试揭一下，忽闻轻云之言，有了前两次的警兆事前早有应变之策，一料有变连忙松手，一纵遁光护身飞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她将起未起之

际，全鼎顿放碧光，从鼎盖上原有的千万小纽珠中猛喷出一阵五色光线，万弩齐发般直朝易静射去。总算见机神速有法护身，同时轻云一见鼎放光明，早随手将天遁镜照将过来方得将那五色光线消灭。易静认得那五色光线，是玄门中最厉害的法术“大五行绝灭光针”。道行稍差的人，只一被它射中，射骨骨消，射形形灭。自己修道多年，内功深厚，如被射中，虽不到那等地步，却也非受重伤不可。这一场虚惊真是非同小可！算计鼎上还有埋伏不敢造次，忙下来问轻云怎样预知有变？英琼接口道：“你看圣姑遗容，可有什么异样么？”易静往壁间一看，圣姑遗像已是变了个怒容满面，心中一惊这才恍然大悟，立时把满怀热念打消了一半，想起适才许多自满之处甚为内愧。明看出圣姑不许自己取宝，就此罢手不特不是意思，难免使周、李二人疑心自己，把好意误会成了抢先贪得。欲待不去睬她，硬凭自己法力法宝破了鼎上禁法将宝取出，再行分送周、李二人，一则显显能为贯微前言也好表明心迹。又不知圣姑还藏有什么厉害的埋伏，自己是否能战胜得过，实无把握。正在进退两难迟疑不定之际，忽听鼎内起了一阵怪啸声如牛鸣，接着又听细乐风雨之声。

三人凑近鼎侧一听，乐声止处似闻鼎内有一女子口音说道：“开鼎者李，毁鼎者死，琼宫故物，不得妄取。”说罢声响寂然。鼎盖上细孔内又冒出一股子异香，香烟袅袅彩气氤氲，闻了令人心神俱爽。易静知开鼎应在英琼身上好生难过，平日任性好高惯了的，眼前大功告成无端受此挫折，对于圣姑从此便起了不快之意。见英云二人闻言并未上前，眼望自己还是惟马首是瞻的神气，只得强颜笑道：“我因痴长几岁，多知旁门道法门径，意欲分二位姐姐之劳代将宝物取

出，不想圣姑却这等固执，好似除了琼妹亲取，他人经手便要攘夺了去一般。如非物有主人不得不从她意思的话，我真非将它取出全行交与琼妹不能表明心迹了。”轻云忙道：“易姐姐此言太见外了，休说姐姐此番去至峨嵋拜师以后便成一家，就是外人，既然共过了患难，难道有福就不同享？姐姐如是那样人我们也不会聚在一起。圣姑仙去多年，凡此种种俱是当年遗留，虽说是开鼎者李，天下姓李的道友甚多，未必是琼妹，即使是她，也未必别有因缘。且让琼妹再虔诚通白一回，看是如何必可分晓。”

易静见英、云二人词色始终敬重如恒，心才平些，终是怏怏，冷笑一声答道：“姓李道友虽多，轻易谁能来此？况且还有琼宫故物之言，必是琼妹开鼎无疑。不过这位圣姑已是天仙一流还有许多固执，可笑是稍有不合便即发怒现于颜色，既不许旁人妄动，还留有遗音，预先在遗偈上说明或是在屏风上注出也好，尽自卖弄玄虚设下许多埋伏，吓人则甚。我先倒很敬礼她是一位成道多年的前辈仙人，不曾想如此小家气，适才如非我略知旁门法术预有防备，险些被她暗藏的大五行生克光线所伤。”易静还要往下说，轻云见她一再说圣姑是旁门法术面带不悦之容，知道圣姑灵异，惟恐再有别的忤犯，闹出事来。易静虽然投契，毕竟初交未久，又是同辈中先进，不好意思多为劝说，只得拿话岔开道：“时候不早，李伯父现在外面等候，我们还是快些办完此事出去的好，易姐姐以为如何？”易静本来还想亲取，看出轻云怕事恐怕多生枝节，不数日内便成同门，也不便过拂她意，强笑答道：“周姐姐言得极是，且由琼妹将宝物取到手内再作计较。屏风上面还有两人被困，待我们去时救援，这旁门禁法也颇恶毒，延时一久精神恐支持不住呢。”

轻云闻言，便同了英琼重行跪在遗像前面，虔诚通白，易静心中不快，站在一旁并未上前，等二人行罢了礼才一同去至鼎后。虽说适才闻得鼎中遗言，仍是不无戒心。当下英琼为首，去揭鼎盖。轻云、易静一个持着天遁宝镜一个行使护身避险之法，以防不测。说也奇怪，起初易静用大力神法揭那鼎盖时好似重有万斤何等艰难，及至换了英琼，起初也以为纵然可开也非容易。谁知两手握住鼎纽还未十分用力，只轻轻试探着往上一提，竟至随手而起。鼎盖一开，立时异香扑鼻，一片霞光从鼎内飞将出来照耀全室，俱都大喜。易静满怀忿怒，也减了好些。英琼放下鼎盖，各自飞身鼎上往鼎内一看，里面的宝物，除有两件类如切草刀和梅花桩一类的四五件外，余者大都不过径尺以内，犹如幼童玩具一般。人形马车山林房舍以及刀剑针钉，各种常用的东西，无不举具，有的悬挂在鼎腹周围，有的陈列鼎底，件件式样灵巧工细非常，神光射目异彩胜辉，令人爱不忍释。”一计数目，约有一百余件之多。英琼见鼎的中心挺生着一朵玉莲花，比西洞的要小得多，颜色却是红的，晶莹温润通体透明。那异香便从花儿中透出心甚喜爱，暗忖这朵莲花如能携走岂非快事？试用手握住莲柄一摇竟不能动，方觉有些美中不足，猛一眼看见花里字迹隐现，用手一拨花瓣随手而开，现出一张二指多宽五寸来长非纨非绢的字条，上面写的便是适才鼎中人语，字迹渐隐渐淡连那字条也随之化去。英琼方在惊奇，轻云已催她快将法宝取出。当下仍由英琼将鼎中宝物一一取出，分装在三人所带的法宝囊内，直到取完并无他异。英琼盖鼎时还不能忘情那朵赤玉莲花，手托鼎盖，一面赏玩那莲心与寻常那莲房不同，颜色深紫形似兰萼又似一把玉制的锁匙，当时只觉希奇也未在意，越看越爱不禁起了贪心，暗

中默祝："弟子等三人深入宝山，独英琼一人得蒙仙眷赐了许多奇珍至宝，原已深感无地，本不应再有觊觎之心。只缘此洞不久便受妖孽盘踞，宝物在此难免受其摧残。如蒙鉴怜愚诚，准许弟子将此朱莲连同西洞鼎中的青玉莲花一并请往峨嵋仙府供奉，以免落于妖邪之手。"刚刚说罢正想分手去摇那莲柄，忽觉鼎底一股奇热之气冲了上来其力极猛，令人难以禁受。英琼心中一惊，刚将头昂起避开那股热力，倏地一片玉色毫光一闪，手中鼎盖便被那一股子神力吸住往下沈去，重有万斤再也把握不住。手微一松，铮铮两声响，鼎盖自阖关得严丝合缝杳无痕迹，恰如铸就生成一般，比起初见时浑密得多。知是圣姑不许，幸喜不曾吃了亏苦。见易静、轻云正拿着一件法宝在互相谈说，近前一看，乃是一柄两三寸长的黄玉钥匙，形如兰萼上的符咒与鼎内莲心一般无二，只是要小去一半。三人俱不知用处，略为转观之后轻云道："大功已成时已不早，我们拜别圣姑，救了那两人出洞去吧。"

英琼闻言，想出被困小人所说还有一所宝库已要开口，偶回身往壁上一看，圣姑遗像已不知何时隐去。心想圣姑既然隐迹，来时爹爹只说鼎中有宝并未说及宝库，再者四壁空空通体浑成那有迹象可寻？那被困小人不是传闻不真便是存心说诳。这次入洞得了许多奇珍，正好出去说与爹爹喜欢，孺思一动，立即快着走出，始终未将莲房玉钥匙之事向周、易二人说起。行时易静仍未礼拜，只轻云、英琼二人朝壁通诚拜别，一同转过屏风去救那被困之人。因为破除禁法英云二人自问不行，俱推易静施为。英琼心急，话一说完便跑在屏风下面一看，见池中被困男女业已力竭声嘶语细难辨，神态更是委顿不堪，忙催易静下手。易静道："此种禁法非同

小可，如待它发动再破，看似声势惊人倒还易兴。就此解除，稍一不慎，被困其中的人立成粉碎，一毫也大意不得。如能觅得它总枢关键所在便容易之极，适才忙着入内取宝，匆匆看出内中无危便即走进，也未看出它枢机暗藏何处。今番且一同细细看来，如看可疑之处互相告语，等乔慎稳妥再行下手，免得误了别人又误自己。”道罢大家分头往屏风上查看。

英琼因那两个小人空入宝山枉受了许多艰险，宝物不曾到手反倒失陷在内，境遇可怜，恨不得立时将他救出才称心意。自己学道日浅不明禁制之法，见易静和轻云二目注定屏上逐处仔仔细细的观察，毫无线索可寻。再看那两小人这时神气益发疲惫，浮沈池面奄奄一息。英琼忙着出去和老父相见，暗忖偌大一具屏风上面景物不知多少，不过才看出了三分之一，也没找出一点破法，似这样找到几时？那被困之人眼看支持不住，初进来时那等厉害的埋伏尚且不怕，此刻事已办完为何反倒小心起来？不如仍用前法，请周姐姐拿着天遁镜照向屏上，以防万一，然后将双剑合璧硬将这小池子毁了将小人救出，岂不是好？英琼想到这里刚要和易静去说，忽见小池中水波飞涌，急流旋转，成了一个大旋涡。那两小人上半身原露出水面各将双手挥动不休，时候一久渐渐有些力竭气缓，及至池水无端激旋。想是知道危险万分，一经卷入池心旋涡之中便没了命，各自放出一丝青白光华拼命在水中喘吁吁的挣扎，逆水而泅不使池波卷去，无奈水力太大又在久困之余，那女的竟有三次差点卷入池心旋涡之中。吓得小嘴乱张似在狂呼求救，已不成声。最奇是池并不大池水尤清，可是用尽目力不能见底。只池心水花急转中，隐现水底红光闪闪似有一朵朱莲开合不休。英琼见状猜是危机瞬息，等到寻出此中关键再行施救，已不可能。虽然一举手之劳，

便可将两小人提出水面，因知此中玄妙非常，易静又再三嘱咐不可轻举妄动，稍一不慎便要误已误人，不敢冒昧下手，忙喊："周姊姊！易姊姊！你们快来！再不救他们要救不成了！"

这时易静方悟出一些线索，只是还未判明正在寻思，闻言吃了一惊忙和轻云飞身过来，向屏上水池一看失惊道："琼妹所言不差，我们如再迟延此二人必为水化。我刚看出一点头绪还未找着关键。这里处处都用的是玄门中最厉害的禁法'大五行莲花化劫'之法，我只略知门径不悉精微。如寻到它行法的枢纽还可立时解救，今已时迫势急，说不得只好毁了此洞，尽我三人之力为他死中求活了。"英琼无心接口道："你说什么莲花化劫？我见池底也隐有一朵朱莲随着池水开合，莫非这二人被困便是那莲花作怪么？"易静言闻灵机一动，忙问莲花何在？英琼手往小池中心一指，易静运用慧目定睛一看，果然池底有一朵朱莲随水开合。猛想起适才轻云从鼎中取出的那柄形式奇特的玉钥，恍然大悟惊喜交集。因见池水益疾，两小人势益不支，不暇细说，忙请轻云将玉钥取出，将手一摆，请英云二人退后，无论看何情状不可妄动，如觉支持不住，可用双剑护身退出洞去，自己自有脱身之法。话刚说完，那池水倏地起了一个急旋，眼看那两个小人身子一歪卷入旋涡之中。易静喊声："不好！"右手一扬一片霞光笼罩全身，左手早先伸往屏风上小池之中将那两小人用手指抓住，并未使其出水，一面运用玄功使足神力顺着水面将二人卷离池心大旋，往池边泅去。英、云二人好奇只退后了不几步，看得逼真。英琼方暗悔早知这般容易可以动手，也早把这两人救了。存想未终，忽听波涛之声大作起自屏上，恍如山崩海啸一般。易静的手仍在池里并未将小人提

了下来，那片霞光笼照她的全身越来越小，晃眼间人成尺许，渐渐与池中小人相似飞落池中。英、云二人一看大惊，以为易静也陷身池内，忙奔过去一见，涛声顿止，那小人业已身横水面晕死过去，只小小胸膛还在喘动起伏。再看易静人已不知何往，只剩那片祥光在池底隐现。正自骇异忽听易静喝道："二位姊姊快些避开正面七尺以外，驾遁速起，我们要出险了！"声音极细，比适才小人呼救之声高不了许多。

英、云二人方得听真，刚往旁一闪飞身起来，便听屏下风雷大作，白茫茫一股银光从小池中直射起来，逐渐粗大。洪瀑中似见三个人影随流而下，一落地便现出身形，正是易静一手一个提着那被困男女，俱已复了身形。那女的仍是全身赤裸，那男的腰间围着易静身披的一条半臂，身材俱与常人相似，人已醒转，只是大困之余神志颇现委顿。那屏上洪瀑仍发个不住，顷刻之间全室的水高达三丈。易静一出现离水飞升起来，口里喝道："二位姊姊快将两人接去，不可被水沾身！"说罢手一扬刚要把手提的人抛出，那被困的一男一女已答言道："见死不救！此时方蒙援救，虽感盛情已坏了我二人数百年苦炼之功。今得脱困我二人自能回去，后会有期，容图报德。"说时早化两道碧森森的光华疾如电掣往外飞去。易静闻言好生不悦，欲待追赶人已飞走，眼看下面波涛汹涌水又增高了两丈，无暇和英、云二人说话，仍用霞光护身往屏上池中飞去晃眼不见。不多一会，易静手持那柄玉钥飞身出来，那水忽往屏上收去，似长鲸吸水一般往小池中倒灌，约有半盏茶时全被收尽，那大洪流不存涓滴。三人这才落地重行相见，易静道："早知道这二人如此可恶，适才也不救他了。"英琼问故，易静道："此地不可久留，我

们出去再说吧！”

当下各驾遁光往洞外飞去，先以为屏上诸般禁法埋伏是关本洞这一路的，大半失效，即使进来时那二层洞门仍旧封锁未开，有李宁在外守候，三人出去不会不知，必然开门接引。及至飞到门前一看，只见前面青光疾转涌起千万朵青莲花，层出不穷，比起初进时所见之势要盛得多，那里还分辨得出门的影子？易静暗忖：法屏上面明明设有这座洞门，虽未将它毁去，李伯父道法高强，绝无不知三人取宝成功之理。适才既能施展佛法由外开放，此时何竟不能？再者除此并无别路，那被困男女怎得遁去？好生惊讶。轻云见门不开，便取天遁镜照将上去，百丈金霞照向青光丛里只幻成一片异彩仍是不能通过。英琼着急道："难道我们事已办完还被关在这里么？我们用紫郢、青紫二剑合璧斩关而出吧。”轻云道："还要你说。没听伯父来时吩咐，不许擅毁洞中景物么。这出入门户重见，更比别处不同，怎能轻易毁得。伯父在外，少待一会必有感应开放此门，接引我们出去，何必忙在这一时呢。”英琼无奈只得作罢。易静沉吟了一会，忽看出玄机，忙请英、云二人将鼎中所得诸般宝物取将出来一观。轻云问故，易静道："我虽识得这里禁法来历，只是道行浅薄，初入门时所遇埋伏还能侥幸将它破去，后来那些没有发动，多半是得了前人的便宜，否则成功决无如此之易。如今我细看这里千层青光俱现莲花之形有些异样，说不定此时已被那两个被困男女遁出时用异宝毁去。不过全洞禁法，均具生克妙用层层相因。尤其是这门户重地必然另有呼应，此门一毁，埋伏便即发动，李伯父在外不会不知。既然如此厉害，那两人难免不葬身在内。以我三人之力，未必冲得过去。适才屏上神池涓滴之水化为沧海，我们救那两人出险全

仗无心中得来的那柄宝钥。圣姑数百年间所炼法宝全在鼎内，也许有合用的法宝助我二人冲出呢。只是琼妹还可，你手持宝镜须要放仔细些。”英琼闻言，心中又是一动，想起鼎中莲萼玉钥要大得多，那把小钥能闭神池之水，大钥必然更有妙用。念头只转了转忙着取宝查看，仍未想到和易、周二人说了，反身入内重取鼎中宝钥再行搜查。当下便和易静把法宝囊打开，各取出所带宝物正在查看，轻云刚一援手去取宝囊，天遁镜偏得一偏，前面青光忽如溜涌卷到，轻云大惊，连忙定神端正宝镜才行抵住。前面青光力量，几自觉得大了许多，那里还敢丝毫疏忽。易静忙赶上前说道：“这里禁法真个厉害非常，没沾惹它时还是在原处，一经行法用宝和它接触立成不两立之势。我一退它必进，不被卷去不止。幸而这面宝镜是件稀有奇珍，如换别的法宝，就这一下便支持不住了。”说罢早代轻云解下身畔宝囊，仍由轻云用天遁镜抵住前面青光。自己与英琼退后十余丈，先用剑光护身以备万一，然后取出那些宝物逐件审视。易静、轻云二人囊中所藏，适才俱经二人看过一遍，并无类似宝钥一样的法宝。件件精光射眼，有些连名称都不知道，休说它的用处。只英琼取宝时忙着盖那宝鼎，易、周二人未及细看。易静等取出来一看，还未寻到合用之物，首先入眼的已有两件闻名未见的仙家至宝稀世奇珍，方暗忖英琼仙缘，真个不浅。正在歆羡，猛一眼看到英琼手上拿着一块并无光华长只七寸三分类似一块木头的东西，上面古绣斑斓，四边隐有莲花篆文。易静要过手来，辨出那篆文乃是“百宝珍诀”四字，心中大喜道：“如我所料不差，我们所得宝物名称用法俱在这小小宝匣里面了。侥幸我还略知开法，且来试它一试。”说罢双手合掌，按紧那匣的底面运用玄功，一口真气喷将上去，再将

双手一搓，那匣是个抽盖便随手徐徐推动。刚开露出一点缝隙便从匣内射出一片金光，易静更不怠慢，聚精会神运用神力喝一声“疾”！玱的一声，朵朵五色莲花从匣中飞起一晃即逝，匣盖立时搓开，匣中现出薄薄一本小书，玉绢朱文薄如蝉翼，约有三十余页，书面四个篆文与匣上相同，书底下夹着两道灵符和三把玉钥小才寸许。翻开那书第一页，便看出内中一道灵符可以通行全洞，无论在洞中遇何险难，只须将此符用本身真火焚化自有妙用。另一道却是收符，也只须同样施为，二人俱都喜出望外，因为忙着出去也未细看后页，匆匆将各样宝物藏起，所余的一道灵符带走，异书仍由英琼收好一同走向前面。易静先嘱咐轻云，等灵符焚化便即收了宝镜，看是如何相机行事。说罢施展禁法将灵符往前一掷，那符便悬在空中，然后运转玄功一口真气喷将出去，轻云忙收宝镜，火光一闪灵符不见，化成一朵金莲，上托一幢三丈多高丈许方圆的金光似要往前面青光层里飞去。易静忙喊：“快随我来！”用手一拉英、云二人一同往金光中纵去，三人便被那朵金莲托住朝前缓缓飞行。所过之处，前面青光似波分雾散一般纷纷消散，不一会已冲出光层到了门外，一看李宁坐在门侧正自盘膝入定。三人连忙离开金光笼罩落下，易静见金莲光幢仍是冉冉往前游动并未消歇，知道力量绝大，如不收去，头层洞门一切禁物必被摧毁，便将那另一道灵符取出，仍用前法往光幢中掷去。才一脱手，便听霹雳般一声大震，数十丈红光飞向金光幢里，两下只一混合化成一片彩霞，恍如狂涛怒涌直往三人迎面飞回，其势迅疾异常。三人骤不及防一见大惊，想要纵身避开已来不及，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忽从身侧又飞来一片祥光将三人裹住，耳听万马奔腾之声从头上和身左右卷将过去，瞬息间没了声息，祥光敛处

李宁已站在面前。三人才知那祥光是李宁所发，惊魏不定侥幸俱未受伤。回顾那二层洞门业已关闭如初毫无动静。各自上前拜见，互说取宝之事。李宁道："此事我已略知梗概，只为你们行时匆忙，仅嘱咐你们取宝之后再行救人。我原是先时曾经略为参详，知那被困男女二人于你们有不利之兆，事再完救他便无奈何你们。谁知我功力尚差，不能在片刻之间洞悉机微，以致仍免不了给你们树下异日的强敌终为隐患。等到你们入内，我算计还有好些时迟延，才得潜心体会默察前因后果。方知那一男一女乃西昆仑散仙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入洞时已将各层埋伏用法破去，为你们打通了不少难关，否则成功决无如此容易。终因犯了圣姑禁忌，又加自恃心盛，洞中禁法生克循环变化无方，最后遇见先天庚金转化为天癸水，将二人陷入法池之内。他二人原是夫妻，你们进去时已然昏迷并无所觉。此事原有两种应付，可惜我事前不知铸此大错。一种是你们在法屏上发现他们二人被困不许出声，竟往屏后取宝，成功出来时再行施救，他二人身在迷津不知被陷，还在水阵中浮沉游泳不致行法图走，发动禁法中所藏妙用引起灾祸，只有感激之心却无复仇之念。一种是已然出声将他惊觉，狂呼救助，率性照琼儿意思当时救他脱险。不但他二人感恩，他因早知藏宝隐秘，并可指给你们第二藏宝之所。宝物虽要被他分去几件却是多得奇珍，还交下两个教外之友也不为失计。你们已既将人惊动又不理他，等到取了宝他已力竭智穷，眼看元气大伤形神将亡之时才行施救，他断你们既能从容深入宝山法力定非寻常，决不想你们未得宝钥，虽知禁法来历也无此胆量以身试验，以为是如此捉弄。他气量本狭，想起费了许多心思死中讨活给你们去享现成，还闹得如此结果，怎不衔恨切骨。这两条路任走一条也可免

患，等我详悉已无及了。适才他二人出困以后，用千金神坨冲门冒险遁出，又勾动了门上禁法。虽得闯过，因在池中耗损真元太多不如进时容易，身受创伤，益发仇上添仇，见我在此打坐知是你们一党，不问青红皂白打了我一把神木钵。幸我坐时有佛光护身此宝无功知非易与，才行负伤遁去。”英琼道：“女儿听得那女的号叫说藏宝地方共有两处，如能相救出险她可助女儿同去。女儿还以为如若另有奇珍，爹爹不会不知，当她甘言相诱，又忙着出来，虽有救她之心，因易姊姊要取完了宝物再救免得生事，便跟着进去没有管她。照此说来，是真的了。但是除那藏宝的鼎外也曾细看，四壁空空毫无朕兆，宝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李宁道：“易贤侄女之言原本无差，只缘你们对我信心太过，我又是事前毫无准备，又因你们忙于回山未加详参，只在你们探寻洞径涉险未出时，分化元神入内防护，无意中发见题壁仙偈，只知大略不知内中底细，方有此失。其实那另一宝库便在壁上圣姑遗像后面，开壁的便是鼎中朱莲内所含那柄形如兰萼的宝钥。你起初发现莲萼中藏的千载流音神偈时，只须将那莲瓣微微分开便可取出。你却见那些朱莲可爱动了贪心，想将它折了回去，却不知事前圣姑早有层层布置，相生相应，时机一瞬即逝不可复得。各洞中的宝鼎均有妙用，独这东洞莲萼藏有仙钥，那朱莲与鼎一体怎容妄取。你只管贪玩流连错过机会，被鼎中原伏的乙木青神之气将鼎盖吸去严密盖合，你平日也颇有慧心，竟会迷于一时，始终在洞内未向二贤侄女提起，直到出来才向我说，已是无及。否则你易姊姊精通道法定能测透秘奥，二次入内用法术开了宝鼎，将宝钥取出扣壁取宝了。出而复入原无不可，偏又被逃入勾动禁法埋伏。你们无法出来，借着仙箧藏符之力虽得通行，但是那符具大

法力无坚不摧，不收则全洞景物难免不遭毁灭，一用收符洞门重行关闭，所有法屏上各种埋伏重又借着此符相生相应的妙用一一回了原状。以你三人之力，不遇机缘再想入内其势难如登天。仙缘止此事由前定，且将那本小仙册取来我看看。英琼忙将小匣藏书取出献上，轻云闻言，虽觉许多仙家异宝失之交臂有些可惜，还不怎样，易静却不禁心中一动，盘算不置。李宁看那小册所载，除宝物名称用法外并有圣姑遗偈，大意说鼎中百零九件宝物，均赠妙一夫人转行分配给门下女弟子，英琼得最多，灵云、轻云、英男、若兰、易静、紫玲、寒萼等人次之，俱注有各人的名字，所有女同门一个不空。那壁内藏珍如何取法以及宝钥用处也载得清楚，只未注出应归何人所得能否二次入洞。英、云二人观书均面有喜色，惟独易静默然，李宁早明白因果已知其意，笑对三人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多么艰难辛苦，所获益多。不过贪嗔两字总足为害，小不忍则乱大谋，全仗慧心定力去克制它。你三人早晚仍须重临，壁中宝物说不定应在何人头上。只是经此一来外间知者渐多，定要群来攘夺。物各有主圣姑早有布置，该为何人所有定而不移，决不会择强而归。像今日之事出于定数无可避免，所以连我也临事慌乱起来。所望你们日后不论谁来，遇事可适可而止少开杀戒，能让过便让过，切不可因其异派多事杀戮，以致冤冤相报没有了结，种下仇敌徒留异日祸患，也不枉我今日引你们到此的一番奇遇了。"

易静原极机智闻言竟会当作泛论，一心只盘算怎得一人再来取宝而归，听过便置诸脑后。李宁知她日后再入幻波池关系毕生成败，怜她多年苦修不易，此番相会总算有缘，当时不便说明，只好到了峨嵋见了掌教诸人再为设法，以助她

成功。也是易静仙缘尚厚，才得遇见李宁，就这样日后还是受尽艰危几乎遭了杀身之祸，此是后话不提。

李宁道完，仍命三人各将法宝收起，且等到了峨嵋呈与师长再行分配。英琼问道："爹爹，我们出去仍是来路么？"李宁道："头层洞已被那两人来时用千金神坨冲开，他只比我们先入洞不到一个时辰，论理我们还在他之先。因为他一到就直入东洞，我们从西洞甬路中一路绕行过来，沿途观赏奇景解说一切延时甚多，否则我们早便进去。虽然你们多遇艰险，有此双剑一镜也足以应付。他见你们捷先登却不知第二藏宝之所，不是双方说明同力合作，便是等你们去后再行下手，何致结此一重仇怨呢！此门不闭更足引起外人觊觎，又不知要葬送好些生灵。且体上天好生之德我们也由此门出去，到了外面再用佛法封锁。使那道行稍差不知洞壁中甬路的人知难而退，以免涉险入洞为二门内禁法埋伏所伤，枉废了多年苦修，也是好的。"说罢便引了三人往头层正门走出。走过两重石室广洞才达门口，李宁便命三人站过一旁盘膝坐定，口宣灵偈施展佛法，手朝洞门一扬，一片祥光飞上前去，先是洞门徐徐关闭，等到祥光散去门已不见与洞痕一般相似。英琼道："爹爹，后来的人既敢到此，不知池底里有几座洞府。这门虽被佛法隐去，难道不会按着各洞方向部位间隔的远近寻找么？"李宁道："你说得倒也容易，原洞口就在这里，紫郢、青索乃峨嵋至宝万邪不侵，任何禁网大半都能冲破，有我在此无妨。且用我小旃檀妙法试上一试，看看我佛门妙用如何？"

英琼闻言心喜，存心要在老父面前卖弄，暗地运用玄功将师门心法施展出来，一道紫虹闪处身剑合一，直往原有洞门之处冲去，连冲数次，只觉所冲之处柔如丝发坚逾精钢，

一种绝大刚柔兼备的神力阻住去路，休想进得一步。英琼仍是不信，收剑现身笑对李宁道：“女儿道浅不能冲过，师尊常说，紫青双剑合璧妙用无方，只须知得出困方向绝无阻隔，女儿想和周世姊再试一回如何？”李宁笑道：“琼儿你还不服么？三教无不可克制之物理。双剑合璧进力愈大阻力愈甚，你们不可小看呢？”英琼固想这能娱亲，轻云也见猎心喜。俱仗着李宁在侧决不会吃什亏苦也从旁跟着请求。李宁含笑点首。易静虽不知佛法奥妙，一听说是小旃檀妙法不禁吃了一惊，暗忖李师伯追随白眉禅师未久，怎便将禅门中多年苦修最难炼的降魔辟邪妙法俱学了来？闻得此法最为玄妙，今用它封锁洞门，自己如非有了一番经历知得洞中复道前路，异日再来还真非易事呢。一看轻云已向李宁告罪起来，随同英琼各将剑光放起，一声招呼双剑合璧，化成一道青紫二色的长虹二次往前冲去，这次居然一冲而入，好似毫不费事一般。易静正赞双剑神妙，同时又暗笑小旃檀法枉负盛名也不过如此。忽见二人剑光在祥光瑞霭闪了几闪突然直落出来待朝外飞去，就在这疾如电驶之际，猛听李宁一声洪钟般的大喝道：“你二人还不醒悟么？”接着将手一指剑光落地，现出英、云二人面面相觑恍恍忽忽，好似睡梦初回神情。李宁道：“你看如何？你二人虽各有一口好剑道行尚浅，仅凭本门真传剑术，遇敌时如见机得快，不等敌人发动厉害法术即快回剑防身，诚然是万邪不侵。可是敌人如真是个能手，他只将法术颠倒变化，要想脱身却难。何况我这小旃檀妙法乃佛门秘传，你师祖白眉禅师所授，我以毅力恒心面壁九月零五日才得学成，休说是你们姊妹，便是峨嵋诸友也极少能破此法者。不过佛家以静制动，炼来只为修道护法之用，并非上乘。若是上乘便不著相，本来无物何有于法，

万魔止于空明一切都用不着，那有敌我之相呢。”英琼道：“女儿初同周世姊进去时双剑合璧颇觉容易，及至在祥光中飞行约有数十里，方在惊奇怎么还不到底，念头一动，忽闻一股沉檀异香人便昏迷，醒来却在原处不知何故？”李宁笑道：“此中妙谛你此时也参不透，我法不易伤人，万相随念而生，念头动处仍还本来，日后你道力精进自能了解。此刻神雕想已复原，西洞内层门户业已关闭，艳尸正自乘隙欲出不可再开。我们由北洞水路入内，再行法出去吧。”

李宁说罢领了三人走向北洞，仍照西洞一样行法入内，到了里面将门封锁，指着壁间一个孔窍说道：“里面便是水路，我们可由此回去。”三人往孔中一看，孔并不大，里面隐隐见有几条水影闪动，听李宁说得一声：“速闭双目！”言还未了祥光闪过，身子忽然凌空飞起，耳听四外涛声震耳，顷刻之间人已及地，睁眼一看已达中洞。这大半日工夫，神雕已然大半康复满身雪羽甚是丰满，一双钢爪抓在鼎纽之上正自剔羽梳翎，比起未伐毛换骨时还要神骏修洁得多。英琼一见大喜，连忙飞身上去抱着雕颈抚爱不休。李宁道：“论理它还需养息半日才可飞翔。所幸它年来道力精进复原甚速，你们又忙着回山。你三人可骑在它的背上，由我行法护送回去吧。”说罢三人分携了所得的至宝奇珍，指着四壁灵药命拔起了十余种，骑上雕背，英琼问洞门已闭，打从何处出去？李宁笑道：“我自有出路，待我给那艳尸留个警戒。”当下指着宝鼎默诵了一阵佛咒，然后指着洞壁一角道：“这里无水，紧记此处以备异日之用。”说罢又口宣佛咒将手一指，一片石裂之音，一块三丈许见方的大石忽然落了下来。李宁又将手一指，一片祥光将石托住。三人驾雕飞出一看，已是外层洞室，耳听巨声发出后面，李宁跟着出

来，洞壁已合，仍用前法出了外洞，到了外面，李宁袍袖展处数十丈祥光围涌着四人一雕齐往峨嵋飞去。



● 责任编辑：飞飞

● 封底绘画：可人

● 装帧设计：咏柳 谷子

ISBN 7-5407-0375-X/I.283

定价：5.20元